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趙孟頫與宋元碑銘書法研究

Zhao Mengfu (1254-1322) and the Stele Calligraphy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許哲瑛

Che-ying Hsu

指導教授：盧慧紋 博士

Advisor: Hui-wen Lu,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Jan 2015

謝辭

進研究所到論文完成這段期間，像是對自我再探索的過程，有時愈來愈瞭解一己之長，同時卻也對白癡的自己感到不解（本來想寫白目，想想還是先避開這個近來被賦予正面力量的詞彙）。幸而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照顧及庇佑，才能讓我用奇行種的步調走到今天。

首先感謝盧慧紋老師的鞭策、鼓勵和指導，老師協助將原來龐雜散亂的論文捏塑成形（雖然還是無可避免地充斥各種跑野馬的小節），學生能夠碰上思緒清晰分明的老師，實在是莫大的福氣。同時謝謝口試委員陳葆真老師與周鳳五老師細心糾正論文訛誤之處，讓這本論文能順利完成。


在這裡還要感謝所上各位老師：副修亞洲工藝施靜菲老師時常安排各種參訪活動，開拓眼界之餘更有利於調劑身心。陳芳妹老師的工讀讓我習得許多整理資料的方法，至今仍受用無窮。謝明良老師牽線讓子薇學姐和我認識浙博的王屹峰先生，使我們到杭州的考察滿載而歸，也謝謝建輝獎學金資助那次旅行。另外，陳葆真老師、李玉珉老師、石守謙老師、劉巧楣老師，還有所外的莊吉發老師、蕭素英老師、陳韻如老師、許雅惠老師，他們不只帶領學生進入各自的專業領域，也予人不少啟發。還有盧素芬老師，謝謝她幫忙讓我能夠直接向陳建志學長請教。

所上的學長姐都是很好的諮詢對象，如明一學長、誦芬學姐、崇齊學長、宛儒學姐、昀真學姐、宛萱學姐等。也感謝同學冠宏、樞文、國瑩、玲瑋、瑋恬、亮鈞、景培、哲瑋、明珠互相支持，之前大家講好了都要順利畢業，相信願望很快就會達成，祝福還在奮鬥中的同學以及學弟妹。

這邊也要特別感謝從高中開始一起到故宮當志工到現在的幾位朋友：宇祥、映文、小麥、有容、伊婷、陳圓、靖文，以及後來週日班的各位夥伴（記得有人很驚訝前幾年被另一位畢業生寫進感言，所以這裡就不列出名字了）。在這個大家庭裡面受到許多長輩照顧，實在是感激涕零，無以為報。

最後，感謝一路容忍跟支持我的家人，誠摯地謝謝你們。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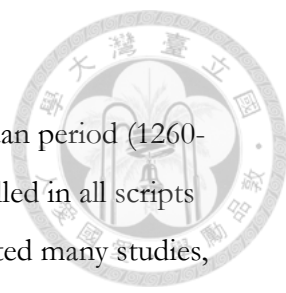


成長於南宋（1127-1279）、活躍於蒙元時期（1260-1368）的大書家趙孟頫（1254-1322）各體兼擅，遺存作品數量可觀。歷來研究甚多，惟均偏重墨跡，尤其是行草書，碑刻拓本鮮少受到重視。此種情況不獨趙孟頫，放諸宋元書法史皆是如此。本論文全面整理趙孟頫碑銘書跡與文獻，分析各個任官階段不同的碑銘性質、合作者及刻立地點，同時在此基礎上做分期並討論真偽問題。關於趙孟頫碑銘的影響，元代中後期出現不少學李邕（678-747）的碑銘，可能是趙氏在碑銘方面號召「復古」之結果；此外，直接學習趙書的碑銘在其生前便已出現，甚至與之同步。本文發現趙書碑銘影響隨著各期面貌、刻立地點而有所差異，曾與趙孟頫合作的刻工茅紹之（約活動於1308-1343）在趙氏歿後不久刊刻的集趙字刻石也對趙體傳布發揮一定作用。

本論文整理以往多受忽略的南宋石刻資料，一方面可從中窺見不少趙孟頫碑銘因素，另一方面則與蒙元發達的碑銘形成對比。趙孟頫雖號為元代書壇祭酒，但其碑銘書法影響實際上仍受到地域侷限，並未風行草偃使北方亦為之改觀，遍布全國各地的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孔子碑即為一例。總結而言，元代碑刻質量俱佳，可說是中國書法史上繼唐代之後碑銘楷書的另一高峰。

關鍵字：趙孟頫、碑銘書法、蒙元、集字、加封孔子碑

Abstract



Lived across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and Mongol Yuan period (1260-1368), the great master calligrapher Zhao Mengfu (1254-1322) was skilled in all scripts and lef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orks. Zhao's calligraphy has attracted many studies, but most of them are concerned with inks on paper, especially cursive script. Steles in standard script and rubbings are usually neglected. That is not only the case of Zhao Mengfu but the general situation in the field of Song and Yuan calligraphy, thus the research necessary.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Zhao's stele calligraphy, analyzing for whom he wrote, with whom he cooperated, and where his steles were erected. The problem of dating and authentication, which corresponds to previous questions, is also treated in this thesis. As for the influence of Zhao's stele calligraphy, Li Yong (678-747), the Tang calligrapher who excelled at both composition and calligraphy of steles, might be viewed as the model revived by Zhao in Yuan dynasty. Also, Zhao's steles came into vogue almost immediately. Each stages of his stele calligraphy in fact had respective impact on different regions. In addition, steles engraved by the carver Mao Shaozhi (active c. 1308-1343)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irculation of Zhao's calligraphy.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usually underestimated Southern Song stone inscriptions are found to be part of the heritage from which Zhao's stele calligraphy is derived. They also constitute a sharp contrast to steles booming in Mongol Yuan period. Although Zhao Mengfu was the leading calligrapher of his time, his influence on steles was still constrained by region, as demon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Canonizing Confucius Stele* decreed in 1307 and erected nationally. In short, the stele calligraphy in Mongol Yuan period is another summit after the peak of Tang dynasty (618-907).

Keywords: Zhao Mengfu, stele calligraphy, Southern Song, Mongol Yuan, *Canonizing Confucius Stele*

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謝辭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次 iv

緒論 1

研究回顧 2

第一章 南宋碑銘書法發展 13

第一節 南宋前期（1127-1164） 14

第二節 南宋中期（1165-1224） 23

第三節 南宋晚期（1225-1279） 33

第二章 趙孟頫寫碑生涯 39

第一節 出仕之前（1286年以前） 39

第二節 初仕大都、轉任濟南（1287-1298） 40

第三節 任官江南（1299-1311） 45

第四節 仕於宮廷（1312-1318） 57

第五節 晚歲家居（1319-1322） 71

第三章 趙孟頫碑銘書法 75

第一節 分期 75

第二節 碑刻真偽 86

第三節 篆書碑與篆額 98

第四章 「趙體」行楷與蒙元碑銘書法新風 105

第一節 趙體碑銘分布與影響 105

第二節 趙孟頫與加封孔子碑 114

結語 123

參考文獻 125

附錄一：趙孟頫碑銘書跡列表 138

附錄二：《松雪齋文集》收趙孟頫撰碑銘列表..... 161

附錄三：已佚或未見趙孟頫碑銘列表..... 166

趙孟頫碑銘圖版..... 183

圖 223

圖版出處 332



緒論

趙孟頫（1254-1322）書畫成就全面，影響深遠。若說其人領導有元一代，在中國書畫史上居樞紐地位，應不為過。趙氏各種書體兼擅，研究歷來頗多，其碑銘楷書雖因時常被印成字帖而廣泛流傳，如〈湖州妙嚴寺記〉，¹ 也有以趙孟頫楷書教學為中心的研究。² 但大體而言，重心仍集中在趙孟頫取法二王的行草書，碑銘楷書相對而言較少受到注目。論者往往僅止於追尋趙孟頫書學典範，如唐代名家李邕（678-747）等人，而未能留意到撰碑、書碑之事本身對於趙孟頫的意義，還有立碑所牽涉到的眾多人物及運作過程，凡此皆是筆者關心的議題。

進一步由趙孟頫所處時代而言，宋代雖是金石學發軔的朝代，但研究石刻文字的所謂「石學」，³ 基本上側重於文獻價值，且關注時代多在宋以前。元史學者多根據金石文字或拓本考訂史實，⁴ 惟仍著重其史料價值。而回到書法的部分，宋元書法史泰半是由墨跡所組成，⁵ 楷書及石刻資料較少受到注意，然而其數量、品質皆有可觀之處，值得重視。由成長於南宋、活躍於元代的碑銘書家趙孟頫出發，適足以填補宋元書法史研究不足的缺口。

關於本論文題目所言碑銘，由於集中在碑碣與墓誌銘兩種形制的石刻（除了討論南宋時因碑銘較少而納入些許摩崖），且當時已有「碑銘」之稱，故以此為

¹ 這類缺乏版權的書法字帖在坊間流傳甚廣，如筆者以前就曾無意中購入《趙孟頫妙嚴寺記》。這些字帖在印刷時都刻意去背，只能看清字形和格線，墨色、紙質等物質性細節完全付之闕如，反映其作為書法學習範本的唯一用途。上海書畫出版社編，《趙孟頫妙嚴寺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² 鄭怡雯，〈趙孟頫楷行書及其教學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論文，2006。王幼芳，〈趙孟頫楷書之教學研究—以《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08。

³ 葉國良，〈第四章 宋人之石學〉，《宋代金石學研究》（臺北：臺灣書房，2011），頁 127-152。此書原為作者 1983 年之博士論文，文中提出辨字例、辨文例、命名例、辨偽等研究方法，頗有參考價值。

⁴ 先驅學者如清代錢大昕（1728-1804）。日本方面的蒙元史研究，約 1980、1990 年代興起一股「石刻熱」，至今日依舊方興未艾，而且由之前閱讀金石文字（收錄於地方志、金石著錄等書籍的石刻史料）、注重拓影的方式，更進一步強調實地考察的重要性。森田憲司，〈「石刻熱」から二〇年〉，《アジア遊學》，91 號（2006 年 9 月），頁 134-137；船田善之，〈石刻史料が拓くモンゴル帝国史研究〉，收入早稻田大學モンゴル研究所編，《モンゴル史研究：現状と展望》（東京：明石書店，2011），頁 65-90。

⁵ 近年出版專著如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統稱，⁶ 內容包含喪葬碑銘、記事讚頌、宮室廟宇碑文。本文將整理趙孟頫及宋元碑銘，除了綜觀趙孟頫碑銘書法發展面貌之外，也試著追溯趙氏與南宋碑銘書法傳統的關係，並觀察「趙體」之影響及分布。以下先對趙孟頫碑銘書法做研究回顧。



研究回顧

中文

趙孟頫碑銘書法的研究，1976年姜一涵〈趙孟頫書湖州妙嚴寺記〉堪稱是近代最早的一篇專論，⁷ 也是現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的〈湖州妙嚴寺記卷〉首次發表在中文學界。該文首先詳細描述〈湖州妙嚴寺記卷〉的現況，記錄該卷正文、題跋、鈐印等所有資訊，並介紹相關人物、考證作品流傳經過、敘述妙嚴寺的歷史背景及地理環境。此作未署年月，姜氏根據趙孟頫官銜「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對照楊載（1271-1323）撰〈趙公行狀〉所記的仕宦生涯，指出〈湖州妙嚴寺記卷〉應書於至大二年（1309）七月到至大三年（1310）十月間，「其時舊職已卸，新職未上，正是賦閒在家鄉吳興時，年五十六七」。最後整理當時可見的五件楷書墨跡，即〈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湖州妙嚴寺記卷〉、〈帝師膽巴碑卷〉、〈仇鏐墓碑銘卷〉、〈杭州福神觀記卷〉，將趙孟頫晚年大字楷書分為三階段：〈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c.1303）屬於第一期，取法李邕並參雜北碑意味，較多方筆，「以工整謹嚴見長」；〈湖州妙嚴寺記卷〉（1310）為第二期，用筆變化多端，採用褚遂良（596-658）筆法，結體偏長，「以精練挺峭，婉媚朗秀擅美」；其餘三作均書於六十歲之後，雖兼用李邕、黃庭堅筆法，但基本上「坦率自然，純自家本色」。文中另外有趣之處是徵引莊嚴的說法，替楷書尺寸大小訂出標準：五分以下為小楷，兩寸上下為中楷，超出此外均為大楷。姜氏此文首重介紹〈湖州妙嚴寺記卷〉，提供紮實的基本考證以及

⁶ 類似詞彙還有「碑誌」、「碑版」、「碑記」、「碑碣」等，各自都蘊含不同意味，如文學研究者多稱「碑誌」（將碑文與墓誌合稱）。以本文所見隋唐宋元碑銘自名，篇名有「碑」、「記」、「墓誌」、「壙誌」、「墓誌銘」、「碑銘」等結尾。

⁷ 姜一涵，〈趙孟頫書湖州妙嚴寺記〉，《故宮季刊》，10卷3期（1976），頁59-80。

明清人對趙孟頫楷書的評價，也整理當時可見作品並予以分期，頗有開創之功，惟論述不多。

中國學者王連起發表不少鑒考趙孟頫書畫的文章，對於趙書鑒定貢獻卓著。⁸ 在碑銘的部分，王氏曾考證所謂道教碑之真偽。⁹ 此文首先整理歷來關於南北兩方道教碑的正反意見，肯定此為趙氏真跡者以明代孫承澤（1593-1676）、清代葉昌熾（1849-1917）為代表，質疑者則以清代陸心源（1838-1894）為要，尤其陸氏指出奉敕寫碑距趙孟頫去世僅月餘時間、趙孟頫文集並非不收為釋道所作之文，但此文卻未見錄於文集等癥結點。王連起在評述各家說法後，由書法鑒別入手，列舉趙氏晚年作品〈帝師膽巴碑卷〉（1316）、〈仇鐸墓碑銘卷〉（1319）、〈杭州福神觀記卷〉（1320）、〈光福寺塔銘卷〉（1321）、〈方外交疏卷〉（1321）等，指出這些代表作具有用筆嚴謹而富變化、結字規矩而瀟灑、中宮緊縮而不窘迫、筆勢蒼勁深沉等特色，相形之下，王氏認為道教碑「用筆單調，結體鬆散，拘謹做作，顯得氣虛力弱，筋疲骨軟，十分俗氣」，應為贗鼎。¹⁰ 接著王氏根據同時人吳澄（1249-1333）、袁桷（1266-1327）、虞集（1272-1348）等人對張留孫（1248-1321）下葬的記述皆未隻字提及道教碑來看，認為所謂趙孟頫「奉敕」寫碑是子虛烏有之事。至於道教碑書法出自何人之手的問題，王氏舉出趙雍（1290-1359）、吳全節（1269-1346）等人墨跡，一一駁斥前人指稱的可能代筆人選。最後依據另外兩方與道教碑書風相近的碑刻，即茅紹之（約活動於1308-1343）集趙字勒石之〈許熙載神道碑〉、傳稱虞集撰並書之〈姚天福神道碑〉，由於此二碑與道教碑一樣均由茅紹之刻石，推測它們或許是茅紹之所書。〈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一文旁徵博引，結合文獻、風格進行生動的考

⁸ 王連起，〈談《三希堂法帖》所刻趙孟頫書〉，《書法叢刊》，第10輯（1985），頁76-94。王連起，〈趙孟頫《天冠山詩》帖考辨〉，《文物》，1991年第8期，頁91-95。王連起，〈趙孟頫書畫真偽的鑒考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2期，頁1-35、93-94。王氏其他辨考文章甚多，此處暫不一一列舉。

⁹ 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文物》，1983年第6期，頁76-86。道教碑乃傳趙孟頫奉敕為元代道士張留孫撰文并書之碑，全稱「大元敕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遠玄教大宗師志道宏教沖元仁靖大真人張公碑」。此碑有二：一碑於天曆二年（1329）立於北京東嶽廟，俗稱「北道教碑」，另一碑為至正四年（1344）立於江西貴溪龍虎山，俗稱「南道教碑」。

¹⁰ 近年有中國網友認為這是根據較差拓本所做的誤判，重新做了許多剪字比較欲推翻舊說。（中國西泠網論壇，〈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再考〉系列發表於2011年10月到2012年間，網址：<http://www.xlys1904.com/thread-41048-1-1.html>，檢索日期：2013/05/29）筆者肯定此比較，但竊以為此碑是茅紹之集趙書（或有稍加整頓）後摹勒上石，自然能從單字一一找到對應。

證，貢獻卓著。不過，關於道教碑書手之歸屬，筆者認為並非茅紹之偽作，而是由茅氏集趙孟頫書所刻，詳情請見本論文第三章。但此文注意到道教碑與茅紹之其他刻石的關聯，於趙碑研究仍是相當重要的基礎。而且，由王氏所引明清著錄來看，道教碑流傳甚廣，在後人評價趙碑時占有一席之地，不可不察。

在考證單件作品之外，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一文全面論述趙孟頫各體書風發展，¹¹ 是研究趙孟頫書法必讀之作。文中簡介趙孟頫生平思想、書風繼承及書學主張，其後依時序舉各體代表作予以精闢分析。劉九庵（1915-1999）亦曾綜論趙孟頫書法，¹² 提及〈帝師膽巴碑卷〉等幾件作品，認為趙孟頫是為了大量應酬而寫便捷的行楷。不過，趙氏碑銘書法的應酬性質雖無法否認，但趙孟頫早年便已在碑銘當中摻入行意，行楷應係刻意選擇而非為了求快所用。另外，此文尤重辨偽，故附論代筆或作偽者如俞和（1307-1382）、陸深（1477-1544）、陳謙（約十五世紀中期）等人，不過關於作偽的部分顯然僅針對墨跡，尤其是行草書而言，並未論及楷書。

關於趙孟頫書跡的圖錄，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蒐羅豐富，¹³ 連少見的私人藏品〈松江寶雲寺記卷〉亦在其目，書中收錄王連起專文亦十分重要。¹⁴ 榮寶齋出版《中國書法全集》當中，由黃惇主編的趙孟頫卷分上下兩冊，¹⁵ 所收研究文章皆頗為值得參考。如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論述趙孟頫在書壇的影響是從江南杭州文化圈擴展到北方，¹⁶ 認為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召寫金字《藏經》及大德三年（1299）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之後，即杭州十年任期（1299-1309）「書碑作品陡然增多」。文中亦提及相關撰文情形，指出這一時期合作的撰文人以南宋遺民牟巘（1227-1311）為首，之後到大都則以北方名儒元明善（1269-1332）較多。黃惇此文提出趙孟頫由南到北改變大都「京體」的看法雖有其觀點，不過，實際上趙孟頫對北方的影響仍然有限，詳見本文

¹¹ 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頁40-65。

¹² 劉九庵，〈趙孟頫書法叢考〉，收入同氏著，《劉九庵書畫鑒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129-155。（原載《文物》，1987年第9期，頁41-47。）

¹³ 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

¹⁴ 王連起，〈趙孟頫書法藝術概述〉，收入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頁1-9。

¹⁵ 黃惇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3、44·趙孟頫卷（附趙氏一門）》（北京：榮寶齋，2002）。

¹⁶ 其中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趙孟頫與蘭亭十三跋〉二文又一同收入單行本，參見黃惇，《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第四章。圖版的部分，黃惇主編此書除墨跡外，難得收入一件拓片〈御服碑〉。另外，《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系列的《中國法書全集》則是近年來以彩版印行、收錄豐富墨跡的重要參考圖錄。¹⁷

另外，各地收藏趙孟頫碑銘墨跡、拓片亦有零星研究，多為篇幅不超過一、兩頁的介紹性文字。¹⁸ 以及針對某些作品較長一些的考述，如論述〈仇鏐墓碑銘卷〉是因郝斌（1259-1320）牽線才讓趙孟頫替官職不高的仇鏐（1250-1300）撰文並書丹篆額，¹⁹ 不過該文作者似乎沒有注意到王連起曾提到〈仇鏐墓碑銘〉是由柳貫代撰文的趙書應付之作。²⁰ 另外尚有文章整理河南地區趙碑拓本並簡述各作資訊，²¹ 或介紹他處難得一見的碑拓〈大瀛海道院記〉且抄錄全文兼考此碑相關資訊等等。²²

英文

研究多是奠基於就近可得的收藏品或材料，像是美國的中國書畫收藏當中唯一一件趙孟頫碑銘作品〈湖州妙嚴寺記卷〉，便成為早期西方學界相關研究的焦點。〈湖州妙嚴寺記卷〉現藏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是方聞（Wen C. Fong）在普林斯頓就讀時的同窗、後來成為著名收藏家的 John B. Elliott（1928-1997）所贈予

¹⁷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九冊 元 I》（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¹⁸ 黃福根、謝文柏，〈長興縣所藏趙孟頫、吳承恩書寫的碑刻〉，《文物》，1979年第5期，頁82-83；范冰夷，〈趙孟頫書寫的“漁莊記”碑石〉，《中原文物》，1980年第3期，頁63；車已行，〈從《故總管張公墓志銘》看趙孟頫的中晚年書〉，《書法叢刊》，第10輯（1985），頁39-40；楊立言，〈趙孟頫的書法成就及他的《膽巴碑》〉，《陝西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頁20-22；韓立基，〈趙孟頫書撰《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介紹〉，《文物》，1997年第8期，頁90-91、36；馬國莉、房樹輝，〈趙孟頫書《聖主本命長生祝誕碑》〉，《文物春秋》，2007年第5期，頁53-54；方愛龍，〈元·趙孟頫等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碑〉，《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2。

¹⁹ 陳菁，〈元趙孟頫楷書《仇鏐墓碑銘》卷考〉，《上海博物館集刊》，第11期（2008），頁27-35。

²⁰ 王連起，〈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頁57。（元）柳貫，《柳待制文集》，收入《元人史料叢刊》（四部叢刊景元本，合肥，黃山書社，2012），卷10，頁3a-5b（總頁521-526），〈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仇君墓碑銘并序 代趙承旨作〉。

²¹ 宮萬琳，〈從河南碑刻墨拓本看趙孟頫書碑的真跡、集字與贗品〉，《藝術市場》，2010年第2期，頁39-41。

²² 張明珠，〈《大瀛海道院記》碑考〉，收入西泠印社編，《重振金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頁202-208，圖版209-212。

母校的珍貴藏品。方聞根據此卷進行細緻的風格分析，²³ 認為趙孟頫此作主要取法王羲之（303-361）與顏真卿（709-785），再添加褚遂良、李邕、黃庭堅等因素。文中採用剪字比較的分析方法，比較〈蘭亭序〉和〈湖州妙嚴寺記卷〉中的「暎帶清流」四字看出王羲之的影響，並指出在趙孟頫在放大字體時，必須採用別的運筆方法，即唐人楷法，如顏真卿、褚遂良的結字與用筆方法，尤其褚遂良優美的動態平衡結字以及鉤法影響較明顯，另外李邕的側鋒、轉折用筆也帶來一定的速度與動感。此文筆法分析頗為詳盡，剪字論述亦頗有說服力，惟關於黃庭堅的部分較看不出關聯性。另一方面，在方聞建構中國書法史四大革新裏頭，²⁴ 趙孟頫楷書被歸為踵繼東晉二王行書、初唐宮廷莊重楷書、北宋晚期文人寫意行書的最後一波大變革。方聞認為趙孟頫奠基於晉唐的基礎之上集大成，以其優美平衡的字形及易於辨識、可重複的筆法，創造出顏真卿之後的第一種新體楷書。它可以適應各種尺寸的楷書，成為十四世紀上半的主流風格，甚至被運用在刻書，如傳為張雨（1283-1350）手書上版的元刻本《茅山志》（紀年 1328）。²⁵ 方聞給予趙孟頫楷書的書法史定位頗為重要，但僅止於點出大方向，其具體內涵仍有待填補。

孫志新（Zhixin Sun）在方聞的基礎上，進而以追求不朽來詮釋趙孟頫碑銘書法。²⁶ 此文第一大段先從趙孟頫晚年仕宦、參禪開始鋪陳趙孟頫無奈的一生，引用《松雪齋文集》卷五〈自警〉：「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一詩作為趙孟頫對自己一生功過的評價。孫志新認為，由於趙氏出仕蒙元，在政治上又無實際建樹，無法在三不朽中的立德與立功有所成就，故而轉向以求立言，並再引《松雪齋文集》卷二〈酬滕野雲〉：「……功名亦何有，富貴安足計。唯有百年後，文字可傳世。霅溪春水生，歸志行可遂。閒吟淵明詩，靜學右軍字……。」指出趙孟頫企圖在身後留下不朽聲名

²³ Wen C. Fong et. al.,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4-105.

²⁴ Wen C. Fong,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and History," in Robert E. Harrist, Jr., Wen C. Fong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Harry N. Abrams, 1999), pp. 29-84.

²⁵ Wen C. Fong,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and History," p. 37, 57.

²⁶ Zhixin Sun, "A Quest for the Imperishable: Chao Meng-fu's Calligraphy for Stele Inscriptions," in Robert E. Harrist, Jr., Wen C. Fong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p. 302-319.

的想法，和刻於不朽石碑上的楷書十分有關係。第二大段則整理趙孟頫大字楷書並予以分期，²⁷ 針對〈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c.1303）、〈湖州妙嚴寺記卷〉（1309-10）、〈仇鏐墓碑銘卷〉（1319）三件代表作，繼承方聞的分析手法來呈現三階段變化與成就。第一階段〈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刻意壓扁的結字、「而」字肩部婉轉而不像唐楷一樣方折的做法，都是取法北魏碑刻，其他部分筆畫偶爾也有顏真卿、褚遂良的影子。第二階段的〈湖州妙嚴寺記卷〉結字更加精巧，除了引用方聞的說法外，孫志新認為「暎帶清流」還能看出趙孟頫將小字放大時，由指間運用轉換成腕部運動的努力。〈仇鏐墓碑銘卷〉則反映趙孟頫鑄鑄前人結字，包括李邕、米芾、顏真卿、褚遂良等人，最後自成一家的楷書。此文分期與姜一涵基本一致，卻增添詳盡的筆法分析勾勒趙孟頫三階段楷書變化，頗為值得借鑒。不過孫氏以企求不朽來詮釋趙孟頫碑銘書法，固然有其觀點。但又未免輕忽趙孟頫各體兼能，顯然是有意識追求全面的書法成就，碑銘楷書作為當中之環，在孫志新論述中卻有點被過度詮釋，反而削減其論點力道。此文結語稱趙孟頫自信其書能隨不朽石碑「與天常存」，但引文的「與天常存」卻出自趙孟頫〈敕建大興龍寺碑銘〉篇末對該寺的贊銘，不無斷章取義之嫌。而且，〈敕建大興龍寺碑銘〉其實是柳貫（1270-1342）代文，並非出自趙孟頫之手。²⁸ 除此之外，此文對於趙孟頫碑銘書法研究實際上頗有參考價值。

另外，Shane McCausland（馬嘯鴻）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一書，是西方學界首部關於趙孟頫的專著。²⁹ 書中著重強調蒙元時代的特殊環境，Morris Rossabi 認為確實能增進對蒙元的瞭解。³⁰ 全書共分四章，首章以書法家身分切入敘述其生平事蹟，其餘三章約略按照題材與脈絡分別討論人馬畫、山水畫及枯木竹石。在書法的部分，作者突出唐太宗（626-649 在位）與忽必烈汗（1260-1294 在位）的類比，進而考量受到忽必烈寵信的趙孟頫，可能是在蒙元時期崇尚唐代的政治氛圍之下，選擇初唐宮廷書

²⁷ 文中提到〈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卷〉、〈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湖州妙嚴寺記卷〉、〈帝師膽巴碑卷〉、〈仇鏐墓誌銘卷〉、〈杭州福神觀記卷〉共六件作品。

²⁸ （元）柳貫，《柳待制文集》，卷9，頁2b-5b（總頁464-470），〈懷州大興龍寺碑銘并序 代趙承旨作〉。

²⁹ Shane McCausland,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³⁰ Morris Rossabi, Rev. of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by Shane McCausl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4 (2011.10), pp. 531-532.

家為典範，也特別欣賞蘭亭版本之中傳為歐陽詢（557-641）所臨的定武蘭亭，並視場合書寫不同於南宋遺民的唐人風格。另一方面則論證書畫題跋到元代時出現由趙孟頫領導形成所謂「論評式題跋」（critical colophon）的新發展。不過，作者未能留意南宋書法史的發展，包括宋末元初士人流行的書風有一部分便有歐陽詢因素，³¹ 北宋晚期以來發達的題跋文化，³² 以及南宋蓬勃發展的蘭亭學與蘭亭刻帖等等，³³ 甚至誤以為趙孟頫將神龍蘭亭認作定武蘭亭，而沒有注意到王連起已指出神龍本後趙孟頫等宋元人題跋係他處移配而來，³⁴ 致使文中諸多論點難以成立。此外，書中題跋文字、斷句頗多訛誤，³⁵ 但題跋圖版堪稱完整，可見作者蒐羅之用心。惟其中不知何故沒有印出趙孟頫 1289 年錢選八花圖跋（北京故宮藏），而此跋對於作者意圖論證趙孟頫因應題跋對象採用不同風格的說法，提供了值得商榷的空間。總體而言，書中提及碑銘的部分主要是參考孫志新的研究，關於趙孟頫書法的部分雖有些許啟發性的看法，具體詮釋卻不無可議之處。

日文

日本元史學者櫻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一文側重趙孟頫的仕宦生涯，如濟南路總管、江浙儒學提舉、集賢學士等職，試圖觀察其在政治、社會等層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注意碑銘反映趙氏和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交遊。³⁶ 作者根據趙孟頫文集與一些金石著錄整理出兩份附表：其一列出《松雪齋文集》所見人物的姓名字號、本貫（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任官品秩、《元人傳記索引》頁數等，並統計其身分。表二則條列與趙孟頫相關的一五九筆碑刻資料，項目則包括碑刻地點及著錄出處，頗有參考價值，惟附表訛誤不少，

³¹ 參見 Peter C. Sturman, “Sung Loyalist Calligraph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Yuan Dynasty” 《故宮學術季刊》，19 卷第 4 期（2002 年夏季），頁 59-102。其他南宋人學唐代的部分請見本論文第一章。

³² 綜述可見中田勇次郎，〈南宋の書と題跋〉，收入同氏著，《心花室集：中田勇次郎著作集》，（東京：二玄社，1985），第 4 冊，頁 5-32；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51-373。個案討論可參考學者對南宋收藏家岳珂（1183-1243 後）跋贊的研究。見呂昫真，〈攷史而兼賞鑑：南宋岳珂法書收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凡此皆可看出宋代早已出現對不同層面進行長篇考證或討論的題跋，趙孟頫雖然聲名遠播，也留下特多墨跡題跋，但其題跋內容實際上與南宋人的題跋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差異。

³³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00-321。

³⁴ 王連起，〈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 年第 2 期，頁 65-66。其他關於趙孟頫臨蘭亭討論請見本論文頁 81。

³⁵ 如頁 33、57、62、107、117、131、168。又索引未附上對應漢字，查找不便，甚為可惜。

³⁶ 櫻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東洋史研究》，56 卷 4 號（1998），頁 733-784。

³⁷ 又因僅錄篇名，多有同樣碑文重出的情況，³⁸ 且未能鑑別真偽。近年陳建志以〈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與〈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二稿為中心，討論趙孟頫的碑文書法。³⁹ 該文在櫻井智美的基礎上，整理目前所知碑銘稿本真跡十二件（含殘卷〈衍慶院記（暫名）⁴⁰〉，⁴¹ 不含偽作〈明肅樓記〉⁴²），拓本六十七件（十七件真跡、十件偽作、四十件存疑），文獻一〇八筆（四十四筆為真，六十四筆存疑），並製成另一列表。正文論述趙孟頫碑文書法的濫觴、確立及展開，從趙氏之前南北書法情況、趙孟頫早期的〈鮮于光祖墓誌銘〉、〈空相寺殘碑〉拓本一路談到代表趙孟頫碑文書法成立的玄妙觀二稿，同時檢討前人提出的分期說法。此文堪稱是目前蒐羅最廣、討論最為全面的相關研究。不過，作者對於趙氏之前南北書法的探討仍沿用前人說法或採用題跋墨跡，未能注意到南宋碑銘仍是以學唐為主流，趙孟頫早年碑銘學初唐褚遂良等唐人風格並非受到北方書學環境影響，而是和南方傳統較為相關。再者，文後附表雖蒐羅甚多，但正文僅著重在玄妙觀二稿及之前的幾件作品，其後的變化著墨甚少。另外，附表將文獻、稿本、拓本三種型態並列，未扣除彼此重複的部分。除《松雪齋文集》收錄碑文，櫻井氏論文所列條目未見拓片者一律被標註為文獻且存疑，但由於多沿用前文，造成

³⁷ 筆者發現校對問題如下：頁 769 編號 1〈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碑〉出處列有「北拓（《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四八·一二二」，翻查原書卻是表格未列出的〈空相寺殘碑〉；頁 773 編號 39〈興隆寺碑〉原文是〈興龍寺碑〉，事實上便是《松雪齋文集》收錄〈敕建大興龍寺碑銘〉（柳貫代作）；頁 775 編號 62〈晉陽山重修慈雲禪寺記〉沿用《寰宇訪碑錄》記載錄為趙書，但翻查表中另注《攷古錄》、《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二書均記為「郡人李玉」書丹；頁 777 編號 86〈大報國圓通寺碑〉出處列有「北拓四九·七四」，實際上應該是編號 88〈呂梁鎮慶真觀碑記〉誤植於此；頁 780 編號 110〈大龍泉寶雲寺〉出處列有「北拓四九·九六」，原書卻是〈孔治墓碑〉。

³⁸ 表中編號 68、93、98 碑刻題名看似不同，實際上均為〈長明燈記〉。

³⁹ 陳建志，〈趙孟頫の碑文書法について—《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と《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二稿を中心に—〉，《書學書道史研究》，第 22 號（2012），頁 53-68。

⁴⁰ 此卷目前藏地不明，僅見於羅振玉輯，《趙文敏公虞文靖公法書二種》，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臺北：大通書局，1977），第 3 冊，頁 1245-1253。筆者由殘卷內容推測此院應名為「衍慶」，由官銜可知約書於延祐三年（1316）至延祐六年（1319）。下三彌中郎等編，《書道全集·中國第 12 卷·元明 I》（臺北：大陸書店，1989），頁 157，〈某院記殘卷〉。

⁴¹ 依序是大德七年（1303）〈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卷〉、〈玄妙觀重修三門記卷〉、大德十二年（1307）〈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卷〉、至大元年（1308）〈故總管張公墓誌銘卷〉、至大元年（1308）〈松江寶雲寺記〉、至大二、三年（1309-10）〈湖州妙嚴寺記卷〉、至大三年（1310）〈平江路崑山淮雲院記冊〉、延祐三年（1316）〈帝師膽巴碑卷〉、延祐三年至六年（1316-1319）〈某院記殘卷〉、延祐六年（1319）〈仇鏐墓碑銘卷〉、延祐七年（1320）〈杭州福神觀記卷〉及至治元年（1321）〈光福寺重建塔記卷〉。

⁴² 此卷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由書風看來係後人仿趙氏晚年行書風格作為偽而成，不足為據。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編，《故宮書畫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冊 4，頁 3。

不少重複及矛盾之處。⁴³ 且表中納入性質不屬於碑銘的〈吳興山水清遠圖記〉以及〈頭陀寺碑〉，⁴⁴ 對《松雪齋文集》碑文紀年考訂也失於粗糙，⁴⁵ 殊為可惜。但此表所整理趙孟頫碑拓標示了作者對碑銘真偽（或存疑）的意見可資參考，仍有其價值。

總結前人研究，絕大多數集中在少數碑銘墨跡，甚或因應酬性質而貶抑碑銘在趙孟頫書法當中所佔的地位。而且，由於對趙孟頫之前的碑銘發展認識不足，致使對其碑銘書法來源有所誤判，也無法更具體地看到趙書碑銘在宋元書法史當中的位置。有鑒於此，本文第一章整理南宋碑銘書法發展，並對照同時期北方的情況，以釐清趙孟頫和之前碑銘的淵源。第二章將在全面整理趙孟頫碑銘書跡八十七種（含墨跡與拓本，見附錄一）、⁴⁶《松雪齋文集》所收用於刻石的文章四十二篇（附錄二），⁴⁷ 以及元人文集、地方志、金石志等所記原石已佚或未能得

⁴³ 如表中編號 78〈興隆寺碑〉、98〈敕建大興龍寺碑銘〉前者由於源於櫻井氏論文而被標上文獻存疑，後者則因出自《松雪齋文集》而標為真，但二者實為同一碑。類似情況又見於編號 79、110，重出者至少還有三組（編號 27、43，編號 90、97，編號 100、106）。另外，櫻井智美引用書籍多為清人著錄，還有不少碑刻拓本留存，只是流傳不廣。

⁴⁴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內文記述吳興山水，應該是和趙孟頫繪〈吳興清遠圖〉（上海博物館藏）密切相關之題畫文字。趙孟頫書〈頭陀寺碑〉今有拓本傳世，由題名看來和一般寺廟碑記並無二致。但此作署款「書與密印寺力法師」，與一般碑刻署官銜體例不合。且碑文本身並非當代人所作，而是南朝齊人王巾（字簡栖，約活動於六世紀初）所撰、被收錄於《文選》的經典文章。北宋米芾（1051-1107）曾根據避諱字將自己收藏的〈頭陀寺碑〉鑒定為唐代殷令名（活動於七世紀中葉）或陸柬之（活動於七世紀中葉）所書，可以想見當時流傳有這類作品。而趙孟頫曾將佚名唐人書〈文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歸於陸柬之名下，顯示趙孟頫對於陸柬之並不陌生，是以筆者認為趙孟頫書〈頭陀寺碑〉可能是像臨蘭亭一樣學習特定範本的行書作品，不適合將之與其他碑刻相提並論。

⁴⁵ 如表中編號 39〈康里公碑〉、編號 40〈趙國文定公神道碑銘〉都被訂為大德十一年（1307），實際上考慮文中相關人物官銜及碑文細節，這兩篇碑文年代不可能那麼早。其他還有幾篇碑文直接被歸入無紀年，但事實上都有跡可循。《松雪齋文集》碑文表列見附錄二。

⁴⁶ 一方碑刻可能有多種拓本，若墨跡尚存，甚至有根據墨跡再上石的法帖（橫式）和全碑拓本（多縱式），統計時僅計其一。惟南北朝道教碑為特例，因各自獨立，故分開計算。又製表時以碑銘為主，並未納入摩崖、榜題或是詩刻等其他類別的拓片。且盡量依照官銜及碑文所還原的書寫年代做排列。

⁴⁷ 《松雪齋文集》卷十結束後有沈璜伯玉（生卒年不詳）至元後巳〔己〕卯（1339）刊刻題記，內記篇數：「……凡得賦五……記十二、碑誌廿六……合為一十二卷，亟鈔諸梓，識者得共觀焉。」（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元至元沈氏刊本，臺北：學生書局，1970），頁 439-440。按：記實際上僅有十一篇。再淘汰刻石可能性較低的〈吳興山水清遠圖記〉、〈縮軒記〉、〈默齋記〉，並加上外集收錄「記」與「碑銘」各四篇，共得 11-3+26+8=42 篇。外集目次後亦有「花谿沈氏伯玉刊于家塾」牌記，且當時已出版並為元代詩人迺賢（清人譯為納新，1309-

見拓片之碑銘資料八十多筆（附錄三）的基礎上，⁴⁸ 闡述趙孟頫一生撰碑、書碑活動之始末，觀察趙氏不同階段的碑銘應酬、和碑銘合作人的互動等，以瞭解其對碑銘的投入程度。第三章會根據前章所述階段，進一步依照風格對趙孟頫碑銘書法做更細緻的分期，兼論碑銘真偽及篆書碑等問題。最後一章則從趙體碑銘之分布，探討蒙元碑刻的區域樣式及風格。總體而言，本論文不僅希望增進對趙孟頫碑銘的認識，更期待較深入地瞭解前後的宋元碑銘書法及內容。

1368) 所徵引，可知外集所收應屬可靠。(元) 迺賢(納新)，《河朔訪古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清粵雅堂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94冊)，卷中，頁12。

⁴⁸ 晚近出版之趙孟頫文集多有收錄，如錢偉彊點校，《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惟其辨偽工作頗為艱鉅，也有混淆之虞，如誤收趙孟頫書丹而非撰文之作。



第一章 南宋碑銘書法發展

趙孟頫身為南宋宗室，學書背景自然不脫家學淵源與地域傳統，是以有必要對南宋碑銘書法加以瞭解。然而，關於宋代碑銘的討論並不多，相關研究以清末葉昌熾（1849-1917）《語石》為要，該書羅列書家及石刻，其中北宋著墨較多，柯昌泗（1899-1952）評《語石》則對北宋碑銘進一步作出簡要概括：「宋初正楷行歐、柳書，仁宗以後行顏書。行書則守二王之法。」⁴⁹ 李慧斌認同此說，並根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以下簡稱《北圖藏拓》）指出北宋碑誌楷書取法對象尚有虞世南（558-638）。⁵⁰ 南宋的部分，葉氏、柯氏列出不少名家及刻石，偶有精闢之論，惜篇幅不多。李慧斌則在《北圖藏拓》的基礎上，認為可觀者不多，總結南宋人楷法比北宋更為差勁。⁵¹ 除此之外，即使是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這樣的專著，基本上仍以墨跡、刻帖為主，見諸討論的碑銘寥寥無幾。

另一方面，同時期的金代雖然墨跡留存較少，但是拜現代科技進步之賜，各大收藏單位陸續在線上公布拓片圖像並出版圖錄，讓學者得以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稍微彌補過去對於金代書法瞭解不足的窘境。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一書在討論金代之餘，還附帶比較金代與南宋碑銘之異同，認為南宋石刻多為題名、甚少名家書碑，幾乎可說是不足觀。⁵² 這些對南宋碑銘的負面評價基本上都是由《北圖藏拓》約三百多件南宋拓片所得出來的，但此一結論並不公允，畢竟南宋疆域僅剩半壁江山，碑刻基數本就少於北宋；圖版公布情況又不如金代，⁵³

⁴⁹（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陳公柔、張明善點校《語石：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1，頁46。

⁵⁰ 李慧斌，〈宋代制度層面的書法史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頁68-70。

⁵¹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其中北宋佔五冊，南宋僅兩冊。北京圖書館即為現今之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國國圖）之前身，而中國國圖近年又建置「碑帖菁華」網站，收錄舊藏及新入藏拓片可供線上閱覽。

⁵² 學者總結指出金尚碑而南宋尚帖、金代有顏真卿傳統而南宋則有蘭亭序狂熱，見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臺北：蕙風堂，2012），頁63-66。

⁵³ 像中研院史語所已將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傅圖）收藏的遼金拓片出版為紙本目錄，見洪金富主編，《遼金石刻拓本目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更方便的是還建置了「遼金元拓片數位典藏」提供線上閱覽，而該館收藏宋代拓片則無此待遇。

相關整理亦付之闕如。筆者根據各大圖書館收藏拓片及各地出版圖錄，蒐得南宋拓片約一千種左右，⁵⁴ 質量未必比不上金代近七百種拓片。⁵⁵

依照性質區分，南宋拓片超過半數都是各處風景勝地的題名、題記、留詩、榜書等，單廣西桂林一地的題刻拓片數量便有兩百件左右，⁵⁶ 以桂林歷代石刻而言，比例僅略次於距今不遠的清代，⁵⁷ 再加上其中往往不乏名家摩崖，反映南宋一朝題刻留名特盛的風氣與特色。

其次較高的類別是深埋地下的墓誌，約占南宋拓片的四分之一，而碑記卻不到兩成，與元代以趙孟頫為首的大量碑刻形成強烈對比。以下筆者將奠基於《南宋書法史》的分期框架之上，⁵⁸ 探討南宋碑銘發展，以藉此尋繹趙孟頫碑銘書法的可能來源。

第一節 南宋前期 (1127-1164)

本期碑拓數量見右表，儘管難免因偶然因素造成數量不均的狀況，但仍能見到大體趨勢，尤其江

表 1 南宋前期石刻種類分布

種類 地區	碑記	墓誌	題名	雜刻	總計
江蘇	10	3	2	1	16
浙江	8	17	4	5	34
廣西	6	0	34	6	46
四川	2	20	9	0	31
甘肅	2	1	1	1	5
湖南	1	0	19	1	21
江西	1	0	1	0	2
雲南	1	0	0	0	1
福建	0	1	10	0	11
安徽	0	0	1	0	1
廣東	0	0	8	0	8
陝西	0	0	0	0	0
湖北	0	0	0	0	0
海南	0	0	0	0	0
不明	0	0	6	1	7
總計	31	42	95	15	183

⁵⁴ 此為筆者統計數字，未計入實物或拓片尚存、但筆者未能得見圖版者兩百餘種，若是再加上部分地方志所記已佚碑石，總數已超過一千三百種。

⁵⁵ 此統計數字為實物或拓片傳世至今者（未納入房山石經金代刻石），加上僅見於文獻著錄約可達八百種，見王新英編，《金代石刻輯校》（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頁13。另外，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由於旨在討論書法，故書中統計一百六十餘件金代碑刻乃是已經剔除書刻草率、殘損不清者所得出來的數字，並非全貌。

⁵⁶ 此為筆者蒐集拓片，若是根據學者全面蒐集桂林石刻（包含已佚）所得，當地的南宋石刻實際上共有360處。桂林石刻總目及文字內容見杜海軍輯校，《桂林石刻總集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

⁵⁷ 《桂林石刻總集輯校》提供當地歷代石刻數字如下：唐及其前45件，北宋163件，南宋360件，元代34件，明代447件，清代640件，民國46件。筆者以北宋168年、南宋153年、元代98年、明代277年、清代269年分別計算平均，歷朝平均每年在桂林刻石數字為北宋0.97，南宋2.35，元代0.34，明代1.61，清代2.37。

⁵⁸ 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2。

浙一帶碑銘較多，廣西、湖南則多見摩崖題名。表格地區雖依現代行政區劃分，討論時仍會參照當時區域。下文分別從學書典範（宋人或唐人）綜述南宋前期碑銘。



北宋蘇黃流行

北宋人對南宋碑銘造成不小的影響，尤其姓名可考的士人碑銘普遍如此。學者根據墨跡指出南宋人多傾向取法蘇軾、米芾，⁵⁹ 由碑銘來觀察，雖然確實有許多學習蘇軾行書或其碑銘楷書，但米芾書風的碑刻在南宋卻不常見，反倒是黃庭堅大字風格多見於摩崖題名，連御書碑銘亦在所難免。

宋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 在位）作為首位南渡偏安的君主，承襲北宋以來御書碑的傳統實為理所當然，如高宗之父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位）便曾廣立御書碑以為推廣政令之用，⁶⁰ 高宗則是於紹興二年（1132）將北宋太宗（939-997，976-997 在位）御製〈戒石銘〉傳令各地刻石。目前所知〈戒石銘〉存世拓本有廣西梧州及湖南道州兩處，⁶¹ 刻石形制、內容完全一致，⁶² 皆為

⁵⁹ 「南宋學蘇者最眾，學米者次之，學黃者更次之。」見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頁 268。方愛龍則認為當時取法蘇軾、米芾者比例較高，而取法蔡襄（1012-1067）、黃庭堅者較少且水準不高。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52-53。

⁶⁰ 關於徽宗御書碑的研究，參見 Patricia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in Maggie Bickford 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29-274. 又，御筆未必等同於御書，詳見方誠峰，〈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漢學研究》，31 卷 3 期（2013），頁 31-67。

⁶¹ 江西泰和現存另一橫式戒石銘刻石，後添黃庭堅款，實為清末所刻，形制不足為據。此刻簡介見王聯蘭，〈黃庭堅書迹——快閣戒石銘碑〉，《南方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102-103。又蘇州有一雙面碑刊刻告誡官員之語，碑陽為淳祐元年（1241）刻司馬光（1019-1086）隸書「思無邪、公生明」，碑陰據傳為〈戒石銘〉，可惜筆者 2013 年走訪蘇州碑刻博物館時見到此碑已嵌入牆面，無法得見〈戒石銘〉廬山真面目。此碑介紹見張曉旭，《蘇州碑刻》（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 52-54。

⁶² 廣西梧州拓本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3，頁 12。另外，傳圖收藏〈戒石銘〉（編號 02227）拓片標註出土於湖南道州，但筆者比對細節（邊框花紋、石花等）發現此拓與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圖）刊印廣西梧州本極為接近，反而有別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湖南道縣本，初步認定傳圖藏本應與中國國圖藏本拓自同一石，北大圖書館藏本則為另一石。北大圖書館藏湖南道縣〈戒石銘〉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收入趙存生主編；北京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組編，《社會發展與民族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61。

四截刻，依次為「太宗皇帝御製」篆額、黃庭堅（1045-1105）書〈戒石銘〉、高宗手詔及呂頤浩（1071-1139）等跋文（圖 1-1）。高宗詔書內容有云：

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為守為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

高宗頒布〈戒石銘〉的政治含意，以及欲上繼太宗正統的意圖，不言可喻。事實上，學者已指出此銘並非太宗御製，而是由後蜀君主孟昶（919-965，934-965在位）頒布〈令箴〉當中摘錄出來的。儘管如此，宋太宗曾經下令州縣刻立〈戒石銘〉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高宗詔令重立〈戒石銘〉刻石、賞賜墨本一事亦見諸於眾多宋代官私文獻記載，⁶³ 可見〈戒石銘〉曾引起廣泛討論，在當時流傳甚廣。值得注意的是刻石書體之選擇：位於北方的金朝亦留下紀年「大金明昌元年」（1190）的〈戒石銘〉，⁶⁴ 風格則與金代中期（1161-1208）流行的顏真卿傳統十分合轍；⁶⁵ 而宋高宗選用有別於徽宗瘦金體的黃庭堅風格，不但反映了高宗早期對黃氏書風的喜好，恐怕更是當時流行的見證之一。類似作風的高宗御書碑又以流傳到日本的宋拓孤本〈佛頂光明塔碑〉（1133）最為知名，是現存高宗學黃書作之首選。

在碑刻之外，高宗御書石經（約 1143，圖 1-2）可說是跳脫北宋傳統的創舉。石經歷來具有校正經典文字、提供標準字體的功用，而高宗以皇帝之尊抄寫儒家經典，更是意義非凡。此時高宗書風已由學習黃庭堅、米芾（1051-1107）轉而上溯晉唐，以鍾王為宗的楷書還進一步影響南宋后妃、皇室及御書院書家等。南宋葉紹翁（生卒年不詳）甚至記載高宗后吳氏（1115-1197）曾替高宗代筆書寫石經，人莫能辨。⁶⁶ 石經性質雖然異於碑銘，小楷所能發揮的影響也與大字不盡

⁶³ 〈戒石銘〉刻石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頁 54-74。

⁶⁴ 此石僅刻〈戒石銘〉全文十六字（內容與高宗刻石文字有一字之差）與年款一行，現存山西芮城縣博物館，圖版見張希清，〈官箴與〈戒石銘〉〉，頁 75。

⁶⁵ 金代中期學顏風氣見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頁 46-48。

⁶⁶ 轉引自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故宮學術季刊》，2 卷 4 期（1985 年夏季），頁 22。

相同，但高宗御書石經立於太學，現存數量亦不在少數。⁶⁷ 可以想見它在經典內容、書法上都對讀書人造成一定的影響。另外，同樣保存在杭州孔廟的〈大成之殿〉是高宗罕見的大字刻石（約 1143，圖 1-3），⁶⁸ 中間「復古殿書」款書風格接近高宗跋王羲之帖墨跡（1140）⁶⁹ 一類端整的楷書，惟大字粗細變化不如小字，杭州鳳凰山勝果寺遺址尚有高宗「忠實」二大字摩崖石刻（1147，圖 1-4），⁷⁰ 比〈大成之殿〉刻石更為平正無奇。

關於高宗時期奉敕書碑的情形，根據學者所整理宋代神道碑，可以確定由高宗敕命建成的神道碑僅三方，但書者姓名皆無從得知。⁷¹ 其餘金石著錄亦未見記載，筆者目前僅能額外找到陳樞（活動於十三世紀初）《負暄雜錄》提及蔣璨（字宣卿，1085-1159）曾受命書寫神道碑：

蔣宣卿待制燦〔按：應為「璨」〕，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而言曰……。既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敕書，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縑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輩，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為動容，安靜以

⁶⁷ 現存八十五石在杭州孔廟，學者推測原有一百三十餘石。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頁 22-23。相關討論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19-20。

⁶⁸ 《杭州孔廟》頁 69 認為係宋理宗所書，非是。此說應是沿襲《兩浙金石志》考證之誤，應予更正。此刻出於高宗之手的相關記載見方愛龍，〈南宋·“大成之殿”榜刻〉，《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123。

⁶⁹ 此跋曾遭移配及剗改，現接於上海博物館藏王獻鴨頭丸帖後，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45-347。

⁷⁰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清嘉慶七年刻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 26 冊），卷 9，頁 5a（總頁 19985）。

⁷¹ 按照歿年先後，三人依序為吳玠（1093-1139）、張俊（1086-1154）、秦檜（1091-1155），見榎並岳史，〈宋代神道碑目錄〉，《資料學研究》，第 6 號（2009.3），頁 35-36。此目錄經修訂後收入作者博士論文，〈宋理宗朝における動態的政治状況把握の試み—神道碑史料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11，頁 105。

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⁷²

此則記載清楚交代蔣璨當時身處境況與事情的來龍去脈，同時說明消息來源，內容應屬可靠。然而，此位神道碑主，即高宗吳皇后（諡憲聖）之弟吳八郡王吳蓋（1125-1166）實際上歿於蔣璨之後，且此時正值秦檜（1091-1155）當政之時，可知蔣璨受命書碑一事不會晚於紹興二十五年（1155）。由學者提示宋代神道碑之落成平均比亡者逝世晚二十年左右的情況來看，⁷³ 吳蓋神道碑照理不會在十多年前便預先撰書完成，《負暄雜錄》所記顯係有誤。不過，宋末元初周密（1232-1298）《武林舊事》記載時思薦福寺（吳皇后家墳寺）有蔣璨書益王神道碑可資印證，⁷⁴ 而吳家確實也有愛好翰墨的家學淵源，如吳后本人善書，姪子吳琚（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又為南宋中期著名書家，故筆者認為蔣璨奉敕替吳皇后族人書碑一事為真，惟碑主身分尚待釐清。此人應非吳后另一弟吳益（1124-1171），⁷⁵ 可能是吳益、吳蓋之外的其他吳后兄弟或族人。⁷⁶

蔣璨是江蘇宜興人，現存仍有些許題跋及墨跡，碑刻僅見〈大聖等慈普照明覺大師之傳〉（1202年刻石，圖 1-5，原在浙江寧波），係後人刊刻上石。宋拓孤本已流入日本，現由東福寺寄存京都國立博物館。可惜已發表圖版品質不夠清晰，據傳風格接近蔣璨懷素自敘帖跋文（1132，圖 1-6）。⁷⁷ 蔣璨書法頗近北宋名家蔡襄（1012-1067，圖 1-7），即使後來摻雜蘇黃，仍被學者認為是當時少數不受時俗左右、較有晉唐韻度的書家。⁷⁸ 無獨有偶地，這樣的取向正符合高宗喜

⁷²（宋）陳櫛，《負暄野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第2冊），卷上，頁648。此事並未見錄於榎並岳史〈宋代神道碑目錄〉一文。

⁷³ 榎並岳史，〈宋理宗朝における動態的政治状況把握の試み—神道碑史料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頁20註54。

⁷⁴（宋）周密，《武林舊事》，清知不足齋叢書本，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96冊，卷5，頁30a（總頁664）。

⁷⁵ 吳益為吳琚之父，學者認為即民間話本所稱吳七郡王，見王利器，〈《水滸》中所採用的話本資料〉，收入同氏著，《耐雪堂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235-237。（原載於《文學遺產》，第10期，1954年7月3日。）

⁷⁶ 目前所知吳氏族人封王者，僅吳皇后父吳近（生卒年不詳）追封吳王，吳益封衛王，吳蓋封鄭王，其餘待考。

⁷⁷ 米沢嘉圃、中田勇次郎著，《原色日本の美術・28・請來美術（繪畫・書）》（東京：小学館，1971），頁200。

⁷⁸ 關於蔣璨書法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81-83；王競雄，〈翰墨留真：蔣璨〈詩帖〉述介〉，《故宮文物月刊》，332期（2010.11），頁36-43。

好。如石慢（Peter C. Sturman）認為高宗在米友仁（1074-1153？）強調父親米芾致力臨習古帖的影響之下開始上溯晉唐，⁷⁹ 高宗又曾下詔命吳說（？-1169 尚在）蒐集晉唐真跡，⁸⁰ 綜合上述線索，受到政治牽連而閒居家中的蔣璨，確實有可能因為不同於流俗的書法而讓高宗及吳皇后折服。

在高宗及蔣璨之外，南宋前期碑銘普遍來說無疑仍是蘇體影響最大，如周必大（1126-1204）記載中提及曾因蘇軾受打壓而改變書風，待元祐黨禁解除後又恢復蘇體的王安中（1076-1134，號初寮），⁸¹ 其晚年所書〈靈泉寺大殿記〉（1132，廣西柳州）確實接近蘇東坡碑銘楷書。⁸² 又如宋拓孤本已傳到日本的釋正覺（1091-1157）書〈明州天童山景德寺新僧堂記〉（1142，圖 1-8，浙江寧波），還有〈平江府修學記〉（1146，江蘇吳縣），皆為蘇體行書。⁸³ 蘇軾故鄉四川也多見蘇體碑銘，如〈碧雲亭記〉（1128）、〈重修隋帝子蜀王廟記〉（1156）。學黃者除了高宗早年碑銘，還有名臣張浚（1097-1164）書〈新學門銘〉（1154，雲南），⁸⁴ 此碑儘管水準不高，卻能清楚見到黃庭堅之法。此外米芾長子米友仁書〈吳郡重修大成殿記〉（1141，圖 1-9，蘇州碑刻博物館藏）有米氏家風，⁸⁵ 是南宋前期目前所見唯一學米的碑銘。

⁷⁹ 石慢（Peter C. Sturman）著、曾藍瑩譯，〈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9卷4期（1992），頁100-102。

⁸⁰ 「說近奉詔旨，訪求晉唐真跡，此間絕難得，此有唐人臨蘭亭一本，答以千緡，省略更高古，許命以官，且告老兄出一隻手，亦足張吾軍也，留意，幸甚幸甚。說再拜上問。」吳說此札今存國立故宮博物院，圖版見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158-159。

⁸¹ 「初寮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于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間，禁切蘇學，一涉近似，旋坐廢錮，而先生以奪胎換骨之手，揮毫禁林，初無疑者。靖康而後，黨禁已解，玉佩瓊琚之詞，怒猊渴驥之書，盛行于東南，然後人人知其為蘇門顏、閔也。」轉引自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頁267。

⁸² 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43，頁11。

⁸³ 書者時衍之生平不詳，此拓為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編號06352，感謝傅圖館員協助調件。

⁸⁴ 前舉三碑圖版分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43，頁1、55、60。

⁸⁵ 「吾吳郡庠有小米所書大成殿記紹興十一年，適逸之氣稍遜矣，而結構綿密，豐神麗都，尚有寶晉家風。」（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頁462，米友仁一則。

唐人風格：兼學歐褚

北宋行書雖然替碑銘書體帶來些許變化，但唐楷仍有其地位。其中南宋前期書法名家吳說（?-1169 尚在，字傅朋）是較為特別的人物。吳氏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書法主要以行草、游絲書較受重視，未見碑銘，其榜書曾令高宗自嘆弗如，但不像學者所言已完全亡佚，⁸⁶ 至少有兩處摩崖可一窺其大字榜書風采，其一為江蘇丹徒焦山「石屏」二字（無紀年，圖 1-14），⁸⁷ 斜向結字頗具動勢。其二是安徽貴池齊山「漫巖」二字（無紀年，圖 1-15）。⁸⁸ 風格和「石屏」二字不盡相同，左右兩旁「江湖漫士鮑延祖立」、「桐柏外史吳說書」小字款書倒是和吳說跋伏生授經圖（1133，圖 1-10）極為相似。「漫巖」大字正如虞集（1272-1348）觀吳說「滕王閣」匾額所形容「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⁸⁹ 比起高宗過於平實的榜書，吳說大字確實略勝一籌。關於吳說楷書，現存尚有〈跋定武蘭亭〉（1129）、〈跋歷代帝王圖〉（1134，圖 1-11）兩則楷書題跋，一般多認為源自鍾王，亦有受蔡襄影響之說。⁹⁰ 筆者以為吳說楷書的婉約弧度和蔡襄（圖 1-7）確有相似之處，但吳說線條弧度起伏更加劇烈，神似褚遂良代表作〈雁塔聖教序〉（653，圖 1-13），跟妍美的唐人楷書十分合轍。宋末趙孟堅（1199-1264）稱吳說「深得諸葛思禎〈瑤臺寺碑〉筆法，的是蘭亭中出矣。」⁹¹ 〈瑤臺寺碑〉（644）久已亡佚，但初唐書家諸葛思禎（活動於七世紀中期）尚有〈李孝同碑〉（670，圖 1-12）傳世，頗有蘭亭丰采。吳說本人則曾自述「〈淮陰娑羅碑〉，近得之，納寄一本。懇借古碑中有帶行草者，告乘間檢尋。」⁹² 〈淮陰娑羅碑〉乃李邕撰并書，原立於江蘇淮安，惜今日僅存

⁸⁶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58。

⁸⁷ 王同順，《鎮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書法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80、237。

⁸⁸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編號 06216，此刻今日似已未見，近年出版《安徽摩崖石刻精粹》、《池州摩崖》皆未收錄。

⁸⁹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合肥，黃山書社，2012），卷 11，頁 7b-8b（總頁 478-480）。

⁹⁰ 陳瑞玲，〈蔡襄書法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78-79

⁹¹ 轉引自鄭瑤錫，〈宋代傳統書法的守護者：談宋人吳說之書法及其定位〉，頁 86。

⁹²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2 冊，頁 320。

瘦弱失真的明代重摹本。⁹³ 吳說追尋行書碑的取徑，堪稱是趙孟頫碑銘的重要先驅。

目前所知南宋首府臨安遺留的碑銘甚少，前期僅有宋高宗御書石經尚存杭州孔廟。與臨安同屬兩浙東路的平江府（今江蘇蘇州一帶）則有較多碑銘，像太湖西山林屋洞有吳郡人李彌大（1080-1140）書〈道隱園記〉（1132）刻於岩壁，⁹⁴ 書學柳公權（778-865），葉昌熾認為和金代集柳書〈沂州普照寺碑〉（1144，山東臨沂）堪稱「南北雙絕」。⁹⁵ 近年出土〈郝福墓誌銘〉（1142，圖 1-16，蘇州博物館藏）結合歐書之峭直和集王聖教序行書，別有韻味。

慶元府（浙江寧波一帶）堪稱另一大碑銘集散地，近年出土〈樓琦墓誌銘〉（1141，圖 1-17，浙江寧波）稍有晉唐行書之風。毗鄰寧波的餘姚，2005 年出土南宋初名臣李光（1077-1159）墓誌，為其子所書，⁹⁶ 書風以歐體為主。浙江其餘地區如溫州出土〈吳積中妻許氏墓誌〉（1129，圖 1-18）學褚遂良；⁹⁷ 處州附近出土〈李穎士妻丁氏墓銘〉（1136）亦法褚書，⁹⁸ 而此石係晏敦復（1071-1145）撰、晏敦臨（生卒年不詳）書，兩人皆為北宋詞人晏殊（991-1055）曾孫，屬江西臨川晏氏家族。另外〈留協墓誌銘〉（1151，圖 1-19，浙江衢州）兼學歐、褚，洵為佳作。⁹⁹

學書本未必限於取法一家，南宋人亦多有兼學北宋、唐人之例，像年僅六歲便被父親韓世忠（1089-1151）帶去覲見聖上並書寫大字、¹⁰⁰ 頗得高宗讚賞的韓彥直（1131-1194？），現存其十二歲時所書〈韓世忠翠微亭題名〉（1142，圖 1-

⁹³ 圖版及解說見朱關田主編，《中國書法全集·23·李邕（附盛中唐名家）》（北京：榮寶齋，1996），頁 42-35、387。

⁹⁴ 此刻筆者未見拓片，但由於該地已成著名觀光景點，網路可見遊客拍攝零星照片。著錄見（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 9，頁 2a（總頁 19983）。

⁹⁵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頁 462，李彌大一則。〈沂州普照寺碑〉圖版及介紹見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頁 27、85。

⁹⁶ 圖版見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75-177。

⁹⁷ 左下角疑似書者署名之處不巧有所殘損，無法得知其人名姓。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3，頁 5。

⁹⁸ 圖版見鄭嘉勵、梁曉華編，《麗水宋元墓誌集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頁 160-161。

⁹⁹ 書者沈端修（生卒年不詳）署銜「左朝奉郎通判洪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其人無考。衢州市博物館編著，《衢州墓誌碑刻集錄》（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26-27。

¹⁰⁰ 「……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兕角之繡傅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元）脫脫等，《宋史》，頁 11368。

21，原在杭州靈隱山），¹⁰¹ 具有厚重顏書體勢。但韓彥直成年後替北宋名臣韓琦（1008-1075）建祠堂書寫之〈韓忠獻公祠堂記〉（1179，圖 1-22，福建晉江），不僅受到歐陽詢結字影響，點畫上更融合蘇軾及黃庭堅，較之於少時書〈韓世忠翠微亭題名〉以顏體為主的風格已有很大不同。

關於取法唐楷的部分，儘管這些碑誌書者見諸記載的比例稍少，但也有名家吳說或部分仕宦家族，顯示唐楷依舊有其地位。若進一步追溯唐代各家在宋代的影響，歐體早在北宋初年就十分流行，¹⁰² 顏體則是從北宋中期以來在士大夫階層普遍受到崇尚。¹⁰³ 其餘諸家的情況，由頗具號召力的歐陽脩（1007-1072）為中心作觀察，《集古錄跋尾》稱虞世南〈孔子廟堂碑〉（626）為其兒時學書範本，¹⁰⁴ 柳公權〈高重碑〉（844，今已佚）則是其「特愛模者。」¹⁰⁵ 反觀褚薛二家，《集古錄跋尾》所收褚遂良碑刻僅〈孟法師碑〉一件，未見〈雁塔聖教序〉；歐陽脩家藏薛稷書雖多，但《集古錄跋尾》並未見對薛書特別青眼相待。¹⁰⁶ 北宋書壇也直到晚期才出現以學褚（米芾）、學薛（宋徽宗）而後自成一格的書家，此前碑銘風格亦少見褚薛影響。比較徽宗時期書學改制前後的教學內容，褚薛成為增列的項目之一。¹⁰⁷ 縱使徽宗書學改革未見具體成效，¹⁰⁸ 仍反映了初唐褚薛二

¹⁰¹ 此刻今已佚失。見方愛龍，〈北南宋·韓世忠翠微亭題名〉，《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134。

¹⁰² 莫家良，〈宋代書法中的歐陽詢傳統〉，收入莫家良編，《書海觀瀾：中國書法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8），頁121-140。北宋初歐體大行其道實為承襲五代晚唐而來的風氣，同時期立國北方的遼代亦是如此，見黃緯中，〈遼代書法的歐陽詢影響〉，《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8期（2012），頁37-69。

¹⁰³ 傅申，〈顏書影響及分期〉、〈顏魯公在北宋及其書史地位之確立〉，收入同氏著、黃永川主編，《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一）》，頁1-60、61-78；Amy McNair, *The Upright Brush: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李慧斌，〈北宋「顏體」書風考論〉，收入中國書法院主編，《晉唐楷書研究》（北京：榮寶齋，2011），頁321-337。

¹⁰⁴ 〈唐孔子廟堂碑跋尾〉：「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宋）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卷138（又見《集古錄》卷5），收入《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24冊，頁205。《集古錄跋尾》著錄虞世南碑僅此一件。

¹⁰⁵ 〈唐鄭澣陰符經序跋一〉：「……〔柳〕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銳皆在。」（宋）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卷142（又見《集古錄》卷9），頁302。

¹⁰⁶ （宋）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卷138（又見《集古錄》卷5），頁214，〈唐薛稷書跋〉。

¹⁰⁷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2，頁10b；（宋）董史，《皇宋書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2冊，頁630。

¹⁰⁸ 宋徽宗書學教育見高明一，〈空留餘恨：宋徽宗的書學改革〉，《故宮文物月刊》，306期（2008.9），頁28-39；李慧斌，〈宋代制度層面的書法史研究〉，頁195-202。

家地位在北宋晚期微妙的變化。前述學褚碑誌諸例，見證南宋初年褚氏影響漸次發酵，從而形成一股綿延至元初的潛流，南宋書法普遍婉約的基調或可置於此一脈絡下來觀察。與此相關的尚有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傳褚遂良〈倪寬贊〉（圖 1-20）墨跡，此卷非褚遂良親筆，李郁周已辨析甚明。¹⁰⁹ 由南宋墓誌、碑刻兼學歐褚的風氣觀之，〈倪寬贊〉確實是見證當時風氣的難得實例。

總結來說，相較於以蘇米風格為主的金代前期（1115-1160）碑銘書法，¹¹⁰ 南宋前期碑銘風尚則是偏重蘇黃。在取法唐人的部分，南宋較多學習歐褚的例子，是不同於金代的特色。

表 2 南宋中期石刻種類分布

第二節 南宋中期（1165-1224）

南宋中期書法約略相當於金代書法分期裡頭的中期（1161-1208）及晚期（1209-1234），它也是刻帖蓬勃發展的階段。此時金代碑刻已由前期的蘇米風格，在金代第一書家任詢（1123-1194）的帶領之下轉向顏體，形成有別於南宋的顏真卿傳統，南北碑刻風尚從此漸行漸遠。方愛龍認為南宋書法史由某種意義而言，「是一部由文人學者與名宦士卿構成的書法史，而南宋中期則是最為典型與輝煌的階段。」¹¹¹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南宋書法並沒有突出的大師，碑銘方面亦如是。然而，本期多元紛呈的面貌同時是南宋碑銘書法發展中最精彩的一章，其中也蘊含了趙孟頫可能取材的因子。就現存拓片數量而言，南宋中期也是最為密集

種類 地區	碑記	墓誌	題名	雜刻	總計
江蘇	17	18	26	7	68
廣西	16	0	107	12	135
浙江	15	78	8	3	104
福建	5	2	25	0	32
廣東	5	0	6	0	11
甘肅	5	0	0	0	5
四川	4	7	12	3	26
不明	2	3	20	2	27
海南	1	0	0	0	1
湖南	0	1	32	2	35
江西	0	1	22	2	25
安徽	0	0	25	0	25
陝西	0	1	5	4	10
湖北	0	1	3	0	4
雲南	0	0	0	0	0
總計	70	112	291	35	508

¹⁰⁹ 李郁周，〈倪寬贊題跋，避諱與書體之研究〉，《故宮季刊》，15卷2期（1981），頁21-55。

¹¹⁰ 金代書法分期參照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頁13，金代前期書法風尚見頁27-29。

¹¹¹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87-88。

的時期，其中桂林題刻特多，名家如張孝祥、范成大都曾在當地留下眾多刻石，¹¹² 這部分本文不擬贅述。下面大致按照風格取向分段敘述。



本朝風尚

南宋中期雖然仍有沿襲北宋風格的碑銘，但趨勢已不如前期，皇帝御書則多直承高宗而來。宋孝宗趙昚（1127-1194，1162-1189 在位）雖非高宗親生，卻極為孝順，筆致酷似高宗。¹¹³ 孝宗向來被視為是中興之主，留存的御書碑、奉敕書碑資料則是南宋皇帝當中最的一位，近年日本學者塚本麿充以京都東福寺收藏孝宗御書碑刻拓本為中心，探討宋代皇帝御書不斷被賞賜、進獻所形成的文物循環及其隱喻的社會性功能，頗有參考價值。¹¹⁴ 除了東福寺收藏〈太白名山〉大字（1178，圖 1-23）以及三件御製詩拓本外，¹¹⁵ 孝宗尚有賜淳熙二年（1175）乙未科狀元詹駉（1145-1223）詩拓本，現與詹駉書謝表墨跡同裱一卷（1175，圖 1-25）；¹¹⁶ 賜通神先生（姓何，？-1197）「通神庵」（1176，圖 1-26，江蘇蘇州）大字；淳熙十一年（1184）賜老臣陳俊卿（1113-1186）御札等等（1184，圖 1-24，福建莆田）。獲賜御書的臣下往往刻石以傳久遠，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將光榮事蹟昭示子孫，更可藉以宣傳聖威。¹¹⁷ 御書籠絡人心之用，可見一斑。

¹¹² 趙曉嬌，〈桂林南宋摩崖書法〉，《中國書法》，2013 年第 12 期，頁 182-187。

¹¹³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1-34。另有學者細緻分析出高宗、孝宗筆跡之差異，見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頁 27-33。

¹¹⁴ 塚本麿充，〈宋代皇帝御書の機能と社会：孝宗「太白名山碑」（東福寺蔵）をめぐって〉，《美術史論集》，7 號（2007.2），頁 10-30。

¹¹⁵ 下三彌中郎等編，《書道全集·中國第 11 卷·宋 II》，頁 149-151。孝宗三件御書〈和靈隱長老偈（大暑流金石）〉、〈賜佛照禪師語（釋迦佛入山）〉、〈賜佛照禪詩頌（床頭一拂子）〉目前亦與東福寺其他文物一同寄存京都國立博物館，其中〈賜佛照禪師語（釋迦佛入山）〉未見圖版發表。

¹¹⁶ 圖版見王亦旻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4·宋》（北京：故宮博物院，2012），頁 230。

¹¹⁷ 「……感極涕零，糜殞莫報。謹以至畫刻之琬琰，非惟昭示子孫，增輝鄉國，抑使中外臣子，咸知聖德光大，優遇無能，為之老尚如此，孰不願忠厲節以稱九重任使之意？此臣所為仰答隆私，庶幾萬一焉。」錄文參考（清）陳榮仁輯，《閩中金石略》，民國菽莊叢書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17 冊，卷 9，頁 7a-9b（總頁 12996-12997）。

關於孝宗大字御書碑的風格來源，塚本氏徵引范成大說法，認為是來自〈神禹碑〉（又有〈岫嶺碑〉、〈禹王碑〉等異稱）¹¹⁸ 一類高古、不見明確起收筆筆法、且具有雄渾筆勢的書風，可視為不同於北宋皇帝飛白書或顏真卿大字的新體。¹¹⁹ 不過，就范成大所得御書「石湖」（1188，圖 1-27，江蘇吳縣）二字而言，范成大跋文似有過譽之嫌。¹²⁰ 以孝宗賜予名將韓世忠神道碑額「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1176，圖 1-28，江蘇吳縣）為例，筆者認為孝宗大字榜書仍有高宗之風，尤其是「定」字，而「之」字開張體勢又有些許黃庭堅因素，筆畫皆有左傾態勢，比高宗書〈大成之殿〉顯得更為矯健，且孝宗書普遍來說也較有動勢，其中又以〈太白名山〉為最，堪稱是孝宗有別於高宗的特色。¹²¹

宋光宗趙惇（1147-1200，1189-1194 在位）書法，學者多缺而不論，目前僅朱惠良根據《玉海》、《寶真齋法書贊》等書指出光宗書法應有相當數量及造詣，惜未見書跡流傳。¹²² 上海靜安寺藏〈雲漢昭回之閣〉碑（1183，圖 1-29），乃光宗太子時期為錢良臣（?-1189）所書，¹²³ 除「閣」字「門」部左右豎畫稍有弧度外，其餘字跡多較平實，無甚奇態。¹²⁴

¹¹⁸ 此石據傳原刻於湖南衡山岫嶺峰，南宋嘉定五年（1212）何致（生卒年不詳）曾重刻於雲麓峰，但真偽聚訟紛紛。明清以來各地又出現多種翻刻。見劉剛主編；浯溪文物管理處編，《湖湘碑刻》（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頁 24-28。

¹¹⁹ 塚本鷹充，〈宋代皇帝御書の機能と社会：孝宗「太白名山碑」（東福寺藏）をめぐって〉，頁 15。

¹²⁰ 「書石湖二字賜成大，成大跋云：『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又跋云：『跳龍臥虎之勢，漏屋畫沙之迹，皆神動天隨，沕穆無間。譬猶叶氣網緼，蒸為雲漢；輝光所麗，自成文章。非復世間筆墨畦逕所能擬議。』（宋）王應麟，《玉海》（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揚州：廣陵書社，2003），卷 34，頁 30b（總頁 649）。

¹²¹ 高宗雖然不乏類似御書神道碑的記載，如紹興四年（1134）賜韓忠彥（1038-1109）神道碑額「世濟厚德之碑」、紹興二十五年（1155）賜秦檜（1091-1155）神道碑額「決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但均已不傳。相關御書或神道碑整理見塚本鷹充，〈宋代皇帝御書の機能と社会：孝宗「太白名山碑」（東福寺藏）をめぐって〉，頁 29；榎並岳史，〈宋代神道碑目錄〉，頁 35-36。

¹²² 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頁 33-35。

¹²³ 「光宗即位，下求言之詔……上在春宮，又書雲漢昭回之閣以賜之。」（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 275 冊），卷 18，14b-15b（總頁 133-134）；〈題靜安寺雲漢昭回之閣有引〉：「閣本光宗皇帝在潛邸時，書賜安撫使錢良臣，後閣廢，子孫捨石刻置寺閣。曇、琛二上人徵題詩云……。」（元）王逢，《梧溪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元至正明洪武間刻景泰七年陳敏政重修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卷 1，頁 38b。

¹²⁴ 傅圖收藏有此拓（編號 06218），題名為「南宋皇太子書雲漢昭回之閣六大字」。但線上目錄稱「皇太子即孝宗」並將之訂為宋孝宗書，實誤。

宋寧宗趙擴（1168-1224，1194-1224 在位）書跡不多，賜吳挺（1137-1193）神道碑額「世功保蜀忠德之碑」（1203，圖 1- 30，甘肅成縣）明顯取法高宗，惟謹慎有餘而筆力不足。寧宗另有賜史浩（1106-1194）神道碑額「純誠厚德元老之碑」，惜已殘損大半。¹²⁵

孝宗朝奉敕書碑者有周必大（1126-1204）、樓鑰（1137-1213）等人，皆為宋史知名人物。周必大曾奉敕書〈韓世忠神道碑〉（1176，圖 1- 31，江蘇吳縣），此碑又有孝宗御書碑額，等級甚高。但平心而論，周必大書法並不突出（圖 1- 32），只有同奉敕撰寫韓世忠神道碑碑文的趙雄（1129-1193）拙劣書法並列時才相形見绌。學者認為其書主要取法歐字，¹²⁶ 筆者認為在歐體瘦削結字之外，高宗肥厚的撇捺亦有深刻影響，尤其墨跡更為明顯（圖 1- 33）。周必大過世後，寧宗御書神道碑額「忠文耆德之碑」，碑文為樓鑰（1137-1213）奉敕撰，章良能（?-1214）奉敕書，惟今日已不傳。

樓鑰，四明人（今浙江寧波），元末明初陶宗儀（1316-1403）撰《書史會要》云樓氏「善大字。高宗時太學成，奉敕書扁。」¹²⁷ 不過，陶宗儀距離樓氏歿後超過百年，記載未必可靠。樓鑰為孝宗隆興元年（1163）進士，高宗時尚未登第，奉敕書額年代應有誤記。湖南邵陽尚存樓鑰書「碧玉簪」大字，¹²⁸ 似乎未見特異之處。樓鑰所書碑銘有史浩撰、樓鑰書并題額〈廣壽慧雲禪寺記〉（1190，1262 重刻，圖 1- 35，浙江杭州）以及〈重建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1203，圖 1- 36-a，浙江餘杭）今日仍可見到拓本。〈廣壽慧雲禪寺記〉原碑毀於紹定年間（1228-1234），其後蜀人許居士（生卒年不詳）捐資重新勒石，並邀當初請建廣壽慧雲禪寺的張鎡（1153-1235）之孫張樾（生卒年不詳）作跋以記。¹²⁹ 此碑與樓鑰傳世行楷墨跡〈題徐鉉篆書帖〉（1190、1210，圖 1- 37）頗有相通之處（圖 1- 38），皆受蘇黃與顏體行書浸染，惟重摹時難免點畫失真。〈重建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全文收於樓鑰《攻媿集》，碑陽有孝宗御書賜額「徑山興聖萬壽禪

¹²⁵ 圖版見楊古城、龔國榮，《南宋石雕》（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頁 22。

¹²⁶ 趙雄、周必大書法討論參見馮幼衡，〈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故宮學術季刊》，17 卷 2 期（1999），頁 93-94、97-98。

¹²⁷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3 冊，卷 6，頁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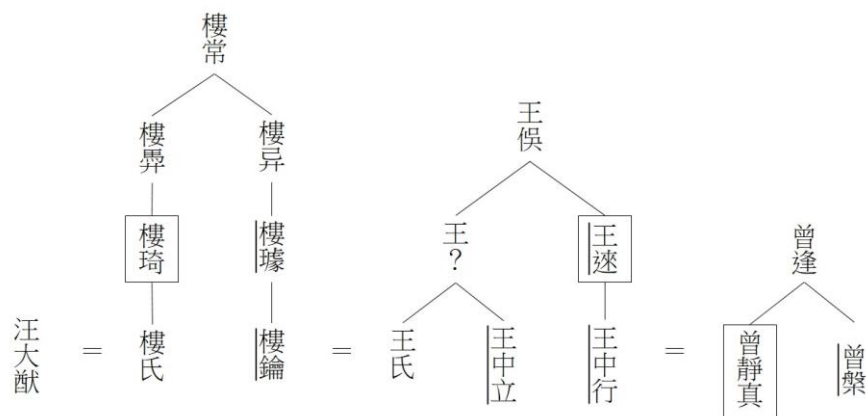
¹²⁸ 圖版見劉剛主編；浯溪文物管理處編，《湖湘碑刻》，頁 104。

¹²⁹ 張樾跋文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 354 冊，頁 372。

寺」，¹³⁰ 碑陰則有不少字跡殘損，書者未詳。根據清人著錄及其局部風格（圖 1-36-b），¹³¹ 筆者認為〈重建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係樓鑰書并題額，比重刻過的〈廣壽慧雲禪寺記〉更為精彩。此碑削弱了墨跡裡頭明顯可見的粗細對比，線條粗細趨向一致。書法整飭，堪稱是現存樓鑰書跡當中最為用心之作。樓氏曾寓目多種蘭亭，對二王亦頗為關注，¹³² 但其書法卻見不到太多二王影響，至多略有鍾王楷書因素，¹³³ 唐人因素也不易窺見，更多的仍是宋人自成一格的行楷書。

寧宗朝有樓鑰奉敕撰史浩神道碑，惜碑刻殘缺、無法得知書者名姓。此外奉敕書家尚有章良能及陳宗召（活動於十二世紀後期）。章良能奉敕書周必大神道碑今日已無法得見，而高文虎（1134-1212）奉敕撰、陳宗召奉敕書〈吳挺神道碑〉（1203，圖 1-34）原石仍存甘肅成縣。¹³⁴ 此碑碑陽為寧宗御書，碑陰陳宗

表3 四明樓氏暨相關家族碑銘關係簡表



※姓名旁劃線表示有書跡傳世，方框代表本人墓誌出土。

召奉敕書源自黃庭堅小行書，印證了黃庭堅自言

「余書不足學，學者輒筆悞無勁氣」。¹³⁵ 書法同樣來自黃庭堅的還有樓鑰之父樓瑤（?-1182）〈薛衡州妻令人王氏墓銘〉

（1169，圖 1-39，浙江寧波），書法並不突出。若綜觀樓氏家族（關係圖見

¹³⁰ 相關記載見（宋）潛說友撰，《〔咸淳〕臨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4冊，頁4425。筆者未見碑陽孝宗御書拓片，僅網路上可見零星照片。

¹³¹ 孫星衍記「樓鑰撰并正書」（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9，頁24a（總頁19994）。

¹³² 關於樓鑰所見法書，參見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8卷3期（2011年春），頁46-48；黃寬重，〈以藝會友：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卷1期（2011），頁77-78、80-82。

¹³³ 樓鑰所見晉人小楷有王羲之〈樂毅論〉、〈東方畫贊〉、〈黃庭經〉，王獻之〈洛神賦〉，鍾繇〈力命表〉、〈墓田丙舍帖〉。見（宋）樓鑰，《攻媿集》，收入《全宋文》，第264冊，頁159、197，〈跋王順伯所藏二帖〉、〈跋施武子所藏諸帖〉。關於鍾王小楷在宋代的面貌，見盧慧紋，〈唐至宋的六朝書史觀之變：以王羲之〈樂毅論〉在宋代的摹刻及變貌為例〉，《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2014），頁1-56。

¹³⁴ 樊軍，〈南宋「吳挺碑」碑文校注〉，《華岡文科學報》，19期（1993.7），頁85-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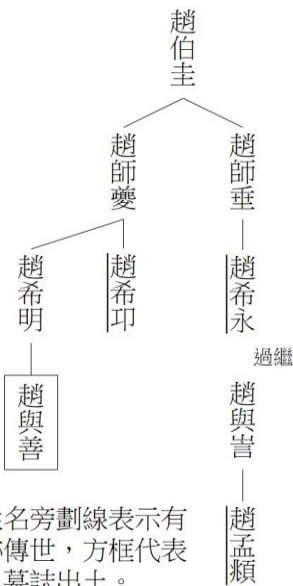
¹³⁵ 見黃庭堅〈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墨跡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表3) 各人碑誌書法(圖 1-17、圖 1-39、圖 1-35、圖 1-36)，彼此之間並無明顯相通的書學淵源。

刻於樓鑰書〈廣壽慧雲禪寺記〉碑陰之〈捨宅誓願疏文〉(1187; 1262 重刻, 圖 1-40, 浙江杭州), 撰書者是捨宅興建廣壽慧雲禪寺的張鎡。張氏為南渡將領張俊(1086-1154)曾孫, 祖籍成紀(今甘肅天水), 後寓居臨安, 其書碑風格源自米芾。柯昌泗曾指出像金代王庭筠(1151-1202)一樣用米芾行書來寫碑的例子在南宋並不常見,¹³⁶ 大體而言確實如此。

唐人風格：歐、顏

表4 趙希永、希印關係簡表



趙孟頫家鄉湖州地區目前幾乎未見南宋石刻, 近年出土〈莊氏墓誌〉(1212, 圖 1-41)及〈趙與善壙誌〉(1217, 圖 1-42),¹³⁷ 為瞭解當地墓誌書法提供一些難得的例證。前者由趙希永(生卒年不詳)書丹, 後者是趙希印(生卒年不詳)所書。兩人皆為孝宗胞兄秀王趙伯圭(生卒年不詳)之孫, 親戚關係見表 4。其中趙希永早卒無子, 香火由來自蘭溪(近浙江金華)的趙與善(1213-1265)承繼, 趙與善七子即為趙孟頫。換句話說, 趙希永是趙孟頫族譜上的祖父, 兩人並無直接的血緣關係。¹³⁸ 趙希永書法除了學高宗之外,¹³⁹ 還有受到米芾影響, 如「祀」字特別明顯。而趙希印卻完全是學顏真卿楷書, 路數迥然不同。

因高宗駐蹕而升級改地名的紹興府鄰近首都臨安, 是愛國詩人陸游(1125-1210)家鄉。陸游留下碑銘不多, 也幾乎不在紹興境內, 如〈焦山題名〉(1164、1165, 圖 1-43, 江蘇鎮江)、〈定林寺題名〉(1165, 圖

¹³⁶ 「宋南渡以後, 風行米書。然碑版仍重唐人楷體, 求如王黃華以行書米法寫碑者, 尚不多見。」(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 《語石: 語石異同評》, 頁 466。

¹³⁷ 應征主編, 《鐫石印痕: 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北京: 中國書店, 2013), 頁 32-35。

¹³⁸ 趙孟頫家世見李鑄晉, 〈趙孟頫的世系〉, 收入同氏著, 《鵲華秋色: 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臺北: 石頭出版社, 2004), 頁 9-21。(原載於《故宮季刊》, 16 卷 2 期, 1981。)

¹³⁹ 陳興吾, 〈從莊氏墓誌看趙孟頫家學淵源〉, 《文物天地》, 2007 年第 10 期, 26-27。按: 文中徵引趙孟頫書〈衛淑媛墓誌〉(圖 4-18)事實上早在刻入三希堂帖後便被指出應係趙孟頫從孫趙肅所書。

1-45，江蘇江寧），二刻均以顏書為主體，其中〈焦山題名〉末兩行為隔年所書，「刻」字頗似黃庭堅行書。〈定林寺題名〉裡頭「定」字又接近米芾寫法，而這倒是和陸游父親陸宰（1088-1148，字元鈞）大字法乳米芾大行書取向一致。¹⁴⁰ 陸游晚年所書〈重修智者廣福禪寺〉（1203，圖 1-46，浙江金華）字跡不大，¹⁴¹ 碑陰刻有陸游寫給立石人智者禪師（生卒年不詳）的信札八封，¹⁴² 猶如刻帖一般。而陸游的同鄉還曾將其手札、詩文刻於桂林象鼻山水月洞（1197，圖 1-44），¹⁴³ 足見碑帖交融之一斑。

紹興府、慶元府境內的餘姚、慈溪地區近來出土不少書法可觀的墓誌，像〈王宰墓誌銘〉（1165，圖 1-47，浙江慈溪）近師蔡襄（圖 1-48），遠法褚遂良等唐代書家，書者王速（1118-1178）原籍宛丘（今河南淮陽），南渡後遷居浙江姚江（今餘姚）。¹⁴⁴ 墓誌銘云其：「字畫必師鍾繇、王氏父子，然後及其餘。」¹⁴⁵ 但王速書〈王宰墓誌銘〉未見鍾王影響，可能是書體差異的緣故。王速本人的墓誌亦有出土（親戚關係見表 3），為獨子王中行（1158-1210）撰并書（1178，圖 1-49，浙江餘姚），墓誌銘則是親家曾逢（生卒年不詳）撰、姪子王中立（生卒年不詳）書。不同於父執輩王速，王中行、王中立書法皆以歐體為主，但略顯瘦弱。曾逢之子曾槃（生卒年不詳）書〈紹興府新置二莊記〉（1215，圖 1-50，浙江紹興）結體亦法歐書，但轉折多採顏體筆法，形成筋骨剛健的風格。

撰寫《吳郡志》（即平江府地方志）的本地人范成大（1126-1193）屬於南宋中期書法名家之一，范氏除了留下〈贈佛照禪師詩碑〉（1181，浙江徑山）一類的行書碑之外，也有像〈三高祠記〉（1179，圖 1-51，江蘇吳縣）脫胎自蔡襄法

¹⁴⁰ 安徽浮山現存「陸子巖」三大字，款署「山陰陸元鈞書」，據傳刻於宣和年間（1119-1125），圖版見安徽省文物局編，《安徽摩崖石刻精粹》（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1），頁 5。

¹⁴¹ 原碑現存金華侍王府西院廊廡，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116-117。

¹⁴² 其中最後一封提到「…石工亦甚佳。小簡尤不足傳，讀之赧然。」可知陸游尺牘上石與刻碑同時，非後人所為。信札文字見孔凡禮，《陸游佚著輯存》，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五冊附錄，頁 2535-2538。

¹⁴³ 陸游詩札後有會稽杜思恭跋文敘明刻石緣起，錄文見杜海軍輯校，《桂林石刻總集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62-263。

¹⁴⁴ 胡迪軍，〈解讀南宋《王宰墓誌》〉。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86f93e01011jue.html。（檢索日期：2014/6/18）

¹⁴⁵ 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頁 196。

顏的大楷書（圖 1-52）的碑銘。平江府內尚有不少外地人所書碑刻，如出身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的周必大書法已如前文所述略有歐字影響，這點和《皇宋書錄》（1242年序）記載清江人（今江西樟樹）揚無咎（1097-1171）「學率更，小變其體，江西碑碣多其所書。」¹⁴⁶ 是否有關聯，無法確知。而江西上饒洪邁（1123-1202）〈平江府學御書閣碑〉（1189，圖 1-53，江蘇吳縣）又有不同表現，其書接近小楷墨跡（圖 1-54），可以見到明顯的顏體風格，¹⁴⁷ 結字略受蘇軾影響，筆畫厚實。

理學大師朱熹（1130-1200）一般也被認為是南宋中期名家之一，其傳世碑刻清一色位於朱熹家鄉福建境內，即〈劉子羽神道碑〉（1179，圖 1-55，福建建甌）、〈崇安縣學田記〉（1184，圖 1-56，福建建寧）、〈黃中美神道碑〉（1188，圖 1-58，福建邵武），風格基本上以顏體行書為要。清代葉昌熾認為朱熹碑刻出於歐陽脩，聊備一說。另一方面，朱熹在各地留下的大字題名、榜書儘管有顏真卿影響，卻和小字風格不盡相同，如〈鼓山石門題名〉（1187，圖 1-57，福建福州），風格相通的墨跡〈朱子書易繫辭冊〉也未獲所有學者認同。¹⁴⁸ 然而，〈鼓山石門題名〉符合朱熹當時行跡，¹⁴⁹ 而且開禧二年（1206）陳宓（1171-1230）、真德秀（1178-1235）、留元剛（1179-？）等人已在鼓山見過朱熹刻石，¹⁵⁰ 縱使其他大字無法排除各地輾轉重刻的可能性，卻可以印證朱熹大字風格並不像岳飛（1103-1142）名下「還我河山」一類的字跡純屬明清人向壁虛構，¹⁵¹ 應有可靠根源。稍晚的留筠（生卒年不詳）在湖南浯溪留下的題詩（1217，圖 1-60）亦採取相通的奇峭風格，顯示朱熹這類大字在南宋並非孤例。留筠出身泉州清源留氏家族（見表 5），父親留正（1129-1206）曾與朱熹相來往，留筠書法

¹⁴⁶ （宋）董史，《皇宋書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2 冊，頁 643。

¹⁴⁷ 馮幼衡，〈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頁 81-82。

¹⁴⁸ 方愛龍持保留態度，僅提示此作與小字手稿十分不同，「但與各地傳刻紛紛的一些朱熹大字榜書卻有相通之處。」見《南宋書法史》，頁 177。持正面態度的看法參見朱惠良，〈朱子書法新探：書易繫辭〉，《故宮文物月刊》，337 期（2011.4），頁 3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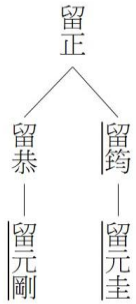
¹⁴⁹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858-859。

¹⁵⁰ 「莆陽陳宓師復、建安謝汲古深道、黃應西統之、真德秀景元、清源留元剛茂潛，以開禧五月三日同遊鼓山靈源洞，誦浚儀相國之詩，觀晦菴先生遺墨。慨然感興，一酌而歸。正書刻靈源洞。」（清）馮登府輯，《閩中金石志》，民國吳興希古樓劉氏刊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17 冊，卷 10，頁 2b（總頁 12784）。

¹⁵¹ 明清人偽作岳飛書跡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71-76；莊珮柔，〈岳飛形象與岳飛書法在明代的發展及轉變〉，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受到朱熹影響確實不無可能。留筠之子留元圭（生卒年不詳）書〈留筠等題名〉（1218，圖 1-59，湖南衡山）不同於乃父的變體，而是以純正顏體題刻。無獨有偶地，留元圭堂兄弟留元剛書法亦回歸端整的顏真卿楷書（圖 1-61，圖 1-62），並在嘉定八年（1215）於浙江永嘉地方官任上刊刻南宋唯一一部顏真卿專帖——《忠義堂帖》，¹⁵² 可見家學淵源影響之深。另外，在《忠義堂帖》刊刻之

表5 清源留氏家族簡表



前還有刻顏真卿行書的碑刻（1199，圖 1-63，江蘇溧水），¹⁵³ 此碑上載為顏真卿行書〈送劉太冲敘〉及邑人秦堦（生卒年不詳）書「顏魯公敘」大字題額，下為宣城戴授（生卒年不詳）跋文，敘述〈送劉太冲敘〉帖文考證內容及李兼（?-1207）以家藏上石等事。此碑相關人物地域背景都在南京與安徽一帶，初步看來似乎和留元剛刻《忠義堂帖》沒有交集，它從另一方面見證了顏真卿行書在南宋的刊刻情形。

原籍歷陽烏江（今安徽和縣）、生於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的張孝祥（1132-1169）雖英年早逝，卻是南宋中期書法名家之一。張氏書法在「法顏字」之外，據傳也曾受前輩指導學李邕書。¹⁵⁴ 其二十八歲時所書〈宏智禪師妙光塔銘〉（1159，圖 1-64，浙江寧波）結字瘦挺，點畫則融合顏真卿、米芾甚或褚遂良筆法。

其他

近來出土浙江龍泉何氏家族墓誌多採米法，¹⁵⁵ 提供了學米碑銘的新面相。尤其何氏家族中心人物何澹（1146-1219）所書〈應星樓記〉（1207，圖 1-65，浙江

¹⁵² 相關研究見莊子薇，〈從《忠義堂帖》看顏真卿於南宋之形象〉，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¹⁵³ 著錄見（宋）馬光祖修；（宋）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2冊，卷33，頁14b（總頁1890）。

¹⁵⁴ 「劉季高峯，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安國時為師，還往甚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季高，季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欲北面書法。』季高不辭讓，著道服而出，安國則令人扶季高，納再拜者再。季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云，季高答曰云云，大意令安國學李邕書。」此說源出於楊萬里（1127-1206）《誠齋集》記載，轉引自《書林紀事》，卷2，頁63a。

¹⁵⁵ 圖版見鄭嘉勵、梁曉華編，《麗水宋元墓誌集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頁14-15、19-20、24-25、48-50。何氏家族參鄧小南，〈何澹與南宋龍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頁113-130。

麗水)不只有米芾筆法，更出現南朝碑刻作風(圖 1-66)，甚至何澹本人壙誌(1221，圖 1-67，浙江麗水)亦有這種左右撇捺開張、今日大致上被歸納為「魏碑」的特色，顯示南宋碑銘取法並不限於傳統的北宋或唐楷。

來自浙江餘姚的孫應時(1154-1206)現存三方碑石皆立於蘇州地區：〈平江府新建廣惠行祠記〉(1198，江蘇吳縣)、〈重脩長洲縣主簿廳記〉(1200，圖 1-68，江蘇長洲)、〈范氏義莊題名〉(1200，江蘇吳縣)，¹⁵⁶頗有蘭亭(圖 1-69)之風，在普遍以唐楷或北宋行楷為風尚的南宋碑銘當中顯得格外不同，惜筆力偏弱。

整體觀察資料較前期豐富許多的南宋中期碑銘，可以見到地域傳統、家學淵源在區域交流及世代傳承的影響下產生複雜的樣貌，無論哪一條線索都不易直接概括敘述。學者根據宋版書(現存多為南宋)字體歸納出來的區域風格是「兩浙地區崇尚歐體，福建地區兼具顏柳，四川多用顏體。中心之外的江淮湖廣則受上述三地之影響，除了江西地區具有顏體意韻外，大多地區自我風格不顯。」¹⁵⁷放在碑銘來看，福建地區至少從蔡襄以來學顏的傳統，是較為清楚的地域特色；但所謂「兩浙崇歐」的風氣卻不是那麼絕對，除了雜揉其他唐人外，更有可能兼學宋人或更早的魏晉、南朝書法，取法相當多元。其餘地區受限於材料的緣故，難以進一步做說明。若就家族來看，米芾後代直到曾孫米巨容(約十二世紀後半至十三世紀中)仍籠罩在米芾影響之下，¹⁵⁸本文所述家族如姚江王氏、清源留氏同輩兄弟皆同時學顏或學歐，龍泉何氏家族墓誌也有一致的傾向。不過，趙希永、趙希卬書法卻是南轅北轍，四明樓氏裏頭樓璩、樓鑰父子碑銘也大不相同，顯示南宋人在積極承接前人之外，亦不乏追求新變的因子，同時也有倒退的可能性，如留元剛、留元圭一代較前輩趨向保守的書風選擇。

¹⁵⁶ 以上三碑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4，頁 20-23。

¹⁵⁷ 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博士論文，2012，頁 88。

¹⁵⁸ 相關研究見劉冠宏，〈典守寶晉遺緒：《松桂堂帖》與南宋米氏家族〉，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最後，關於南宋碑銘多元的面貌，筆者以為南宋中期以降特別發達的刻帖在當中亦扮演了相當的角色。南宋刻帖內容並不僅止於蘇黃米，北宋蔡襄、歐陽脩、韓琦（1008-1075），乃至於當朝的張浚（1097-1164）、朱熹、張孝祥、張栻（1133-1180）俱有個人彙帖。¹⁵⁹ 孫應時碑銘學習蘭亭的作法，和南宋人對蘭亭之熱衷必然有所關聯。姜夔（約 1155-約 1221）《蘭亭考》是南宋中期考證蘭亭刻本的重要著作，趙孟頫亦曾以小楷抄寫一卷。¹⁶⁰ 南宋晚期甚至出現甚至收藏百本蘭亭的丞相游似（?-1252），¹⁶¹ 足見蘭亭風潮的狂熱程度。總而言之，各式各樣刻帖反映了南宋人對本朝文物的愛護，同時還能見到南宋學書典範之多元，非同時期的金代或更早的北宋可以匹敵。

第三節 南宋晚期（1225-1279）

西元一二三四年（金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朝滅亡，該年前後已出現署有蒙古人「大朝」國號的碑銘，¹⁶² 此後直到 1279 年崖山海戰、南宋正式宣告亡國這定期

表 6 南宋晚期石刻種類分布

種類 地區	碑記	墓誌	題名	雜刻	總計
浙江	14	78	6	7	105
江蘇	11	14	22	18	65
廣西	4	0	32	5	41
湖南	2	0	43	3	48
江西	2	3	18	0	23
廣東	2	0	8	1	11
安徽	1	0	8	4	13
福建	0	6	25	3	34
四川	0	4	11	2	17
陝西	0	0	3	0	3
甘肅	0	0	0	0	0
湖北	0	0	0	0	0
雲南	0	0	0	0	0
海南	0	0	0	0	0
不明	0	2	8	0	10
總計	36	107	184	43	370

¹⁵⁹ 關於南宋刻帖蓬勃發展的情形，見莫家良，〈南宋刻帖文化管窺〉，收入游學華、陳娟安編，《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頁 69-76；南宋叢帖列表見方愛龍，〈南宋時代的叢帖及帖學研究〉，收入孫曉雲、薛龍春編，《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296-314。

¹⁶⁰ 南宋「蘭亭學」討論參見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00-322。趙孟頫〈禊帖源流卷〉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¹⁶¹ 王連起，〈《蘭亭序》重要傳本簡說〉，《紫禁城》，2011 年第 9 期，76-115。

¹⁶² 在採用「大元」之前，蒙古人曾有「大蒙古國」、「大朝」兩種漢文國號，用於對應其蒙文國號“Yeke Mongghol Ulus”，如北京房山〈行懿禪師功德碑〉紀年「大朝癸巳」（1233），河北定興〈張柔孝思碑〉（1235）署「大朝」。蕭啟慶，〈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兼論蒙元國號的演變〉，收入同氏著，《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1994），頁 23-48。（原載《漢學研究》，第 3 卷第 1 期（1985），頁 23-40。）

間，北方的蒙元碑銘約已累積超過百通，¹⁶³ 風格多沿襲金代以來的顏真卿傳統。

164



張即之

張即之（1186-1266）堪稱是南宋碑銘書法當中唯一能以個人之力帶動風潮的書家，其書已多有研究，¹⁶⁵ 他生於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碑銘具有明確的地緣關係，例如張即之傳世兩件碑銘草稿墨跡〈汪氏報本庵記〉與〈李衍墓誌銘〉（1245，圖 1-70），前者涉及四明樓氏及汪氏兩大家族；後者誌主李衍（1187-1244）係名臣李光曾孫，地處上虞。現存張即之書碑拓僅有〈逸老堂記〉（1259，圖 1-71，浙江寧波），但學習張即之行楷的碑誌至少有〈重建陽山西白龍母廟記〉（1253，圖 1-72，江蘇蘇州）、〈王琮母潘氏壙誌〉（1254，浙江麗水）、〈陳之常壙誌〉（1256，圖 1-73，浙江麗水），¹⁶⁶ 以及寧波境內出土神似張即之書的〈王友度墓誌〉（1256），¹⁶⁷ 四明史氏相關墓誌如〈史堯卿墓誌銘〉（1265）、〈程公墓誌銘〉（1268）、〈史巖之墓誌〉（1270）亦可見張即之影響，¹⁶⁸ 其書可謂風靡江浙地區。

歐體及「復古」啓蒙

宋理宗趙昀（本名趙與莒，1205-1264，1224-1264 在位）書法被認為在南宋帝王中較具個人特色。朱惠良評其「用筆好取方折姿態，瘦長勁挺之結體，似由歐

¹⁶³ 此為筆者統計數字。

¹⁶⁴ 參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117-133；黃緯中，〈金元之際書家敘略〉，收入《尚古與尚態：元明書法研究論集》（臺北：萬卷樓，2013），頁 1-31。

¹⁶⁵ 傅申，〈張即之和他的中楷〉，收入同氏著，《書史與書蹟》（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上冊，頁 109-162（原載於《故宮季刊》，10 卷 4 期，1976 年。）；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11-231。

¹⁶⁶ 圖版見鄭嘉勵、梁曉華編，《麗水宋元墓誌集錄》，頁 86-89。

¹⁶⁷ 胡迪軍於新浪博客上發表〈南宋《王友度墓誌》與張即之書風〉一文披露拓片，並將此誌書法與張即之 1255 年書〈佛遺教經〉做剪字比較，認為王友度墓誌可能便是張即之所書。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86f93e0100z1tv.html。（檢索日期：2014/6/18）

¹⁶⁸ 圖版見馬兆祥主編，《碑銘擷英：鄞州碑碣精品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頁 51、52；〈史巖之墓誌〉是 2010 年因當地修橋工程發現，有零星照片發佈在網路上。新浪博客，〈南宋史巖之墓誌銘〉，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6d4dfe0100msz6.html。（檢索日期：2014/6/18）

褚而來，而楷書中部分筆法又參用顏體，與高宗以來，一脈相傳取法二王智永之書風大異其趣。」¹⁶⁹ 方愛龍則認為其楷書可能是受到當時張即之書風的影響。¹⁷⁰ 筆者認為，就理宗成長於民間、受四明史氏的權相史彌遠（1164-1233）擁立而入繼大統的特殊背景而言，¹⁷¹ 其書法有別於南宋帝王的高宗「家學」，或是接近同樣來自寧波的張即之，顯然都是合情合理之事。理宗約淳熙元年（1241）所書道統十三贊（圖 1-74-a）方拙結體和史彌遠記〈黎妙冲壙記〉（1228，圖 1-76，浙江寧波）有幾分相似，用筆則接近理宗胞弟趙與芮（1207-1287）負責填諱之〈李熙壙誌〉（1237，圖 1-75，浙江德清），顯示理宗書法應當與早年在家鄉所受薰陶較有關聯。杭州孔廟收藏淳祐元年（1241）理宗御製書道統贊刻石（圖 1-78）與墨跡（圖 1-74-b）如出一人之手，¹⁷² 惟大字更趨平直、端正，可知理宗榜書如「府學」（1253，圖 1-77，浙江紹興）、敕賜壽國寧親禪寺額（1257，浙江寧波）等大字確是御筆。¹⁷³ 不過，十多方道統贊刻石中，有些接近「府學」榜書，其餘則較有行意，風格不一，是否有補刻或後書情形，尚待未來研究。

《語石》記載趙孟頫父親趙與峕（1213-1265）曾書〈重修至德廟記〉（1253，江蘇吳縣），¹⁷⁴ 但未見拓片流傳。另有和陸德輿（生卒年不詳，崇德人，今屬浙江嘉興）、趙與鷹（生卒年不詳，與峕兄）遊杭州靈隱山龍泓洞留下題名（1248，圖 1-79），此書除「德」結體像歐陽詢之外，風格頗似褚遂良名作〈雁塔聖教序〉（653，圖 1-80）。以宗室為中心觀察相關碑誌，前文提及皇弟趙與芮填諱〈李熙壙誌〉（1237，圖 1-75，浙江德清）不確定書者為何人，¹⁷⁵ 其書沒有明確師承，倒是和當時流通各地、兼具顏柳的建本刻書字體有些類似

¹⁶⁹ 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頁 39-41。

¹⁷⁰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5。

¹⁷¹ 方震華，〈轉機的錯失：南宋理宗即位與政局的紛擾〉，《臺大歷史學報》，53 期（2014.6），頁 1-35。

¹⁷² 原有道統十三贊加上序文分刻三石，共十六石。現缺伏羲、禹兩石，文王刻石有重複（多一方為清人重刻），今存十五石。見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頁 70。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馬麟（約 1180-1256 後）繪像，現僅存伏羲、堯、禹、湯、武王五軸，圖上理宗楷書贊文堪與刻石參看，介紹見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頁 39。

¹⁷³ 敕賜壽國寧親禪寺額圖版見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頁 297。

¹⁷⁴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 8，頁 475；（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 9，頁 39b（總頁 20002）。

¹⁷⁵ 誌主李熙（1205-1237）的姊妹分別嫁給趙與芮及趙與峕，但趙孟頫生母並非李氏，而是另有其人。陶淵旻，〈《宋故萬一直閣李君壙誌》考〉，《東南文化》，2013 年第 5 期，頁 92-95。

(圖 1-81)。¹⁷⁶〈趙希谷墓誌〉(1231, 圖 1-82, 浙江寧波)兼學歐、虞,但稍顯呆板;趙崇燾(生卒年不詳)書〈嘉定縣學重修大成殿記〉(1266, 圖 1-83, 上海嘉定)頗有行意,惟筆力偏弱且部分結字不甚穩當;家居湖州的趙與憲(1179-1260)書〈觀德碑〉(1256, 圖 1-84, 江蘇蘇州)和另一位宗室子弟趙與灑(生卒年不詳)〈周氏墓誌銘〉(1270, 圖 1-85, 江蘇常熟)皆取法顏真卿,尤其特別接近紹興壬戌(1142)在四川重刻的〈干祿字書碑〉(圖 1-86),¹⁷⁷不過趙與灑書法離雄強的顏體已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張即之以外,維持傳統風格取向的碑銘依舊盛行,如前述宗室碑誌仍不脫顏、歐等唐人風格,浙江奉化還出現集顏真卿書〈重建勝因院碑〉,此碑約建於寶祐年間(1253-1258),由淳祐十年(1250)庚戌科狀元方逢辰(1221-1291,淳安人,今屬浙江杭州)題額,惜已發表圖版僅有局部且模糊不清,¹⁷⁸難以討論。另外,歐體也延續至本期,包括理學家王遂(1182-1248,金壇人,今屬江蘇常州)〈嘉定縣重修縣學碑〉(1244,上海嘉定)、¹⁷⁹佚名書〈紹興府建小學田記〉(1262,圖 1-87,浙江紹興)、¹⁸⁰名士王應麟(1223-1296,慶元府鄞縣人,今浙江寧波)〈光孝寺六祖大鑿禪師殿記〉(1269,圖 1-88,廣東廣州)均有歐字氣息,¹⁸¹只是略顯疲弱。南宋末年學歐的風氣學者已多有敘述,本文不再重複。¹⁸²

關於張即之與宋元書法的大致發展,虞集有一段時常被徵引的記載:

……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張孝祥),至於即之之惡

¹⁷⁶ 「建本」(福建刻本)楷書討論見劉元堂,〈宋代版刻書法研究〉,頁 75-81。

¹⁷⁷ 此碑係大曆九年(774)原刻於湖州,現存以宋代重刻本為最早。施安昌,〈關於《干祿字書》及其刻本〉,《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頁 68-73。

¹⁷⁸ 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頁 298-299。

¹⁷⁹ 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嘉定博物館編,《嘉定碑刻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93-197。

¹⁸⁰ 此碑書丹者姓名雖佚,但篆額者為南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狀元留夢炎(1219-1295),推測書丹者應當也是文士。

¹⁸¹ 袁桷《〔延祐〕四明志》記錄王應麟曾撰并書多通碑銘,轉引自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54。

¹⁸² Peter C. Sturman, "Sung Loyalist Calligraph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Yuan Dynasty," pp.76-78;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252-254。

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刻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歐陽詢）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¹⁸³

此段文字簡述北宋以後書法史的大致發展，如南方多學米芾，以至於張孝祥及其侄張即之之險怪。北方金朝亦有擅長米芾風格者，指的應當便是被訛傳為米芾之甥的王庭筠。虞集（1272-1348）所言切中肯綮，但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姑且不論張孝祥、張即之書法被評為險惡至極是否允當，歐書傳統在南宋碑銘當中幾乎是未曾間斷，絕非為了糾正張即之風氣才出現的，更不是造成南宋書風纖弱的主因，比虞集稍晚的張雨（1283-1350）反而認為歐字是拯救南宋末年俗書之法。¹⁸⁴ 不過，南宋晚期的碑銘書法確實不佳，較之於南宋前期、中期皆相形見绌。宗室趙孟堅（1199-1264，字子固，海鹽人）主張由隋唐上溯魏晉，書論特地標舉歐陽詢、虞世南等名碑，¹⁸⁵ 可說是為了矯正南宋弊習所言。其同鄉（嘉興海鹽）宗室趙孟葆（生卒年不詳，1265年進士）1256年跋趙孟堅〈自書詩卷〉（上海博物館藏）則提及「予自幼習舉業之暇，嘗閱歐帖，先君惡其方拙，俾習二王書」，¹⁸⁶ 反映類似的取向。學者曾反駁趙孟堅以遺民自居而拒見趙孟頫的傳聞，指出兩家的來往主要是在趙孟頫父執輩一代。¹⁸⁷ 如此一來，趙孟頫的復古思想確實有可能是受到趙孟堅啓迪。¹⁸⁸ 趙孟堅本人雖無任何碑拓傳世，其言論對趙孟頫的指導作用卻不容忽視。而從趙孟頫以歐陽氏筆法教子、¹⁸⁹ 還有對歐陽詢的評價來看，¹⁹⁰ 趙孟頫在這部分仍舊與南宋傳統有相通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在趙孟堅

¹⁸³ （元）虞集，〈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道園學古錄》，卷十一，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163。

¹⁸⁴ 「宋季書學幾墜，蓀壁老人始用率更書為法，一洗舉子俗書之繆〔謬〕。晚居金鍾山，世罕見其蹟。」此為蘇州博物館藏墨跡。楚默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5·鮮于樞、張雨卷》（北京：榮寶齋，2000），頁271。

¹⁸⁵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381-385。

¹⁸⁶ 轉引自魏可欣，〈從尚意到復古：趙孟堅書法風格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26-29。

¹⁸⁷ 蔣天格，〈辨趙孟堅與趙孟頫之間的關係〉，《文物》，1962年第12期，頁26-31。

¹⁸⁸ 魏可欣，〈從尚意到復古：趙孟堅書法風格之研究〉，頁85-87。

¹⁸⁹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165。

¹⁹⁰ 趙孟頫〈跋化度寺碑〉：「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此為北京故宮藏墨跡。

書論當中獲得高度評價、被認為是「歐、虞之所自出」的隋代丁道護（生卒年不詳）〈啓法寺碑銘〉（603，圖 1-89，湖北襄陽），¹⁹¹ 儘管原碑早已亡佚，現存僅有一件字跡多所殘損的孤本，筆法卻成熟一如顏楷，筆者認為可能與趙孟頫早年碑銘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這部分將於第三章再行討論。

綜合而言，乍看之下蒙元興盛的碑銘似與金代較為相關，畢竟南宋碑銘整體質量確實不如金代。然而，比起金代中期以後便直接延續到元初北方的顏柳傳統，南宋碑銘取法對象顯然豐富不少，其中又隱含諸多趙孟頫碑銘學習之因素，包括褚遂良、李邕、蘭亭、南朝（相當於魏碑）等典範，再加上趙孟頫反省當時環境所提示的復古方向，可以推知趙孟頫碑銘有相當一部分是奠基於南宋的養分，剩餘還有一些成分，或許不乏和北方人（如鮮于樞）的互動以及趙孟頫本身的努力等等，這部分將於下一章再作說明。

¹⁹¹ 〈趙子固論書法〉，見（元）蘇霖，《書法鈞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2冊，卷3，頁932。

第二章 趙孟頫寫碑生涯



回顧趙孟頫可考的書碑活動，多半和公職有所聯繫，或是與地域相關。¹⁹² 前人已將之區分為不同階段，¹⁹³ 筆者則將在此基礎上，側重討論碑銘書法、區域及應酬等議題，碑銘編年等資料則見本論文附錄列表。

關於本文附錄之製作，櫻井智美、陳建志都曾表列趙孟頫碑銘，前者羅列項目包括撰書關係、時間、地點及詳細著錄，但由於多數資料是來自於僅收碑目的金石著錄，故而難免因來源不同而讓同一碑（記載名稱有別）重複出現；後者僅列名稱、紀年（年齡）、形態（拓本、文獻、稿本）、真偽關係與出處，沒有列地點，同一碑往往因不同形態（如同時有稿本與拓本）而重出，再加上其出處基本上沿用櫻井氏論文，碑目重複的問題亦同時存在。筆者所作附錄直接將《松雪齋文集》收錄碑銘獨立為附錄二，盡量考出其確切年份與地點，並列出碑文提及請託者、中介人物及誌主等資訊，有拓本傳世者另加標示。附錄一整合墨跡與拓片，除了標示立碑地點及拓本（墨跡）收藏地外，還增列書丹、撰文、篆額、立石人、刻工之署名資訊，這些官銜或題署雖然未獲前人重視，卻是能還原更精確的書寫年代以及間接推知真偽的重要資訊，而且也能排除碑刻重複的問題。附錄三主要是整理未能得見拓片或原石已佚之碑銘，拜現代電子資料庫之賜，目前所能蒐得之碑銘數字比前人多出約五十餘種，部分資料還堪與其它碑銘合觀，是一筆不小的收穫。但這部分由於僅存文字著錄，真假難辨，暫錄全以俟考。下文將借重這三份附錄蒐集之趙孟頫碑銘編年重述其寫碑生涯。

第一節 出仕之前（1286 年以前）

關於趙孟頫出仕前的記載不多，¹⁹⁴ 與碑銘相關的活動恐怕以安葬父親趙與峕最為重要，不過，其時年僅十一、二歲的趙孟頫，想來還無法在安葬父親的事情上貢獻多少。趙孟頫雖為趙宋皇室後裔，但由於趙氏先祖受賜，從此定居在距離

¹⁹² 學者曾以宋元之交文人留下的碑銘討論士人對地方事務的參與，參見森田憲司，〈第七章 碑文の撰者としての知識人〉，收入同氏著，《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4），頁 199-232。

¹⁹³ 櫻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頁 745-754。

¹⁹⁴ 早期的事蹟可見吉田良次著、吉田實編，《趙子昂：人と芸術》（東京：二玄社，1991），頁 21-46。

臨安不遠的湖州，趙與峕也下葬於此。趙與峕於南宋咸淳元年（1265）過世後十一年，亦即伯顏（Bayan，1236-1295）於1276年佔領南宋皇城臨安之時，趙與峕墓便遭到盜掘，直到至元庚辰（1280）才得以改葬。類似情況可參考同屬於宗室的〈趙希愉墓誌〉（1215，圖2-1），此墓葬於浙江麗水（元屬處州路），與趙與峕墓同樣在丙子年（1276）被盜，趙希愉（1153-1213）之孫趙孟瑾（生卒年不詳）在己卯年（1279）重新安葬祖妣時，便徑直於誌石左右兩邊加刻題記。¹⁹⁵ 1280年趙與峕墓遷葬的時候，趙孟頫時年二十七歲，他在這次的事務中扮演了何等角色無法確定，由十多年後趙孟頫又作〈先侍郎阡表〉欲將父親行誼「刻石墓下」，¹⁹⁶ 可推知趙家當時料理事宜應當未盡周全，或許就像趙孟瑾一樣加刻誌石文字而已。是以在時局穩定後，趙孟頫才尋求再次立石誌念。

《松雪齋文集》收錄1285年所作的〈大雄寺佛閣記〉，¹⁹⁷ 大概就是目前已知趙孟頫所撰碑文中最早的一篇，也是唯一作於出仕之前的碑記。其時趙孟頫甫過而立之年，慕名求記的範圍可能尚未遠播，如大雄寺便是位於湖州路下屬的長興，離趙孟頫家鄉並不算遠（圖2-2）。〈大雄寺佛閣記〉似乎刻意避用蒙元年號，可能隱含了一些早年偏向遺民的政治態度。同時期大約也是河西僧人楊璉真加（生卒年不詳）盜發南宋皇陵的時候，¹⁹⁸ 雖然趙與峕墓被盜早於楊璉真加活動時間，類似的盜墓事件卻同樣反映了當時江南地區混亂的情勢。

第二節 初仕大都、轉任濟南（1287-1298）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6）十一月，程鉅夫（1249-1318）奉詔到江南搜訪人才，趙孟頫釋褐出仕，隔年抵達大都，其後又出任濟南、往返家鄉及京

¹⁹⁵ 誌石左右補刻文字：「不幸丙子冬，為盜蹂踐，再卜己卯春孟丙辰奉／祖妣二函，復葬茲山，孝孫趙孟瑾泣血謹誌。」鄭嘉勵、梁曉華編，《麗水宋元墓誌集錄》，頁147-148。

¹⁹⁶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八，頁339-340。

¹⁹⁷ 此文開頭稱「闕逢浯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文末則記載「宋天聖三年...又二百□□年，而閣始建。」元刊本在「二百」之下缺空兩格，四庫本補為「二百□十」。由於篇首紀年為闕逢浯灘之歲（甲申，1284），故筆者推斷缺字為天聖三年（1025）後二百六十年，則此碑應成於1025+260=1285年。參見（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七，頁280-282。錢偉彊點校，《趙孟頫集》，頁190、205。

¹⁹⁸ 陳高華，〈略論楊璉真加和楊暗普父子〉，收入同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385-400。（原載於《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陳高華，〈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加〉，《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2期，頁159-180。

城。¹⁹⁹ 從趙孟頫出仕到大德三年（1299）被派任江浙儒學提舉約十一年之間是其為官生涯的第一階段，現存書丹碑拓共有六種（不含〈重修城隍廟碑〉僅負責篆額），與《松雪齋文集》所收十二篇碑銘毫無重複。未見或已佚碑銘約五種。

首先，此期碑銘可以看到趙孟頫與山東的地緣關係，像是書丹的六種碑拓當中有半數位於山東，包括當地廟學碑記〈利津縣新脩廟學記〉（1293，圖版 壹-3，山東利津）與〈濟陽重脩廟學記〉（1294，圖版 壹-5，山東濟陽），以及新近出土趙孟頫撰文并書〈王深及妻寧氏合葬誌〉（1293，圖版 壹-4，山東濟南）。²⁰⁰ 文集的部份則有〈趙君謙甫墓碣〉（c.1293）、〈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誌銘〉（1293）、²⁰¹ 〈濟南福壽禪院記〉三篇。其中〈濟南福壽禪院記〉這篇鮮少為人注意的寺廟碑記，記錄了一位比丘尼帶著古剎歷史文書謁請趙孟頫撰文刻石，而趙孟頫在驗證文書並非贗鼎之後，答應請求書碑，並使碑陰刻上文書以為後世見證的故事。²⁰²

另一方面，其他碑銘則反映了趙孟頫到大都任官等面相，如〈明肅樓記〉一文應當是趙孟頫 1287 年左右初至京城、擔任兵部郎中時被交代的任務之一：替位於大都近郊的軍營鼓樓命名作記（「……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樓而記之。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肅』……乃名之曰『明肅』」，而且「……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²⁰³ 可知此記應是由趙孟頫撰文并書，惜今日未見，僅

¹⁹⁹ 趙孟頫這段期間數次往返及任官情形，見趙華，〈趙孟頫同知濟南考〉，《東方藝術》，2013 年第 12 期，頁 8-29。

²⁰⁰ 此誌出土於濟南東郊祝店鳳凰崗，將於下文討論碑銘書跡時再行介紹。原報導見華東文物工作隊，〈四年來華東區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4 年第 8 期，頁 12。

²⁰¹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八，頁 318-319、327-333。

²⁰² 「余退食坐草亭，有比丘尼謁余而言曰：『福聚所居福壽禪院者，自五代以來古剎也。歷宋至金，而吾師兩公以佛法道行為叢林表…願公作為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聚之志。』余問之曰：『若所言者，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囊中出三紙書，其一則聖朝選僧尼使者請其師兩公疏也，其二則金駙馬都尉與其妻公主請兩公住積慶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存留院額敕牒也。余一再觀之，皆真實不虛…嗟乎！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為人子孫，不能使其祖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中，命工礱石，不憚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德不傳。余雖懶且拙，欲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情，故遂為記，且俾刻此三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師傳授之意，後之覽者，庶有攷焉。」（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外集，頁 460-463。按：〈濟南福壽禪院記〉並無紀年，根據禪院所在地（濟南）以及趙孟頫言及自身是在公餘之暇接受撰記請託，此文顯然是任官濟南期間（1292-1296）所作。

²⁰³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7，頁 273-275。學者將之繫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見任道斌，《趙孟頫繫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 37。不過，根據文中提到大都附近地名與蒙元設立兵營的內容來看，此文應是趙孟頫初到大都時奉命所作才是。

有後人偽託墨跡傳世。²⁰⁴ 目前署有「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官銜的碑銘僅有〈鮮于光祖墓誌銘〉，（c.1287-1290，圖版 壹-1，浙江錢塘），墓主鮮于光祖（1205-1281）是元代另一大書家鮮于樞（1246-1302）之父。此誌不但是考訂鮮于樞生年的重要文獻，²⁰⁵ 在趙孟頫〈哀鮮于伯幾〉當中，更是兩人交情的見證。²⁰⁶

來自上司的命令與同僚的請託，是讓趙孟頫撰文碑銘散播到家鄉及山東地區以外的關鍵因素，像法師羅希紐（生卒年不詳）請託〈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立於湖北通山，文中還藉由對照道士護教的決心，勉勵儒者更應挑起重振儒學的重任；²⁰⁷ 李侗（約 1250-約 1326）替父親請銘，墓葬於山西太原；²⁰⁸ 趙孟頫應同僚兼莫逆交田師孟（名衍，1258-1313）請求撰寫〈田氏賢母之碑〉，結尾更以兩人交情作收。²⁰⁹ 其它由達官交代或牽線的碑銘還有〈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以及〈杜氏新塋之碑〉。²¹⁰ 凡此可見趙孟頫碑銘與官場聯繫之一斑。

南北石刻差異

趙孟頫出仕後得以前往大都開拓眼界，繪畫史學者以周密（1232-1298）《雲煙過眼錄》記載其乙未年（1295）從北方帶回的書畫古物清單多為唐代、北宋山水畫，對比其父收藏泰半為南宋院體之人物、花鳥畫，論述趙孟頫何以突破窠

²⁰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編號「故書 000417」，同頁 9 註 42。

²⁰⁵ 王連起，〈鮮于樞生卒事迹考略〉，《文物》，1998 年第 12 期，頁 71-83。

²⁰⁶ 「生別有再逢，死別終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猶一日。我生大江南，君長淮水北。憶昨聞令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君髮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江南君所樂，地氣苦下濕。安知從事衫，竟卒奉常職。至今屏障間，不忍睹遺墨。」（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3，頁 111-112。

²⁰⁷ 「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于京師，而又與予同邸舍。居久之，以記為請，不得辭，乃敘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道為心，令議者不得以迂闊而非之，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7，頁 285-287。

²⁰⁸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8，〈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頁 323-327。

²⁰⁹ 「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遇諸途，師孟前跽曰：『君非子昂乎？』余曰：『子謂誰？』曰：『田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為余？』曰：『衍聞諸鮮于伯幾，趙子昂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數年，未嘗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與莫逆，至于今□十年矣。海內言善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余亦宜為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于來世。」（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8，頁 335。按：碑文未明言葬於何處，但由田氏籍貫彰德路（今河南安陽）或文中提及卒於河間（今河北滄州）推測下葬地點可能不出這些地方。

²¹⁰ 前者是受張九思（1242-1302）所命，碑建於山西；後者則是經由元初重臣耶律楚材（1190-1244）之孫耶律希光（生卒年不詳）中介，石立在北京。

白、吸納北方傳統並開創新時代畫風。²¹¹ 然而，同一份清單所列虞世南〈枕臥帖〉、李邕〈葛粉帖〉、顏真卿〈乞米帖〉皆為尺牘書作，²¹² 僅「京兆府所刻東方朔畫贊，比之今本，字稍大」為刻本，卻又是小楷，²¹³ 其餘沒有任何隻字片語提及碑刻。是以筆者認為同樣的論述模式無法套用於此，畢竟拓本數量遠多於書畫真跡或摹本，即使無法親炙原碑，古拓流通的可能性仍然相當高。²¹⁴ 南宋宗室趙希鵠（1223 進士，1244 尚在）論石刻時有南北之別，可一窺當時北本在南方的流通情形。²¹⁵ 而趙孟堅論書文字僅提到一件「北方舊本」虞世南小楷〈破邪論〉，其後講述學楷書的入門碑帖時則說：「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²¹⁶ 彷彿對學書者而言，取得這些北方拓本並無太大難處一般。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南北能見古刻拓本縱使有別，應當不至於對趙孟頫碑銘造成太大影響。不過，周密《癸辛雜識》另有一條記載〈碑蓋〉：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塚，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用鐵局局

²¹¹ 李鑄晉，〈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收入同氏著，《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頁 146-148。（原載於《故宮季刊》，3 卷 4 期；4 卷 1 期，1969。）

²¹² 三作當中僅顏真卿〈乞米帖〉尚見於刻帖，其餘兩件今已不傳。根據趙孟頫本人所書〈論虞世南書法〉一札（墨跡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及米芾《寶章待訪錄》記述，可以確定虞、李二作均為尺牘。趙孟頫信札介紹見趙華，〈趙孟頫論枕臥帖小考與元初書畫收藏生態〉，《故宮文物月刊》，總 354 期（2012 年 9 月），頁 98-105。趙孟頫乙未自燕回所攜清單見（宋）周密，《雲煙過眼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2 冊，頁 152-153。

²¹³ 考〈東方朔畫贊〉同名碑拓有傳王羲之書小楷及顏真卿書大楷二種。前者僅見刻帖傳世，無明確刻地；後者碑石尚存德州（今山東樂陵），故知此處「京兆府」（今陝西西安）所刻「字稍大」之作較有可能是王羲之的小楷。趙汭（1319-1369）記載趙孟頫有〈東方先生畫贊〉臨本，或即為此。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 168。

²¹⁴ 南宋古碑目錄可見陳思（約 1200 前-約 1267 後）《寶刻叢編》、佚名《寶刻類編》、王象之（1163-1230）《輿地碑記目》等。方愛龍，《南宋書法史》，頁 327-330；陳志平，《書學史料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頁 116-117。

²¹⁵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跡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余嘉熙庚子（1240）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適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世之寶。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桂記、舊本干祿字書、妙喜寺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真。」（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3。

²¹⁶ 〈趙子固論書法〉，見（元）蘇霖，《書法鈞玄》，頁 932。

之。後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為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為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²¹⁷

這段敘述顯示趙孟頫的北方見聞對碑銘並非毫無影響，但重點可能偏向古制，而未必是拓片本身。事實上，趙孟頫家鄉嘉熙元年（1237）建〈安吉州烏程縣南林報國寺記〉便署「題蓋」；²¹⁸ 其它稱題蓋的南宋碑刻至少尚有〈紹興府建小學田記〉（圖 1- 87）、〈光孝寺六祖大鑿禪師殿記〉（圖 1- 88），可知趙孟頫所言正是對南宋訛誤的反省，這點也能證明題署「趙孟頫書并篆蓋」的〈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1314，浙江長興）有疑問。²¹⁹ 同時北方碑銘亦另有特色，如學者引山東人潘昂霄（？-約 1320）著《金石例》（1334 年序）指出「先瑩記」這類碑刻多見於華北，²²⁰ 足證南北隔閡形成的碑銘差異確實存在，但這對趙孟頫碑銘楷書的風格形成並沒有繪畫那般關鍵性的影響，這部分將留待第三章再作討論。

撰文而未書篆

趙孟頫書法早年便在鄉里享有名聲，其後更是名滿天下，一般難以想像竟有碑銘單純由趙孟頫負責撰文卻未書丹或篆額，然而，這樣的碑刻的確有之，它是趙孟頫至元三十年（1293）任職濟南時所作〈般陽路重修先聖廟記〉（山東淄川）。由於此碑官銜與同時期〈空相寺殘碑〉（1292，圖版 壹- 2，浙江湖州）毫無二致，碑文提及主事重修的廉訪僉事趙璧（1250-1308）又是於史有徵的人物，²²¹ 是以筆者認為此碑絕非後人妄作。〈般陽路重修先聖廟記〉著錄於清人金石

²¹⁷（宋）周密；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60。

²¹⁸ 此碑是李心傳（1167-1240）撰、李性傳（1174-1255）書、洪咨夔（1176-1236）題蓋（篆額），皆為知名文人。（清）陸心源，《吳興金石記》，清光緒歸安陸氏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14 冊，卷 11，頁 1b（總頁 10800）。

²¹⁹ 此碑原在長興縣五峰山，後入藏長興縣博物館。應征主編，《鑄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39。另外，山東亦有一方同樣撰書內容的〈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應是後人翻刻，惟未見圖版，錄文載駱承烈主編，《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 262-263。

²²⁰ 森田憲司，《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會》，頁 205 註 17。

²²¹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1982），頁 1711。

志，²²² 今日拓本可能尚存，但筆者未見。²²³ 書篆者范履道（生卒年不詳）時任般陽路教授，趙孟頫所撰碑文提及范氏亦參與廟學重修事宜，²²⁴ 除此之外沒有其它相關記載，是否善書無從得知。筆者推測未由趙孟頫負責書丹的原因與范履道書藝佳劣無關，而是因為趙孟頫初來乍到（此碑是目前所知趙孟頫濟南時期石刻當中紀年最早的一方），且當時書名尚未遠播，故而趙璧僅吩咐趙孟頫撰文以記，此後基本上不再出現類似的情況。傅申曾根據鄧文原（1258-1328）寫給吳景良（名漢傑，生卒年不詳）尺牘，指出《松雪齋文集》卷八收錄皇慶癸丑（1313）年左右所作〈義士吳公墓銘〉（浙江嘉興）即為鄧氏信中所言「先尊府義士碑」，²²⁵ 換言之，傅氏認為義士碑係趙文鄧書，若然，則此當為一例外。不過，吳漢傑及其兄弟實際上替父親吳森（1250-1313）求得趙孟頫撰墓銘、胡長孺（1249-1323）為墓表、黃潛（1277-1357）作墓碑，²²⁶ 鄧文原書寫之義士碑應為胡長孺或黃潛碑文，並非趙孟頫所撰墓銘，筆者以為此例仍是由趙孟頫為文并書可能性較高。總地來說，趙孟頫撰文而未書篆的碑銘只出現在剛到北方任官這段期間，反映當時趙書碑銘尚未受到普遍認可，其後隨著趙孟頫回到熟悉的南方及聲名日益遠揚，這樣單純撰文的碑銘便不復出現，至少都擔任篆額或書丹。

第三節 任官江南（1299-1311）

趙孟頫大德三年（1299）八月出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一任十年，直到仁宗改元皇慶（1312）之前，書丹碑銘近二十種，文集則收錄八篇碑銘，已佚或未見之碑銘又有約二十種，總數比前期成長一倍有餘。

²²² （清）畢沅輯，《山左金石志》，清嘉慶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9冊，卷22，頁2a（總頁14738）。

²²³ 《趙孟頫繫年》頁63稱此記有拓片存北京圖書館，但筆者並未在中國國圖（前身為北京圖書館）出版品與線上數據庫中查到，倒是在「祕籍琳琅——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搜尋到范履道相關拓片，惟無法得到其他資訊，暫記於此。

²²⁴ 錢偉彊點校，《趙孟頫集》，頁436。

²²⁵ 〈致景良尺牘〉：「先尊府義士碑，下求惡札，俾得附名以傳不朽，何幸如之。」傅申，〈鄧文原的致景良尺牘——元代三大書家之一〉，《故宮文物月刊》，12期（1984.3），頁56-58。

²²⁶ 吳森墓早在明初便遭到盜掘，碑石可能已隨之毀壞。趙孟頫、黃潛文章都是因收錄於文集而保存下來，胡長孺文則未見。（明）羅炳修、黃承吳纂，《〔崇禎〕嘉興縣志》，明崇禎十年刻本，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第23冊），卷4，頁23a（總頁142）。

本期趙孟頫都在南方做官，立於北方的碑銘數量陡然下降，顯示趙孟頫碑銘尚未在北地生根，而是隨著趙氏南還而減少。趙氏擔任的江浙行省儒學提舉職掌事務包括推薦人才、出版書籍等，²²⁷ 與地方學校立碑並無直接關係。實際觀察趙孟頫在江浙儒學提舉任上的碑銘，墓誌銘所占比例最多，其次是寺院、道觀碑記。與儒學相關的僅有〈大德修學記〉（1305，松江）及〈嘉興路重修儒學記〉（1307，浙江嘉興）而已。前者是應縣丞所請作記，²²⁸ 後者係牟巖（1227-1311）撰文，牟氏是與趙孟頫合作至少十次以上的碑文作者，〈嘉興路重修儒學記〉指出立碑緣起是「嘉興教授孔君演既新其廟學，前進士泰州錄事趙由漳貽書陵陽牟巖，俾記厥成。」²²⁹ 可見與趙孟頫業務無涉，碑銘之撰文或書丹仍是由私人居中牽線為多。如趙孟頫曾受到吳澄（1249-1333）以撰文人身分邀請書碑，²³⁰ 或是為了姻親向牟巖求墓誌銘等等。²³¹ 而趙孟頫受北方人委託撰寫的碑銘，〈完州前進士題名記〉（1302，河北完縣）是舊識向趙孟頫邀文。²³² 而趙孟頫書〈張弘綱墓誌銘〉（1305，圖版 貳-6，北京）、²³³ 〈張繼祖墓誌銘〉（c.1308，圖版 參-2，山東東昌）兩篇墓誌銘恰巧是由方回（1227-1307）分別負責篆額及撰文，或許是由方回或趙孟頫之前在北方的友人牽線所促成。

²²⁷ 櫻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頁 749-752。

²²⁸ （明）顧清等修纂，《松江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臺北：成文書局，1983），頁 554。

²²⁹ （清）阮元，《兩浙金石志》，清道光四年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14 冊，卷 14，頁 54b（總頁 10545）。

²³⁰ 〈與子昂書〉：「廬陵二劉兄白屋、好脩，篤志文學，與劉須溪諸子遊處，求鄙文碣其父之墓，然吾文豈可傳者？當藉義、獻之字以傳，為是有請。尚冀憐孝子慈孫之心，特賜揮洒。」（元）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明成化二十年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3 冊），卷 8，頁 3b（總頁 179）。

²³¹ 「費察墓…墓誌略并銘：始予聞江海間，人人喜道費佛子事，已心異之。予友趙公子昂問語予：『此吾姻戚也，不幸今且葬，吾嘗次其事狀，願有以銘。』…陵陽牟巖撰文，吳興趙孟頫書篆。」（明）顧清等修纂，《松江府志》，頁 795-796。

²³² 「……劉君安仁，完人也。予往在江左識其人。及予來燕，謂予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且求余文為之記。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於是探討故實，自天會訖于正大，得三十有六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七，頁 276-277。

²³³ 此誌內容補足了張弘綱（1237-1301）活動於忽必烈時期的重要事蹟，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黃秀純，〈元代張弘綱墓志及其事蹟考索〉，收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三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頁 213-218。不過，此書幾無可觀之處，撰文人官銜誤衍一「授」字，變成「前通州儒學授教授梅宗說撰」，刊刻水準不高，對於理解趙孟頫大德年間的碑銘書法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在趙孟頫名下的碑刻之外，現存蘇州碑刻博物館（即蘇州文廟）的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孔子制詔碑（圖 2-3，碑立於 1310）雖未留下書者姓名，但上截詔書的風格卻意外地符合趙孟頫同時期的書風（圖 2-4），無怪乎晚明出現添有趙孟頫款的刻帖版本。²³⁴ 筆者認為此碑及相關碑刻和江浙行省實有莫大關係，詳考請見本論文第四章。

和北人合作江南碑銘

本期建於南方的碑銘除了與南人（如牟巘撰文）合作之外，也有不少和北方文人合作書篆或碑文的例子，以下分別介紹。

鮮于樞，字伯幾，漁陽（今屬河北）人，後寓居杭州並葬於斯地，²³⁵ 被認為是代表北方、²³⁶ 堪與趙孟頫分庭抗禮的書家，也是時常和趙孟頫共賞古物、交換學書心得的好友。²³⁷ 趙孟頫書〈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1299，圖版 貳-1，浙江蕭山）碑陰即為鮮于樞同年所書〈蕭山縣新文廟碑陰記〉（1299，圖 2-5，浙江蕭山）。此碑今日保存在浙江蕭山湘師實驗小學「趙碑亭」內，筆者曾有幸得見原碑。²³⁸ 碑陽與碑陰均由古杭謝杞（生卒年不詳）所刻，筆者認為很有可能就是篆刻學者提到曾替著名印人吾衍（1268-1311）刻印的謝杞。²³⁹ 原刻珠圓玉潤，摹勒細膩，尤其親炙原碑特別能感受到謝杞刻石的高超品質。碑陰鮮于樞字跡明顯比碑陽趙孟頫書尺寸來得更小，毫無〈趙秉文御史箴〉、〈麻徵君透光古鏡

²³⁴ 此帖後刻有項元汴（1525-1590）隆慶壬申（1572）得於吳門跋文，筆者認為是明人妄添趙孟頫款，詳情待考。圖版見新浪博客，〈趙孟頫楷書·元《加封孔子大成至聖碑》明代隆慶壬申年刻本〉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8d89520100q8ln.html。（檢索日期：2014/5/11）

²³⁵ 張玉蘭，〈杭州市發現元代鮮于樞墓〉，《文物》，1990年第9期，頁22-25。

²³⁶ Marilyn Wong Fu, "The Impact of the Reunification: Northern Elements in the Life and Art of Hsien-Yu Shu(1257?-1302) and Their Relation to Early Yuan Literati Culture," in John D. Langlois,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71-433.

²³⁷ 〈哀鮮于伯幾〉：「……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錦囊裝玉軸，妙絕晉唐跡。粲然極炫曜，觀者咸辟易。非君有精鑒，疇能萃奇物。最後得玉鉤，雕琢螭盤屈。握手傳玩餘，歡喜見顏色。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書記往來間，彼此各有得。」（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3，頁111-112。

²³⁸ 特別感謝浙江省博物館王屹峰先生協助，謹此致謝。

²³⁹ 周新月，〈元代篆刻史論〉，收入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8），頁105-145。

歌〉這類鮮于樞著名大字行楷的雄強氣勢，²⁴⁰ 反而更為接近他取法晉人的楷書題跋或墓誌銘（圖 2-6）。趙孟頫以大字書碑陽而鮮于樞以小字書碑陰的安排，透露出在南方或許仍是以本地人為尊的心理。

廉密知兒海牙（約活動於 1302-1320），漢名廉恂，畏吾兒人，是色目人中最早士人化的廉氏家族一員。²⁴¹ 牟巘撰文、趙孟頫書〈松江寶雲寺〉（1308，圖版參-1，上海）係廉氏篆額，《松江府志》記載〈普照講寺釋迦殿記〉（1308，上海）亦為完全一樣的組合，²⁴² 可惜廉氏篆額目前都未見流傳。趙孟頫曾為廉恂父執輩舉辦雅集的座上賓，²⁴³ 廉氏篆額應與趙孟頫牽線有關。

姚燧（1238-1313），號牧庵，原籍柳城（今遼寧朝陽），後徙洛陽，為金元時期儒士姚樞（1201-1278）之姪，受教於北方大儒許衡（1209-1281），姚燧本人及其伯父的碑銘書法皆服膺於金代以來的顏真卿傳統。²⁴⁴ 《元史》載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²⁴⁵ 但趙孟頫書、茅紹之刻〈珊竹拔不忽神道碑銘〉（1309，圖版參-5，江蘇常熟）這方被認可為真跡的碑刻，²⁴⁶ 卻是由姚燧所撰，令人稍感意外。筆者認為趙孟頫會替拔不忽（1245-1308）書神道碑銘，可能是透過曾在珊竹氏家中執教、²⁴⁷ 又是趙孟頫好友的吳澄（1249-1333）牽線，此後姚燧撰、趙孟頫書的組合僅有一次。相對於此，同時被姚燧所輕視的元明善（1269-1322），字復初，是與姚燧齊名的古文大家。²⁴⁸ 元明善雖然也是北方人（大名清河，今屬河北邢臺），卻有「弱冠游吳中」的經歷，交遊圈也多有南方人士。元氏在本期與趙孟頫合作〈佑聖觀重建玄武殿碑〉（1309-1310，圖版參-8，浙江杭州）之後，至少又撰寫過七篇趙孟頫書丹碑銘，也曾和

²⁴⁰ 學者指出鮮于樞這類作品與北方金代書法的傳統較為相關，尤其最接近金代王庭筠〈涿州重修蜀先主廟碑〉。參見呂昫真，〈奇峭透影—鮮于樞〈書透光古鏡歌〉研究〉，發表於 2012 年第二屆臺日藝術史研究生英文論文研討會。

²⁴¹ 王梅堂，〈元代內遷畏吾兒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收入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七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123-136。

²⁴² （明）顧清等修纂，《松江府志》（明正德七年刊本），卷 18，頁 843-854。

²⁴³ 即廉野雲萬柳堂宴集，野雲身分疑為廉希憲（1231-1280，廉恂父）或其兄弟。見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2012），頁 223-228。

²⁴⁴ 姚樞書〈贊皇復縣記〉（1271，河北贊皇）、姚燧書〈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1276，陝西周至）皆為顏體。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巉巉研究〉，頁 118-128。

²⁴⁵ 轉引自吉田良次著、吉田實編，《趙子昂：人と芸術》，頁 93-95。

²⁴⁶ 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頁 80。

²⁴⁷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 83。

²⁴⁸ 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頁 318。

趙孟頫合作分撰「銘」與「序」。²⁴⁹ 兩人的交情還見於元明善應王玄卿（生卒年不詳）之請所題墨竹詩（1309，圖 2-7），²⁵⁰ 詩跋自嘲「走筆快書，子昂、仲賓見之當大笑其狂也。」此書儘管控筆未臻穩當，卻明顯可見趙孟頫影響。趙孟頫與北方碑銘作家之互動，由此可見一斑。



應酬與文章代筆人：任士林（1253-1309）

任士林文集收有一篇「代趙子昂作」〈汴張府君墓誌〉：

余，汴人也，不及聞汴父兄往行乘二百年。至元十七（1280）年，始識汴張好德於杭，讀書好古，退讓有禮，固知汴父兄之教未衰也。然夢寐故鄉，躑躅餘息，居游固相好也。余既召為夏官，入直集賢，出貳濟南。罷歸，復擢汾州，既又聯師儒於外，十數年間，靡有定役。好德才一相鹽筴事，不仕在陋巷，情未嘗一日去余。大德九年（1305）冬十月，乃載拜致辭於余曰：

「先君沒江南，且返葬於汴，然不得銘墓上。重念先君操行侔古人，當天下廣大，不屑以仕為意，獨以詩書禮樂之舊，散落江南久，車笠故來（四庫本改「交」），終不以游故辱言色，是固識超於人也，而忍沒吾先君乎？」余聞而哀之，曰：「是固余責也。」好德兄事余，若翁即吾翁，死而潛之，豈情也耶？……好德以君卒之歲十二月某甲子，奉柩歸葬汴南薰門外龍岡祖墓之原。越二十年，吳興趙孟頫為之銘，銘曰：……。²⁵¹

²⁴⁹ 《松雪齋文集》收錄〈郝氏先塋碑銘〉僅有銘辭（四言韻文）的部分，標題下注「元復初製序」。（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7，頁313-314。按：一般墓誌銘多半依序由「題」（碑額、墓誌蓋或碑誌首行）、「序」（正文，多為敘事散文，又稱「敘」，相當於「誌」）、「銘」（位於篇末的讚頌韻文，又有「辭」、「頌」、「詩」等異稱）三部分組成，序與銘未必皆同出一人之手，唐代即有其例。關於這些術語，參見葉國良，〈韓愈冢墓碑誌文與前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之影響〉，收入同氏著，《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頁27-57。另外亦有學者由魏晉以來墓誌銘發展的角度對這些名詞提出反省，認為「序」之始稱可能肇始於誤解，後人不察而沿用。見程章燦，〈墓誌銘的結構與名目——以唐代墓誌銘為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6期，頁44-46。不過，此處仍沿用舊說以切合趙孟頫當時可能的使用情境。

²⁵⁰ 李衍（字仲賓，1245-1320）〈四清圖卷〉今分藏北京故宮與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趙孟頫題跋的清晰圖版收錄於芝加哥大學將手卷數位化所建置之線上網站 Digital Scrolling Paintings Project（網址：<http://scrolls.uchicago.edu/scroll/ink-bamboo> 檢索日期：2013/10/07）

²⁵¹ （元）任士林，《任松鄉先生文集》，明永樂三年任勉福建刊本，卷3，頁3a-4a。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 Yenching Library）藏，全書網址：<http://pds.lib.harvard.edu/pds/view/11713973>（檢索日期：2014/02/07）

此文以第一人稱自述與張好德（生卒年不詳）往來過程，還穿插了作者自己四處任官的窘境。文中特別強調兩人祖籍同為汴京的認同感，²⁵² 也讓作者覺得替要歸葬北方的張好德之父（張謙，1238-1285）作墓銘是義不容辭的一項任務。有趣的是，最後確實出現「吳興趙孟頫為之銘」，但這篇文章並未見載於《松雪齋文集》，而是出自任士林文集。令人感到十分好奇：如此一篇個人色彩濃厚的墓誌銘，為何是由他人代筆為文？這樣的情況又該如何理解？在回答問題之前，不能不先稍微瞭解一下代筆的成因。

一般而言，本人委託他人代筆的現象，其原則通常可以簡化為在某方面處於上位者找下位者代筆，如輩分高低（師生、父子、長官與下屬）或是名望、身分有別者。反之則較不尋常，像是在以夫為尊的傳統裡，趙孟頫替管道昇代筆寫信便顯得十分特別（圖 2-8）。²⁵³ 唐寅（1470-1524）委託周臣（約 1450-1535）代筆作畫的傳聞，雖然從輩分這點來看是反例，但若是從身分（文人與畫師）和名氣來衡量，卻還是符合以下代上的原則，顯示身分、名望這兩個因素可能還凌駕於輩分之上。

倩人捉刀背後的原因，大致上不外乎因盛名所累而疲於應酬，或是自覺有所不足而另請高明者為之。²⁵⁴ 趙孟頫早在元大德元年（1297）奉詔赴京寫藏經時便已因應酬之多受到方回調侃，²⁵⁵ 至大三年（1310）舟行入京時本人亦自述求書者眾多，²⁵⁶ 目前所知唯一曾替趙孟頫書法代筆的可靠人選正符合這樣的狀況。²⁵⁷ 不

²⁵² 上海博物館收藏趙孟頫一件早年墨跡〈千字文草書卷〉署名「開封趙孟頫」，可以看到類似的認同。

²⁵³ 王連起，〈趙孟頫為妻代筆〉，《紫禁城》，1984年第1期，頁42-43。不過，由於夫妻關係究竟不同於一般涇渭分明的上下關係，未必適用於「本人委託代筆」的前提。又，〈秋深帖〉雖然可以由書風以及由「孟頫」塗改為「道昇」的署名肯定是由趙孟頫代書，但卻無法肯定文辭內容是否也是趙孟頫代作，抑或是由管道昇口授、夫妻共同回信之類的各種可能情況。

²⁵⁴ 啓功曾區分為「自有本領，而酬應過多」以及「原無實詣，或為名，或為利，僱傭別人為幕後槍替」兩種。參見啓功，〈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收入《啓功叢稿：論文卷》，頁184-200。（原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

²⁵⁵ 〈送趙子昂提調寫金經〉：「……小者士庶攜卷軸，大者王侯擲縑帛。門前踏斷鐵門限，苦向王孫覓真跡。有時乘興掃龍蛇，圖畫紙素動成疋。有時厭俗三歎息，何乃以此為人役。如池如溝棄殘墨，如冢如陵堆敗筆……。」（元）方回，《桐江續集》，卷24，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157。

²⁵⁶ 〈蘭亭十三跋〉之八：「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人以紙素求書于景遠者甚眾，而乞余書者益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圖 3-16-e）。

²⁵⁷ 王連起考證出章德懋（生卒年不詳）一人，可惜未見其人本款書跡。其餘曾被學者提出來的代筆人選如趙雍、吳全節都無法肯定。王連起，〈趙孟頫書畫真偽的鑒考問題〉，頁8-9。

過，此人代筆是以草書為主，²⁵⁸ 是否曾代書碑銘則無確據。而且得要釐清的是，眾人向趙氏索取的主要是書畫作品，碑銘文字或碑銘書法則需要分別考量。代筆碑銘書法的部分現下並無資料，替趙孟頫捉刀寫碑銘文章的作者，倒是除了學者指出的柳貫之外，²⁵⁹ 還有前舉的任士林，以及黃潛（1277-1357）與笑隱大昕（1284-1344）。²⁶⁰ 其中只有任士林與趙孟頫年齡相仿，合作年代都在本期之內，故下文先由任氏切入觀察趙孟頫與代筆人的互動關係。其餘數人都是趙孟頫晚輩，將於下一階段再作討論。

任士林，字叔實，慶元奉化人（今浙江寧波奉化市），大德年間於上虞任教諭，至大元年（1308）受舉薦出任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隔年辭世。今有《松鄉集》十卷傳世。²⁶¹ 趙孟頫為其撰寫的墓誌銘，起首便敘及兩人因寫碑結識之緣起：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實之文也。」余始聞叔實，夢寐思見之。數年叔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實，顏貌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²⁶²

讓趙孟頫為之驚豔的碑文在任士林文集裡題名為〈蘭芎山福仙禪院記〉，²⁶³ 今日仍有拓本傳世（1304，圖版 貳-4，浙江上虞）。而令兩人首度結緣的張君錫（？-卒於1314-1320間）是來自北方的收藏家，如楊載跋趙孟頫名作〈鵲華秋色圖〉便是「題于君錫之崇古齋」。²⁶⁴ 《石渠寶笈》著錄一本〈元趙孟頫書福仙禪院碑〉鈐有「張氏君錫」、「崇古齋」收藏印，²⁶⁵ 可見此碑底稿在完成鉤摹上石的任務之後，應當便直接成為請託人的收藏品，惜今日未見流傳。一般光從碑銘

²⁵⁸ 「章德懋，與趙魏公同時，專學公草書。每與公代筆，以塞求者之責。」（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3冊，卷7，頁62。

²⁵⁹ 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頁82。

²⁶⁰ 他們的文集都出現標註代替趙孟頫所作的文章。在對趙孟頫的稱呼上，按照關係與輩分不同有所區別：任士林稱趙子昂、柳貫稱趙承旨、黃潛稱趙學士、釋大訢稱趙魏公。

²⁶¹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283。

²⁶²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8，頁350-353。

²⁶³ （元）任士林，《任松鄉先生文集》，卷1，頁13a-13b。

²⁶⁴ 衣若芬，〈玉潤「瀟湘八景圖」東渡日本之前—「三教弟子」印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4期（2008年），頁147-174。關於張氏收藏與交遊的考證見頁152註19。

²⁶⁵ （清）張照等編，《秘殿珠林 石渠寶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下冊，頁825。

書跡本身只能看到書丹人被動地抄寫碑文，此處則讓人能一窺趙孟頫作為書丹人主動對任士林撰文表達的讚賞與肯定，下文續道：

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叔實之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為主，不作度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其遽止於斯也。

任士林受到南谷真人杜道堅（1237-1318）之聘，於杜氏主持的杭州宗陽宮講學授課，²⁶⁶ 而文章遠近馳名，成為熱門的碑銘作者。趙孟頫稱許其文氣勢宏肆，不作詰屈聱牙之語，而是以理出之，自有餘韻，成就極高。後文敘述任氏生平時，字裡行間可以看出趙孟頫為任士林「不遇」鳴不平之意。對於任士林驟逝的消息，趙孟頫顯然深感惋惜，〈致南谷真人札〉（圖 2-9）云：「叔實不幸長逝，昨日聞之，為之痛傷，惜哉！薄命乃至是也。恨客囊蕭索，無以為助，聊以十兩奉之，冀為轉達。」信中除了提及因身體不適無法前往謁見杜道堅之外，筆墨之間透漏出趙孟頫痛失好友的傷感，卻只能拜託杜道堅代為轉交些許錢糧聊表心意，令人十分感慨。無怪乎任士林之子任耜（1288-1358，字子良）為其父請銘時，²⁶⁷ 趙孟頫與之相向流涕，難以回絕。事實上，在明刊本《任松鄉先生文集》裡，冠於全書之首的正是此篇墓誌銘，²⁶⁸ 它顯然被編者挪用當作書序。比較《松雪齋文集》與《任松鄉先生文集》兩種版本的文字，差別除了在於稱謂變得更尊敬、教授弟子人數由「常數十人」增多為「數十百人」之外，²⁶⁹ 任士林文集的標題之下還多了「友人中順大夫泰州尹兼勸農事趙孟頫為文并書」一句，昭示此篇墓誌銘書丹亦是出自趙孟頫之手。《任松鄉先生文集》很有可能是根據家屬收藏的書丹底本抄錄，而《松雪齋文集》所收則是趙孟頫當初撰文留下的稿本。

²⁶⁶ 趙孟頫另有一札提到「宗陽宮借房，請任先生開講」云云，今藏北京故宮。參見王浚湧，〈趙孟頫尺牘及其書法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08，頁 51-52。

²⁶⁷ 關於趙孟頫與任、杜之來往，尚可參考王浚湧，〈趙孟頫尺牘及其書法研究〉，頁 91、107-108、113-114。另外，杜道堅亦曾請趙孟頫寫摩崖大字，見〈趙集賢南谷二帖〉：「孟頫頓首拜覆，南谷真人尊師靜侍，…尊師欲寫石壁間大字，冀遣人至杭見教所書之文，便當寫納。」

（明）汪珂玉，《珊瑚網》，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5 冊，卷 9，頁 798。

²⁶⁸ （元）任士林，《任松鄉先生文集》，序，頁 1a-3a。按：四庫本僅有提要而無序文，明刊本除趙孟頫〈任叔實墓誌銘并序〉之外，尚有陸文圭（1252-1336）、杜本（1276-1350）等人序文。

²⁶⁹ 凡稱任氏為「君」之處皆改稱「公」，「宗陽杜宗師」改「尊師」等。推測調整係家屬所為。

饒有興味的是，在〈汴張府君墓誌 代趙子昂作〉以外，《任松鄉先生文集》另有一篇〈瑞州路妙高峰北乾明尼寺記〉，²⁷⁰ 雖未註明代人所作，但無論是通篇安排次序、出現人物等等，均與《松雪齋文集》收錄〈瑞州路北乾明寺記〉如出一轍，可以一一分段對應（表 7）。對照〈南涇道院記〉與〈新建南涇觀記〉，²⁷¹ 雖然道觀所在、創建沿革均相同，但文章結構以及請託人仍有所差異。而任、趙兩篇乾明寺記居然在各個方面都高度相似，顯然極其不尋常。

有鑒於命令作者撰文的張閻（生卒年不詳）是位在大德十年（1305）升任中書左丞的高官，²⁷² 筆者不認為張閻會找上當時僅僅是一名地方教諭的任士林撰文，時任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的趙孟頫才是較有可能的選項。比較兩篇文章：文字上，《松雪齋文集》版本時常多出不少華美詞藻；內容上，最大的差異出現在筆者所劃分第四、第五大段的部分，《松雪齋文集》版本明顯削弱了妙智的部分，轉而強調其徒了敬的重要性。綜合而言，筆者推測任士林是因趙孟頫之故代作初稿，《松雪齋文集》版本則是迫於委託人要求，根據任士林所撰初稿再加以潤飾、擴充而成。至於為何〈瑞州路妙高峰北乾明尼寺記〉沒有像〈汴張府君墓誌〉一樣注明代作，竊以為文集畢竟經過多次增刪或是後人編輯，難以確保原貌。即使可以確認趙孟頫生前即開始編輯自身文集，柳貫〈懷州大興龍寺碑銘 代趙承旨作〉增刪後的版本卻仍被改題為〈敕建大興龍寺碑銘 奉懿旨撰〉並收入《松雪齋文集》卷九，²⁷³ 可見〈瑞州路北乾明寺記〉並非孤例。而且，《任松鄉先生文集》所收〈瑞州路妙高峰北乾明尼寺記〉也未像〈汴張府君墓誌〉一般出現趙孟頫自稱，如此種種因緣際會之下，讓這實際上是同一篇的碑文以不同版本的型態分別留存在兩人文集。

²⁷⁰ （元）任士林，《任松鄉先生文集》，卷 1，頁 12a 至 13a。

²⁷¹ 前者為趙孟頫撰文，後者則是鄧文原（1258-1328）所作。（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七，頁 288-289；（元）鄧文原，《巴西鄧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清鮑氏知不足齋抄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 92 冊），頁 767。

²⁷² 張閻（Jangliu），又名張驢。「至元三十一年（1294）任南臺中丞，大德十年（1305）由行宣政院使除中書左丞，明年武宗立，拜太子少保，仁宗即位，授江浙行省平章，皇慶元年入為中書平章，延祐二年復任江浙平章」。見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413。關於其人任官經歷以及寺記所牽涉歷史尚可參考王頌，〈尼承法席——元瑞州路北乾明寺二記解讀〉，收入同氏著，《內陸亞洲史地求索》（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頁 297-310。惟王氏並未就二文如此相似這一點做說明。

²⁷³ 具體差異請見本章第四節討論。

表 7 任士林、趙孟頫篇章結構對照表

分段	編號	任士林，《任松鄉先生文集》 〈瑞州路妙高峰北乾明尼寺記〉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一 當地建 祠緣起	a	瑞州城東北隅有山曰妙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
	b	故宋時，郡人祠洪山靈峰尊者於其上，歲雨暘、民疾沴，有禱輒應。	在昔宋時，祠洪山靈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
二 因住持 系出南 乾明寺 而以北 自別， 徒孫尋 求擴建	a	南乾明寺尼妙智，實主祠事。苦行淨業，施者信往。因闢其宇為佛宮，以北乾明自別，度元勝、永達、了敬、紹勳為徒。	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祠為寺，而自別為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度元勝、永達、了敬、紹勤為徒。
	b	敬之徒，是為法玉、貴亨，乃相與言曰：「事倡而不遂，志成而不廣，豈學道者謀乎？」於是，築堂以集清鉢，築室以嚴齋居。	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思索以卒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
三 擴建後 廟宇廳 堂莊嚴 華美	a	西為法堂，南為靈峰祠，中奉佛天羅漢，旁轉法輪八觚。	法堂西敞，靈祠南啟，佛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為大屋以覆之。棟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詣其極。
	b	又別開一堂，補陀知識，普示現像，且作堂萬竹之間，天風時來，山雨涓碧，心空識明，道與境會。	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為宴坐之處，紫節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璆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
四 樹大招 風，不 堪侵擾 尋求朝 廷護持	a	妙智嘗坐堂上，集其徒語曰：「吾昔以神祠奉虔，今以佛宇寧施，非志之成、事之遂乎？」未幾，錄教事者以故撓之，若不朝夕。	其所成就如此，而錄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
	b	元貞二年，法玉、貴亨乃渡河北往，御史中丞張公閻、宣政院參議且牙公實憐之，以見膽八師父，奏奉璽書護持，且賜妙智圓覺大師。	元貞二年，了敬乃攜其徒玉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渡大河，北走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公閻、宣政院參議且牙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膽八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毋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
	c	尋覲太后、妃子，敬奉懿旨，隸入位下，仍度其徒，出入宮闈。	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脩道場，度弟子，出入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祇，亦大歡喜。
五 中丞公 張閻命 作記述	a	於是，妙智始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以報上恩，曰是不可不記。時中丞公行宣院事，以妙智狀來，俾為文。	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為文記其始末，乃敘其事以為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
	b	既而朝廷擢公左轄，復施《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以遺，妙智俾其徒持誦之，且荐以記文為言。夫尼之為道，苟非志專而容寂，積久而守堅，其何能淑慎其身以成光遠之業？而大人君子又樂為振之如是耶！此予言之不得辭也，書以為記。	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能施，而二三比丘尼，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從任士林代作碑文例證來看，趙孟頫請託代筆的文章並不只是為了搪塞應酬而已，還包括像〈汴張府君墓誌〉這樣牽涉到較多個人交往情形的碑銘文章，甚至有些自慚文辭不足而請高明為之的意味，值得進一步思考。而趙孟頫大量應酬的原因，筆者以為，趙家經濟狀況亦需要納入考量，尤其元史學者陳高華根據至元二十六年（1289）趙孟頫作詩投贈高官尋求協助、受贈等等事蹟，指出趙家境況並不寬裕；²⁷⁴ 由先人碑銘延宕到大德十年（1306）仍未建成這點亦能從旁印證。²⁷⁵ 相關故實還見於元末明初孔克齊（約 1318-至遲 1367 仍在世）所撰筆記《至正直記》，²⁷⁶ 有〈松雪遺事〉記載一條：

錢唐老儒葉森景修嘗登松雪之門，松雪深愛之。…至正丁酉（1357）秋八月，予往錢唐訪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時景修數相過，每舉松雪遺事助笑談。……但〔趙孟頫〕亦愛錢，寫字必得錢，然後樂為之書。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曰：「兩居士在門前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士邪？箇樣吃素食的風頭巾，甚麼也稱居士！」管夫人聞之，自內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錢買得物事喫。」松雪猶愀然不樂。少頃，二道者入謁罷，袖攜出鈔十錠，曰：「送相公作潤筆之資，有庵記，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書。」松雪大呼曰：「將茶來與居士喫！」即歡笑逾時而去。蓋松雪公入國朝後，田產頗廢，家事甚貧，所以往往有人饋送錢米肴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書，然亦未嘗以他事求錢耳。²⁷⁷

趙孟頫見錢眼開的故事，乍看之下無異於今日的八卦報導，令人不得不替它的真實度打折扣。但此則軼事的消息來源葉森（字景修，生卒年不詳）曾與趙孟

²⁷⁴ 陳高華，〈趙孟頫的仕途生涯〉，收入同氏著，《元史研究新論》，頁 212-214。

²⁷⁵ 北京故宮藏墨跡〈致國賓山長書〉：「承索先人墓表，謹以一本上納。蓋先子歿四十餘年，而墓石未建，念之痛心，故勉強為之。才劣不能製奇文，力薄不能立豐碑，此皆可痛恨者，非國賓相知，不敢及此。」此札書寫時間考訂參見王連起，〈趙孟頫國賓山長帖考〉，《書法》，1995 年第 4 期，頁 7-8。另一方面，趙孟頫〈先侍郎阡表〉作於大德元年（1297）十二月，較此札早將近十年。（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八，頁 339-340。

²⁷⁶ 學者考證舊題「孔齊」撰《至正直記》作者應正名為孔克齊，字肅夫，父親是孔子第五十四代孫孔文昇（生卒年不詳，僅知卒年八十七且不晚於元代滅亡）。而其傳世唯一著作《至正直記》頗具史料價值，見顧誠，〈《至正直記》的作者為孔克齊〉，收入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六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227-231。

²⁷⁷ （元）孔克齊撰；莊敏、顧新點校，《至正直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頁 17-18。

頰、吾衍（1268-1311）有來往；²⁷⁸ 記述者孔克齊父親亦曾向趙孟頰求序。²⁷⁹ 縱使有所渲染與誇大，仍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若是加上這些認識來重新理解葉森口述、孔克齊記載的小道消息，更能瞭解趙孟頰渴求錢財背後可能蘊含的經濟面意義。此則記事結尾對趙家經濟情況所作的粗略描述，可以窺見潤筆收入對於維持趙家生計可能頗為重要，尤其碑銘是不分雅俗皆有的需求，所佔比例或許不低。但無論如何，從任、趙互動來看，趙孟頰身為碑銘書丹者，並未因應酬而毫不在意，對文辭仍有一定講究。

四明茅紹之刻石

趙孟頰不只對碑銘內容有所講究，於刻石品質亦十分重視，此點可由名工茅紹之（約活動於 1308-1343）的崛起得知。茅紹之屬於四明茅氏刻石家族的一員，根據程章燦輯錄刻石名目，其名下十種刻石當中至少有六種是與趙孟頰有關。²⁸⁰ 另外，趙孟頰書〈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c.1306，圖版 貳-7）以及〈湖州路通義院記〉（1312）題署「四明茅歸祖（摹）鐫」，可能便是茅紹之或其同輩兄弟本名。²⁸¹ 儘管趙孟頰本人並未留下關於茅紹之的文辭，但其好友、與茅氏為同鄉的戴表元（1244-1310）有一則〈題茅生刻字後〉，²⁸² 元末明初謝應芳（1295-1392）、顧瑛（1310-1369）均曾指出茅紹之為趙孟頰所賞識，²⁸³ 可知茅氏確實是討論趙孟頰書碑值得注意的關鍵人物。

²⁷⁸ 葉森還曾出現在周密（1232-1298）《雲煙過眼錄》一書，參見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1576-1577。

²⁷⁹ 《松雪齋文集》卷六〈關里譜系序〉是應孔文昇之求而作，孔文昇即為孔克齊之父。

²⁸⁰ 關於四明茅氏刻石家族及茅紹之的討論，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40-145。不過程氏輯錄茅紹之最早一筆刻石 1307 年〈加封孔子制〉實際上與 1336 年〈元加封先師文宣王遺祀關里碑〉係同一碑之碑陽與碑陰，刻石年代應以後者為準方是。又，筆者另輯得一方 1308 年趙孟頰書〈重建留珠蘭若記〉亦是茅紹之所刻，見下段討論。

²⁸¹ 程章燦指出另有一位刻工「茅茂祖」活動地域及年代與茅紹之相近，再加上名字辭義互相呼應，懷疑或許是茅紹之，字茂祖。若是加入茅歸祖來看，應當歸祖、茂祖才是本名。雖能確定他們都屬於四明茅氏，但到底誰才是茅紹之？抑或均非是，目前難以稽考。

²⁸²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厓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為恥，殆非通論。」轉引自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4。

²⁸³ 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3-144。

目前所知茅紹之刻、趙孟頫書丹的碑刻，〈重建留珠蘭若記〉（1308，圖版參-3，江蘇吳江）是最早的一方。²⁸⁴ 不過，此拓篆額與碑文風格雖然可以勉強接受與趙孟頫當時書風有相通之處，但全碑字跡一致軟弱無力，碑上刻有將碑文與篆額框圍在內的線條，顯得有些奇特。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是後代翻刻，但在尚未見到原碑前，暫且存疑。〈重建留珠蘭若記〉之後，便是姚燧撰文、趙孟頫書丹、茅紹之刻的〈珊竹拔不忽神道碑銘〉（1309，圖版參-5，江蘇儀徵），²⁸⁵ 可惜在明代即有記載指出摹拓此碑者太多，造成石面損泐的情形。²⁸⁶ 即使如此，仍然可以窺得原刻矯健的神態以及後來茅紹之集字刻的影子。有趣的是，明代楊慎（1488-1559）稱有後輩向茅紹之挑戰絕技：「……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有人哉！」²⁸⁷ 此則記載距離茅紹之的活動年代超過百年，不知是否可信。倒是趙孟頫書〈佑聖觀重修玄武殿碑〉（1309-1310，圖版參-8，浙江杭州）署「隴右李璋模勒鐫字」，刻工精湛，²⁸⁸ 可能便是楊慎所記的刻工李璋。相較於趙孟頫之前在濟南被「益都石匠」刻得面目全非的〈利津縣新脩廟學記〉（1293，圖版壹-3，山東利津），²⁸⁹ 南方諸刻品質普遍較佳。

第四節 仕於宮廷（1312-1318）

元武宗海山（Qayisang，1281-1311；1308-1311 在位）至大四年正月初八（1311 年 1 月 27 日）逝世，同年三月十八日（1311 年 4 月 7 日）登基為仁宗的海山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Ayuur Balbad，1285-1320；1312-1320 在位）上臺，隨

²⁸⁴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44-45。按：書中錄文僅辨識出「四明□□□□」，筆者認為是「四明茅紹之模勒」。

²⁸⁵ 珊竹公神道碑實際上有兩通，其一至大二年（1309）立於江蘇儀徵，其二泰定三年（1326）立於河南新安，原碑今存於千唐誌齋。後者不只時間是在趙孟頫歿後，風格也有不小的距離。

²⁸⁶ 〈元刑曹尚書江東宣慰使珊竹介墓〉：「在城西北義城里。集賢學士姚燧神道碑，略云…趙孟頫書，因摹搨者眾，今石雖豐隆，而下方漸泐矣。」（明）申嘉瑞纂，《〔隆慶〕儀真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明隆慶刻本，上海：古籍書店，1971，第 15 冊），卷 2，頁 17。

²⁸⁷ 轉引自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3。按：楊慎著《丹鉛總錄》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梁佐福建刊本，前者作「李樟」，後者作「李璋」，當以後者為是。

²⁸⁸ 筆者曾在杭州碑林親睹原碑。此碑刻得並不很深，表面因長年捶拓又未多加清洗，留有厚重殘墨及纖維痕跡，但字跡仍舊能充分表達趙孟頫行楷精神，是不可多得的佳刻。

²⁸⁹ 關於此碑書法討論，請見第三章第一節。

著這項令史學家評為由草原統治路線走向偏漢文化的變革發生，²⁹⁰ 曾經在仁宗即位前被延攬入宮的趙孟頫，²⁹¹ 宦涯也正式邁向巔峰時期。仁宗甫即位不久，趙孟頫便衣錦還鄉替先祖立碑，²⁹² 完成延宕多年的心願。²⁹³ 同時也有餘裕替夫人管道昇（1262-1319）建道院祭祀先人。²⁹⁴ 此後到趙孟頫延祐六年（1319）返鄉的短短七年當中，趙孟頫書丹碑銘約有四十種之多，文集十九篇，已佚或未見則約有三十七種。立碑地點也遍布河北、河南、山西、陝西、安徽、湖北、福建等地。綜合趙孟頫碑銘各期數量曲線，江南時期書碑開始穩定成長，但本期卻是突然暴增，推測除了和趙孟頫任職大都有關之外，也和後人集字刻或偽刻習於採用趙孟頫晚年致仕前最高官銜刻石不無關係。

奉敕書碑及敕賜碑

皇慶元年（1312），趙孟頫撰文并書篆〈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1312，圖版 肆-1，北京）標幟了此後奉敕書碑的頻繁出現，²⁹⁵ 除了答己皇太后（?-1322，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兄弟之母）亦曾命趙孟頫書匾額、撰碑記以外，²⁹⁶ 仁宗朝敕命趙孟頫書碑數量特別多，確實可見趙孟頫受重視的程度。²⁹⁷ 不過，仁宗對趙孟頫的青睞也不宜過度渲染，畢竟奉敕書碑本來就屬於翰林國史院「典制

²⁹⁰ 蕭啓慶，〈元中期的政治〉，收入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580-603。

²⁹¹ （元）楊載，〈趙公行狀〉：「仁宗皇帝在東宮，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賢，遣使者召。」

²⁹²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考諱與峕，贈昭文館大學士、護軍、吳興郡公……五月十三日孟頫被旨許過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制書告于吳興郡公墓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歎美。湛恩汪濊，罔間歿存，實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焉！迺十二月甲子立石于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聖天子丕顯成命。」（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9，頁 357-358。

²⁹³ 趙孟頫〈先侍郎阡表〉作於大德元年（1297），九年後墓石仍未建成，直到六年後又添立〈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同本論文頁 55 註 275。

²⁹⁴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7，〈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²⁹⁵ 「至大二年九月廿二日（碑作廿九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明大師（碑作佛性圓融崇教大師）演公卒。越二年，其大弟子告于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之以塔。先師以道行承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無以示永久，在廷之臣，孰宜為之銘？維陛下擇焉。』天子以命臣孟頫，臣孟頫謹奉詔，按其行事而敘之。」（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9，頁 390。

²⁹⁶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1（53 期），頁 89-108。

²⁹⁷ 其他還有命趙孟頫繪圖、寫書畫題簽等。陳高華，〈趙孟頫的仕途生涯〉，收入同氏著，《元史研究新論》，頁 216-218；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頁 7-10。

誥」工作的一部分，且擔任類似任務的文臣並不只有趙孟頫。²⁹⁸ 事實上，觀察仁宗時期奉敕書碑情況，詞臣各自所長極其明顯，如劉敏中（1243-1318）與程鉅夫多負責撰文，郭貫（1249-1331）皆書篆額，²⁹⁹ 昭文館大學士僧溥光（號雪庵，約1227-1312 尚在）擅長大字，³⁰⁰ 趙孟頫甚至在面對懿旨書額時也寧願推辭禮讓溥光。³⁰¹ 下面分述趙孟頫之外曾在仁宗時期奉敕書丹的三位文臣。

劉賡（1248-1328），洺水人（今屬河北），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無文集傳世。劉氏和趙孟頫的合作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德三年（1299）〈昌國州寶陀寺記〉（浙江寧波），當時是由劉氏奉敕撰文、趙孟頫被旨書丹。³⁰² 劉賡書法流傳不廣，除〈快雪時晴帖〉後與趙孟頫奉敕跋文（圖 2-10）並列而較為人知外，僅碑刻有零星介紹文字。³⁰³ 墨跡尚見於北京故宮藏燕文貴溪風圖殘卷（圖 2-11），與快雪時晴帖跋文相去不遠，書法皆不甚工。儘管如此，皇慶二年（1313）〈敕建大都路總治碑〉（圖版 肆-4）碑陽卻是劉賡所書（1313，圖 2-12，北京），碑陰記才是趙孟頫書丹，和前文提到趙書碑陽、鮮于書碑陰的情況正巧相反。而且趙孟頫在這裡不像往常署「吳興」，而是特別冠上原籍「大梁」（汴京，今河南開封），可能反映了此處北人為尊的態勢。劉賡書碑比題跋更有骨力，不確定是否因刻工所致。〈敕建大都路總治碑〉明顯可見柳公權的影響，

²⁹⁸ 曾任職翰林國史院的官員名單見道上峰史，〈元朝翰林國史院考〉，收入明代史研究會編，《明代史研究會創立三十五年紀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3），頁 419-456。

²⁹⁹ 篆額部分請見本論文第三章。

³⁰⁰ 關於僧溥光事蹟，可見張光賓，〈元代山西兩李學士生平及書畫〉，《故宮學術季刊》，4 卷 3 期（1987 年春季），頁 1-32；王頌，〈書顯昭文：元代書、畫、詩僧溥光生平考述〉，《史林》，2009 年第 1 期，頁 149-156。

³⁰¹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4，頁 49。溥光書現存有陝西周至〈敕賜大重陽萬壽宮〉大字碑刻，此碑另一面即為趙孟頫奉敕書、李孟（1265-1321）奉敕篆額〈敕藏御服碑〉（1315，圖版 肆-7）。

³⁰²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22，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 166；（元）袁桷，《〔延祐〕四明志》，清咸豐四年煙嶼樓校本，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6 冊，卷 16，頁 8a-11b（6364-6365）。按：《〔延祐〕四明志》收有劉賡奉敕撰寶陀寺碑碑文，卻隻字未提趙孟頫奉敕書一事，推測此時趙書尚未受到重視，與仁宗朝趙氏奉敕書碑數量陡增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³⁰³ 趙生泉，《燕趙書法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277-278；楊振強，〈劉賡及其書法輯考〉，《中國書畫報》，2012 年 12 月 19 日，第 6 版。

較早的碑銘則頗有顏體之風，³⁰⁴ 足見其碑銘楷書仍不脫金代以來的顏柳風尚。劉賡書碑見於著錄者約二十餘種，奉敕書碑至少五種以上。³⁰⁵ 數量雖因後世名聲不顯而遠少於趙孟頫，在當時卻可能是地位堪與趙孟頫相埒之碑銘書手。

李侗（約 1250-約 1326），太原榆次人（今屬山西），仁宗時任集賢侍讀學士。其父墓誌銘為趙孟頫所撰，³⁰⁶ 據傳李侗作書畫必求趙孟頫題跋以求流傳，現存墨跡皆與趙孟頫題跋並傳（圖 2-13、圖 2-14），書學二王，論者以為不在鄧文原之下，³⁰⁷ 惟其碑銘書法未知面貌如何。李侗書碑著錄僅一，³⁰⁸ 奉敕書〈靳同知墓碑〉（1314，山西曲沃）載程鉅夫文集，³⁰⁹ 亦不存。

鄧文原，原籍四川綿州（古稱巴西），寓居杭州，有《巴西集》傳世。鄧氏曾被趙孟頫目為「畏友」，與鮮于樞、趙孟頫並稱為元初三大書家。至大三年（1310）至皇慶元年（1312）間擔任江浙儒學提舉一職，³¹⁰ 〈重建南鎮廟碑〉（1312，圖 2-15，浙江紹興）為此期奉敕撰并書丹，南鎮廟屬於較高層級的祠廟。³¹¹ 碑文載「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張閻等奏曰：『南鎮廟成，維麗牲有碑，乞命儒臣文原為文，以詔來者。』制曰：可。臣謹再拜稽首……。」³¹² 可知立碑是由趙孟頫之前的長官張閻請奏，³¹³ 類似情況還有約建於至大辛亥（1311）

³⁰⁴ 大德元年（1297）書〈唐帝廟碑〉，見楊振強，〈劉賡及其書法輯考〉，《中國書畫報》，2012年12月19日，第6版。

³⁰⁵ 金石著錄有〈溫國公珊竹咬住神道碑〉（1314，河南焦作）與〈池神廟碑〉（1321，山西運城），另外劉敏中、程鉅夫文集提到的又有數種。

³⁰⁶ 同本文頁 42 註 208。

³⁰⁷ 張光賓，〈元代山西兩李學士生平及書畫〉，頁 1-7。

³⁰⁸ 〈梁瑛神道碑〉（1314，山西平遙）（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 31，轉引自張光賓，〈元代山西兩李學士生平及書畫〉，頁 26。

³⁰⁹ 「延祐二年，春正月己巳，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顯言：『在昔金季，平陽人靳和能識帝王之真，率眾三千歸我太宗皇帝……冢上之刻，惟陛下幸焉。』於是詔翰林學士承旨臣某撰文，臣賡篆額，集賢侍讀學士臣侗書丹。」（元）程鉅夫，《雪樓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陶氏覆刻洪武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卷 6，頁 10a-11b（總頁 287-290）。

³¹⁰ 傅申，〈元代大書家鄧文原及其書跡〉，收入同氏著、黃永川主編，《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一）》（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頁 207-247。（原載於《故宮學術季刊》，3 卷 3 期（1986 年春季）。）

³¹¹ 有學者曾以南鎮廟為例，從經濟角度討論中央下令修建祠廟與實際經營的問題。見馬曉林，〈地方社會中官方祠廟的經濟問題：以元代會稽山南鎮廟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12-17。

³¹² 〈皇元重建南鎮廟碑〉碑文。全文收錄於（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 15，頁 5a。

³¹³ 關於張閻與趙孟頫的關係，請見上文提及〈瑞州路北乾明寺記〉與頁 53 註 272。

〈重修帝禹廟碑〉。³¹⁴ 鄧文原書碑見諸著錄者約十種左右，奉敕書似乎不多，可確認者僅〈重建南鎮廟碑〉一方，文集還有兩篇可能是奉敕撰文碑銘，³¹⁵ 其餘還有一些單純撰文的碑銘，如鄧文原撰、趙孟頫書〈杭州福神觀記〉（1320，圖版伍-4，浙江杭州）。鄧氏尚有碑銘墨跡〈清居院記〉（1318，圖 2-16，浙江湖州）傳世，論者認為書法在趙孟頫、李邕之間。³¹⁶

以下介紹兩方趙孟頫書敕賜碑及相關碑刻，最後再總結討論奉敕書碑人選安排的情況。

1. 敕賜伊川書院碑（1316，圖版 肆-11，河南嵩縣）

趙孟頫奉敕書丹〈敕賜伊川書院碑〉緣起於慕顏鐵木兒（Muyan Temur，生卒年不詳）意圖替父親昂實戴（Süsidai，1257-1311）創建之伊川書院求取敕賜名號，因而赴京尋求翰林直學士薛友諒（生卒年不詳）協助，其後發展為：

友諒因為集賢大學士顥言之，顥遂以聞。上嘉之，且曰：「力役之大，財用之廣，成於一家，誠不易得也。宜賜額曰伊川書院。其命翰林直學士友諒文諸石，集賢學士趙孟頫書丹，參知政事郭貫篆額。」

此文被收錄進地方志時，「集賢大學士顥」誤作為「集賢大學士頫」，³¹⁷ 易於使人誤以為薛友諒請託的人是趙孟頫，現根據拓本圖版改正。這位集賢大學士應當是陳顥（1264-1339），他不但是曾經替趙孟頫代購王獻之洛神賦的人物，³¹⁸

³¹⁴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鑄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元）蘇天爵，《元文類》（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 20，頁 1a-4a。

³¹⁵ 〈皇太子賜大慶壽寺田碑〉、〈淮安忠武王廟田記〉兩篇，見（元）鄧文原，《巴西鄧先生文集》，頁 746-747、779-780。

³¹⁶ 傅申，〈元代大書家鄧文原及其書跡〉，頁 229。

³¹⁷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 17 冊），頁 297。

³¹⁸ 〈洛神賦跋〉：「孟頫數年前竊祿翰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顥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1320），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勤也。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1321）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1322）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于松雪齋。」（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10，頁 427-428。

更是仁宗潛邸舊臣，³¹⁹ 也曾多次請奏賜號或立碑，³²⁰ 拓本記載無誤。儘管如此，從書上影印拓片圖版看來，此碑並不像趙孟頫書，筆者在國家圖書館調閱拓片之後，仍然認為與同時期的趙孟頫書風不類，實在難以相信此作出自趙孟頫之手。然而，筆者後來發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各地 1344」拓片雖然題名為〈嘉禧殿碑〉，碑文內容卻與〈敕賜伊川書院碑〉極為相關，令人完全改觀，現根據圖版錄出全文：

延祐三年三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嘉禧殿內有時分，對朵兒赤□
侍□火者完者……/奏：河南府有的普……蒙古……兒小/名的人。他的父親
勛實戴在河□□鳴泉……所/□內起立禮殿東廡，做了九賢……/[慕]顏鐵
木兒千戶又蓋了三□□□□收貯……/善齋，養正齋，廣業塋，樞星門、神
門□器庫、學倉……/計四十餘間，學田十頃。如今一切塚像都完備也……/
聖旨可憐見，教薛公諒學士做碑文，趙子昂學士書……[郭貫]/篆碑額
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是好的勾當，那般者。」麼道。/聖旨了
也。（圖版 肆-12）

此碑雖因漫漶而有不少文字無法釋讀，但依照體例而言屬於標準的元代白話聖旨，³²¹ 語彙都是當時特有的蒙語硬譯漢文，³²² 真實性毋庸置疑。堪與〈敕賜伊川書院碑〉內容互相印證，其題名或可改擬為〈敕賜伊川書院聖旨〉或笱付。不過，根據學者指出聖旨格式，薛友諒撰文、趙孟頫書丹的決策皆屬於奏請裁示內容的一部分（位於「怎生」之前），筆者將劃線文字試譯為：讓薛公諒撰文、

³¹⁹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1302。

³²⁰ 如前文提及〈靳同知墓碑〉，同本論文頁 60 註 309。後文還有〈敕賜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一例。

³²¹ 關於元代的白話碑，或稱硬譯公牘文體，其語法為蒙語，詞彙雖來自當時口語，但兩者並不同。由於此乃元代特有現象，是以不少語言學家、歷史學家關注考證這類文字。參見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收入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64-178；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系博士論文，2000。

³²² 碑文硬譯詞彙「呵」表假設語氣，「怎生」用於請示意見，「勾當」表公務、事情，「者」為祈使語氣，「那般者」意指照辦，「麼道」是置於表述內容之後的引語標記，相當於「…云云」。參見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頁 166-169；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頁 30-31。其它相關語法另見祖生利，〈《元典章·刑部》直譯體文字中的特殊語法現象〉，收入齊木德道爾吉主編，《蒙古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頁 138-190。

趙孟頫書丹、郭貫篆額的話，如何？皇帝說：是好的事情，照辦。³²³ 若是解讀無誤，則奉敕書丹等人選應當不是大汗親自指示，這部分見後文討論。無論如何，二碑字跡與十分相近，當同出一人之手，惟其書法不似趙孟頫，可能是刻工因素造成的結果。

和伊川書院同時還有另一方〈敕賜南陽諸葛書院碑〉（1317，河南南陽）是由陳顥進言，拓本未見，³²⁴ 碑文收錄於程鉅夫《雪樓集》及地方志，文云：

皇帝即位之四年（按：即延祐二年 1315），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言：……皇慶元年（1312）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於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幸焉。即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合名之曰「南陽書院」（方志作「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某（方志作「鉅夫」）為碑文，書篆并以付賡。³²⁵

此碑情況與〈敕賜伊川書院碑〉頗為雷同，但更詳細交代奏請送到翰林院後，經由李孟（1265-1321）等文臣討論過的賜額內容。而皇帝僅批示「可」，還原回蒙語硬譯漢文便是白話聖旨中最常見的「那般者」。後面交代的撰文、書篆等人選，雖然沒有伊川書院聖旨那般直接相關的文獻可供還原，但若根據碑文描述，或許情況也接近〈敕賜伊川書院碑〉，後文再作討論。

³²³ 參照《元典章》文例：「聖旨。亦黑迷失為頭福建行省官人每奏：『趺趾國裡、占城裡出征時分，軍官每、軍每、水手每風水裡推調了，逃了回來的根底，罪過他每底不要了上頭，去了的勾當每他怠慢了。如今俺大勾當裡去的時分，似那底一般逃走了，不紮撒呵，勾當俺的怠慢一般有。更聖旨可憐見呵，怎生？』麼道奏來。『如今那般推辭躲閃的省官人每根底，沒別裡哥逃走回來的人每根底，休疑惑，敲了紮撒者』道來。聖旨俺底。龍兒年二月二十九日，柳林裡有時分寫來。」學者指出「怎生」之前都是請求裁示的內容。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國學研究·第十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15。又，學者將其它聖旨出現的「可憐見」解釋為恩賜、仁慈，見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頁 174-175。

³²⁴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 11，頁 52a（總頁 20050）；劉衛東、高尚剛，《河南書院教育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 117。

³²⁵ （元）程鉅夫，《雪樓集》，卷 7，頁 1a-2b（總頁 299-302）；（清）潘守廉修，《〔光緒〕南陽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清光緒三十年刊本，臺北：成文書局，1976，第 457 號），卷 6，頁 6a-7a（總頁 409-411）。

2. 敕賜武當山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1314，湖北十堰）

〈敕賜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目前並未見碑刻或拓本傳世，文稿收錄於程鉅夫《雪樓集》：

皇慶元年（1312），春三月，京師不雨，遍走群望，不雨。詔武當道士張守清，禱而雨。明年春不雨，禱而雨。夏又不雨，又禱又雨。……延祐改元（1314），春二月。皇太后命師乘騎奉香幣還山致祭。冬十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請加賜宮額曰大天一真慶萬壽宮。詔翰林學士承旨臣某撰碑文，集賢學士臣孟頫書丹，中書參知政事臣世延篆額。³²⁶

但金石錄及道藏的版本卻有所增益，在延祐改元春二月之後增加一句「大司徒臣羅源奉皇太后旨」，請加賜宮額後又多出「命翰林學士承旨臣劉賡書之」一句。³²⁷ 命劉賡所書宮額，指的可能是道觀匾額或像釋溥光書「敕賜大重陽萬壽宮」大字碑石，³²⁸ 但為何需要增派書額人選，今日已無從稽考。學者指出與賜額同時的三道加封詔書曾有刻石，³²⁹ 內容尚存《道藏》。加封真人張守清（1253-？，名洞淵）的詔書提及前引碑文所述禱雨等事蹟，³³⁰ 另外兩道詔書則分別加封玄帝及天后，³³¹ 而加封天后詔書拓片尚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圖 2-17），³³² 書法屬於趙體。事實上，趙孟頫曾替張守清刻《啓聖記》作序，序文亦提及張守清奉皇太后命祈雨之事，³³³ 制詔刻石同出趙孟頫之手雖不無可能，但此

³²⁶ （元）程鉅夫，《雪樓集》，卷 5，頁 13b-15b（總頁 264-268），〈均州武當山萬壽宮碑〉。

³²⁷ 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744。

³²⁸ 請見本論文頁 59 註 301。

³²⁹ 王光德、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6），頁 73-74。

³³⁰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嘉修真之流，貴得道之士……近臣有稱讚之言，太后有徵求之命。屢逢亢旱，方虞率土之災。申禱上玄，並獲甘霖之喜……可賜體玄妙應太和真人，宜令張守清准此。延祐元年十月 日。」（元）佚名纂修，《玄天上帝啓聖靈異錄》，收入《正統道藏》（上海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19 冊），頁 643-644。張守清事蹟見王光德、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頁 78-81。

³³¹ 王光德、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頁 73；劉迅，〈元代武昌的道教名觀：武當萬壽崇寧宮考略〉，《全真道研究》，2011 年第 2 期，頁 233。

³³² 編號各地 1454，題名為〈加封瓊真上仙天后制詔碑〉。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線上目錄稱此拓為趙孟頫書，立碑地點為福建閩縣，不知何據。

³³³ 「……五龍觀主張君洞淵，篤於信道，強立不撓，皇太后聞而召之。會京師大旱，自去年九月不雨至于四月，天子以為憂。皇太后使人持香從張君禱焉，先雨，張君為之日時，已而，果然大雨，累數日乃止，遠近皆霑足。皇太后厚賜之，……張君持所刊《啓聖記》徵余為敘，余為誦所聞而書之。」（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6，〈玄武啓聖記序〉。《啓聖記》相關介紹見王光德、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頁 85-87。

例不像前述〈敕賜伊川書院碑〉、〈敕賜崇禧萬壽宮記〉一樣有奉敕碑刻拓本可供對照印證，無法排除元末連同其它制詔一同刻石的可能性。



小結

元代寺廟、書院等申請賜額均需經過層層上報處理。³³⁴ 相關公文書如蒙語直譯的聖旨（伊川書院聖旨）、文臣所擬的雅文詔書（加封天后詔）等等，³³⁵ 往往也會隨碑記一同刊刻上石，從這些公文書看來，奉敕書碑人選幾乎都是在內廷奏聞、³³⁶ 經臣下討論決定後再取得皇帝同意執行。關於這一過程最完整的記載見至正二十三年（1363）〈敕賜大崇國寺選公傳戒碑〉碑陰所刻劄付：

皇帝聖旨裏，宣政院：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哈刺章怯薛第二日，明仁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也速迭兒、雲都赤火里、殿中月魯帖木兒、給事中觀音奴等有來，本院官帖古思不花院使、阿剌臺經歷等奏：「『大都有大崇國寺開山住持空明圓證選公大師立傳戒碑石的上頭，俺與搠思監太保右丞相一處商量來，交中書省參政危素撰文并書丹，集賢殿大學士滕國公張璠篆額呵，怎生？』」麼道，皇太子根底啓呵：「『上位根底奏，聖旨識也者。』」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除已移諮危素撰文并書丹，學士張璠篆額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劄付者。

右劄付大崇國寺，准此。

豎立碑石。（圖 2-18）³³⁷

³³⁴ 蒙元賜額、賜號研究可參見宮紀子，〈徽州文書新探：『新安忠烈廟神紀實』より〉，《東方學報》（2005），77 號，頁 160-222；水越知著、石立善譯，〈元代的祠廟祭祀與江南地域社會：三皇廟與賜額賜號〉，《宋史研究論叢·第八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頁 536-549。私人書院申請官方賜額見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54-63。
³³⁵ 元代詔旨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是以蒙文為正本的「聖旨」，語言是不求典雅的漢譯白話，多頒布與特定機構或人物（尤其以免除差役為大宗）；另一類則是以漢文為正本的「詔書」，為翰林國史院撰發，漢文皆為文言，內容則多半牽涉較具普遍性的國家政策或重要事件。參見蕭啓慶，〈元代的通事和譯史：多元民族國家中的溝通人物〉，收入同氏著，《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1999），頁 323-384。（原載《慶祝札奇斯欽教授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5，頁 199-267。）

³³⁶ 李治安，〈元代“常朝”與御前奏聞考辨〉，《歷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頁 42-52。

³³⁷ 到「怎生」之前的內容是向皇太子啓奏，太子回覆說向皇帝稟奏，請聖旨裁奪吧。最後皇帝指示照辦。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頁 159-160。碑陽危素書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50，頁 132。另見劉曉，〈元代公文起首語初探：兼論《全元文》所收順帝詔書等相關問題〉，《文史》，2007 年第 3 期，頁 171-182。

此篇聖旨內容比前引〈敕賜伊川書院聖旨〉更為詳細，除諮詢皇太子與其它公文套語外，情況基本一致。聯繫本文所舉數例來看，儘管書丹人選指派可能是臣下依循前例揣摩上意，或是翰林文臣內部互相討論後分配的結果。但無論如何，碑文中時常見到詔某某為文或書丹的說法，實際上真正出自大汗欽點的可能性並不高。綜合而言，劉賡書法雖未見突出，奉敕書碑機會卻比鄧文原要來得多，可見敕賜碑銘書丹與書藝高低並無直接關係。趙孟頫晚年多奉敕書碑，與其說是由於書法受到大汗青睞，不如說是跟趙氏任職翰林國史院較有關聯。另外，元末李朮魯翀（1279-1338）曾因奉敕撰碑得到潤筆，³³⁸ 不知仁宗時期是否已有類似慣例。若然，則趙孟頫晚年經濟應當不虞匱乏。

應酬與詞翰並重

曾有學者認為趙孟頫是出於應酬便捷而作行楷，但此說卻是奠基於一方誤傳的篆書碑。³³⁹ 而且，書寫快捷與應酬並無必然關係，不同程度的「應酬」也需要另加考慮。至元辛卯（1291）趙孟頫替好友石巖（字民瞻，1260-1344 後尚在）作小楷〈過秦論〉，卷後有吳興八俊之一姚式（？-約 1317 或稍後）跋稱「子昂善書名世，求者紛至，輒搔首稱苦，然卒不能不為之書，民瞻蓋所樂與者」，而鮮于樞跋文在稱頌趙氏小楷之餘，指出「後之覽者，豈知下筆神速如風雨耶！」³⁴⁰ 可見趙孟頫實際書寫的速度，可能比後人由留存字跡所想像的還要來得更快，如此一來，更容易理解趙孟頫身後出現日書萬字的傳聞其來有自，³⁴¹ 而這不見得是出於應酬所需，行楷更不是因應求快的書體選擇。碑銘的實用需求和書法藝術表現的追求並無直接衝突。

然而，比起之前應接不暇的求書者，趙孟頫在高陞之後所需面對的奉敕撰書、草擬制誥等翰林國史院的文書工作，³⁴² 尤其文字還得經過刪改，如趙孟頫奉

³³⁸ 「從幸上都，嘗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費也。』」（明）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元史》，卷 183，頁 4221。

³³⁹ 劉九庵，〈趙孟頫書法叢考〉，頁 136-137。關於篆書碑辨析請見本論文第三章。

³⁴⁰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4 冊，頁 332。

³⁴¹ （明）陶宗儀，《輟耕錄》，卷 15，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 177。

³⁴² 翰林國史院在元代多數時期是一個清閒的機構，惟仁宗時稍顯特別，虞集替趙孟頫同僚劉賡所撰神道碑指出「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

敕撰〈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集本與石本便有不少差異，少數與趙孟頫關係密切的家屬也有可能與趙孟頫多次商討內容，³⁴³ 林林總總加起來，對趙孟頫必然形成另一股更大的壓力，以至於連奉敕文字都尋求代作，像柳貫〈懷州大興龍寺碑銘 并序，代趙丞旨作〉云：「……寺成，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斥陸田三百頃以贍寺食，而以其碑之文，命臣某序書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文曰」³⁴⁴《松雪齋文集》〈敕建大興龍寺碑銘 奉懿旨撰〉則是直接套用如下：「……寺成，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命僧廣開主之，斥陸田三百頃以贍食于寺者，而以其碑之文，命翰林序書之，臣孟頫職在紀載，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實際比較二篇文章，部分文字被修飾得更为華麗，篇末長達五百多字的銘辭則縮減到三百多字，內容仍有相當幅度改寫。可見即使尋求代作文章，也難以直接交差了事。

事實上，在柳貫之外，至少還有黃潛（1277-1357）與笑隱大訢（1284-1344）兩位的文集都出現代趙孟頫所作文章。³⁴⁵ 不同於上一期代筆的任士林為趙孟頫平輩，本期三位代筆人皆為趙孟頫晚輩，他們多半享有文名，像柳貫、黃潛均是當時文壇盛譽的寫手。而笑隱大訢則與任士林情況有些類似，都是在素未謀面之前便因文章而得到趙孟頫欣賞，³⁴⁶ 綜合可知趙氏找人代作碑文的態度並不隨便，基本上都是尋求自己認可過的作者。而這些代作文字的共通性是內容鮮少牽涉到趙孟頫本人，換句話說，本期碑文當中請託中介資訊所佔比例也比之前來得更少。值得注意的是，較有權勢或關係的請託者為了省事，往往會委託趙孟頫代求碑文、甚至直接指定趙孟頫撰文并書丹，如延祐元年（1314）趙孟頫向程鉅夫求寺

也」，轉引自張帆，〈元代翰林國史院與漢族儒士〉，《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5期，頁75-83。

³⁴³ 趙孟頫〈與子淵書〉：「體侯勝長，深以為慰。令弟子山時時相過，屢商略先太師碑文。孟頫不揆愚鄙，輒足有所述，其大意則子山當能言之。或高明以為然，便當趣為之也。〈黃庭〉至今未能臨寫，不至見弄不。淮右無事，官府清靜，必稍安也。因便草草興答時中，唯為相業自重。不宣。」子淵即康里回回（1291-1341），父康里不忽木（1254-1300）神道碑為趙孟頫所撰，回回之弟為元末大書家康里巉巉（字子山，1295-1345）。黃惇，〈趙孟頫《與子淵書》刻帖略論〉，收入許江、馬以主編，《書畫為寄：趙孟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7），頁1-8。根據黃惇介紹，此札刻帖帖石嵌於湖州南潯張石銘（1871-1927）舊宅牆上，推估是晚清刻帖。黃氏根據自攝照片錄文並考證內容，認為原作係真跡無疑，惟文中並未附圖。

³⁴⁴ （元）柳貫，《柳待制文集》，卷9，頁3（總頁465-466）。同書卷七還有〈御試一首代趙丞旨作〉。

³⁴⁵ 在對趙孟頫的稱呼上，按照關係與輩分不同有所區別：任士林稱趙子昂、柳貫稱趙承旨、黃潛稱趙學士、釋大訢稱趙魏公。

³⁴⁶ 黃潛替笑隱大訢撰塔銘稱「初，魏國公孟頫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即命駕訪之。」轉引自黃啓江，〈論趙孟頫的寫經與其佛學因緣：從仇英的《趙孟頫寫經換茶圖卷》說起〉，《九州學林》，2卷4期（2004年冬季），頁29註67。

記，³⁴⁷ 又如元末陶宗儀筆記一則，敘述趙孟頫代替羅司徒（名源，生卒年不詳）向胡長孺求銘遭拒一事。³⁴⁸ 這種模式更能說明趙孟頫晚年尋求擅長文辭的晚輩代作文章，很有可能是為了完成長官命令、帝王詔敕，以及因盛名所累帶來各式各樣難以推辭的碑銘。吳澄、袁桷、虞集均將趙孟頫翰墨與元明善文辭並稱，³⁴⁹ 可見風評如此。趙孟頫選擇將撰文轉嫁他人而保留較多書丹，反映趙氏在碑銘方面應當自覺書丹比撰文來得更為把握。

碑銘應酬對趙孟頫而言固然是沉重的負擔，但趙孟頫對於刻石的態度卻有其積極的一面，〈七觀跋〉可以作為箇中代表：

七觀者，翰林待制袁公桷之作也。…僕雖衰老目昏，不覺援筆為書一通。若袁公不以筆札之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須之義，傳之天下後世，以為美談云爾。〔延祐四年歲在丁巳（1317），三月十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吳興趙孟頫書。〕³⁵⁰

出身藏書世家的袁桷（1266-1327）因程鉅夫建藏書樓而作〈七觀〉，³⁵¹ 趙孟頫有感於其文辭優美，主動書寫全文提供袁桷刻石，七觀刻石落成於趙孟頫歿後，置於袁家藏書樓下。³⁵² 可惜今日已無從得見。趙孟頫主動書寫的舉動無疑昭示了欲藉由刻石留名的意圖，及其認為文辭、書翰並重的態度。而其自稱書法不

³⁴⁷ 〈虎林山大明慶寺重建佛殿記〉：「因集賢侍讀學士趙君孟頫求文於余，謹書以記。」（元）程鉅夫，《雪樓集》，卷13，頁9b。

³⁴⁸ 「胡汲仲先生長孺，號石塘，特立獨行，剛分有守。趙松雪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五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四，頁49-50。按：王逢（1319-1388）《梧溪集》亦載此事。胡氏「不苟取」碑文潤筆的剛毅性情於正史也可見其端倪，筆者認為此事應非空穴來風。

³⁴⁹ （元）袁桷〈立碑告墓祝文〉，《清容居士集》，上海涵芬樓景印元刊本，收入《元人史料叢刊》，卷43，頁2549-2551；（元）吳澄，《吳文正公集》，卷31，頁20a（總頁528），〈跋洪母熊氏傳後〉；虞集〈王知州墓誌銘〉，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163。

³⁵⁰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10，頁422-423。最後紀年文字據《兩浙金石志》補。

³⁵¹ 「桷不佞，遺守守儒，號東南故家。志學之歲，先子命繕治書錄，觀史志略錄部，第時見舛雜。稍長，得博考先賢藏書總目。矻矻三十年，合傳短長，迺成一家。承旨程公，作藏書山房于麻源三谷，命桷賦之。遂作〈七觀〉，極道源委。延祐三年（1316），歲在丙辰七月癸丑，會稽袁桷誌。」（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頁13a。

³⁵² 「翰林承旨程公建藏書山房於麻源，令桷賦其事，遂倣劉氏〈七略〉作〈七觀〉。家世書樓，以先越公所藏嘉定舊賜「奇觀」二字扁于其上，遂刻〈七觀〉于其下。泰定二年（1325）秋九月戊申，桷記。」（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15，頁27b（總頁10563）。按：袁桷之祖袁詔（1161-1237）封越國公，係南宋知名藏書家。

佳的謙詞，不只在許多信札中可以見到，如〈致堃堂提舉友舊執事尺牘〉「但恐筆札荒蕪，恐不可用以上石。然景遠學士之文，自可傳遠也」，更呼應吳澄邀請趙孟頫書丹時「然吾文豈可傳者？當藉義、獻之字以傳」的說法。³⁵³ 從這兩封信札可以看到兩人分別謙讓自己擅長的項目（趙氏長於書翰、吳氏擅於文辭），而敬稱另一方的技藝才足以傳之久遠（趙氏稱許周馳文字、吳氏讚賞趙孟頫書法）。趙孟頫〈七觀跋〉所言「詞翰相須之義」則縮合二者，刻石文字與書法不應有所偏廢。

延祐戊午（1318），趙孟頫弟子顧信（1279-1353）將平生蒐集趙書刊刻上石，號為《樂善堂帖》。³⁵⁴ 其中包括趙孟頫自作并書〈淮雲詩〉，可以視為趙氏在詩文、書法表現尋求平衡的努力。此詩是應求書刻石之請而作，《樂善堂帖》收錄有大小字兩種版本（圖 2-19），文字有些許出入（小字本作「老我作是銘，刻之于樂石」），而大字本成為收入地方志的版本，³⁵⁵ 詩云：「老我作是詩，刊之于樂石。庶爾保令名，照映滄江色」。趙孟頫追求刻石留名的意願在詩中表露無遺，大小字兩種版本的留存則反映了趙氏字斟句酌的自我要求，以及對於字體書寫效果的講究。

茅紹之與國子學刻石

刻工一般為世代相襲、具有地域性的家族事業。然而，誠如學者所言，茅紹之的活動範圍並未侷限在四明地區（元代屬慶元路），³⁵⁶ 相較於茅紹之長輩或晚

³⁵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致堃堂提舉友舊執事尺牘〉：「…且承諄諭，俾書先安人墓石，極忝不鄙。既嚴命所臨，又有景亮之囑，即已如戒寫付去僧，但恐筆札荒蕪，恐不可用以上石。然景遠學士之文，自可傳遠也。外承潤筆之惠，尤佩厚意。」按：張采（生卒年不翔）字景亮，為趙孟頫外甥，上海博物館藏〈千字文草書卷〉便是應張景亮之求而作。其父張伯淳（1243-1303）撰〈蕭山縣重脩大成殿記〉為趙孟頫書丹。景遠學士名周馳，與任士林、趙孟頫等人皆有詩文往來，任士林撰、趙孟頫書〈蘭芎山福仙禪院記〉即是由周馳篆額。吳澄信札出處同本論文頁 46 註 230。

³⁵⁴ 吳元真，〈叢帖中的稀見拓本：明拓元《樂善堂帖》〉，《國家圖書館學刊》，1997 年第 1 期，頁 102-104；王連起，〈元《樂善堂帖》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5 期，頁 31-37。

³⁵⁵ （明）李端修、桑悅纂，《（弘治）太倉州志》，卷十，頁 285-286。

³⁵⁶ 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2。

輩所刻碑銘多不出此範疇，³⁵⁷ 上一期提及茅紹之刻〈珊竹拔不忽神道碑銘〉（1309，圖版 參-5，江蘇儀徵）已跨出地域限制，本期鄧文原奉敕撰并書〈重建南鎮廟碑〉（1312，圖 2-15，浙江紹興）也是茅紹之所刻，拓本品質一如墨跡一般精彩。延祐五年（1318）茅紹之與他人合刻趙孟頫書《樂善堂帖》（圖 2-19），³⁵⁸ 表現亦頗為不俗。筆者認為茅紹之能夠跨出一般刻工的在地限制，趙孟頫應當扮演了相當程度的推手角色。

趙孟頫曾擔任延祐二年（1315）元代科舉首次開科讀卷官，³⁵⁹ 該年立於國子學的進士題名記亦是由趙孟頫書丹，³⁶⁰ 惜元代進士題名記刻石絕大多數都在明代遭到推倒、重磨再利用的命運，或是在清代重立，今日並無可靠的元代刻石。³⁶¹ 但這或許便是讓茅紹之後來將刻碑事業進一步拓展到大都的契機。此後國子學後至元二年（1336）刊刻〈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詔碑〉（圖 2-20），³⁶² 茅紹之與負責書丹、篆額的國子學官員們一同留下「臣茅紹之刻」名款。此碑今日樹立在北京國子監大成門外，即元大都國子學內。³⁶³ 碑文是以標準的顏體書丹，刻石品質不錯，可以確認是茅紹之所刻。另外，後至元年間（1335-1340）〈進士題名

³⁵⁷ 南宋咸淳十年（1274）茅化龍刻〈楊惠深墓誌〉可能是四明茅氏刻石當中年代最早的一件。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頁 325-326。另外，元初茅化龍、茅文龍以及元末茅士元刻石皆在四明地區。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0、142

³⁵⁸ 啓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 12 冊·宋 姑孰帖·宋 松桂堂帖·元 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³⁵⁹ 許有壬（1287-1364）〈跋首科貼黃〉，轉引自蕭啓慶，《元代進士輯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 491。

³⁶⁰ 楊士奇（1365-1444）〈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此跋紀年永樂己亥（1419）。轉引自蕭啓慶，《元代進士輯考》，頁 493。

³⁶¹ 學者曾發現一通有可能是元代進士題名記碑陰的拓本，並根據其中一個僅見於延祐年間的職官名稱，懷疑或許便是趙孟頫書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見邵鵬，〈北京國子監重新發現一方元代進士題名刻石〉，《北京文博》，2010 年第 1 期，頁 45-51。按：該文作者發掘出此拓固然難能可貴，惟推訂延祐二年卻稍欠周全。此碑陰拓本字跡看來與趙孟頫相去甚遠，不太可能出自趙孟頫之手。縱使碑陰是他人所書，畢竟仁宗時期開科還有延祐五年（1318）一次，此拓並不一定是延祐二年。

³⁶²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詔碑全國各地皆有樹立，詳情請見本論文頁 115「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一節。關於北京國子監此碑紀年，碑陰刻於後至元二年（1336），但前人往往因詔書而將碑陽訂為大德十一年（1307）所刻，實際上從書丹、篆額人官銜可以推知此碑絕無可能立於大德年間，篆額人謝端（1279-1340）官銜「亞中大夫國子司業」，而其人是在延祐五年（1318）方才登進士第。見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024。

³⁶³ 關於此碑移轉經歷，參見邵鵬，〈北京國子監孔廟元代《加號詔書》碑考〉，《中國文物報》，2006 年 11 月 15 日，第 5 版。

記〉刻工署名「茅紹之門人郝永泰刊」，³⁶⁴ 而當初同樣立於大都國子學的至正十六年（1356）〈加封先聖父母及聖配夫人顏曾思孟四子碑〉則出現「茅紹之門人蒲水郝恭刻」題記，³⁶⁵ 可見茅紹之的觸角已擴展到大都，尤其國子學堪稱是重要據點之一，才會讓來自蒲水（位於河北）的門徒留下這些自我標榜的署名。郝恭（生卒年不詳）刻〈加封先聖父母及聖配夫人顏曾思孟四子碑〉拓片尚存，³⁶⁶ 無書者姓名，刻碑字體為趙體。

學者比較四明文士戴表元及其徒袁桷（1266-1327）贈予茅氏文字，指出袁氏對茅生較高的評價，反映了當時文人篆刻興起、刻石者地位隨之提高的時代觀。³⁶⁷ 此外，茅紹之能達成普通地方刻工無法夢見的成就，筆者認為其模式或許與趙孟頫將朱德潤（1294-1365）推薦給瀋王（1298、1308-1313 在位；1275-1325）相似，³⁶⁸ 致使茅氏在趙孟頫歿後同樣活躍。茅紹之刻石與趙孟頫碑銘相輔相成，茅氏刻石一方面隨著趙孟頫碑銘走向首都及各地，另一方面，茅紹之集趙字並加以整頓形成的趙體碑銘，如歷來爭論不休的道教碑（1329，圖版 陸-1，北京）和其它集字碑，³⁶⁹ 也幫助趙體影響深入各地，這部分討論請見第三章第二節。

第五節 晚歲家居（1319-1322）

延祐六年（1319）管道昇病情惡化，同年趙孟頫請求還鄉獲准，但管氏仍於五月十日逝於舟中，³⁷⁰ 其後趙孟頫居於鄉里直到至治二年（1322）逝世。單就碑刻紀年而言，本期碑銘數量甚多。但趙孟頫喪妻後頗為病痛所苦，難以作書，暴增的碑銘數量顯然並不合理。筆者認為，此期碑銘集中固然與後世偽託混雜有關，但還有另一重要原因是前期奉敕或受託碑銘陸續建成，立石年代卻被歸入本期的緣故，辨別前後的地方則在於官銜及題署。趙孟頫約上一期末尾、約當延祐

³⁶⁴ 曾毅公輯，《石刻考工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 118。關於進士題名刻石的性質與存放地點，參見邵鵬，〈北京國子監元代進士題名刻石調查研究——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刻石考辨〉，《中國歷史文物》，2007 年 5 期，頁 35-49。

³⁶⁵ 根據清修《欽定國子監志》，轉引自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3。

³⁶⁶ 中研院史語所傳圖拓片編號 16162，不過傳圖目錄題名為〈太學題名碑〉，誤。

³⁶⁷ 「……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頽者多矣。漢世以試籀書始得為吏，而唐宋制令，玉冊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為。茅氏守藝，猶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尚勉哉，必有以興復矣。」轉引自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44-145。戴表元文同本論文頁 56 註 282。

³⁶⁸ 西上實，〈朱德潤と瀋王〉，《美術史》，第 104 號（1987 年 3 月），頁 127-145。

³⁶⁹ 見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一文，同本論文頁 3 註 9。

³⁷⁰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外集，〈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四年(1317)左右,原本題「篆額」或「篆額」(兩種寫法皆有)的習慣漸次改為「篆題」,改變的原因不明,但這種寫法確實僅見於晚年(圖 2-21)。另外,未致仕前官銜皆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後來則加上「前」字,確定作於致仕後的碑銘書跡僅五種,文集兩篇,已佚或未見碑銘可能還有一種。大體而言,本期重心又回到江南地區,尤其時常應僧道之請書碑,楊載則為本期最常見的碑文作者。除英宗曾遣使命書《孝經》以外,基本上未再出現奉敕之作。

有趣的是,趙孟頫傳世最後一件碑銘墨跡〈光福重建塔記〉(1321,圖版 伍-7,江蘇吳縣)卷末云「至治元年二月望日建。皇帝陛下千萬壽。」乍看之下令人疑惑為何加上祝壽之辭,又或許誤以為與帝王詔命有關。不過,蒙元帝王生辰號為「天壽聖節」,是頗為重要的年度節慶,而當時在位的元英宗碩德八剌(Sidibala, 1320-1323 在位)生日正是二月初六,英宗還曾下令二月初一至十五不得殺生,³⁷¹ 他崇佞佛教事蹟亦多見諸史籍。³⁷² 可知〈光福重建塔記〉當是此環境下所建,立石年月及配合天壽聖節的壽辭恐怕是為了逢迎君主,此碑也和帝王詔敕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本期還有一件敕賜碑,此即據傳已毀於文革時期的茅山〈敕賜崇禧萬壽宮記〉(1320,圖版 伍-5,江蘇句容),³⁷³ 但它並未題奉敕撰或奉敕書,碑文由曾經擔任鎮江茅山書院山長的王去疾(約 1269-1341)撰文,文中記述南塢真人陳志新(生卒年不詳)在張留孫、吳全節等人的幫助之下,獲得仁宗賜號「崇禧萬壽宮」。篇末銘辭稱頌「煌煌崇禧萬壽宮,巨扁鸞飛羲獻字」,顯示撰文者很有可能知道陳志新還請託名家書匾以彰顯得到賜號的榮耀,³⁷⁴ 〈敕賜崇禧萬壽宮記〉最後建於英宗至治元年(1321)正月十五日。而依照署名鐫刻的鄭梓材(生卒年不詳),還可以找到另一通題名為〈元仁宗賜號崇禧萬壽宮敕暨陳志清上

³⁷¹ 許正弘,〈元朝皇帝天壽聖節考〉,《成大歷史學報》,2013(44期),頁 109-144。

³⁷² 蕭啓慶,〈元中期政治〉,收入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609-610。

³⁷³ 聞毅先,〈鳳歌鶴舞 潤健挺秀——《茅山崇禧萬壽宮記碑》賞析〉,《老年教育·書畫藝術》,2008年第7期,頁 32。

³⁷⁴ 無獨有偶地,吳澄給趙孟頫的信札亦是以「羲獻字」來稱呼趙孟頫書法。使用二王來代稱名家書跡固然是常見的用法,但連繫陳志新與趙孟頫的關係來看,崇禧萬壽宮匾額應當也是出自趙孟頫之手。吳澄信札全文請見頁 46 註 230。

表)的碑刻。³⁷⁵《江蘇金石志》記載此碑篆額「敕賜萬壽宮詔」，分上下兩截，並大致臨寫篆額(圖 2-22)，³⁷⁶字跡與〈敕賜崇禧萬壽宮記〉篆額頗有相通之處。幸運的是，中研院史語所藏有上下半截分拓兩紙的拓片(圖版 伍-6)，兩紙尺寸一致，篆額未見。上截是偏大的行書，內容顯然是出於翰林詞臣代擬的文言詔書，書風與〈敕賜崇禧萬壽宮記〉一致，接近趙孟頫晚年其它行書墨跡(圖 2-23)。下載小楷則與北京故宮〈洛神賦冊〉(1319)相似。此石無書者姓名，筆者推測係陳志新請趙孟頫重新謄錄上石。

另外，此碑原稿著錄於《石渠寶笈》，鈐有項元汴(1525-1590)、笄重光(1623-1692)收藏印，引首是趙孟頫篆題「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十二字，署「延祐六年(1319)□月□日」，拖尾附裱〈致南塢真人札〉一封：

歲首徐提點下訪，得所賜書，俾書〈崇禧石記〉，屬以賤體苦瘡痍，不能執筆，徐君目擊，遂不作答字，想不怪也。廿日承專价惠書，就審即日道體清勝，深慰懸仰。今所苦瘡雖稍愈，猶未全安，辱一再之命，力疾作行書寫納，蓋茅山張從申〈元靖先生碑〉(按：「玄」應是被石渠編者為避康熙名諱而改成「元」)，亦是行書，可為例耳。但恐筆墨荒陋，不足上石，更在鑒裁。³⁷⁷

信中言及南塢真人(即陳志新)託徐君轉交信札，請趙孟頫寫〈崇禧萬壽宮記〉一碑，趙因當時身體狀況不佳，未能回信答覆，後來才寫納作品，而且是依張從申〈李玄靖碑〉之例而書，最後謙稱筆墨荒蕪，不足上石，這類謙語在其他趙孟頫談及寫碑的尺牘頗為常見。考〈李玄靖碑〉共有兩通，³⁷⁸其一是張從申(約活動於大曆年間 766-779)所書，唐代宗大曆七年(772)立石(圖 2-24)，³⁷⁹其二是顏真卿五年後又書新碑(圖 2-25)。〈李玄靖碑〉記載唐代茅山此陽觀道士李玄靖(683-769)事蹟，同為茅山道士的陳志新應當十分熟悉。在兩通

³⁷⁵ 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349。陳志清顯係陳志新之誤。

³⁷⁶ (清)繆荃孫編，《江蘇金石志》，民國江蘇通志稿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13 冊，卷 21，頁 7a-9a(總頁 9968-9969)。

³⁷⁷ (清)張照等編，《秘殿珠林 石渠寶笈》，下冊，頁 918-919。

³⁷⁸ 王同順，《鎮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書法研究》，頁 6-8。

³⁷⁹ 原碑在明代毀於火，今有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本及北京故宮藏元拓本，上海圖書館藏本參見王暢編輯，《張從申李玄靖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李玄靖碑〉之間，趙孟頫選擇了偏向集王行書、接近自己路線的張從申作為跟陳志新溝通的範例。而從篆額內容由原稿的「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改成「敕賜三茅山崇禧萬壽宮之記」看來，中間經過溝通協調、補寫字跡等過程，「敕賜」名號是後來才加上去的，「之」字則是為了篆額維持偶數字對稱所添加的虛詞。撰文、書丹人選基本上與救命沒有關係，而是主事者自行選擇的。

上引〈致南塢真人札〉所言正是趙孟頫病痛纏身的寫照。趙氏對於大量應酬自然不無怨言，延祐七年（1320）致中峰明本（1263-1323）信札云：

……頃時時有人持法語見過，每以人不識好惡，與從孟頫求書者無異，是與不是，必要滿幅盈卷，問其所以，莫知好處安在，徒使人終日應酬，體疲眼暗，無策可免。雖吾師道大語妙，不可以此為比，然其疲於應接，亦豈不然耶？³⁸⁰

趙孟頫以自己的應酬比況時常被求取法語的中峰明本，並抱怨求書者往往不懂得欣賞，盲目求取，徒然讓人忙碌到疲於應付又莫可奈何。文末趙孟頫似乎意識到將自己類比中峰明本未必恰當，但仍難免牢騷。趙孟頫表露厭惡應酬的態度，莫此為甚，但這似乎是一時較為情緒性的發言，並不足以說明趙孟頫應酬都是應付之作，或否定其應酬書法的價值。趙氏晚年贈予後輩的兩首七言絕句，可代表其一生對書法、尤其是銘石書法的態度：

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

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³⁸¹

詩末雖用禪宗「千江月」的典故，但詩意卻與前文所引〈七觀跋〉、〈淮雲詩〉相呼應。第二首詩特別言及「名刻」，或許趙孟頫也意識到，比起貴重書畫之珍稀，碑銘書法雖因量多而價賤，影響力卻更廣且更遠。無怪乎趙氏在意刻手精粗與品質，這也正是茅紹之得以崛起的關鍵之一。儘管碑銘無法避免遭到改造變貌，但刻石確實讓趙孟頫留下了不朽的名聲。

³⁸⁰ 〈趙氏一門法書冊〉所收致中峰和尚十一札之入城帖。圖版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15冊，頁4-55、206-212。年份考證見單國強，〈趙孟頫信札繫年初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2期，頁13。

³⁸¹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5，〈贈彭師立二首〉。

第三章 趙孟頫碑銘書法



第一節 分期

前人對趙孟頫書法分期已多有概括說法及相應之反省，像是王連起認為須區分不同書體等。³⁸² 至於碑銘書法之分期，姜一涵、孫志新均以個別碑銘墨跡代表三階段，難以窺見其轉變過程；陳建志〈趙孟頫の碑文書法について〉一文雖稱至少可以劃分六期，卻未見具體論述。³⁸³ 本文將結合碑刻拓本及上一章所述趙孟頫寫碑生涯，綜合考慮其碑銘活動作分期。惟同一期之內仍不乏先後之別及書體差異，各期切分點前後也有相當的延續性，且趙孟頫取法多元，行文主要僅標舉筆者歸納同一時期內最顯著的特徵，以瞭解其整體演變軌跡。每一期大致上與前述生涯各階段相當，但並不完全相等。第一期從鍾繇、隋唐楷書而來，任職江南時期則一路從魏碑到借用李邕風格成功將蘭亭轉換大字，這一階段由於風格變化較大而切分為前後兩期，江南後期奠定趙體行楷基調。隨著趙孟頫官位更上層樓，奉敕書碑等眾多碑銘需求使其書碑工作越趨熟練，脫去此前從各家學來的因素而自成一格。告病還鄉後仍持續作書，雖筆力雄健，氣勢堪比顏書，但字形控制已大不如前，是為其風燭殘年之貌。

第一期 鍾法與隋唐楷書（1287-1298，34 歲至 45 歲）

本期基本上與第二章第二節同步，即趙孟頫初仕大都、到山東轉任地方官的階段，是現存碑銘墨跡付之闕如的時期，可靠作品不超過五件，即〈鮮于光祖墓誌銘〉、〈空相寺殘碑〉、〈利津縣新脩廟學記〉、〈王深及妻寧氏合葬誌〉、〈濟陽重脩廟學記〉。各作風貌雖不完全相同，但皆有劉九庵提示署款「孟」字上半「子」字橫畫偏長的特徵，³⁸⁴ 大致上顯得頗為樸拙，取法對象以鍾繇（151-230）、初唐楷書為主，和南宋以來的碑銘傳統淵源極深。

³⁸² 王連起，〈趙孟頫書法藝術概述〉，收入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頁 1-9。

³⁸³ 同作者 2014 年筑波大學博士論文〈趙孟頫の書法における時期区分研究〉或有更詳盡內容，俟改日拜見全文再行增補。

³⁸⁴ 劉九庵，〈趙孟頫書法叢考〉，頁 129。

〈鮮于光祖墓誌銘〉（c.1287-1290，圖版 壹-1，浙江錢塘）誌石約出土於明代，今日已無法得見，³⁸⁵ 目前僅存北京大學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兩種剪裝拓本，曾被刻入清代《契蘭堂法帖》。³⁸⁶ 關於此作風格，趙孟頫〈哀鮮于伯幾〉詩「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一句，³⁸⁷ 明確點出取法鍾繇（151-230），風格接近至元丁亥（1287）〈跋大道帖〉（圖 3-2）。³⁸⁸ 在鍾繇、蕭子雲（486-548）古風之外，其線條弧度、粗細變化細膩，翩然有致，和褚遂良〈雁塔聖教序〉有些相似（圖 3-4），³⁸⁹ 與南宋初年取法鍾繇卻雜揉唐楷韻味的書家吳說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圖 1-10、圖 1-11、圖 3-3）。事實上，北宋以來鍾繇古體在文人之間並不罕見，³⁹⁰ 以鍾法寫墓誌銘亦有其例，如米芾（1051-1107）〈蔣延祖夫人錢氏墓誌〉與朱敦儒（1081-1159）〈宋樂夫人墓誌銘〉，南宋書家姜夔、趙孟堅等人亦學習鍾法，³⁹¹ 可見趙孟頫學鍾繇與南宋書法傳統的密切關係。不過鍾繇體基本上僅見於小楷，一般字體偏大的碑銘仍是以唐楷為主要取法對象。

堪稱為本期代表作的〈空相寺殘碑〉（圖版 壹-2）立於趙孟頫家鄉浙江湖州，刻工亦是本地人（德清陳必達刻），結字方面符合趙孟頫自稱當時學習褚遂良〈孟法師碑〉、稍微偏扁而寬闊的結體（圖 3-5）。³⁹² 用筆的部份，起收筆均有明確提頓，而這樣的筆法看似平常、卻少見於南宋晚期以來的碑銘，或許可視為對當時碑銘書法衰落現況的反動。另一方面，趙孟頫排斥歷來主導碑銘書法的

³⁸⁵ 王靖憲主編，《中國碑刻全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冊 6，頁 424。

³⁸⁶ 學者指出俗稱《三希堂續帖》（《墨妙軒法帖》）第五卷所刻小楷書（含〈鮮于光祖墓誌銘〉），係由《契蘭堂法帖》挪移而來。見王連起，〈鮮于樞生卒事迹考略〉，頁 74。

³⁸⁷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3，頁 111-112。

³⁸⁸ 同時期小楷參見何傳馨，〈風塵過後—趙孟頫禊帖源流卷探究〉，《故宮文物月刊》，總 374 期（2014 年 5 月），頁 46-59。

³⁸⁹ 另外亦有學者指出趙孟頫小楷靈動、飄逸的風格特徵是來自於東晉道士楊羲（330-387）〈黃素黃庭內景經〉，聊備一說。黃惇，〈趙孟頫書法研究二題〉，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千年遺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頁 343-355。

³⁹⁰ Hui-liang J. Chu, "The Calligraphy of Li Kung-lin in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in Richard M. Barnhart, et al., *Li Kung-lin's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3), pp. 53-71.

³⁹¹ 莫家良，〈從幾件出土石刻書蹟論宋代書法的若干問題〉，收入中華書道編輯委員會編，《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書道學會，1998），頁拾壹—1-52。

³⁹² 「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元貞二年（1296）正月十八日，子昂題。」（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七，頁 81。

顏體，³⁹³ 其碑銘楷法也不似字體較小的智永千字文，則其取法唐人的筆法，究竟是從何而來？有學者推測是因為到大都赴任而受到北方書壇影響的結果。³⁹⁴ 然而，畢竟趙孟頫出仕前的作品僅有〈杜甫秋興詩卷〉（圖 3-1）孤例一件，難以釐清出仕後的風格到底是原有的涵養抑或是新受到刺激。而歷來習稱趙孟頫早年書學高宗的說法，除了小楷墓誌銘或許稍有關係之外，碑刻方面基本上並不適用（高宗碑銘請見本論文第一章第一節），而趙孟頫早年學褚的部分，對照之前關於南宋碑銘書法傳統的討論，筆者認為仍然屬於南宋以來的傳統。而南宋末年已開始針砭俗流、主張復古的趙孟堅，其書論指出滋乳歐虞的丁道護〈啓法寺碑銘〉（圖 1-89），³⁹⁵ 可能便是趙孟頫碑銘楷法的來源之一（圖 3-6）。從這個角度來看，趙孟堅反對南宋末俗書的概念在趙孟頫身上得到實踐，換言之，趙氏早年碑銘仍是受原生影響為多。

本期剩餘三作均位於山東地區，儘管可以從結字看到相通之處（圖 3-7），但具體呈現效果卻出入甚大：〈利津縣新脩廟學記〉（圖版 壹-3）字形歪斜，走樣最多；〈王深及妻寧氏合葬誌〉（圖版 壹-4）為墓葬出土誌石，摹勒時變得有些平板，風格離鍾繇已有一段差距；〈濟陽重脩廟學記〉（圖版 壹-5）由三人合刻，全碑摹勒品質前後有些許差異，前半較有可觀之處，甚至還出現頗有隸意的寫法。此碑用筆與同時期楷書題跋墨跡如〈跋錢選八花圖〉（1289）、〈跋韓滉五牛圖〉（1291）、〈題歐陽詢夢奠帖〉（1292）相近，都有徐浩（703-782）厚重的筆跡（圖 3-8）。也和〈空相寺殘碑〉一樣在單字內出現行書帶筆，線條亦有褚遂良婉約的弧度，顯示趙孟頫在早年便已不甘於四平八穩的碑銘楷書，摻入行意以求變化。

趙孟頫好友吳澄〈跋子昂楷書後〉云：

³⁹³ 〈致王子慶札〉：「近世又隨俗，皆好學顏書。顏書是書家大變，童子習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種擁腫多肉之疾，無藥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實。向使書學二王，忠節似顏，亦復何傷？」此札紀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墨跡已佚，僅存後人抄錄內容。蘇興鈞，〈宋元名人詩箋冊〉，《書法叢刊》，1992年第1期，頁46。

³⁹⁴ 陳建志，〈趙孟頫の碑文書法について—《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と《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二稿を中心に—〉，頁56。

³⁹⁵ 相關討論請見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頁37。

至元丙戌（1286）冬，予始解後，子昂於維揚驛。明年在京，每日相聚，為予作字，率多楷書，不令作行草，與今此卷字體一同。人但見其後來寫碑文之字，乃疑此卷非真，是未嘗悉見其諸體字樣也。³⁹⁶

跋文指出趙孟頫早年為吳澄作的楷書，風格與吳澄題跋的這件趙孟頫楷書一致，而令熟悉後來趙碑面目的人誤以此作為偽。吳澄所言，很有可能便是本期與後來趙碑迥異的樸拙面貌。

第二期 兼容魏碑、中唐行書（1299-1306，46歲至53歲）

第二期實際上相當於任職江南時期的前半，而趙孟頫在江南的這段期間曾在大字方面做過各種嘗試，像是試著將蘭亭放大等等，³⁹⁷ 故而這十年當中碑銘風格前後變化幅度甚大，這裡將紀年大德十一年（1307）左右、同時有墨跡及拓本傳世的〈松江寶雲寺記〉（1308，圖版參-1，上海）劃為下一階段，先論本期同質性較高的碑銘作品，其中大德七年（1303）書玄妙觀二記（重脩三清殿記與重脩三門記）有墨跡傳世，尤其後者因近代刊行甚廣而頗受矚目。其他立於南方的碑刻如〈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1299）、〈紹興路增置義田記〉（1304）等，亦值得觀察。

廣東省博物館藏一件無紀年〈陋室銘〉（圖3-9），書體與碑銘楷書相類似，筆者認為此作並非如學者所言三十餘歲之作，³⁹⁸ 而是屬於本階段（四十六到五十三歲）的作品。根據論者對於印鑑的排比研究，〈陋室銘〉鈐印應屬於所謂「無損期」，年代範圍約為元貞元年（1295）到大德六年（1302）之間，³⁹⁹ 可視為由前期過渡到玄妙觀二記之間的作品。〈陋室銘〉筆力較上期強勁，橫劃起筆

³⁹⁶ （元）吳澄，《吳文正公集》，卷32，頁8（總頁536）。

³⁹⁷ （元）方回，《桐江續集》，卷24，〈合密府判題趙子昂大字蘭亭并序〉，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158。按：由於方回卒於大德十一年（1307），故可確定趙孟頫將蘭亭放大的嘗試早於此年。

³⁹⁸ 朱萬章，〈趙孟頫早晚期書風簡論——以廣東省博物館藏《陋室銘》、《楞嚴經》為例〉，收入上海博物館編，《書畫經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88-191。

³⁹⁹ 學者整合前人關於「趙子昂氏」朱文印（一般釋為「趙氏子昂」）損益特徵的研究，綜合考慮本人補印、後刻偽印等情況，將趙氏用印歸納為五期：無印期（至遲到元貞元年1295）、初製無損期（約元貞元年略前）、一損期（約大德六年1302略前）、二損期（約大德十一年1307末略前）、修復期（約至治元年1322初略前）。參見趙華，〈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故宮文物月刊》，總375期（2014年6月），頁114-127。

與收筆並沒有太多提按動作，運筆時用力平均，線條粗細均衡，甚至出現如刀刻般方筆的效果。這種筆法在更晚的玄妙觀二記墨跡也能清楚見到（圖版 貳-2、圖版 貳-3），起收筆做得銳利而精確，鉤筆俐落而少頓挫。近代學者或將之歸於學習魏碑，⁴⁰⁰ 或認為是受到鮮于樞啓迪。⁴⁰¹ 竊以為取法魏碑之說視覺上較為接近，惟仍有討論空間；⁴⁰² 鮮于樞因素乍見之下較難聯結，但也不無有關，詳見後論

結體的部份，本期扁闊的字形實可視為前期「規模八分」的延續，惟亦有所增益，如圖 3-10 當中「觀」字裡面「隹」和「見」的橫向筆畫都比前期更為傾斜，左右兩半結組密切，營造出較精巧的感覺。這些較有敬側態勢的結字可能是來自張從申〈李玄靖碑〉（圖 3-11）或李邕等中唐行書碑銘而來，使得整體瘦高字形比例略有成長，通篇變化比之前來得豐富。宋濂指出晚年取法李邕之說已為近代學者公認修正提早，陳建志認為趙孟頫可能是透過曾任職湖南的鮮于樞而瞭解到李邕〈麓山寺碑〉，⁴⁰³ 可為一說。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麓山寺碑〉雖然是李邕名碑之一，卻因碑石質地較差，早期便已漫漶，⁴⁰⁴ 即使是現存最清晰的北宋拓本，⁴⁰⁵ 字口仍稍顯模糊（730，圖 3-12，湖南長沙），明初楊士奇（1365-1444）已稱「余前後所得十數本，皆紙墨糊塗，甚至不可辨識。」⁴⁰⁶ 遑論更晚的版本。相較於此，趙孟頫曾經送給晚輩張雨（1283-1350）臨習的李邕〈李思訓

⁴⁰⁰ Zhixin Sun, "A Quest for the Imperishable: Chao Meng-fu's Calligraphy for Stele Inscriptions," p.310-311.

⁴⁰¹ 陳建志，〈趙孟頫の碑文書法について－《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と《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二稿を中心に－〉，頁 57-58。

⁴⁰² 趙孟頫取法北魏沈馥（生卒年不詳）〈定鼎碑〉之說典出於明代中後期文嘉（1501-1583）、詹景鳳（1528-1602）轉述一件趙孟頫千字文之後鮮于樞及趙孟頫重題的跋文，內容強調沈馥得鍾法、筆法古雅等。除了此作真實性尚待斟酌外，學自沈馥的「鍾法」或古雅筆法如何與「方筆」相呼應，似乎仍然值得另外考慮。

⁴⁰³ 陳建志，〈趙孟頫の碑文書法について－《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と《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二稿を中心に－〉，頁 56-57。

⁴⁰⁴ 朱關田主編，《中國書法全集·23·李邕卷（附盛中唐名家）》（北京：榮寶齋，1996），頁 388。

⁴⁰⁵ 〈麓山寺碑〉歷代版本鑑定參仲威，《中國碑拓鑒別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 618。

⁴⁰⁶ （明）楊士奇，《東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1238 冊），續集卷 20，頁 17b-18a（總頁 636）。

碑）拓本（c.738-740，圖 3-13，陝西蒲城），⁴⁰⁷ 保存較佳，比〈麓山寺碑〉更容易看到矯健的筆法，它或許正是因此成為趙孟頫推薦給後輩學書者的首選。

關於趙孟頫與鮮于樞交遊的相互影響，從趙氏開始出現受李邕影響的時間點來看，儘管南宋初吳說已有尋求李邕等行書碑的先例，⁴⁰⁸ 趙孟頫學李邕確實有可能是和鮮于樞接觸後的選擇。另外，根據張雨所言，鮮于樞到南方後還曾向當地擅長歐書的金應桂（字一之，號蓀壁，1233-1306）請教楷法，⁴⁰⁹ 無獨有偶地，黃潛談到金應桂的時候，也指出趙孟頫用歐陽氏八法教子。⁴¹⁰ 由於鮮于樞、趙孟頫書法均已各自成一家面貌，不易找出和歐陽詢的直接關聯，但就筆法而言，趙孟頫本期運筆均衡如方筆的線條，或許有一部分便是兩人互相交流、鑽研歐書楷法的成果。另一方面，南宋已有學南朝碑刻之例，北方也難保沒有學習魏碑的例子，趙孟頫習魏碑之說雖難以確認，但方折如刀刻的筆法、刻意拉長的鉤筆確實是本期的重要特徵之一，這些元素很有可能是來自與今日習知魏碑相近的六世紀碑銘（圖 3-14）。

最後，文辭內容曾經讓趙孟頫讚嘆不已的任士林撰〈上虞縣蘭芎山禪僊禪院記〉（1304，圖版 貳-4，浙江上虞），書風卻與本期典型樣貌不甚相同，難免啟人疑竇。筆者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此碑原稿格式接近沒有畫格線的〈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卷〉（c.1306，圖版 貳-7），而不是像玄妙觀二記一樣打好格線。比較〈上虞縣蘭芎山禪僊禪院記〉與同年四月所立〈紹興路增置義田記〉

⁴⁰⁷ 明人姚綬（1422-1495）撰〈句曲外史小傳〉：「……見趙松雪承旨，〔趙〕見其作字勁健，贈以雲麾將軍碑墨，令〔師法〕之，書果超越。」（明）姚綬，《穀菴集選》（明嘉靖卅五年嘉興姚階刊本，臺北：學生書局，1973），卷9，頁11b（總頁300）。闕字據《句曲外史集》附錄補。研究張雨的學者張光寶並不採信此說，但筆者認為這段文字淵源實可上溯到元末，絕非無稽之言，詳見第四章第二節。又，雲麾將軍碑同名者有李思訓碑及李秀碑，前者書法較佳，且名氣大，流傳也廣。余城，〈唐代書壇奇傑李邕和他的書法藝術〉，《故宮學術季刊》，2卷2期（1984年冬季），頁99-100。

⁴⁰⁸ 請見本論文第一章第一節頁20討論。

⁴⁰⁹ 「宋季書學幾墜，蓀壁老人始用率更書為法，一洗舉子俗書之繆〔謬〕。晚居金鍾山，世罕見其蹟。鮮于公南來，當至元間，尚及接識故家諸名公，而老人特精楷法，公尤所敬服。蓋行草可以中年習，楷書則未易臨模得也。觀此帖益信其尊尚云。方外張雨。」蘇州博物館藏墨跡。楚默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5·鮮于樞、張雨卷》，頁271。

⁴¹⁰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于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1，〈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165。

(1304, 圖版 貳-5, 浙江紹興), 前者用筆輕靈、柔媚一如同期行書, 字與字之間帶有較多行雲流水的筆意, 「鬱然」二字甚至直接牽絲連結(圖 3-15); 後者字字獨立, 風格亦近玄妙觀二記。兩方年代相近碑刻呈現出如此不同的視覺效果, 當與墨跡格式密切相關。至於採用不同格式書碑是否具有任何意義, 目前尚無法遽下判斷或解釋, 惟視覺上的差異顯而易見。平心而論, 〈上虞縣蘭芎山禪僊禪院記〉行書刻碑的效果差強人意。對於當時已能掌握二王行書的趙孟頫而言, 如何成功將二王筆法轉換運用到碑銘行楷是另一項課題, 而這方面筆者認為本期雖已有所嘗試, 但仍是到下一階段才較為成熟。

第三期 蘭亭伸縮 (1307-1311, 54 歲至 58 歲)

關於趙孟頫企圖放大蘭亭的努力, 需要先釐清的是, 趙氏所臨蘭亭並非今日人人熟悉的墨跡神龍本, 而是北宋以來傳說原石在定州被發現的定武石刻本。⁴¹¹ 相較於金人鮮少相關文字,⁴¹² 南宋人對蘭亭狂熱更甚, 趙孟頫甚至甘為蘭亭落水而成就「落水蘭亭」典故。⁴¹³ 定武本便是石刻拓本中享譽最高的一種, 可惜現存僅有一件完整而可靠的宋拓本, 後有趙孟頫至大二年(1309)題跋(圖 1-69)。⁴¹⁴ 另一件捶拓年代更早的定武蘭亭則是所謂的獨孤本(圖 3-16-a), 是趙孟頫從獨孤長老(名淳朋, 生卒年不詳)手上乞得的至寶(圖 3-16-b), 卷後還有吳說(圖 3-3)、鮮于樞等人題跋。得到此拓後趙孟頫可說是欣喜若狂, 至大三年(1310)奉詔由吳興北上大都的時候, 從九月五日到十月七日約一個月的舟行時間, 連日觀賞, 甚至一日內展玩此卷數十次(圖 3-16-c), 心追手摹, 乃至於寫下十三次題跋, 並臨寫一過, 與原拓同裱為一卷, 世稱〈蘭亭十三跋〉。⁴¹⁵ 可惜

⁴¹¹ 趙孟頫臨蘭亭絕大多數缺少首行「會」字, 此點正是定武本的特徵, 且北京故宮藏神龍本蘭亭後趙孟頫題跋係移配而來, 見王連起, 〈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 《故宮博物院院刊》, 1985 年第 1 期, 頁 36-47; 王連起, 〈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續)〉, 《故宮博物院院刊》, 頁 60-70。

⁴¹² 黃緯中, 《金代書法研究》, 頁 65-66。

⁴¹³ 魏可欣, 〈從尚意到復古: 趙孟頫書法風格之研究〉, 頁 36-38、80-81。

⁴¹⁴ 此本當時屬於元初北方著名收藏家喬簣成(號仲山, 生卒年不詳)所有, 後歸柯九思(1290-1343), 有清人題稱「定武蘭亭真本」。見張光賓, 〈定武蘭亭真蹟〉, 《故宮文物月刊》, 25 期(1985.4), 頁 29-35。

⁴¹⁵ 事實上, 趙孟頫此趙旅程還替同行的吳靜心(名森, 1250-1313)收藏另本定武蘭亭抄錄〈蘭亭十三跋〉內容並加上兩段題跋, 延祐三年(1316)應吳靜心子之請再題一跋, 共十六跋。詳考見王連起, 〈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 頁 45-47。近年相關討論見李郁周, 〈趙孟頫跋靜心本《定武蘭亭序》十六則試析〉, 收入《尚古與尚態: 元明書法研究論集》, 頁 33-79。

原作在清代遭到祝融之災，燒殘本現收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蘭亭十三跋〉內容不但是見證南宋蘭亭熱潮的直接記載，第七跋更是趙孟頫最具代表性的書論文（圖 3-16-d），茲錄如下：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此言標舉書法用筆，所揭槩之概念向來為學者所重視，⁴¹⁶ 但趙孟頫經由臨摹蘭亭領悟到的筆法，其具體內涵到底是什麼模樣？試就臨本及原拓做比較（圖 3-17），可以見到趙孟頫臨寫時的態度，並不像其弟子俞和（1307-1382）一樣拘泥於原典而流於生硬，趙孟頫是在多年臨習王羲之的基礎上試圖還原蘭亭面貌，例如「年」最長的一筆橫畫，賦予鋒芒盡失的拓本以婉約線條，字跡竟然與趙孟頫應該未曾寓目的神龍蘭亭有幾分神似。然而，這種筆法雖然之前便已經出現在行書作品，碑銘行楷的部分卻是在〈嘉興路重修儒學記〉（1307）、〈松江寶雲寺記〉（1308，圖版 參-1，上海）等過渡作品之後，才由上一期均衡一致的方筆，漸漸轉換成更加瀟灑而有韻致的運筆方式。而上一期已有所接觸的李邕碑銘在大小轉換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這部分學者已有詳盡討論，⁴¹⁷ 不再重複。另外，黃潛曾提到趙孟頫稱讚清涼國師（738-839）所書碑銘之妙，而此人書法正是出於二王，⁴¹⁸ 惜碑銘似已佚。

前人多指出趙孟頫取法李邕之俊健而避開過於敬側險峭的結字，⁴¹⁹ 事實上，趙孟堅書論早已提出「……又須戒徐會稽（徐浩）之濁在跛偃，戒李北海（李

⁴¹⁶ 關於趙孟頫「用筆千古不易」討論，見黃惇，〈趙孟頫與《蘭亭》十三跋〉，收入黃惇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3、44·趙孟頫卷（附趙氏一門）》，頁 38-50。

⁴¹⁷ Zhixin Sun, "A Quest for the Imperishable: Chao Meng-fu's Calligraphy for Stele Inscriptions," p.313 同本論文研究回顧頁 6。

⁴¹⁸ 〈跋清涼國師所書棲霞碑〉：「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書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歎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元鈔本，收入《元人史料叢刊》，第 41 冊，卷 21，頁 18（總頁 845-846）。

⁴¹⁹ 明代李日華（1565-1635）跋〈玄妙觀重脩三門記〉云「有泰和（李邕）之朗而無其佻，有季海（徐浩）之重而無其鈍，不用平原（顏真卿）面目而含其精神」，此說多為後世學者徵引。

邕)之濁在欹斜，唯張從申得大令之通暢，無二公之流弊。」⁴²⁰ 趙孟頫的成功正是在善納前人意見、與學友切磋再加上個人勤於寫字等因素所達成的。本期名作如〈湖州妙嚴寺記〉(1309-1310，圖版 參-6，浙江湖州)、〈崑山淮雲院記〉(1310，圖版 參-7，江蘇崑山)，神態與王書十分接近，南宋中期同樣學蘭亭的孫應時碑銘(1200，圖 1-68，江蘇長洲)實在難以望其項背。本期整體字形比前期更為修長，成功借鏡中唐行書碑的經驗將王書轉化為適合碑銘的行楷(圖 3-18)，書風細緻優美而筋骨俊挺。此期眾多的江南寺廟碑銘，配合相得益彰的精細摹勒品質，再加上可能是根據趙孟頫至大三年(1310)手書傳布江浙行省上石的加封孔子詔碑(圖 2-3)，⁴²¹ 初步奠定了後人熟知的姿媚書風，影響深遠的趙體行楷碑銘於焉成形。

第四期 自成一家(1312-1318，59 歲至 65 歲)

趙孟頫書法早年便流露出個人風格，但其碑銘楷書真正達到難以辨認淵源之所出、自成一家的境界，筆者認為大約是隨著仁宗上臺、趙孟頫書碑變得越來越熟練，亦即奉敕書碑任務開始應接不暇的時候，〈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1312，圖版 肆-1，北京)可能便是這類型作品之濫觴。本期名作有墨跡〈帝師膽巴碑〉(1316，圖版 肆-9，北京)，但其前後發展不明，因為同時期多位於北方的石刻往往受限於摹勒品質而遭到忽略，如延祐元年(1314)兩件碑銘〈濟瀆投龍簡記〉(1314，圖版 肆-5，河南濟源)、〈少林寺裕公碑〉(1314，圖版 肆-6，河南登封)，前者過於尖銳，後者又流於平板，乍看之下難以接受為趙書。不過，同年應制作詞的行書墨跡〈萬年歡曲〉(1314，圖 3-19)已經可以看出有別於四年前〈蘭亭十三跋〉(1310，圖 3-16)。隔年的小楷書〈續千字文〉(1315，圖 3-20)或小行楷題跋(1315，圖 3-21)差異亦趨明顯。為說明本期的特色，以下先借用小楷〈洛神賦〉為例再回來談大字碑銘行楷。

王獻之小楷名作〈洛神賦〉自唐代以來僅存殘本十三行，世稱〈洛神賦十三行〉。趙孟頫晚年曾託人購得墨跡麻牋本，⁴²² 惜原作已不知所終。今日僅存南宋

⁴²⁰ (元)蘇霖，《書法鈎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2冊，卷3，頁932。

⁴²¹ 關於此碑介紹請見本論文第四章頁115「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一節。

⁴²²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10，頁427-428，〈洛神賦跋〉。

權相賈似道（1213-1275）刻本，號為「玉版十三行」。⁴²³ 錢塘老儒葉森講述松雪遺事曾提及臨洛神十三行特別畫出的界式，⁴²⁴ 元末明初王行（1331-1395）還見過趙孟頫大字洛神賦，⁴²⁵ 但現存趙孟頫書〈洛神賦〉多為行書，楷書僅有北京故宮藏延祐六年（1319）小楷一本。比較趙孟頫與王獻之〈洛神賦〉（圖 3-22），趙書更有韻律，尤其「無良」二字橫畫豎畫皆增加弧度，形成特有的動勢，這樣的特色在隔年的〈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1320，圖 3-23）變得更加強而有力。回到大字碑銘楷書的部分，藉由小楷所觀察到的發展雖然無法完全套用，但仍有值得借鑒之處。以墨跡〈帝師膽巴碑〉為基礎表列本期幾件類似的碑題，即使品質高低不同的作品當中，仍能見到共通的結字（圖 3-24）。再加入另一件墨跡〈衍慶院記殘卷〉（1316-1319，圖版 肆-13，江蘇）來討論，本期特色大致可以歸納如下：點畫提按減少，轉折多改為弧角，中宮再收緊，線條熟練而迅捷，由上一期的婉約蛻變成更有力道的弧度，形成與小楷共通、但卻較和緩的特有動勢（圖 3-25）。有趣的是，葉昌熾《語石》有言：「童時見舉子學書，皆習〈重陽宮御服碑〉，不知此碑但以姿勝，未為傑構。鷗波墨妙，自以〈許熙載〉、〈張留孫〉兩碑為正矩。」⁴²⁶ 〈敕賜御服碑〉（1315，圖版 肆-7，陝西周至）是屬於本期偏早、轉折處刀痕太過的一方碑刻，而葉氏後文所舉〈許熙載神道碑〉（1338，圖版 陸-3，陝西周至）、北道教碑（1329，圖版 陸-1，陝西周至）實際上都是茅紹之集趙字整理後所刻（詳見本章第二節）。而從茅氏刻石風格看來（圖 3-29），所集字跡大約便落在本期範圍左右，奇怪的是，茅紹之刻石為何在後人眼中竟勝過刻得較差的真跡？筆者認為，一來是茅氏摹勒品質較佳，不會出現〈濟瀆投龍簡記〉（1314，圖版 肆-5，河南濟源）、〈少林寺裕公碑〉（1314，圖版 肆-6，河南登封）等令人起疑、甚至如〈敕賜伊川書院碑〉（1316，圖版 肆-11，河南嵩縣）一樣完全不像趙孟頫書的碑刻（〈敕賜伊川書

⁴²³ 王玉池，《王獻之書法藝術》（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2），頁 46-48。

⁴²⁴ 「松雪一日以幅紙界畫十三行，行數十字，字各不等，問景修曰：『爾謂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虧你尋思，惜太過耳。』乃臨洛神賦界式也。」（元）孔克齊撰；莊敏、顧新點校，《至正直記》，頁 17。葉森及孔克齊介紹請見本論文頁 55。

⁴²⁵ 〈題大字洛神賦〉：「柳誠懸謂王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各有數本，而所存僅十三行，其楷法人所共見。今松雪翁乃擴而大之，且為行法矣。又嘗見其擴大襖帖，字方幾三寸，而韻度意態無失，臨模法固有當爾者耶！退之云：師其意不師其辭，豈亦可以為臨書法耶！且翁以書名天下，由宋室近屬而大顯於元，其間若見既博且廣矣，則是書也，其必有所自哉。」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 172。

⁴²⁶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頁 55。

院碑〉討論請見第二章第四節)。再者，整頓過的字跡同時也去掉原作較為誇張的成分，不像其它刻手往往不察而將其放大，造成像〈貞節賈母之碑〉(1315，圖版 肆-8，河北柏鄉)太過圓滑而缺乏骨力、或是如同〈金仙寺裕公碑〉(c.1318，圖版 肆-14，山西翼城)有些失衡的效果。由於本期趙書碑銘的地緣關係，再加上茅紹之集趙字刻的傳布，影響範圍不像上一期以江浙行省為主，而是擴散到其他地區。

第五期 顏體精神 (1319-1322，66 歲至 69 歲)

本期切分年份雖與上一章第五節一致，但範圍多加納入返鄉前(即官銜尚未加上「前」翰林學士)的部分作品。此期碑銘大致上有兩種取向：一類是以〈杭州福神觀記〉(c.1319，圖版 伍-4，浙江杭州)為代表的大字，書法老辣而蒼勁，多藏鋒筆法，線條如篆籀般渾厚凝練。吳澄曾指出趙孟頫重書顏真卿〈麻姑仙壇記〉迥異顏書之面貌。⁴²⁷ 柳貫則記錄了趙孟頫仍在京時曾替之臨寫顏、柳、徐、李諸家書。⁴²⁸ 趙孟頫碑銘外觀雖不似顏柳(圖 3-26)，其內發蓬勃的氣勢及精神倒是一致。〈杭州福神觀記〉同類型風格作品的還有〈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記〉(c.1318，圖版 伍-1，浙江麗水)、〈仇鏐墓碑銘〉(1319，圖版 伍-3，浙江杭州)，但也可看出書者隨心所欲、細節不假修飾，控筆漸走下坡的趨勢。本期第二類型堪稱為趙孟頫書法最後一變，也可能與身體健康每下愈況、大字碑銘越來越不堪負荷所致，另外是否有界格也需要加以考量。主要作品包括〈敕賜崇禧萬壽宮記〉(1319，圖版 伍-5，江蘇句容)、〈光福寺重建塔記〉(1321，圖版 伍-7，江蘇吳縣)等，〈敕賜崇禧萬壽宮記〉介紹見第二章第五節(圖 2-23)。這類型碑銘風格更見縱放，但亦見力不從心之感，筆者將之視為第一類的變體姑置於此。

對照趙孟頫同期小楷變貌(圖 3-27)，大小字發展雖未必同步，趨勢卻是一致。其中延祐六年(1319)堪稱是最後階段的分水嶺，同年書大楷〈杭州福神

⁴²⁷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為雷所破，重刻至字體浸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於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妝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闢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於評者。」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 159。

⁴²⁸ 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 161。

觀記〉、小楷〈洛神賦冊〉大異其趣，或許是趙孟頫在追求字體大小伸縮自如之外，也有意識讓大小楷取得各自的表現語彙？此後則少見氣勢恢弘的大字碑銘，趙孟頫碑銘生涯漸趨尾聲。

綜觀趙孟頫一生所書碑銘，從第一期較為樸拙的面貌，經過任職江浙行省時期的數年摸索，由兼學魏碑和中唐行書的第二期風格，蛻變到第三期拋去魏碑、採李邕碑銘為主的筆法達成將蘭亭放大的目的，趙體至此可謂成形，後人有相當一部分學趙書碑銘是由此入手，反觀學第一期或第二期趙書的人十分罕見。第四期算是在第三期末尾的基礎上動勢變得愈加劇烈，前人書風已完全融為一體，這一期的碑銘隨著趙孟頫任職大都以及茅紹之整頓集字刻而流布各地，於後世影響不亞於第三期風格。至於最後一期的碑銘，雖不乏雷霆萬鈞之勢，卻也難免行款歪斜，字形失控，目前除了趙家子弟之外，幾乎未見學習此期的碑銘。關於各分期風格和區域之間的關係，請見第四章討論。

第二節 碑刻真偽

關於真偽的辨別，筆者以為文辭內容須與書法區別開來，許多碑銘雖因刻工不精而使風格變得可疑，卻不代表其碑文內容可以直接被否定，反之亦然。本節先說明筆者判斷年代等衡量真偽或存疑方式，並綜述附錄所收碑銘真偽，再區分墨跡重刻（法帖）、集字、偽刻等類別一一介紹。

由於碑銘書法牽涉到立碑的實用性質，而由墨跡到刻石完成必然存在時間差距，短則數月，長則差了數年或數十年，故而立石紀年僅能視為書寫年代下限，上限則是文稿完成時間。這中間的差距替編年或真偽辨別帶來不少麻煩，但也有許多蛛絲馬跡可供追尋，以下舉例說明。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是罕見收錄於《松雪齋文集》而原碑尚存的例子，⁴²⁹碑文內容相當可靠。此碑在河北蔚縣楊家墳地被發現（圖版 肆- 3-1），簡報特別指出「碑座選自然似龜趺青石，無鑿跡。」⁴³⁰呼應碑文內容提到碑石來源的描

⁴²⁹ 另一例是〈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⁴³⁰ 韓立基，〈趙孟頫書撰《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介紹〉，《文物》，1997年第8期，頁90-91、36。

述。⁴³¹ 學者根據趙孟頫官銜「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任職於 1311-1313 年間）指出此碑書寫時間距離至治元年（1321）立石至少相隔八年之久。⁴³² 若是取年代接近的碑銘書跡如〈平江路崑山州淮雲院記〉（1310，墨跡，圖版 參-7）、〈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1312，全碑拓本，圖版 肆-1）相比，〈蔚州楊氏先塋碑銘〉結字雖得其彷彿，卻仍有一段距離，就書法而言難免引人懷疑是否出自趙孟頫之手，惟碑刻真偽無法僅憑書法便定讞。細審碑刻拓本，年款的字跡十分不協調，應是拼湊而成，符合前述立石年份與撰書年代相差的事實。年款下方立石人與刻工的字跡拙劣，卻與碑陰字跡如出一轍（圖版 肆-3-6）。根據碑陰所列楊氏宗系譜，立石人「楊伯顏察兒、楊仲實」即為邀請趙孟頫撰文的楊侯（名賁）之子，⁴³³ 刻工題記「奉聖州石匠提控李成、弟李資刊」亦符合元代地方採石局刻工署名習慣。⁴³⁴ 碑上留下未能一次完成的痕跡，如碑文倒數第五行「葬以」之後空了兩個字才接續「墓在蔚州」（圖版 肆-3-5），補充了文集版本沒有的文字，而這正符合一般石本與集本不同的常態。⁴³⁵ 種種因素證實，此碑絕非後刻。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一例說明原刻未必盡善盡美，更提示了許多要點。例如官銜、碑文及碑陰（排除利用舊碑的情形）內容都具有參考價值，而風格可能會受到刻工影響而失準。但筆者認為，年款風格差異的部分仍然有可能是關鍵之一。由於一般書碑底本往往在月日部分留下空白以待補填，如〈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月日皆空一格，而同時期〈紹興路增置義田記〉也未填日，月份的「四」字則完全不像出自趙孟頫之手，反而頗有顏柳風格（圖 3-30）。即使稍晚一些的〈張繼祖墓誌銘〉寫法較為接近，卻仍可看出在左上角幾乎封閉、未留開口的

⁴³¹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世於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輦致之，夜有大聲三，若自龜出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復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於地，前行三十有二尺。侯求余為文，將刻諸石，為余言如此，余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為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 8，頁 315-317。

⁴³² 韓立基，〈趙孟頫書撰《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介紹〉，頁 36。亦有學者就同樣觀點進一步申論理由，見劉建華，〈趙孟頫書《蔚州楊氏先塋碑銘》考〉，《文物春秋》，1992 年第 2 期，頁 39-42。

⁴³³ 鄧慶平編錄、李新威主持訪拓，《蔚縣碑銘輯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601。

⁴³⁴ 元代刻工官署參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174-176。

⁴³⁵ 葉國良，〈石本與集本碑誌文異同問題研究〉，收入同氏著，《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頁 27-57。（原載《臺大中文學報》，第八期（1996），頁 23-40。）

習慣並不一致，顯係鈎摹時他人補填，而這在碑銘當中並不罕見。另一方面，主事者若是與書者關係較為密切，也有可能請求補書月日，像趙孟頫致弟子顧信尺牘便曾提到補寫碑文事宜，⁴³⁶ 同時有墨跡與拓本並存可供對照的〈松江寶雲寺記〉，則明顯是有得到趙孟頫補書篆額官銜姓名、正確月日等立石文字（圖 3-30）。

不過，碑銘墨跡上的年月日，是否就能代表書寫的時間點？筆者以為未必。以上一章最後一節提到的〈光福重建塔記〉為例，「至治元年二月望日」很有可能是主事者為了配合天壽聖節所訂的日期，那麼負責書丹的趙孟頫應當便是直接按照請託書碑者要求寫上這樣的日子，書寫年代最有可能落在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1320.4.19.）英宗登基到隔年改元至治（1321）二月之間。預書月日的例子可能還包括晚年名作〈杭州福神觀記〉，此書向來都因紀年「延祐壬午（1320）正月望」而被訂為同年所作，卷中趙孟頫官銜是「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但趙孟頫延祐六年（1319）四月時已經因為管道昇之故請辭並獲准還鄉，同年所書〈崇禧萬壽宮記〉官銜已加上「前」字。⁴³⁷ 筆者推測〈杭州福神觀記〉日期應是延祐六年尚未離職時所書，非延祐七年之作。

大致確定書碑年代之後，該如何衡量摹勒品質對書法造成的影響是另一項棘手的課題，畢竟墨跡經過上石再到拓片至少經過鈎摹、刻石、捶拓等工序，難以一一釐清呈現不佳的原因是何種因素造成。再加上碑銘普遍有翻刻、重刻等情形，⁴³⁸ 辨別並不容易。以山東〈利津縣新脩廟學記〉（圖版 壹-3）為例，清人指出此碑「字體羸拙，不類松雪，或當時託名為之也。」⁴³⁹ 筆者初見此碑時也有類似質疑。然而，〈利津縣新脩廟學記〉立石年份正值趙孟頫任職山東之時，結字亦符合同時期作風（圖 3-7），又是後人少見的早年風格。綜合種種因素之

⁴³⁶ 「孟頫首奉復善夫副使足下：初六日到吳中，尋足下不見，極用悵然。初八日，人至，乃得所惠書，知中秋曾到此，以眷輯微恙而還，殊以為憾。發至碑文，已一一如來命補寫奉納，外蒙海布之寄，尤叨厚意領次，感愧感愧。今當記事奉復，顧善夫副使足下。趙孟頫謹封。北行漸遠，唯加愛不盛。九月八日孟頫頓首。」此札刻入《樂善堂帖》，學者考證書於至大三年（1310），補寫碑文當為〈平江路崑山州淮雲院記〉。張明，〈趙孟頫致顧信四札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2期，頁35-37。

⁴³⁷ 《石渠寶笈》著錄此碑原稿已加上「前」，且年份標「延祐六年」，同本論文頁73註377。

⁴³⁸ 翻刻是根據原刻而來的覆刻本，製作的原因可能是原碑地處偏遠、取拓不便，或是原刻漫漶等等。重刻則是因原碑年久佚失，後人重建的碑刻。伊藤滋，〈碑法帖の基本〉，《墨》，193號（2008年7、8月），頁10-15。趙孟頫名下的〈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在山東曲阜即有翻刻。

⁴³⁹ （清）畢沅輯，《山左金石志》，卷22，頁1a。可惜此碑「約於1947年黃河決口時失沒」，見包備五編著，《齊魯碑刻》（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191。

後，筆者反倒認為〈利津縣新脩廟學記〉正是保留原刻粗糙的品質，而非後人託名或重刻。另一方面，安徽〈涇縣尹承務蘇公政績記〉則因為字口清晰而讓人提高標準，卻又有些許字跡稍顯奇怪，令人難以驟下判斷。不過，此碑立石人名係以蒙元國書八思巴字書寫（圖版 伍-2），拼寫文字可轉寫為“a-san-q'ud-luq”，⁴⁴⁰應係阿散忽都魯（Asan Qutulug）。⁴⁴¹由於此處文字看來書寫熟練，不諳八思巴字者難以模仿至此，可以由此確定為原刻而非後代翻刻。又如〈敕賜伊川書院碑〉（圖版 肆-11），及至筆者發現與之極為相關的白話聖旨碑後（討論請見本論文第二章第四節），才確認其應有所據。總結來說，碑銘紀年雖然提供相對可靠的準繩，但書寫年代的判定，仍是以官銜比立石年月優先，另外還須綜合考慮碑文內容、書法風格等方能判斷真偽。又立碑地點與摹勒品質之間的關係也非常值得注意，筆者目前傾向認為南方刻石品質普遍較北方為佳，詳見第四章第一節相關討論。

關於本文附錄所列碑銘真偽，附錄二由於是出自元末刊刻的《松雪齋文集》，有一定可靠性。附錄三因為僅存文字記載，難以判別真偽，較可靠者大約有元人文集或元代方志提及者，其餘只能錄之備考。而附錄一收錄八十七種書跡，可以清楚確認是偽刻、偽託、集字刻、翻刻者都加以標示並在備註說明，這部分共十三種，其它推測摹勒品質不佳、但應非後刻者二十多種，真跡或摹勒品質較有保障者的拓本亦二十來種，剩下不同情況列於備註，下文區分不同類型的趙孟頫碑刻拓本並舉例說明。

墨跡再刻（法帖）

由於趙孟頫書碑底本尚有十餘種存世，其性質被視同為一般法書，時常再次上石（多為卷本）或是刻入法帖。形式上多半與墨跡一致，而鐫刻品質往往比碑刻更加精良，是故這些拓本通常頗能反映原作精神。部分墨跡尚存的作品便同時有這類拓本傳世，如〈杭州福神觀記卷〉，⁴⁴²而〈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卷〉曾不只

⁴⁴⁰ 感謝中研院語言所研究員蕭素英老師糾正筆者釋讀拼法並提供意見，謹致謝忱。

⁴⁴¹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237。

⁴⁴²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一本。（網址：<http://pds.lib.harvard.edu/pds/view/10248155>，檢索日期：2013/04/27）

一次被刻入法帖。⁴⁴³ 另外還有一些作品未見原據墨跡流傳，如〈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1310，圖版參-4）、〈壽春堂記〉（c.1319）兩件單冊帖，以及清代潘仕成（1804-1873）《海山仙館藏真帖》道光乙巳年（1845）刻卷十一所收錄之〈湖州路通義院記〉（1312），⁴⁴⁴ 風格看來不無所本，惟具體情況尚待深究。其中需要說明的是〈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是趙孟頫重書宋人舊碑，類似重刻的情況如吳澄記載趙孟頫重書麻姑壇碑，⁴⁴⁵ 其它可能還有〈故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行業碑〉、⁴⁴⁶ 〈南翔寺僧堂記〉等。⁴⁴⁷

法帖類拓本自然也容易被後人臨仿本混入，如近人編書法字典時蒐羅豐富，⁴⁴⁸ 惟亦有仿作，如〈廬山草堂記〉筆性完全不像趙孟頫。⁴⁴⁹ 又如〈帝師膽巴碑卷〉、〈敕藏御服碑〉等皆有小楷、中楷等不同版本流傳，情況就如同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出現大、中、小不同版本一樣，小字本可能都是後人縮臨本。唯一的例外大概是《樂善堂帖》刻入大小字〈淮雲詩〉（圖 2-19），由於此帖是趙孟頫弟子顧信所刻，一般而言門生對於師長翰墨的態度，無論好壞、重複與否都會珍重寶藏，自然有機會得到前後兩種版本墨跡。另外，《三希堂法帖》收入程鉅夫撰文之〈太平興國禪寺碑〉目前僅見小字本，碑文內容可能有所本，但書法恐怕未必。其餘有問題的作品尚有〈觀音殿記〉。⁴⁵⁰ 這類臨仿作品甚多，目前就筆者所知暫記於此。

⁴⁴³ 此卷至少曾刻入孔繼涑（1726-1790）《玉虹鑑真帖》、嘉慶十四年（1809）錢泳（1759-1844）刻《松雪齋法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徐德立（1869-1922）刻《橘隱園趙帖》。見容庚，《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1984），第3冊，頁1202、1205。

⁴⁴⁴ 容庚，《叢帖目》，第3冊，頁721。

⁴⁴⁵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為雷所破，重刻至字體浸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轉引自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159。

⁴⁴⁶ 此碑最後署「清獻公作此碑後二百四十年，當大元延祐六年（1319）歲在己未，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又十有八年至元後丙子（1336）春，法智九世孫嗣住持佛護匡道大師本無立。」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頁358-360。按：清獻公即此碑原撰文者趙抃（1008-1084）諡號，惜書中發表圖版極不清晰，難以討論書法真偽。

⁴⁴⁷ 此碑始刻於嘉定九年（1216），撰文者為居簡（1164-1246）。據傳趙孟頫書碑在乾隆年間毀於火。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嘉定博物館編，《嘉定碑刻集》，頁725-726。

⁴⁴⁸ 鄭聰明編，《趙孟頫書法字典》（臺北：蕙風堂，2006）。

⁴⁴⁹ 圖版見陶勇清主編，《廬山歷代石刻》（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0），頁62-63。

⁴⁵⁰ 網路上流傳〈觀音殿記〉拓本，其碑文內容並不完整，而鐫刻清晰，可以看出筆性完全不同於趙孟頫，應是後人根據〈乾明寺重建觀音殿記〉節臨而成。（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fe1ac101018wui.html 檢索日期：2013/07/23）

集字整頓：茅紹之刻石

將書家單字集結重組為新內容，即為所謂「集字」。一般都是集名家書跡，如集王羲之字刻石從唐代以來十分常見。根據清末葉昌熾所記，集歐書有北宋與元末之例，集顏刻石曾建於南宋及元初。金有集柳碑，元以前則未見集褚碑刻。⁴⁵¹ 相較於之前大書家至少都是歿後百年以上才出現集字碑，趙孟頫在過世後不到二十年便出現〈追封魯國公許熙載神道碑〉（1338，圖版 陸- 3，河南安陽）以及〈彰德路儒學營修記〉（1338，圖版 陸- 4，河南安陽）兩方集字碑，且都是由茅紹之奏刀完成。不得不說，趙體正式躋身常用刻碑字體的過程當中，茅紹之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而茅氏在將近十年前所刻北道教碑（1329，圖版 陸- 1，北京），前人精彩的討論已於研究回顧中簡述，⁴⁵² 此處擬就尚未論及之處作進一步說明，並總結茅紹之集字刻石的重要性。

首先，元末時北道教碑已然樹立於東嶽廟，⁴⁵³ 〈追封魯國公許熙載神道碑〉也已見於筆記記載，⁴⁵⁴ 可以佐證此兩方茅氏刻石的年代不致於更晚。而且，即使書法有爭議，北道教碑敘述內容畢竟是得到元史學者認可的，⁴⁵⁵ 其文獻價值顯然並未隨書法一併被抹煞掉。

關於奉敕撰書的迷思，在傳統封建思維底下，皇帝詔旨向來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也難怪歷來學者對趙孟頫奉敕撰書道教碑一事未曾起疑。但蒙元時期不同於其他時代，宗教寬容氣氛濃厚，甚至出現僧道篡改聖旨碑以規避繳納賦稅的現

⁴⁵¹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頁 495，南宋集顏〈重建勝因院碑〉及金代集柳〈沂州普照寺碑〉曾於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提及，可參看。

⁴⁵² 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一文，同本論文頁 3 註 9。

⁴⁵³ 「嶽廟。南北二京有四處…有翰林學士趙孟頫子昂奉敕撰〈張上卿道行碑〉，在街南大園內樹立。」（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頁 54。

⁴⁵⁴ 「溧陽教授天台林夢正，嘗為僧數十年而復還俗，頗能詩文，游京師二十年，始得是職。一日出示許魯齋神道碑版本，乃歐陽玄奉勅撰者。」（元）孔克齊，《至正直記》，卷 1，頁 27-28。

⁴⁵⁵ 櫻井智美，〈元大都的東嶽廟建設與祭祀〉，收入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十三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20-30。按：該文註腳有提到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一文，但正文仍然引用道教碑碑文作論述，可見作者應該是持肯定態度。

象，⁴⁵⁶ 且後來竟就地合法，⁴⁵⁷ 其他學者關於佛教寺院賦稅差役演變更為細緻的研究亦證實了聖旨碑遭到篡改一事，⁴⁵⁸ 而這正是出於歷任大汗與佛、道等宗教領袖之間的微妙關係與不斷拉扯所造成的。循此脈絡思索，不難窺知立於首府的道教碑何以膽敢逕題「奉敕」而無任何顧忌，類似情況恐怕僅見於蒙元時期吧。

另外，筆者曾實地走訪原碑所在的北京東嶽廟（北京民俗博物館），瞭解到此碑曾於文革時期被推倒又重立等等事蹟，並親眼見到北道教碑。儘管受限於目前所見元碑不多，尚不足以從形制、質地等方面推估年代，但筆者認為此碑與北京國子監的〈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詔碑〉確實有可能是同一人所刻。實地觀察除了讓人見識到高聳碑石的氣魄之外，也促使筆者意識到它其實是一方雙面碑，而且碑陽、碑陰俱有篆額，文字內容竟一模一樣（圖版 陸- 1-1）。碑陽碑陰共用同樣篆額文字，就筆者淺薄所知從未見過，⁴⁵⁹ 將碑陽、碑陰篆額放在一起觀察，其結字竟幾乎完全相同，個別字跡例如「同」、「上」、「玄」雖然出現較為顯著的差異，但竊以為是在同一個字形上刻意做出來的調整與變化，而非書家自然寫成的兩種版本。聯繫茅紹之後來明白標署「集勒」的兩方碑石，筆者認為道教碑亦是集字，⁴⁶⁰ 並且由茅紹之加以整頓，形成有別於趙孟頫原作的統一風格。事實上，茅紹之刻石特別強調矯健線條的性格，早在之前刻〈珊瑚拔不忽神道碑銘〉（1309，圖版 參- 5，江蘇儀徵）便可見其端倪。

⁴⁵⁶ 這類情形出現在蒙漢合璧（八思巴字拼寫蒙語）的護教聖旨碑當中，八思巴文拼寫的蒙語原意是除了商稅地稅之外，不須承擔任何差發（徭役），但僧道刻石時刻意刪略“buši”（蒙語有「除外」之意）譯文，一字之差，天壤之別。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19-20。

⁴⁵⁷ 元貞元年（1295）明令僧道全面免繳稅糧。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頁 66-68、114-115。（〈涇州水泉寺碑譯釋〉原載於《元史論叢》，第三輯，1986 年；〈河東延祚寺碑譯釋〉原載於《蒙古史研究》，第二輯，1986 年。）

⁴⁵⁸ 陳高華，〈元代佛教寺院賦稅的演變〉，《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3 期，頁 5-15。

⁴⁵⁹ 以金代王庭筠書丹、李穀篆額〈博州重修廟學碑〉為例，碑陽篆額「新修廟學之記」，碑陰篆額「廟學碑陰之記」，並特意採用不同風格的篆書，前者是一般常見的小篆，後者則近於戰國古文。又，前文曾提及劉賡、趙孟頫合書〈敕建大都路總治碑〉，碑陽篆額「敕建大都路總治碑」，碑陰篆額「大都路都總管府碑陰記」。

⁴⁶⁰ 已有中國網友將道教碑與其它墨跡做過剪字比較，請見頁 3 註 10。

集字事實上需要相當的工夫去做細微的調整，譬如〈集王聖教序〉後段集字不如開頭協調，可能就是因為集字者更動的關係所造成的（圖 3-31）。⁴⁶¹ 又如坊間販賣許許多多的集字對聯、唐詩等字帖，成果好壞差別甚大。在當時的情境下，茅紹之應該是替趙孟頫刻碑多年，手邊握有相當數量的趙孟頫書法樣本，才有辦法完成集字工作。就北道教碑而言，儘管無法達到自然書寫的變化，但基本上集字效果仍有可觀之處，而且原碑位於首都，即使經過長年捶搗，⁴⁶² 時至今日依舊十分清晰，可知石材質地甚佳，保存狀況遠勝茅紹之刻趙孟頫書〈珊瑚拔不忽神道碑銘〉（圖版 參-5）。再加上奉敕撰書的迷思，種種因素促成它在歷來鑒賞家間取得好評。不過，集字之作無論如何精彩，仍然無法企及書家實際寫就的作品。試將北道教碑與〈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記〉做局部比較（圖 3-32），可以看到前者「廷」字三次出現幾乎都一樣，而後者的重複字卻都有些微變化。縱使長篇碑文不容易做到字字俱有不同，而且碑刻從橫式手卷轉換到直式全碑時經過重排，無法沿用一般觀察墨跡時的「行氣」做討論，但自然書寫的作品擁有較高的隨意性，終究是不同於集字的。

談到南道教碑的問題，王連起提示其刻工張純（生卒年不詳）曾得到虞集贈文，⁴⁶³ 此篇〈篆刻說贈張純〉非常重要，節錄文字如下：

……近年在京師有浙人稱精善，從吳興公最久，然偏長吳興之體。吳興歿後，頗亦寂寥。刻他人書輒曰：「非吾整頓，幾不可觀。」人亦殊訝其云耳。手書不工，又苦目疾，既閒居山中，書亦絕少。上清張純希善以此藝來訪，喜其精而惜予無以資之也。聊書刻字之有取於世者以勉之。⁴⁶⁴

⁴⁶¹ 何炎泉，〈略論院藏〈集字聖教序〉及其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307 期（2008.10），頁 78-87。

⁴⁶² 單單以現代所能見到的拓片，筆者便發現此碑出現頻率極高，中研院史語所、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為北京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京都大學等各大單位皆有收藏，堪稱是趙孟頫碑拓當中最常見的一種。至於它在古代的情形，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一文引述相當多古人意見，可見其拓本能見度並不低。筆者曾就中研院史語所版本與各大藏本暨原碑照片核對疤痕，確認應當出自同一石。

⁴⁶³ 王連起，〈趙孟頫書畫真偽的鑒考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 年第 2 期，頁 9、11。

⁴⁶⁴ （元）虞集，《道園類稿》，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明初覆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6 冊），卷 31，頁 20a-21b（總頁 101-102）。

文中提到上清張純，與南道教碑署名「龍虎張純模刻」相應，可知張純與江西貴溪龍虎山關係匪淺，而這座道教名山便是張留孫出身之處，⁴⁶⁵ 將稱頌張留孫的碑文於祖庭再次立石紀念，頗近人情。南道教碑之成立，良有以也。倒是虞集提到的浙人，前人已指出無疑是指茅紹之。在趙孟頫過世之後，茅紹之仍然集趙字陸續以不同名義刊刻了北道教碑（1329）、〈姚天福神道碑〉（1333）、〈追封魯國公許熙載神道碑〉（1338）、〈彰德路儒學營修記〉（1338）等刻石，看得出他對於趙體確實頗為懷念。值得進一步玩味的是，虞集的口氣看來並不認同茅紹之的整頓說，行文時似乎也不屑稱呼他的姓氏，聯繫前人提及亦是茅紹之刻的〈姚天福神道碑〉（1333，圖版 陸-2，山西稷山），雖然署名是虞集奉敕撰并書丹，但已被王連起指出與虞集書風沒有任何關係。此碑碑陽、碑陰篆額文字連綴，風格十分接近北道教碑，推測同樣是集字再刻意變化所做出來的。碑文本身沒有任何界格，字跡擠在一起卻又缺乏連貫的行氣，效果慘不忍睹。相較於之前北道教碑並未明確鑿刻格線，茅紹之此後的刻石都將界格清楚地刻出來（圖 3-33），不曉得是不是受到此碑刻石效果太差教訓的緣故。附帶一提，篆額以陽文刻成雖有其例，但就筆者所見相對少得許多（圖 3-34），茅紹之後期篆額改用陽刻的方式，不知是否能視為茅氏漸漸取得自己刻石特徵的一種表現。回過頭來看〈姚天福神道碑〉，虞集作為被冒名刻石的苦主，對茅紹之感到不滿自然是可理解的。〈篆刻說贈張純〉最後惋惜無法提供張純協助，可能便是謙稱自己沒辦法像趙孟頫提攜茅紹之那樣幫助張純吧。至於南道教碑是否像王連起推測使用茅紹之所書底本再行鈎摹上石，筆者認為既然元末已發展出相當於今天描紅字帖的做法，⁴⁶⁶ 再加上法帖翻刻非常普遍，南道教碑應該只需要取得北道教碑的拓本便可以重新摹勒上石了。

最後，儘管茅紹之集字刻石比起原本趙書面貌已有一段距離，但在當時卻未必能被辨識出來，元末已出現學道教碑的例子（請見本論文第四章）。筆者整理

⁴⁶⁵ 關於龍虎山道士前往上都、大都活動的情形，參見吳小紅，〈元代龍虎山道士在兩都的活動及其影響〉，收入內蒙古社會科學院、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十二輯）》，（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頁 82-104。

⁴⁶⁶ 〈恕可蘭亭〉：「陳如心恕可先生閒居會稽時，教子弟寫字，以右軍〈蘭亭帖〉刻于木，陽文用朱色印，令作字式，久而能書。程敬叔先生亦以智永〈千文真字本〉刻板，用蘇木濃煎紅水印紙，令諸生習書尤好，若歸鄉日，必用此法也。」見（元）孔克齊，《至正直記》，卷 3，頁 84。

趙碑拓本時，也注意到北道教碑是唯一一方各大圖書館均有收藏拓片的碑刻，而且數量往往不只一本，可見此碑傳拓之廣。茅紹之刻石對趙體的傳布可說是好壞參半，其影響不容忽視。



偽刻

趙孟頫名下碑刻面貌紛陳，除了集字以及少數顯係後人臨仿的拓本之外，其餘拓本縱使書法可疑，碑文內容卻未必可被直接推翻，道教碑的存在便說明了碑銘真偽情況的複雜程度，非二元論所能概括。其它具體情況、翻刻年代難以徵驗的碑銘將列於備註或於下一小段再作陳述。本文將以一方目前唯一能真正釐清文辭、書法俱後代偽作的碑刻作個案觀察。

近人由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輯錄一篇趙孟頫延祐二年（1315）撰〈崑山州重建海甯禪寺碑〉，碑文敘述：

皇慶元年（1313），孟頫被命入集賢閣，時職校讎，而三藏之書□西崑者甚備，……會崑山州顧善夫以事抵都，善夫故從孟頫及幻住禪師游，……既而善夫袖香請曰：「余州婁東海甯禪寺，創梁天監中，蓋尼妙蓮故址也。……會幻住師嘗往來其地，一為演法。善夫請記于師，師曰以屬學士也，敢請！」孟頫謝不敏再，而善夫請益堅。……越二年，延祐改元（1314），徙崑山州太倉，歲詣海甯祝禱，……大元延祐二年（1315）夏四月浴佛日，集賢直學士吳興趙孟頫撰併書。⁴⁶⁷

顧信與幻住禪師中峰明本確實都是曾與趙孟頫往來之人，此篇碑文煞有其事地提到不少細節，乍見之下真偽難辨，但解開此碑問題的關鍵正是在於顧信。顧氏字善夫，崑山人，曾游於趙孟頫門下，並將所得趙氏書跡刻石置於「墨妙亭」，吸引各地士大夫爭求拓本，⁴⁶⁸成書於元末的《崑山郡志》（有楊維禎

⁴⁶⁷ 錢偉彊點校，《趙孟頫集》，頁 459-461。

⁴⁶⁸ 〈元故樂善處士顧公墳志〉：「…早年好字學，游文敏公趙學士之門。侍筆硯間幾二十年所得（疑有缺字）昂翁書翰持歸刻石，置于亭下，扁曰『墨妙』。四方人士廣求碑文，以傳不朽。」見羅振玉輯，《吳中冢墓遺文》，民國六年刊本，收入《歷代碑誌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 18 冊），頁 18-759。

1344年序)便有關於墨妙亭的簡短記載,⁴⁶⁹可惜墨妙亭刻石後來似乎頹廢湮滅,十六世紀時才被人發掘出土。⁴⁷⁰此亭刻石的具體內容無法稽考(清人撰《墨妙亭碑目考》係針對趙孟頫家鄉湖州北宋時期所建墨妙亭,非顧信所建),⁴⁷¹而顧信刊刻趙孟頫書的遺跡尚有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樂善堂帖》孤本殘拓,⁴⁷²以及〈歸去來辭〉、〈送李愿歸盤谷序〉殘石共四塊八面(圖 3-35、圖 3-36),今遷移至江蘇太倉市明代王錫爵(1534-1614)故居陳列,⁴⁷³而得名自王世貞(1526-1590)宅第的弇山園(原太倉公園)內則有重建墨妙亭。筆者去年不曉得碑石已被遷走,故僅前往弇山園重建墨妙亭(壁上嵌有近代翻刻趙孟頫〈歸去來辭〉新碑),和原碑失之交臂。然而,筆者卻在重建墨妙亭西側碑廊赫然發現〈崑山州重建海甯禪寺碑〉(圖 3-37)原碑尚存,牆上還標註「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但是這件令人驚喜的新材料卻是破綻百出,包括碑文二度將趙孟頫官銜「集賢直學士」誤植為「集賢閣」,連元代年號「延祐」都寫成北宋年號「元祐」,變成奇怪的「大元元祐二年」,再加上書法也不符合趙孟頫延祐年間的風格,種種破綻令筆者當下便斷定此碑非真,但並不清楚真正情況為何。

回頭檢視《江蘇通志稿·金石》(即後題《江蘇金石志》)記載,筆者才發現《趙孟頫集》編者將原載訛誤之處(「元祐」、「集賢閣學士」)都予訂正,反而使人難察其謬。《江蘇通志》著錄後還附上清代金石學家、同時是著名元史學者錢大昕(1728-1804)金石著作意見,錢氏指出《元史》記載崑山州治遷移到太倉的時間點皇慶二年(1313)雖與碑文(見上引文)有些許出入,但「似異而

⁴⁶⁹ 「墨妙亭,顧氏西園之亭也。軍器司提舉顧信建,在今三皇廟後。中藏時賢趙文敏公子昂親札石刻甚富。」(元)楊諲纂修,《〔至正〕崑山郡志》,清宣統元年《滙刻太倉舊志五種》本,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卷1,頁4b(總頁1115)。

⁴⁷⁰ 「嘉靖中,湯墩陶氏掘土得石函,內藏趙子昂所書佛經、千字文等石刻甚多,完好如故。其題墨妙亭書法云:『大抵古人用筆之法,略備於此。然着緊處政未道著,蓋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始可與語書也已。泰定改元仲春十有九日,門生崑山顧信摹勒上石。』」(明)楊逢春纂,《〔嘉靖〕崑山縣志》,明嘉靖刻本,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9冊,卷13,頁17。

⁴⁷¹ 湖州墨妙亭係孫覺(1028-1090,字莘老)始建,蘇軾曾為之撰〈墨妙亭記〉。吳興人張鑑(1768-1850)撰《墨妙亭碑目考》蒐羅各種相關文獻,考證出湖州墨妙亭內容至少包括唐太宗御製聖教序(集王聖教序)、顏真卿干祿字書碑、顏真卿石柱碑等漢梁唐陳碑刻。(清)張鑑撰,《墨妙亭碑目考》,清光緒趙氏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35冊,序1b-4a(總頁383-384)。按:據是書所記,墨妙亭及所藏刻石在清初已蕩然無存,連趙孟頫書墨妙亭匾額亦為人易去。筆者推測顧信建墨妙亭很有可能是仿效趙孟頫家鄉湖州之墨妙亭。

⁴⁷² 吳元真,〈叢帖中的稀見拓本:明拓元《樂善堂帖》〉,頁102-104。

⁴⁷³ 朱巍,〈江蘇太倉的趙孟頫書法碑〉,《書法叢刊》,2009年第1期,頁69-73。

實同也。」接著說「此碑不知何年重刻，頗多譌字。碑末題年號為元祐，尤其甚謬者。子昂結銜當云集賢直學士，碑作集賢閣學士，亦誤。元時無此閣名。」⁴⁷⁴筆者本來亦持類似看法，直到翻查當地方志，發現明嘉靖年間（1522-1566）《太倉州志》將趙孟頫為顧信書〈送李愿歸盤谷序〉（圖 3-36）跋文「吾在集賢」多衍一字，記為「吾在集賢閣」，⁴⁷⁵才聯想到〈崑山州重建海甯禪寺碑〉碑文「孟頫被命入集賢閣」一段（見上引文）很有可能是在此誤的基礎上將〈送李愿歸盤谷序〉跋文衍伸而成。另外，書中關於海甯禪寺的記載提示了被徵招到京師校讎三藏的並非趙孟頫，而是另一名永樂時人。⁴⁷⁶再往前回溯明弘治年間（1488-1505）《太倉州志》，書中關於顧信的記載並未超出元末《崑山郡志》，提到海甯禪寺的部分也沒有講到顧信，僅稱其始建於南宋建炎四年（1130）。⁴⁷⁷到了萬曆年間（1573-1619），王錫爵〈太倉重建海寧寺記〉一文卻將海甯寺的創始時間赫然提早至梁天監年間（502-519），⁴⁷⁸與〈崑山州重建海甯禪寺碑〉碑文內容正巧一致。聯繫萬曆年間成書《寶繪錄》喜愛偽造趙孟頫替顧信作畫的線索來觀察，⁴⁷⁹筆者認為〈崑山州重建海甯禪寺碑〉正是在當時風氣之下，揉合崑山地區不同方面的真實記載所製作出來的偽刻。

後人翻刻及其它

趙孟頫碑刻當中不少都有明清人觀款題記，但並沒有直接標明重建的例子，光從拓片及文字內容也不易判斷是否為翻刻本。而沒有其它題記，僅書法有疑問者更難以追索其原委。目前可以確定非原刻者為孟淳（1264-？）撰文〈長興州重

⁴⁷⁴（清）繆荃孫編，《江蘇金石志》，卷 20，頁 33b（總頁 9956-9957）。

⁴⁷⁵（明）周士佐纂，《〔嘉靖〕太倉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明崇禎二年重刻本，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 20 冊），卷 9，頁 29a。原跋文據中研院史語所藏拓片（登錄號 01818-4）錄出如下：「崑山顧善夫從吾遊甚久，於□頗信實，而又好學書。時時求吾書，持歸刻石，故吾亦樂為之書。皇慶元年，吾在集賢，善夫以公事至都下。復來相尋，求書此文，不忍卻也。夏四月九日，子昂。」

⁴⁷⁶（明）周士佐纂，《〔嘉靖〕太倉州志》，卷 10，頁 1b，

⁴⁷⁷（明）李端修、桑悅纂，《〔弘治〕太倉州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第 3 冊），卷 4，頁 2a；（明）王鏊等修纂，《〔正德〕姑蘇志》，明正德刻本，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2 冊，卷 30，頁 43b、44b。

⁴⁷⁸（明）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明萬曆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 7 冊），卷 1，頁 36b-38b（總頁 59-60）。

⁴⁷⁹王連起，〈元《樂善堂帖》考略〉，頁 37。

建東嶽行宮記》，⁴⁸⁰ 此碑題署「趙孟頫書并篆蓋」絕無可能為原作（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風格則一致疲軟。《兩浙金石志》著錄一方相同碑刻卻作「篆額」，且據傳刻石品質甚佳，⁴⁸¹ 或許即為原據碑刻，俟考。另外，同為孟頫撰文〈重修飛英舍利塔記〉（1319，浙江湖州）非趙孟頫書，書者係趙孟頫幼弟趙孟籲（字子俊，生卒年不詳），應為前人誤記。⁴⁸²

其餘還有一些是元末佚名碑混入，如〈西湖書院重修大成殿記〉（1336，圖 3-39，浙江杭州）原碑今存杭州孔廟碑林，書者姓名久佚，卻由於風格接近趙孟頫，以剪裝本影印的字帖便逕自題名為《趙子昂西湖書院記》。⁴⁸³ 另外〈洛京白馬寺祖庭記〉（1333，圖 3-38，河南洛陽），也被推測為趙孟頫所書，⁴⁸⁴ 但此碑充其量僅能稱之為趙體，絕非趙書。

第三節 篆書碑與篆額

近人楊震方（1922-2004）《碑帖敘錄》曾記載一通〈新建廟學碑〉：

元李師聖撰，趙孟頫書。趙孟頫所書碑碣，見於世者，以此碑為最先，其以篆書碑，惟見此一石，石在山東利津縣。至元三十年刻，為四十歲壯年時所書。書名自此日大，應他人作楷、行書之求，已不勝其煩，故不復輕作篆，間有篆書小品而已，豐碑絕無。⁴⁸⁵

此說應是引自葉昌熾《語石》「分書惟〈貞文先生揭君碑〉，篆書惟〈利津縣廟學碑〉」，⁴⁸⁶ 查孫星衍（1753-1818）亦將利津一碑著錄為篆書。⁴⁸⁷ 推知至少是承襲自清代以來的謬誤。惟楊氏引申之說後來被劉九庵援引，指稱趙孟頫不堪應酬而多作行楷，⁴⁸⁸ 然而，這通碑刻實際上便是趙孟頫書丹並篆額〈利津縣新

⁴⁸⁰ 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9，頁 35；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39。

⁴⁸¹ （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 15，頁 9a（總頁 10554）。

⁴⁸² 任道斌，《趙孟頫繫年》，頁 197。按：文中徵引《寰宇訪碑錄》原書作「趙孟籲」。

⁴⁸³ 《趙子昂西湖書院記（景印原拓）》（臺北：湘江出版社，1983）。

⁴⁸⁴ 櫻井智美，〈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頁 780。

⁴⁸⁵ 楊震方編著，《碑帖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205。

⁴⁸⁶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 1，頁 55。

⁴⁸⁷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 11，頁 25b（總頁 20037）。

⁴⁸⁸ 劉九庵，〈趙孟頫書法叢考〉，頁 136-137；莫家良，〈元代篆隸書法試論〉，收入李郁周編，《二〇〇〇年書法論文選集》（臺北：蕙風堂，2000），註 43。

脩廟學記》（圖版 壹- 3），碑文係正書而非篆書，⁴⁸⁹ 此後少作篆書之說更是毫無憑據，不足採信（應酬請見本論文第二章三、四節相關內容）。現存趙孟頫名下碑誌篆額至少四十六件，能見拓片者約三十件左右，紀年也橫跨中晚年不同時期。若說到篆書碑，〈五十三世孫襲封衍聖公（孔治）墓碑〉才算得上是趙孟頫名下唯一的篆書碑，以下將由此特例出發，探討趙孟頫碑銘裡頭的篆書。

五十三世孫襲封衍聖公（孔治）墓碑（圖版 肆- 10）

〈孔治墓碑〉不只在形式上與眾不同，風格上亦與其它趙孟頫碑誌篆額有些不同（圖 3- 40），相較於趙孟頫一般優美、秀麗的玉箸篆風格，〈孔治墓碑〉線條格外粗壯，顯得氣勢雄強。在大字篆書左右兩側，各有一行楷書。其一是書丹人趙孟頫署銜，另一行是立石人題名。墓主孔治（1236-1307）為孔子第五十三代後裔，此碑是孔治長子孔思誠（？-1342 尚在世）所立。碑上雖未題立石年月，但根據趙孟頫官銜「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可推知應書於延祐元年十二月至延祐三年七月間（1315-1316），⁴⁹⁰ 比較同時期官銜的寫法（圖 3- 43），似乎並非向壁虛構之作。筆者去年前往曲阜調查原碑，得知此碑原立於曲阜孔林孔治墓前，1978 年遷入孔廟，目前與其它來自孔廟、孔林的零散碑刻一同保存於 1998 年成立的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碑首頂端正中處，刻有拓片時常未能拓到的「大元」二字（圖版 肆- 10）。細審原碑，大字篆書刻得很深，而旁邊的楷書或是碑首的「大元」篆字則刻得較淺，主從區別明顯，讓人在遠望時可以一眼便見到墓主頭銜。刻痕的深淺反映在拓片上形成了粗細的差別，若是比較系出周公、同樣屬於曲阜大族的〈東野瑀墓碑〉（圖 3- 41），便可以見到未加深刻痕、造成全碑線條過細的效果。相形之下，孔治之子、孔思誠的墓碑亦呈現出和乃父墓碑相同的作風，姚庸（生卒年不詳）篆額與篆書碑風格有別。由此看來，〈孔治墓碑〉有別於其它篆額的渾厚線條，有一部分應當是受到用途及尺寸的影響。由於墓碑大字篆書動輒二、三十公

⁴⁸⁹ 中研院史語所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均未拓得篆額，網路上流傳整拓照片則可得見。儘管照片拍攝模糊，但與趙孟頫篆書風格確有相通之處。孔夫子舊書網，商品標名為「整張老拓：利津縣新修廟學記（已經托裱）」，網址：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21135_175236457/（檢索日期：2014/2/9）

⁴⁹⁰ 或有認為刻於大德三年（1299），又云孔治年七十卒於延祐三年（1316），不知何據，見駱承烈主編，《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頁 244-245。

分以上，比一般篆額約十來公分的尺寸大上一倍，而墓碑碑額「大元」約十多公分，正巧能當作比例尺一窺普通篆額與篆書碑並列的差別（圖 3-42），篆書墓碑可能正是因此受到刻石調整而產生加粗效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孔治的墓碑題銜「襲封衍聖公」，是北宋以來孔子直系後裔所受封的爵位，⁴⁹¹ 而〈孔思誠墓碑〉卻僅僅題「朝列大夫濮州尹致仕」。這是由於孔治過世後，衍聖公爵位之襲封產生紛爭，時任禮部尚書的元明善上奏指出為「正孔氏宗法」，應由嫡長子孔思晦（1267-1333）襲封，並得到仁宗皇帝覆核譜牒認可，⁴⁹² 孔思誠所襲爵位遂遭到黜免，延祐三年（1316）正式由孔思晦受封為衍聖公。巧合的是，由趙孟頫官銜所推知〈孔治墓碑〉的書寫年代正值1315-1316年，孔思誠可能正是因為自己爵位遭到褫奪，故而選在此時替約八、九年前過世的父親建立「襲封衍聖公」墓碑吧。

篆額

關於趙孟頫篆額的面貌，前人已指出除了常見的玉箸篆風格之外，趙孟頫還有另一種類型的篆書與之同時並存，⁴⁹³ 並認為這一類多見於趙孟頫晚年的新風格，一方面是復古典範由唐代李陽冰（生卒年不詳）上溯至石鼓文、詛楚文等先秦刻石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更為接近北地的篆書傳統，⁴⁹⁴ 可能反映了南北篆書傳統在大都藝文圈互動的結果。⁴⁹⁵ 釐清趙孟頫晚年篆書的新因素固然有其立論，惟

⁴⁹¹ 事實上，自宋室南渡以來，衍聖公爵位便分裂為南北宗。大蒙古國時期衍聖公爵位曾一度恢復，其後又經過數十年無人受封。孔治是元貞元年（1295）才受封衍聖公。參見陳高華，〈金元二代衍聖公〉，收入同氏著，《元史研究論稿》，頁328-345；蕭啟慶，〈大蒙古國時代衍聖公復爵考實〉，收入同氏著，《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1994），頁51-62。

⁴⁹² 陳高華，〈金元二代衍聖公〉，頁339-340。

⁴⁹³ 學者指出這兩種篆書類型分別強調「婉轉」及「渾厚」，第一類舉例如〈鮮于光祖墓誌銘〉、〈玄妙觀重脩三門記〉、〈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張總管墓誌銘〉、〈湖州妙嚴寺記〉、〈平江路崑山淮雲院記〉、〈杭州福神觀記〉。第二類型所舉例證則有〈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帝師膽巴碑〉、〈仇鏗墓碑銘〉、〈追封楚國夫人徐君碑〉、〈孔治墓碑〉、〈張留孫碑〉。見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43-44。按：筆者肯定這兩種類型的存在，惟部份實例歸類竊以為有待商榷，見下文。

⁴⁹⁴ 金朝以來北方的篆書傳統，可見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頁94-98。

⁴⁹⁵ 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頁98-101。

似乎還應留意刻工上石的影響，⁴⁹⁶ 譬如描摹不精確致使字形扭曲走樣，或是線條受到加粗、變細等等，也無法排除代筆的可能性。這方面墨跡提供了較不易受到刻石因素干擾的觀察點，其中，筆者認為大德七年（1303）玄妙觀二記（重脩三清殿記、重脩三門記，圖版 貳-2、圖版 貳-3）頗為奇怪，兩作皆為牟巖撰文、趙孟頫書丹并篆額，年代、書風、尺寸接近，均被公認為趙書真跡，但篆額風格卻差異甚大，需要加以重新檢討。

玄妙觀二記繪製格線尺寸一致，篆額的部分每格都是徑四寸（約 12 公分）。按照格線一一剪字對照（圖 3-45），可以見到兩作格線比例均為一比一，〈三清殿記〉篆額線條肥厚，布排佔滿方格；而〈三門記〉篆額位處同樣尺寸的格線內，左右兩側卻被刻意留下空白，下半又多有拉長，如「妙」、「觀」、「記」，形成瘦長的結體，與〈湖州妙嚴寺記〉、〈淮雲院記〉同樣予人清曠、瘦挺的秀逸之感，都是趙孟頫玉箸篆典型的風格，與〈三清殿記〉篆額大相逕庭。將玄妙觀二記篆額並列觀察，實在難以讓人相信審美趣味、運筆如此不同的兩組字跡竟會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玄妙觀二記第一紙右上角皆有「晉府圖書」半印，左側有「晉府書畫之印」（圖 3-45），可以確認兩卷皆曾屬於明代晉王府收藏。⁴⁹⁷ 而且，比起〈仇鏐墓碑銘〉篆額中間有接紙補書，因而在圖版上便可以清楚分辨出紙色之不同，〈三清殿記〉紙色較為協調，降低了一些後人接紙補書的可能性，從而令人懷疑此篆原本便是他人代筆所書，筆者推測可能與〈松江寶雲寺記〉（1308，圖版 參-1）篆額由趙孟頫改為廉密知兒海牙情況類似，⁴⁹⁸ 惟詳情不明。與〈三清殿記〉類似的篆額還有皇慶元年（1312）奉敕撰并書丹篆額〈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圖版 肆-1，北京），此碑正文行楷摹勒品質精妙，篆額理應不至於走樣太多，卻出現粗壯線條以及撐滿方格的結字，與相近年代篆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反觀隔

⁴⁹⁶ 另有學者注意到同樣刻工、不同書家的篆額呈現出類似的圓筆線條，可能反映了刻工的影響，見孫向群，〈元代碑刻篆額讀記〉，頁 227。又刻工、篆刻等相關討論請見本論文頁 111「刻石、刻印與巧匠」一節。

⁴⁹⁷ 學者認為是明初進入晉王府收藏的鈐印，參見陳建志，〈趙孟頫書〈三清殿記〉と〈三門記〉二稿の流伝史をめぐって〉，《書藝術研究》，第 5 號（2012），頁 32-42。

⁴⁹⁸ 〈松江寶雲寺記〉墨跡圖版目前未見篆額，原題「趙孟頫書并篆額」，但立石後的篆額人卻換成廉密知兒海牙，頗為奇特，可惜目前也未能得見廉氏篆額，難以進一步比對是否與〈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篆額有任何關係。

年同樣立於北京的〈大都路都總管府碑陰記〉便與〈張繼祖墓誌銘〉等其它篆額在結字、比例上更為接近，筆者懷疑〈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篆額未必是趙孟頫所書。

另一方面，在考慮刻手影響之外，筆者並不否認趙孟頫在同段期間內追求不同篆書風格的可能性。如〈帝師膽巴碑〉（1316）、⁴⁹⁹〈仇鐸墓碑銘〉

（1319），甚至是〈敕賜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1321）一類較多盤曲線條的篆額，確實有別於〈杭州福神觀記〉（1320）、〈長春道院記〉（1322）等作（圖 3-40），惟是否存在代筆仍難以查考。參照另一位擅長篆書、多次與趙孟頫合作敕賜碑的北方書家郭貫（1249-1331）篆額（圖 3-46），或許可以見到兩人交流的一面。不過，碑銘用途及碑刻樣式所帶來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除了上一小節討論的篆書碑之外，道行碑、神道碑銘、墓碑銘等由於標榜碑主官銜或賜號，篆額內容多半較長，普遍比寺廟碑記（通常在十個字以下）來得多，要將二十字左右的內容放進碑額圭首當中，（圖 3-44），難免會壓縮到篆字空間及尺寸比例而顯得較緊湊。〈帝師膽巴碑〉與〈仇鐸墓碑銘〉刻石後的樣貌，約略可以參照茅紹之集趙字「整頓」後所刻〈張留孫碑〉及〈姚天福神道碑〉（圖版 陸-1、圖版 陸-2）。⁵⁰⁰

關於趙孟頫篆書的復古取向，楊載撰〈趙公行狀〉稱「篆則法石鼓、詛楚」，但筆者認為趙氏取法先秦文字的部分還是在多體千字文裡頭更容易見到，⁵⁰¹ 亦有學者從篆刻指出趙孟頫用印融合漢魏、隋唐印風，⁵⁰² 除此之外，多數碑記篆額仍是以小篆體勢為基礎，偶爾參以些許較為特殊的古體寫法，如〈仇鐸墓碑銘〉「有」字、〈杭州福神觀記〉「神」字。其它篆額像〈長明燈記〉亦有些

⁴⁹⁹ 有學者認為〈帝師膽巴碑〉「其篆筆結構不具中正勻稱的法度，如第三、四行的『覺慈』二字，其他字的運筆亦多方折，少於婉轉，如『賜、寺、普』等字，與趙氏中晚年篆額的寫法迥不相侔。其次是署款『臣趙孟頫奉敕撰并書篆』的『篆』字，從書法的行氣和連貫性來看，並非同時所書，且文理上亦不通順，此『篆』字當為後來所添寫。由此互證前端的篆額蓋出自他人手跡。」見劉九庵，〈趙孟頫書法叢考〉，頁 137。

⁵⁰⁰ 關於茅紹之集趙字刻石，請見本論文頁 89 相關討論。

⁵⁰¹ 趙孟頫名下的多體千字文有〈四體千字文〉（1319，臺灣私人收藏）以及〈六體千字文〉（1320，北京故宮藏）兩件，前者應是目前傳世唯一真蹟。趙氏〈四體千字文〉的古體因素參見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頁 45、61-63、101。

⁵⁰² 江文進，〈元代文人印章的形式分析（上）—元代篆刻發展的三個階段〉，《書畫藝術學刊》，第 9 期（2010 年 12 月），頁 371-422；江文進，〈元代文人印章的形式分析（下）—元代篆刻發展的兩個向度〉，《書畫藝術學刊》，第 10 期（2011 年 6 月），頁 317-378。

不同，惟碑身摹刻品質拙劣，篆額可能也失真不少，尚待釐清。現存最晚年的碑銘墨跡〈光福重建塔記〉，學者指出係趙孟頫晚年病痛纏身時所作。⁵⁰³ 此書未畫出格線即直接在卷尾同一紙作篆（圖版 伍-7），字跡與稍顯疲弱，反映出書家最真實的書學底蘊，應當仍舊是這類線條乾淨、少扭曲轉折的玉箸篆類型。

儘管趙孟頫的篆書未必能像周伯琦（1298-1369）、秦不華（1304-1352）一樣，得到後世評價認可為具有個性或創新的成就。⁵⁰⁴ 然而，綜觀趙氏一生的碑誌篆額，可說是與碑銘書寫相終始。不但早年便有作品，其篆額風格更隨著時間增長、適應不同因素而逐步發展，晚年篆額〈杭州福神觀記〉、〈長春道院記〉縱使字形並未有特別突出的變化，凝鍊的線然仍然可以看出書家積累已久的深厚功力，是奠基在多年來刻意精進的努力之上所形成的。趙氏在學習先秦刻石方面的具體實踐雖然相對較少，但其指引的方向確實是後來周伯琦、秦不華所走的路線，⁵⁰⁵ 晚年發展出來的多體千字文也成為後世學書典範。而篆額的部分，就趙孟頫個人而言可說是追求各體兼擅努力當中前置的一環，放在蒙元時期的碑銘篆額來看，則是承上啓下不可或缺的一塊。

⁵⁰³ 王連起，〈趙孟頫書法藝術概述〉，頁 7。

⁵⁰⁴ 孫向群，〈元代碑刻篆額讀記〉，頁 225。

⁵⁰⁵ 參見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頁 111-128。



第四章 「趙體」行楷與蒙元碑銘書法新風

繼前文劃分趙孟頫碑銘書法分期之後，本章將辨析各分期風格對於元末碑銘不同層面的影響，並留意刻石中的南北差異。



第一節 趙體碑銘分布與影響

李邕風潮

時代相當或晚於趙孟頫的碑銘書家，曾多次奉敕書碑的色目人康里巎巎（1295-1345）是其中頗為重要的一位。趙氏與康里家為世交，但碑銘楷書方面康里巎巎學虞、顏的取向與北方傳統較為相關（1325，圖 4-1，浙江餘杭），⁵⁰⁶ 和趙書碑銘幾乎無涉。事實上，即使是出身南方的書家也未必都受到趙孟頫碑銘影響，如虞集（圖 4-2）、揭傒斯（圖 4-44）等人書碑都各自回到唐楷傳統。至於其他碑銘書家，元人筆記有載：「錢唐張貞居善書法，初學趙松雪及唐皇玄宗王先生碑（按：疑為王玄宗〈王先生碑〉）。松雪每稱之曰：『某之後書碑文者，計范德機、吳子善、張伯雨此三人耳。』」⁵⁰⁷ 可惜趙孟頫點名三人均無碑刻拓本傳世。范德機名曄（1272-1330），揭傒斯指出趙孟頫曾稱許其隸書；⁵⁰⁸ 吳子善為吳福孫（1280-1348），黃潛為其所撰墓誌銘亦提及趙孟頫的讚賞；⁵⁰⁹ 張貞居即為道士張雨（天雨，1283-1350），字伯雨，又號句曲外史。目前雖未見碑刻或拓本，但有〈大開元宮台僊閣記〉（1345，圖 4-3，浙江杭州）碑銘墨跡傳世，後有吳叡（1298-1355）、曹衡（生卒年不詳）等人跋文。其中曹衡跋文指出張雨和趙孟頫碑銘之淵源：

⁵⁰⁶ 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頁 106-118。

⁵⁰⁷ （元）孔克齊撰；莊敏、顧新點校，《至正直記》，頁 19。

⁵⁰⁸ 〈范先生詩序〉：「……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元）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8，頁 288。

⁵⁰⁹ 「……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能若君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于篆籀，文敏極稱許之。」（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 38，頁 17b（總頁 1608）。不過，陶宗儀倒是對其評價不高。「吳福孫，字子善，錢塘人。官至松江上海縣主簿，居官在能否之間。雖以篆楷稱，要亦未為甚善。」（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3 冊，卷 7，頁 63。

伯雨初就趙松雪學書，松雪令其任意書，見其筆劃勁健，遂贈以雲麾將軍碑。伯雨學之，卒能青於藍而名後世也。此記當於李北海娑羅樹碑□□□□師與弟子書如此也。後學曹衡書。⁵¹⁰

這位曹衡雖然生平不詳，但由陶宗儀記述來看，曹氏應當活動於元末明初，⁵¹¹ 曾經收藏過一軸〈台僊閣記〉的姚綬（1422-1495）作〈句曲外史小傳〉有一段相當雷同的文字，應即典出於此，⁵¹² 張雨經趙孟頫提點學習李邕之說絕非空穴來風。不過，張氏此作受到元末狂怪書風感染，面貌已和李邕或趙孟頫大不相同。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傳李邕〈出師表〉大楷墨跡（圖 4-4），筆跡略有張雨習氣，推估至少是元末人之作。

論及李邕行書碑銘的影響，宋代以降的碑刻沉寂了好一段時間，南宋初吳說學李邕碑也僅止於曇花一現，直到趙孟頫活動年代前後開始蔚為潮流，與趙氏並稱的大書家鮮于樞、鄧文原皆曾汲取李邕碑銘，《書史會要》記載古文家元明善「似守李北海之矩度」。⁵¹³ 又如同時期的水利家、畫家任仁發（1254-1327），松江人，《書史會要》載其「中年後方專意學李北海書，即得其法。」⁵¹⁴ 惜今日僅存題跋墨跡，未知碑銘書法如何。〈平江路嘉定州儒學大成樂記〉（1323，圖 4-5，上海嘉定）有李邕影響，但部分字跡如「子」字又是趙孟頫的寫法，可謂兼融二家。書者薩德彌實（Salmisi，生卒年不詳）是回回人，籍貫燕山，所著醫書《瑞竹堂經驗方》曾得吳澄序，⁵¹⁵ 不知是否與趙孟頫有來往。〈南鎮廟置田記〉

⁵¹⁰ 徐邦達著、故宮博物院編，《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 278。

⁵¹¹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3 冊，補遺，頁 88；（明）陶宗儀，《南村詩集》，民國台州叢書後集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68 冊，卷 3，頁 23b（總頁 732）。

⁵¹² 姚氏作小傳徵引〈台僊閣記〉吳叡跋文頗多訛誤，張光賓認為是造成後人行伸出錯誤張雨生卒年的元凶之一。但張光賓據以糾正姚說的資料事實上便是《石渠寶笈三編》著錄（可能為今日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台僊閣記〉，張氏在改正生卒年之餘也一併否定掉姚氏小傳所稱趙孟頫指導張雨學李邕的說法，似乎有些矯枉過正，姚綬引述原文見本論文頁 80 註 407。嚴格來說，張光賓否定的是明末李日華（1565-1635）轉述之說。追本溯源，筆者認為張雨受指導可信度極高。張光賓，〈元玄儒張雨生平及書法〉，收入同氏著，《讀書說畫：臺北故宮行走二十年》（臺北：蕙風堂，2008），頁 131、141-143。（原載於《美術學報》，27 期，1993 年。）；張光賓，〈元儒仙句曲外史張雨生平考述〉，收入《讀書說畫：臺北故宮行走二十年》，頁 113-116。（原載於《中華國學雜誌》，1977 年第 5、6 期。）

⁵¹³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3 冊，卷 7，頁 60。

⁵¹⁴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3 冊，卷 7，頁 62。

⁵¹⁵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 44、344-345。

(1326, 圖 4-6, 浙江紹興)是較為純正的李邕風格,點畫之間頗見功力。此碑是著名儒者韓性(1266-1341)所書,惟其書法少見記載評論。目前僅知韓氏曾應趙黻(字仲德,生卒年不詳)之請撰〈書則序〉,序文指出趙孟頫書法流傳甚廣以及趙氏指導後輩學古云云。⁵¹⁶文中雖未見具體學書取徑,但若聯繫韓氏本人碑銘書法來看,可知趙孟頫的影響不僅止於趙體之流布,更體現在復古之推動——就碑銘而言,李邕無疑是最重要的取資對象。其它學李邕的碑銘至少還有睢陽(今河南商丘)人趙知章(生卒年不詳)書〈慶元路總管正議王侯去思碑〉(1343,浙江寧波),⁵¹⁷中山(今屬河北)李桓(生卒年不詳)書〈句容縣儒學重修記〉(1348,江蘇句容)等。⁵¹⁸袁桷指出「唐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為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為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⁵¹⁹洵為至論。

趙體書家

以上所論堪稱是在趙孟頫引導下元代碑銘出現的李邕風潮,接著將討論直接受到趙書碑銘影響的作品,下面依照碑銘年代或趙體書家活動時間依序加以介紹,⁵²⁰最後再作歸納。

石珪(生卒年不詳),順州(今北京順義)人。石氏在朝列大夫侍御史任上書丹之〈陝西都轉運鹽使司新作孔子廟記〉(1299,圖 4-7,山西運城)接近趙書碑銘第二期的典型風格,兩者幾乎同時,令人頗為驚訝。此碑篆額人是康里不

⁵¹⁶ 「……夫今承旨趙公,以翰墨為天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趙君仲德,嘗請書法之要,公謂當則古,無徒取法于今人也。仲德於是取古人評書要語,輯為一書,名曰『書則』,以成趙公之意,而惠學者以指南也。」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196。

⁵¹⁷ 章國慶編,《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書前圖版(無頁碼)。

⁵¹⁸ 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50,頁44。

⁵¹⁹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7,頁4b-5a,〈跋柳城懸隴西李夫人誌〉。此說又為陸友仁(1290-1338)所徵引,見(元)陸友仁,《研北雜誌》,卷上。

⁵²⁰ 有學者以河北為範圍討論區域書法時,在趙體書家名目之下羅列王思廉(1238-1320)、元明善、虞集、歐陽玄(1283-1357)、揭傒斯、蘇天爵(1294-1352)、劉賡共八名書家,但書中敘述真正提到書法可能受趙孟頫影響的僅有前三位。筆者認為這裡所列八人不宜稱為趙體書家,若說是曾與趙孟頫合作書碑的文人恐怕還較為接近事實。純就碑銘風格來看,筆者僅認同元明善較接近趙書(其實更偏向李邕),其餘諸人碑銘書法都與趙孟頫關係不大。趙生泉,《燕趙書法史稿》,頁273-279。

忽木（1254-1300），不忽木不僅是趙孟頫官場前輩（其神道碑銘乃趙氏撰文），也是元末大書家康里巎巎之父，惜此碑篆額失拓，未知面貌如何。除了不忽木以外，石珪與趙孟頫之間的關聯不明。石氏生平事蹟見載甚少，僅知其父石天麟（1219-1310）在忽必烈時代官居中書左丞，石珪本人曾在至治二年（1322）和許有壬（1287-1364）等人同登石頭城（今南京）遊覽。⁵²¹

袁桷（1266-1327），四明人，為翰林院名臣，詩文俱有盛名。袁氏書丹〈慶元路學重建大成殿記〉（1310，浙江寧波）面貌不同於其詩文題跋墨跡，⁵²²既有唐人風骨，同時也明顯受到趙孟頫碑銘影響。

〈集仙宮瑞竹記〉碑陽為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1316）撰并書，其碑陰所刻玄真子詩無書者署名（c.1312，圖 4-8，上海嘉定），書法堪稱與趙孟頫風格同步（圖版 參-7）。

〈□恂墓誌銘〉（1314，圖 4-9，江蘇蘇州）誌主姓氏缺失，有填諱人姓名，但未知書者為何人。此書看似是在加封孔子碑（圖 2-3-b）的基礎上更添行意，惟字跡略顯單薄。

貢奎（1269-1329），宣城（今安徽宣州）人，曾四度供職翰林院。追封程鉅夫妻之〈追封楚國夫人徐君碑〉為貢奎書丹、趙孟頫篆額。此碑書法（1318，圖 4-10，江西南城）接近趙孟頫第四期典型風格（圖版 肆-9），學趙書有一定水準。貢奎另外一件碑銘〈龍飛祀海瀆記〉（1329，河南濟源）品質極差，⁵²³可能是摹勒不佳造成的結果。

雲南滇僧圓護（生卒年不詳），世稱玉腕禪師，據稱用筆得趙孟頫三昧。⁵²⁴現存〈崇聖寺碑〉（1325，圖 4-10，雲南大理）、〈京兆郡夫人墓誌銘〉（1333，雲南大理）確實有趙體書風，動勢尤為明顯。

⁵²¹ 蕭啓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 247。

⁵²² 章國慶編，《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書前圖版（無頁碼）。

⁵²³ 中研院史語所傳圖藏拓片編號 04571。

⁵²⁴ 侯冲，〈元代滇僧圓護與普瑞〉，發表於 2013 雲南大理崇聖論壇。

〈洛京白馬寺祖庭記〉（1333，圖 3-38，河南洛陽），書者佚名，蓬發氣勢稍近道教碑（圖版 陸-1），但結字顯然尚不到位。

〈代祀南鎮記〉（1335，圖 4-12，浙江紹興）未見書者明確留名，碑石另一面為揭傒斯撰并書〈代祀南鎮記〉（1339，浙江紹興），兩者風格迥然不同。此方佚名書碑除線條偏瘦之外，瀟灑神韻頗近趙書碑銘第三期風格（參見圖版 參-6）。

〈西湖書院重修大成殿記〉（1336，圖 3-39，浙江杭州）書法整飭，字口清晰一如道教碑，不過，此碑尚未及第四期較偏外拓的結字，可能還是從加封孔子碑（圖 2-3-b）等第三期碑銘演化而來。

王思齊（生卒年不詳），可能是東平（今山東泰安）人，⁵²⁵ 其餘記載罕見。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王氏書丹〈揚州路學田記〉（1339，江蘇揚州）、〈重新聖水龍祠記〉（1354，山東濰坊）二碑拓片。⁵²⁶ 前者書法頗似道教碑，後者風格雖然與前者仍有相通之處，但品質較差，推測是摹勒不佳的緣故。

釋士瑩（生卒年不詳），自署「四明沙門」，生平不詳。〈荊南承天禪院叢蘭精舍記〉（1347，圖 4-13，湖北荊州）、〈荊南承天僧伽妙應塔記〉（1348，圖 4-14，湖北江陵）分別重書北宋黃庭堅及南宋魏了翁（1178-1237）舊撰碑文以立新碑。書法似出自道教碑，但行筆倉促，筋骨疲軟。

關於趙孟頫家族之碑銘，次子趙雍（1291-1361）書碑，目前所知有〈義田記〉（1330 書、1350 上石，圖 4-15，江蘇蘇州）、〈湖州路重修府治記〉（1346，圖 4-16，浙江湖州）兩種。還有一件墨跡〈青山詩〉（圖 4-17）採用大字楷書，⁵²⁷ 可以一同比較。王連起根據〈湖州路重修府治記〉指出趙雍書「結體方闊」，接近趙孟頫〈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1299，圖版 貳-1）、〈玄妙觀重脩三門記〉（圖版 貳-3）。⁵²⁸ 不可否認，趙雍碑銘結字確實闊綽如王氏所舉二例，尤其趙雍「是」字上半的「日」多寬扁如「日」，這樣的字形大約在筆者劃

⁵²⁵ 元統二年（1334）有一位東平人王思齊官南臺御史。（元）張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卷6下，頁29b（總頁5607）。

⁵²⁶ 中研院史語所傅圖藏拓片編號12583、04655。

⁵²⁷ 魏春雷，〈趙雍楷書《青山詩冊》摭論〉，《中國書畫》，2013年第11期，頁72-74。

⁵²⁸ 王連起，〈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偽考〉，頁81。

分趙書碑銘第三期左右便逐漸轉換成瘦長為主。不過，就筆者親眼見過趙孟頫書〈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及趙雍書〈義田記〉原碑的經驗而言，後者尺寸比前者大得多，趙雍碑銘所擁有的一股勃發氣勢（圖 4-15），應當還是來自於趙孟頫最晚年的碑銘（圖版 伍-1）。從墨跡看來，其書轉折處常出現一種不太自然、類似聳肩的態勢，如「高」、「面」二字（圖 4-17←↑），大概是其特點。趙雍碑銘不失家風，在眾家學趙碑銘之中還稱得上有其特異之處。另外，舊傳趙孟頫書〈衛宜人墓誌〉墨跡（1363，圖 4-18）已經《石渠寶笈》改訂為其從孫趙肅（生卒年不詳）之作，⁵²⁹ 此書筆致偏向第三期碑銘（參看圖版 參-7），結字又似從趙書第四期左右的碑銘（參看圖版 肆-9）而來，但原本有些桀驁不馴的動勢在這裡幾乎消融殆盡。

林鏞（生卒年不詳），浙江嘉興人。《書史會要》載：「正書學虞永興而未熟。」⁵³⁰ 今有〈重修西湖書院〉（1358，浙江杭州）、⁵³¹ 〈杭州路重建廟學記〉（1364，圖 4-19，浙江杭州）傳世。二碑雖然可以見到虞世南因素，但若比較同樣保存在杭州孔廟的康里慶童（生卒年不詳）書丹〈杭州路重建廟學碑〉（1355，圖 4-20，浙江杭州），康里慶童書法無疑更近似源出虞書的同族嶮嶮碑銘（圖 4-1），尤其「杭州」二字，林鏞寫法明顯已經受到趙孟頫感染（參看圖版 參-8）。

總結而言，廣義上受到趙孟頫影響（包含學李邕）的碑銘雖然南方占多數，但北方人也有不少。無論是學李邕的風氣或是直接受到趙孟頫影響的碑銘，都是在其生前便已出現，甚至時常與之同步，不過若就趙書碑銘各階段於後世發揮的影響力來看，第三期、第四期以及道教碑顯然比早年或是最晚期過於縱放的碑銘更有吸引力，仿效者眾多，而這恐怕又與地域脫不了關係。趙孟頫各階段碑銘的分布變化，大致上第一期因任官而多建於山東，不過當地碑銘尚未見任何改變；第二、第三期重心回到南方，尤其是江浙行省，此時不但開始出現仿效者，其後江浙地區也多見從這類型入手的趙體書家；第四期以後遍布全國各地，趙孟頫歿

⁵²⁹ 《元趙肅書母衛宜人墓誌》（臺北：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出版委員會印行，1961）。

⁵³⁰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3冊，卷7，頁63。

⁵³¹ 圖版見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頁298。

後茅紹之又在北方、尤其是首都建成北道教碑，江西還出現翻刻的南道教碑，故而來自江浙行省以外地區的書家，則多半是受到第四期或道教碑的影響。地域形成的區別除了上述現象以外，刻工的南北差異也十分值得關注，畢竟書家、拓本的流動性都高於往往固著於當地的刻工家族，少數能夠跨出地域限制的名工，如茅紹之，可能就是挾帶著比北方刻工更高超的技藝而崛起，這部分將在下一段進行探討。

刻石、刻印與巧匠

根據筆者綜合觀察，刻於北方的趙孟頫書或趙體碑銘普遍都比南方刻碑效果要來得差。北方雖有佳刻如〈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圖版 肆-1，北京），南方亦不乏糟糕的刻工，像署名「吳郡鄔德榮刊」的〈張弘綱墓誌銘〉（圖版 貳-6，北京）將撰文人官銜誤衍一「授」字，變成「前通州儒學授教授梅宗說撰」，此誌書法距離同時期碑銘亦相去甚遠，刻石品質令人不敢恭維。然而總體來看，筆者認為南北差距確實存在。北方劣刻如山東益都石匠刊刻〈利津縣新脩廟學記〉整體筆畫間架完全走樣，效果非常糟糕（圖版 壹-3，山東利津）；地方石局刻碑如「奉聖州石匠提控李成、弟李資刊」〈蔚州楊氏先塋碑銘〉（蔚州與奉聖州俱屬上都路宣德府，圖版 肆-3，河北蔚縣），刻石品質差強人意；「玉川張天祐刊」〈濟瀆投龍簡記〉（圖版 肆-5，河南濟源）為國家祭祀刻石，間距仍顯得侷促，趙孟頫行楷的筆意似乎過於尖銳；「洛陽耶律德思刻」〈少林寺裕公碑〉（圖版 肆-6，河南登封）削弱不少趙書碑銘的飄逸韻味，顯得中規中矩；〈敕賜伊川書院碑〉（圖版 肆-11，河南嵩縣）無刻者署名，若不是有相關碑刻佐證，光憑風格恐怕難以被接受為趙書。類似情況碑銘甚多，此處不一一列舉。反觀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帶，包含茅紹之在內，佳刻比比皆是，如「金華王明鑄」〈鮮于光祖墓誌銘〉（圖版 壹-1，浙江錢塘）、「德清陳必達」刻〈空相寺殘碑〉（圖版 壹-2，浙江湖州）、「古杭謝杞」刻〈蕭山縣重修大成殿記〉（圖版 貳-1，浙江蕭山）、楊旺刻〈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記〉（圖版 伍-1，浙江麗水）等。筆者認為這個現象並非出於偶然，畢竟刻石技術多為

世代相傳，蒙元之前少有師徒授受，⁵³² 可以想見家族內部傳承相對穩定的情況。其次，南宋刻帖文化發達，⁵³³ 摹勒較講究纖毫畢現。相對於南宋，學者指出北方的金朝則崇尚碑刻，與南宋熱衷刻帖恰巧形成強烈對比。⁵³⁴ 想當然耳，北方不可能毫無身懷絕技的刻工，如「隴右李璋模勒鐫字」〈佑聖觀重修玄武殿碑〉（圖版參-8，浙江杭州）刻工精湛，不過其自署隴右或許也有可能是祖籍，目前無法進一步證實。

關於上述所論南北刻石差異，還有名工茅紹之為何膽敢冒名刻碑、行徑超出一般工匠等等問題，筆者認為由成書於元末的《名蹟錄》切入，可以得到進一步了解。首先，《名蹟錄》本身就是性質頗為特別的一部書，它是由刻工朱珪（約1301-1378）所編，⁵³⁵ 該書以刻者為中心收錄了刻石篇目及多位文人贈詩序，書中碑銘牽涉到的人物反映了朱珪的活動區域是以崑山為中心，交往文人則不乏楊維禎（1296-1370）、顧瑛（1310-1369）等元末江南名士。再者，《名蹟錄》不只讓人一窺當時刻碑的大致內容與性質，更使人注意到刻碑工匠其實也身兼刻印、鑄印，而這並非罕見的狀況，如鐫刻〈敕賜崇禧萬壽宮記〉的「江左鄭梓材」，有學者懷疑便是吳澄贈序對象「建康鄭子才」。⁵³⁶ 〈蕭山縣重修大成殿記〉刻者謝杞，筆者認為是曾替著名印人吾衍（1268-1311）刻印的謝杞，⁵³⁷ 尤其親見原碑時特別能感受到謝杞刻石的高超品質。另外，學者指出浙江天台刻工盧奐（生卒年不詳）是觀察刻碑、刻印關係的絕妙例子，如盧氏所刻〈嘉定州重建儒學記〉在署名「天台盧奐摹刻」之外，竟然刻下「仲章」、「故宋盧氏子孫」印鑑，從而證明盧奐即為張憲（約1341前後在世）、賴良（生卒年不詳）、陳基（1314-1370）所贈詩賦提及的篆刻家「盧仲章」。⁵³⁸ 〈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由楊維禎撰

⁵³² 學者根據刻工題記指出「總的來看，刻工標舉師門在元代石刻中較為多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58-59。

⁵³³ 莫家良，〈南宋刻帖文化管窺〉，頁69-76；方愛龍，〈南宋時代的叢帖及帖學研究〉，頁296-314。同本論文頁33註159。

⁵³⁴ 黃緯中，《金代書法研究》，頁63-64。

⁵³⁵ 關於朱珪其人與《名蹟錄》一書，參見參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128-139。

⁵³⁶ 孫向群，〈元代碑刻篆額讀記〉，收入西泠印社編，《重振金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13-227。

⁵³⁷ 周新月，〈元代篆刻史論〉，頁105-145。

⁵³⁸ 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45。

文、褚奐（生卒年不詳）書丹、周伯琦（1298-1369）篆額，⁵³⁹ 無獨有偶地，朱珪也曾與楊維禎、褚奐合作刻石，⁵⁴⁰ 贈詩朱、盧的文人也多有交集。⁵⁴¹ 由此看來，無論是盧奐在碑石刻下自己印鑑，或是朱珪將刻石文字裒集為一編，似乎都暗示了這些石工將碑刻視為一己作品的心態，與前面提到茅紹之對碑刻加以「整頓」的心理不謀而合。茅紹之刻〈許熙載神道碑〉（圖版 陸-3）自署「能靜處士」，一方面可以被視為刻工向文人靠攏的例證，但若是稍微跳脫文人中心的思考，卻可以見到茅紹之、朱珪、盧奐等人並不只是被動地接受文人指導，或者僅僅擔任忠實傳達墨跡樣貌的無聲媒介，而是對自己的技藝更有意識，進而積極參與刻石、刻印等活動。元代被公認為是篆刻史上極為重要的時代，趙孟頫也是文人用印的典型代表之一。篆刻史學者尤其特別關注文人何時開始自行刻印或是主導印稿，⁵⁴² 然而蒙元時期刻工的自覺，像是標榜師門、視石為玉，⁵⁴³ 以及和文人的互動等事蹟，無疑也是考量元代篆刻發展不容忽視的因素。上述討論的刻工基本上都出身南方，元末來自河南湯陰的文人許有壬則明白點出篆刻當中存在的南北之別。⁵⁴⁴ 這些身兼治印、刻石的南方刻工，可能便是造成南北刻石品質落差的原因。

趙孟頫對文房用具的重視可與不擇紙筆寫字的鮮于樞形成強烈對比，⁵⁴⁵ 這樣講究的書家，想來難以接受自己的書法在上石後變得面目全非，茅紹之可能就是

⁵³⁹ 此碑為隸書，原碑已嚴重缺損，殘拓圖版見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嘉定博物館編，《嘉定碑刻集》，頁 266-268。

⁵⁴⁰ 顧工，〈元代名碑《劉龍洲墓表》〉，《美術報》，2012 年 4 月 28 日，第 17 版。

⁵⁴¹ （明）朱珪編，《名蹟錄》，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 1 冊，頁 69-77

⁵⁴² 周新月，〈元代篆刻史論〉，頁 113-119；黃惇〈設計印稿——早期篆刻藝術史研究中被忽視的環節〉，收入連啓元主編，《方寸天地：東亞金石篆刻藝術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文學院，2010），頁 11-30；孫向群，〈就《論元代文人印章發展的三個階段》和黃惇先生商榷〉，《中國書畫》，2004 年第 1 期。

⁵⁴³ 學者指出唐宋以來即有以玉代石的美稱，認為「以玉稱石，含有對石材進行美化和修飾之意，也有提升刻石這項工作意義之意」。惟元代刻工自署特多這樣的標榜方式，如「玉人」、「玉工」、「玉匠」，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頁 55，標榜師門的部分見同書頁 58-59。

⁵⁴⁴ 〈題李士誠持信手卷〉：「夫世稱圖書，甚無謂，實印爾。其控用銅，若象、若木之堅緻者。惟舉世尚之，故製作日精，然皆出江南，北工未聞也。吾鄉李士誠，是藝之精，無愧南工，蓋其翁學於江右文生，而士誠傳其家法焉。」轉引自孫向群，〈尋找真實的宋元——宋元篆刻家及其審美觀的考察〉，收入西泠印社編，《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頁 138-139。

⁵⁴⁵ 當時不少吳興筆工聲名鵲起，如馮應科（生卒年不詳）即為其中佼佼者，鮮于樞甚至用過馮應科筆。相關文字見徐邦達著、故宮博物院編，《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壹》，頁

在這樣的背景下得到趙孟頫青睞，進而得到不同於其他地方刻工的發展機會。但茅紹之在趙孟頫過世後的活動，恐怕是趙氏始料未及。茅氏集趙字刻石一方面促進了標準趙體之成形，利於推廣其書；另一方面也在某些部分取代了原作地位，可說是功過參半，好壞兼有。關於茅紹之等刻工自覺性的活動，或許能與當時重視巧匠的大環境相連結，⁵⁴⁶ 但蒙古人對於石雕工匠的賞識，卻未必與石刻摹勒品質成正比。例如原立於河北曲陽縣城南西羊平村楊瓊墓前、現存北嶽廟的〈楊瓊神道碑〉（圖版 肆-2，河北曲陽），⁵⁴⁷ 是由姚燧撰文、趙孟頫書丹、劉賡篆額，碑文本身是敘述石工楊瓊（?-1288）由於「取二玉石斲一獅二鼎」進獻，受到忽必烈讚賞，進而被任命為大都等處山場石局總管，參與當時多項宮殿營建工程的重要史料。⁵⁴⁸ 惟此碑書法與同時期趙孟頫碑銘相去甚遠，劉賡篆額也刻得歪斜扭曲、字形走樣，可能還是出於北方碑石摹勒不佳的結果。蒙元統治對於石刻發展的具體影響，仍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第二節 趙孟頫與加封孔子碑

研究趙孟頫碑銘為何需要關注到加封孔子碑？最初筆者僅是注意到有兩方分別立於江蘇及浙江的加封孔子碑刻字體竟然幾乎一致（圖 2-3、圖 4-21），雖然沒有書者姓名且線條較顯瘦弱，卻與同時期趙孟頫碑銘書法十分相似（圖 2-4），後來又發現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內蒙古、甘肅、河南、安徽、江蘇、浙江、廣東、廣西等地普遍立有同樣內容碑刻，就連自稱不甚重視元代詔旨碑刻拓本的葉昌熾，也指出此詔刻石至少有二十方。⁵⁴⁹ 惟各種碑刻在風格、樣式、紀年皆有不小出入，如山東曲阜孔廟所藏刻有漢字及八思巴字（圖 4-23），且風格也和趙體完全無關。總體看來令人不禁提出下列疑問：前舉兩方位於江浙行省的加封孔子碑和當時任職江南的趙孟頫有無直接關聯？趙體風格的詔旨碑刻又是否具有某種區域性的意義？這些問題在日本蒙元史學者宮紀子關於加

200、207；朱友舟，〈《元代筆工考》校補〉，收入《美術學研究（第一卷）》（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頁 387-388。

⁵⁴⁶ 蔡玫芬，〈轉型與啟發—淺論陶瓷所呈現的蒙元文化〉，收入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 220-221。

⁵⁴⁷ 查洪德，〈四庫輯本姚燧《牧庵集》漏收誤收考〉，《晉陽學刊》，2010 年第 4 期，頁 107-113。

⁵⁴⁸ 陳高華，〈石工楊瓊事蹟新考〉，收入同氏著，《元史研究論稿》，頁 436-440。

⁵⁴⁹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 3，頁 199。

封孔子碑的詳盡研究中已稍有觸及，⁵⁵⁰ 但對於碑刻本身的問題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本文將在宮紀子研究基礎上介紹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並藉此一窺碑銘樣式和地域之間的關係。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碑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詔是由翰林院文臣閻復（1236-1312）所撰寫，宮紀子根據曲阜孔廟收藏至大元年（1308）加封孔子相關白話碑，⁵⁵¹ 指出元武宗海山（1307.06.21-1311.01.27 在位）在成宗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307年6月21日）即位後不久，便選擇在自己七月十九日生日時下詔加封孔子，是別具意義的一項舉動。隔年改元至大以後，海山聽從臣下奏議，派官員前往山東曲阜孔廟等地祭孔，並於至大三年（1310）全面立碑。宮紀子根據相關碑文提及諸多奏請祭孔或全國立石的臣下出身及其所屬派系（海山派或愛育黎拔力八達派），認為兩派人馬均有意拉攏儒家，而下令各路學校立石紀念則反映了海山企圖施行前朝皇帝都未曾做到的尊孔崇儒事蹟，同時也是壓過當時兄弟關係微妙、身為太子的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黨羽的儒教保護政策。該解讀有別於以往對於海山時期統治路線偏向草原文化的認識，⁵⁵² 可說是作者企圖讓世人重新理解蒙元文化的案例之一。⁵⁵³

關於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碑的立碑情形，除了上述至大元年（1308）加封孔子致祭碑以外，現存山東曲阜孔廟碑亭內的加封孔子制詔碑，由於位處孔子崇奉的核心地區，自然格外引人矚目。不同於一般分上下或左右兩截合刻八思巴文與漢文的常見形式（可參見圖 4-31、圖 4-34、圖 4-35），此碑採用逐字對譯的方式，漢文配合八思巴字的書寫習慣，改成由左至右（圖 4-23）。相同形式的碑刻十分罕見，目前僅見同地至元三十一年（1294）勉勵學校詔（又名崇奉孔子

⁵⁵⁰ 宮紀子，〈第五章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詔」をめぐって〉，收入同氏著，《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会，2006），頁 271-301。（原載於《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14 號，1999。）

⁵⁵¹ 中研院史語所傳圖收藏有此拓，編號 04044。錄文可見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頁 54；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研究〉，頁 100。

⁵⁵² 蕭啓慶，〈元中期的政治〉，收入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頁 580-603。

⁵⁵³ 此文後來與作者其他論文一同收入專書，書評可見吳雅婷，〈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臺大歷史學報》，2010（45 期），頁 327-340。

詔、崇奉儒學詔，圖 4-22，碑文內容與圖 4-35 一致），宮紀子引用蔡美彪指出此碑將“k’eu huow”（「曲阜」）誤寫成「護夫」，⁵⁵⁴ 以及杉山正明關於皇慶元年（1312）河南原武加封孔子詔碑的考證，⁵⁵⁵ 推測最初加封詔書僅頒布八思巴文版，地方再根據《蒙古字韻》一類的工具書將八思巴文的漢字拼音重新還原成漢文，才會出現“k’eu huow”拼音無法正確還原為「曲阜」而變成「護夫」的情形。至於加封孔子詔書的漢文版，宮紀子認為可能是至大三年（1310）全面立碑時，官方才再度交付帶有確認意味的趙孟頫書漢文詔書傳令刻碑。⁵⁵⁶ 此說雖有一定道理，惟關於碑刻樣式、字體傳布等部分仍有待釐清。

關於趙孟頫書詔是否曾頒布全國，筆者以為不太可能。首先是時間點的問題，根據宮紀子分析，元武宗海山接受江南浙西道僉肅政廉訪事吳舉（字彥昇，生卒年不詳）建言以及武宗寵臣左丞相三寶奴（？-1311，仁宗上臺後遭誅）奏請，進而下令通知各路全面立碑的時間約莫是至大三年四月，則趙孟頫應該是在元武宗於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307年8月17日）頒布詔書到至大三年四月之間書寫的。然而，趙孟頫這段期間的行蹤都不曾離開江南地區，⁵⁵⁷ 至大二年七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任期屆滿後改任揚州路泰州尹，直到至大三年九月才奉召前往大都，〈蘭亭十三跋〉（圖 3-16）便是此次赴京舟行的明證。至於海山是否有可能傳令趙孟頫書詔馳送京師？根據趙孟頫行狀，當時確實有來自京城的使者，不過卻是皇太子、即後來的仁宗皇帝愛育黎拔力八達所派遣的。若就趙孟頫所屬派系及其在武宗朝擔任的官職來看，受命書詔的可能性實在不高。

那麼，趙孟頫書體的加封孔子詔書碑又當如何解釋？事實上，在目前可見約四十餘種、紀年範圍橫跨三、四十年的加封孔子碑刻拓本當中，⁵⁵⁸ 趙孟頫風格的

⁵⁵⁴ 見羅常培、蔡美彪編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31、39。

⁵⁵⁵ 杉山正明，〈元代蒙漢合璧命令文の研究(一)〉，《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 5 号（1990），頁 11-12、圖版 2。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301 註 14。

⁵⁵⁶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294。

⁵⁵⁷ 任道斌，《趙孟頫繫年》，頁 123-139。

⁵⁵⁸ 學者指出光吳式芬（1796-1856）《攔古錄》記載加封孔子制誥碑便超過八十件，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280-281；又有學者根據《寰宇訪碑錄》表列加封孔子制誥碑四十六種，另外可見拓片者六種，見邵鵬，〈北京國子監孔廟元代《加號詔書》碑考〉，附錄二、附錄三。按：《攔古錄》、《寰宇訪碑錄》羅列條目過於簡略，多數情況下難以進一步比對。另外，宮紀子文中徵引實體碑拓數量恐怕不超過十件。


加封孔子詔書碑數量並不多，較明顯的仍僅有平江路（1310，圖 2-3，江蘇蘇州）及紹興路（1310，圖 4-21，浙江紹興）兩方加封孔子碑的詔書本文，紀年集中在至大三年（1310）前後。又如平江路下轄的嘉定州所刊刻的加封孔子碑（1310，圖 4-24，上海嘉定），儘管書風乍看之下僅有些許趙孟頫的痕跡，但全碑形制、樣式皆與前兩碑十分接近（圖 4-25），上截詔書的行款安排以及下截的笏付內容更是和平江路碑幾乎一致，嘉定碑較差的品質很有可能是區域層級高低不同帶來的差異。同樣能辨認出些許趙體特徵的碑刻又有兩件：其一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各地 6817」的加封孔子碑拓片，此碑原來在中國國圖網站上並未標示刻立地點（圖 4-26），從「孔」、「表」、「號」等寫法看來，筆者頗疑此詔底本亦是輾轉摹自以平江路加封孔子制詔碑為代表的趙孟頫風格。根據該拓年款隱約可見「至大四年」的磨改痕跡以及尺寸特徵，此拓實際上可以確認是來自江蘇丹陽，⁵⁵⁹ 地屬江浙行省鎮江路轄下。另一方江蘇無錫（元代屬江浙行省常州路）的加封孔子制詔碑亦有些許近於平江路詔書碑的特徵（圖 4-27），但也有許多不同之處，推測經過層層傳遞、轉抄摹勒上石後面貌已變化甚多。聯繫上述加封孔子碑分布，皆位於江浙行省境內（圖 4-28），再加上趙孟頫至大年間（1308-1311）任官的地緣關係，而且同期其它地區加封孔子詔書碑並未出現趙體，如大理路加封孔子碑（1309，圖 4-29，雲南大理）、⁵⁶⁰ 翼城縣加封孔子碑（1311，圖 4-30，山西翼城），故筆者認為趙孟頫書詔應為江浙行省傳布各地的結果，並非全國通行。

碑刻樣式及地域性

若是筆者上述假設為真，不免讓人懷疑至大三年四月下令全面立碑之時，中央難道沒有統一規定書體或形制嗎？平江路、紹興路等同樣有雙龍碑額的高規格碑刻樣式（圖 4-25），是否為官方所發布？欲回答此一問題，可以先回到應當是最原始的曲阜孔廟加封孔子碑來探討。此碑形制一如筆者拍攝照片所示，碑額為深雕螭首，中間安排圭首篆額，下方由龜趺馱負（圖 4-23），相同樣式的碑

⁵⁵⁹ 〈丹陽縣加封孔子制詔碑〉：「此碑磨沿宋淳祐題名碑所刻，尚存徐陸聞人蔡葉薛胡孫等姓，淳祐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刻一行。至大四年又磨改為大德十一年。」（清）繆荃孫編，《江蘇金石志》，卷 20，頁 17（總頁 9948）。

⁵⁶⁰ 宮紀子認為大理碑亦屬於趙孟頫書體，筆者較持保留態度。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300 註 7。

刻包括相隔不遠的勉勵學校詔書碑（圖 4-22），以及曲阜孔廟內其它北宋初年、金代、元末碑刻，和平江路等碑刻的樣式迥然不同。值得比較的還有八思巴字的部分，曲阜加封孔子碑額分三行刻八思巴字拼音“*tay šiŋ dži šiŋ wun sŋen ‘uŋ džew šeu*”，相對應的漢文「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書」縮小刻在碑額圭首尖端。而少數同樣刻有八思巴字的河北定縣加封孔子碑（圖 4-31），篆額卻是漢文「有元加號大成之碑」。比較二碑詔書內容的八思巴字拼法，兩邊互有訛誤及出入：曲阜碑「休」字拼成“*hiw*”，對照定縣碑及《蒙古字韻》的拼法，明顯漏了一般轉寫為“*e*”的八思巴字母「」。若是查找《蒙古字韻》“*hiw*”，對應的漢字只有「吼」，難以正確還原成「休」字。還有，定縣碑「規」字誤植為“*giue*”（圖 4-32），但二碑的八思巴字看來都寫得十分嫻熟，絕非不識八思巴字之人所能為，故可排除因不識字造成傳鈔錯誤的可能性，不過仍無法去除識字者粗心抄錯，甚或是各地音韻有別、《蒙古字韻》所記未必可靠等等因素。儘管如此，筆者仍傾向認為漢文詔書未必是像宮紀子所言從八思巴文詔書還原而成，漢文與八思巴文可能各有不同來歷。再者，現存加封孔子碑碑額內容幾乎無一相同，無論是八思巴字篆額（圖 4-33）或前述各例的漢文篆額都沒有重複，顯示篆額文字內容並未統一。而關於八思巴字的使用，它雖然貴為蒙元國書、是頒降璽書時必須附上的官方文字。⁵⁶¹ 但被刊刻上石的詔旨，由實例看來並未受到限制。目前所知出現八思巴文版詔書的加封孔子碑僅有三例，其餘頂多採取八思巴字碑額、本文僅有漢字而無八思巴字，如無錫碑（圖 4-27）。絕大多數的加封孔子碑則都是完全以漢字為主，像平江路、紹興路、嘉定州等例都是如此。⁵⁶²

至於雙龍碑額的樣式，又見於紹興地區稍早且性質相近的兩方碑刻（圖 4-34、圖 4-35），它和曲阜孔廟的對照組乍看之下頗為不同（圖 4-22、圖 4-23）。實際上，這種雙龍碑額至少可以上溯到北宋晚期蘇軾〈宸奎閣碑銘〉（1091，圖 4-36，浙江寧波），到了南宋御書碑大致奠定基本樣貌（圖 1-1、圖 1-24），並為元代江浙行省加封孔子碑所承襲。其碑額特徵是多在平面上陰刻或

⁵⁶¹ 八思巴字的介紹及使用參見胡進杉，〈大元帝國的國字：八思巴字〉，《故宮文物月刊》，總 210 期（2000 年 9 月），頁 50-59。

⁵⁶² 關於碑陰是否有可能刻八思巴字的問題，紹興碑不確定現存狀況，但蘇州文廟及嘉定孔廟兩碑均已嵌入牆壁，著錄亦未曾記載碑陰是否有字。由紹興另外兩方稍早一些的詔旨碑刻分上下兩截合刻八思巴文與漢文的形式（圖 4-34、圖 4-35）看來，筆者傾向認為這三方加封孔子碑原本就沒有刻八思巴文。

陽刻紋飾，中央安排長方而非圭首篆額，左右則填充對稱性紋飾（如雙龍或其它神獸）。而北方的碑額樣式儘管亦為雙龍，至遲在徽宗時期也已出現（圖 4-37），卻較為流行立體深雕碑額，左右雙龍面向下方，身軀以交會於圭首頂端的尖爪與寶珠為中心盤繞，如圖 3-44、圖 4-38。總結來說，筆者認為這些碑刻樣式大致上是沿襲宋代以來各地區刻石傳統的表現，並非大汗當初下詔立碑時所規定的形制。若談到蒙元時期關於碑刻的官方命令，《元典章》倒是有〈碑上不得鑄寶〉一條，規定不得刻出璽印以防偽造。⁵⁶³ 相較於南宋御書碑毫不避諱地詳細刻出御寶（圖 1-23～圖 1-27）的作法，元代務實的要求頗為不同。事實上，若進一步追溯官方下令全面立碑的先例，可以看到北宋真宗〈御製文宣王贊〉、徽宗御書碑、⁵⁶⁴ 高宗〈戒石銘〉等例幾乎都有統一的書體及大致格式，反觀蒙元中央對碑銘字體並不那麼看重，反而是區域內部較有一致性，如江浙行省流通的趙體加封孔子碑，但這也不具強制力，同時期仍有當地官員書篆之加封孔子碑。⁵⁶⁵ 如此放任碑銘書體、樣式的結果，換言之具備了探討元代各地碑銘區域書風的可能性，以下將藉此一窺趙體碑銘的分布及影響。

加封孔子碑與趙體分布

除了至大三年（1311）前後江浙行省以趙孟頫書詔傳刻的加封孔子碑之外，其它地區加封孔子碑詔書本文目前未見趙孟頫書體，但碑陰記卻有出現。如滕州加封孔子碑（1312，圖 4-39，山東滕縣）碑陽詔書風格在顏柳之間，和獲鹿縣學加封孔子碑（1324，圖 4-40，河北石家莊）乍看之下有些類似，二碑碑陰皆有加封孔子詔作者閻復另撰記文，⁵⁶⁶ 前者書法仍是中規中矩，後者卻是學習趙孟頫第四期（約當延祐年間 1314-1320，可參考圖版 肆-9）的書風。書者為儒林郎監察御史陳觀（生卒年不詳），生平不詳。同樣情況又見於〈館陶縣加封碑陰記〉

⁵⁶³ 「至元五年（1268）月，中書右三部：近據太皇寺提舉河渡司不魯歹申：『南京朝元宮碑上，鑄著聖旨御寶一顆，誠恐奸細歹人模勒偽造，偷販馬疋，難以別辨。』省部行下南京路，勘當德（得）本宮中統二年王志謹欽奉皇帝御寶聖旨，賜專慈利物至德真人，以此模勒鑄鑿上碑。為此，呈奉中書省劄付：公議得：隨路寺觀內，應有似此將御寶聖旨並諸王令旨模勒鑄鑿，合行一體磨毀。於二月二十日，奏奉聖旨：『准。』欽此。」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冊 4，頁 2271。

⁵⁶⁴ Patricia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pp. 241-245.

⁵⁶⁵ 常熟、句容兩地的加封孔子制詔碑立石年月為至大三年，卻是由當地官員所書，篆額內容也不盡相同。（清）繆荃孫編，《江蘇金石志》，卷 20，頁 4a-5b（總頁 9941-9942）。

⁵⁶⁶ 閻復記文內容討論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277-278。

(1334, 河北邯鄲=山東館陶), 此碑目前僅見碑陰記拓片, 為武略將軍管軍上千戶段世貞(生卒年不詳)撰并書丹題額,⁵⁶⁷ 段氏其人難以稽考, 僅知此書亦是取法趙孟頫延祐年間風格。

綜觀各地加封孔子碑, 趙體風格在北方僅有上述少數個案, 大多仍是反映當地原有風格, 如樂安縣學加封孔子碑(無紀年, 圖 4-41, 山東廣饒)堪稱是最特別的一方。此碑篆額連同詔書全文皆為罕見的古文篆書, 非常稀有。古文篆書在元代並不多見, 倒是北宋、金代還有不少古文的碑刻篆額,⁵⁶⁸ 從金元時期留下古文篆書作品的党懷英(1134-1211)、高翮(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後半)、楊桓(1234-1299)皆出身山東的地緣關係來看,⁵⁶⁹ 古文篆書應當可以視為是北方、尤其是山東地區的特色之一。其它地區多半仍沿襲顏柳風格, 如翼城縣(1311, 圖 4-30, 山西翼城)、長安縣(1313, 陝西西安)、⁵⁷⁰ 真定縣(1315, 河北正定)、⁵⁷¹ 涿州(1319, 圖 4-42, 河北涿州)、蘭州(1343, 甘肅皋蘭)、⁵⁷² 雲內州(無紀年, 內蒙古呼和浩特)、⁵⁷³ 定州(無紀年, 圖 4-31, 河北定縣)等加封孔子碑。其中又以大都國子學(1336, 圖 2-20, 北京)所立加封孔子碑最有代表性, 它是茅紹之刻石當中少數非趙體的碑刻。書者潘迪(生卒年不詳)為元城(今河北大名)人, 曾任國子司業一職並考訂石鼓文, 潘迪所書加封孔子碑延續元初以來國子學純正的顏體風格,⁵⁷⁴ 象徵顏書傳統堅固的地位。另外, 潘迪隸書碑額、揭傒斯(1274-1344)書丹之加封孔子碑(1338, 圖 4-44, 河北蔚縣)除了結字有歐體影子之外, 用筆較之於方硬的歐書(圖 4-45)已有不少變化。揭傒斯為元代晚期名士, 官至翰林直學士, 出身龍興富州(今江西豐城), 稍晚同

⁵⁶⁷ 中研院史語所傳圖藏拓片編號 01867。

⁵⁶⁸ 宋金古文篆書參見張煒羽,〈從宋元篆書創作看金石學、古文字學的影響〉,收入西泠印社編,《重振金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21。

⁵⁶⁹ 黃緯中,〈金代書法第一家党懷英述略〉,收入同氏著,《金代書法研究》,頁 157-168;黃緯中,〈金元之際書家述略〉,頁 13-14;林進忠,〈元代早期楊桓〈無逸篇〉古籀篆書賞析〉,收入《尚古與尚態:元明書法研究論集》,頁 113-184。

⁵⁷⁰ 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49,頁 29。

⁵⁷¹ 中研院史語所傳圖藏拓片編號 04270。

⁵⁷² 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50,頁 15。

⁵⁷³ 中研院史語所傳圖藏拓片編號 22940。

⁵⁷⁴ 元初國子學書法教育見盧慧紋,〈元代書家康里巉巖研究〉,頁 118-133。

樣來自江西的危素（1303-1372）曾經集歐書刻碑，⁵⁷⁵ 蒙古人泰不華（1304-1352）亦法歐陽詢。⁵⁷⁶ 揭傒斯書碑可說是見證了歐書在元代中後期之復興。

綜上所述，趙體影響仍是以南方較為明顯，北方碑銘的顏柳傳統依舊深刻。出身南方的文士也未必都感染趙孟頫書風，唐楷如歐體還是佔有一席之地。以上是藉由加封孔子碑管窺趙體分布及元代各地碑銘風格的結果，之後加封儒家聖人的碑刻留存數量雖然都遠少於加封孔子碑，像是元文宗圖貼睦爾（1328.10.16-1329.04.03、1329.09.08-1332.09.02 在位，1304-1332）至順三年（1331）加封四聖（孟子、顏子、曾子、子思）碑、加封至聖（孔子）夫人碑等等，但風格的分布大體上也是接近加封孔子碑，即南方更容易見到典型的趙體。⁵⁷⁷ 加封孔子碑可說是象徵趙孟頫書碑走向官方書體的第一步，惟仍不免受到地域限制。

⁵⁷⁵ 〈長洲縣重修學官記〉（1350，江蘇蘇州）乃危素集歐陽詢書刻成，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50，頁 68。

⁵⁷⁶ 學者指出蒙古人泰不華學歐可能是受其師周仁榮（生卒年不詳，浙江臨海人）影響。蕭啓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收入同氏著，《蒙元史新研》，頁 133-134、185-188。

⁵⁷⁷ 如山東曲阜加封孟子碑比較南京夫子廟同樣內容碑刻。圖版分見羅常培、蔡美彪編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頁 47；南京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文物局編，《南京歷代碑刻集成》（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頁 44。



結語

總結本論文各章討論，第一章追溯南宋碑銘書法發展，發現南宋碑銘在其看似衰微的表象之中，蘊含不少後來趙孟頫碑銘所運用的成分。第二章統合所有趙孟頫碑銘資料（書跡與文獻），指出各階段的寫碑內容、請託者、合作者及應酬模式之變化與特色，就中可以聯繫到第三章碑銘書法分期時的一些特徵，同時觀察到趙孟頫如何投入書碑工作。釐清其任官變動也有助於從官銜較正確地還原書碑年代，從而使碑銘歸屬回正確分期之中。第四章分析與趙孟頫同時或之後的趙體碑銘，歸納出趙孟頫各分期碑銘風格在後世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以及趙體碑銘之分布。從林立各地的加封孔子碑切入作個案觀察，筆者發現北方雖然不乏趙體蹤跡，但其原有的碑銘傳統仍然根深蒂固，趙體碑銘仍然無法擺脫地域限制。

趙孟頫書碑基本上和北方碑刻原有的顏柳傳統不同，本文認為其碑銘更有可能是挖掘南宋中期以來各式碑銘範本，繼承南宋晚期對當時凋敝書學環境反省的因素，再加上和學友（如鮮于樞）之間的切磋交流，自覺地在不同階段追求風格演進，廣納歐虞顏柳之外各式碑銘，包含魏碑、張從申等，最後以李邕為主體使蘭亭風姿成功融入碑銘，創造出繼唐代集王行書、李邕行書碑之後最為普及的趙體行楷。此一新體不只活躍於碑銘，也滲透進雕版印刷，成為繼歐體、顏體、柳體之後進入刻書的名家字體。⁵⁷⁸

趙體之成形固然與趙孟頫本人相關，但筆者發現，茅紹之集趙字刻石在元末便已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這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蒙元各地刻石摹勒品質落差甚大，趙孟頫可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刻石效果，而將握有絕技的地方刻工茅紹之一舉推向首都，使趙書刻石不至於失真太多。另一方面，茅氏在趙孟頫歿後刊刻的集字刻石雖然協助趙體散播各地，但也將原作的趣味馴化為機械式的字體，這恐怕是渴求藉由刻石留名的趙孟頫始料未及的結果。茅紹之集字碑在趙體傳播上所發揮的作用，在以往的討論中都是未曾著墨的部分。釐清茅氏刻石的面貌以及它們在元末的影響，更有助於理解明清以後對趙碑的評價。

⁵⁷⁸ Frederick W.Mote et al., *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Boston: Shambhala, 1989), pp 99-100, 111-112.中譯本見牟復禮、朱鴻林等合著；畢斐譯，《書法與古籍》（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10）。

元末學李邕碑銘翕然成風，筆者認為和趙孟頫的提倡頗有關聯，而這應當便是趙孟頫在碑銘方面「復古」的具體展現。一般談趙孟頫復古多稱書宗二王，但二王畢竟是就草書而言，碑銘的復古對象無疑是唐代李邕。這樣的區別正如袁桷評趙孟頫詩云「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法」，⁵⁷⁹ 因應不同體製而擇取相應之典範，也正像鍾繇擅長銘石書、章程書、行押書三體一樣。由此可知，在趙孟頫追求書法各體兼擅的過程當中，碑銘楷書亦為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絕不僅止於是單純應酬之作。在具體的實踐上，他不僅身體力行，更不餘遺力教導後生循此途徑上溯唐代碑銘。元文宗圖貼睦爾曾將自己所臨唐太宗行書碑〈晉祠銘〉「永懷」二字刻石拓本賞賜臣下，⁵⁸⁰ 此舉雖不宜貿然歸之於趙孟頫提倡唐代碑銘的影響，但蒙元對於唐碑的復興，確實是有別於前朝的成就。

最後，趙書碑銘並非如前人所言改變了大都「京體」，其傳布仍以南方為主，加封孔子碑即為一例。此外，加封孔子碑還能順帶對比出宋代類似性質的刻石多有中央發布之字體與樣式規範，反觀蒙元則是放任各地立碑，數量反而超出宋代許多，蒙元統治於石刻或碑銘發展的具體影響，仍待未來進一步研究。但回到中國書法史而言，本論文填補以往宋元書法史當中輕忽石刻資料的空缺，一方面窺得趙孟頫碑銘之淵源，同時還見到蒙元碑銘質量之高超，較之於金代、南宋皆更為突出。方聞稱趙體是繼顏體之後的新體楷書，事實上，蒙元時期也是繼唐代之後碑銘發展的新頂點，雖然歷時不長，立碑數量的比例卻超過宋金（不計摩崖題刻等），不僅學書範本多元，如唐人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李邕等名家都有學習者，且水準較高，楷法程度和南宋人不可同日而語。蒙元碑銘位居承上啓下的位置，趙孟頫則是當中最為關鍵的碑銘書家。

⁵⁷⁹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49，頁 13a-13b（總頁 2819-2820），〈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⁵⁸⁰ 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頁 36。

參考文獻



傳統文獻

(宋)周密

《武林舊事》，清知不足齋叢書本，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96冊。

(宋)馬光祖修；(宋)周應合纂

《〔景定〕建康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2冊。

(宋)陳標

《負暄野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2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宋)潛說友撰

《〔咸淳〕臨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4冊。

(元)孔克齊撰；莊敏、顧新點校

《至正直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元)王逢

《梧溪集》，元至正明洪武間刻景泰七年陳敏政重修本，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元)吳澄

《吳文正公集》，明成化二十年刊本，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元)柳貫

《柳待制文集》，四部叢刊景元本，收入《元人史料叢刊》，第39冊，合肥，黃山書社，2012。

(元)袁桷

《清容居士集》，上海涵芬樓景印元刊本，收入《元人史料叢刊》，第49冊。

《〔延祐〕四明志》，清咸豐四年煙嶼樓校本，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

(元)迺賢(納新)

《河朔訪古記》，清粵雅堂叢書本，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94冊。

(元)程鉅夫

《雪樓集》，陶氏覆刻洪武本，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元)黃潛

《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元鈔本，收入《元人史料叢刊》，第41冊。

(元)楊勳纂修

《〔至正〕崑山郡志》，清宣統元年《滙刻太倉舊志五種》本，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



- (元) 虞集
《道園類稿》，明初覆刊本，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5、6 冊。
- (元) 熊夢祥
《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元) 趙孟頫
《松雪齋文集》，元至元沈氏刊本，臺北：學生書局，1970。
- (元) 鄧文原
《巴西鄧先生文集》，清鮑氏知不足齋抄本，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元) 佚名纂修
《玄天上帝啓聖靈異錄》，上海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刊本，收入《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19 冊。
- (明) 朱珪編
《名蹟錄》，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 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 (明) 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
《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明) 陶宗儀
《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書史會要》，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 3 冊。
《南村詩集》，民國台州叢書後集本，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68 冊。
- (明) 楊士奇
《東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 顧清等修纂
《松江府志》，明正德七年刊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臺北：成文書局，1983。
- (清) 阮元
《兩浙金石志》，清道光四年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14 冊。
- (清) 孫星衍
《寰宇訪碑錄》，清嘉慶七年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26 冊。
- (清) 張照等編
《秘殿珠林 石渠寶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清) 張鑑撰
《墨妙亭碑目考》，清光緒趙氏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 35 冊。
- (清) 畢沅輯
《山左金石志》，清嘉慶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 19 冊。

(清)陸心源

《吳興金石記》，清光緒歸安陸氏刻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4冊。

(清)葉昌熾撰、(清)柯昌泗評；陳公柔、張明善點校

《語石：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

(清)繆荃孫編

《江蘇金石志》，民國江蘇通志稿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3冊。

馬宗霍輯

《書林藻鑿·書林記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羅振玉輯

《趙文敏公虞文靖公法書二種》，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第3冊，臺北：大通書局，1977。

《吳中冢墓遺文》，民國六年刊本，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18冊，南京：江蘇古籍，1998。

電子文獻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

愛如生中國方志庫

中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

近人論著

中文

中國書法院主編

2011 《晉唐楷書研究》，北京：榮寶齋。

方愛龍

2008 《南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南宋·“大成之殿”榜刻〉，《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23。

2009 〈元·趙孟頫等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碑〉，《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頁2。

2010 〈北南宋·韓世忠翠微亭題名〉，《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34。

2010 〈南宋時代的叢帖及帖學研究〉，收入孫曉雲、薛龍春編，《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296-314。

方誠峰

2013 〈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漢學研究》，31卷3期，頁31-67。





毛遠明

2009 《碑刻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

王元軍

2007 《漢代書刻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王心悅

1999 〈陸游與范成大的書法研究—兼論宋金的蘇黃米傳統〉，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同順

2005 《鎮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書法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王壯弘

2008 《碑帖鑒別常識：修訂本》，上海：上海書店。

王浚湧

2008 〈趙孟頫尺牘及其書法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

王連起

1984 〈趙孟頫為妻代筆〉，《紫禁城》，第1期，頁42-43。

1985 〈談《三希堂法帖》所刻趙孟頫書〉，《書法叢刊》，第10輯，頁76-94。

1985 〈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頁36-47；〈趙孟頫臨跋《蘭亭序》考（續）〉，《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頁60-70。

1991 〈趙孟頫《天冠山詩》帖考辨〉，《文物》，第8期，頁91-95。

1994 〈趙孟頫及其書法藝術簡論〉，《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頁40-65。

1995 〈趙孟頫國賓山長帖考〉，《書法》，第4期，頁7-8。

1995 〈趙孟頫書法藝術概述〉，收入《趙孟頫墨迹大觀》，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頁1-9。

1996 〈趙孟頫書畫真偽的鑒考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頁1-35、93-94。

2001 〈元《樂善堂帖》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頁31-37。

2002 〈趙孟頫行書《洛神賦》真偽鑒考〉，《文物》，第8期，頁78-90。

2011 〈前言〉，收入《中國法書全集·第9冊 元 I》，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13。

王新英編

2009 《金代石刻輯校》，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王頌

2011 《內陸亞洲史地求索》，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

王競雄

2010 〈翰墨留真：蔣璠〈詩帖〉述介〉，《故宮文物月刊》，332期，頁36-43。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

1989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石守謙、葛婉章主編

2001 《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仲威

2010 《中國碑拓鑒別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

任道斌

1984 《趙孟頫繫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點校《趙孟頫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朱惠良

1985 〈南宋皇室書法〉，《故宮學術季刊》，2卷4期，頁17-52。

2011 〈朱子書法新探：書易繫辭〉，《故宮文物月刊》，337期，頁34-47。

衣若芬

2008 〈玉澗「瀟湘八景圖」東渡日本之前—「三教弟子」印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4期，頁147-174。

西泠印社編

2010 《重振金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何炎泉

2008 〈略論院藏〈集字聖教序〉及其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307期，頁78-87。

2014 〈北宋的毛筆、桌椅與筆法〉，《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頁57-102。

何傳馨

2014 〈風塵過後—趙孟頫禊帖源流卷探究〉，《故宮文物月刊》，總374期，頁46-59。

何傳馨、何炎泉、陳韻如編輯

2008 《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呂昫真

2013 〈攷史而兼賞鑑：南宋岳珂法書收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郁周主編

2013 《尚古與尚態：元明書法研究論集》，臺北：萬卷樓。

李慧斌

2009 〈宋代制度層面的書法史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1 〈北宋「顏體」書風考論〉，收入中國書法院主編，《晉唐楷書研究》，北京：榮寶齋，頁321-337。

李鑄晉

2003 《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臺北：石頭出版社。

杜正賢主編

2008 《杭州孔廟》，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杜海軍輯校

2013 《桂林石刻總集輯校》，北京：中華書局。

車已行

1985 〈從《故總管張公墓志銘》看趙孟頫的中晚年書〉，《書法叢刊》，第10輯，頁39-40。

呼格吉勒圖、薩如拉編

2004 《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匯編》，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東京國立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朝日新聞社編

2006 《法書至尊：中日古代書法珍品特集》，上海：上海博物館。

邵鵬

2006 〈北京國子監孔廟元代《加號詔書》碑考〉，《中國文物報》，11月15日第5版《收藏鑒賞》週刊。

2007 〈北京國子監元代進士題名刻石調查研究——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刻石考辨〉，《中國歷史文物》，第5期，頁35-49。

2010 〈北京國子監重新發現一方元代進士題名刻石〉，《北京文博》，第1期，頁45-51。

金其楨

2002 《中國碑文化》，重慶：重慶出版社。

南京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文物局編

2011 《南京歷代碑刻集成》，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范冰冰

1980 〈趙孟頫書寫的“漁莊記”碑石〉，《中原文物》，第3期，頁63。

孫向群

2005 〈尋找真實的宋元——宋元篆刻家及其審美觀的考察〉，收入西泠印社編，《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頁126-146。

2010 〈元代碑刻篆額讀記〉，收入西泠印社編，《重振金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13-227。

宮萬琳

2010 〈從河南碑刻墨拓本看趙孟頫書碑的真跡、集字與贗品〉，《藝術市場》，第2期，頁39-41。

徐邦達著、故宮博物院編

2005 《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6 《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祖生利

2000 〈元代白話碑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系博士論文。

馬國莉、房樹輝

2007 〈趙孟頫書《聖主本命長生祝誕碑》〉，《文物春秋》，第5期，頁53-54。





馬琳

2004 《趙孟頫》，臺北：石頭出版社。

馬曉林

2011 〈地方社會中官方祠廟的經濟問題：以元代會稽山南鎮廟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頁12-17。

高明一

2007 〈沒落的典範：「集王行書」在北宋的流傳與改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3期，頁81-115。

2008 〈空留餘恨：宋徽宗的書學改革〉，《故宮文物月刊》，306期，頁28-39。

啓功

1973 〈從河南碑刻談古代石刻書法藝術〉，收入同氏著，《啓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36-147。（原載於《文物》，1973年第7期）

啓功、王靖憲主編

2002 《中國法帖全集·第12冊·宋 姑孰帖·宋 松桂堂帖·元 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 《中國法帖全集·第17冊·總目錄·索引·中國歷代法帖敘錄》，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

2003 《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

張光賓

1985 〈定武蘭亭真蹟〉，《故宮文物月刊》，25期，頁29-35。

1987 〈元代山西兩李學士生平及書畫〉，《故宮學術季刊》，4卷3期，頁1-32。

2008 《讀書說畫：臺北故宮行走二十年》，臺北：蕙風堂。

張帆

2002 〈元朝詔敕制度研究〉，《國學研究·第十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07-158。

張希清

2007 〈官箴與〈戒石銘〉〉，收入趙存生主編；北京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組編，《社會發展與民族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53-79。

張國宏

2009 《趙孟頫書法藝術》，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張曉旭

2000 《蘇州碑刻》，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曹寶麟

1999 《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章國慶編著

2008 《天一閣明州碑林集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莊子薇

2014 〈從《忠義堂帖》看顏真卿於南宋之形象〉，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珮柔

2014 〈岳飛形象與岳飛書法在明代的發展及轉變〉，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莫家良

1998 〈從幾件出土石刻書蹟論宋代書法的若干問題〉，收入中華書道編輯委員會編，《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書道學會，頁拾壹—1-52。

1998 〈宋代書法中的歐陽詢傳統〉，收入莫家良編，《書海觀瀾：中國書法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頁 121-140。

2000 〈元代篆隸書法試論〉，收入李郁周編，《二〇〇〇年書法論文選集》，臺北：蕙風堂，頁 79-127。

2001 〈南宋刻帖文化管窺〉，收入游學華、陳娟安編，《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頁 69-76。

2011 〈南宋書法中的北宋情結〉，《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4 期，頁 59-94。

陳志平

2010 《書學史料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陳高華

1991 《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元代畫家史料匯編》，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5 《元史研究新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2006 〈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加〉，《中華文史論叢》，第 2 期，頁 159-180。

2013 〈元代佛教寺院賦役的演變〉，《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頁 5-15。

陳菁

2008 〈元趙孟頫楷書《仇鐸墓碑銘》卷考〉，《上海博物館集刊》，第 11 期，頁 27-35。

陳瑞玲

1997 〈蔡襄書法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葆真

1977 〈管道昇和她的竹石圖〉，《故宮季刊》，11 卷 4 期，頁 51-84。





傅申

1996 《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一）》，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4 《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單國強

1995 〈趙孟頫信札繫年初編〉，《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頁1-25。

曾毅公輯

1987 《石刻考工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曾曉梅

2010 《碑刻文獻論著敘錄》，北京：線裝書局。

游學華、陳娟安編

2001 《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程章燦

1999 《石學論叢》，臺北：大安出版社。

2007 〈從碑石、碑頌、碑傳到碑文——論漢唐之間碑文體演變之大趨勢〉，《唐研究》，第13卷，頁419-436。

2008 《石刻刻工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古刻新詮》，北京：中華書局。

馮幼衡

1999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故宮學術季刊》，17卷2期，頁65-122。

黃秀純

1992 〈元代張弘綱墓志及其事蹟考索〉，收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三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頁213-218。

黃啓江

2004 〈論趙孟頫的寫經與其佛學因緣：從仇英的《趙孟頫寫經換茶圖卷》說起〉，《九州學林》，第2卷第4期，頁2-63。

黃惇

2001 《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2 主編《中國書法全集·43、44·趙孟頫卷（附趙氏一門）》，北京：榮寶齋。

2003 《從杭州到大都：趙孟頫書法評傳》，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6 〈趙孟頫書法研究二題〉，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千年遺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頁343-355。

黃福根、謝文柏

1979 〈長興縣所藏趙孟頫、吳承恩書寫的碑刻〉，《文物》，第5期，頁82-83。

黃寬重

2011 〈串連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8卷3期，頁39-60。

2011 〈以藝會友：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卷1期，頁55-92。

黃緯中

1994 《唐代書法史研究集》，臺北：蕙風堂。

2004 《書史拾遺》，臺北：糜研齋。

2012 《金代書法研究》，臺北：蕙風堂。

2012 〈遼代書法的歐陽詢影響〉，《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8期，頁37-69

楊立言

1997 〈趙孟頫的書法成就及他的《膽巴碑》〉，《陝西教育學院學報》，第3期，頁20-22。

楊震方

《碑帖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楊鐮

2005 《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葉國良

1999 《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

2011 《宋代金石學研究》，臺北：臺灣書房。

路遠

1995 〈金元時期的碑林〉，《碑林集刊》，第三輯，頁1-21、97。

褚斌杰

1990 《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趙生泉

2009 《燕趙書法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

趙華

2012 〈趙孟頫論枕臥帖小考與元初書畫收藏生態〉，《故宮文物月刊》，總354期，頁98-105。

2013 〈趙孟頫同知濟南考〉，《東方藝術》，第12期，頁8-29。

2014 〈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分期研究〉，《故宮文物月刊》，總375期，頁114-127。

劉九庵

1987 〈趙孟頫書法叢考〉，收入同氏著，《劉九庵書畫鑒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129-155。（原載《文物》，第9期，頁41-47。）

劉冠宏

2014 〈典守寶晉遺緒：《松桂堂帖》與南宋米氏家族〉，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建華

1992 〈趙孟頫書《蔚州楊氏先塋碑銘》考〉，《文物春秋》，第2期，頁39-42。



蔡美彪

1955 《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

蔣振華

2011 〈金元碑誌體散文的文化價值考察——以道教人士碑誌為中心〉，《學術研究》，第7期，頁148-152。

鄭怡雯

2006 〈趙孟頫楷行書及其教學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論文。

鄭嘉勵、梁曉華編

2013 《麗水宋元墓誌集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鄭瑤錫

1990 〈宋代傳統書法的守護者：談宋人吳說之書法及其定位〉，《故宮文物月刊》，89期，頁84-97。

盧慧紋

1996 〈元代書家康里巎巎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啓慶

1994 《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

1999 《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

2012 《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

錢偉彊點校

2012 《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應征主編

2013 《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北京：中國書店。

韓立基

1997 〈趙孟頫書撰《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介紹〉，《文物》，第8期，頁90-91、36。

魏可欣

2006 〈從尚意到復古：趙孟頫書法風格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啟倫

2009 〈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日文

下三彌中郎等編

1956 《書道全集·中國第12卷·元明I》，東京：平凡社。（中譯本：青木正兒執筆、洪惟仁等譯，《書道全集·第12卷·元明I》，臺北：大陸書店，1989。）



吉田良次著、吉田實編

1991 《趙子昂：人と芸術》，東京：二玄社。

伊藤滋

2008 〈碑法帖の基本〉，《墨》，193 號，頁 10-15。

宮紀子

2006 《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船田善之

2011 〈石刻史料が拓くモンゴル帝国史研究〉，收入早稻田大學モンゴル研究所編，《モンゴル史研究：現状と展望》，東京：明石書店，頁 65-90。

陳建志

2008 〈趙孟頫書《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の真偽について〉，《書芸術研究》，第 1 號，頁 29-44。

2012 〈趙孟頫書〈三清殿記〉と〈三門記〉二稿の流伝史をめぐって〉，《書芸術研究》，第 5 號，頁 32-42。

2012 〈趙孟頫の碑文書法について—《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と《玄妙觀重修三門記》二稿を中心に—〉，《書學書道史研究》，第 22 號，頁 53-68。

森田憲司

2004 《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

2006 〈「石刻熱」から二〇年〉，《アジア遊學》，91 號，頁 134-137。

塚本麿充

2007 〈宋代皇帝御書の機能と社會：孝宗「太白名山碑」（東福寺藏）をめぐって〉，《美術史論集》，7 號，頁 10-30。

榎並岳史

2009 〈宋代神道碑目録〉，《資料學研究》，第 6 號，頁 14-41。

2011 〈宋理宗朝における動態的政治状況把握の試み—神道碑史料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櫻井智美

1998 〈趙孟頫の活動とその背景〉，《東洋史研究》，56 卷 4 號，頁 733-784。

2000 〈元代集賢院の成立〉，《史林》，83 卷 3 號，頁 115-143。

2002 〈日本における最近の元代史研究—文化政策をめぐる研究を中心として—〉，《中國史學》，第 12 卷，頁 123-145。

2002 〈元代の儒學提舉司：江浙儒學提舉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61 卷 3 號，頁 459-488。

2010 〈元大都の東嶽廟建設與祭祀〉，收入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十三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 20-30。



英文

Fong, Wen C.

1999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and History,” in Robert E. Harrist, Jr., Wen C. Fong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Harry N. Abrams, pp. 29-84.

Fong, Wen C., Alfreda Murck, Shou-chien Shih, Pao-chen Ch'en, and Jan Stuart.

1984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rist, Robert E. Jr, and Wen C. Fong eds.

1999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Harry N. Abrams. Japanese adaptation, *Umi o watatta Chūgoku no sho* 《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大阪：讀賣新聞社，2003）。

McCausland, Shane.

2011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ubilai's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Mote, Frederick W., Hung-lam Chu, Ch'en Pao-chen, W. F. Anita Siu, and Richard Kent.

1989 *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 Boston: Shambhala.

Ebrey, Buckley Patricia.

2006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in Maggie Bickford 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9-274.

Sturman, Peter C. (石慢)

1992 曾藍瑩譯，〈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9卷第4期，頁89-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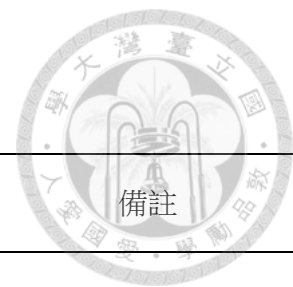
2002 “Sung Loyalist Calligraph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Yuan Dynasty”《故宮學術季刊》，19卷第4期，頁59-102。

Sun, Zhixin.

1999 “A Quest for the Imperishable: Chao Meng-fu's Calligraphy for Stele Inscriptions,” in Robert E. Harrist, Jr., Wen C. Fong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p. 302-319.

Wong-Gleysteen, Marilyn.

1991 “Calligraphic and Painting: Some Sung and Post-Sung Parallels in North and South — A Reassessment of the Chiang-Nan Tradition.” in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p. 141-72.



附錄一：趙孟頫碑銘書跡列表*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1	鮮于府君 (光祖) 墓誌銘	c.1287	依官銜 及碑文	浙江 錢塘	奉訓大夫兵部郎中 趙孟頫書并篆蓋	太中大夫太常 卿兼國子祭酒 周砥撰	趙孟頫		金華 王明鑄	北京大學 圖書館、 上海圖書 館	大德戊戌十二月(1299) 下葬。此銘後刻入契蘭堂 法帖。
2	空相寺碑	1292	至元廿 九年八 月	浙江 湖州	朝列大夫同知濟南 路總管府事趙孟頫 書并篆額	前進士家之巽 記	趙孟頫		德清陳 必達刻	中國國圖	
3	利津縣新 脩廟學記	1293	至元三 十年八 月	山東 利津	前集賢直學士朝列 大夫同知□南□□ 管府事趙孟頫書并 篆額	前上都提舉學 校□□名路教 授李師聖撰	趙孟頫		益都石 匠□□ 張誠	傳圖 中國國圖	點畫走樣嚴重，應是刻工 不佳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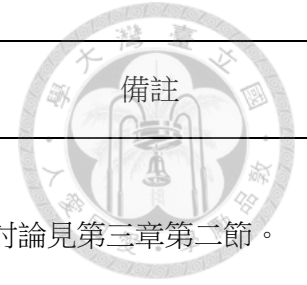
* 筆者依趙孟頫碑刻拓本及墨跡整理而成。品名加粗且畫底線者為墨跡，反白表示見於文集，底色填灰則是較明確的偽刻、翻刻、集字刻，其餘尚有疑問者視情況另做註記。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4	王深及妻寧氏合葬誌	1293	至元三十年八月七日	山東濟南出土	前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趙孟頫撰并書丹篆蓋	趙孟頫	趙孟頫			中國國圖 山東省博物館藏原誌石	從原石照片及拓本來看，雖不無失真，但應為原刻。
5	濟陽重修廟學記	1294	至元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山東濟陽	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奧魯趙孟頫書丹并篆額	奉議大夫國子祭酒楊文郁撰	趙孟頫	典史楊淵、監造頭目劉海人吏、陳儼	石匠杜進、仇進、董興刊	傳圖 中國國圖	前半刊刻品質較好，後半變差。
6	重修城隍廟碑	1296	元貞二年五月吉日	河北涿州	南丹州等處軍民安撫司知事盧居正書	大都路儒學教授溫迪罕德載撰	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趙孟頫篆	敦武校尉范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常川看守馬合可刺寺 □□進	管勾呂正、提控趙子瑞	傳圖	此碑趙氏僅負責篆額，筆者認可此篆。
7	居竹記	1298	大德二年二月初八日	上海	前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吳興趙孟頫書	通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紫陽方回			雲間繆荃同男文正摹刻	傳圖 中國國圖	此石格式不同一般碑銘，書體接近同時期行書。連繫相關刻工可知始刻於元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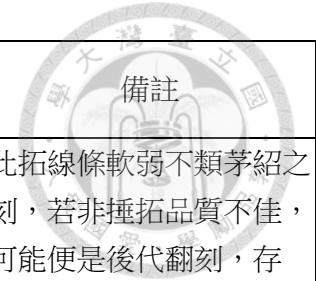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8	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	1299	大德三年十月	浙江蕭山	前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太原路汾州知州趙孟頫書	前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張伯淳撰	朝列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賈仁篆額		古杭謝杞刊	傳圖 中國國圖原碑今存湘師實驗小學	
9	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	1303	大德七年	江蘇蘇州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前朝奉大夫牟巖記	趙孟頫	住持曹良璋、步日昇、張善淵立石		臺灣私人收藏墨跡	
10	玄妙觀重修三門記	c.1303	約大德七年	江蘇蘇州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吳興趙孟頫書并篆額	牟巖	趙孟頫			傳圖 中國國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墨跡	
11	上虞縣蘭芎山福僊禪院記	1304.1.8	大德七年十二月一日建	浙江上虞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吳興趙孟頫書	句章任士林記	翰林文字徵事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聊城周馳篆額	釋克文立石	葛永刊	傳圖	此碑討論見第二章第三節、第三章第一節。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12	紹興路增置義田記	1304	大德八年四月記	浙江紹興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懷遠大將軍潭州安撫副使曾鋼撰	少中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梁國華篆額		古越丁茂	傅圖 中國國圖	討論見第三章第二節。
13	張弘綱墓誌銘	1305	大德九年	北京出土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前通州儒學教授梅宗說撰	通議大夫前建德路揔管兼府尹方回篆蓋		吳郡鄔德榮刊	北京文物研究所藏原誌石	書風不類趙書，疑摹勒失真造成。
14	漁莊記	1306	大德十年閏正月中澣日	河南安陽	吳興趙孟頫書	北山陳儼記			安陽李郁模刻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此拓有清人題記，不知是否為後人翻刻。
15	<u>靈隱大川濟禪師塔銘</u>	c.1306	約大德十年	浙江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住持景德靈隱禪寺法姪通慧大師祖閻撰	趙孟頫	當寺耆舊鄉比丘淳備同天勝福壽院住持妙通立石	四明茅歸祖鐫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16	棗州三學資福寺藏經碑	1307	大德十一年正月	山東惠民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後闕）〔趙孟頫〕	興教義雄大師講經（後闕）〔釋福真〕	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後闕）〔張祐〕			傅圖 中國國圖	點畫走樣嚴重，疑刻工不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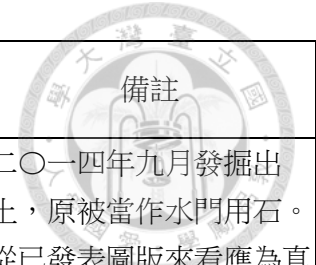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17	嘉興路重修儒學記	1307	大德十一年七月	浙江嘉興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巖記	趙孟頫	前進士趙由漳立石	嘉興陳文信鑄	國圖	字跡偏瘦，但應非後刻。
18	貞節堂記	c.1307	依碑文	河北柏鄉	吳興趙孟頫書并篆（後闕）	浦城楊載		中憲大夫度支少監賈庭瑞	作頭魏融	傳圖 中國國圖 《河北柏鄉金石錄》影印	碑建成於延祐二年（1315）正月，疑刻工較差。
19	松江寶雲寺記	1308	大德十一年十有二月	上海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趙孟頫書（并篆額）	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巖撰	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廉密知兒海牙篆額	住持釋淨月		傳圖 國圖 中國國圖 淳石齋藏墨跡	碑立於「至大元年（1308）五月十五日」，立碑後篆額改為廉氏。此碑墨跡曾被黏貼牆上，多有殘破與補筆。
20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1309	至大二年	江蘇蘇州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趙孟頫重書	宋左朝奉郎守司農少卿徐林撰		住山第七世孫壽永重建		中國國圖 國圖	為橫式，可能是以墨跡重新上石。
21	張繼祖墓誌銘	c.1308	約至大元年	山東東昌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通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方回撰	趙孟頫			北京故宮藏墨跡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22	重建留珠蘭若碑	1308	至大元年九月	江蘇吳江	水精宮松雪道人趙孟頫書并篆額	西天目山直翁居士洪喬祖記	趙孟頫		四明茅紹之模勒	吳江博物館	此拓線條軟弱不類茅紹之刻，若非捶拓品質不佳，可能便是後代翻刻，存疑。
23	常熟知州盧侯（克治）生祠記	1309	至大二年正月七日	江蘇常熟	前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趙孟頫書并篆額	前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承務郎周馳撰	趙孟頫	陳少雅等		傳圖	刻石字跡與吳宗潤、吳德言刻蘇州〈加封孔子碑〉極為相似。
24	江東宣慰使珊竹拔不忽神道碑	1309	至大二年六月十日	江蘇儀徵	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趙孟頫書并篆額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姚燧撰	趙孟頫	奉訓大夫僉准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辰□	四明茅紹之模勒鑿字	傳圖 國圖	此為現存茅刻趙書唯一真跡，雖然因歷來搨者眾多而不清晰，但已可見茅紹之的刻石特色。
25	湖州妙嚴寺記	1309-10	依官銜	浙江湖州	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趙孟頫	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巘撰	趙孟頫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墨跡	
26	平江路崑山州淮雲院記	1310	至大三年	江蘇崑山	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吳興趙孟頫書并篆額	陵陽牟巘記	趙孟頫			北京故宮藏墨跡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27	中條孫氏先塋碑	1310	依官銜	山西永濟	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吳興趙孟頫書	河東劉致譔		中奉大夫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暢師文篆額		傅圖 原碑 2009 年在山西出土。	此碑為延祐五年（1318）十月二十日立石，筆者疑刻工較差。
28	佑聖觀重建玄武殿碑	1309-10	依官銜	浙江杭州	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趙孟頫書并篆額	承直郎太子文學元明善譔	趙孟頫		隴右李璋模勒鑄字	傅圖 國圖 原碑今存杭州孔廟	
29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1312-1313	依官銜	河北蔚縣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	趙孟頫	趙孟頫	楊伯顏察兒、楊仲實	奉聖州石匠提控李成、弟李資刊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此碑建成於至治元年（1321），摹勒品質不佳但筆者認為是原刻，見第三章第二節。
30	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	1312	皇慶元年三月吉日	北京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奉敕譔并書丹篆額	趙孟頫	趙孟頫	建寺住持小師德竄等立	石局提領雲彥龍、王洪、王珪鑄	傅圖 中國國圖 京都國圖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31	賈柔神道碑	c.1312	約皇慶改元	河北宣化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書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郭貫撰并篆額	郭貫			網路報導 原碑照片及拓片局部	二〇一四年九月發掘出土，原被當作水門用石。從已發表圖版來看應為真跡。
32	湖州路通義院記	1312	皇慶元年八月一日	浙江湖州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書并篆額	沙門祖雍記	趙孟頫	住山覺正立石	四明茅歸祖摹鑄	海山仙館藏真帖	從網路上零星圖版來看不無所本。
33	楊瓊神道碑	1313	皇慶二年元月十三日建	河北曲陽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書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姚燧撰	□政大夫國子祭酒劉賡篆			中國國圖	風格完全不像趙孟頫，疑刻工不佳。
34	大都路都總管府碑陰記	1313	皇慶二年十月吉日	北京	□□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大梁趙孟頫書并篆額	翰林學士朝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少監秘書張養浩撰	趙孟頫			傳圖 京都	拓本漫漶，碑陽為劉賡書丹〈敕建大都路總治碑〉，筆者以為非後刻。
35	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	1314	延祐元年四月十一日	浙江長興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書并篆蓋	資善大夫徽州路總管孟淳			隴西李祐刻	傳圖 中國國圖	風格整飭似翻刻，且「趙孟頫書并篆蓋」頗有問題，詳見本論文註 219。山東曲阜又有一碑內容一致，俟考。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36	濟瀆投龍簡記	1314	延祐元年八月一日	河南濟源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臣趙孟頫書	集賢司直奉訓大夫周應極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臣郭貫篆額	通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兼管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臣弭禮立石	玉川張天祐刊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刻工不佳。
37	少林開山光宗正法大禪師裕公碑	1314	延祐元年十一月十日	河南登封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臣趙孟頫奉敕書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程鉅夫奉敕撰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臣郭貫奉敕篆額	慧慶建陳顥立石	洛陽耶律德思刻	傅圖 中國國圖 京都國圖	刻工不佳。
38	孔子五十三世孫孔治（衍聖公）墓碑	1315-1316	依官銜	山東曲阜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書			男〔孔〕思誠立石		傅圖 中國國圖	討論見第三章第三節。
39	貞節賈母之碑	1315	延祐二年三月	河北柏鄉	〔趙孟頫〕	〔楊載〕		……度支少監賈庭瑞立石	堯峰作頭魏融孫顯志鑄	《河北柏鄉金石錄》影印	原碑在河北柏鄉駐駕鋪賈庭瑞墓地，文革時被嚴重毀損。現移存當地文物保管所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40	重陽宮敕藏御服碑	1315	延祐二年三月三日	陝西周至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臣趙孟頫奉敕書	正奉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奉敕撰	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平章政事秦國公臣李孟奉敕篆額			傅圖 中國國圖 京都 哈佛燕京	摹勒尚可，應非後刻。哈佛燕京另外還收有一翻刻本。
41	贈兵部侍郎清河郡伯張成碑	1315	延祐二年三月	山東成武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書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元明善撰	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王毅篆額		東昌莊山石匠作頭周世英等	傅圖 中國國圖	多人合刻，錢大昕指出刊手不精。
42	崑山州重建海寧禪寺碑	?	大元元祐二年四月	江蘇太倉	集賢閣學士吳興趙孟頫撰併書	趙孟頫	處州路儒學教授杜熙篆額		平江朱璟鐫		明萬曆年間偽刻，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43	四川道廉訪使梁天翔神道碑	1315	延祐二年七月十日建	山西平遙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吳興趙孟頫書丹	奉政大夫監察御史毫郡李源道撰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清河元明善篆額	梁時中等建	冀寧路汾州平遙縣王欽、王仲安	傅圖 中國國圖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44	帝師膽巴碑	1316	延祐三年	北京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臣趙孟頫奉敕撰并書篆	趙孟頫	趙孟頫			北京故宮藏墨跡	
45	敕賜伊川書院碑	1316	延祐三年丙辰歲四月廿八日樹	河南嵩縣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臣趙孟頫奉敕書	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薛友諒奉敕撰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臣郭貫奉敕篆			國圖 《翰墨石影》影印	此碑書法極不似趙書，但應有所本，見本文第二章第四節。
46	贈奉訓大夫渤海縣男賀延壽碑	1316	延祐三年五月九日立石	山東濟陽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書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劉敏中撰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郭貫篆額	朝列大夫□□□丞賀復		傳圖 中國國圖	多有殘損，字跡偏瘦，疑刻工不佳。
47	大元敕賜雍古氏家廟碑	1316	依碑文	甘肅禮縣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臣趙孟頫奉敕書并篆題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臣程鉅夫奉敕撰	趙孟頫			中國國圖 (題名「□家廟碑□」) 《蘭州碑林》影印	建於後至元三年(1337)七月初吉。風格離趙書甚遠，疑勾勒不佳。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48	佑聖觀捐施題名記	1316	延祐三年	浙江杭州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	將仕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胡長孺記				《趙松雪書佑聖觀捐施題名記》影印	筆畫偏瘦且整飭，疑翻刻或集字刻。
49	柏鄉尹張君德政之碑	1317	延祐四年三月吉日樹	河北柏鄉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中奉大夫禮部尚書元明善撰	趙孟頫			《河北柏鄉金石錄》影印	原碑在河北柏鄉古鄆城，現移存當地文物保管所。摹勒品質不佳。
50	敕賜大龍興寺祝延聖主本命長生之碑	1317	延祐四年十一月吉日立	河北正定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王思廉撰	趙孟頫	住持僧佛光弘教大師講經律論沙門崇琛等立石		傳圖 中國國圖 哈佛燕京國圖	摹勒平板，但應非後刻。
51	中書平章政事梁國文正公何瑋神道碑	1317	歲在丁巳	河北易縣	翰……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趙孟頫奉敕書	翰林……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程鉅夫奉敕撰	……士榮祿大夫郭貫奉敕篆額			傳圖 中國國圖 國圖	
52	長明燈記（泰安王子開府公長明燈記文）	c.1317	依揭氏官銜	河南延津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編脩官揭傒斯記	趙孟頫			傳圖 中國國圖 哈佛燕京	此碑在櫻井智美論文被分記為三筆（編號 68、93、98），實際上均為同一碑。此碑建成於延祐七年（1320），摹刻拙劣。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53	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追封隴西郡伯李彬碑	1318	延祐五年四月	河南許昌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吳興趙孟頫（後闕）	奉□□禮部尚書清河元明善撰	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領給事中同脩啓居注雲中曹勳篆（後闕）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54	<u>衍慶院記</u>	1316-1319	依官銜	江蘇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撰	趙孟頫			《趙文敏公虞文靖公法書二種》影印	已殘損，舊題為「某院記殘稿」，從碑文推測為「衍慶院」。
55	金仙寺住持裕公和尚道行碑（廣裕道行碑）	c.1318	依官銜及碑文	山西翼城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撰并書篆	趙孟頫	趙孟頫	住持僧智恩、智真、智信、文懃等立石	大平縣石匠頭目李世英、弟李世昌刊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碑建成於延祐七年（1320）。
56	大元追封楚國夫人徐君碑	1318	延祐五年七月	江西南城	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貢奎書丹	將仕郎建寧路建安縣主簿熊朋來撰文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篆額		脩伸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書丹雖非趙孟頫，卻是不錯的趙體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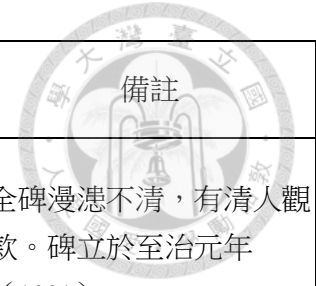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57	普照禪寺靈瑞塔碑	1318	延祐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安徽泗縣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奉敕撰(後闕)	趙孟頫				傳圖 國圖	有雍正二年題記，漫漶不清。
58	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記	c.1318	延祐戊午後兩年	浙江麗水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吳興趙孟頫書并篆額	西天目山幻注沙門明本記	趙孟頫	住山沙門可□立石	楊旺(據《石刻刻工研究》頁350補)	傳圖 中國國圖 國圖 原碑現藏麗水市博物館	真跡，討論見第三章第一節。
59	涇縣尹承務蘇公(濟)政績記	c.1318	依官銜及碑文	安徽涇縣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	涇縣儒學教諭梅震記	國子博士承事郎劉震慶篆額	亞中大夫寧國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八思巴文拼寫)'a-san-q'ud-luq'立石		傳圖 中國國圖 國圖	立石者應是阿散忽都魯(Asan Qutulug)，至治二年(1322)二月建成。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60	仇鐔墓碑銘	1319	延祐六年	北京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為文并自書丹篆額	趙孟頫	趙孟頫			日本京都陽明文庫藏墨跡	
61	呂梁鎮慶真觀玄武殿記	1319	延祐六年	江蘇銅山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并書篆題	□仕郎太常博士吳善撰	趙孟頫	開山住持道士純素保真大師知慶真觀事賈德真功德主徐達等立石		傳圖 中國國圖	此拓有明人題記，趙孟頫名款次序顛倒，疑翻刻。
62	漢番君廟碑	1319	延祐六年三月建	江西鄱陽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	翰林侍讀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元明善撰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高昉篆額	郡人榮祿□夫大司徒□封饒國公吳克己	〔鄱陽丁信可〕？	傳圖	傳圖藏拓為橫式，不詳版本為何。又清康熙年間此碑曾翻刻上石，與今本關係待考。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63	故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行業碑	1319	延祐六年	浙江寧波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	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大學士守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趙抃撰	趙孟頫	法智九世孫嗣住持佛護匡道大師本無立	郡人茅士元鐫字	《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縮印	此碑是至元後丙子（1336）春勒石，圖版極不清晰，待考。不過，從刻工的活動年代及區域可以推測應有所據。茅士元（屬於四明茅氏）其他碑目見《石刻刻工研究》頁142。
64	天寧禪寺虛照禪師明公塔銘（弘明塔銘）	1319	延祐六年八月	河北刑臺（順德路）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	登仕郎太常博士陳庭實撰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郭貫篆額	本寺知事僧提領友吉等建	順德路提領趙□刻	傳圖 中國國圖 國圖	有明清人題記。
65	乾明廣福禪寺重建觀音殿記	1316-1319	依官銜	江蘇江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吳興趙孟頫書并篆題	前進士胡應青記	趙孟頫	慈光妙嚴大師住山祖暉立石		傳圖 中國國圖 國圖	此碑成於延祐七年（1320）二月初吉，風格不似任何一期，疑。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66	魏國忠懿公阿剌罕神道碑	1316-1319	依官銜	湖北襄陽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翰□□史臣趙孟頫奉敕書兼篆額	中奉大夫參知中書省事臣元明善奉敕撰	趙孟頫		尚德孫、薛礪	傳圖	全碑漫漶不清，有清人觀款。碑立於至治元年（1321）。
67	元故太常博士敬君墓碣銘并序	1316-1319	依官銜	河北易縣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	前翰林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盧摯撰	榮祿大夫太子詹事郭貫篆額	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男敬儼建	江右胡從龍摹	傳圖 中國國圖 國圖	延祐七年（1320）三月吉日建。
68	追封馮翊郡侯吉（祥）公墓碑銘	1316-1319	依官銜	山西臨汾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為文并書丹	趙孟頫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行太子詹事泰亨篆額	淮東宣日慰建使吉天英綏德州知州吉天益兵部主事吉天弼等立石	石匠從□□和□□等刊	網路上拍攝原碑照片	碑立於至治二年（1322）四月，碑陰有吉氏譜系之圖。從網路上發表照片看來摹勒品質不佳。
69	大瀛海道院記	c.1319	依官銜及碑文	浙江寧波象山	翰林學士承旨□□□□知（後闕）〔趙孟頫〕	集賢（後闕）〔吳澄〕	集賢直□□奉（後闕）〔袁桷〕			浙江圖書館	建成於至治二年（1322）二月。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70	大報國園通寺記	1319	延祐六年十月十五日	上海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撰并書	趙孟頫	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駙馬都尉瀋王王璋篆額	當寺住持沙門明了立石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有清人題記，風格不無可疑。
71	壽春堂記	c.1319	依碑文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					遼寧省博物館	據傳為清人以墨跡在杭州上石，待考。
72	杭州福神觀記	c.1319	依趙、鄧官銜	浙江杭州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承德郎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鄧文原記	趙孟頫			北京故宮藏墨跡 哈佛燕京	碑文署「延祐泰年（1320）正月望」。
73	（敕賜）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	1319	依著錄記載原作紀年	江蘇句容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從仕郎鎮江錄事致仕王去疾為文	趙孟頫	宏道明真冲靖真人同主領三茅山諸宮觀菴院住持崇禧萬壽宮事陳志新立石	郡人鄭梓材鑄	中國國圖	碑建於至治元年（1321）正月十五日建，筆者認為是真跡。詳見第二章第五節。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74	光福寺重建塔記	1321	至治元年二月望日建	江蘇吳縣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佛慧雄辯大師本寺住持沙門了清撰	趙孟頫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75	長春道院記	1321	至治元年四月十五日	上海松江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承務郎前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撰	趙孟頫	住持嗣孫薛道冲立石 耆舊薛道寧許道常職事朱道源道童□□□ 檀信丁縉施石	天台盧奐摹刻		此碑建於洪武三年（1370）五月，與最晚年之作仍有相通之處，應非後作。
76	平江路重脩儒學記	1321	至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江蘇蘇州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額	承務郎前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楊載撰	趙孟頫	直學徐震立	吳天澤、鄔興祖（據《石刻工研究》頁351補）	傳圖中國國圖京都	風格有些奇特，待考。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77	嘉興路資聖禪寺長生脩造局記	1321	至治元年辛酉十月十五日建	浙江嘉興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本覺禪寺住持佛鑑禪師如芝	趙孟頫		郡人曹子明鑄	國圖	此拓少見鋒芒，刻工名款風格不同，應有所本。
78	李志椿道行碑（崇德真人記）	1322	至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立	山東鄒縣	翰林學士丞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子昂書	冲寂體真純一大師武當山紫霄元聖宮三洞講師鄧志明撰	翰林學士丞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張疇齋篆	門人存真子本宮住持提點李道實、歸真子張道古、本宮講經師許道堅、知宮孫道信同立石	平邑石匠〔闕漏〕	中國國圖	此碑書風與趙書相去甚遠，且官銜有錯字、趙孟頫署名子昂，不知是否為翻刻或偽託之作。
79	宣武將軍新添葛蠻軍民安撫使司達魯花赤珊竹公神道碑	1326	泰定三年二月吉日	河南新安	翰林大學士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後闕）	太常博士李河文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廉希貢（後闕）	男宣武將軍佩金符江西省都鎮撫塔臺承事郎山口		傳圖 中國國圖 國圖 原碑今藏千唐誌齋	不類趙書，且蒙元並無「翰林大學士」官職，必明清後偽作。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80	志道宏教 光元仁靜 大真人張 留孫碑	1329	天曆二年五月	北京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知制誥兼脩國 史臣趙孟頫奉敕撰 并書丹篆額	趙孟頫	趙孟頫	特進上卿玄教大 宗師崇文弘道玄 德廣化真人總攝 江淮荆襄等處道 教知集賢院道教 事嗣孫吳全節立 石	四明茅 紹之模 刻	傳圖 中國國圖 京都 哈佛燕京 國圖	此為一石雙面刻，碑文連續。筆者認為係茅紹之集趙書勒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二節。
81	重修玉虛 觀碑	1335	至元元年	河南 輝縣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知制誥兼脩國 史趙孟頫書并篆額	翰林學士中奉 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王恂撰	趙孟頫	輝州道門提舉充 衛輝路懷慶路清 虛弘道真人門下 宗門提點賜紫錦 複崇德明真□□ 大師陳道□立石	□□定 刊	傳圖 中國國圖	此碑年款矛盾、書風亦不類趙書，可能是元末偽託。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82	重修宮孫真人(德彘)道行碑	1335	元統三年九月吉日	陝西周至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鄧文原撰	前中書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奎章閣大學士銀青榮祿大夫魯國公趙世延篆額	特進神仙玄門演道大宗師重玄蘊奧弘仁廣義大真人掌管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完顏德明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此碑風格雖屬趙體，但年款與正文風格一致，無後人補書痕跡。且趙世延官銜符合其至順元年(1330)致仕行跡，與其說後人補書，不如說更像是後人仿趙體寫成全篇，或成於元末。
83	古樓觀宗聖宮碑	1336	至元二年正月上旬	山西臨汾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	中奉大夫□□部尚書清河元明善撰	〔趙孟頫〕	盧道恭等立石	平水李恒刊	傅圖	風格近趙書但偏肥厚。年款、立石、刊者等字跡與正文不同，不無可能是生前所書並於多年後立石，但殘損過於嚴重，難以驟下判斷。
84	追封魯國公許熙載神道碑	1338	至元四年八月	河南安陽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篆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玄撰	趙孟頫		茅紹之集勒	傅圖 中國國圖 國圖	此為茅紹之集字趙字刻。見第三章第二節。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刻工	拓片收藏與出處	備註
85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1338	至元四年九月	河南安陽	翰林學士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篆	通奉大夫前中書...許有王撰	趙孟頫		四明茅紹之集勒上石	傅圖國圖	此為茅紹之集字趙字刻。見第三章第二節。
86	張留孫碑〔南道教碑〕	1344	至正四年	江西貴溪	〔趙孟頫〕	〔趙孟頫〕	〔趙孟頫〕	道教知集...教事嗣孫吳全節立石	王景平、張尚彬監役。龍虎張純模刻	傅圖	此碑係由北道教碑翻刻而成，但內容卻不完全相等，另一部分見下〈敕賜玄教宗傳碑〉。
87	敕賜玄教宗傳碑	1344	至正四年八月十六日	江西貴溪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趙孟頫奉敕書并篆額	集賢脩撰承事郎臣虞集奉敕撰	趙孟頫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臣吳全節立石		傅圖哈佛燕京國圖	此碑文呼應北道教碑，疑原碑文過長（雙面刻），翻刻時被折成兩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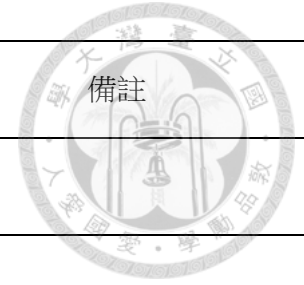
附錄二：《松雪齋文集》收趙孟頫撰碑銘列表*

編號	篇名	紀年	西元	地點	中介	請託者/ 受命	碑/誌主	卷次	備註
1	大雄寺佛閣記		1285	浙江湖州		寺僧		卷七	年代考訂見本文註 197
2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至元丁亥	1287	湖北通山		羅希紘		卷七	
3	明肅樓記	約至元二十四年	c.1287	北京		奉命？ 劉公？		卷七	年代考訂見本文註 20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卷本墨跡，應係後人仿趙氏晚年行書風格作偽而成。
4	趙君謙甫墓碣	至元癸巳後	1293 後	山東濟南	道士張君	趙元禎	趙受益	卷八	
5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誌銘	至元三十年	1293	山東濟南		姜迪吉	姜彧	卷八	
6	程氏先塋之碑	元貞元年	1295	北京		程天錫	程氏先人	卷七	
7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	元貞元年	1295	山西太原		李倜	李昱	卷八	
8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元貞元年	1295	山西		張九思		外集	
9	濟南福壽禪院記	元貞元年以前	1295 前	山東濟南		釋福聚		外集	年代考訂見本文註 202。
10	杜氏新塋之碑	約元貞元年	c.1295	北京	耶律希光	杜大興	杜氏先人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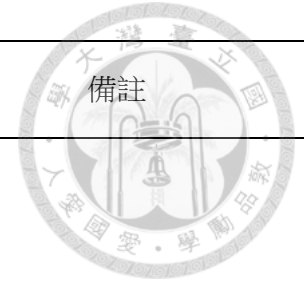
* 筆者依據《松雪齋文集》所收碑記文字整理而成。品名反白表示有拓本傳世。



編號	篇名	紀年	西元	地點	中介	請託者/ 受命	碑/誌主	卷次	備註
11	田氏賢母之碑	大德元年	1297			田衍	李慶雲	卷八	
12	先侍郎阡表	大德元年十二月 □日	1297	浙江湖州			趙與峕	卷八	
13	重修觀堂記	大德元年九月	1297	浙江湖州		釋廣饒		外集	
14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大德六年	1302	河北完縣		劉安仁		卷七	
15	南涇道院記	至元丙戌 (1286) 歷十餘 年	c.1304	浙江嘉興	僧靖達	張全真		卷七	紀年參照鄧文原〈新建南涇觀記〉，二文雖有互補，但是來自不同請託者。
16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大德乙巳	1305	江蘇		謝庭瑞	謝天錫	卷八	
17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誌銘	大德乙巳	1305	江蘇		謝庭瑞	謝斗元	卷八	
18	五兄壙誌 代侄作	大德九年八月	1305	浙江湖州			趙孟頫	外集	
19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約大德十年	c.1305	江西高安	張閻	了敬		卷七	任士林〈瑞州路妙高峯北乾明尼寺記〉，見本文頁 53 討論。
20	有元故徵士王公墓誌銘	至大元年	1308	浙江杭州		王曉、王一初	王泰來	卷八	
21	任叔實墓誌銘	至大己酉	1309	浙江奉化		任耜	任士林	卷八	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以此墓銘為序，署名：「友人中順大夫泰州尹兼勸農事趙孟頫為文并書」。
22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皇慶元年	1312	浙江湖州		管道昇	管仲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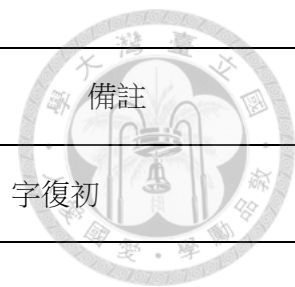


編號	篇名	紀年	西元	地點	中介	請託者/ 受命	碑/誌主	卷次	備註
23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皇慶元年十二月 甲子	1312	浙江湖州			趙與嘗	卷九	
24	故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遙授中 書右丞商議通正院事領太史院事 靳公墓誌銘	皇慶元年	1312	北京		靳道泰	靳德進	卷九	
25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1312-1313	河北蔚縣		楊贊	楊氏先人	卷八	紀年據碑刻所署官銜。
26	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 塔銘	皇慶元年	1312	北京		奉敕	釋定演	卷九	
27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 奉敕撰	皇慶元年	1312	北京		奉敕		外集	
28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 奉敕撰	皇慶元年	1312	北京		奉敕	釋行滿	外集	
29	臨濟正宗之碑 奉敕撰	皇慶初	c.1312	河北正定		奉敕		卷九	
30	義士吳公墓銘	皇慶癸丑	1313	浙江嘉興		吳漢英等	吳森	卷八	與鄧文原書〈義士碑〉非同，見本 文頁 45 討論。
31	田師孟墓誌銘	皇慶二年	1313	相州			田衍	卷九	



編號	篇名	紀年	西元	地點	中介	請託者／受命	碑／誌主	卷次	備註
32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康里公碑	生子巉，今為集賢待制〔根據康里巉巉官銜〕	1314-1315	北京		〔應為康里氏二子〕	康里不忽木	卷七	
33	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碑	延祐三年	1316	浙江		陳敬立	陳元凱	卷九	
34	敕建大興龍寺碑銘 奉懿旨撰	延祐三年	1316	河北正定		奉懿旨撰		卷九	柳貫〈懷州大興龍寺碑銘 代趙承旨作〉，見本文頁 67 討論。又此碑在明清有重刻。
35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 奉敕撰	延祐三年	1316	浙江杭州		奉敕		外集	高峰禪師
36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	1317			曲樞		卷七	
37	敕賜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碑	延祐四年	1317	江西？		奉敕	周惠恭	卷九	周惠恭為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之母
38	大元敕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定全公神道碑銘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復明年	c.1317	北京		奉敕	阿魯渾薩理	卷七	
39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延祐五年	1318	江蘇？	大洞法師 張嗣顯	弟子姚志恭、孫拱真	杜道堅	卷九	

編號	篇名	紀年	西元	地點	中介	請託者/ 受命	碑/誌主	卷次	備註
40	郝氏先塋碑銘 元復初製序	約延祐間		北京		不明	郝氏先人	卷七	元明善，字復初
41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延祐六年	1319	浙江湖州			管道昇	外集	
42	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 舉濮君墓誌銘	延祐七年	1320	浙江嘉興		濮允中	濮鑑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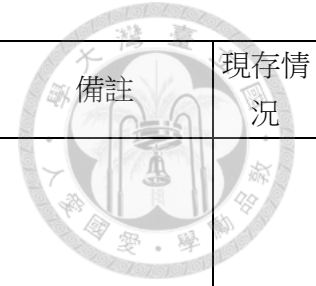


附錄三：已佚或未見趙孟頫碑銘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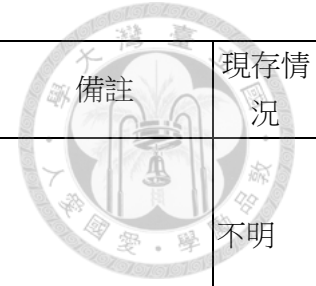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1	順濟廟記	1290	至元二十七年	松江	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趙孟頫書	集賢學士奉政大夫宋渤記	資德大夫尚書右丞葉李篆額		(明)《〔正德〕松江府志》，卷 15	疑同(清)《〔嘉慶〕松江府志》，卷 73，〈烈士大王廟碑〉	不明
2	費寮墓誌銘	1293	至元三十年三月癸酉	松江	吳興趙孟頫書篆	陵陽牟巖撰文	趙孟頫		(明)《〔正德〕松江府志》，卷 17	「予友趙公子昂間語予：『此吾姍戚也，不幸今且葬，吾嘗次其事狀，願有以銘。』」	不明
3	般陽路重修先聖廟記	1293	至元三十年五月十五日	山東淄川	范履道書篆	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吳興趙孟頫記	范履道		(明)《〔嘉靖〕淄川縣志》，卷 3、(清)畢沅，《山左金石志》，卷 22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未見

* 筆者依據各地金石志、地方志所記趙孟頫碑銘整理而成。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4	三皇廟碑	c.1294	約至元三十一年	山東曹州	趙孟頫書	林過謨			(清)《〔康熙〕曹州志》，卷5、(清)《〔乾隆〕曹州府志》，卷9、(民國)《定陶縣志》，卷10	無全文。「後被黃河淤沒，明萬曆間邑令李公諱四勿再建於塔。」	佚
5	松江普照寺藏殿記	1295	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	松江	集賢直學士除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諸軍奧魯趙孟頫書篆	翰林侍講學士除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張之翰記	趙孟頫		(明)《〔正德〕松江府志》，卷18，〈重建西方殿記〉	《石渠寶笈》卷五著錄墨跡，未見。	不明
6	昌國州寶陀寺記	1299	大德三年	浙江寧波	趙孟頫	翰林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賡			(元)《〔延祐〕四明志》，卷16、(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2，〈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清)《普陀山志》，卷14	奉敕	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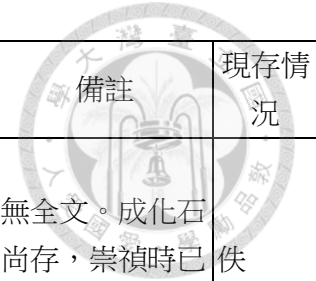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7	元清宮記	1300	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	浙江餘杭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伯淳記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安祐題額	冲靖凝和通妙法師副宮事元和輔教真卿周鼎傳清真崇教凝和法師提舉知宮事金常清清修明素冲道法師天柱山洞霄宮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元清宮開山提點住持通明養素真卿舒元一立石	(元)鄧牧,《洞霄圖志》,卷6		不明
8	改州學記	1300	大德四年三月日	江西上饒	吳興趙孟頫書并篆額	廣平李郁記	趙孟頫		(清)《〔同治〕餘干縣志》,卷16		不明
9	清真道院記	1300	大德四年庚子七月	浙江餘杭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錢塘鄧牧記	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伯淳篆額	洞清明道冲逸法師舒自得立石	(元)鄧牧,《洞霄圖志》,卷6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10	大德修學記	1305	大德九年二月	松江	集賢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撰并書	趙孟頫	奉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謝君明篆額	中順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周惟惠立石	(明)《〔正德〕松江府志》，卷13		不明
11	淨土寺捨田記	1307	大德丁未	浙江鄞縣	吳興趙孟頫書	陵陽牟巖			(明)《〔崇禎〕寧海縣志》，卷10		不明
12	吳用晦墓誌銘	1307	大德十一年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13	普照講寺釋迦殿記	1308	至大元年三月既望	松江	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	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巖撰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廉密知兒海牙篆額		(明)《〔正德〕松江府志》，卷18		不明
14	仁濟橋記	1308	至大元年	江西高安		趙孟頫			(明)《〔正德〕瑞州府志》，卷13	應係奉懿旨撰，見許正弘，〈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頁100。	不明
15	金山下院碑	c.1308		江蘇鎮江		趙孟頫			〔元〕《〔至順〕鎮江志》，卷9	奉敕撰，無全文，已有刪略。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16	范文正公義學記	1308		江蘇蘇州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前朝奉大夫牟巖撰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13	至大戊申...其年七月旦日記	不明
17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c.1308		江蘇蘇州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前朝奉大夫牟巖謹撰	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14	年份參酌上碑及官銜。	不明
18	千佛水陸院記	1309	至大二年十月既望	松江	趙孟頫書并篆	牟巖撰	趙孟頫		(明)《〔正德〕松江府志》,卷18		不明
19	推官廳題名記	1309	至大二年	浙江湖州	趙孟頫	袁袞撰			(明)、《〔成化〕湖州府志》,卷13、(明)《〔崇禎〕吳興備志》,卷24、(清)陸心源,《吳興金石記》,卷13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無全文。成化石尚存,崇禎時已佚失。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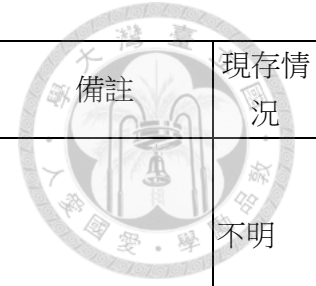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20	推官廳公生明記	c.1309	至大年間	浙江湖州	趙孟頫	潼川馮福京撰			(明)、《〔成化〕湖州府志》，卷 13、 (清)陸心源，《吳興金石記》，卷 13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無全文。成化石尚存，崇禎時已佚失	佚
21	朱東溪墓銘碑	1309	至大二年	江蘇句容	吳興趙孟頫書	武林王去疾撰			(清)《〔乾隆〕句容縣志》，卷 10		不明
22	舍田遷學記	1310	至大三年夏四月	松江	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趙孟頫書	奉政大夫前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臧夢解文	朝列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張思誠篆額	教諭湯植翁立石	(明)《〔正德〕松江府志》，卷 13		不明
23	平江北禪大慈教寺大通閣記		依官銜	江蘇蘇州	前集賢直學士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路使兼勸農事趙孟頫為文并書丹篆額	趙孟頫	趙孟頫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補遺卷下		不明
24	華陽道院碑銘	1310	至大三年	江蘇句容	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孟頫書	翰林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明善撰			(元)劉大彬等編，《茅山志》，卷 27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25	佑聖觀碑	c.1310		浙江杭州	趙孟頫書	戴表元撰			(明)趙嘏《石墨鐫華》，卷6、(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可能和〈佑聖觀重建玄武殿碑〉同時。	不明
26	袁遵道阡碑	1310	至大三年	江蘇徐州	趙孟頫書丹	姚燧撰文	郭貫篆額		(清)《〔光緒〕豐縣志》，卷15、(清)《〔同治〕徐州府志》，卷20		不明
27	眉州青神陳氏墳道碑	1311	至大四年四月	四川	趙孟頫	佚名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11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孫星衍據何氏拓本著錄	未見
28	故泉石散人墓表	1311	至大四年二月丙寅日	浙江嘉興		翰林院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吳興趙孟頫撰并書			(明)《〔崇禎〕嘉興縣志》，卷4	至大年間趙孟頫尚未官至翰林承旨，此碑可能為後人作偽。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29	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碑		依官銜為至大年間	山東文登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仲壽書	翰林修撰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鄧文原撰	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孟頫篆額	門演道大宗師大明演教天陽真人常志清立石	(清)畢沅,《山左金石志》,卷22、(清)《〔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65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皇慶元年(1312)十月立石	不明
30	尊經閣碑		不晚於牟巖卒年	浙江杭州	趙孟頫書	牟巖撰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不明
31	牟巖墓誌銘	c.1311	依牟巖卒年	浙江湖州		趙孟頫			(明)《〔崇禎〕吳興備志》,卷24	無全文	不明
32	靈隱寺碑	c.1312	約皇慶壬子	浙江湖州	趙孟頫	胡長孺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8,〈題靈隱寺碑後〉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無全文	不明
33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1312	皇慶元年	浙江湖州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撰并書	趙孟頫(黃潛代作)			(明)《〔崇禎〕吳興備志》,卷24、(清)陸心源,《吳興金石記》,卷15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黃潛〈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代趙學士作〉	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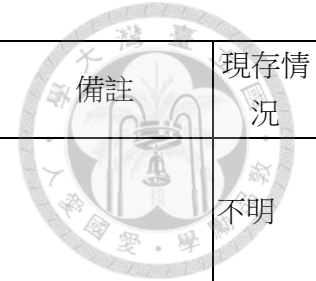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34	敕賜袁州路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1312	皇慶元年	江西宜春	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臣趙孟頫書并篆額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程鉅夫奉敕撰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2，〈跋仰山寺碑〉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三希堂法帖》冊18收錄一小字本，可能是後人縮臨之作。	不明
35	崇國寺碑	c.1312	約皇慶元年	北京	趙孟頫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可能和〈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同時。	不明
36	呂梁洪關尉廟碑	1313	皇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江蘇徐州	趙孟頫	翰林侍講趙孟頫撰碑銘			(明)《〔嘉靖〕徐州志》，卷8，〈關尉神祠碑銘〉、(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11，〈呂梁廟碑〉、(清)《〔同治〕徐州府志》，卷14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37	州學孫氏五賢祠記	1314	延祐元年閏三月	江西寧都	趙孟頫	吳澄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11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無全文	不明
38	陽翟馮氏先塋碑	1314	延祐元年三月	河南禹縣	趙孟頫	趙孟頫			(民國)《禹縣志》，卷14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無全文	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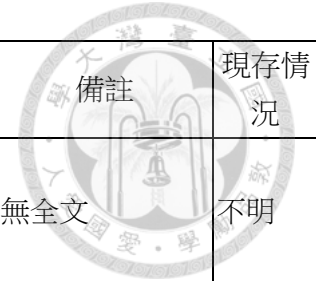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39	敕賜武當山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	1315	延祐二年三月	湖北武當山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奉敕書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程鉅夫奉敕撰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延奉敕篆額		(元)《玄天上帝啓聖靈異錄》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40	姚氏先塋之記	1315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六月十一日	山西定襄	太中大夫司天太監李孝先書丹	進士王并撰	集賢大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篆額	□孫前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奏差庭璋成都等路怯憐口民匠總管府經歷庭琇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31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41	正德書院記	1315	延祐二年冬十一月	江西宜春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書	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許善勝記		提舉姜榮建	(清)《〔同治〕重修上高縣志》,卷3、10		不明
42	劉便宜祠堂記	1316	延祐三年六月	北京	集賢大學士趙孟頫記並書	趙孟頫			(元)《析津志輯佚》,頁61-62		不明
43	金山建水陸大會碑記	1316	延祐三年	江蘇鎮江	集賢學士趙孟頫書	佛海慈慧禪師住持傳臨濟宗臣僧應深撰碑			〔元)《〔至順〕鎮江志》,卷9	奉敕撰,非全文,已有刪略	不明
44	敕建西天目獅子正宗禪院碑	1317	丁巳	浙江杭州	趙孟頫	趙孟頫			(明)徐嘉泰,《天目山志》,卷4	奉敕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45	大同庵記	1317	延祐丁巳三月甲戌	江蘇鎮江	吳興趙孟頫書	西天目山沙門明本為記		邑人齊山書院山長蔣鈞建	〔元〕《〔至順〕鎮江志》，卷9	非全文，已有刪略	不明
46	西來泉記？	1317	延祐丁巳三月甲戌	江蘇鎮江	吳興趙孟頫書	明本為銘			〔元〕《〔至順〕鎮江志》，卷9	非全文，已有刪略	不明
47	元大中大夫焦榮神道碑	c.1317	延祐四年卒	山東青城	趙孟頫書				（清）《〔雍正〕山東通志》，卷9、（清）《〔乾隆〕青城縣志》，卷1	無全文	不明
48	積菴記	1317	延祐四年三月	浙江黃巖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壽雲居士黃超然撰	趙孟頫		（清）黃瑞，《台州金石錄》，卷12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49	眾福院記	1317		松江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額	澱山普光王禪寺住持沙門正印記	趙孟頫		（清）《〔嘉慶〕松江府志》，卷76、（清）《〔光緒〕青浦縣志》，卷29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四月望...明年六月三日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50	東平郡公札刺王桓肅公神道碑銘	1317	延祐四年八月	山東東阿	趙孟頫	趙孟頫			(清)《〔乾隆〕泰安府志》，卷 28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多被訛為「東平郡桓蓋公」	未見
51	襄陵牛氏墓碑	1318	延祐五年	山西襄陵	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趙孟頫書)	金紫光祿大夫 上柱國韓國公 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 中書平章政事 (事李孟)撰	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 31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52	敕賜貞文先生揭君(來成)碑	1318	延祐五年三月	江西豐城	趙孟頫	程鉅夫			(元)程鉅夫，《雪樓集》，卷 9、(清)《〔同治〕豐城縣志》，卷 28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據傳為隸書碑。奉敕建碑。	未見
53	張氏官原墓表	1318	延祐五年三月		趙孟頫	張思明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 11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54	福源普慧禪寺記	1318	延祐五年		趙孟頫書	鄧文原撰	虞集		(明)《〔天啓〕平湖縣志》卷 3、(清)《〔光緒〕嘉興府志》，卷 86	按寰宇訪碑錄作福嚴誤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55	龍虎山真風殿記	1319	延祐六年四月	江西貴溪	趙孟頫	趙孟頫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11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56	鞏國武惠公哈刺斛神道碑	1319	延祐六年	河南郟縣	趙孟頫	鄧文原			(清)《〔同治〕郟縣志》,卷10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碑尚存郟縣,但未見圖版發表。	未見
57	天寧寺記	c.1319	約延祐六年	河北邢臺	趙孟頫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可能和〈天寧禪寺虛照禪師明公塔銘〉同時。	不明
58	永福寺碑	c.1319	約延祐六年		趙孟頫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167,〈永福寺碑〉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59	蘇氏先塋之記	1319	延祐六年	河北真定	翰林承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書丹	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集撰			(元),迺賢,《河朔訪古記》,卷上、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4	無全文	不明
60	蘇志道神道碑	1320	延祐七年三月	河北真定	趙孟頫	虞集			(元),迺賢,《河朔訪古記》,卷上、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5	建成於後至元元年(1335)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61	贈參知政事張公（思明）神道碑	1320	延祐七年	河南輝縣	趙孟頫				（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 11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無全文	不明
62	商挺神道碑		延祐年間	北京	翰林承旨趙孟頫書丹篆額	先命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撰文，後更命元明善			（元）《析津志輯佚》，頁 182	無全文	不明
63	敕賜弘教普安寺碑		延祐年間	北京		敕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臣趙孟頫篆額		（元）《析津志輯佚》，頁 77	無全文	不明
64	敕建帝師殿碑		延祐年間		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光祿大夫大司徒大永福寺住持釋源宗主法洪奉勅撰	參議中書省事臣元明善篆額		（元）《佛祖通載》，卷 22	至治元年（1321）刻石，撰文時間考訂見馬曉林，〈元代八思巴帝師祭祀研究〉。	不明
65	仙人萬壽宮重建記	1322	至治二年十一月立	山東鄒縣	劉賡八分書	李之紹	趙孟頫		（清）《〔康熙〕鄒縣志》，卷 1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無全文。可能是延祐年間書，碑較晚建成。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66	長壽寺記		至治年間	松江	趙孟頫書篆	同知浮梁楊載記			(明)《〔萬曆〕青浦縣志》卷3、(清)《〔嘉慶〕松江府志》，卷73、76	無全文	不明
67	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碑	1329	天曆二年		趙孟頫	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撰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 櫻井智美、陳建志附表		不明
68	永寧教寺(報恩懺院)記	1325	泰定乙丑二月初四日	松江	趙孟頫書并篆	方回(釋明本?)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清)《〔嘉慶〕松江府志》,卷76、(清)釋唐時,《如來香》,卷14		不明
69	焦氏先塋碑	1326	泰定三年	山西青城	劉從禮書丹	元明善撰	趙孟頫篆額		(清)《山左金石志》	無全文	不明
70	姑蘇能仁菴記	1332	至順三年二月十一日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題篆	四明沙門祖瑛撰	趙孟頫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30		不明
71	能仁菴開山祖師遺囑	1336	後至元二年十月十七日		吳興趙孟頫書丹并篆		趙孟頫	住山沙門正性立石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30	能仁菴在城西北隅仰家橋西元至治間僧祖震建	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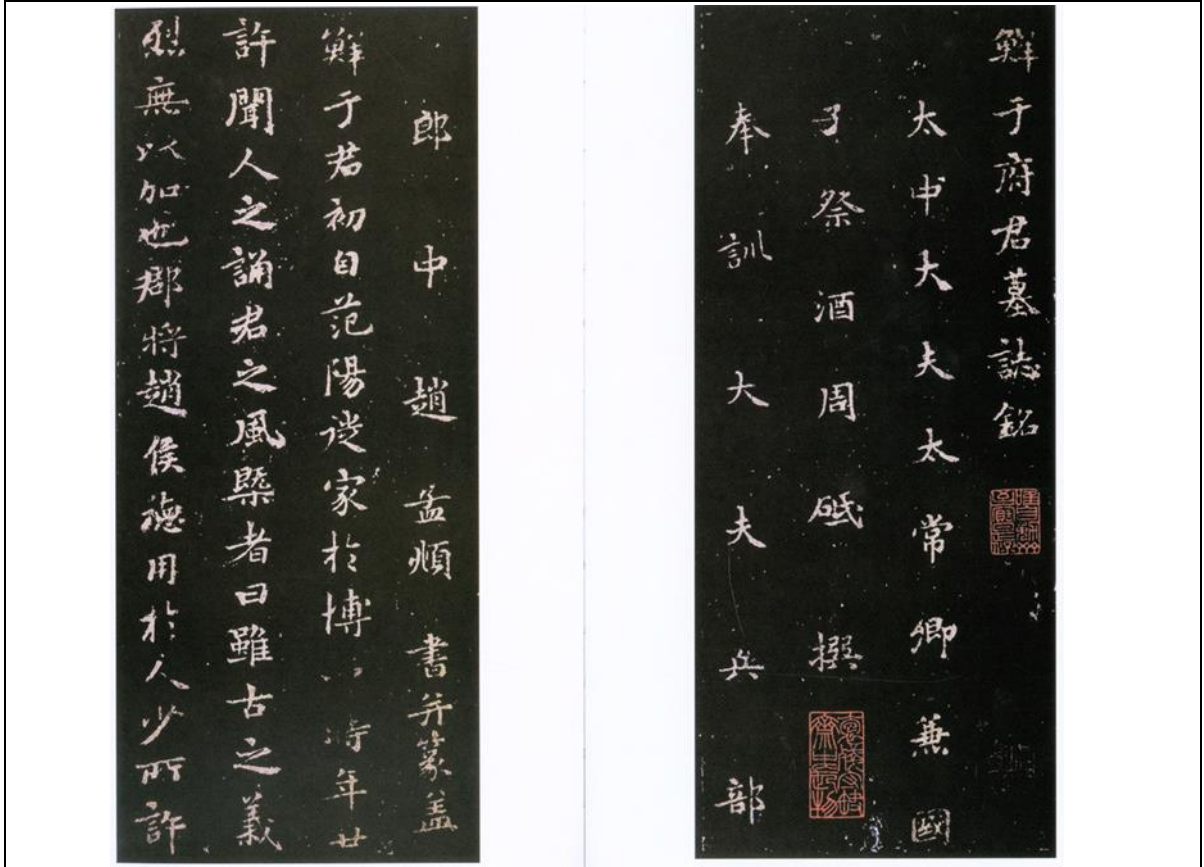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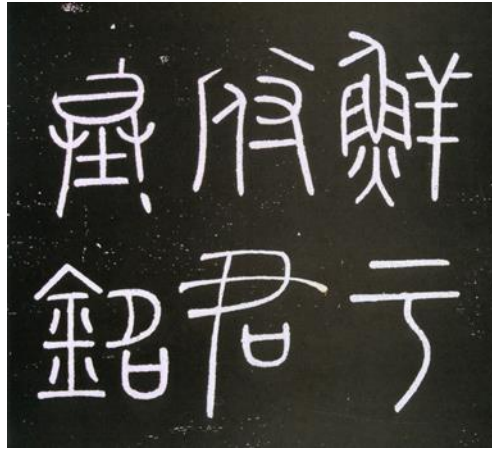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72	澎湖會景亭記		不明	浙江嘉興		趙孟頫			(明)《〔崇禎〕嘉興縣志》，卷5		不明
73	甘露寺水陸堂記		不明	江蘇鎮江	趙子昂書	北固山志云中峰明本撰			(清)《〔光緒〕丹徒縣志》	今佚	不明
74	雲居菴記		不明	浙江杭州	趙子昂書	中峰	廉希貢篆		(清)《雲居聖水寺志》，卷3	無全文	不明
75	棲霞阡表		不明	山東金鄉	趙孟頫書	翰林院侍讀學士魏郡楊師文			(明)《〔嘉靖〕山東通志》，卷22、(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民國)《單縣志》，卷1	焦雲從墓 無全文	不明
76	幻住禪庵記		不明	江蘇蘇州	趙孟頫	中峰明本			(明)宋濂，《宋學士文集》，卷69，〈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31、		不明
77	光祿塔記		不明		趙孟頫書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無全文	不明
78	慧因院瀋王請疏碑		不明	浙江杭州	趙孟頫書	瀋王漳撰			(明)《〔萬曆〕杭州府志》，卷54	無全文	不明

編號	品名	西元	紀年	立碑地點	書丹	撰文	篆額	立石	出處	備註	現存情況
79	翔鸞寺記		不明	不明	趙孟頫	雞林人為此文			(明)楊士奇,《東里集》卷22,〈翔鸞寺記〉	無全文	不明
80	溫處士神道碑		不明	浙江杭州	趙孟頫書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無全文	不明
81	平陵城記		不明	江蘇溧陽	趙孟頫書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無全文	不明
82	長沙王廟碑		不明	湖南長沙	趙孟頫書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無全文	不明

趙孟頫碑銘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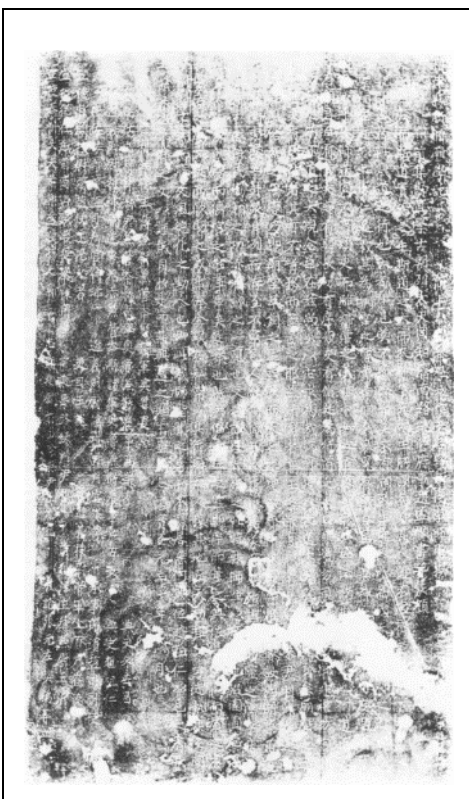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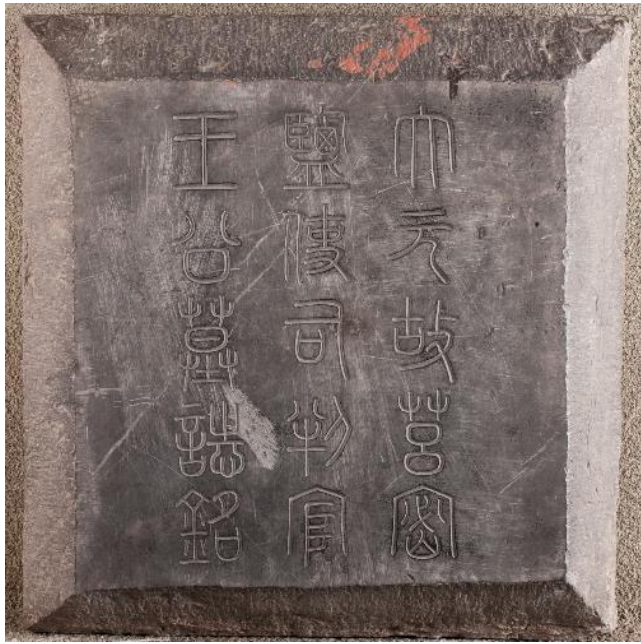
圖版 壹-1 元 趙孟頫書并篆蓋 鮮于光祖墓誌銘 約書於 1287 年、1299 年初下葬
浙江杭州 明拓剪裱本 帖芯縱 23.3、橫 9.8 公分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前兩面
此本篆蓋非原刻拓本，係據清〈契蘭堂法帖〉增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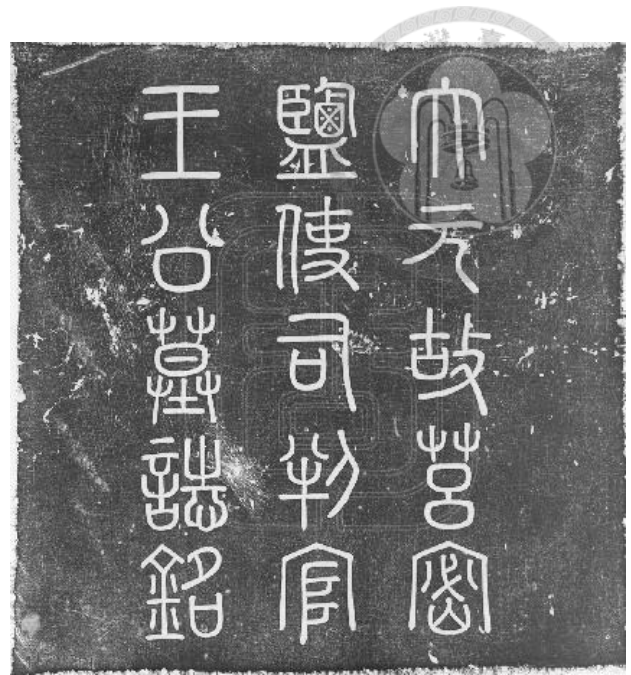
圖版 壹-2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空相寺殘碑 至元二十九年（1292） 浙江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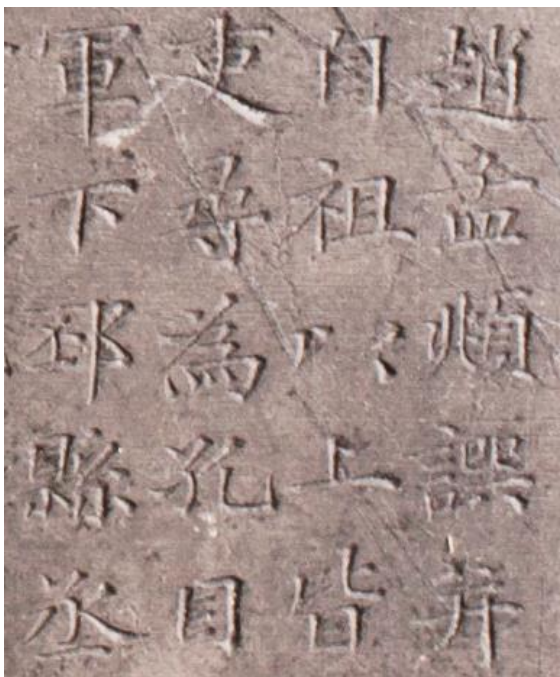
圖版 壹-3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利津縣新脩廟學記 至元三十年（1293） 山東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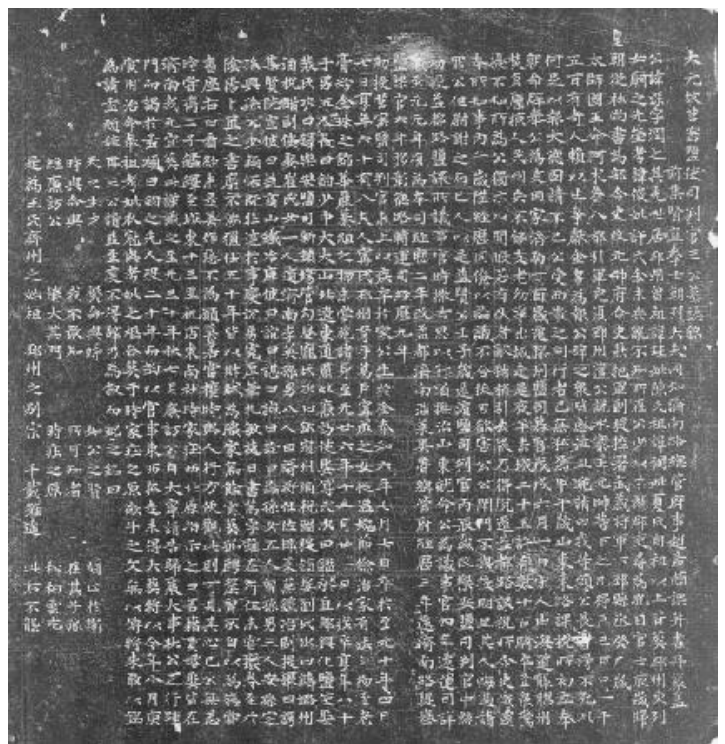
圖版 壹-4-1 篆蓋



圖版 壹-4-2 篆蓋拓片



圖版 壹-4-3 誌石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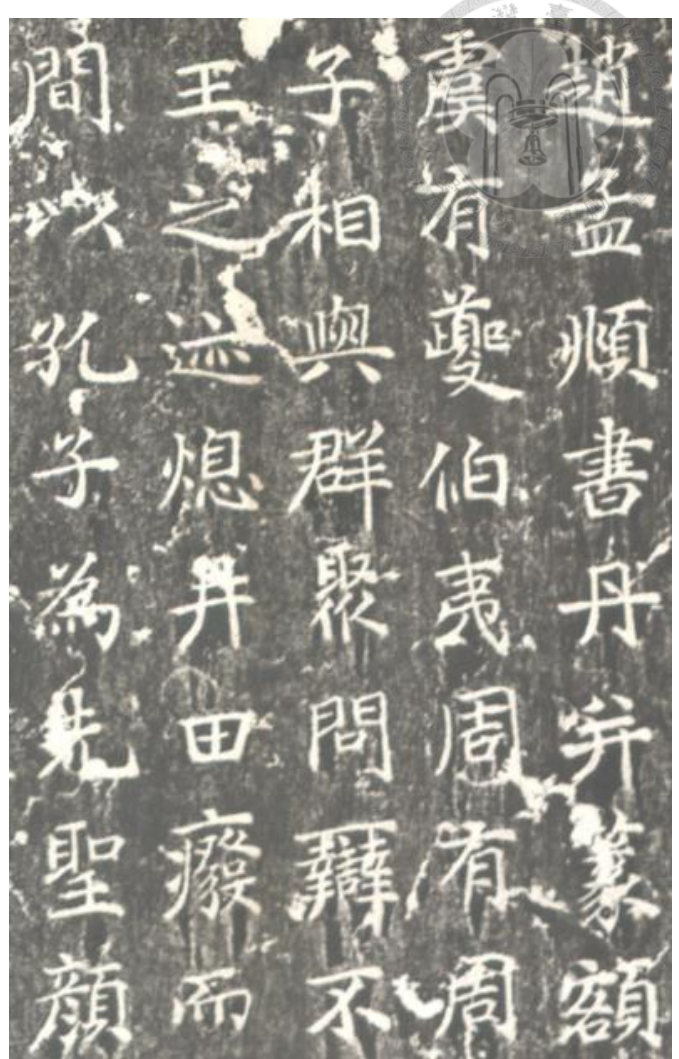


圖版 壹-4-4 誌石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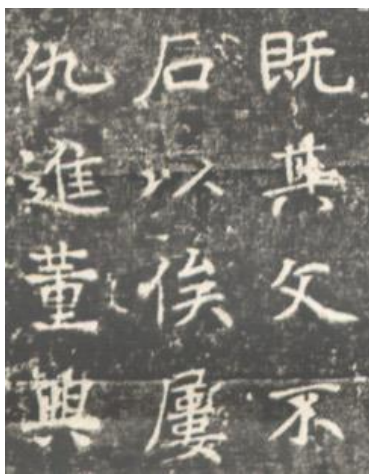
圖版 壹-4 元 趙孟頫書并篆蓋 王深及妻寧氏合葬誌 至元三十年（1293）山東濟南
篆蓋石縱、橫皆 44 公分 誌石縱 56.5、橫 54 公分 原石藏山東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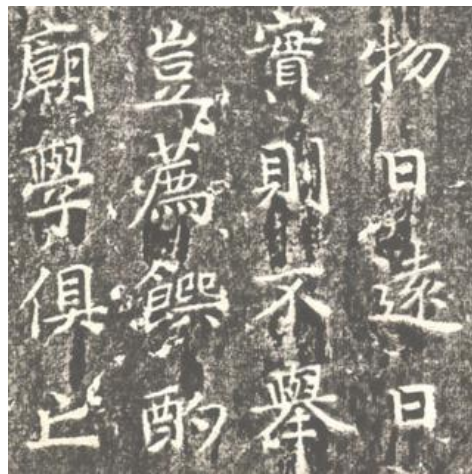
圖版 壹-5-1



圖版 壹-5-2



圖版
壹-5-3
後半摹
勒品質
較差



圖版
壹-5-4
「酌」、
「亡」二字
接近隸書

圖版 壹-5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濟陽縣重脩廟學記 至元三十一年（1294） 山東濟陽
原拓縱 202.5、橫 91 公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01747



趙孟頫書丹 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 大德三年

可稱云 大德三年 十月 日記

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

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 大德三年十月 趙孟頫書丹

與勉 是豈 所本

圖丁明 之咸煉

圖版 貳-1 元 趙孟頫書丹 蕭山縣重建大成殿記 大德三年（1299） 浙江蕭山 縱 168、橫 110 公分 原碑今存湘師實驗小學「趙碑亭」



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
 渾淪既判惟天為大
 不可俄而度據速視
 之其色蒼：以形體
 則謂之天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以主宰則謂之帝
 元始而亨：而利貞
 以性情則謂之乾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以
 妙用則謂之神合理
 典氣其可得而名言

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

九楹雄傑冠浙右越
 八十年甲寅住持嚴
 守柔重覆屋極又八
 年辛酉蔣處仁重葺
 周欄又三十四年為
 今至元戊子廡既稽
 郡乘改賜額舊觀浸
 隳處仁之徒嚴煥文
 興任作新而為費甚
 重發心募緣善誘樂
 施時則有今左轄朱
 公文清與妻若子大
 捐金錢以相其役煥
 父不避寒暑致木江
 淮間易其梁柱以至

者如此古者事天雖
 有壇墮之制配侑之
 禮五方之名染藏牲
 玉之薦大極一精二
 純尚忠尚質而已非
 若後世為之尊禘焉
 為之宮室焉為之冠
 冕裳衣焉自唐乾封
 天寶以來追尊本始
 加上徽稱益崇以侈
 望非神而明之章示
 靈慶震動宇內俾知
 所寅奉歟姑蘇郡玄
 妙觀之三清殿實再
 建於淳熙丙申殿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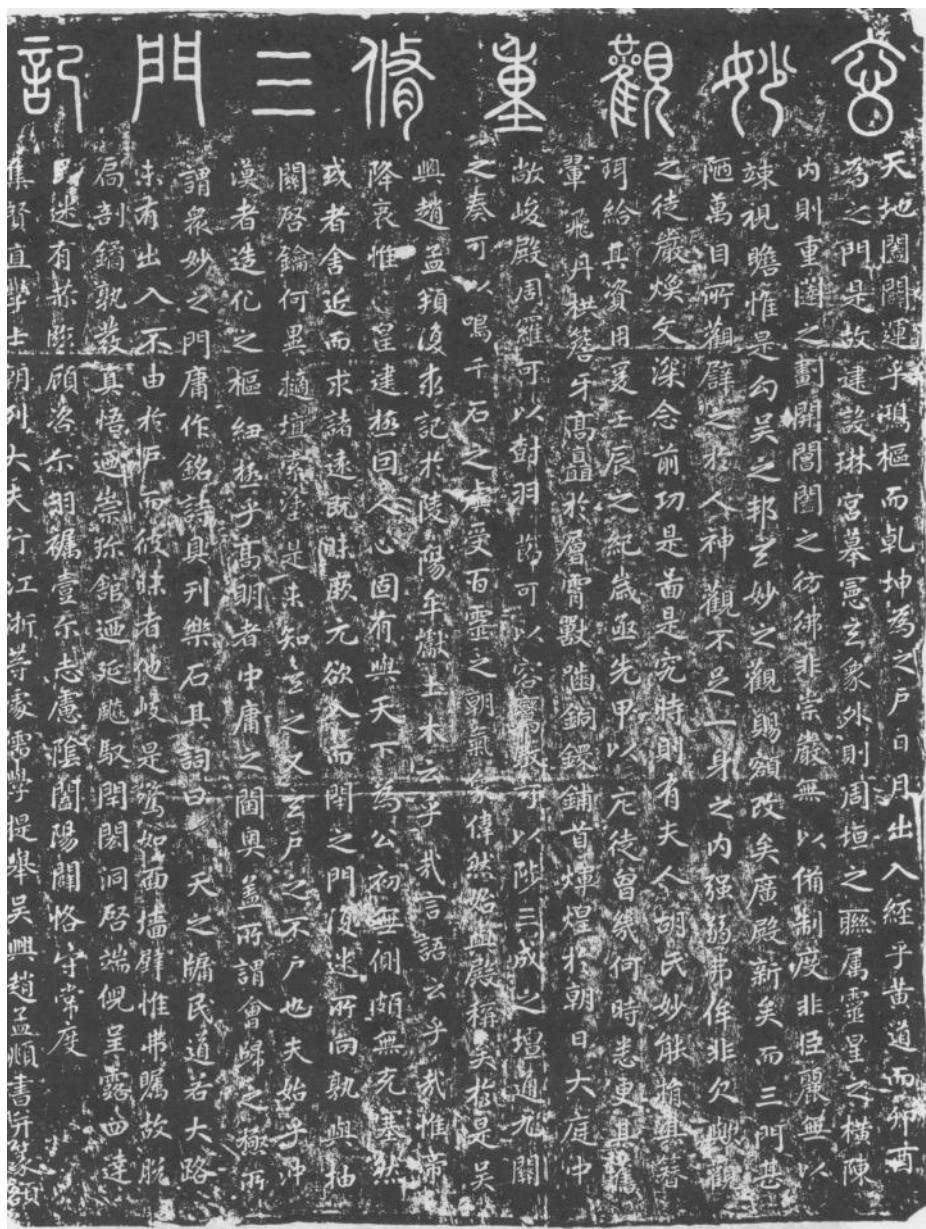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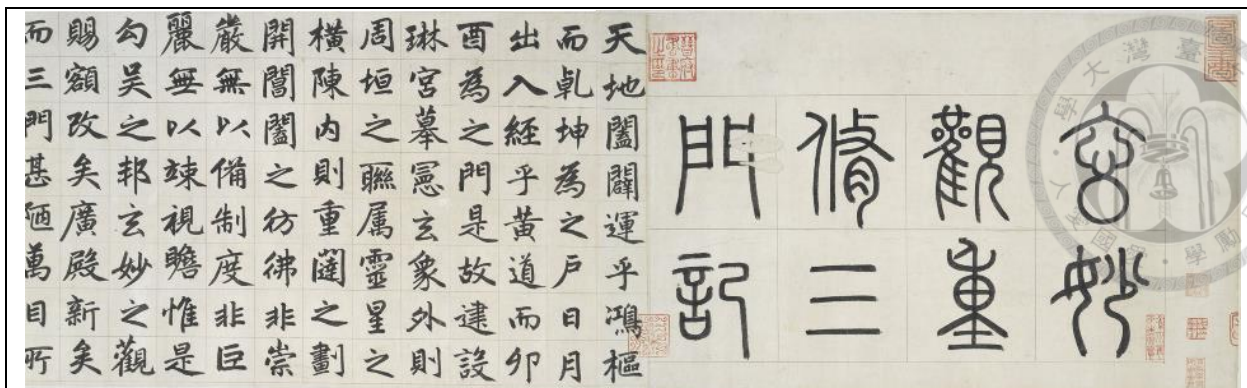
適踰三丙申殆匪偶
 然已治石廡下願為
 記成事固辭不獲夫
 有盈虛則物有成壞
 時有因革惟理獨不
 朽昭：靈：千載一
 日蓋霞冒中之主宰
 性情中之神化也洪
 惟新殿有嚴典領煥
 文不有其功方且夙
 夜極恪用對越在天
 凡所為為民禱禱者
 固有所出於土木科儀
 瓜花香火之外上帝
 博臨降觀有赫尚敬

又負偃植靡不堅壯
 朽塲陶甃靡不完密
 斧藻像飾靡不嚴潔
 始於己丑二月成於
 庚寅十月煥文嘗師
 事淳熙倫魁黃由之
 孫曰嗣翁得其與旨
 恬靜有守人所傾信
 住持許嗣祖張善淵
 滕伯淳皆志同慮協
 故所為成焯有可
 紀焉大德壬寅十月
 回吳興趙益類諭于
 陵陽牟燾曰殿成十
 有三年矣淳熙之俊

林德倫六

之哉是為記十月既
 望前朝奉大夫牟燾
 記集賢直學士朝列
 大夫行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趙益類書并
 篆額
 大德七年 月 日
 住持曹良緯步日昇
 張善淵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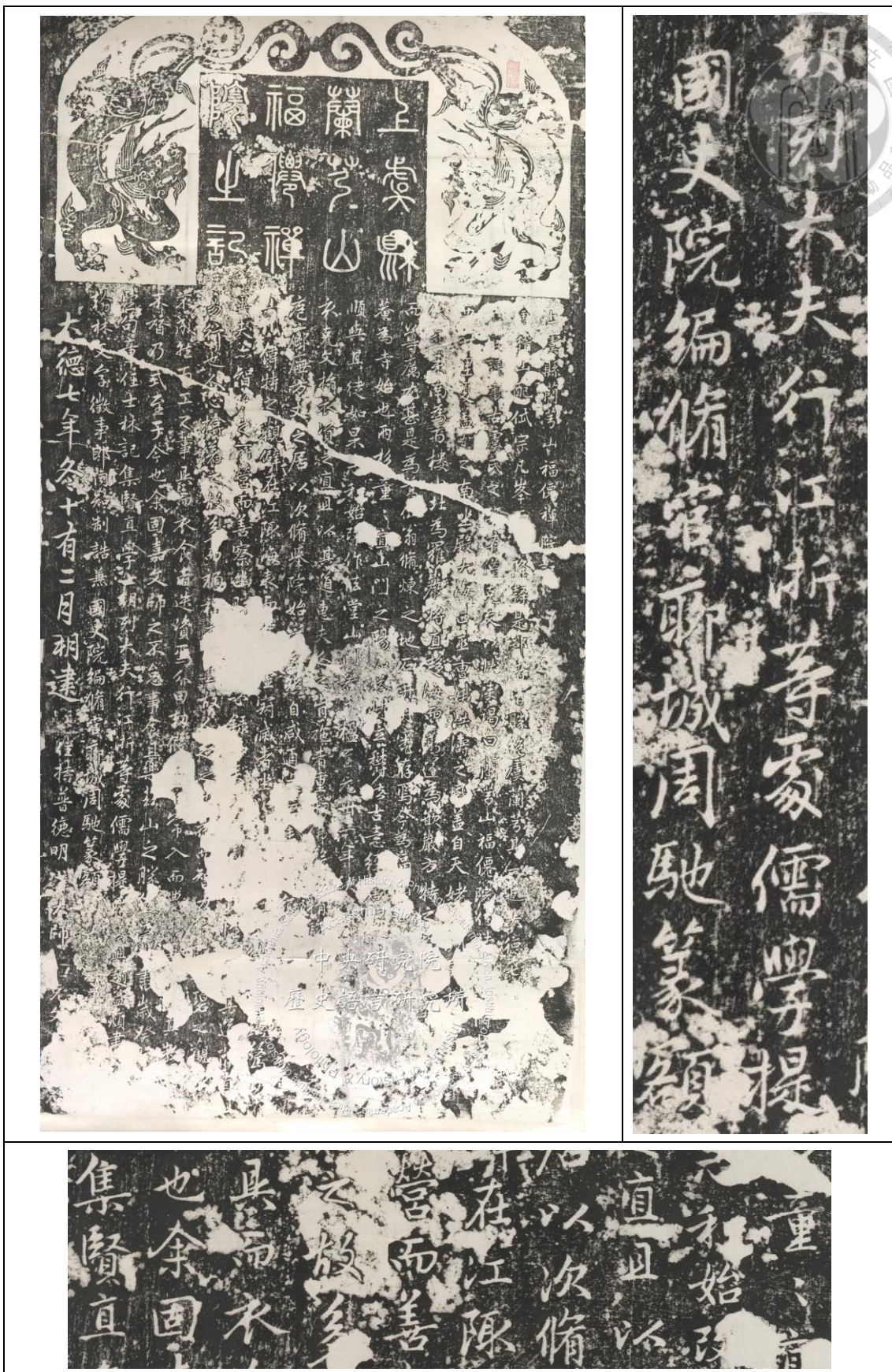
圖版 貳-2 元 趙孟頫書丹 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 大德七年（1303）江蘇蘇州 臺灣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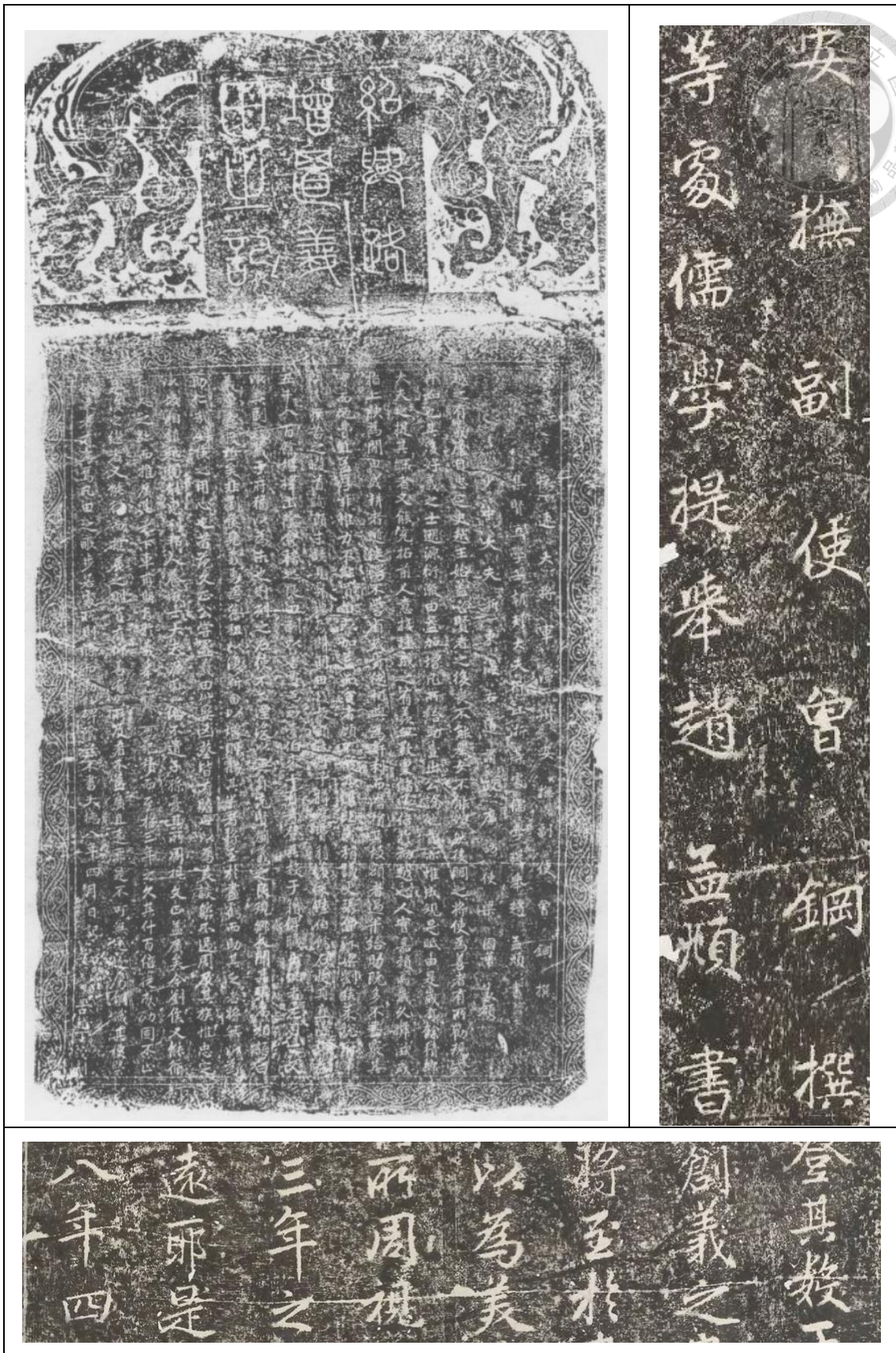
圖版
貳-3-2

圖版 貳-3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玄妙觀重脩三門記 約 1303 江蘇蘇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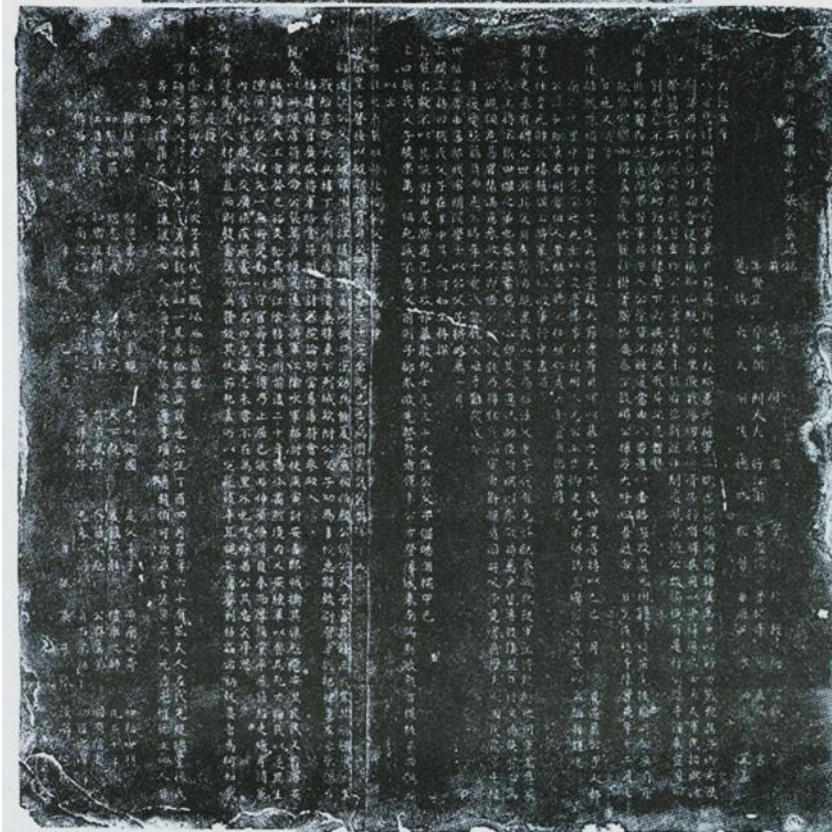
拓本縱 125、橫 98 公分 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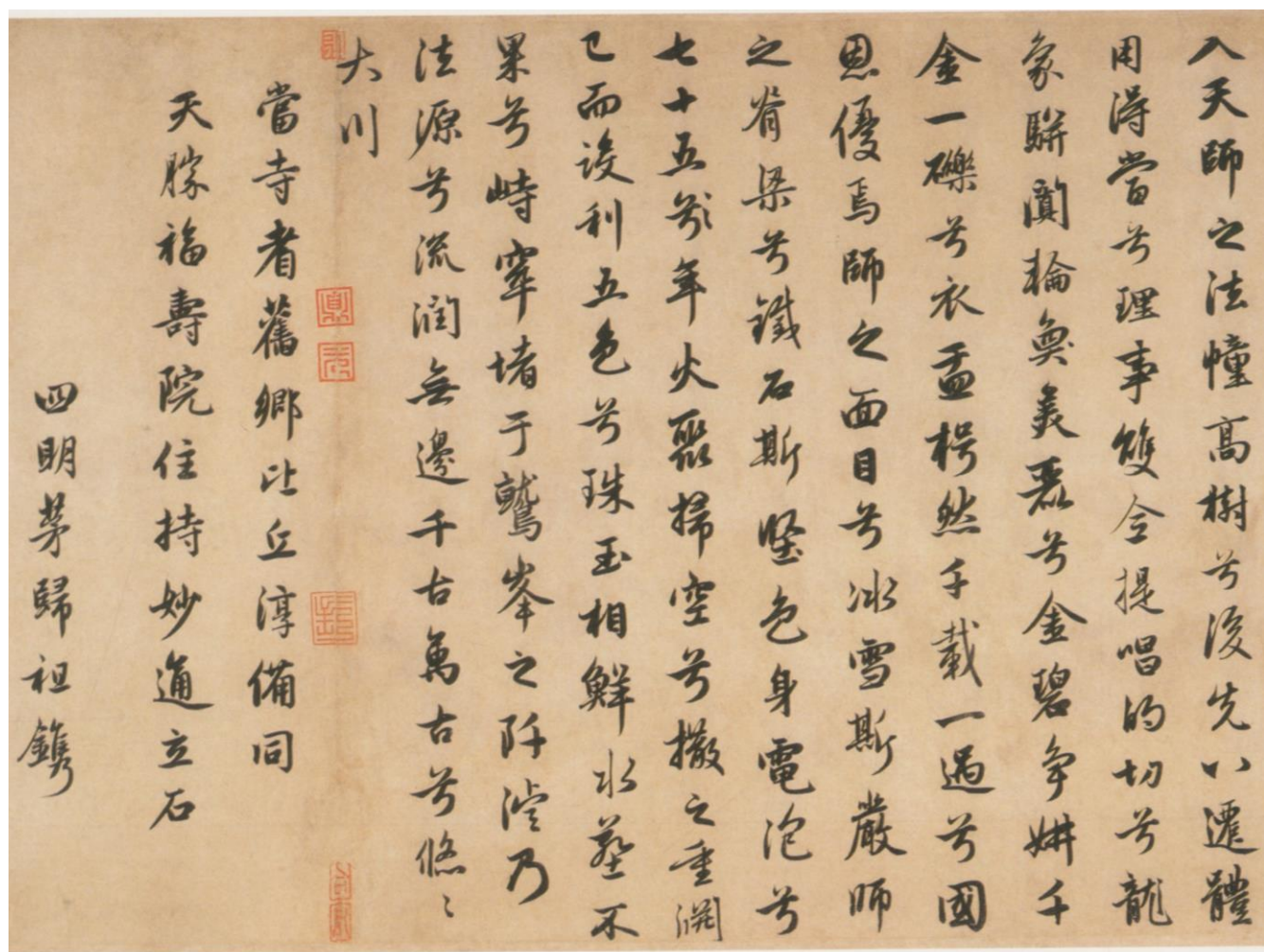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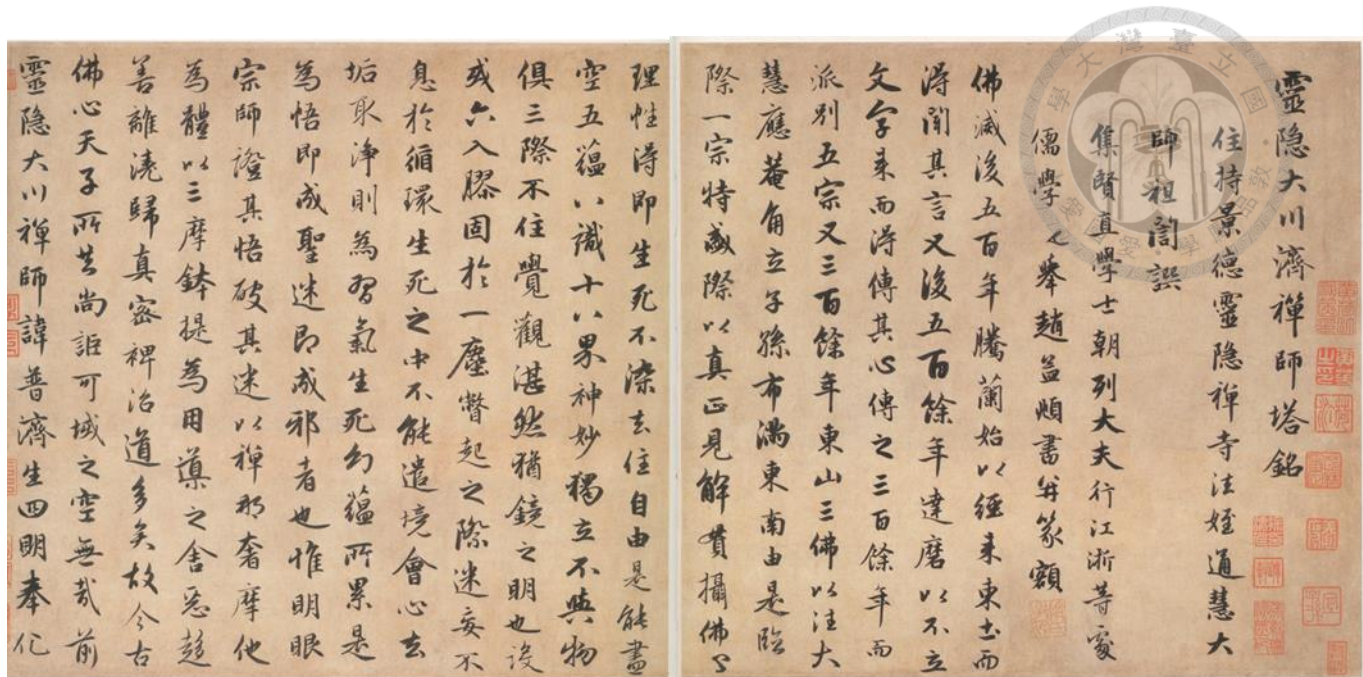
圖版 貳-4 元 趙孟頫書丹 上虞縣蘭芎山福僊禪院記 1304 年初 浙江上虞
原拓縱 129、橫 64 公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04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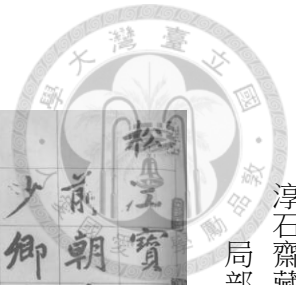
圖版 貳-5 元 趙孟頫書丹 紹興路增置義田記 大德八年（1304） 浙江紹興
拓本縱 174、橫 90 公分 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本



圖版 貳-6 元 趙孟頫書、方回篆蓋 張弘綱墓誌銘 大德九年（1305）北京出土
原石藏北京文物研究所



圖版 貳-7 元 趙孟頫 靈濟大川濟禪師塔銘 約大德十年（1306） 浙江
上海博物館藏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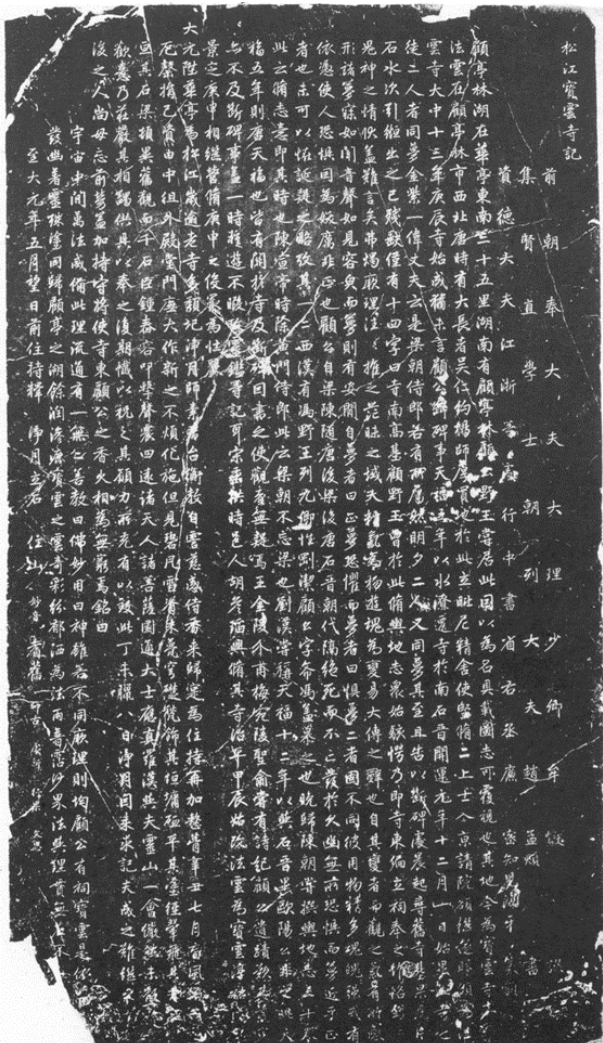


淳石齋藏墨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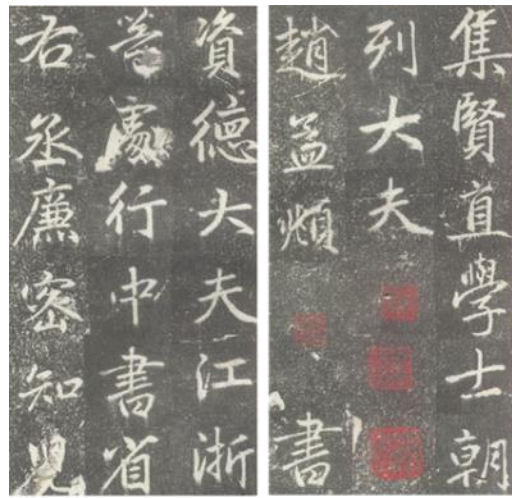
局部



圖版
參-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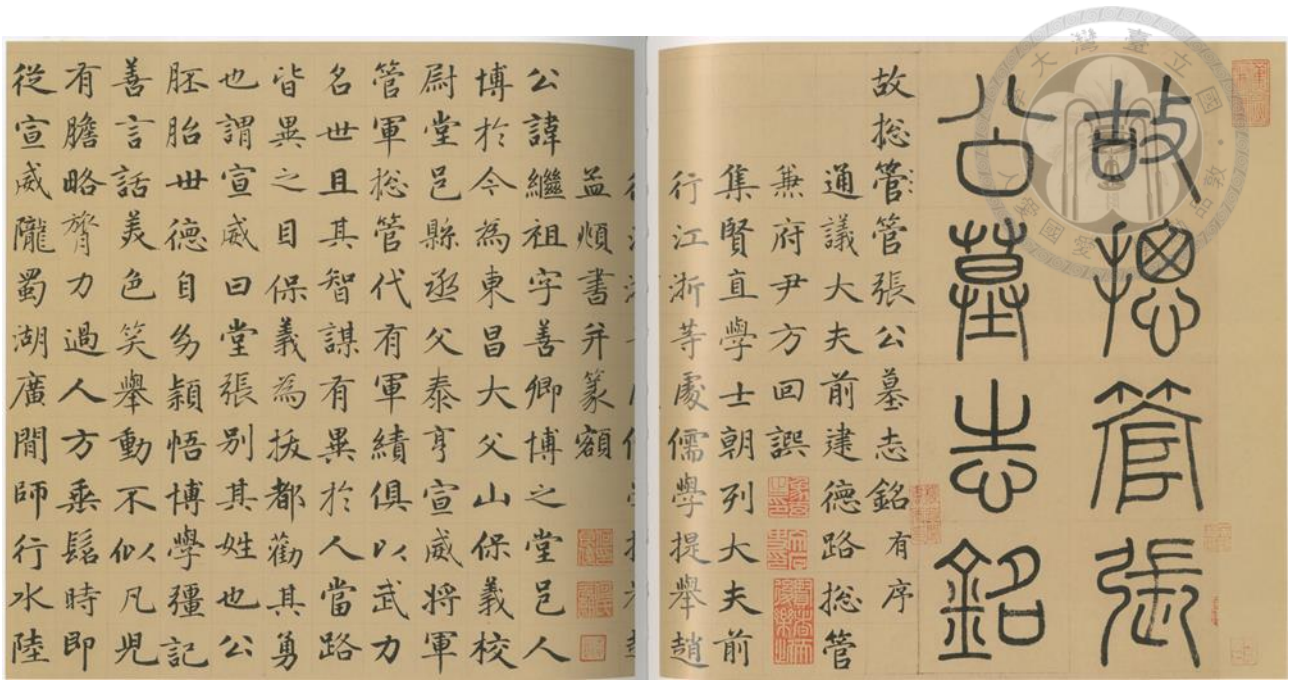
圖版
參-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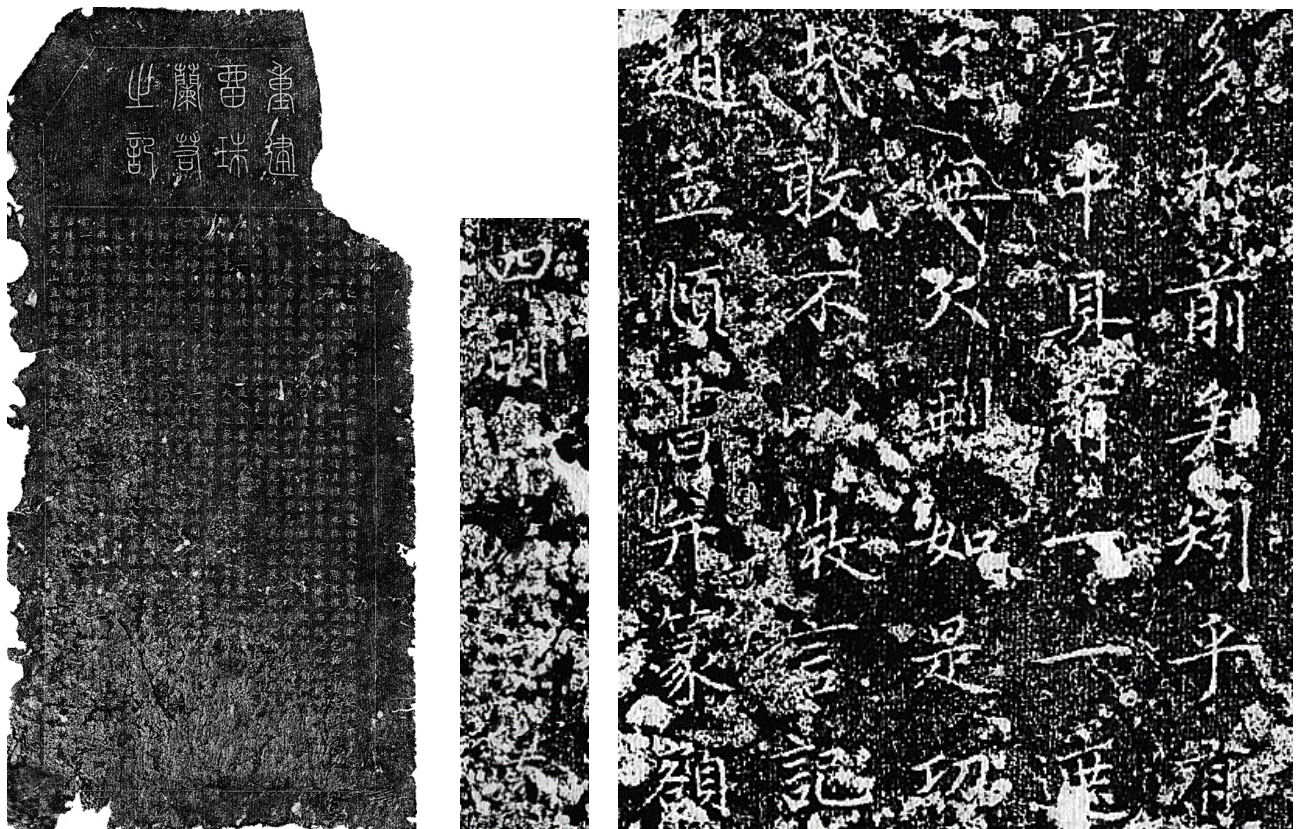
圖版
參-1-3



圖版 參-1 元 趙孟頫書丹 松江寶雲寺記 至大元年（1308） 上海松江
篆額失拓 縱 186、橫 105 公分 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



圖版 參-2 元 趙孟頫書并篆 張繼祖墓誌銘 約至大元年 (c.1308) 山東東昌
北京故宮藏 局部



圖版 參-3 元 趙孟頫書丹 重建留珠蘭若記 至大元年 (1308) 江蘇吳江
茅紹之刻 (後代翻刻?) 縱 159.4、79.1 公分 原碑藏吳江博物館

臨濟正傳虎丘
隆禪師碑
宗左朝奉郎
守司農少卿
徐林謨
菩提達磨辟觀
少室斤相指心
號曰禪宗五傳

而至曹溪逮今
幾五百年枝派
繁衍異人間出
得果得辯前後
相踵如薪續火
可謂盛矣平江
席丘禪師諱紹
隆和州含山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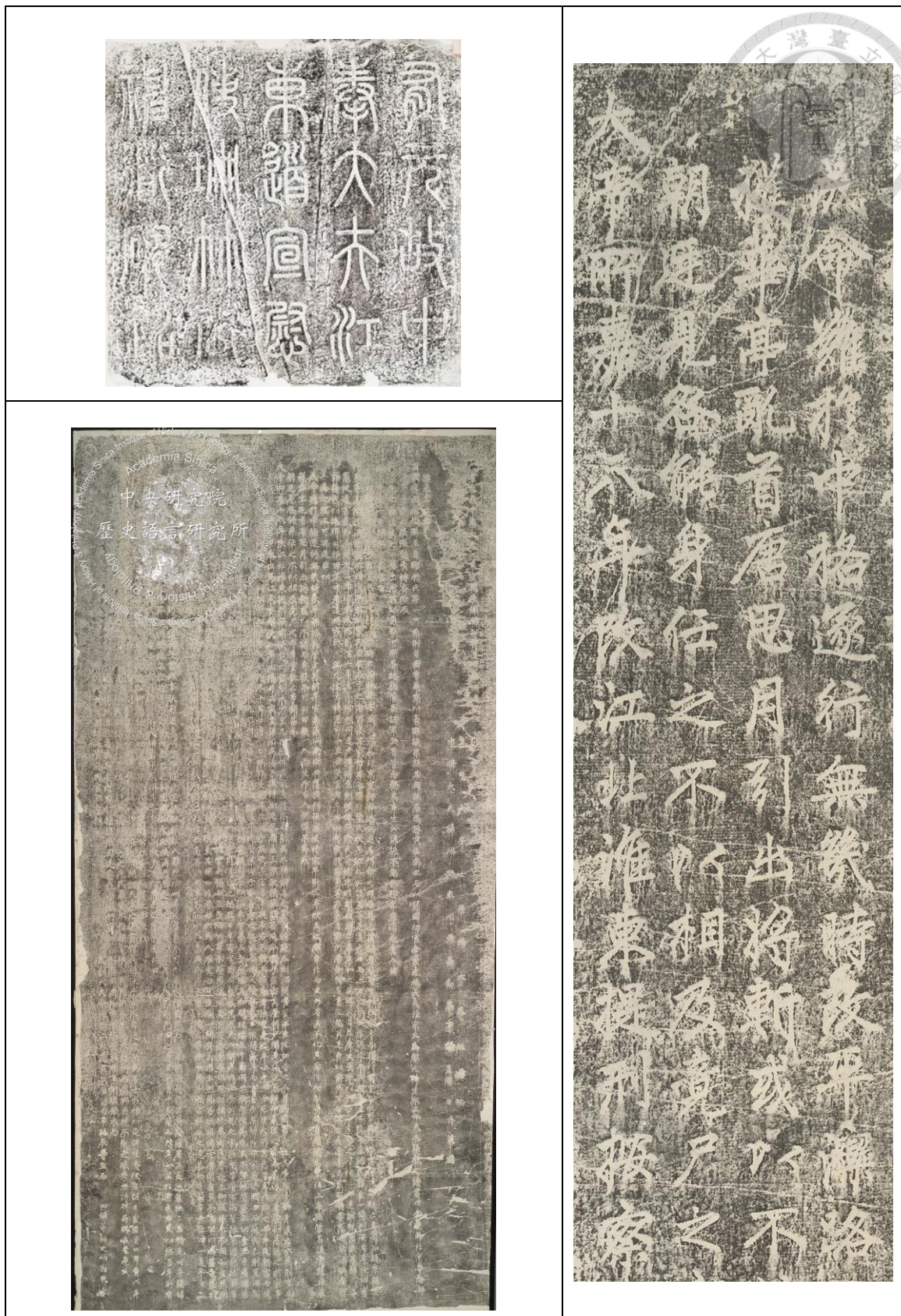
人生而岐嶷絕
俗九歲謝父母
出家依縣之佛
慧院又六歲削
髮受具又五歲
而束包曳杖飄
然有四方之志
首遇長蘆淨照

禪師叅扣之間
景響有得曰閱
圓悟勤禪師語
拈卷歎曰想酢
生液雖未能澆
腸液胃要且使
人慶快第恨未
親謦聆歎尔於

龕墓有神有天
來呵來護洛尔
後昆展轉流布
後一百七十四
年嘗
大元至大二
年歲在己酉集賢

直學士朝列大
夫趙孟頫重書
明年正月既望
住山第七世孫
壽永重建

圖版 參-4 元 趙孟頫書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至大二年（1309） 江蘇蘇州
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



圖版 參-5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江東宣慰使珊竹拔不忽神道碑 至大二年（1309）
江蘇儀徵 原拓縱 292、橫 140 公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045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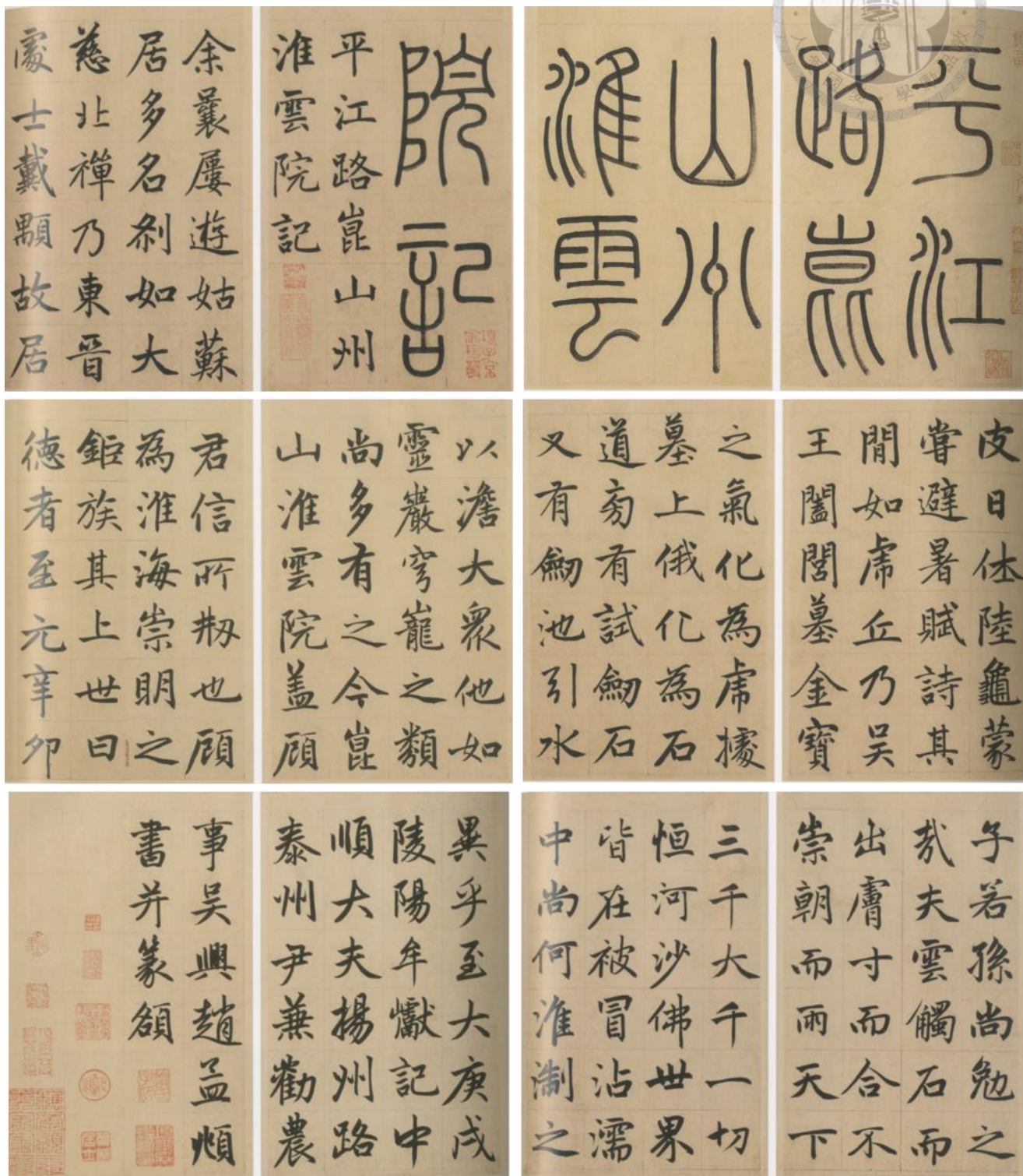
聞禪師飛錫至止遂以
 妙嚴易東際之名深有
 自裁其徒古山道安同
 志合慮募緣建前後殿
 堂翼以兩廡莊嚴佛像
 置大藏經琅函貝牒布
 互森羅念里民之遺骨
 無所於藏遂後蓮池以
 歸之寶祐丁巳是菴既
 化安公繼之安素受知
 趙忠惠公維持翊助給
 部符為甲乙流傳朱殿
 院應元寔為之記中更
 世故刻火洞然安公乃
 聚凡礫掃煨爐一新舊
 觀至元間兩詣為法門
 開廷凡中陳皆為滿所
 及刊大藏經板悉滿以
 願安公之將北行也以
 院事勤重付屬如寧後
 果示寐于燕之大延壽
 寺蓋一念明了洞視死
 生不間豪疑寧履踐真
 實追述前志再度一大
 藏命衆緇闋勩圓覺期
 會建僧堂圓通殿以安
 像設備極殊勝壬辰受
 法自陞院為寺扁今額

像設備極殊勝壬辰受
 法自陞院為寺扁今額
 門兩廡危福等屋繼如
 妙者如渭幻十八開士
 於後殿兩廡金碧鐘繼
 復增置良田架洪鐘繼
 如渭者明照方將竭慶
 作興未幾而逝衆以明
 倫繼之乃能承和願
 大闡前規重新佛殿建
 毗盧千佛閣及方丈凡
 寺之諸後皆沆于成願
 未有以記也都寺明秀
 狀其事曰余友文心之
 求求余記若夫檀施之
 名氏勸建之歲月載于
 碑陰聞能仁氏集無遍
 開士於七處九會演唱
 雜華以世主妙嚴冠于
 品目之首者良有以也
 余老於儒業獨未暇備
 彈其蘊與以理約之世
 主即佛心也妙嚴乃佛
 心中所現之事相也今
 重二邃宇廣博殊麗苟
 非佛心所現孰能有是
 我使推廣此心一切時

中饒益有情大作佛事
 則上鄰日月下絕空輪
 皆所謂妙莊嚴域者也
 不則吾何取焉乃為說
 偈
 妙莊嚴域與世殊非意
 所造離精粗佛心幻出
 真範模清淨宛若摩尼
 珠先明洞二舍十虛殿
 堂樓閣并廊廡天人降
 下黃金都地神捧出青
 芙蓉萬善萬德均開敷
 廣推祖道充家區警發
 品類空泥塗曰福曰壽
 資
 皇圖尚何爾佛并吾儒
 世出世異惟道俱切俾
 造化超有無其不尔者
 胡為乎相

右湖州妙嚴寺記一通善述
 文敘出善時瑞瑞而有雄志
 王宗在善表欲治之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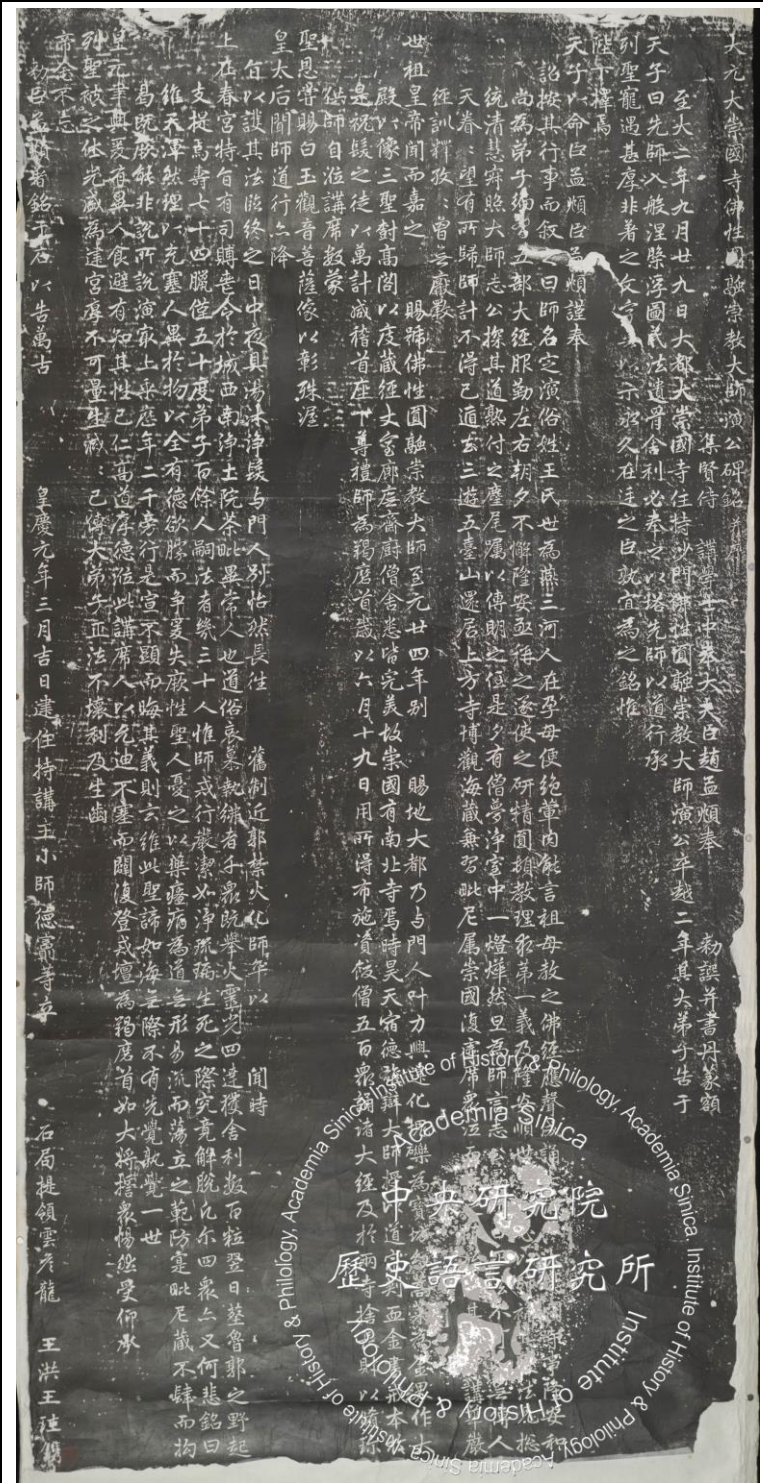
圖版 參-6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湖州妙嚴寺記 至大二、三年（1309-1310） 浙江湖州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圖版 參-7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平江路崑山州淮雲院記 至大庚戌（1310） 江蘇崑山 北京故宮藏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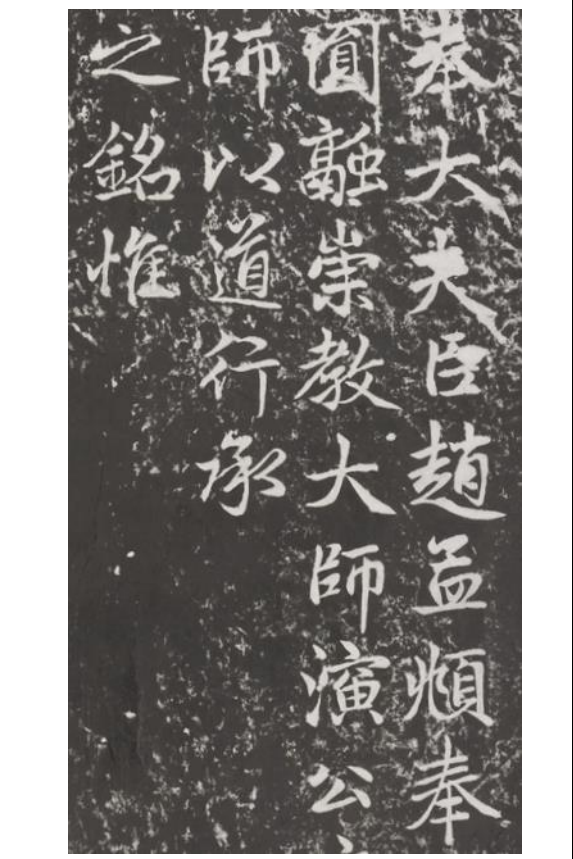
圖版 參-8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佑聖觀重建玄武殿碑 至大二、三年（1309-1310）
浙江杭州 原拓縱 177.5、橫 109.5 公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04051



圖版 肆-1-1



圖版 肆-1-2 篆額



圖版 肆-1-3 局部

圖版 肆-1 元 趙孟頫奉敕篆并書丹篆額 崇國寺崇教大師演公碑 皇慶元年（1312）建 北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16173-1



原碑現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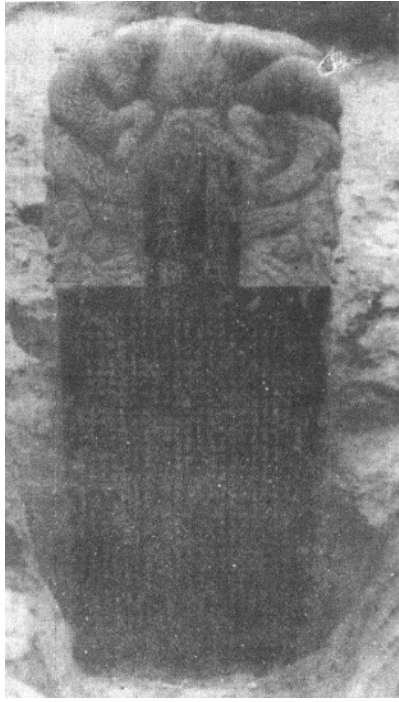


劉賡篆額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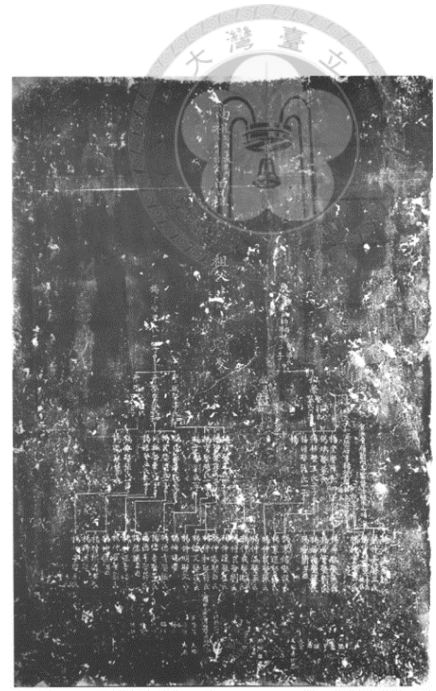
圖版 肆-2 元 趙孟頫書丹
楊瓊神道碑 皇慶二年（1313）建
河北曲陽 疑刻工不佳



圖版 肆-3-1 原碑出土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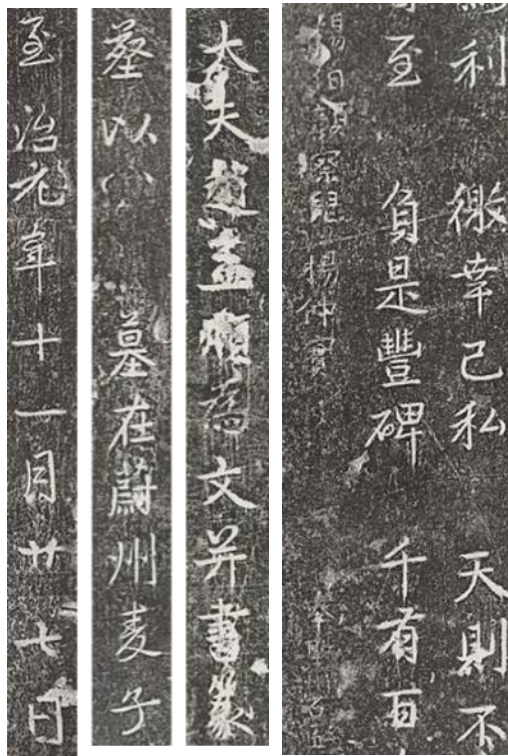
圖版 肆-3-2 碑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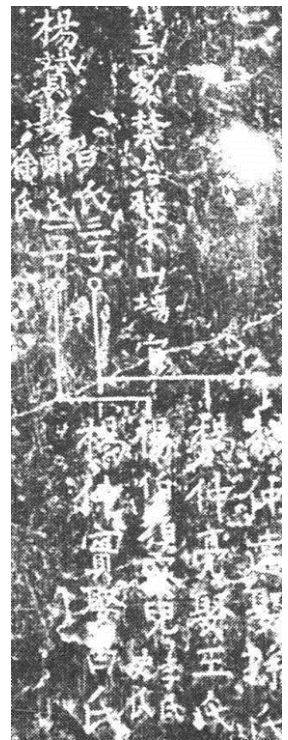
圖版 肆-3-3 碑陰 楊氏宗系譜



圖版 肆-3-4 篆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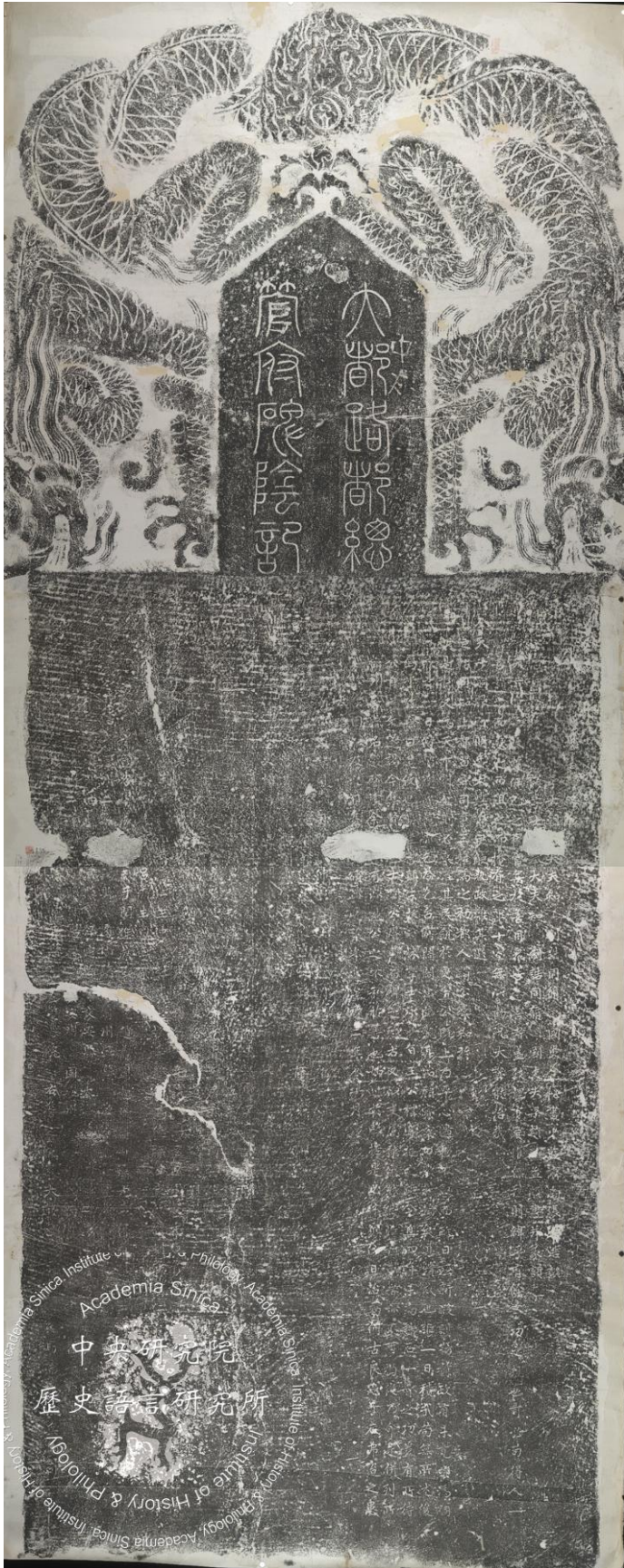


圖版 肆-3-5 碑陽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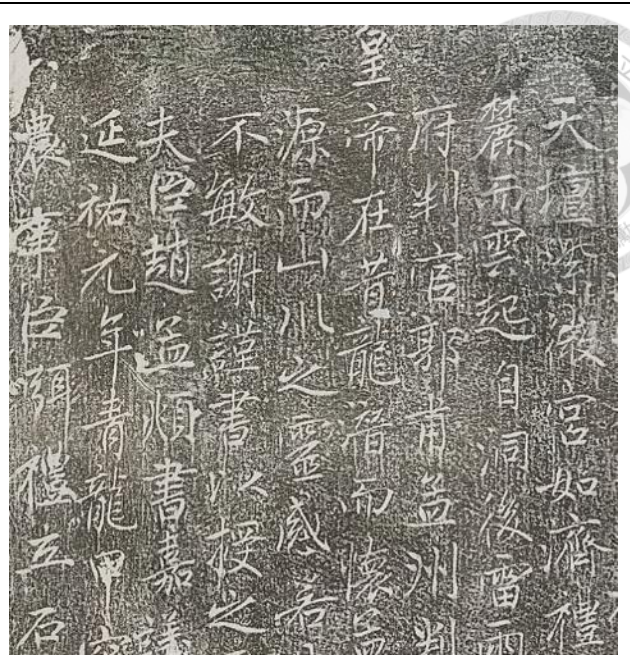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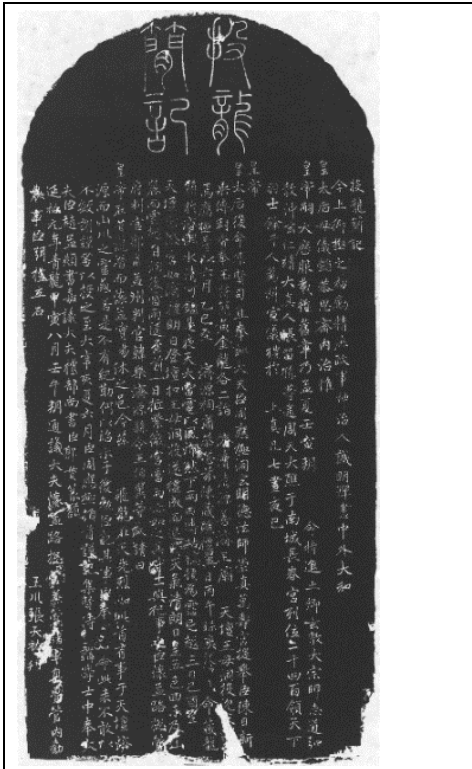


圖版 肆-3-6 碑陰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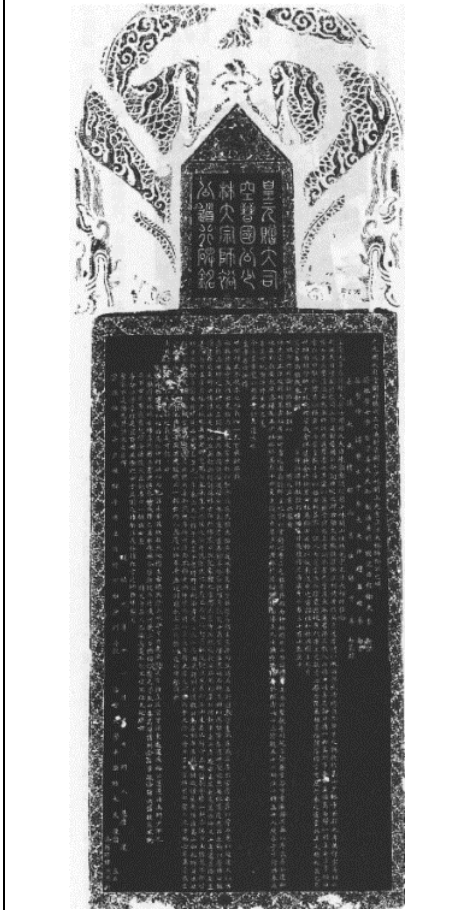
圖版 肆-3 元 趙孟頫書丹并篆 蔚州楊氏先茔碑銘 約書於皇慶元年至二年（1312-1313）
建成於至治元年（1321）河北蔚縣 含碑座通高 330、寬 120 公分 蔚縣楊氏家族墓地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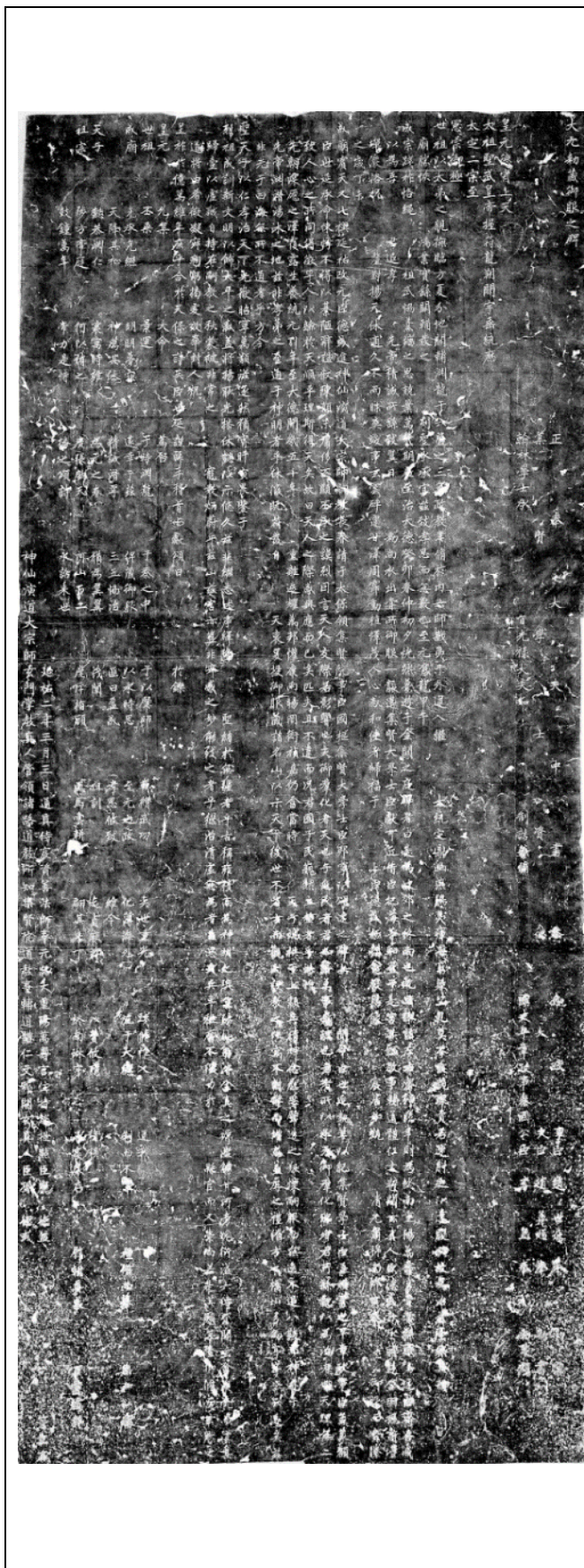
圖版 肆-4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大都路都總管府碑陰記 皇慶二年（1313）
北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圖版 肆-5 元 趙孟頫書丹 濟瀆投龍簡記
延祐元年（1314） 河南濟源



圖版 肆-6 元 趙孟頫書丹
少林開山光宗正法大禪師裕公碑
延祐元年（1314）
原碑今存河南登封少林寺



李孟篆額



圖版 肆-7 元 趙孟頫書丹 重陽宮敕藏御服碑 延祐二年 (1315) 陝西周至



圖版 肆-8 元 趙孟頫書 貞節賈母之碑
延祐二年（1315） 河北柏鄉

大元勅賜龍興寺大
 覺普慈廣照無上帝
 師之碑
 集賢學士資德大
 夫趙孟頫奉
 勅撰并書篆
 皇帝即位之元年有
 詔金剛上師膽
 巴賜謚大覺普慈廣
 照無上帝師勅
 臣孟頫為文并書刻
 石大都興寺五年
 真定路龍興寺僧迭
 凡八奏師本住其寺
 乞利石寺中復
 勅孟頫類為文并書
 白孟頫類為文并書
 覺以言乎師之體普

覺以言乎師之體普
 慈以言慧光之所照
 照以言慧光之所照
 師既奏有旨於
 義甚當謹按師所生
 之地曰寂甘斯旦麻
 童子出家事
 聖師綽理括哇為弟
 子受名膽巴梵言膽
 巴華言微妙先受秘
 密戒法繼遊西天竺
 國編參高僧受經律
 論繇是深入法海博
 采道要顯密兩融空
 實無照獨立三界示
 衆標的至元七年與
 帝師巴思八俱
 至中國 帝師者
 乃也 聖師之昆弟
 西蕃以教門之事屬
 之於師始於五臺山
 建立道場行秘密咒
 法作諸佛事祠祭摩
 訶伽刺持戒甚嚴晝
 夜不懈屢彰神異赫
 然流聞自是德業隆
 藏人天歸敬 皇伯
 武宗皇帝 皇伯
 晉王及
 今皇帝
 皇太后皆從受戒法
 下至諸王將相貴人

夫臣趙孟頫奉
 勅撰并書篆
 皇帝即位之元年有
 詔金剛上師膽
 巴賜謚大覺普慈廣
 照無上帝師勅

等即禮請師為首住
 持元貞元年正月師
 忽謂衆僧曰將有聖
 人興起山門即為梵
 書奏
 徽仁裕聖皇太后奉
 今皇帝為大功德主
 主其寺復謂衆僧曰
 汝等繼今可日講妙
 法蓮華經孰復相代
 無有已時用名集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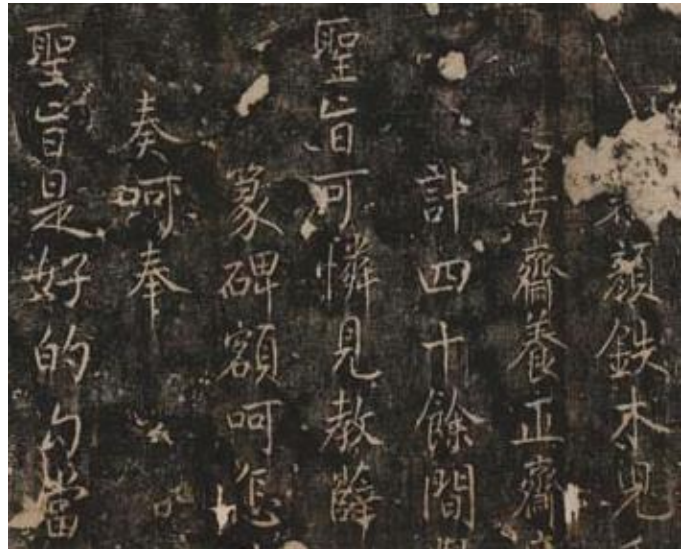
法蓮華經孰復相代
 無有已時用名集神
 靈樞護
 聖躬受無量福香華
 果餽之費皆度我私
 財且預言
 聖德有受命之符至
 大元年東宮既建以
 舊邸田五十頃賜寺
 為常住業師之所言
 至此皆驗大德七年

皇帝
 皇太后壽命等天地
 王宮諸眷屬下至於
 含生歸依法力故皆
 證佛菩提成就衆善
 果獲無量福德臣作
 如是言傳布於十方
 下及未末世贊歎不
 可盡
 延祐三年 月
 立石

圖版 肆-9 元 趙孟頫書并篆 帝師膽巴碑 延祐三年（1316）北京故宮藏 局部



圖版 肆-10 元 趙孟頫書五十三世孫襲封衍聖公（孔治）墓碑 約延祐元年十二月
至延祐三年七月間（1315-1316）山東曲阜 碑高 274、寬 92 公分
原在曲阜孔林孔治墓前，現移存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圖版 肆- 11 元 延祐三年 (1316)
趙孟頫書丹、郭貫篆額 敕賜伊川書院碑
河南嵩縣 疑摹勒不佳

圖版 肆- 12 元 敕賜伊川書院聖旨 (暫擬)
(原題名〈嘉禧殿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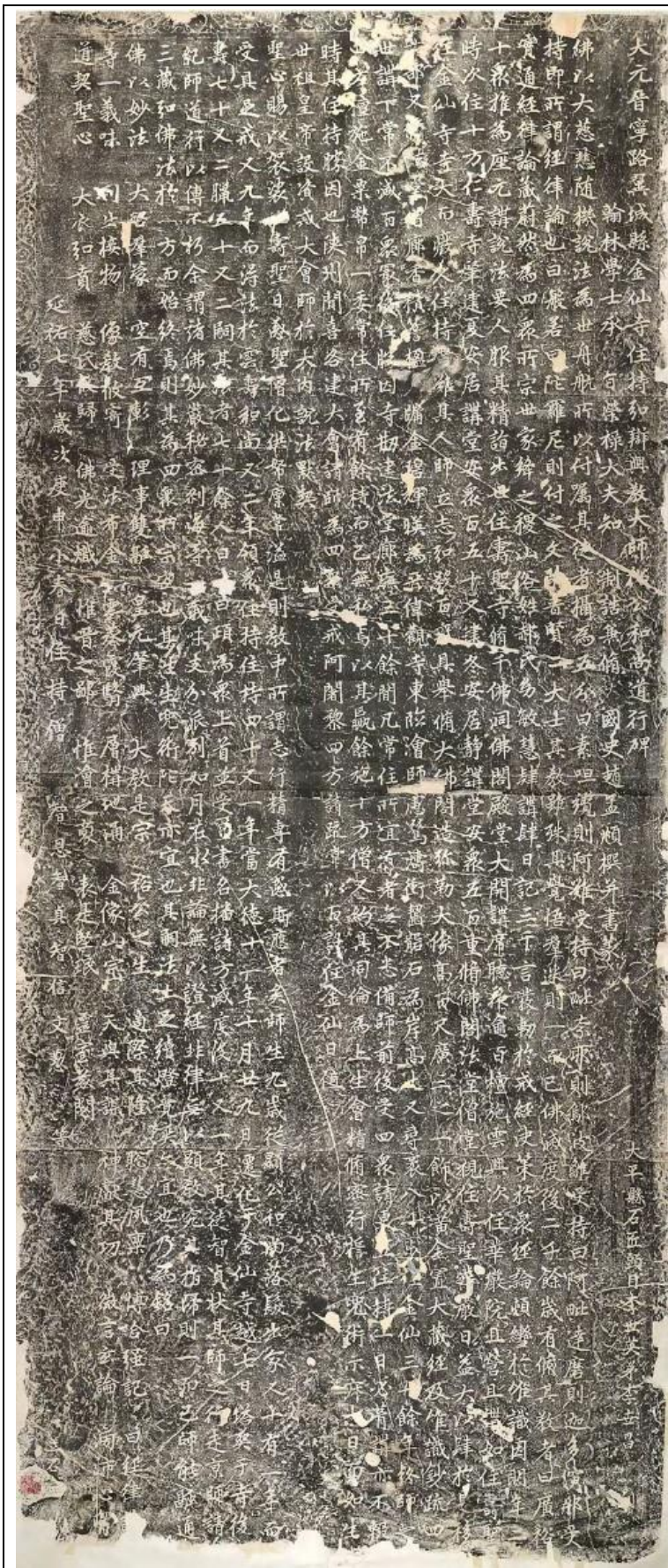
頃所以衍
 國家億萬斯年之慶
 宜如何其報之王院
 僧例甲乙流水相銘
 續今才師確志彌厲

則山僧野衲朝梵夕
 之雨露滲漉久矣然
 壤二蓋明時昭代
 田鑿井之聚落熙二耕
 悲乎獨院北院南耕

學士承旨榮祿大
 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趙孟頫書并篆
 題

其徒復精進不懈所
 謂衍慶者不愈衍愈
 耶書以為記
 前集賢待制承事
 郎馮子振撰翰林

圖版 肆-13 元 趙孟頫 衍慶院記殘卷 藏地不詳 局部



士其教雖殊其
覺悟羣迷則一
而已佛滅度後

州聞喜各達大
會請師為四衆
受戒阿闍黎四

圖版 肆- 14 元 趙孟頫書并篆
金仙寺住持裕公和尚道行碑
約 1318 書、延祐七年（1320）立
山西翼城 篆額失拓



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記

古教有森羅改萬象一法之謂即之說謂一法者指吾靈知不昧之心府也心與萬象虛而通齊而會混之不雜類之不齊即一而萬知空合空即萬而一如水投水非智眼洞明其孰能論之靈城有山屹立闌闌中名萬象形如蓮華下瞰城闈溪流環繞南明蔚其前北原麗其後少微括蒼梵林仙洞參錯掩映一郡之偉觀也崇福寺者達于元貞乙未開山沙門行吳禿白雲族周氏攷蘭溪聖之孫也生有夙質長慕空寂之文殊導教院乃其肄業之所已而挾崇游方徧扣名僧於佛祖不傳之旨高詣遠到衆請出世住白雲法會禪刹緇白鸞教每慨郡之禪叢不振方來衲子無衣負之所利苦勵志乃始馬尋而檀戶輸金邦人感乃營旌報由石摩夫執役惟恐不先上棟下宇拓廟如願奉佛亦殿闡法有堂禪宴有欄出內有庫崇門文室庵園廡庫志具體焉方將塑像休有僧自西域至皆妙乃凡釋迦園遊應直及誦像設回常倫致奉

元帝師遂降慈音賜名額寺以甲乙相承賀腴田二百畝以充食觀能李甫單後然指節依楞嚴了義期與羣靈同成正覺延祐乙卯示寂是年八月十五日自然而化聞維齒根不壞度弟子二十餘人凡寺之供養有所不遺持鉢分衛以繼之遺命子為律已奉衆之法宜依佛制凡禪止行毗尼清禁少急則非所以繼承也一日釋衆太中普化慕師遺業慮後之未者不繼遂辦行紀其顛末率其徒可求淨持事收請為文以記在空閑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

行太原南角一歷耳根廓余神悟爾勤苦矣為式無乃爾身法縛於備證之達對

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難其思形厭廢寢食尤甚於冰炭而能解者若知其難則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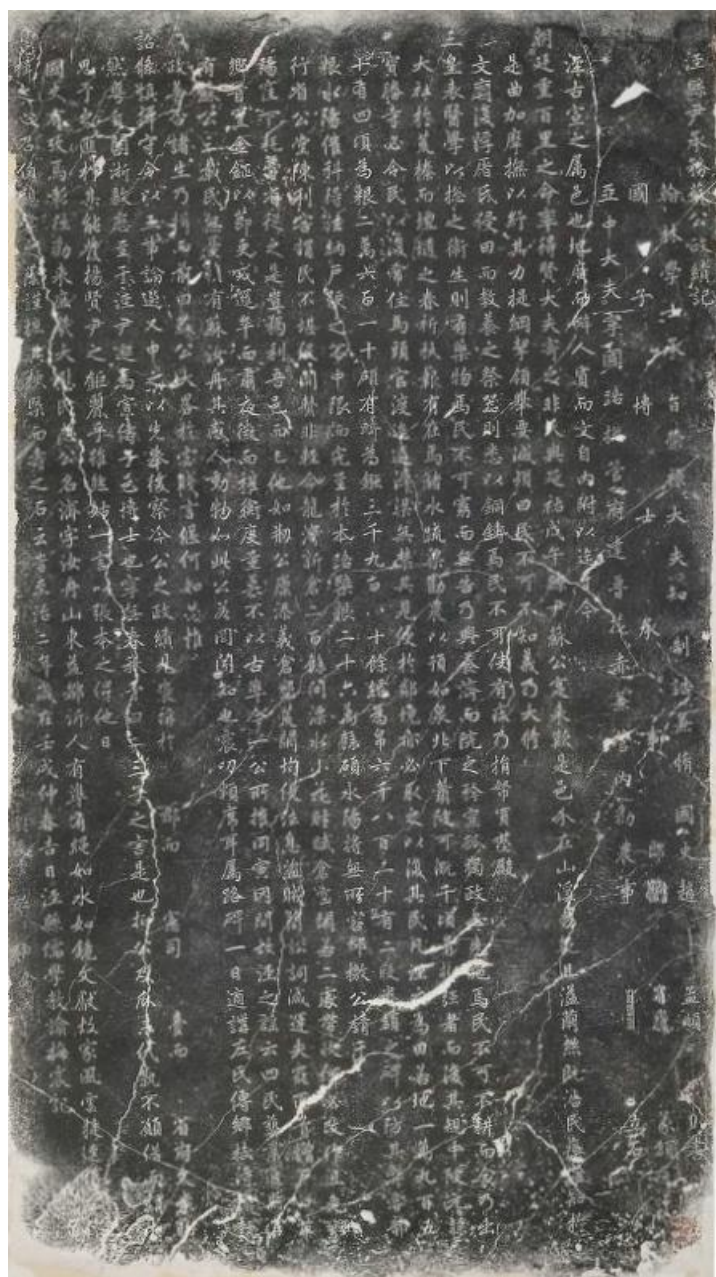
備福可崇矣余復何言時延祐五年歲戊午西天目山知任沙門本記後二年

自榮祿大夫知制誥兼備國史吳興趙孟頫書并篆額是歲三月望

歲戊午西天目山知任沙門本記

吳興趙孟頫書并篆額是歲三月望

圖版 伍-1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記 延祐戊午（1318）後二年 浙江麗水 篆額失拓 原拓縱 149、橫 80.5 公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04253



圖版 伍-2 元 趙孟頫書丹 涇縣尹承務蘇公濟政績記
約書於延祐戊午（1318）至治二年（1322）建 安徽涇縣

有元故奉議大夫
 福建閩海道
 蕭政廉訪使副
 君墓碑銘
 副使初府
 肅政廉訪
 肅政廉訪
 議亦亦福
 言言故肅

仇公墓碑銘
 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
 知制誥兼
 脩國史趙
 孟頫為文并
 自書丹篆額
 仇氏望陳留譜
 云宋大夫牧之
 世八金有更朝
 平臨潢二縣令
 者諱輔即家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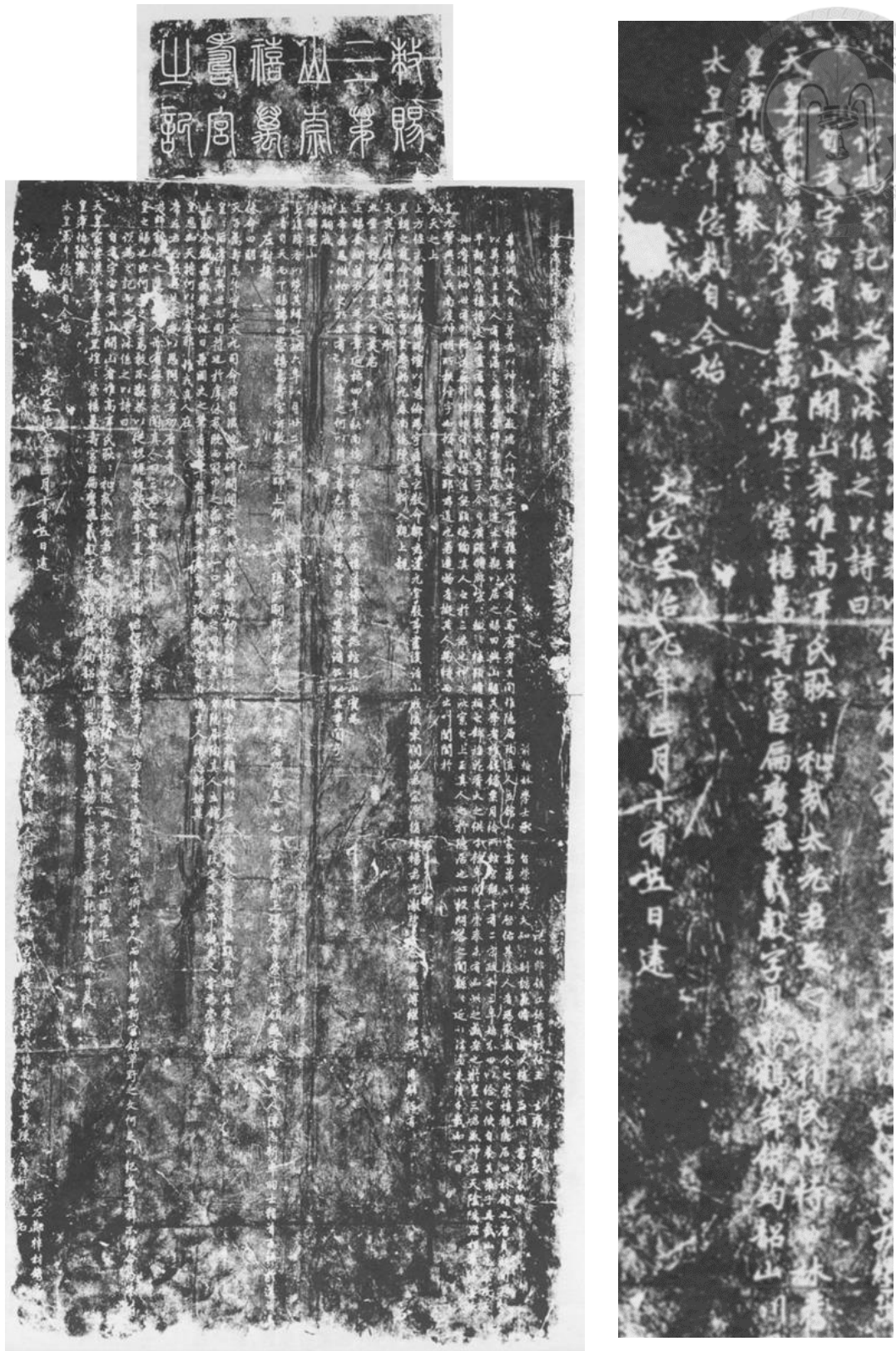
謂德既儀不卒
 于施而又年
 不泚其盈不降
 于傾以游于天
 子則維宗女則
 維從其之孔延
 西山之原罔昇
 厚完有封斯阡
 以引其休以質
 諸幽尚考銘鐫
 延祐六年月
 日達

圖版 伍-3 元 趙孟頫 仇鏗墓碑銘 延祐六年（1319） 碑原立於北京 京都陽明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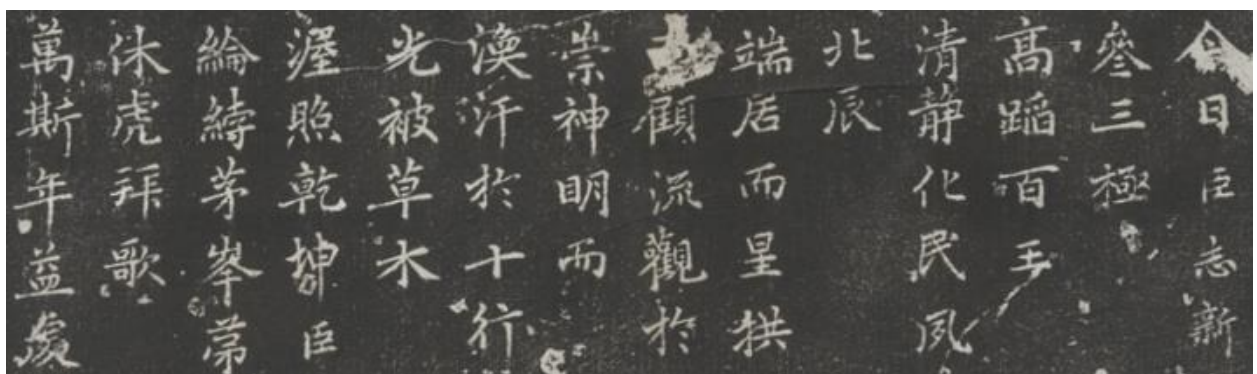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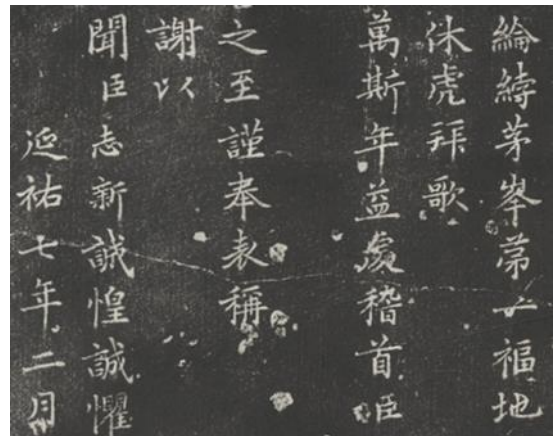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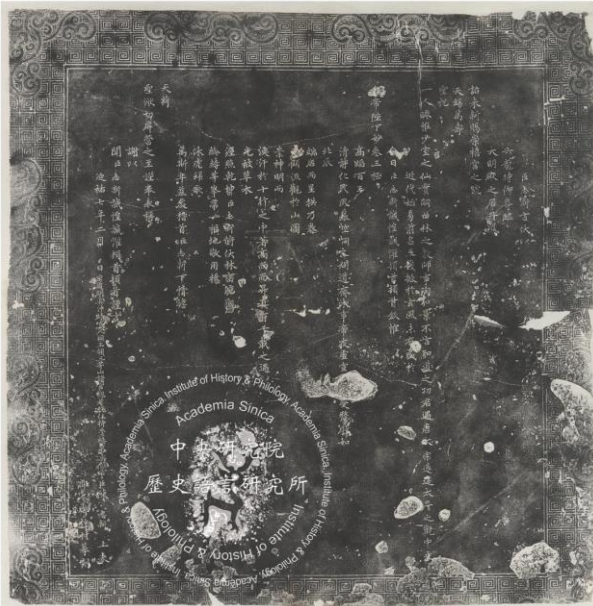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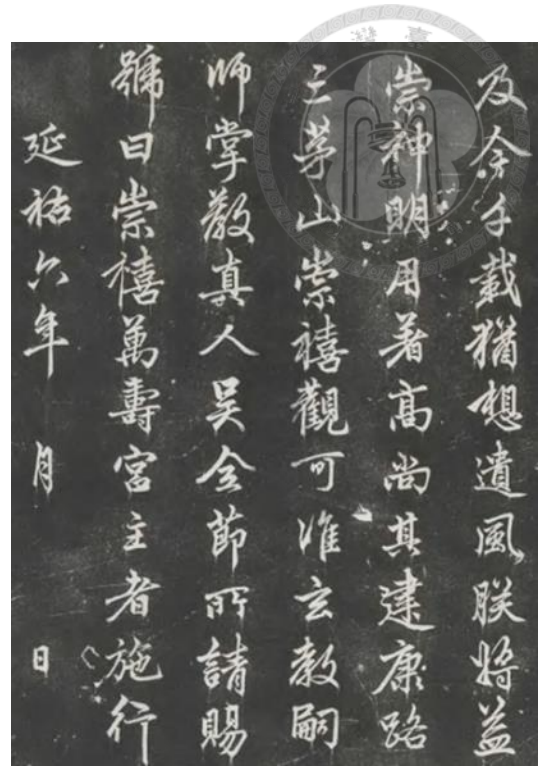
杭州福神觀記
 杭州西湖古稱
 秀麗甲於江南
 環胡多山佛之
 居宅幽眩曠金
 碧相望宗祠太
 乙神為宮者二
 其在孤山者表
 曰西太乙宮二
 之北曰為斷橋
 二左為福神觀
 本宗趙氏故宅
 長隄古柳暎帶
 檐栢居遊者以

云延祐來年正
 月望承德郎僉
 江東建康道肅
 政廉訪司事鄧
 文原記翰林學
 士承旨榮祿
 大夫知制誥
 兼脩國史趙
 孟頫書并篆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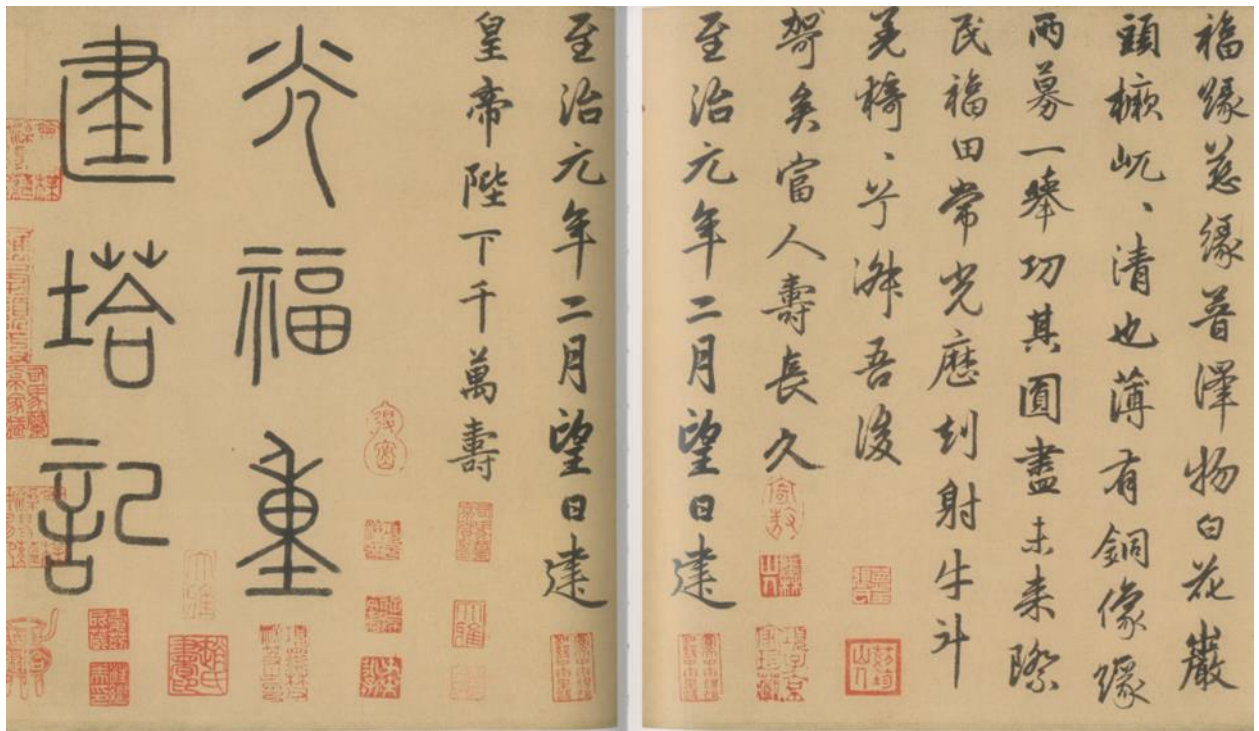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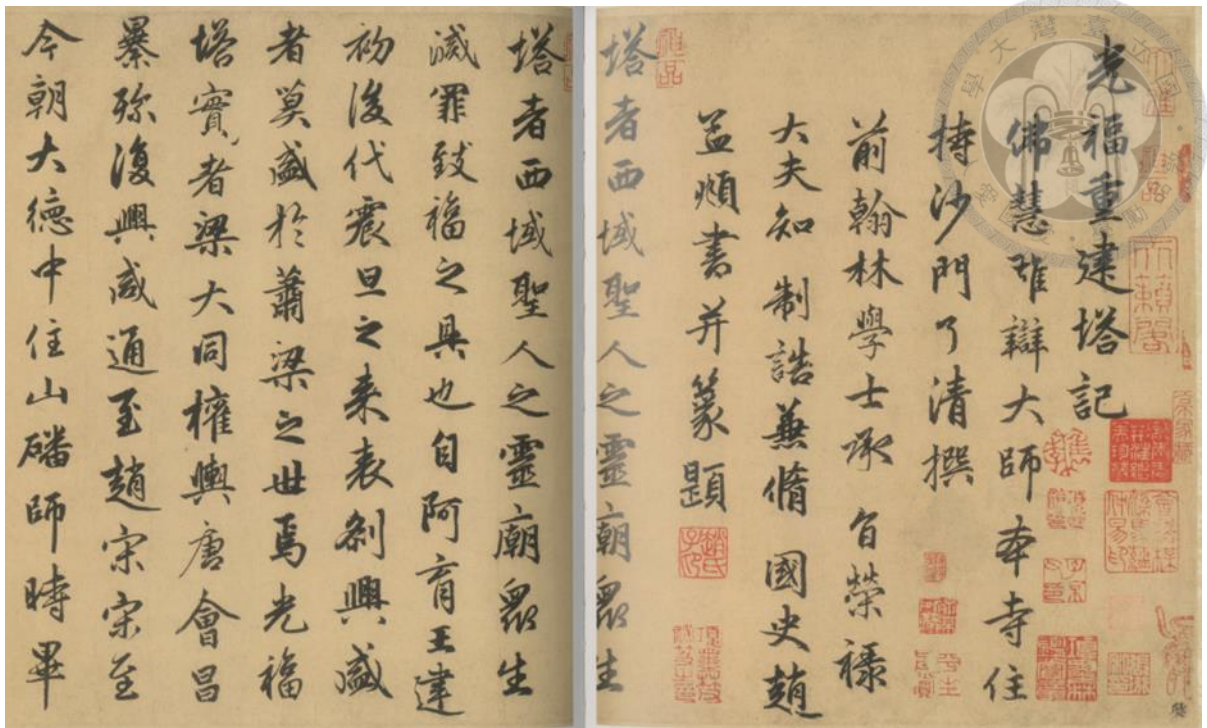
圖版 伍-4 元 趙孟頫 杭州福神觀記 延祐來年（1320）、疑書於延祐六年（1319）
 浙江杭州 北京故宮藏 局部



圖版 伍-5 元 趙孟頫書并篆額 敕賜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
 至治元年（1321）、原書於延祐六年（1319） 江蘇句容
 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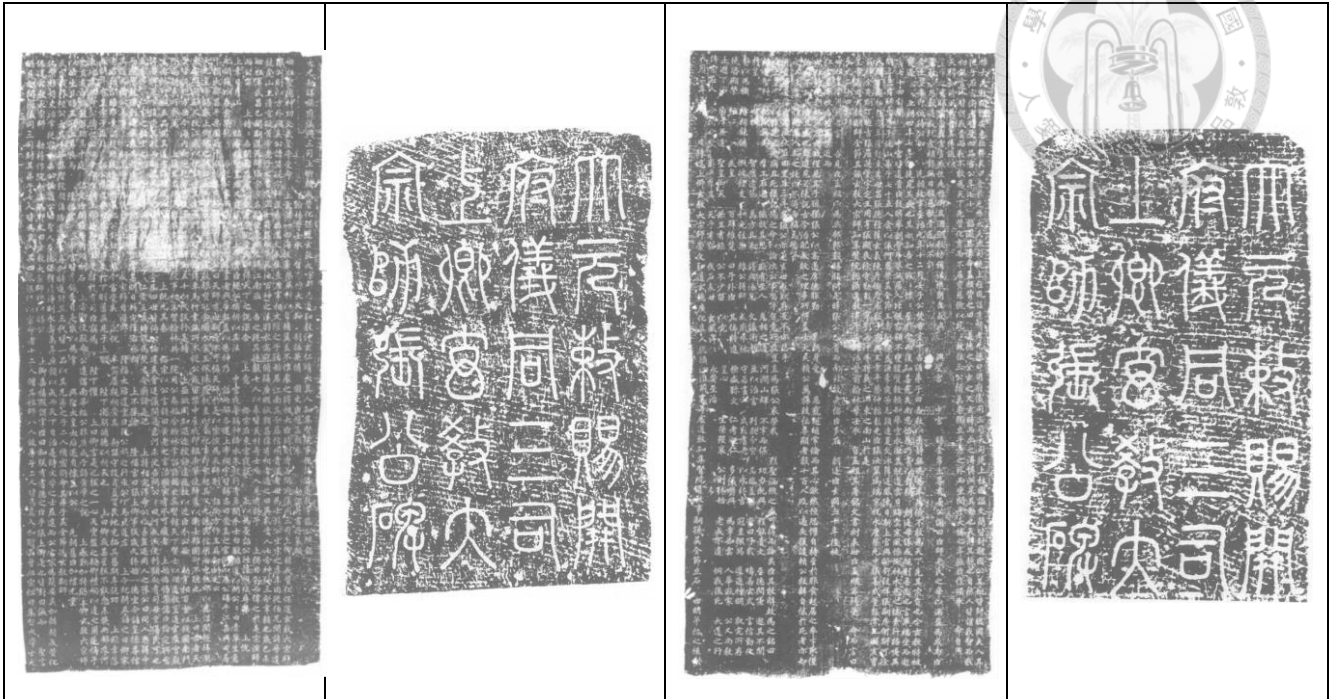


圖版 伍-6 元 三茅山崇禧萬壽宮敕并謝表 約延祐七年 (c.1320) 江蘇句容
上下各縱 64、橫 63.5 公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19242



圖版 伍-7 元 趙孟頫 光福重建塔記 至治元年（1321） 江蘇吳縣 上海博物館藏

集字刻



碑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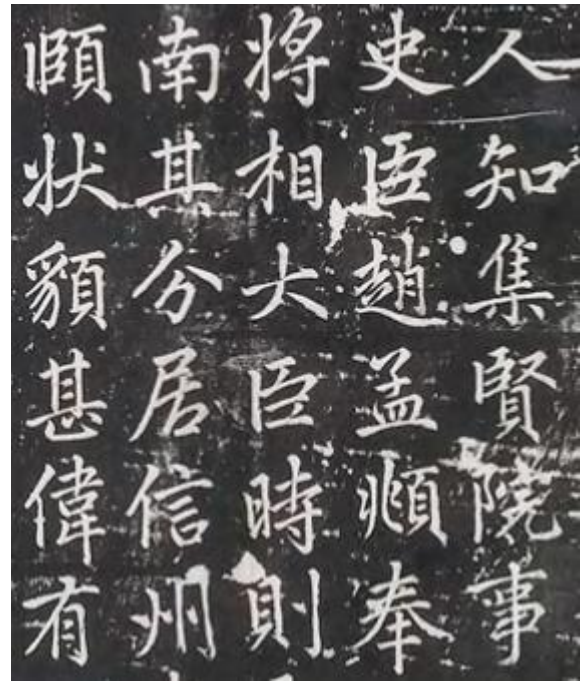
圖版 陸-1-1 碑陽篆額

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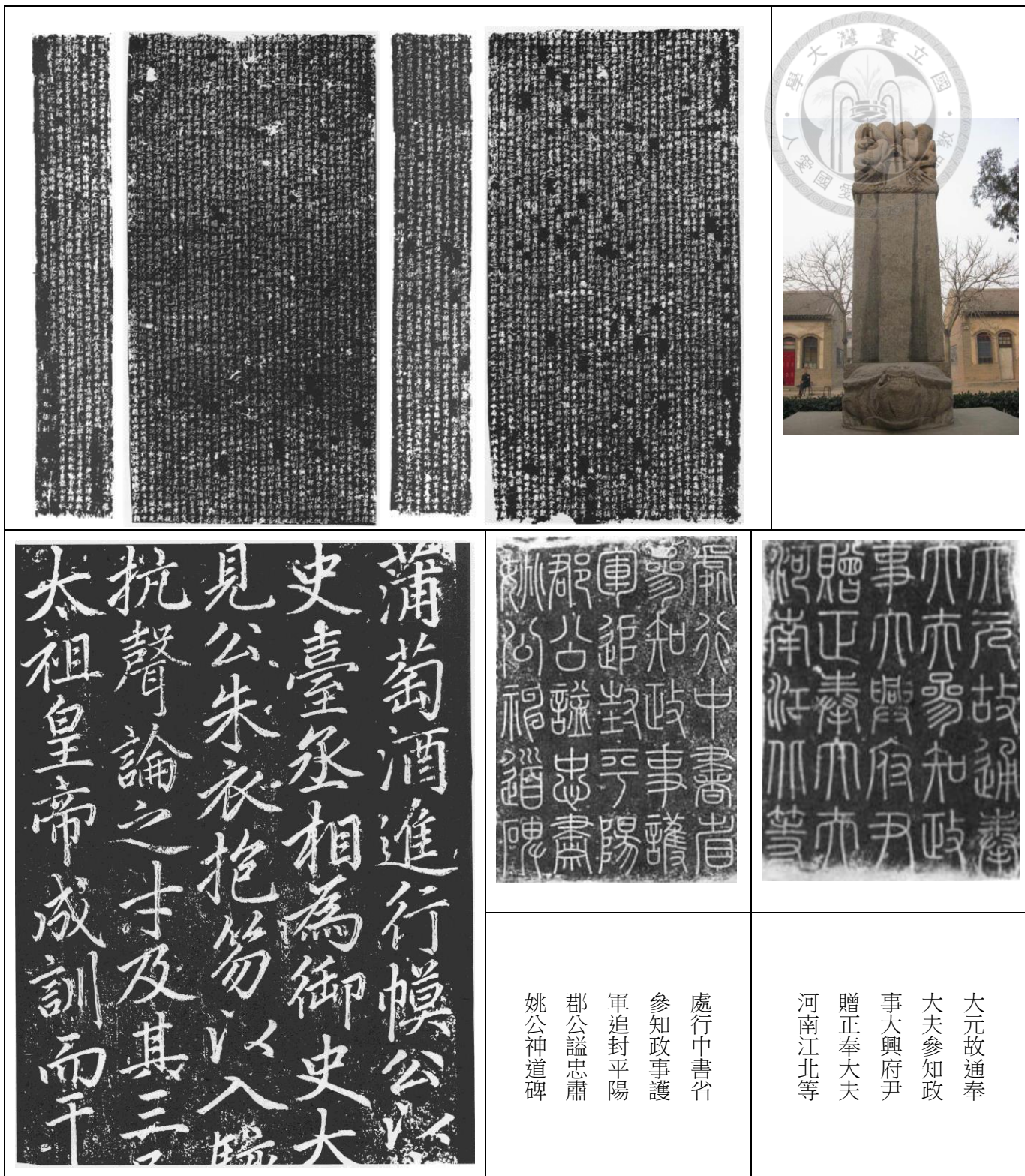
圖版 陸-1-2 碑陰篆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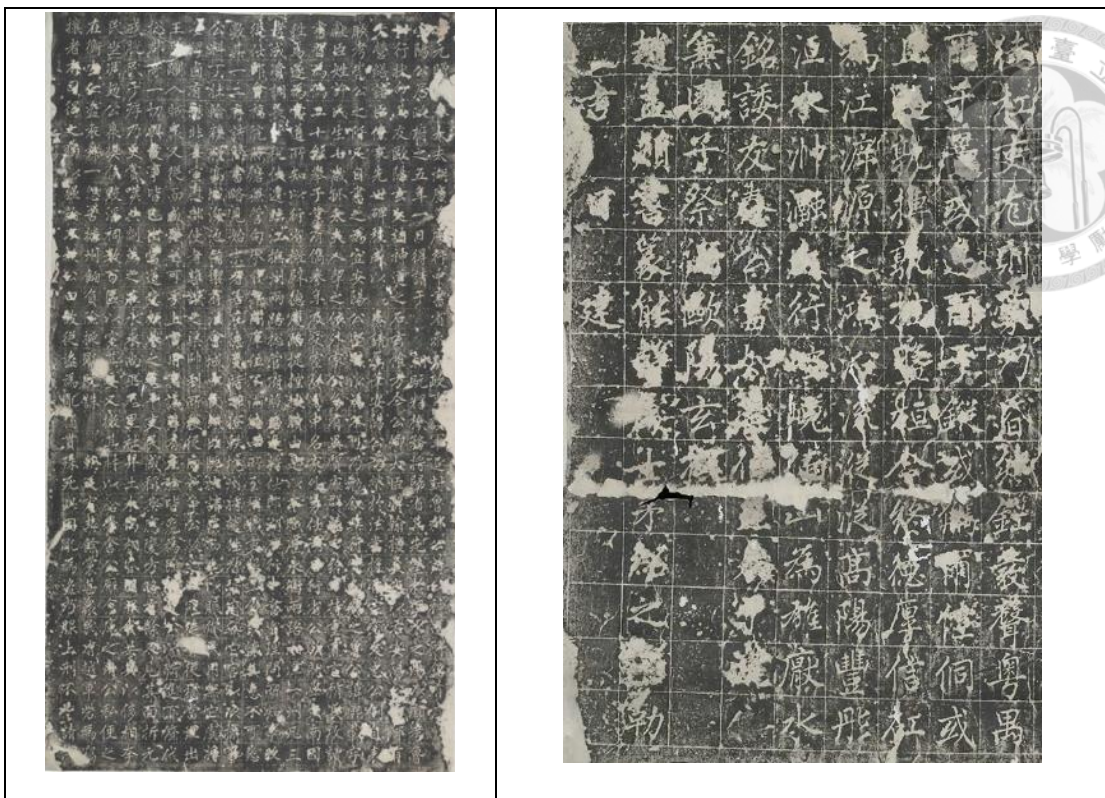
東嶽廟碑林
外罩玻璃保護者為北道教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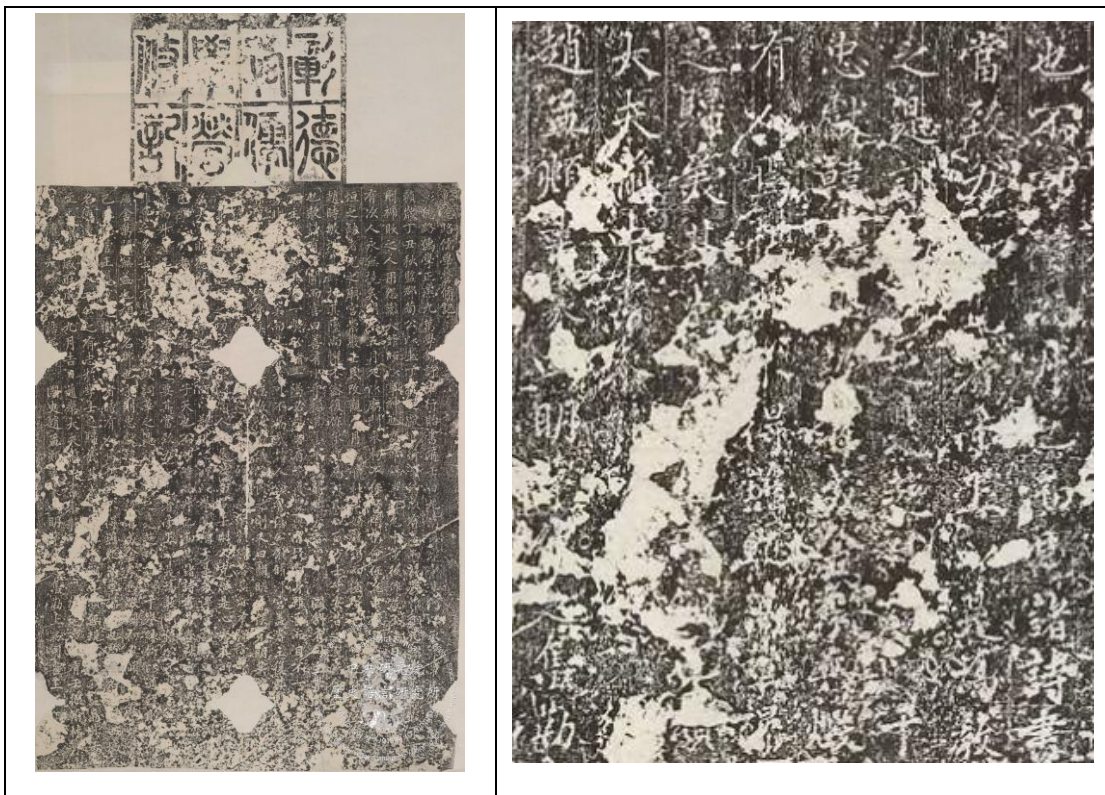
圖版 陸-1 元 傳 趙孟頫書丹并篆額 茅紹之模刻 張留孫碑（北道教碑） 天曆二年（1329） 雙面刻 原碑立於北京東嶽廟（今北京民俗博物館）



圖版 陸-2 元（傳）虞集奉敕撰并書篆 茅紹之模刻 姚天福神道碑
 元統元年（1333） 四面刻 原碑今存山西稷山縣博物館



圖版 陸-3 元 趙孟頫 茅紹之集勒 追封魯國公許熙載神道碑
後至元四年（1338） 河南安陽 四面刻 篆額失拓



圖版 陸-4 元 趙孟頫 茅紹之集勒 後至元四年（1338）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河南安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12564

圖

第一章



圖 1-1
南宋
戒石銘
紹興二年
(1132)
廣西梧州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宗衛有會期宗公以幣請
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鄭伯請
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
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夏虢公忌父
始作鄉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
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
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
也何以能育齊人卒平宗衛于鄭秋會于溫盟
于厚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

圖 1-2 南宋 高宗 御書石經·左傳 約紹興十三年（1143） 石存杭州孔廟 局部



圖 1-3 南宋 高宗 大成之殿 約紹興十三年（1143）石存杭州孔廟



圖 1-4 南宋 高宗 忠實 紹興十七年（1147）摩崖石刻 杭州鳳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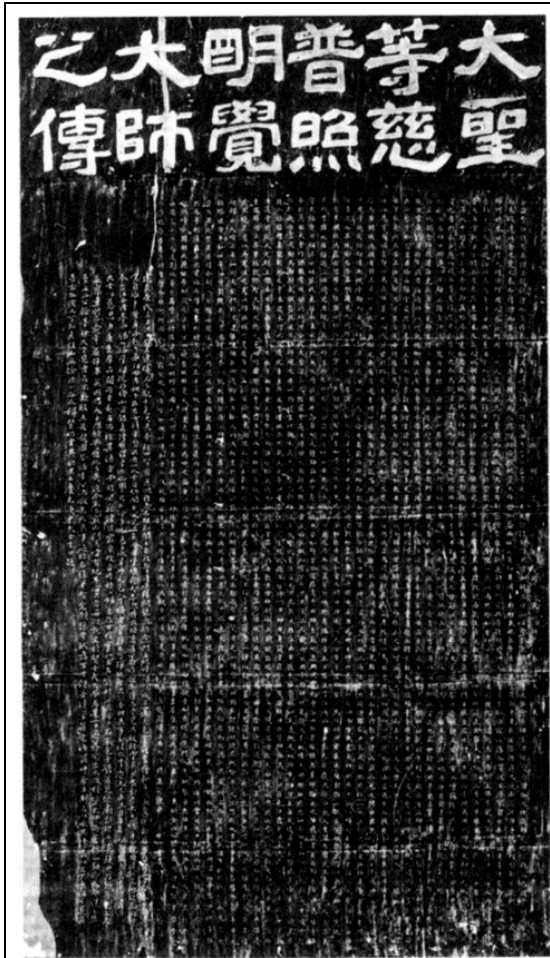


圖 1-5 南宋 蔣璨 大聖等慈普照明覺大師之傳
1202 年刻石 原在浙江寧波 東福寺藏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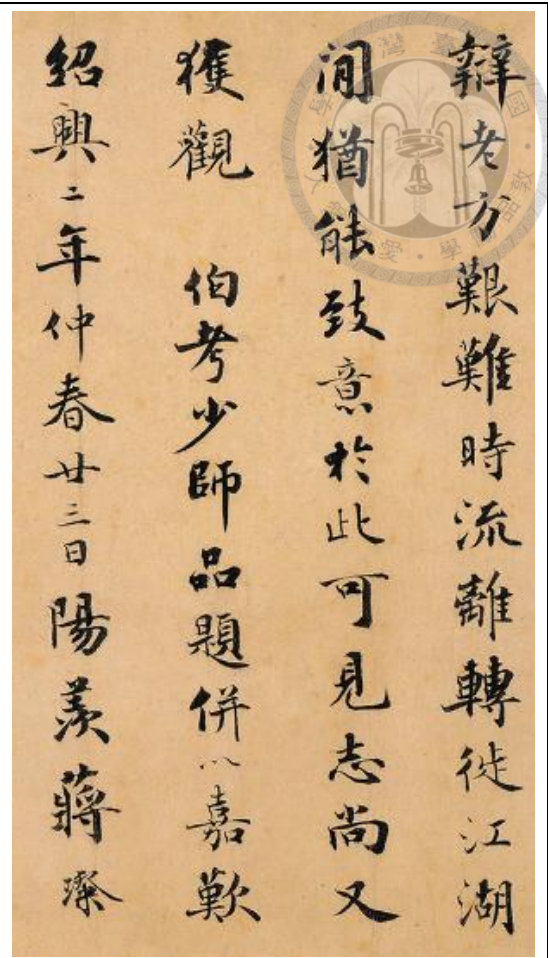


圖 1-6 南宋 蔣璨 跋懷素自敘帖 紹興二年（11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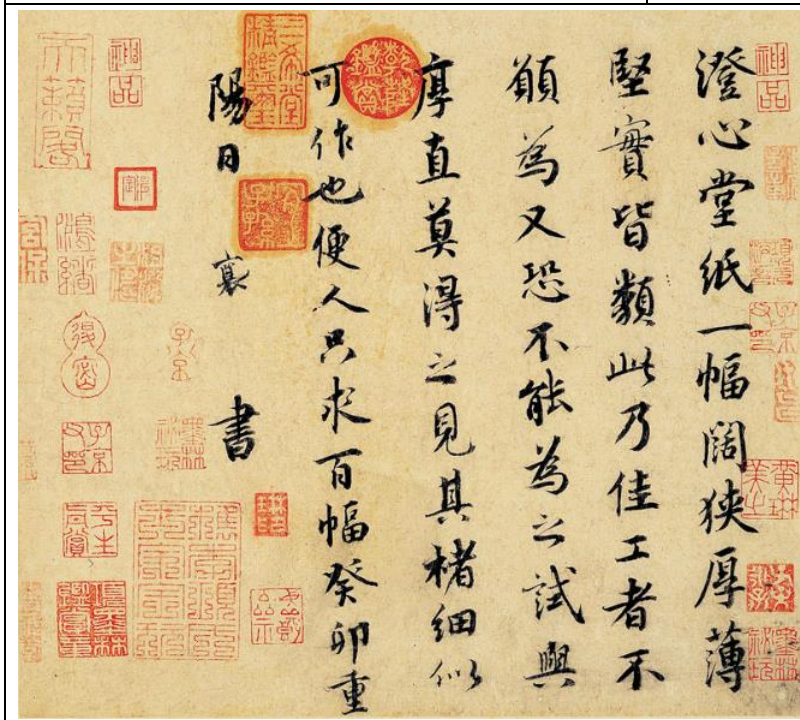


圖 1-7 北宋 蔡襄 澄心堂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南宋 釋正覺 明州天童山景德寺新僧堂記
1142 原在浙江寧波 東福寺藏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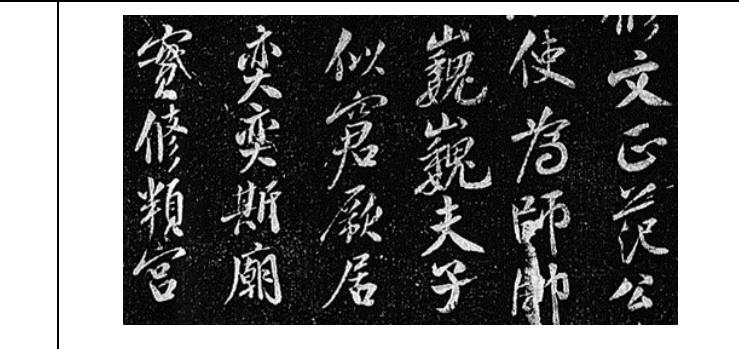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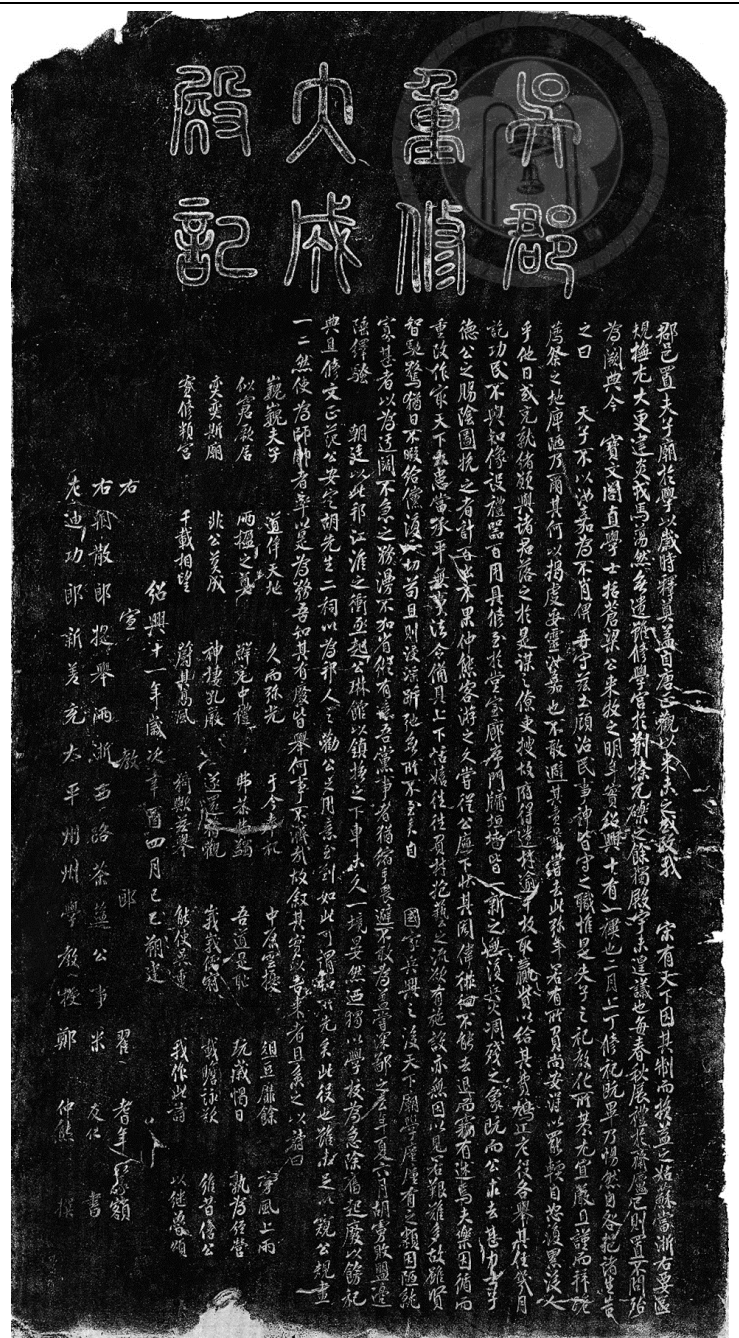


圖 1-9 南宋 米友仁 吳郡重修大成殿記 1141
蘇州碑刻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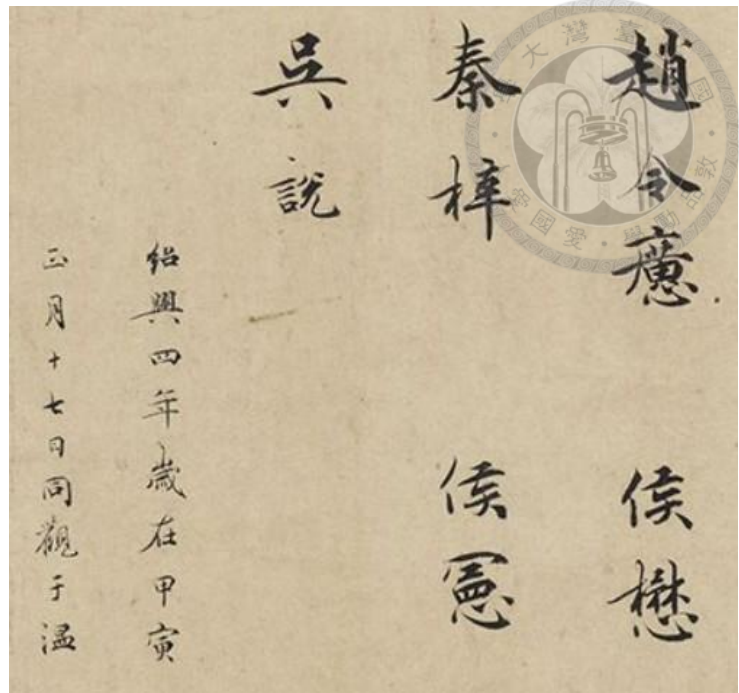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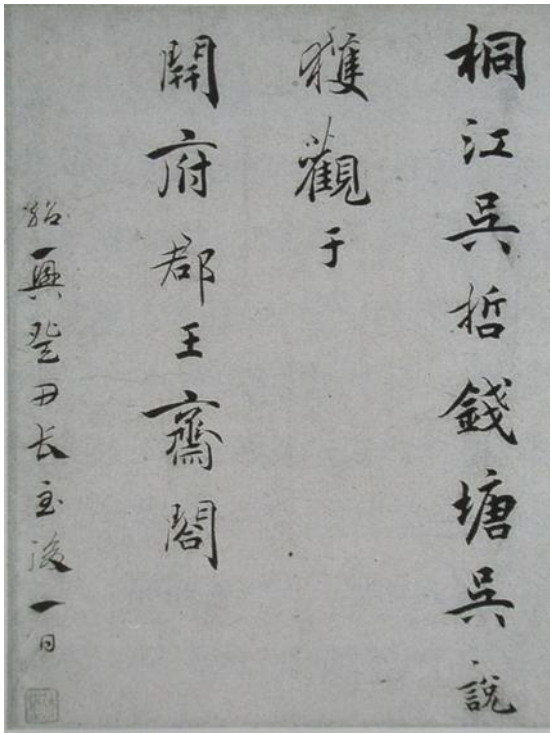


圖 1-10 南宋 吳說 紹興癸丑（1133）跋草書千字文？現移配於伏生授經圖後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圖 1-11 南宋 吳說 紹興四年（1134）跋歷代帝王圖 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1-12 唐 諸葛思禎 李孝同碑 670

圖 1-13 吳說、褚遂良字跡比較



圖 1-14
南宋 吳說 石屏
江蘇鎮江
焦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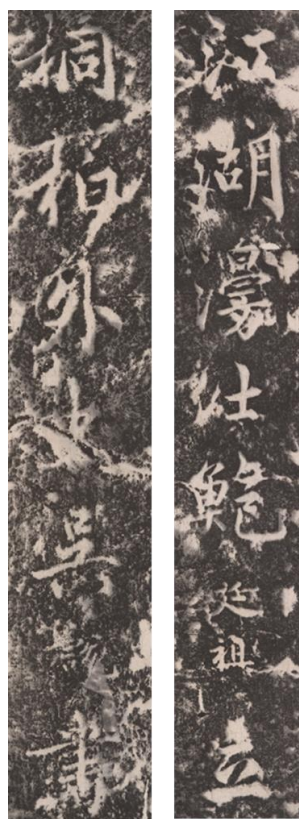


圖 1-15 南宋 吳說 漫巖 安徽貴池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品 06216



圖 1-16 南宋 邾福墓誌銘 1142
蘇州博物館藏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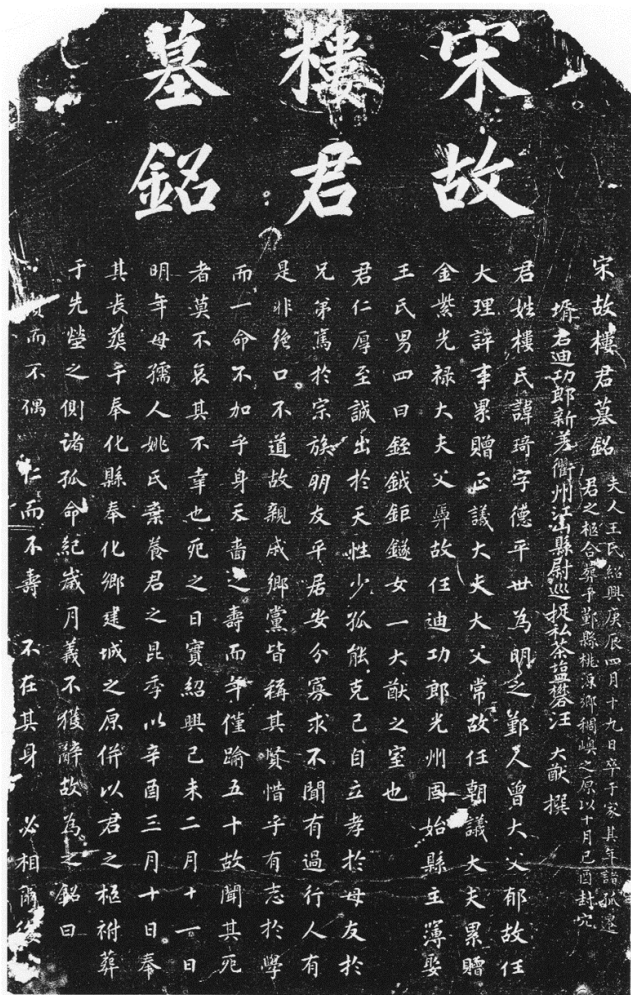


圖 1-17 南宋 樓琦墓誌銘 1141 浙江寧波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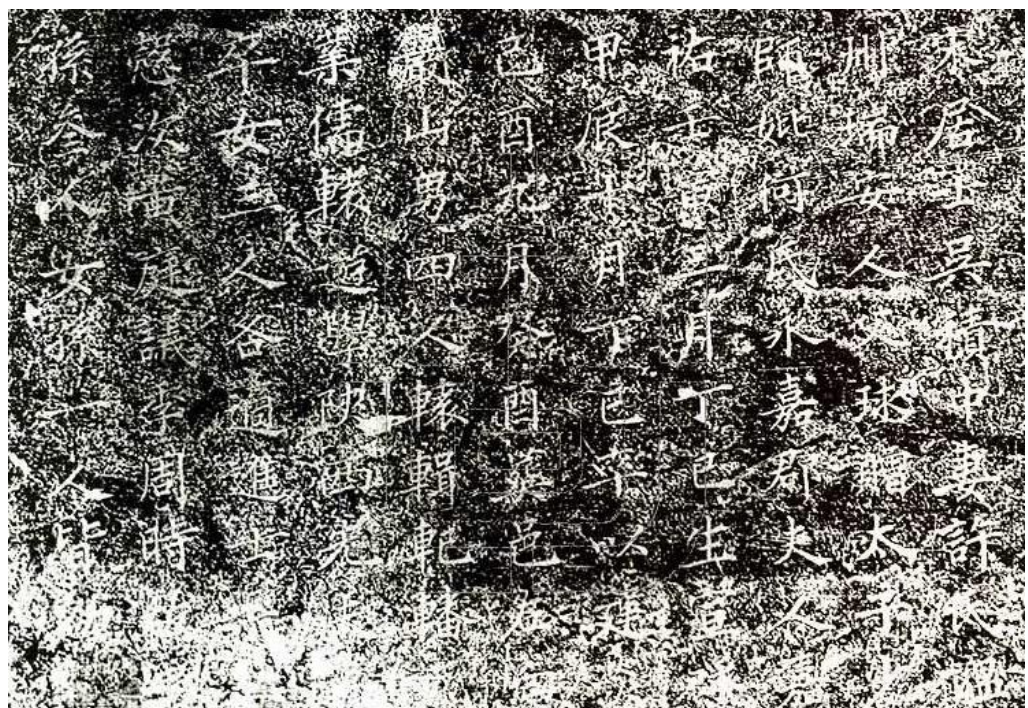


圖 1-18 南宋 吳積中妻許氏墓誌 (殘損) 1129 浙江溫州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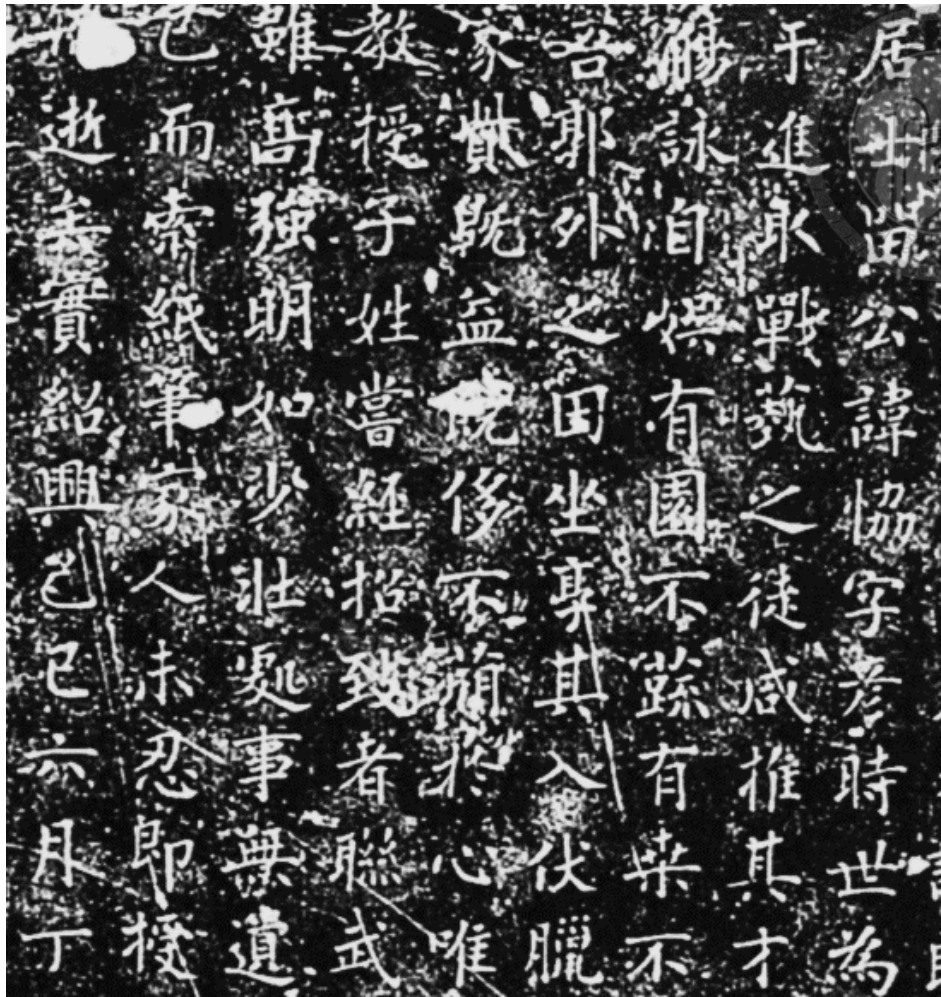


圖 1-19 南宋 沈端修書 留協墓誌銘 1151 浙江衢州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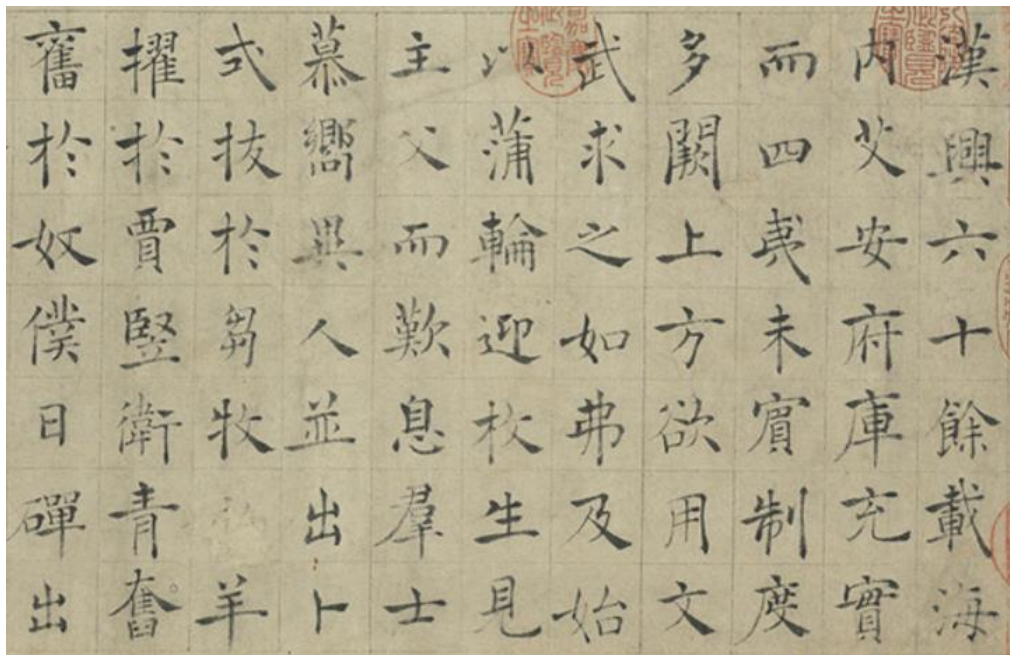


圖 1-20 傳 唐 褚遂良 倪寬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圖 1-21 南宋 韓彥直 韓世忠翠微亭題名 紹興十二年（1142） 原在杭州靈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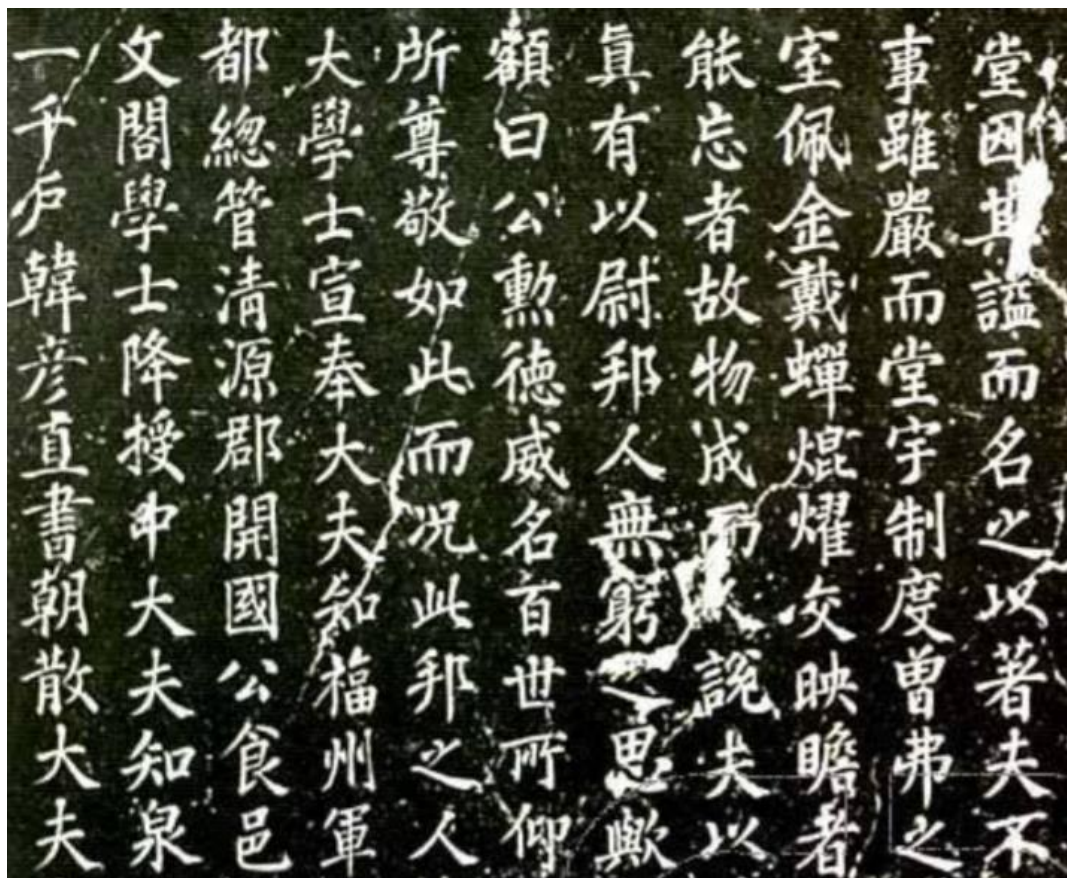


圖 1-22 南宋 韓彥直 韓忠獻公祠堂記 淳熙六年（1179） 福建晉江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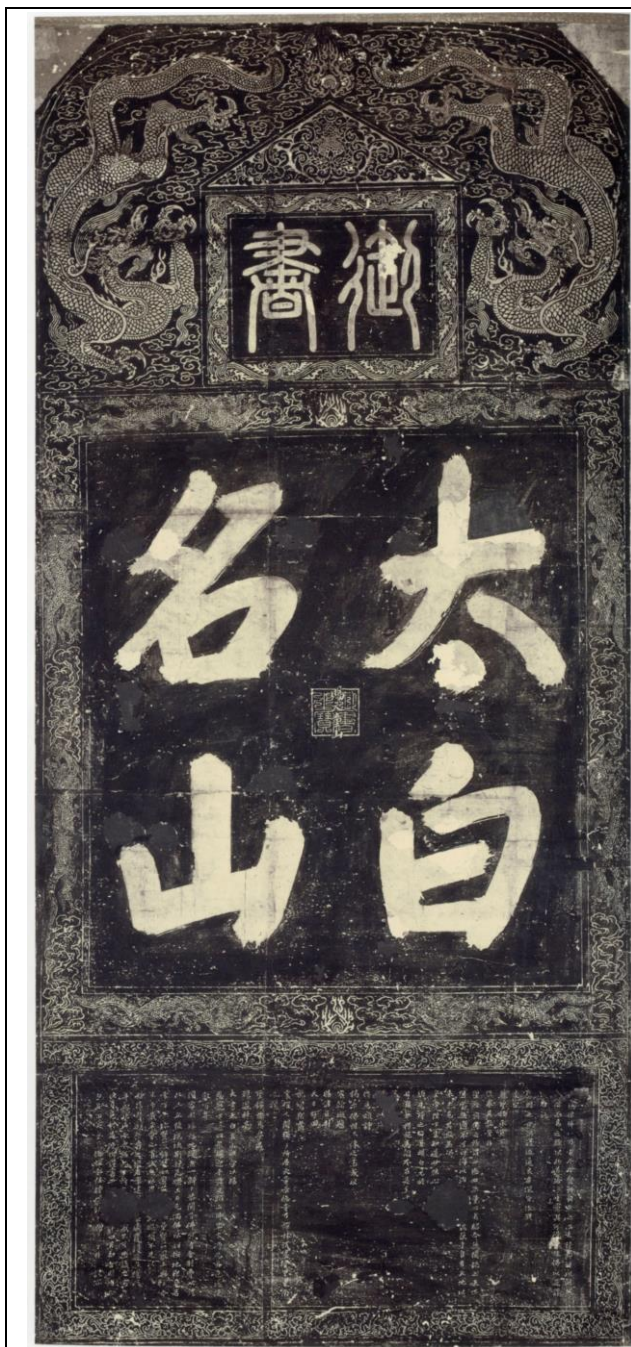


圖 1-23 南宋 孝宗 太白名山 1178 浙江寧波
宋拓本 東福寺寄存京都國立博物館



圖 1-24 南宋 孝宗 賜陳俊卿生日金器香茶并御
禮敕 1184 福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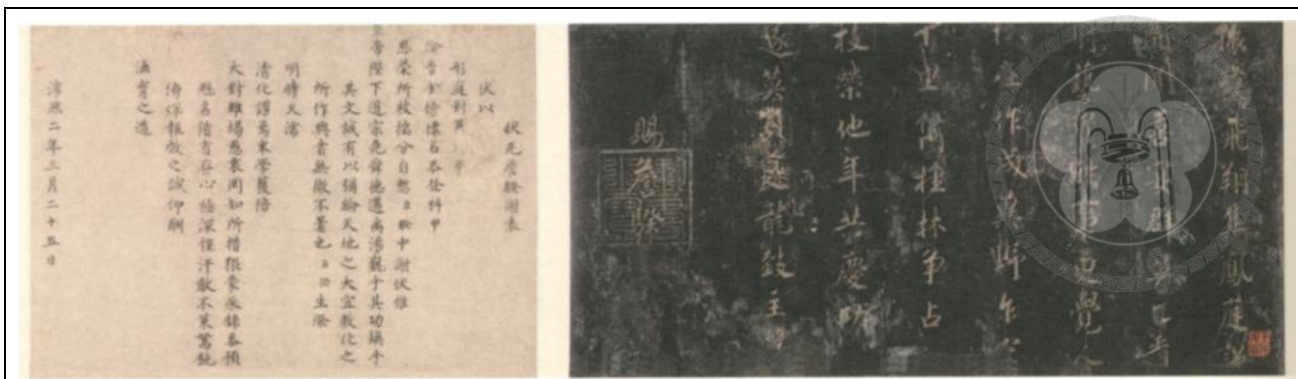


圖 1-25 南宋 孝宗 賜詹駉詩并詹駉謝表 卷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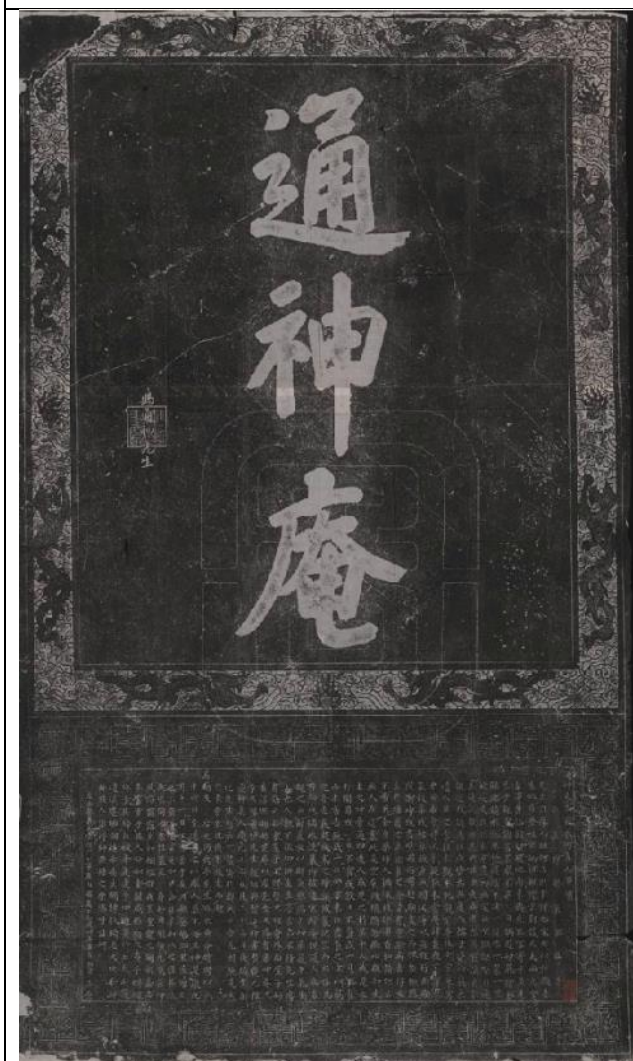


圖 1-26 南宋 孝宗 通神庵 1176 江蘇蘇州



圖 1-27 南宋 孝宗 石湖 1188 江蘇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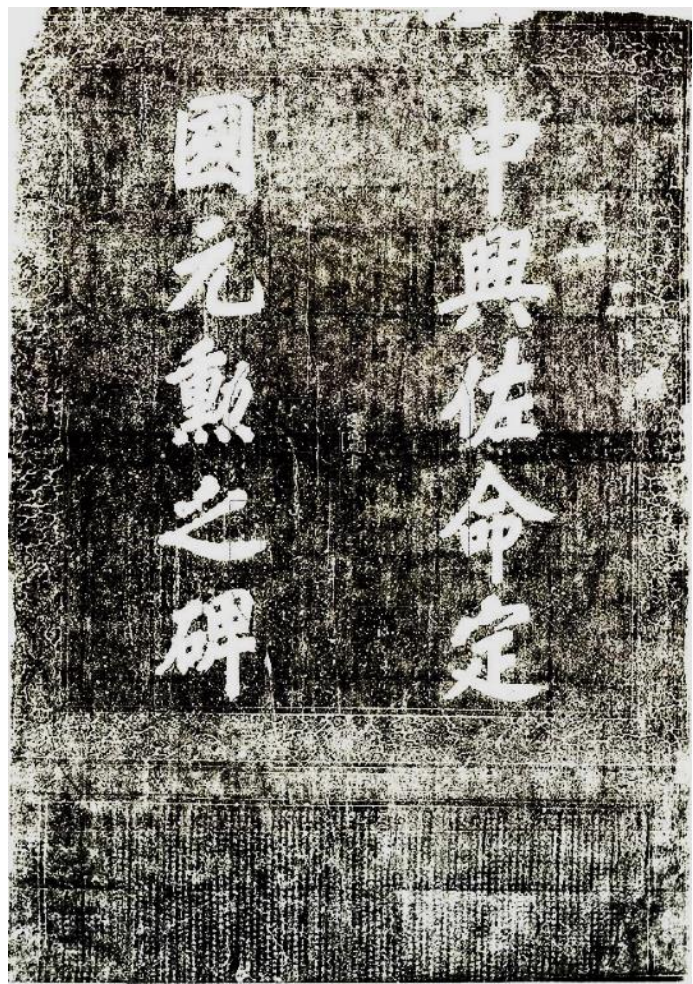


圖 1-28 南宋 孝宗 賜韓世忠神道碑額 1176 江蘇吳縣



圖 1-29 南宋 光宗 雲漢昭回之閣 1183 上海



圖 1-30 南宋 寧宗 賜吳挺神道碑額 1203 甘肅成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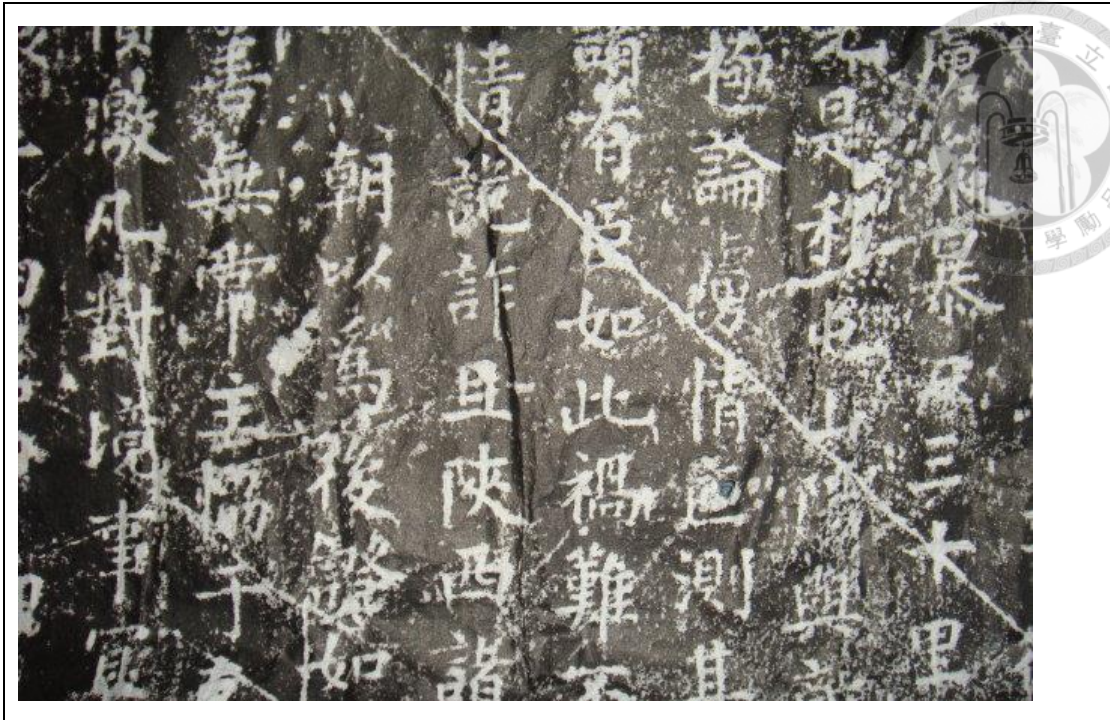


圖 1-31 南宋 周必大 韓世忠神道碑 1176 江蘇吳縣 局部



圖 1-32 南宋 周必大 跋西塞漁社
圖 1190 大都會博物館藏 局部



圖 1-34 南宋 陳宗召 吳挺神道碑 1203 甘肅
成縣 局部



圖 1-33 周必大與高宗字跡比較
上排為周必大，下排為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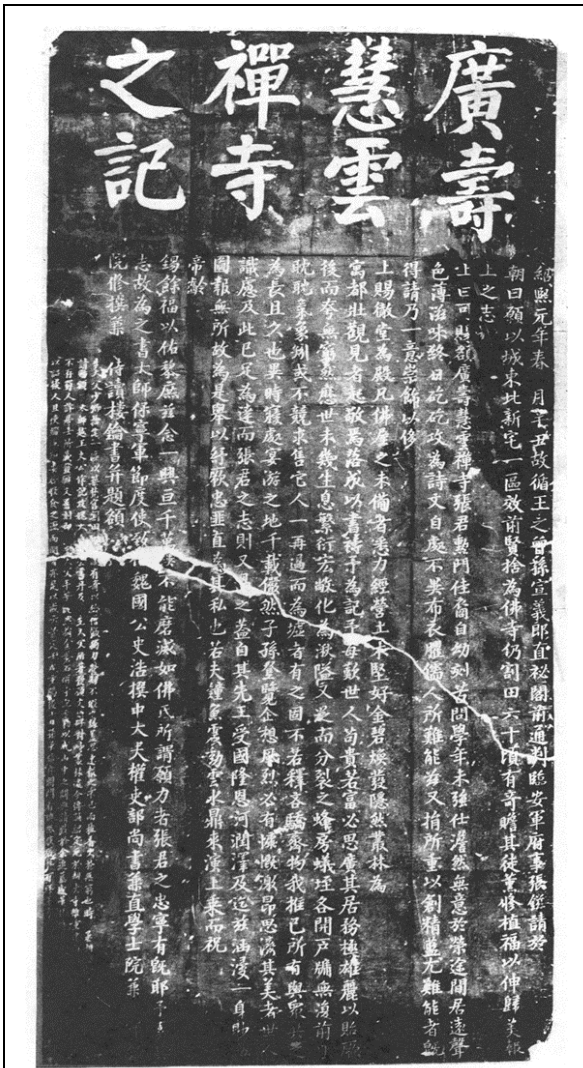


圖 1-35 南宋 樓鑰 廣壽慧雲禪寺記
1190 原刻；1262 重刻 浙江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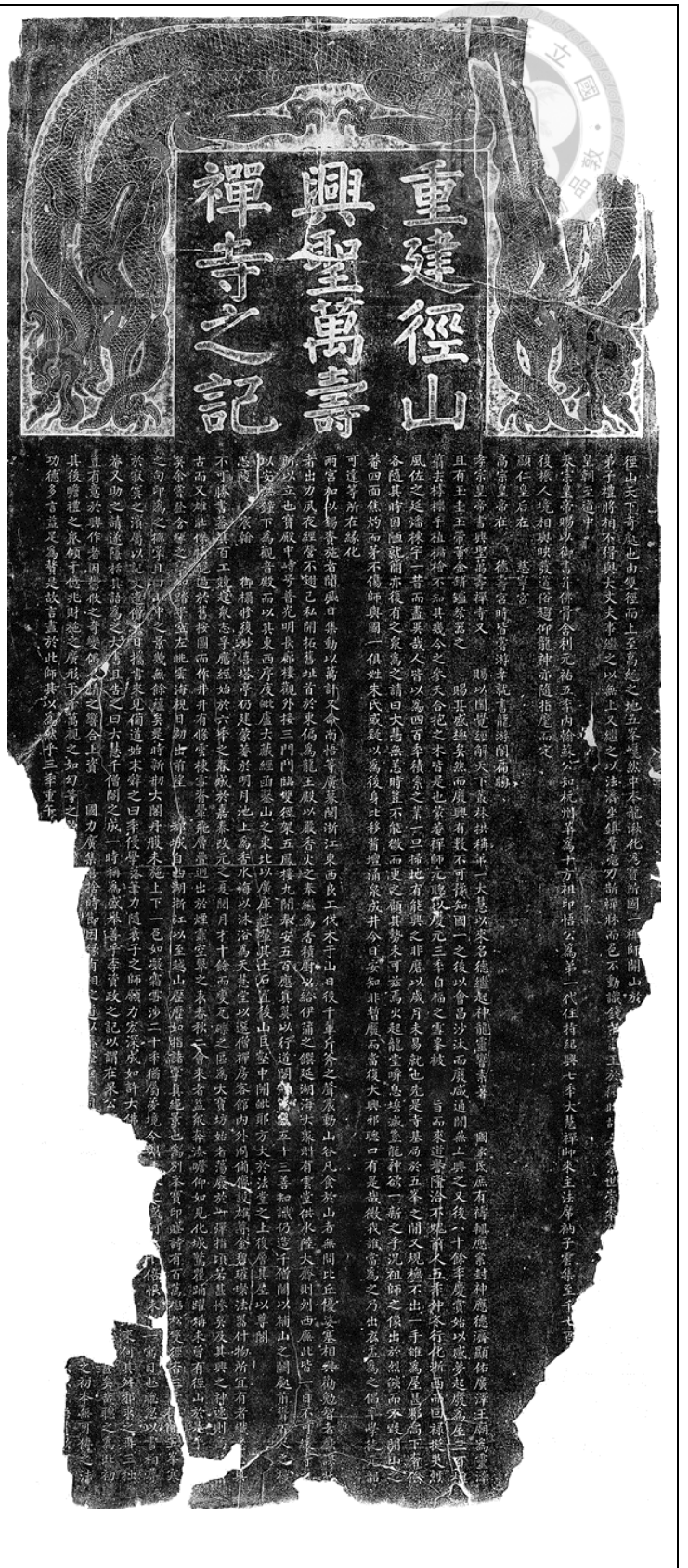


圖 1-36-a 南宋 樓鑰 重建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1203 浙江餘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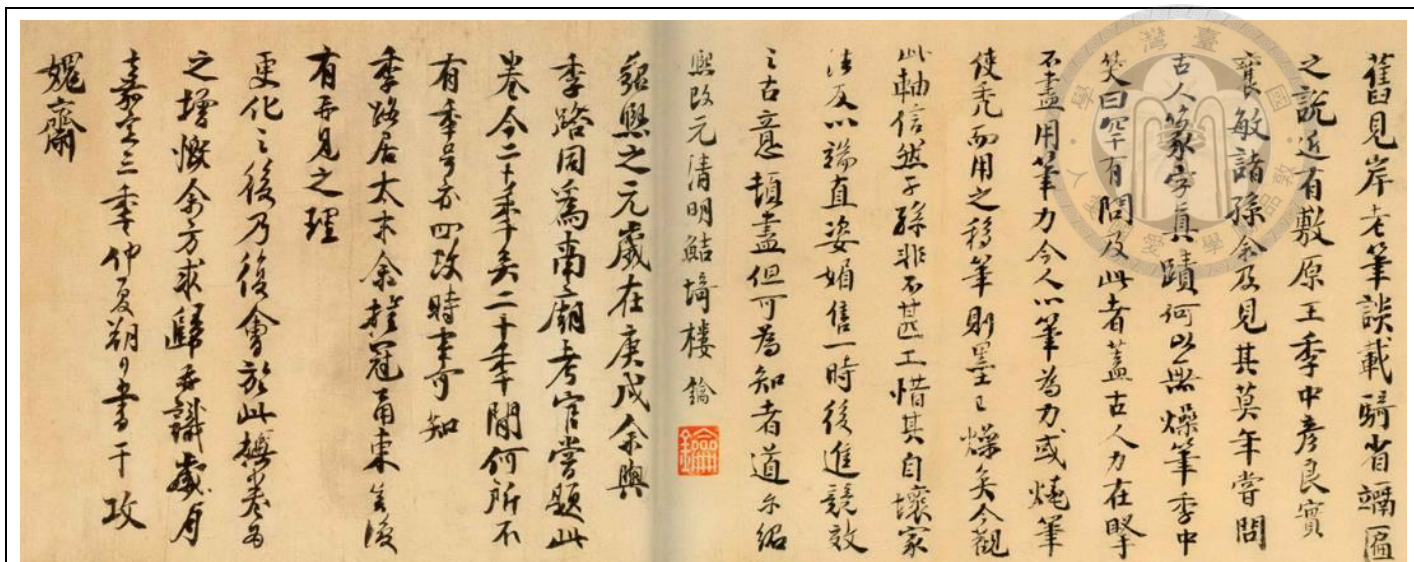


圖 1-37 南宋 樓鑰 題徐鉉篆書帖 紹熙改元（1190）、嘉定三年（1210）兩次題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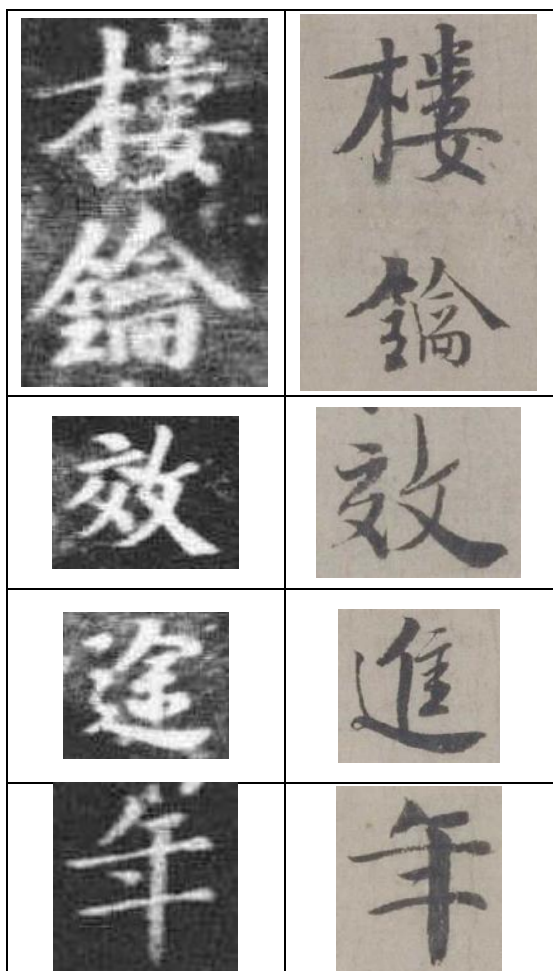


圖 1-38 廣壽慧雲禪寺記與題徐鉉篆書帖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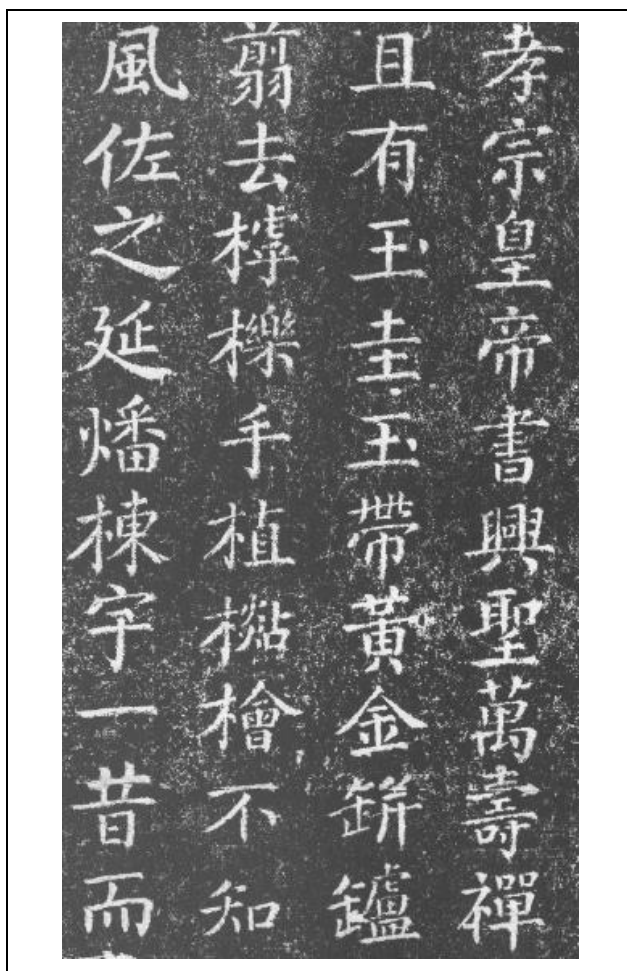


圖 1-35-b 南宋 樓鑰 重建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1203 浙江餘杭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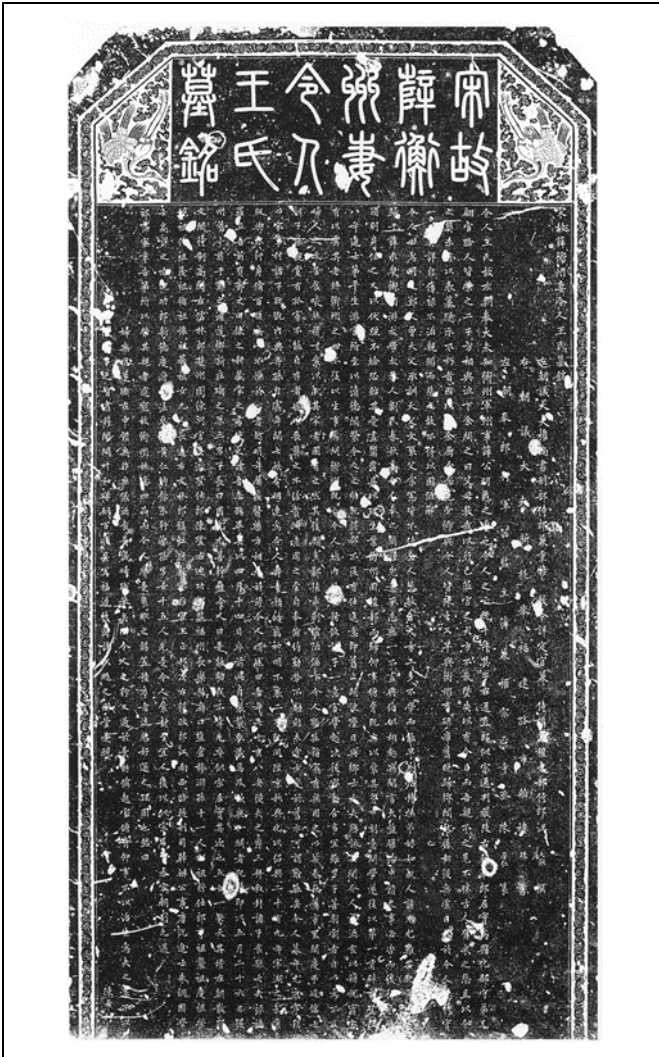


圖 1-39 南宋 樓璩 薛衡州妻令入王氏墓銘 1169
碑存浙江寧波東錢湖南宋石刻遺址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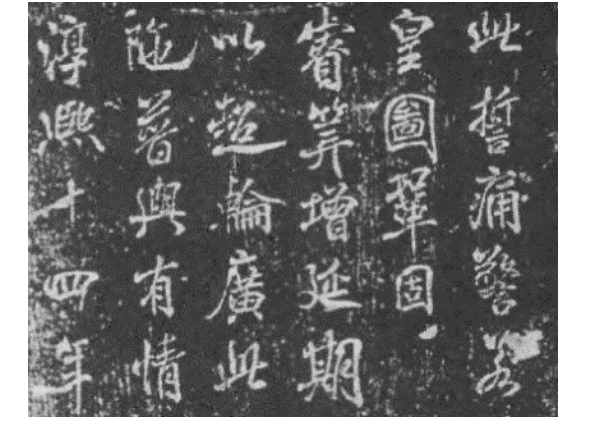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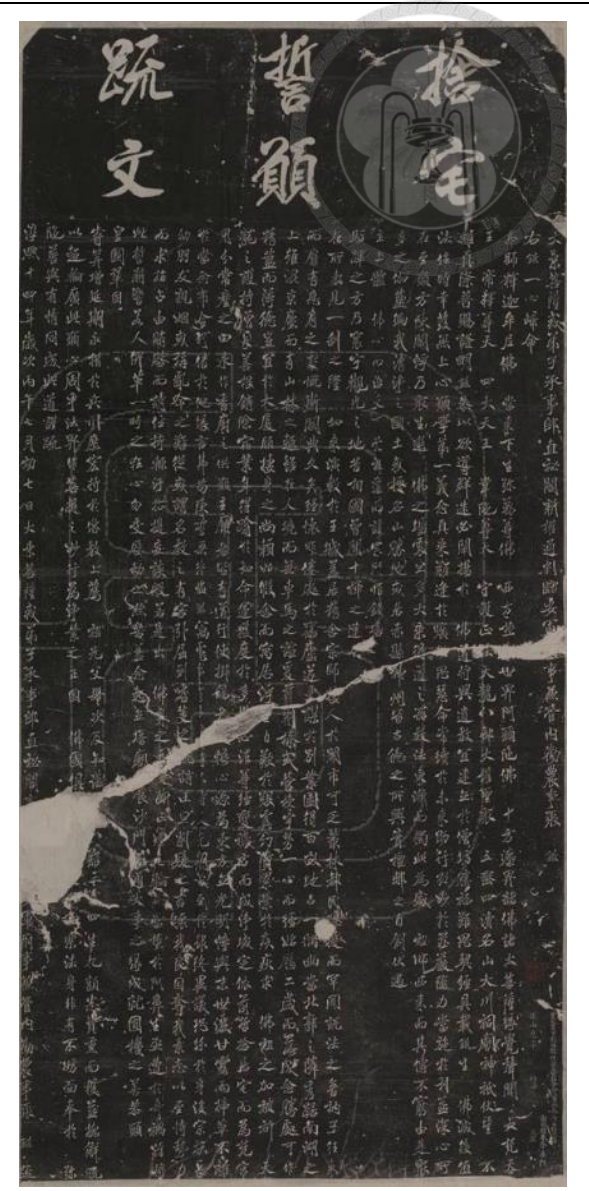


圖 1-40 南宋 張鉞 捨宅誓願疏文
1187 原刻；1262 重刻 浙江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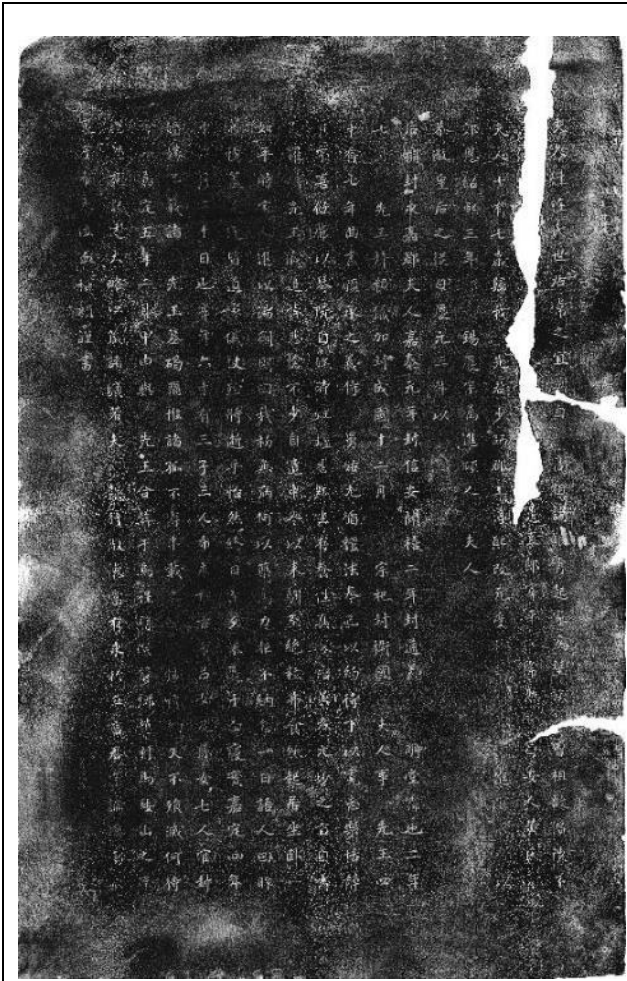


圖 1-41 南宋 趙希永 嘉定五年（1212）
莊氏墓誌 原石今藏湖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

圖 1-42 南宋 趙希卬 嘉定丁丑（1217）
趙與善壙誌 原石今藏湖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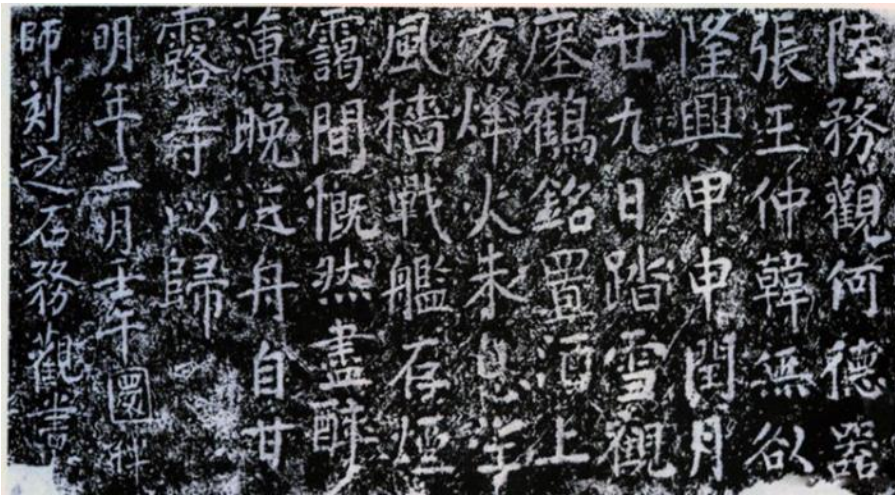


圖 1-43 南宋 陸游 焦山題名 1164、1165 江蘇鎮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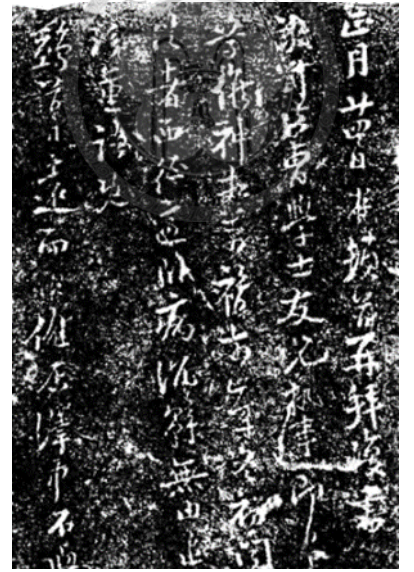


圖 1-44 南宋 杜思恭刻陸游手札 1197 廣西桂林 局部



圖 1-45 南宋 陸游 定林寺題名 1165 江蘇江寧



圖 1-46 南宋 陸游 重修智者廣福禪寺記 1203 浙江金華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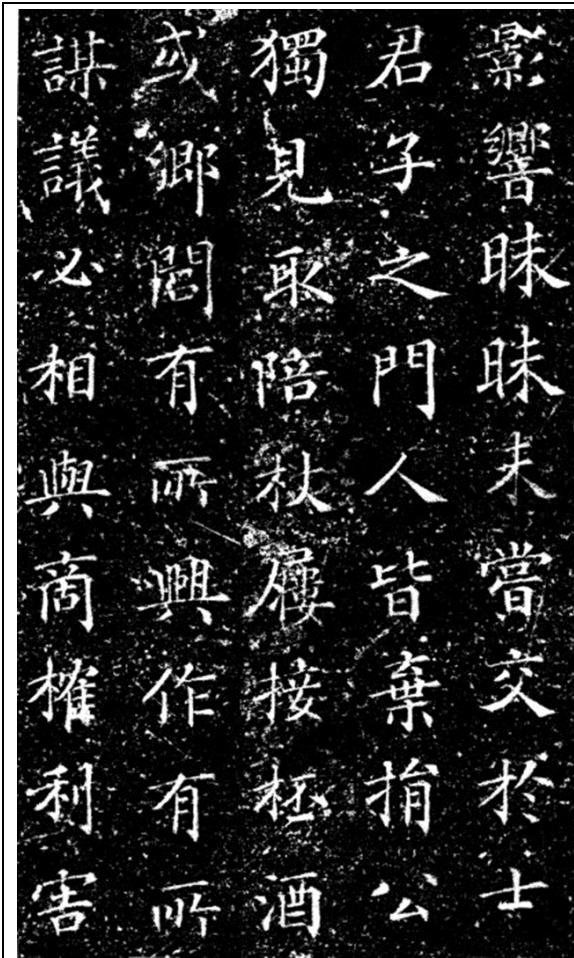


圖 1-47 南宋 王逯 王宰墓誌銘 1165
浙江慈溪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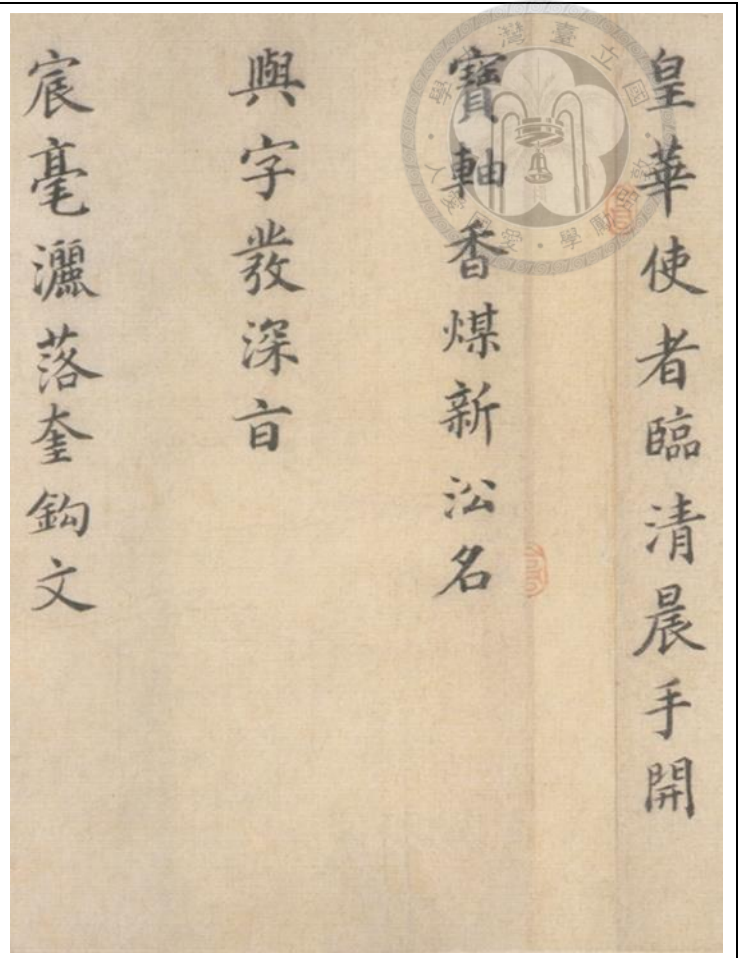


圖 1-48 北宋 蔡襄 謝賜御書詩并表 1053
書道博物館藏 局部



圖 1-49 南宋 王中立 王逯墓誌 1178
浙江餘姚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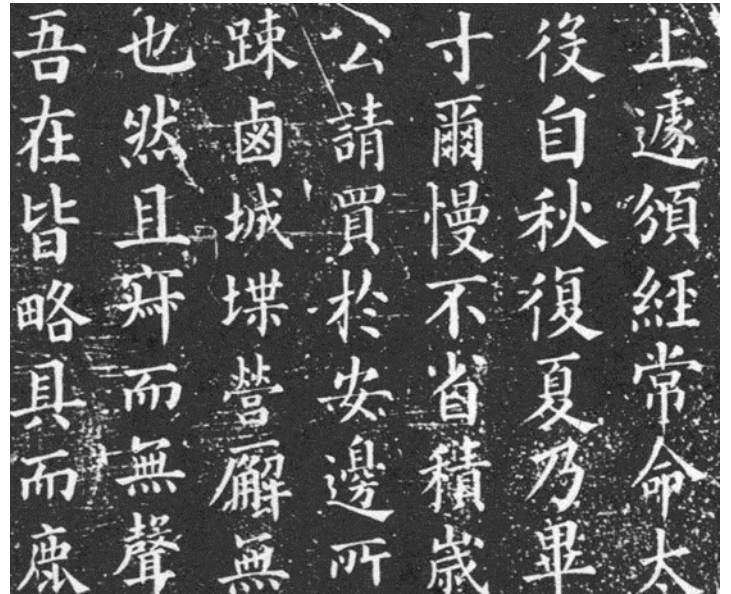


圖 1-50 南宋 曾繁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1215
浙江紹興 局部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系趾于淵釀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

圖 1-52 北宋 蔡襄 萬安橋記 1060 福建泉州

三高祠記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新作三高
上將軍姓范氏是為鸚鵡子皮晉
姓張氏是為江東步兵唐右補
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鸚鵡夷子
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
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
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
下同高之而邑人獨私
吾東家丘云爾見大

圖 1-51 南宋 范成大 三高祠記 1179 江蘇吳縣

人之意也消若著脚於絳闕
位置直與西塞溪山寫真
無此境也而河陽李次山一
從元真子游得從次山游之
山得見此漁社圖之矣次山
苦貧如窶士物莫能兩大豈

圖 1-54 南宋 洪邁 跋西塞漁社圖 1188 局部

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
息淵妙沈著顧章誕鍾繇
洋斂避矧唐歐虞褚薛輩
成翥鳳翔鸞震盪輝赫端
內蓋郡戴其書昔人謂萬
士宜如何報也安奉當在
夸雄它邦閣獨未克立而
向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
祕閣脩撰趙彥操至平易
道主第知承迎過使客趣

圖 1-53 南宋 洪邁 平江府學御書閣碑 1189 江蘇吳縣 局部



圖 1-55 南宋 朱熹 劉子羽神道碑 1179
福建建甌 局部



圖 1-56 南宋 朱熹 崇安縣學田記 1184
福建建寧 局部



圖 1-57 南宋 朱熹等謁鼓山題名 1187 福建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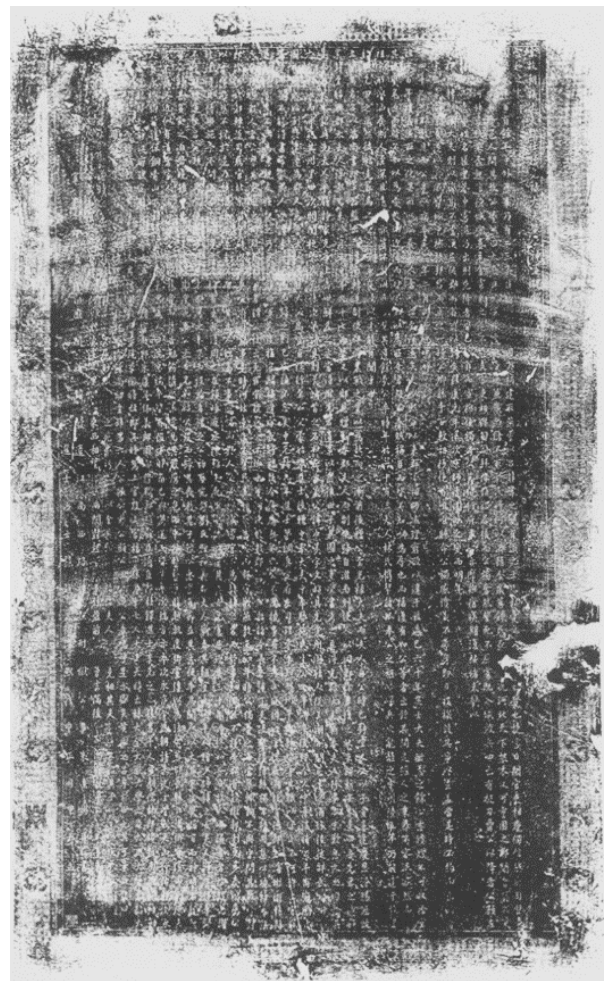


圖 1-58 南宋 朱熹 黃中美神道碑 1188 福建邵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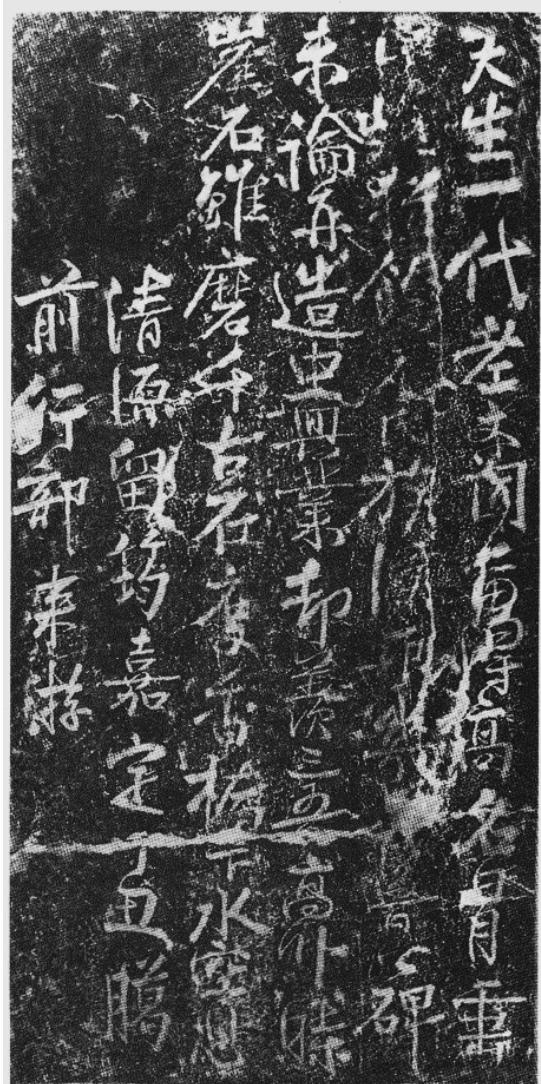


圖 1-60 南宋 留筠 題詩 1217 湖南沅溪



圖 1-59 南宋 留元圭 留筠等題名 1218 湖南衡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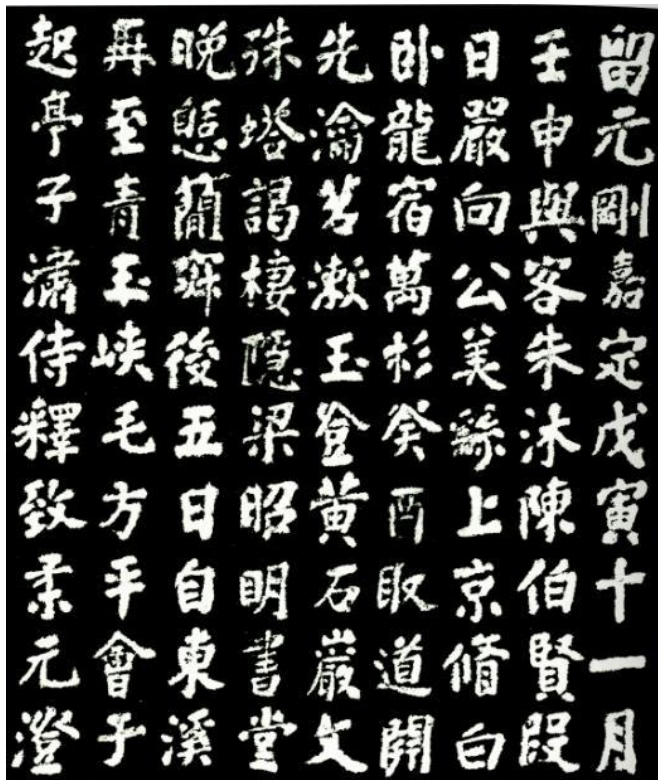


圖 1-62 南宋 留元剛 谷簾泉題記 1218 江西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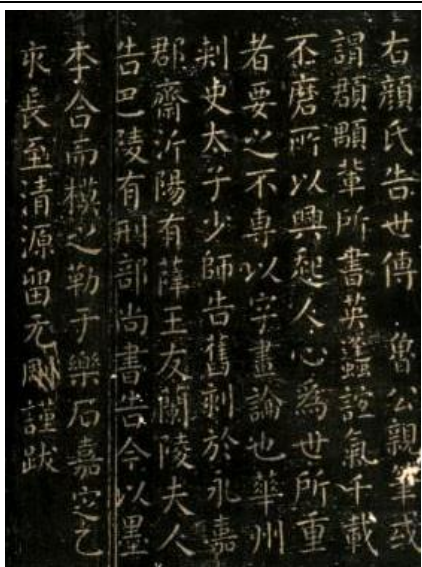


圖 1-61 南宋 留元剛 刻顏氏告跋 忠義堂帖 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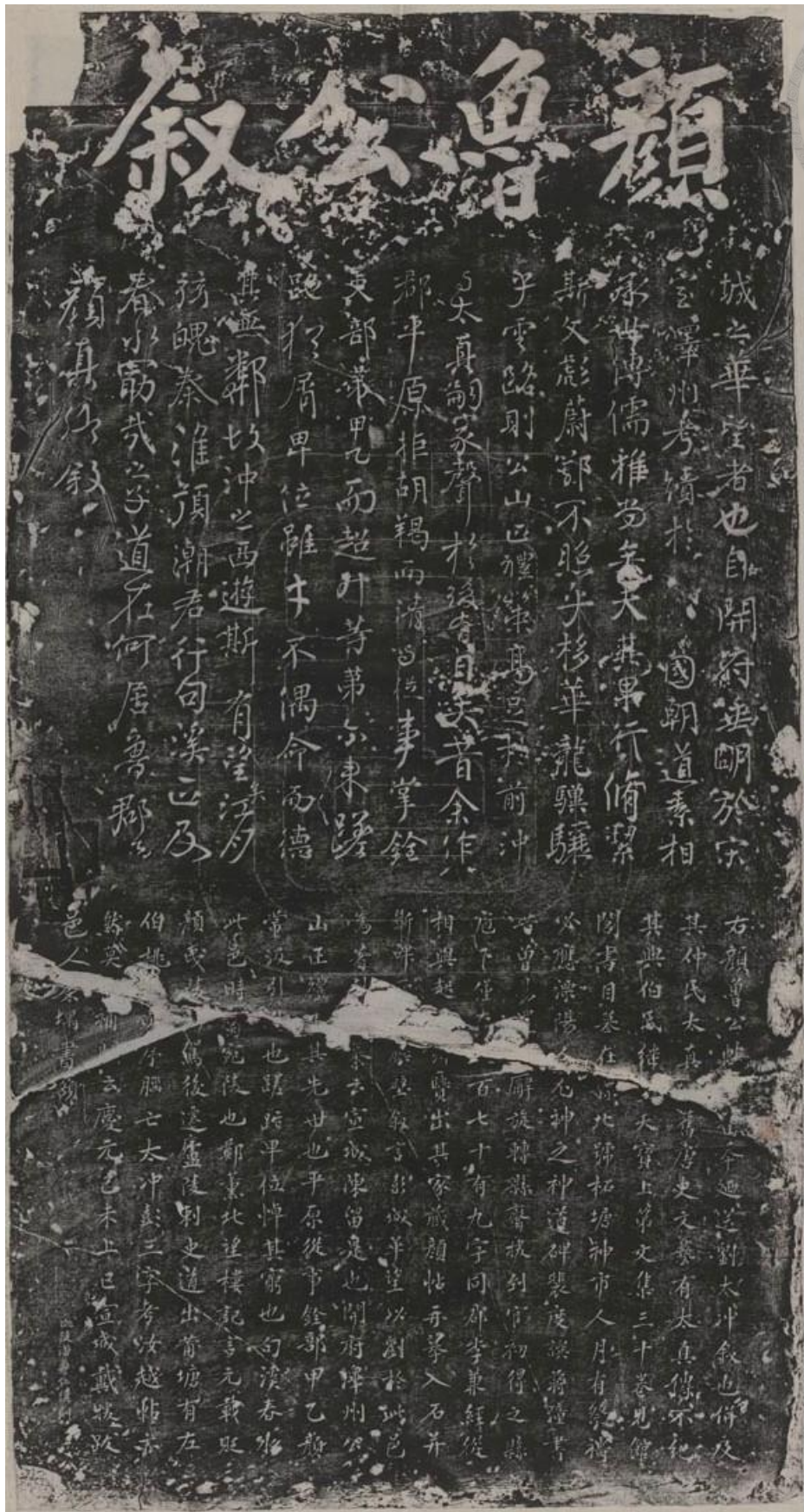


圖 1-63
南宋 戴授
跋、秦堦題顏
顏真卿送劉太
沖敘 1199
江蘇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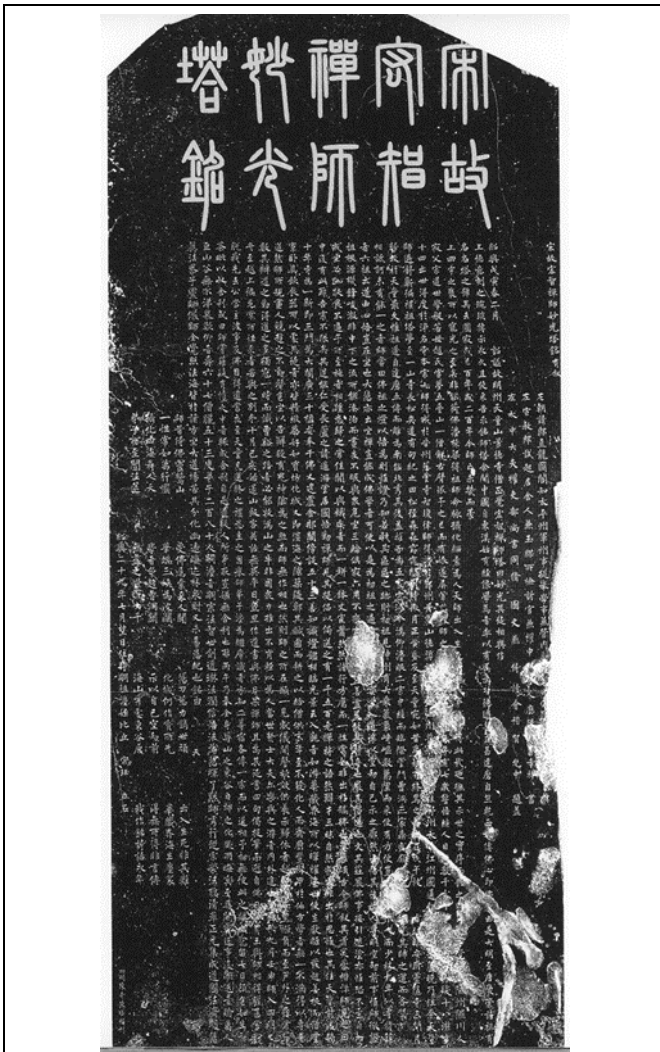


圖 1-64 南宋 張孝祥 宏智禪師妙光塔銘 1159
碑存浙江寧波天童寺



圖 1-65 南宋 何澹 應星樓記 1207 浙江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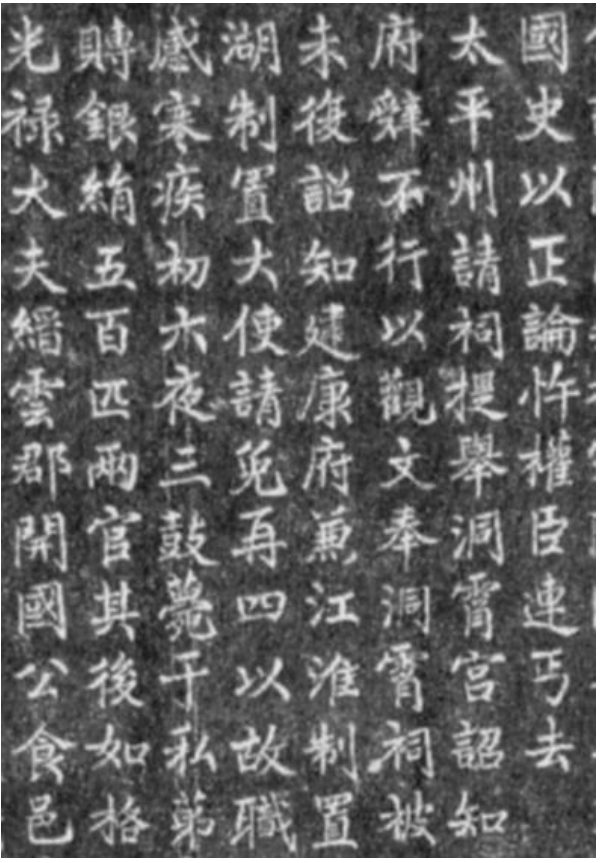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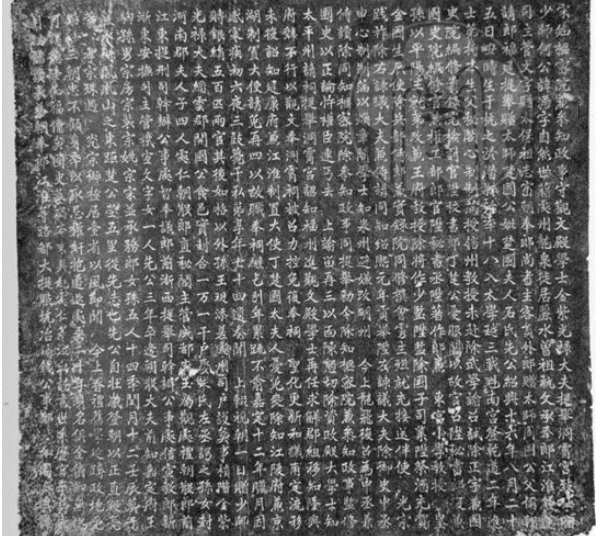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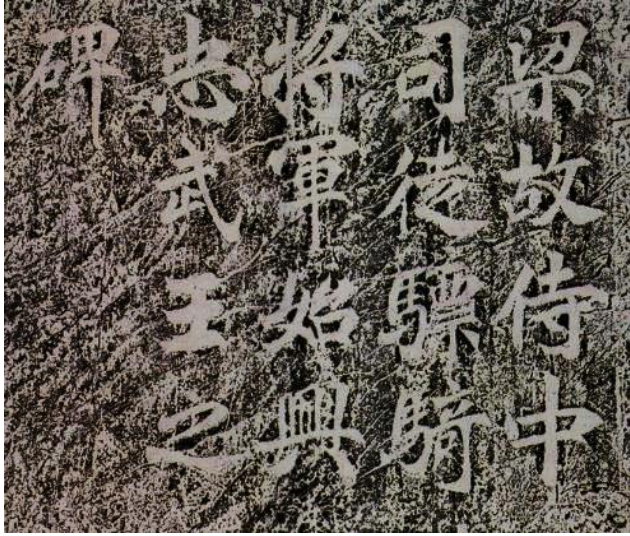


圖 1-66 南朝 梁 貝義淵 蕭愔碑 518 南京
上圖為碑額；下圖為碑身局部

圖 1-67 南宋 何澹壙誌 1221 浙江麗水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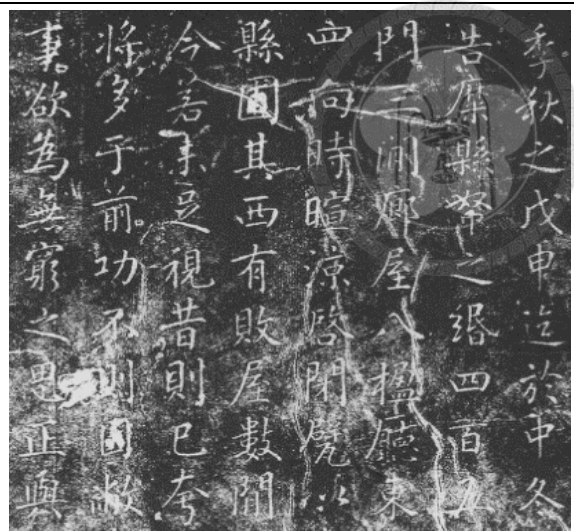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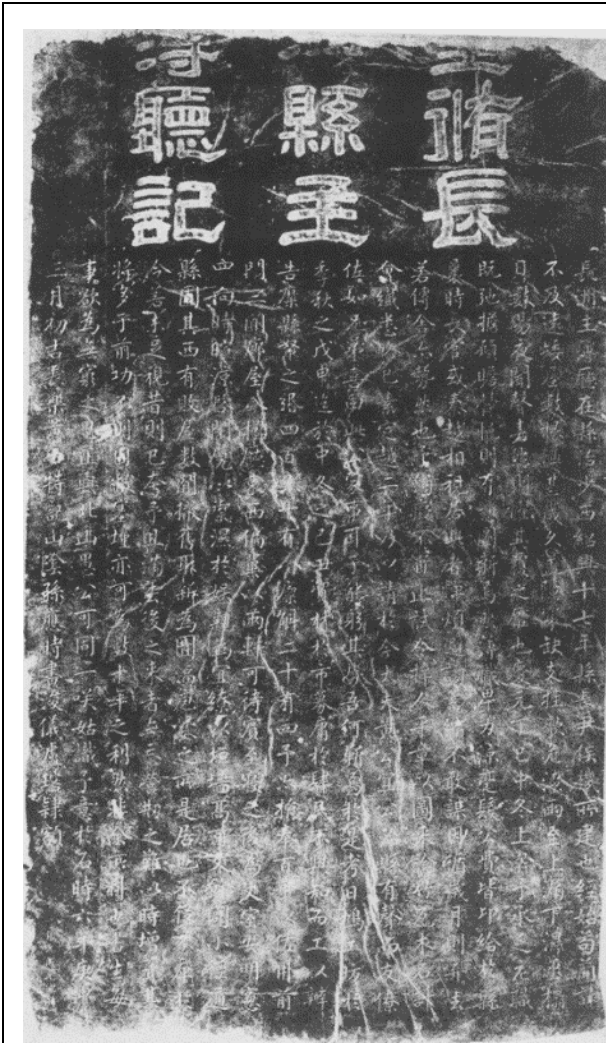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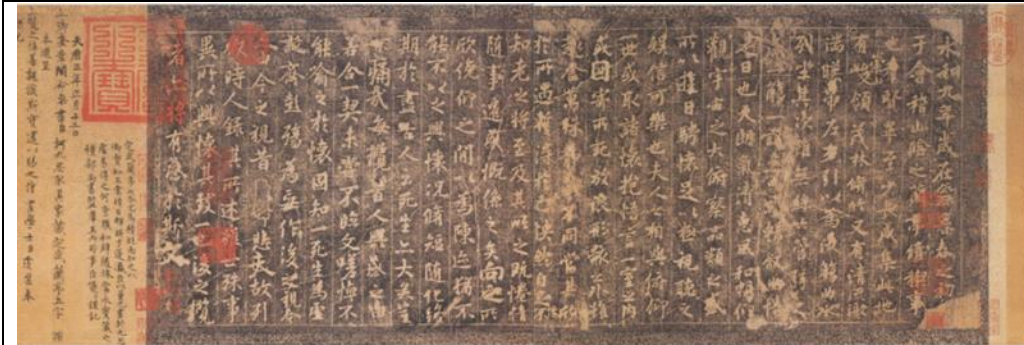


圖 1-68 南宋 孫應時 重脩長洲縣主簿廳記
1200 江蘇長洲



↑
宋拓定武蘭亭
真本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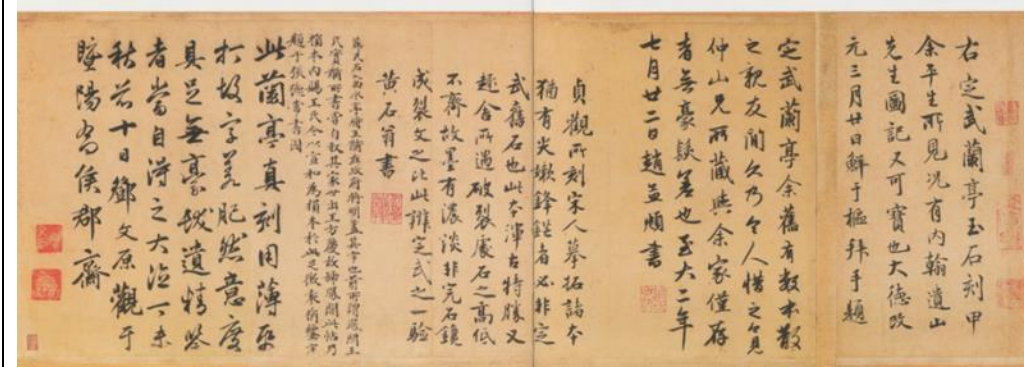


圖 1-69 宋拓定武蘭亭真本
後接鮮于樞、趙孟頫、黃石翁、鄧文原等
元人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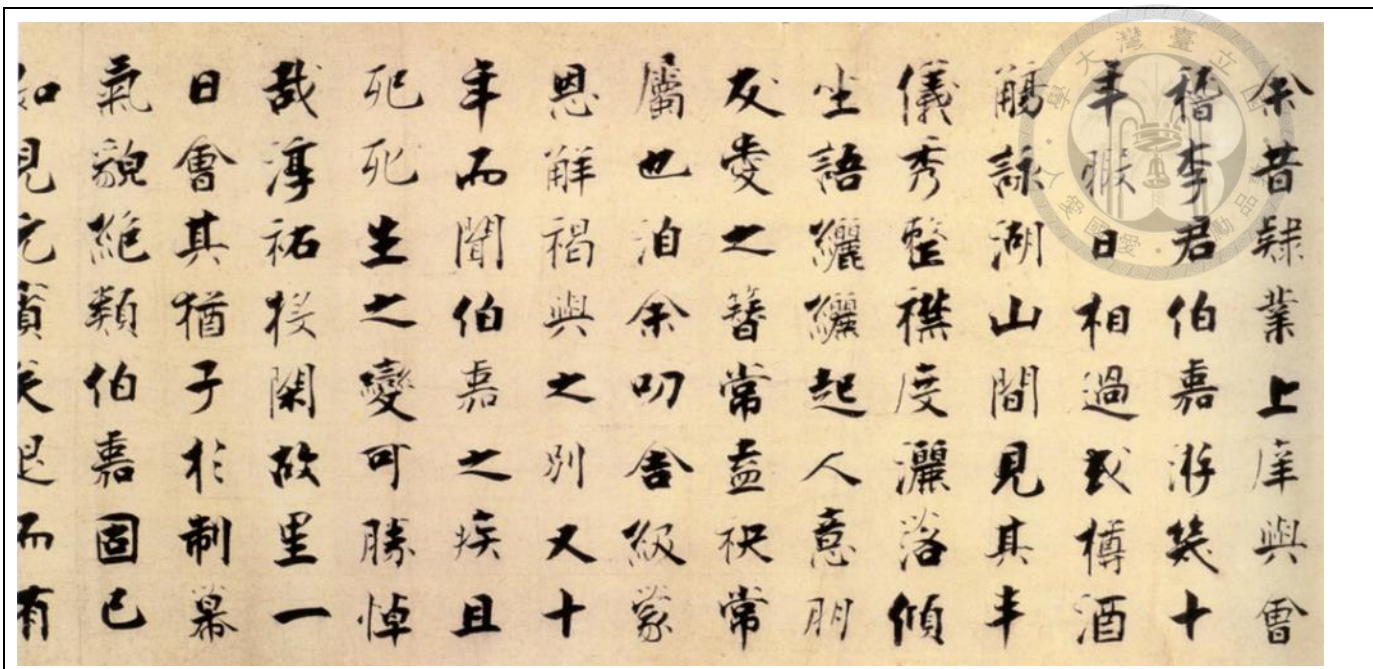


圖 1-70 南宋 張即之 李衍墓誌銘 1245 藤井有鄰館藏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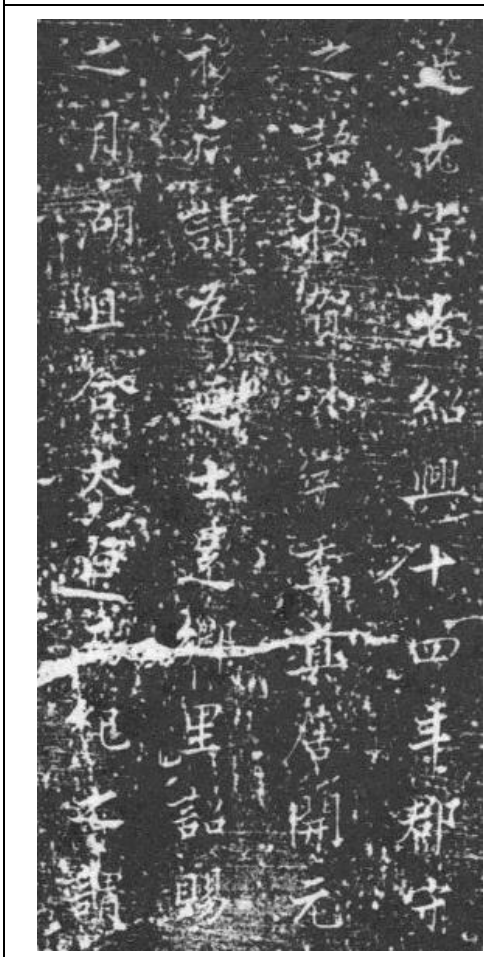


圖 1-71 南宋 張即之 逸老堂記 1259 浙江寧波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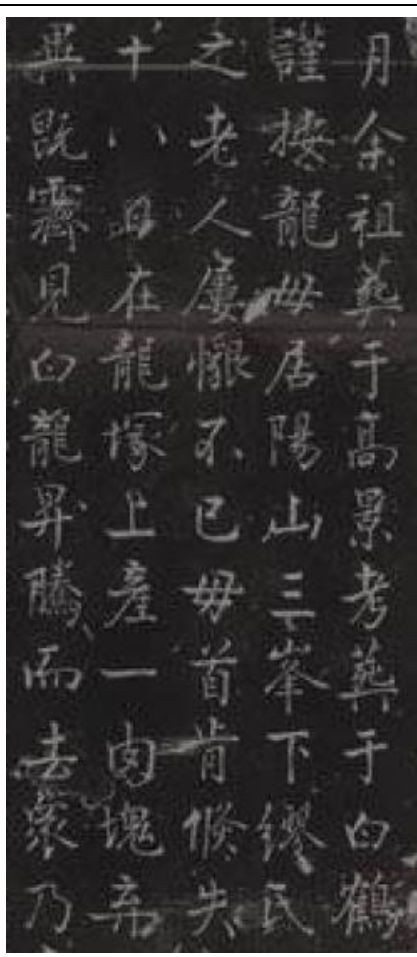


圖 1-72 南宋 王炎 白龍母廟記 1253 江蘇蘇州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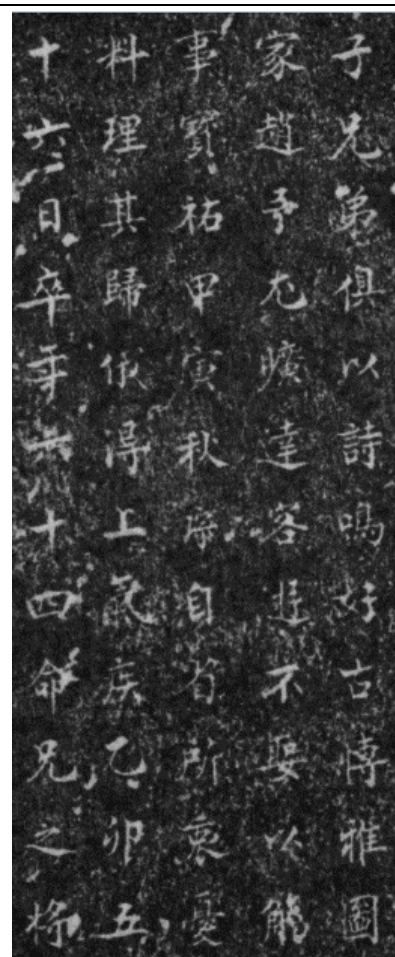


圖 1-73 南宋 王琮 陳之常壙誌 1256 浙江麗水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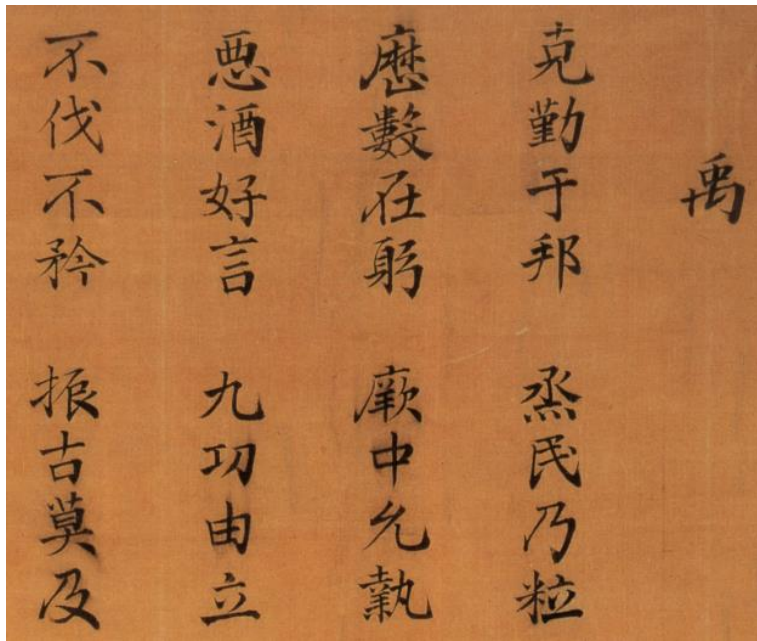


圖 1-74-a
 南宋 理宗
 題馬麟畫
 夏禹立像贊
 c.1241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圖 1-75
 南宋
 李熙壙誌
 1237
 浙江德清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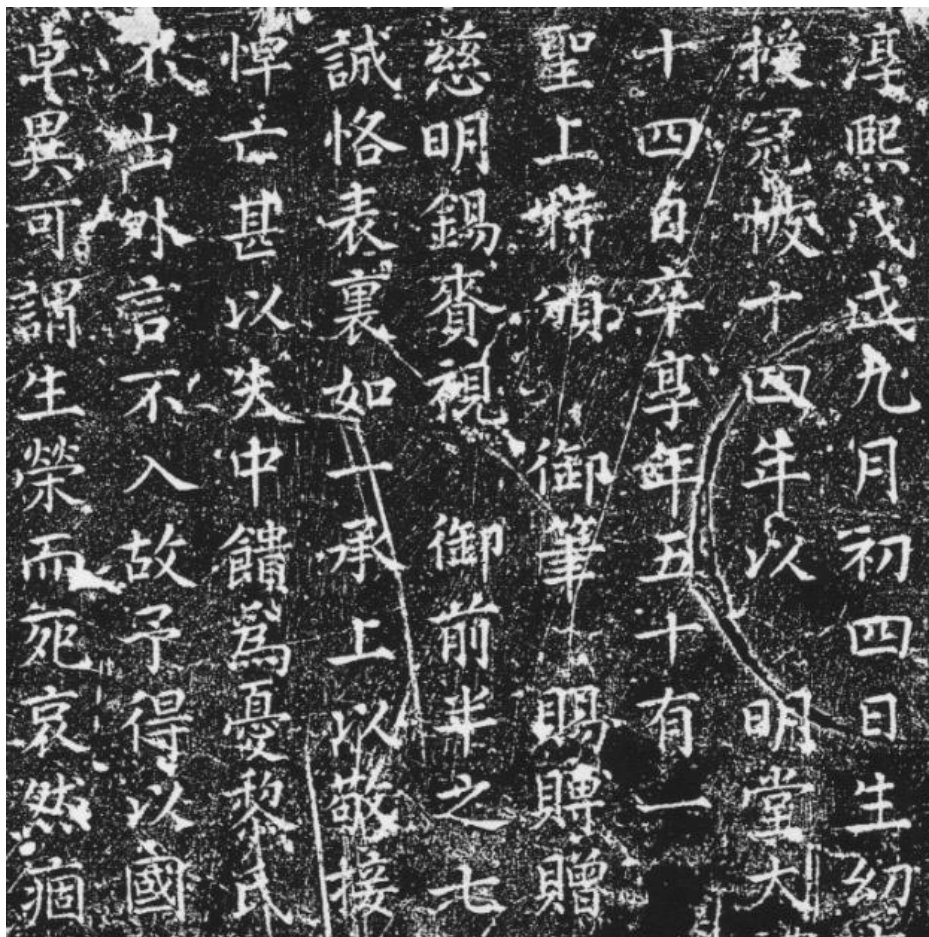


圖 1-76 南宋 史彌遠記 黎妙冲壙記 1228 浙江寧波 局部



圖 1-77 南宋 理宗 府學 1253 浙江紹興



圖 1-74-b

南宋 理宗

道統十三贊 c.124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朕獲承
祖
宗右文之緒祇通
燕謀日奉
慈極萬幾餘間博求載籍
推述道統之傳自伏羲迄
于孟子凡達而在上其道
行窮而在下其教明採其
大指各為之贊雖未能採
蹟精微姑以寓尊其所聞
之意云爾



圖 1-78 南宋 理宗 道統贊刻石 c.1241 杭州孔廟



圖 1-79 南宋 陸德輿、趙與鷹、趙與峕題名 淳祐戊申（1248） 杭州靈隱山龍泓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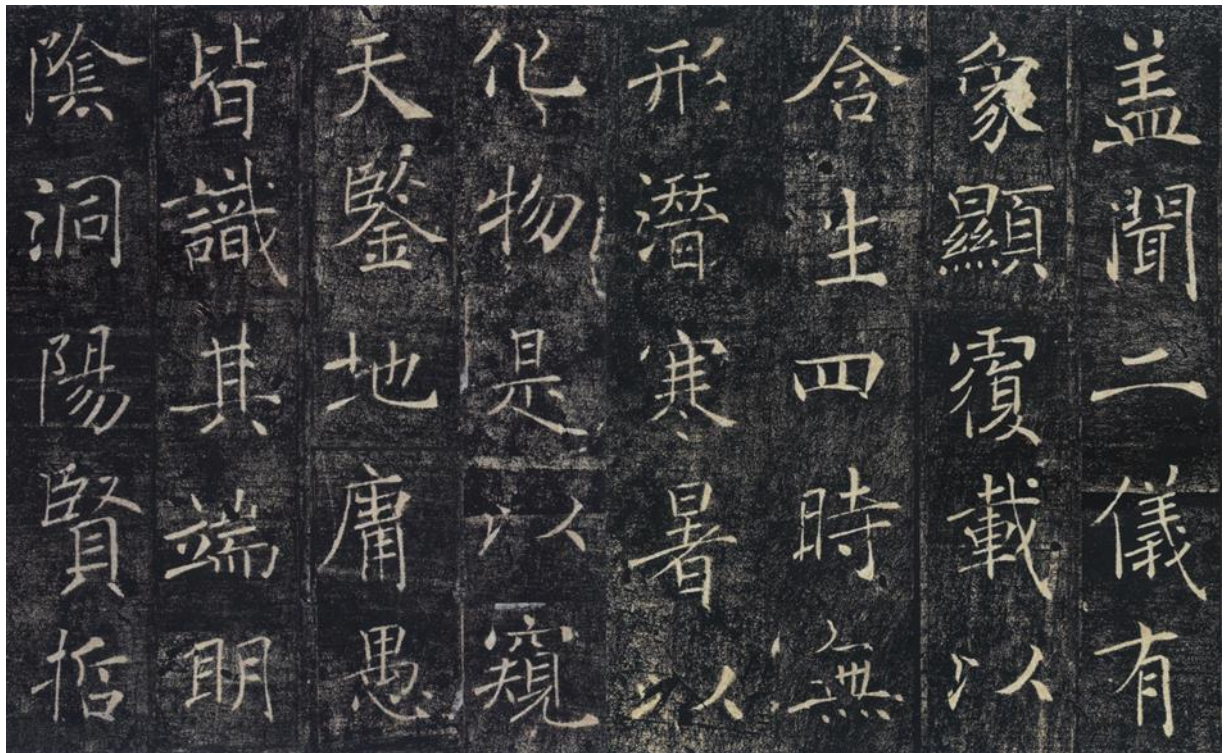


圖 1-80 唐 褚遂良 雁塔聖教序 永徽四年（653） 陝西西安 局部



圖 1-81 南宋 周髀算經 嘉定六年（1213） 鮑澣汀州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故燕王九世孫南嶽君
 未歸而孤剖肝瘡母一
 三宜書勇義急難親親
 其心五宜善於己也輕
 得矣推官拜而退初先
 庶羊腸九折慨先志莫
 居專意教子卒食其實
 孫及得浮氣病人以為
 無病而死前一夕訪別
 平普通快故死亦無滯
 故脩武郎宣州兵馬都
 四明人積世樂善宜其

圖 1-82 南宋 趙希谷墓誌 1231 浙江寧波 局部



國家自慶曆詔州縣立學而學以祀... 嘉慶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始勾龍莫不庭鳥壇島祀之縣雖一實也... 嘉慶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設金碧稍漫漶即十百... 嘉慶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吾方治賦聽訟姑舍是... 嘉慶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學未五十年大成殿寢... 嘉慶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覽將召匠以幾幕行史... 嘉慶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五旬殿宇顯敬廟貌崇... 嘉慶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昭相其芳為二千一百... 嘉慶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但邁風雨漂搖今茲邑
 設金碧稍漫漶即十百
 吾方治賦聽訟姑舍是
 學未五十年大成殿寢
 覽將召匠以幾幕行史
 五旬殿宇顯敬廟貌崇
 昭相其芳為二千一百

圖 1-83 南宋 趙崇燾 嘉定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1266 上海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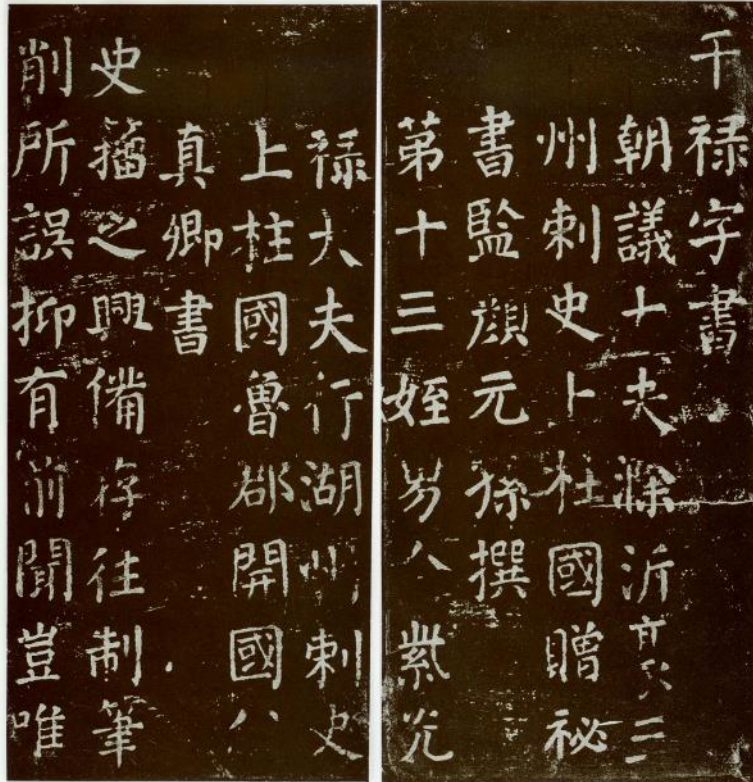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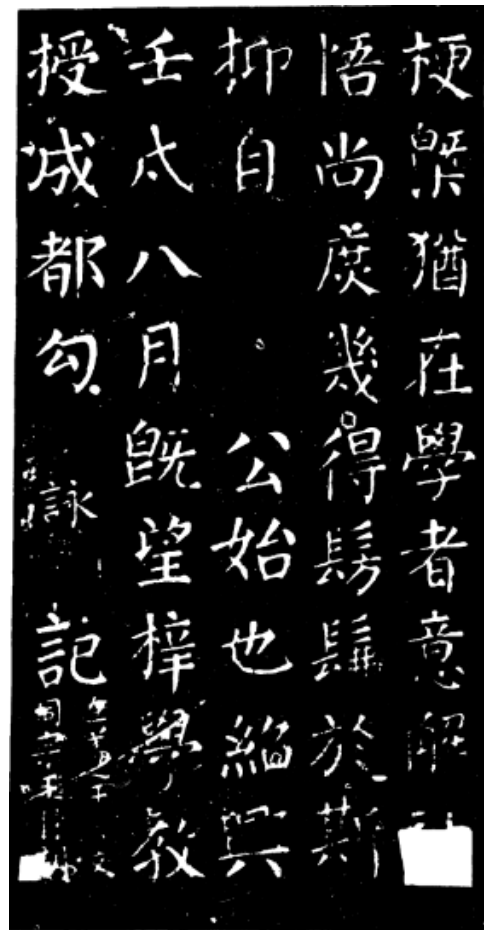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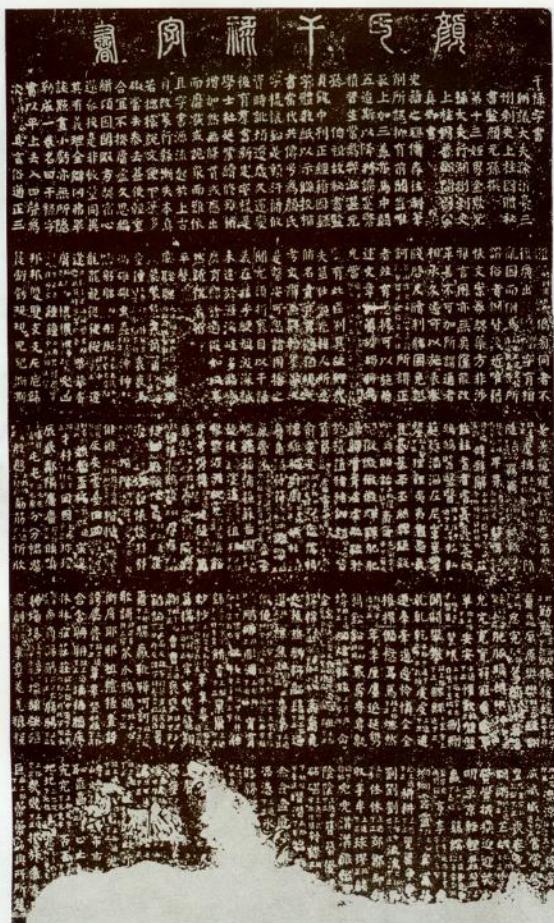


圖 1- 86 唐 顏真卿 干祿字書 大曆九年（774）原刻於湖州 紹興壬戌（1142）四川三臺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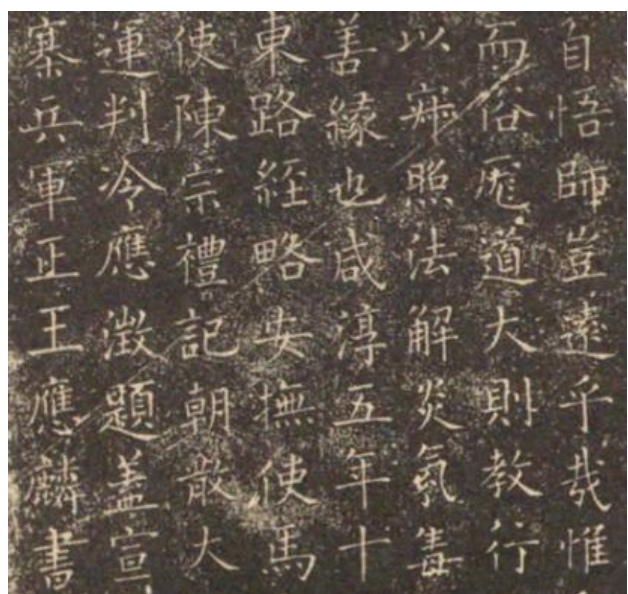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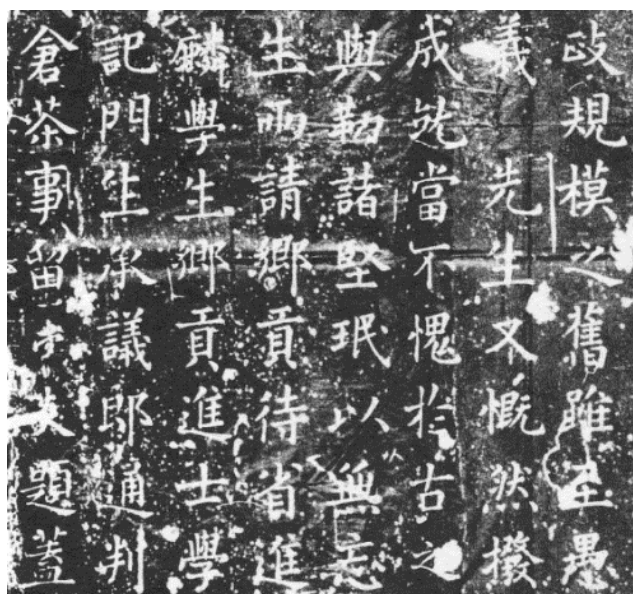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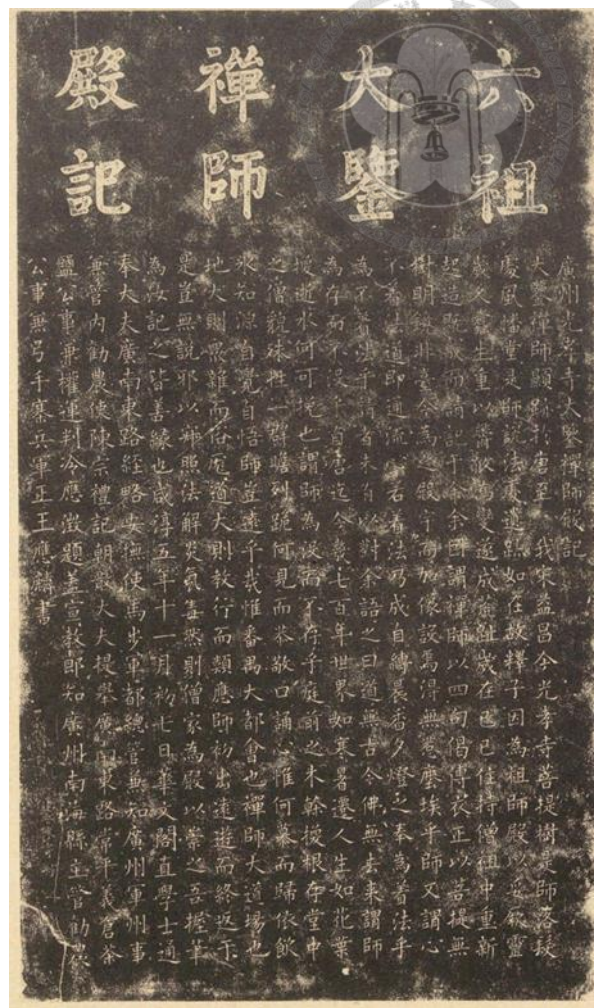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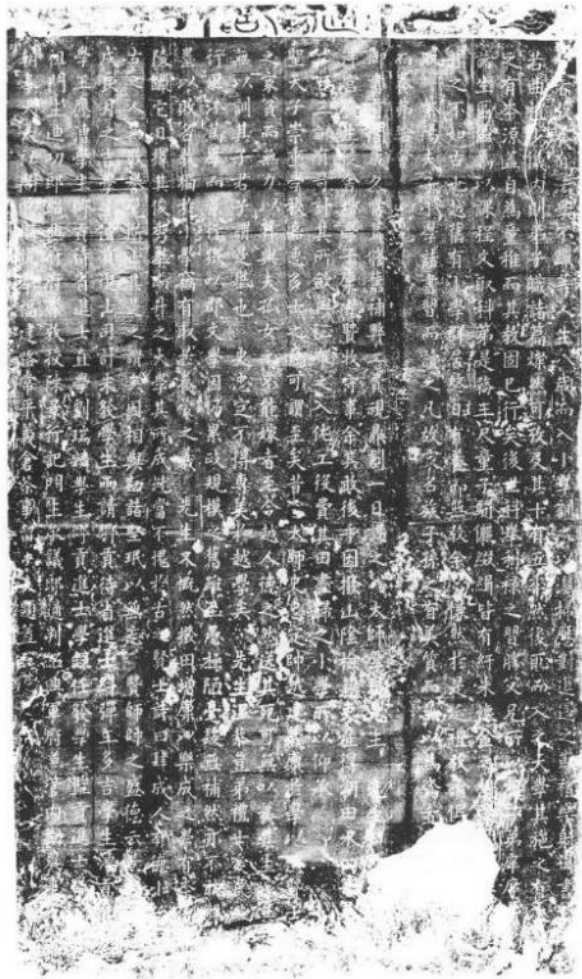


圖 1-87 南宋 佚名書 紹興府建小學田記
景定三年（1262） 浙江紹興

圖 1-88 南宋 王應麟 光孝寺六祖大鑒禪師殿記
咸淳五年（1269） 廣東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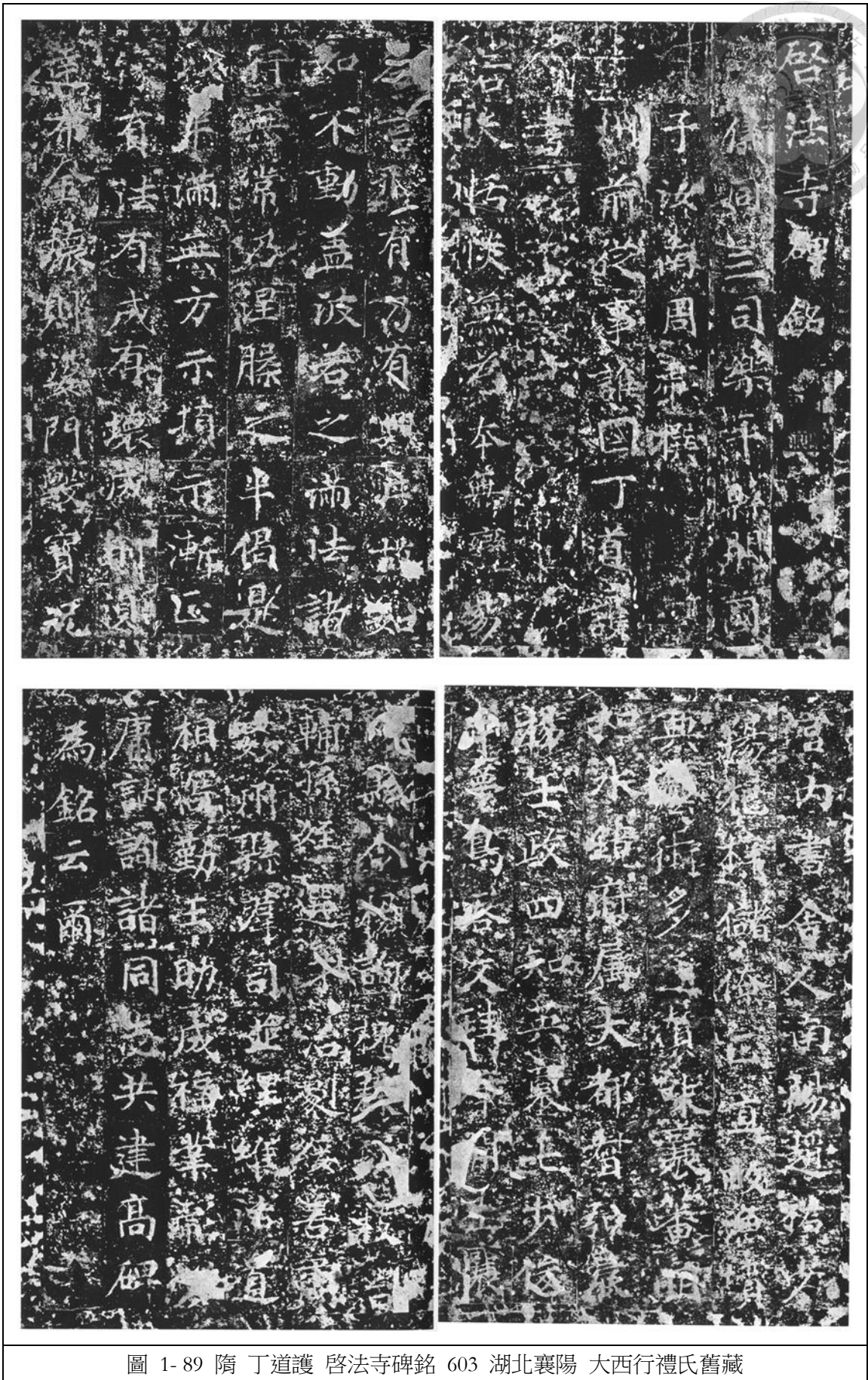


圖 1-89 隋 丁道護 啓法寺碑銘 603 湖北襄陽 大西行禮氏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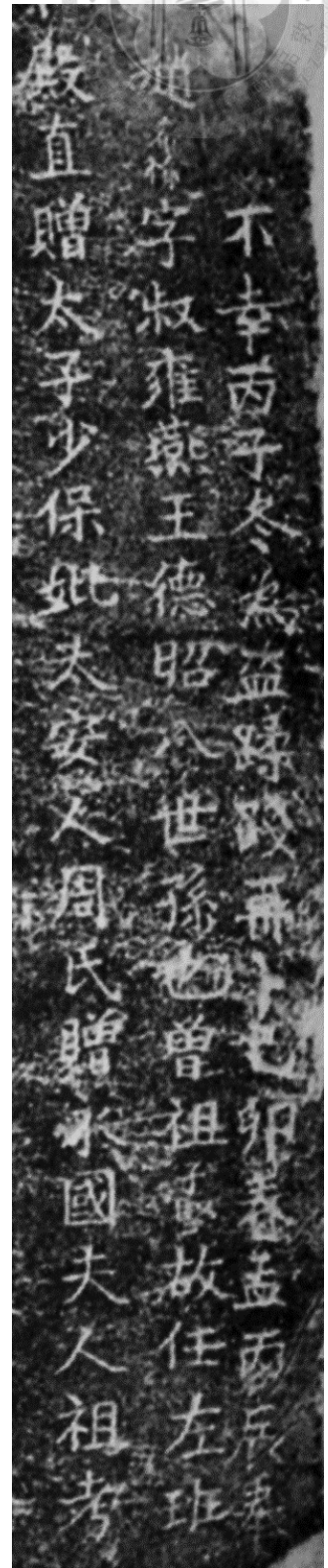


圖 2-1 南宋 趙希愉墓誌 開禧八年（1215）下葬、己卯年（1279）重葬 浙江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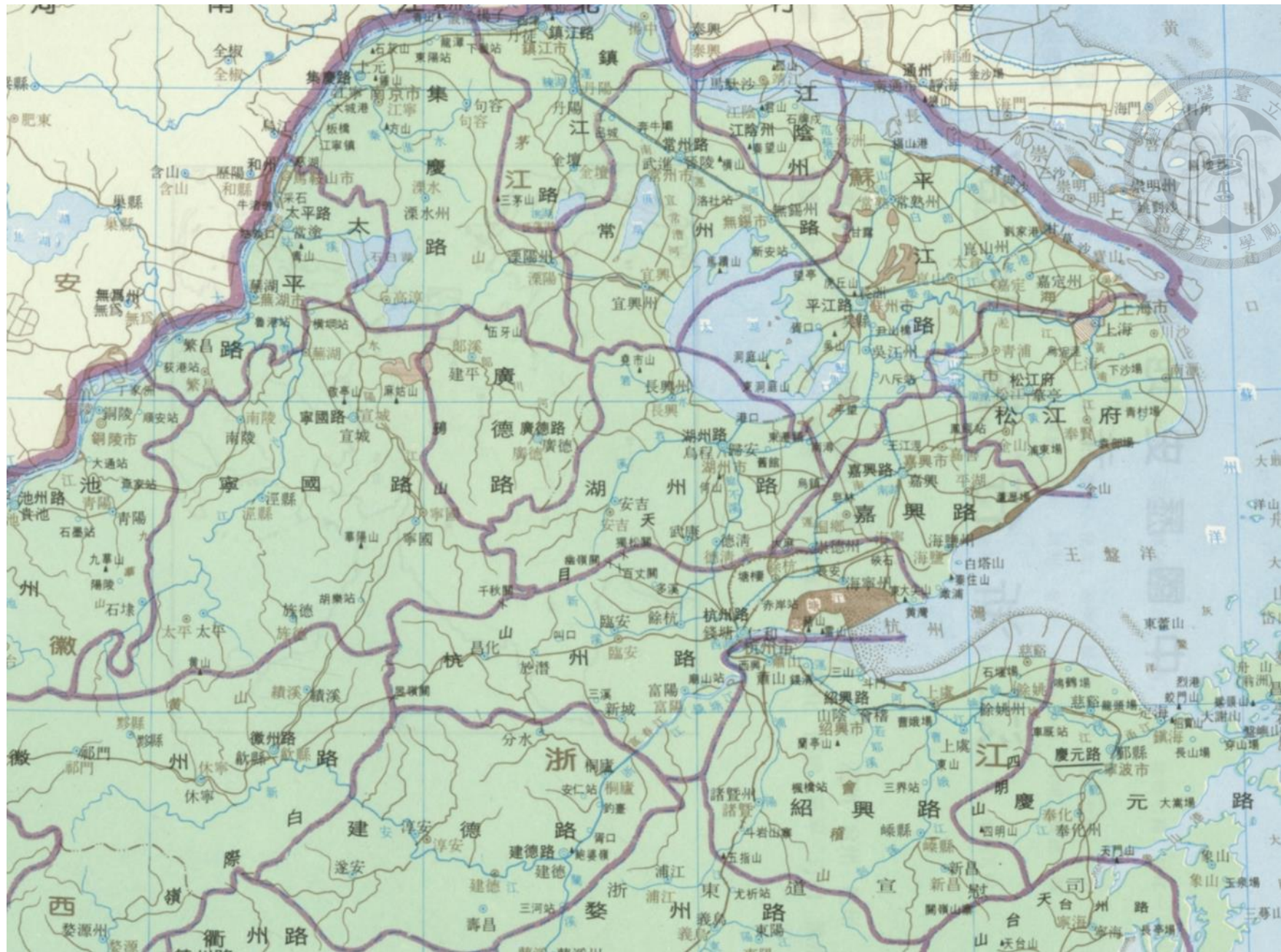


圖 2-2 江浙行省北部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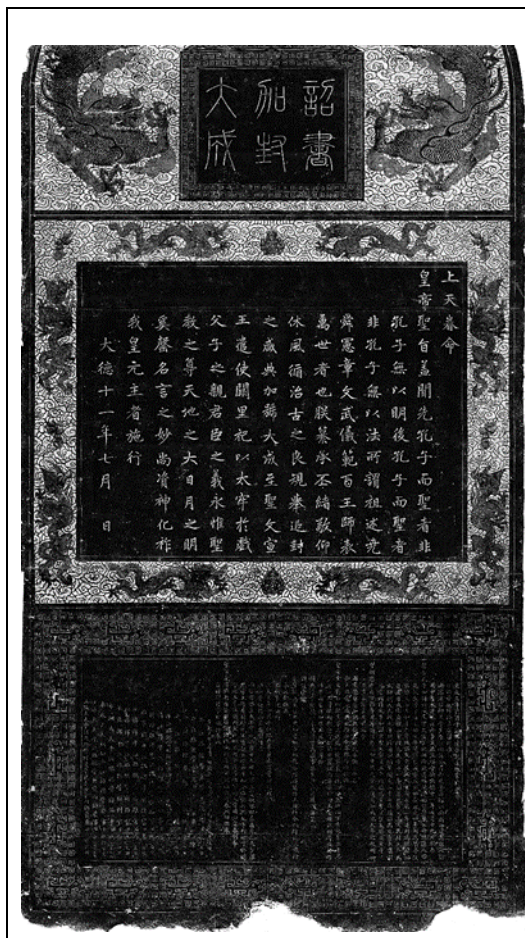


圖 2-3-a 全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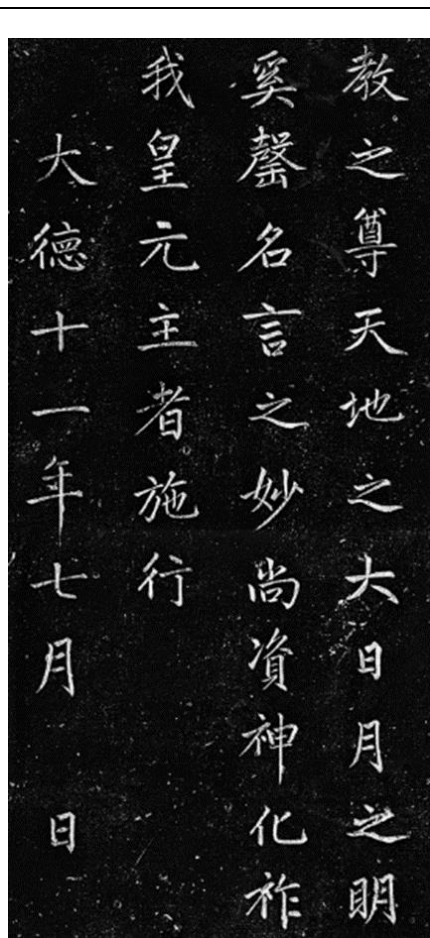


圖 2-3-b 上截詔書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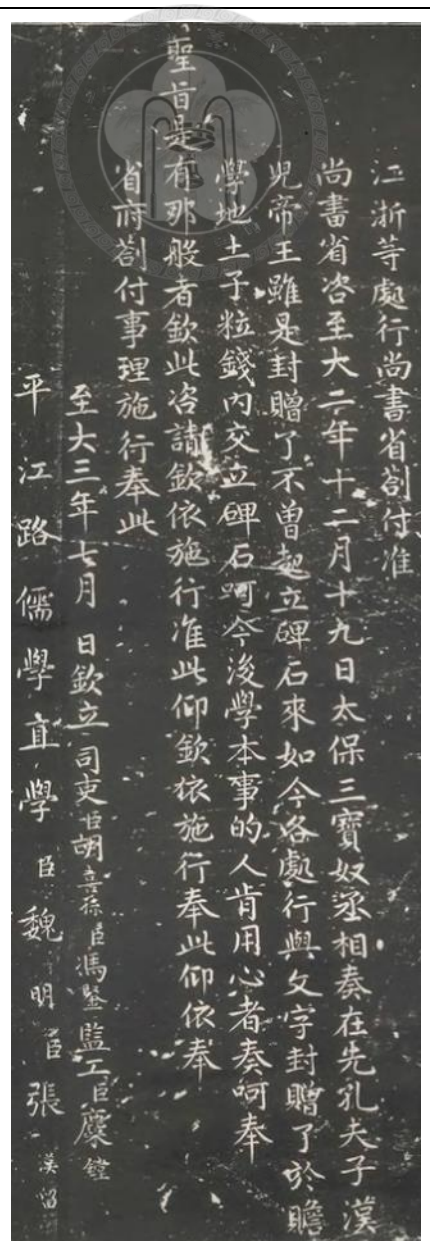


圖 2-3-c 下截劄付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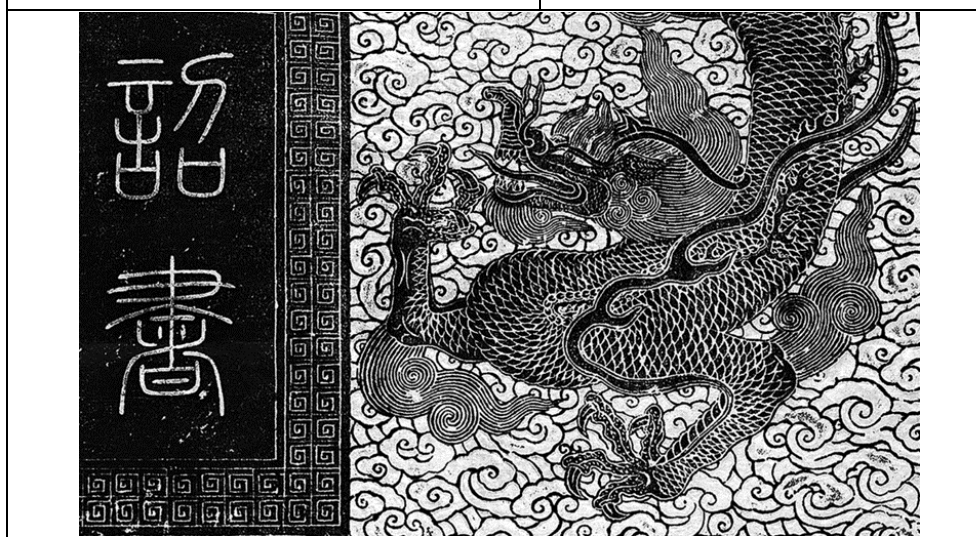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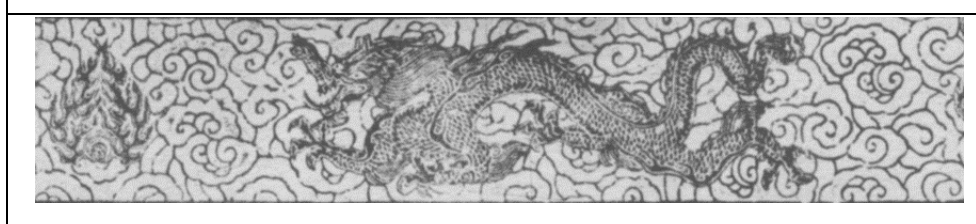


圖 2-3 元 平江路加封孔子碑
至大三年（1310）
蘇州碑刻博物館（蘇州文廟）



↖ 圖 2-3-d

← 圖 2-3-e 邊欄

趙孟頫 妙嚴寺記	平江路加封孔子詔 1310	紹興路加封孔子詔 1310
		
		
		
		
		
		
 樂善堂帖		

圖 2-4 趙孟頫書跡與加封孔子碑剪字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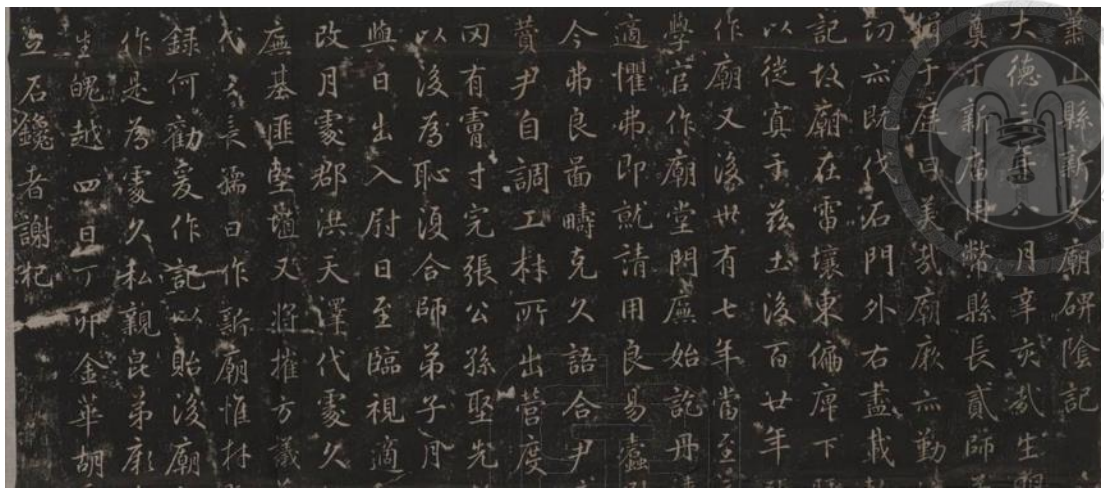


圖 2-5 元 鮮于樞 蕭山縣新文廟碑陰記 1299 局部

	<p>1299 趙秉文御史箴</p>				
	<p>1288 跋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p>		<p>1299 蕭山縣新文廟碑陰記</p>		<p>1301 鮮于必強墓銘</p>

圖 2-6 鮮于樞書跡字體比較

慈竹可以厚
 倫紀方竹可規
 圓樸士筆有節
 兮蘭有芳石秀
 而潤樹老蒼李
 侯平生竹成癖
 渭川子畝存習
 臆笑呼墨卿
 為寫真占可復
 生無以易吾祖
 愛竹世所聞敦
 之不名稱此大李
 侯贈我有餘意
 吾使後人繼清

吾使後人繼清
 公朗寔無塵象
 烟綠畫日卷舒
 看不足此樂令人
 欲三泔洗復洛
 嗟昔著膝
 仲賓為玄卿作墨竹玄卿
 詩以紀之全受其蕭洒乃
 為書此詩於其後至大元年
 仲春既望吳興趙孟頫書

玄卿口哦
 子昂詩手
 持仲賓墨

持仲賓墨
 竹枝此詩
 此畫真兩
 奇似為玄
 卿寫幽姿
 日光不下雲
 扃暗元氣
 欵忽寒人
 肌楓林青
 少陵夢無
 乃澤畔逢
 湘纍楚江小
 月晃初夜淇

月晃初夜淇
 園苦雨秋行
 迷二妃彈瑟
 淚如雨幽壑
 龍潛春欲飛
 天路迢迢獨
 後來黑雨換
 風山鬼啼老
 氣盤空根徹
 泉地靈上訴
 玄冥悲摩杪
 老眼久知畫
 恍然吾與神
 物移揮盃

物移揮盃
 三叫豕非狂
 墨濡醜江書
 竹辭
 已酉初冬玄
 口道提舉
 亦賦墨竹
 詩走筆快
 書子昂仲
 賓見之當大
 笑其狂也
 魏郡元明善
 復初志

圖 2-7 元 趙孟頫 至大元年（1308）、元明善 己酉（1309）初冬
 跋李衍四清圖卷 縱 37.47 公分 納爾遜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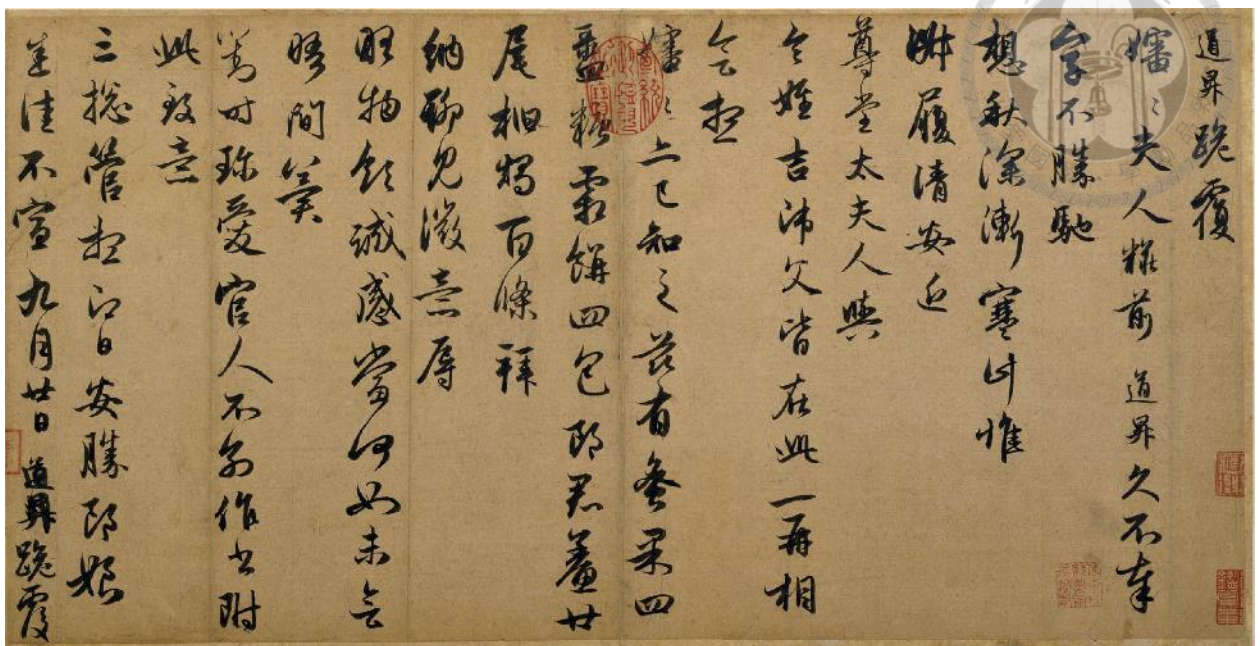


圖 2-8 元 管道昇（趙孟頫代筆）秋深帖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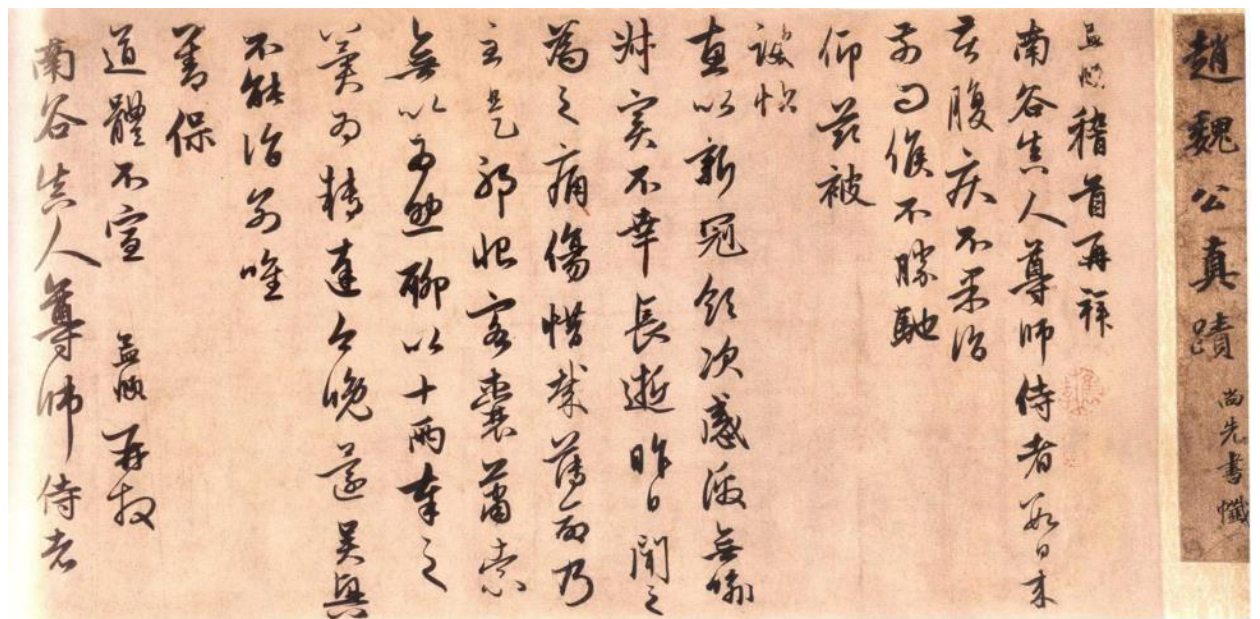


圖 2-9 元 趙孟頫 致南谷真人札 上海博物館藏

圖 2-10 元 趙孟頫、劉賡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131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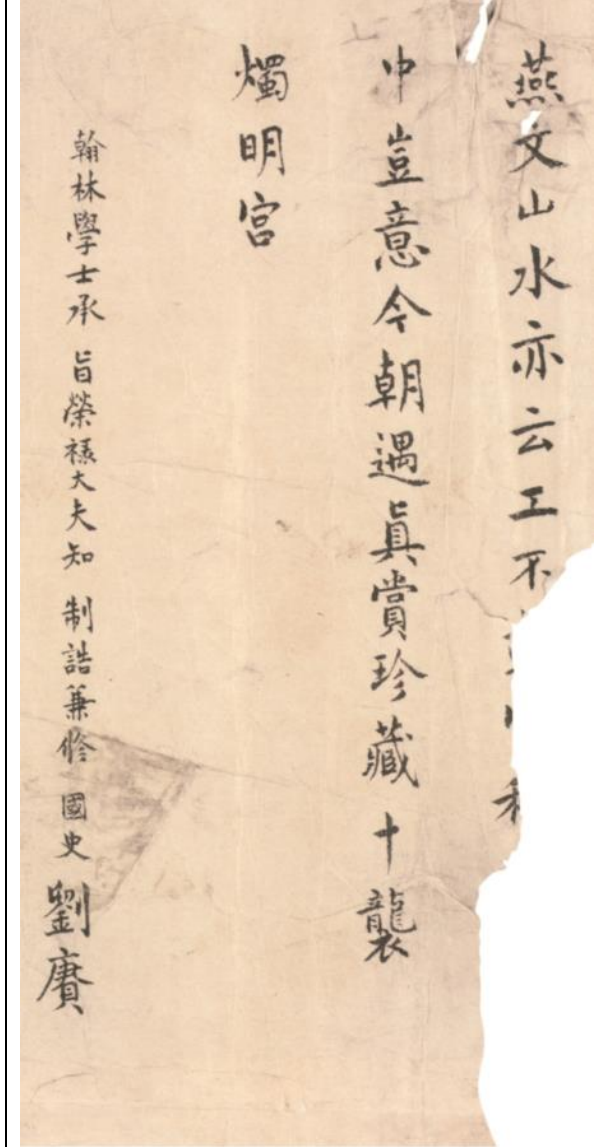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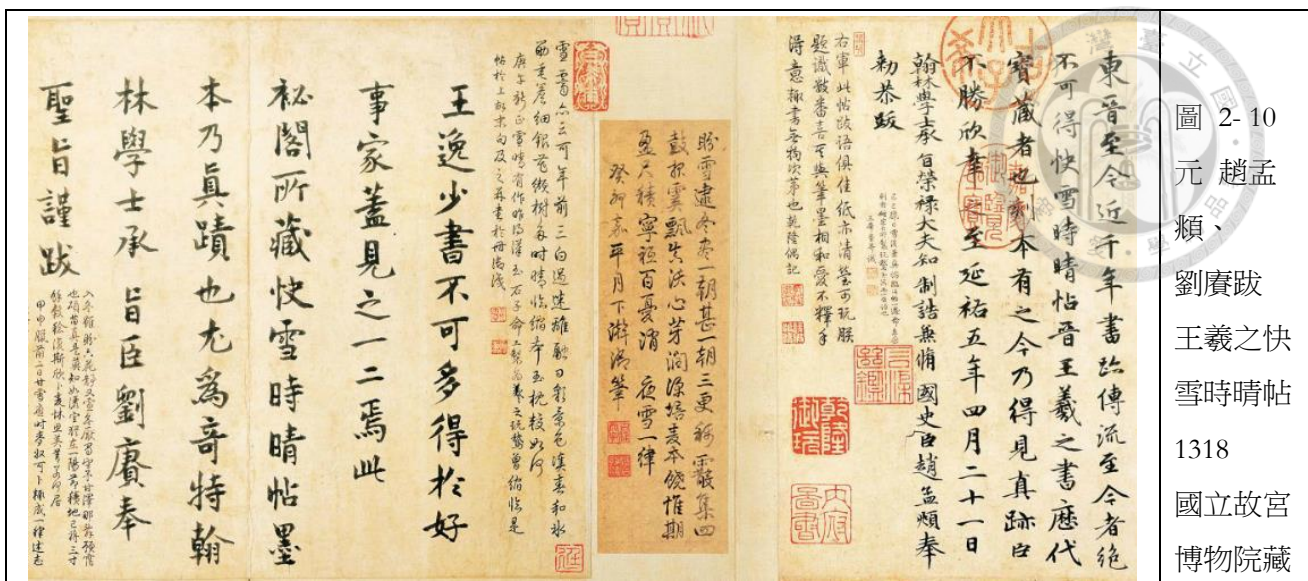


圖 2-11 元 劉賡 跋燕文貴溪風圖殘卷 北京故宮 | 圖 2-12 元 劉賡 敕建大都路總治碑 1313 北京



圖 2-13 元 趙孟頫、李侗、歐陽玄、揭傒斯 跋陸東之文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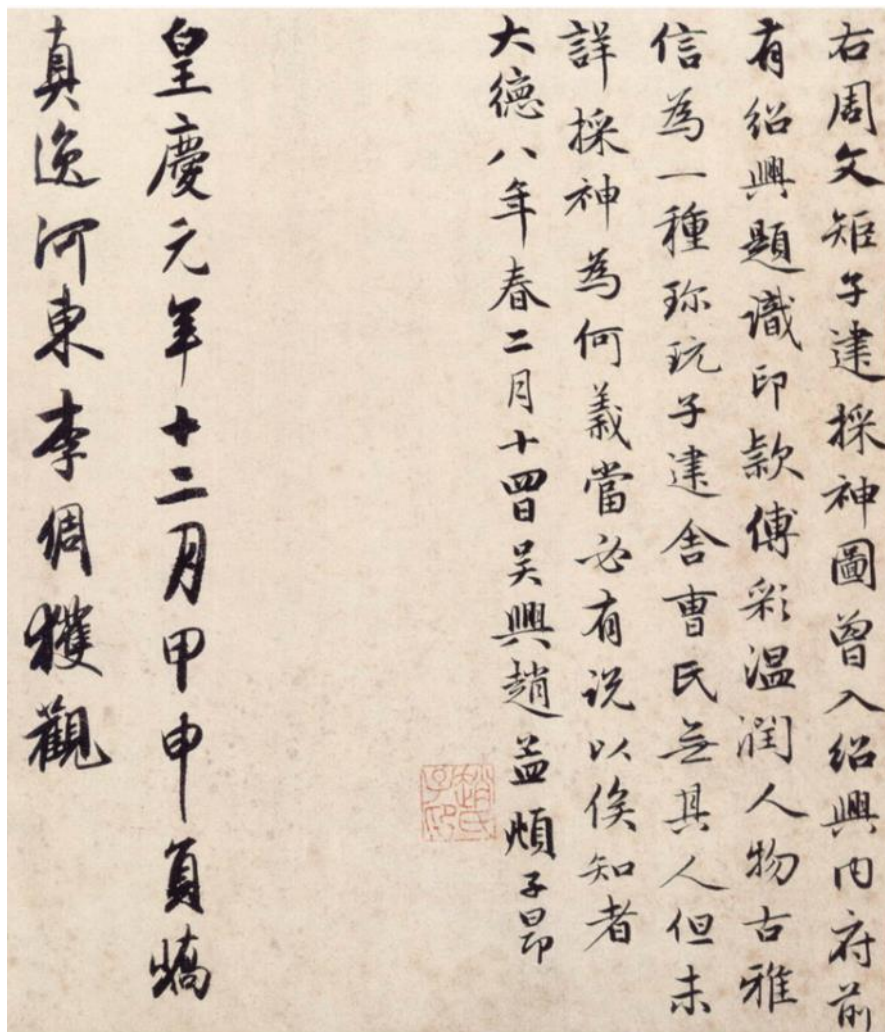


圖 2-14 元 趙孟頫 1304 年、李侗 1313 年 跋周文矩子建採神圖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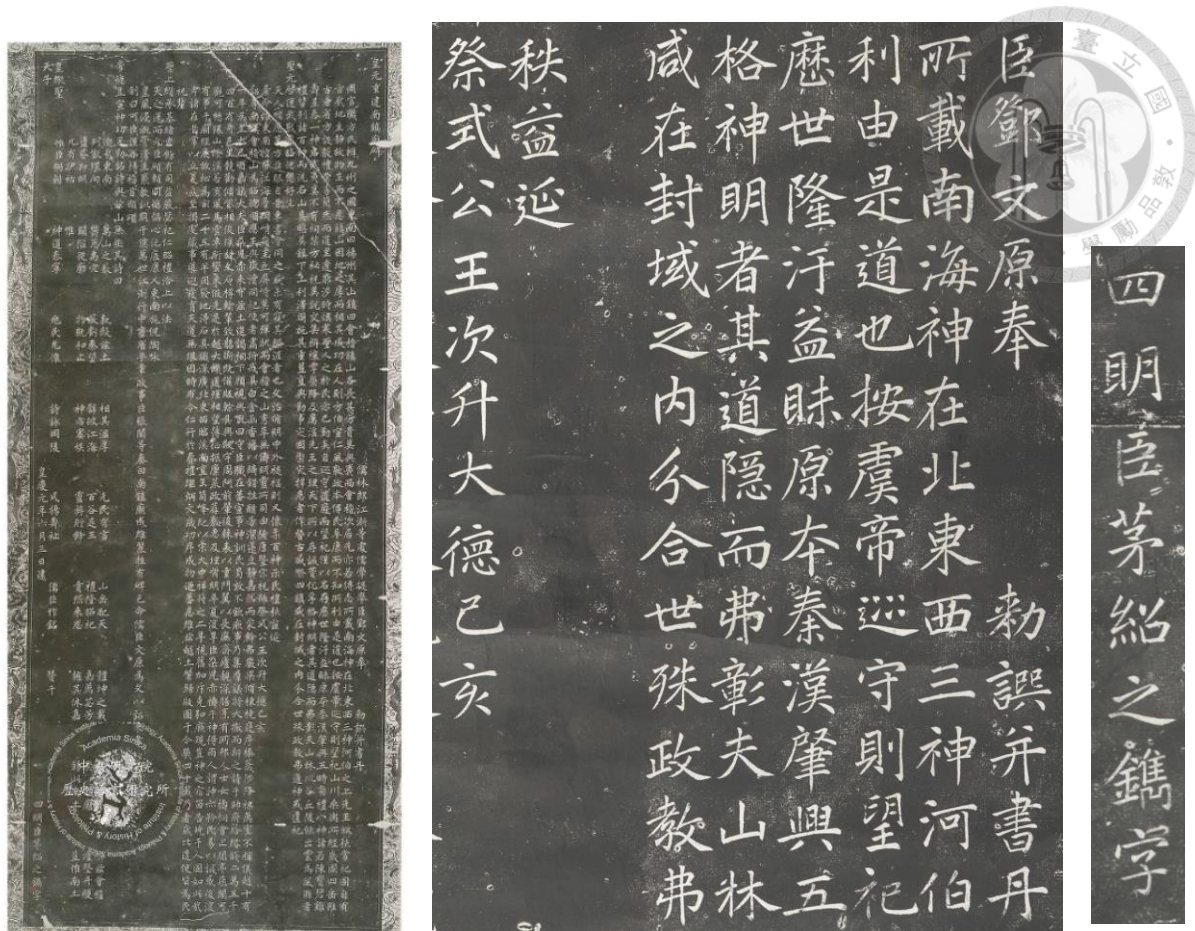


圖 2-15 元 鄧文原撰并書丹 皇慶元年（1312） 皇元重建南鎮廟碑 浙江紹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019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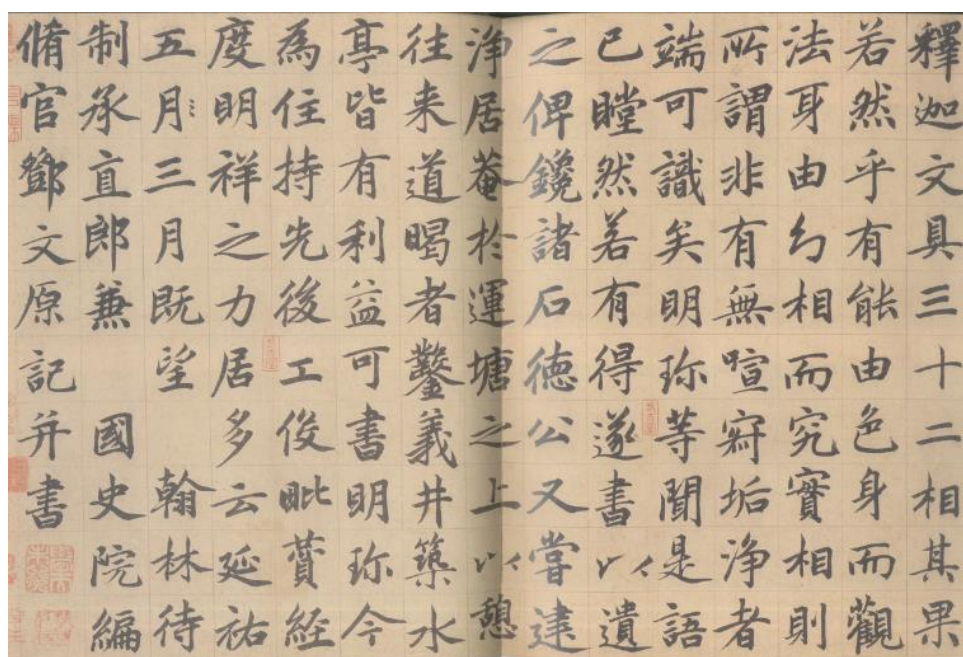


圖 2-16 元 鄧文原 延祐五年（1318） 清居院記 樂山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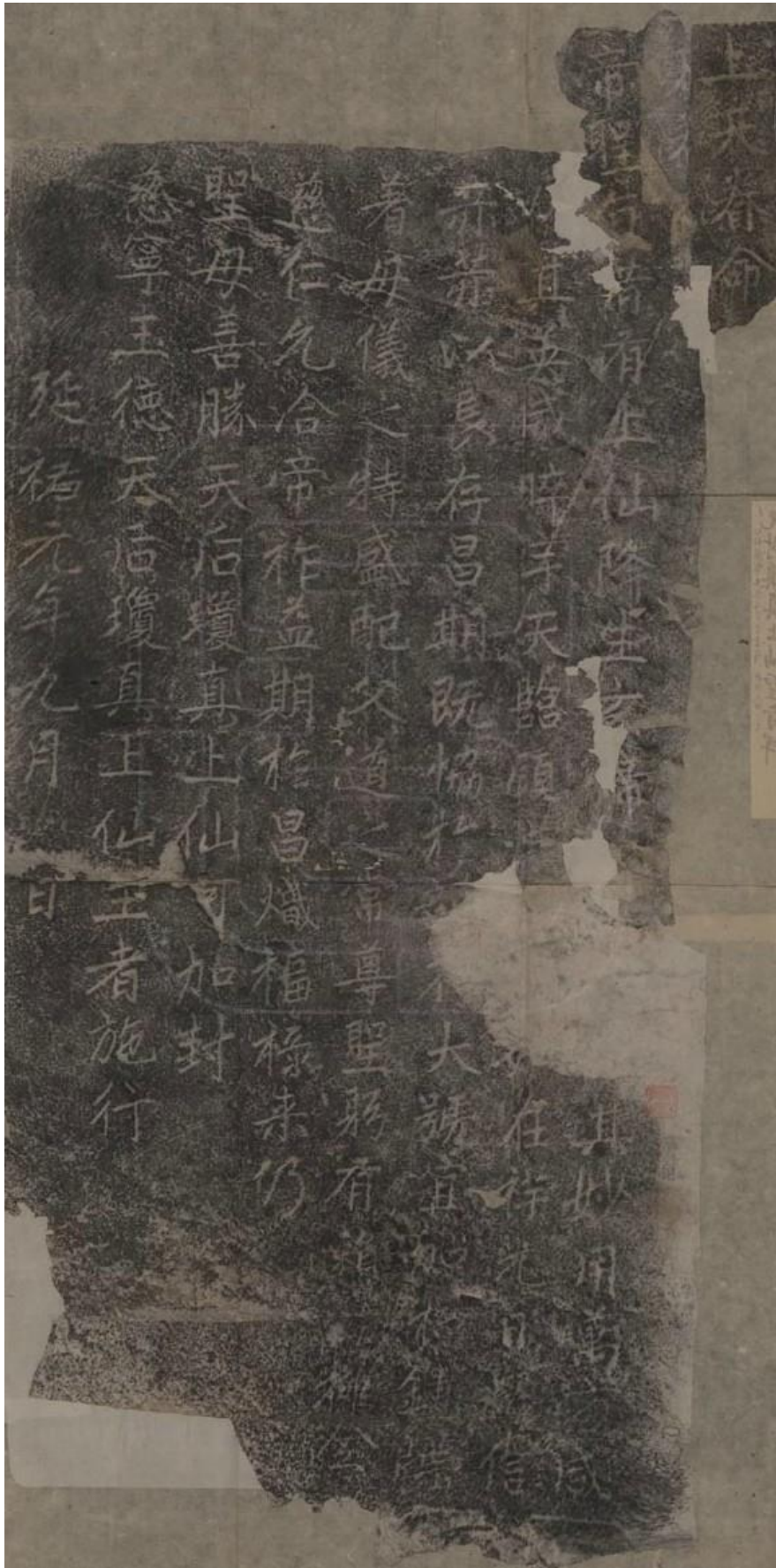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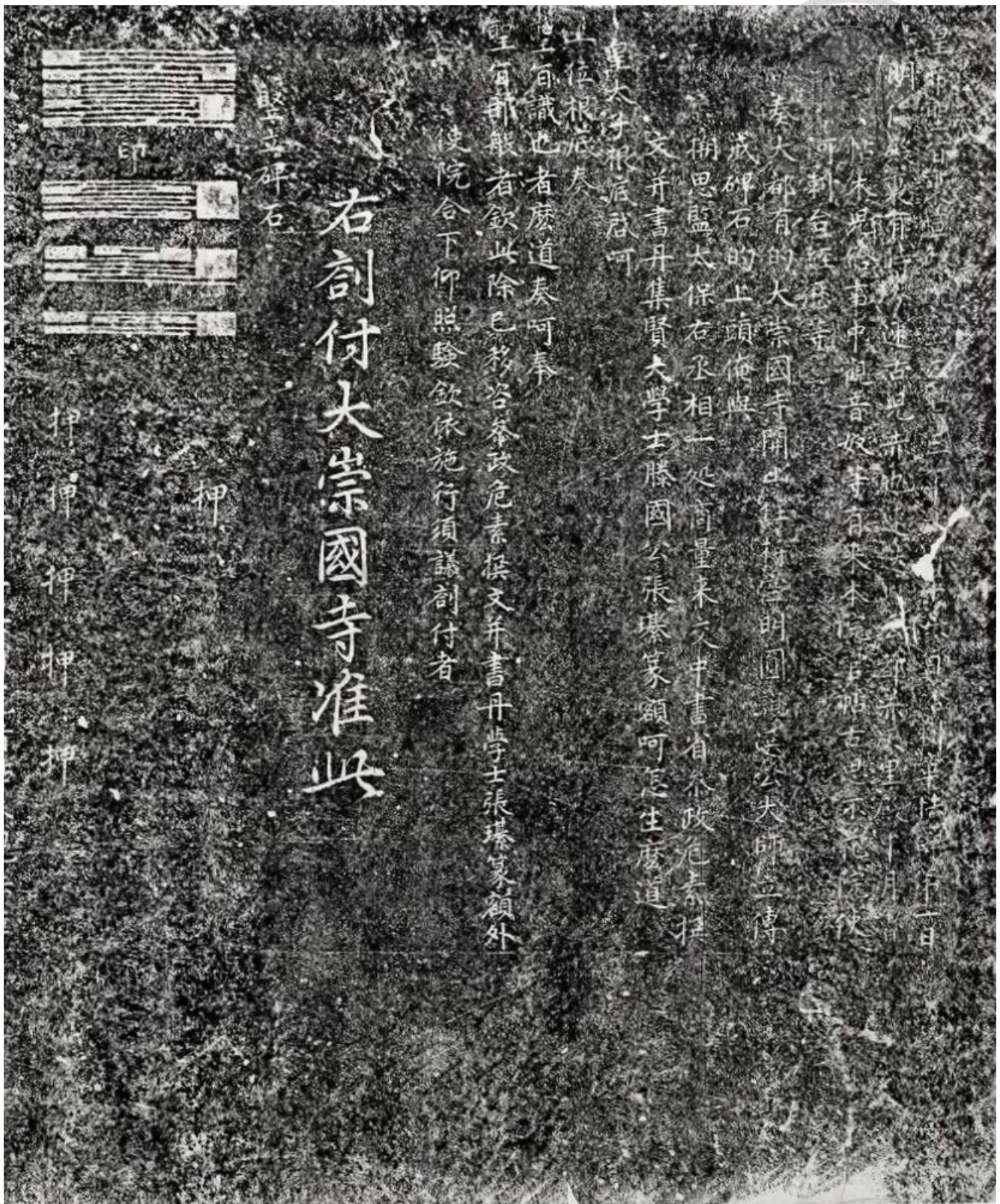


圖 2-17
元 延祐元年
(1314) 加封
天后碑
無紀年
湖北武當山



皇...
 明...
 能...
 可...
 奏...
 戒...
 湖...
 文...
 聖...
 使...

右劄付大崇國寺准此

堅立碑石

押 押 押 押 押

圖 2-18 元 大崇國寺劄付之一（敕賜大崇國寺選公傳戒碑碑陰） 至正二十三年（1363）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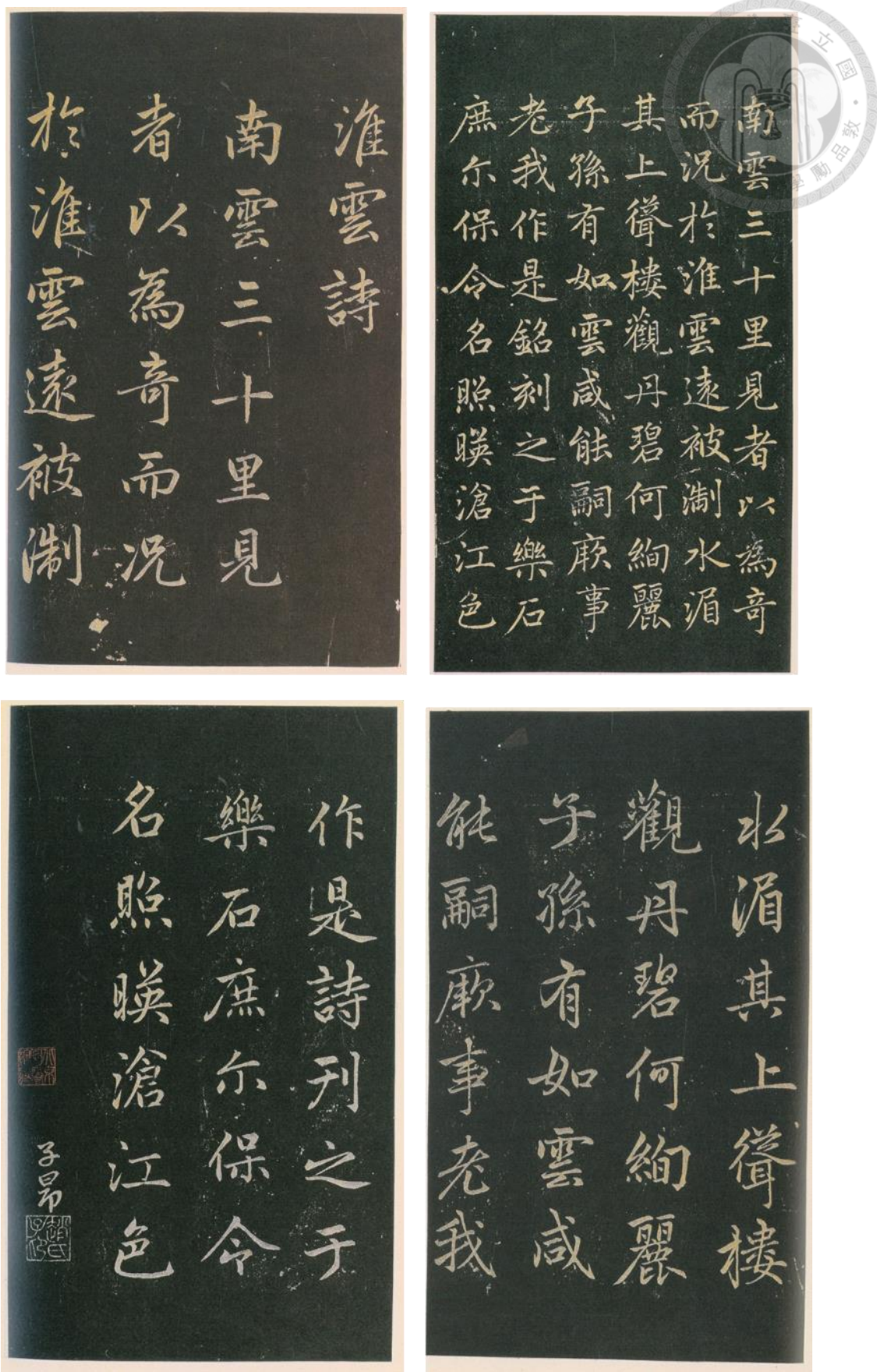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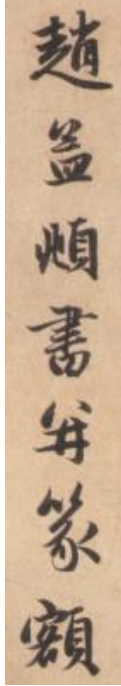








圖 2-19 元 趙孟頫 淮雲詩 樂善堂帖



圖 2-20 元 潘迪書丹、謝端篆、茅紹之刻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詔碑 1336 北京國子監

c.1287 鮮于光 祖墓誌銘	1292 空相寺碑	1293 王深及妻 寧氏合葬誌	1294 濟陽重修廟 學記	1299 蕭山縣重建 大成殿記

c.1303 三門記	1303 三清殿記	1304 義田記	c.1306 濟 禪師塔銘	1308 松江 寶雲寺記	1309-10 妙嚴寺記	1310 淮雲院記
						
1309-10 玄武殿碑	1312 演公碑		1314 投龍簡記	1316 膽巴碑		c.1317 長明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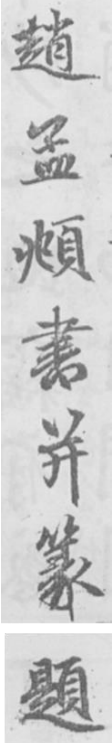






1316-19 衍慶院記	c.1318 崇福寺記	1319 仇鏐墓碑銘	c.1319 福神觀記	1319 萬壽宮碑	1321 長春 道院記	1321 光福 寺塔記
						

圖 2-21 趙孟頫書篆落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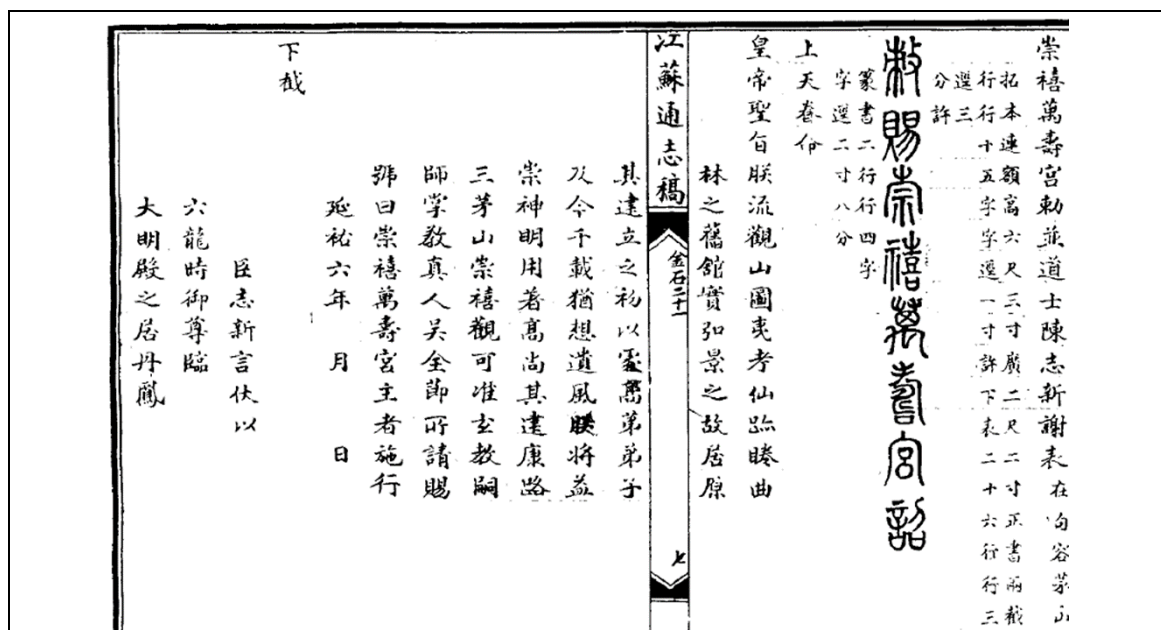


圖 2-22 江蘇金石志（江蘇通志稿）記載崇禧萬壽宮勅并道士陳志新謝表

崇禧萬壽宮記

達康路三茅山
 崇禧萬壽宮記
 前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備國史
 趙孟頫書并
 篆題
 華陽洞天自三
 茅君以神道設教

1322 送瑛公住持隆教禪寺疏（方外交疏）

步少屣交情開
 法送演海潮音施
 神拱聽向
 帝闕祝華封壽象

敕賜崇禧萬壽宮詔

及今予載猶想遺風朕將益
 崇神明用著高尚其達康路
 三茅山崇禧觀可准玄教嗣
 師掌教真人吳全節所請賜
 號曰崇禧萬壽宮主者施行
 延祐六年 月 日

1321 光福寺重建塔記

光福重建塔記
 佛慧唯辯大師奉寺住
 持沙門了清撰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知制誥兼備國史趙
 孟頫書并篆題

圖 2-23 趙孟頫晚年書風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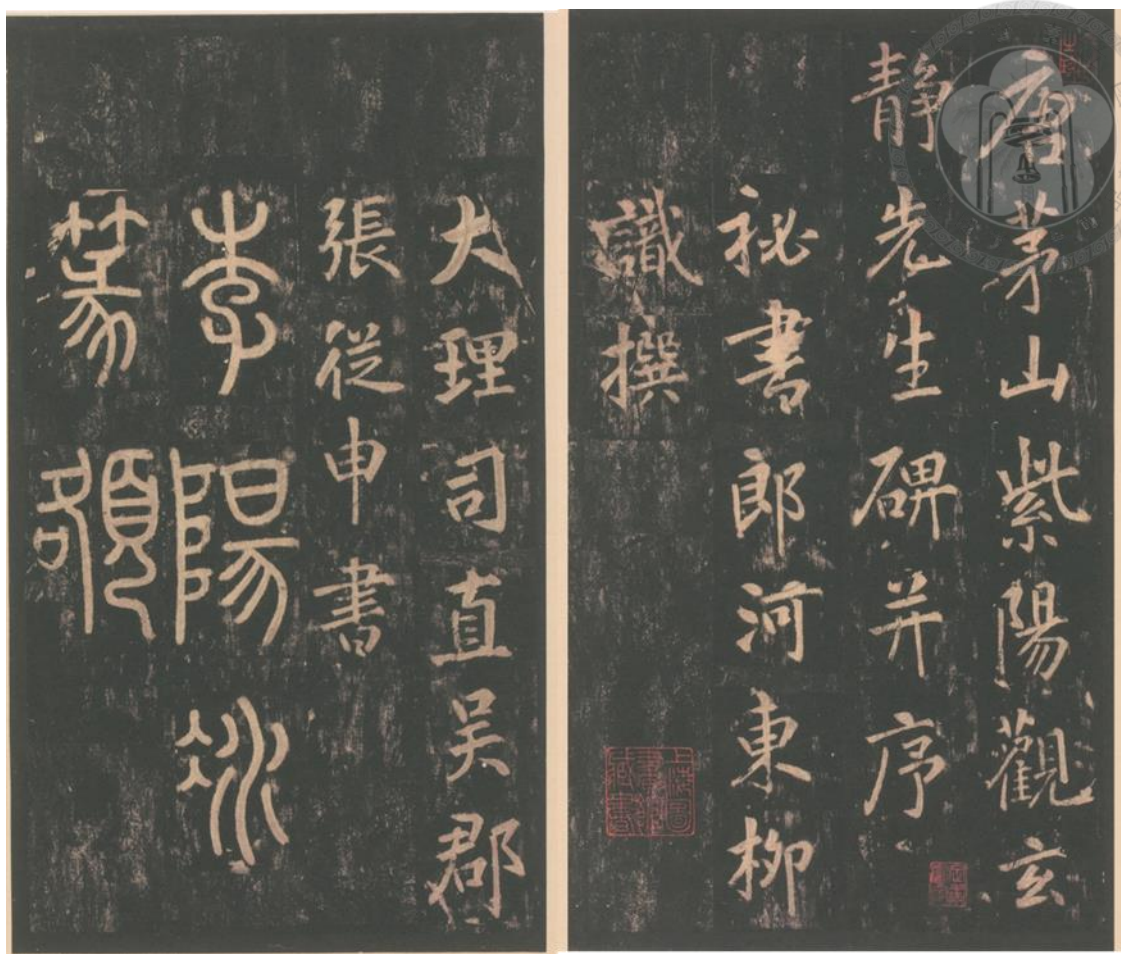


圖 2-24 唐 張從申 李玄靖碑 大曆七年（772） 江蘇句容 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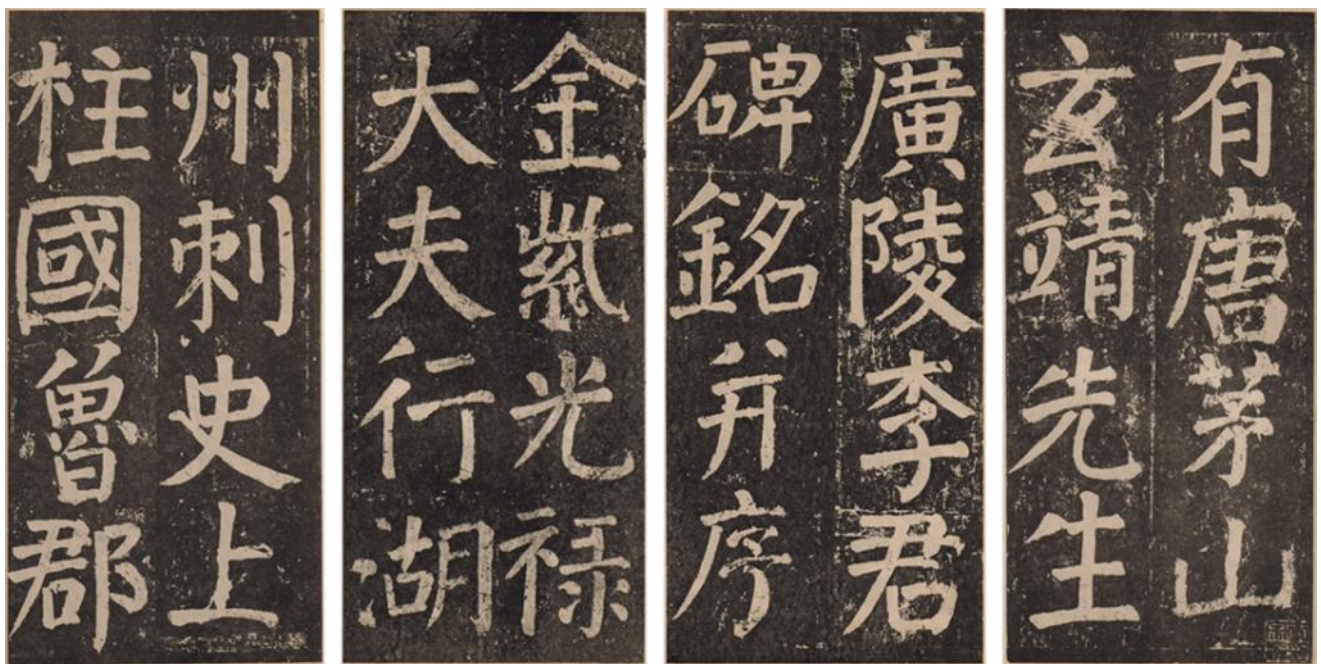


圖 2-25 唐 顏真卿 李玄靖碑 大曆十二年（777） 江蘇句容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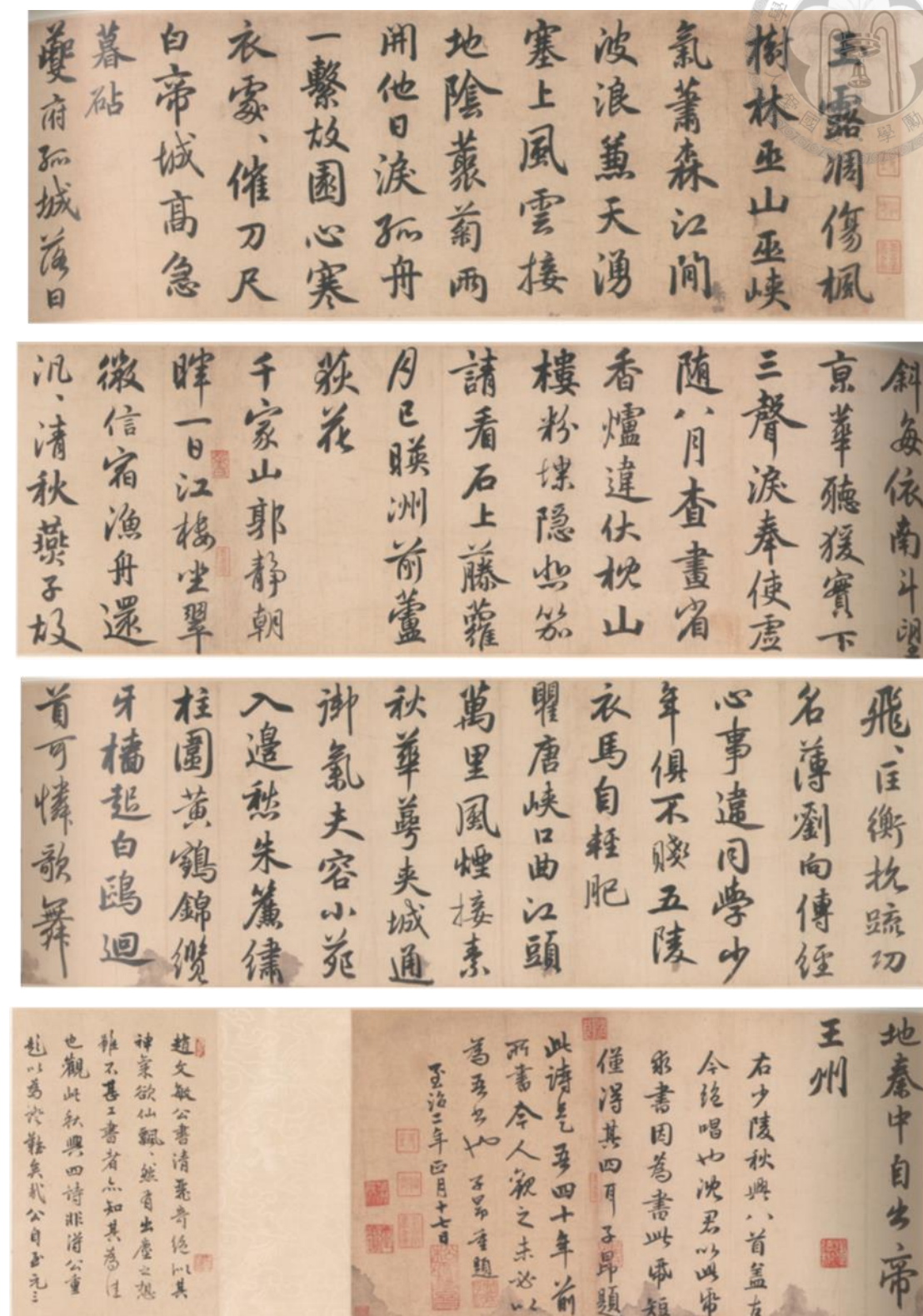


圖 3-1 元 趙孟頫 杜甫秋興詩 約 1283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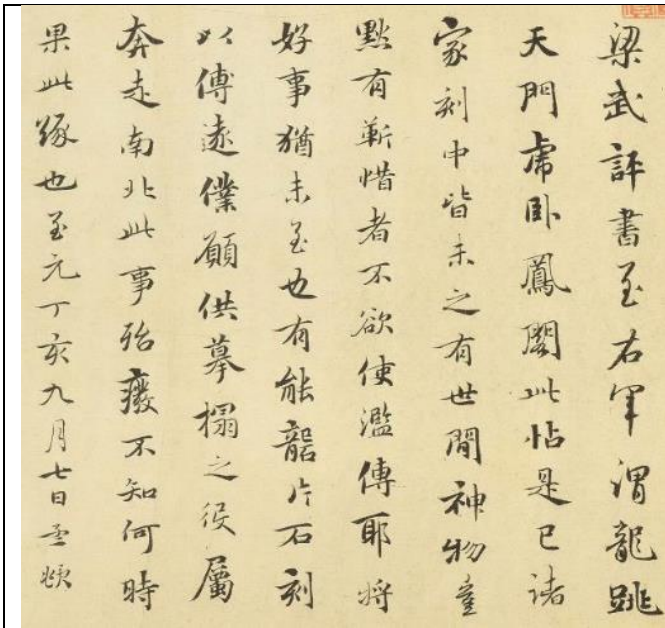


圖 3-2 元 趙孟頫 跋王羲之大道帖
至元丁亥（12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3 宋 吳說 跋獨孤本定武蘭亭
建炎己酉（1129）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傳 鍾繇 賀捷表	褚遂良 雁塔聖教序	1287 跋大道帖	約 1287-1290 鮮于光祖墓銘	說明
門字旁					門字旁第一劃刻意向外頗有隸意拙趣，但趙孟頫較為和緩。
彳字旁					彳字旁融合褚遂良帶有古意的寫法。

圖 3-4 趙孟頫與鍾繇、褚遂良字跡比較











褚遂良 孟法師碑					
趙孟頫 空相寺殘碑					

圖 3-5 空相寺殘碑與褚遂良孟法師碑結字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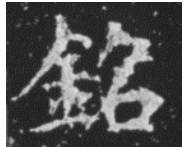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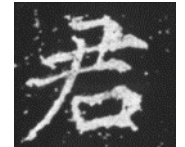



	智永千字文 墨跡本	智永千字文 關中本	丁道護 啓法寺碑銘	趙孟頫 空相寺碑
橫畫				
鉤筆				
豎畫 起筆				
轉折	  	  	  	  

圖 3-6 趙孟頫與智永、丁道護筆法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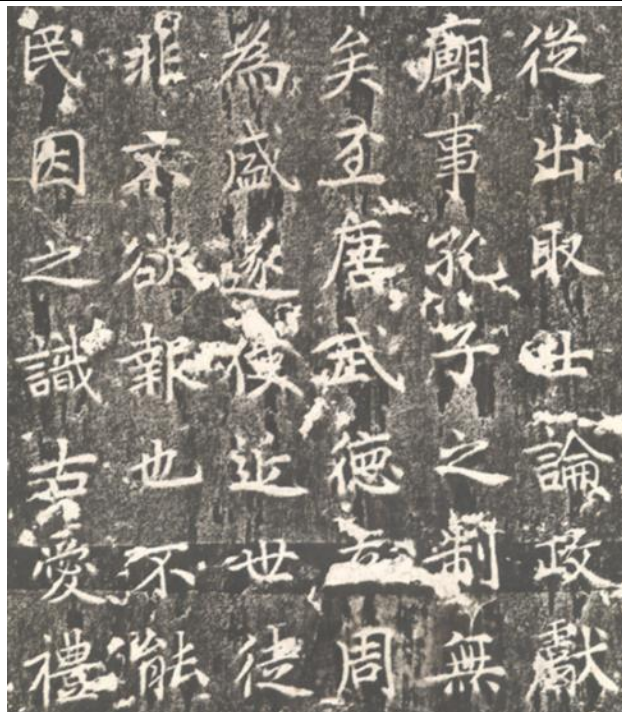
1293 利津縣新脩廟學記 山東利津



1292 空相寺殘碑 浙江湖州



1294 濟陽重修廟學記 山東濟陽



1293 王公墓誌銘 山東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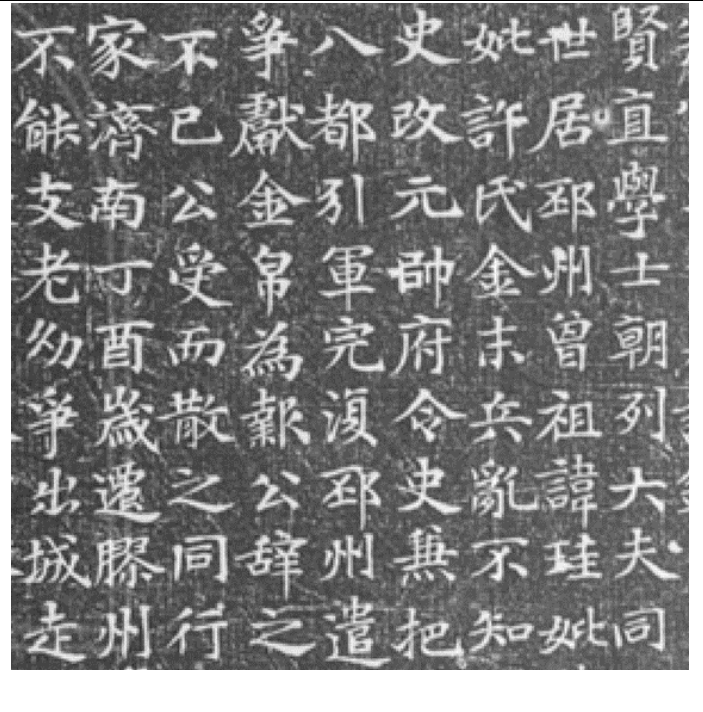


圖 3-7 第一期碑銘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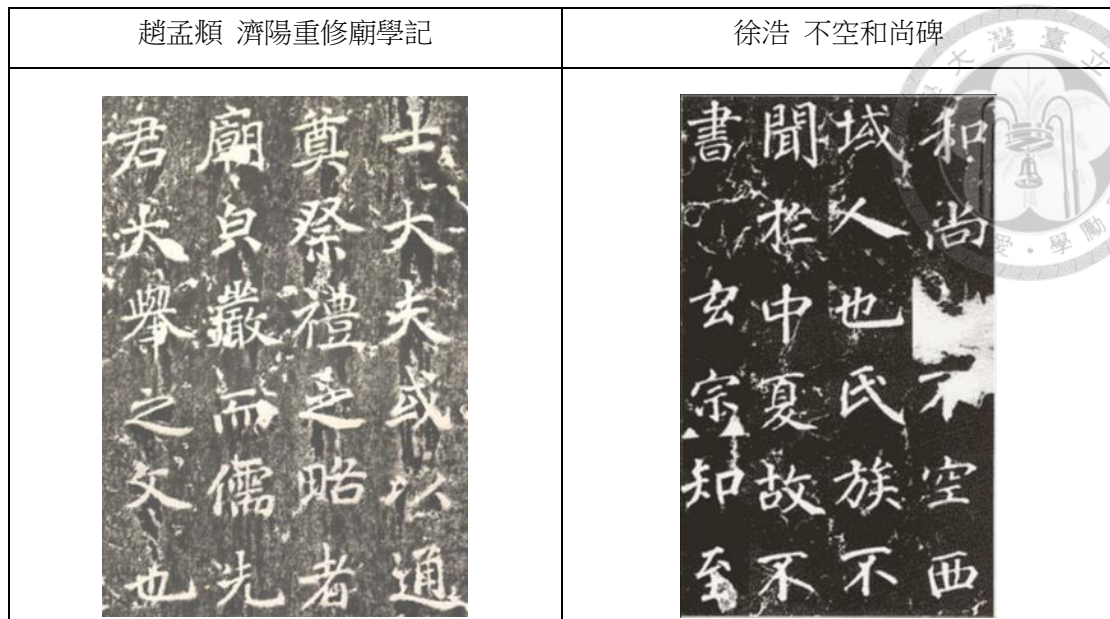


圖 3-8 趙孟頫濟陽重修廟學記與徐浩不空和尚碑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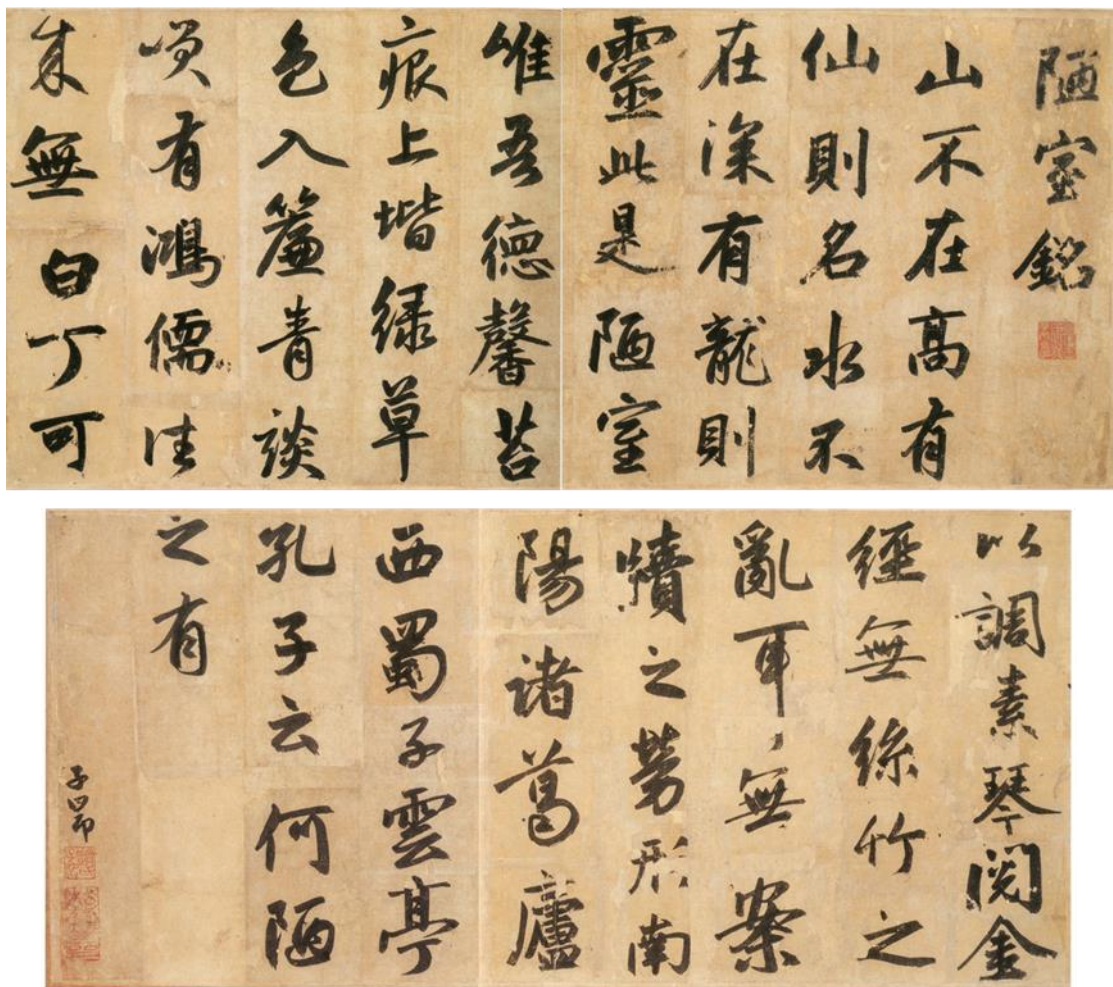


圖 3-9 元 趙孟頫 陋室銘 卷 約 1299 縱 49 公分 廣東省博物館藏

1292 空相寺碑	1294 濟陽廟學記	1303 三清殿記	c.1303 三門記
			
			
			
			

圖 3-10 第一期與第二期碑銘結字對照表

張從申 李玄靖碑					
趙孟頫 三門記					

圖 3-11 重修三門記與張從申李玄靖碑結字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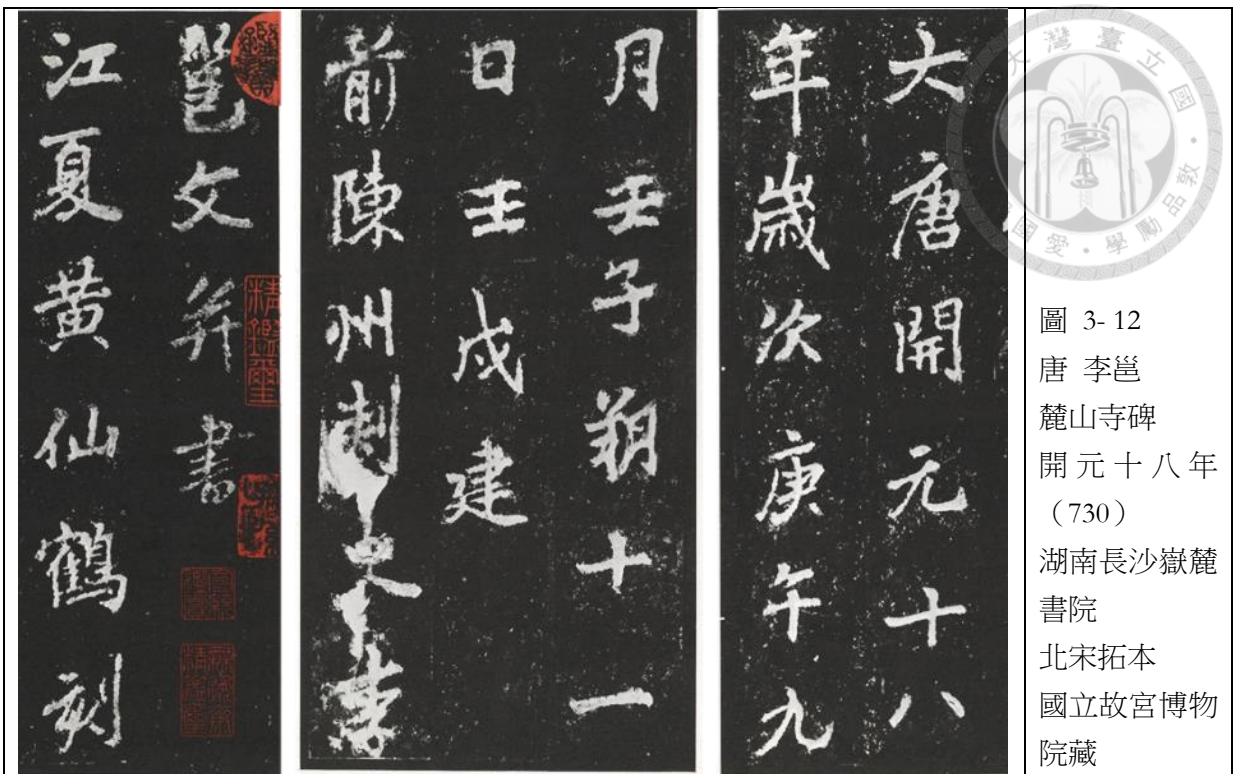


圖 3-12
 唐 李邕
 麓山寺碑
 開元十八年
 (730)
 湖南長沙嶽麓
 書院
 北宋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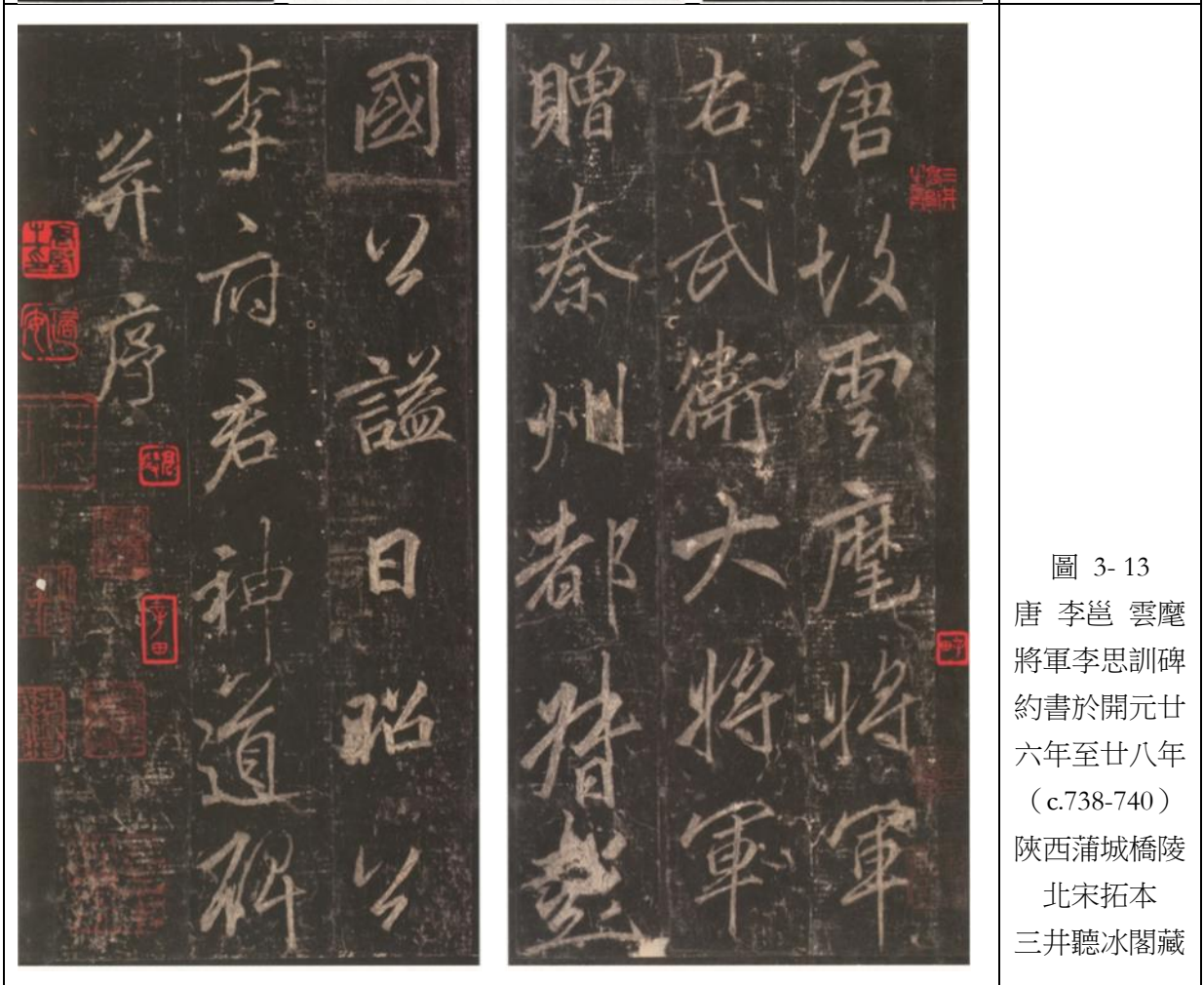


圖 3-13
 唐 李邕 雲麾
 將軍李思訓碑
 約書於開元廿
 六年至廿八年
 (c.738-740)
 陝西蒲城橋陵
 北宋拓本
 三井聽冰閣藏

南朝 梁 貝義淵 蕭愔碑				
趙孟頫 三門記				

圖 3-14 趙孟頫與南朝蕭愔碑比較



圖 3-15 紹興路增置義田記與福仙禪院記比較



圖 3-16-a 獨孤本定武蘭亭燒殘三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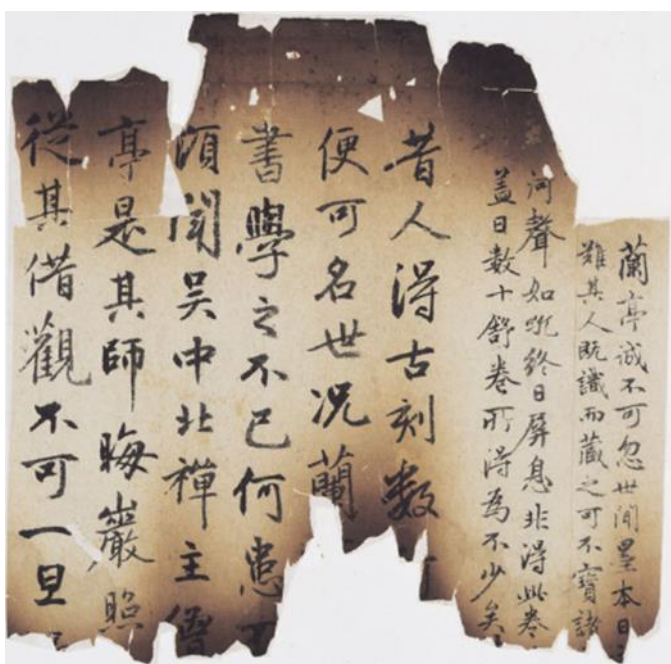


圖 3-16-c 第三、四、五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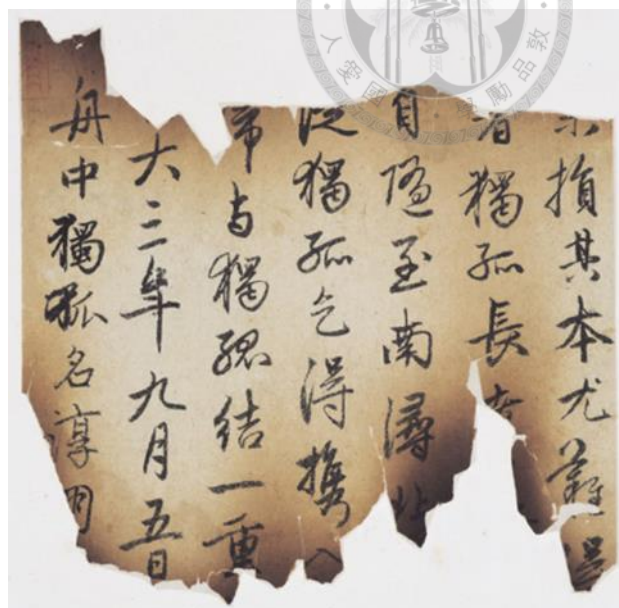


圖 3-16-b 第一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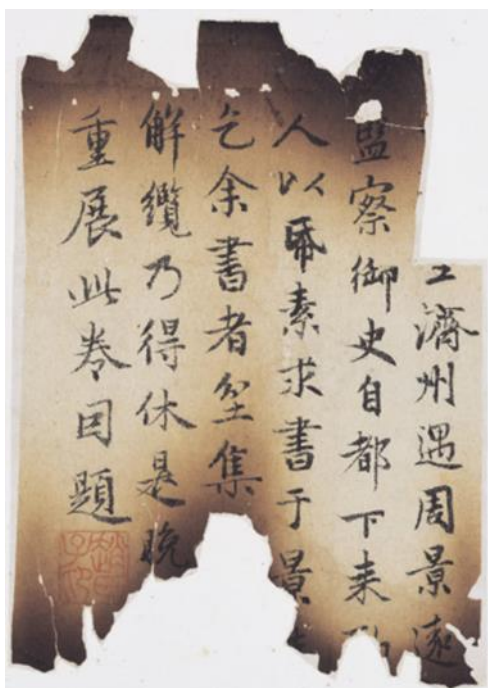


圖 3-16-d
第七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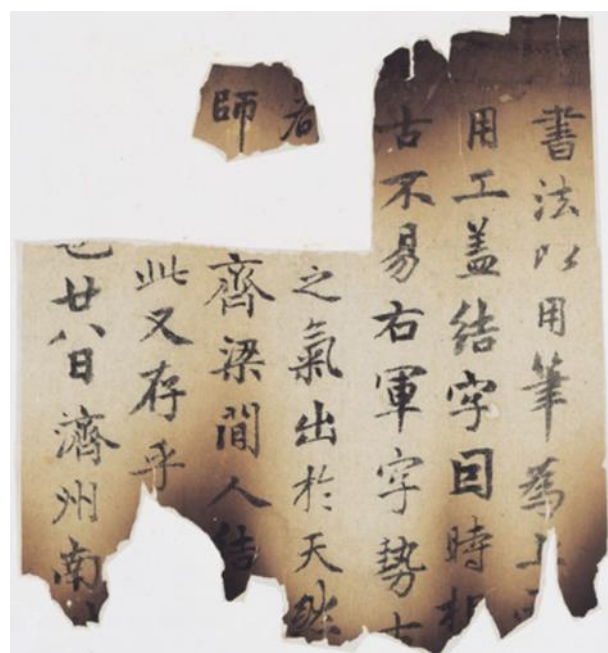


圖 3-16-e
第八跋

圖 3-16 定武蘭亭（獨孤本）暨元 趙孟頫 至大三年（1310） 蘭亭十三跋 已燒殘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3-17 蘭亭拓本及臨本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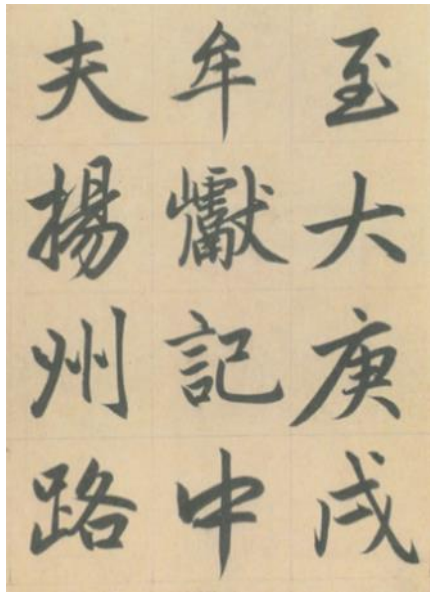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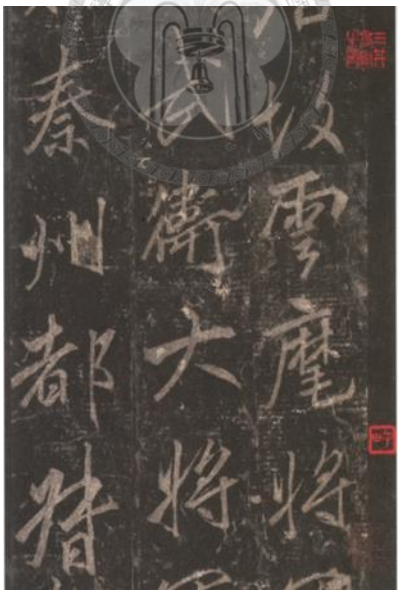
1310 平江路崑山州淮雲院記	1309-1310 佑聖觀重建玄武殿碑	李思訓碑
		

圖 3-18 第三期碑銘與李思訓碑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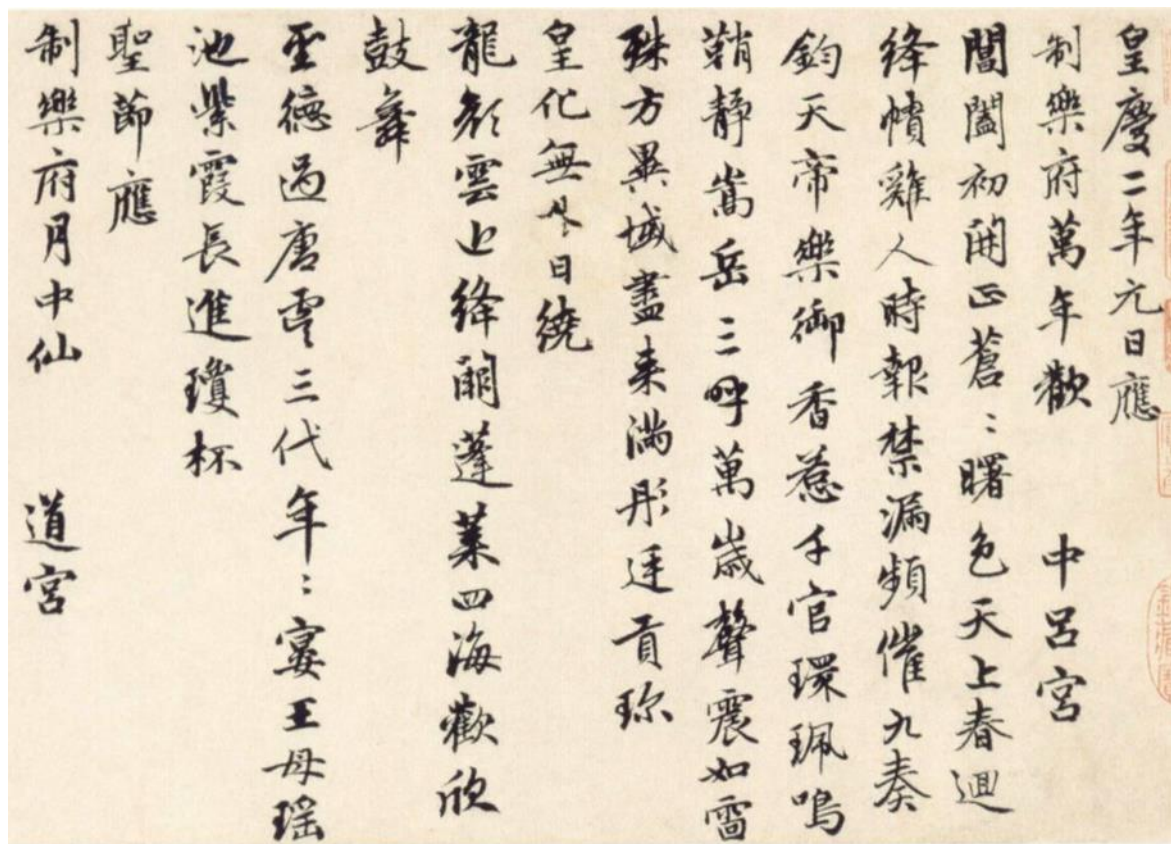


圖 3-19 元 趙孟頫 皇慶三年、同年改元延祐（1314）萬年歡曲 北京故宮藏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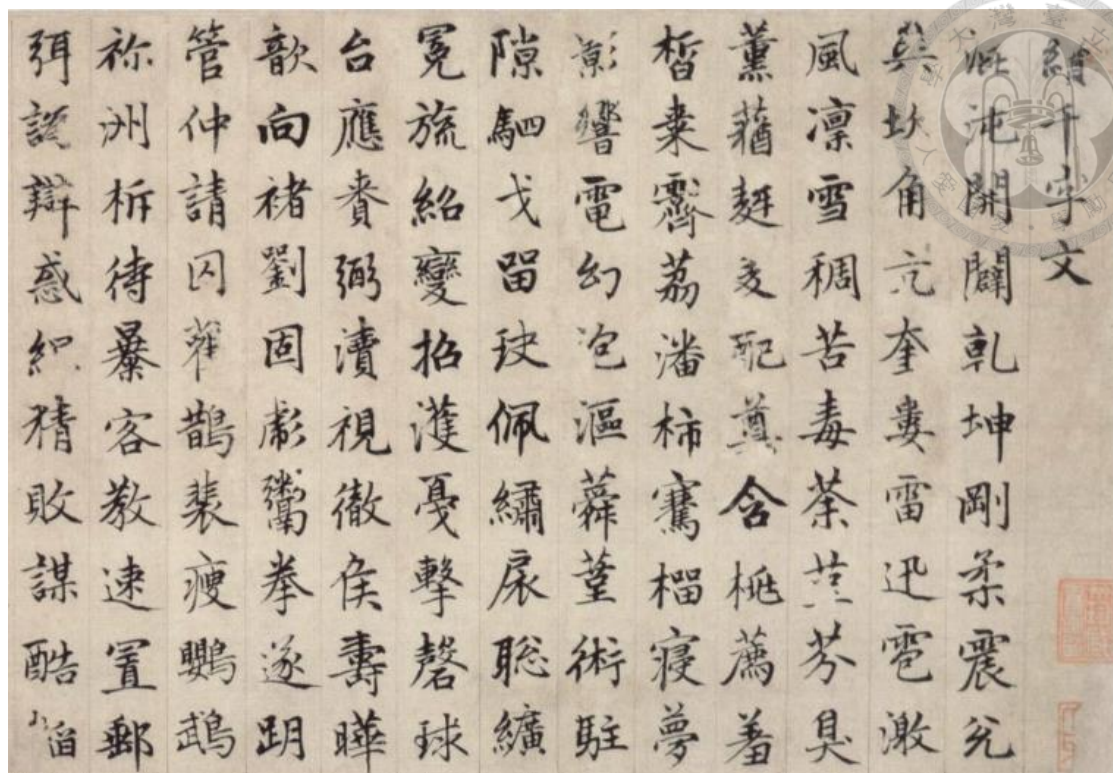


圖 3-20-a 元 趙孟頫 延祐二年（1315）續千字文 北京故宮藏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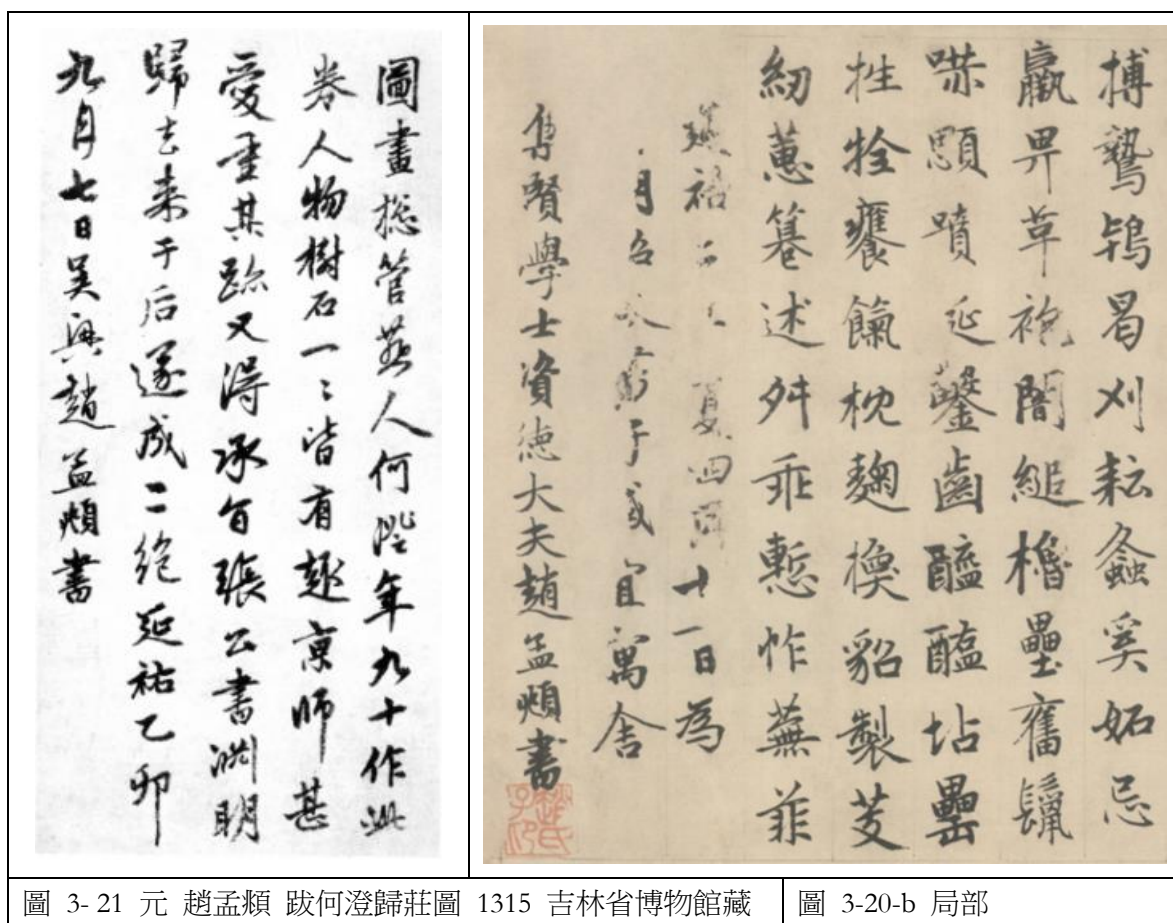


圖 3-21 元 趙孟頫 跋何澄歸莊圖 1315 吉林省博物館藏

圖 3-20-b 局部

王獻之 洛神十三行	趙孟頫 1319 小楷洛神賦
	
<p>圖 3-22 趙孟頫洛神賦與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比較</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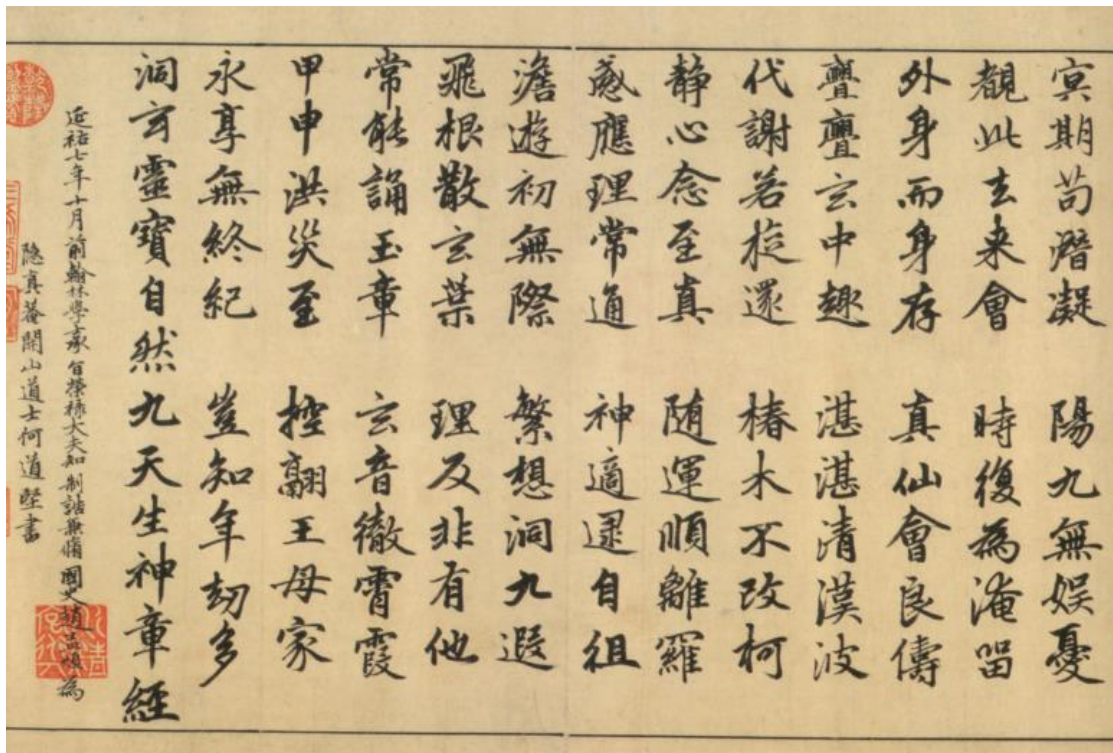


圖 3-23 元 趙孟頫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 延祐七年（1320） 北京故宮藏 局部

1312 演公碑	1313 楊瓊神道碑	1315 敕藏御服碑	1314 少林寺裕公碑
			
1316 帝師膽巴碑	1317 何瑋神道碑	1317 聖主本命長生祝延碑	c.1318 金仙寺裕公碑
			

圖 3-24

1316 帝師膽巴碑	1315 敕藏御服碑
	
c.1318 金仙寺裕公碑	1316-1319 衍慶院記
	

圖 3-25 第四期碑銘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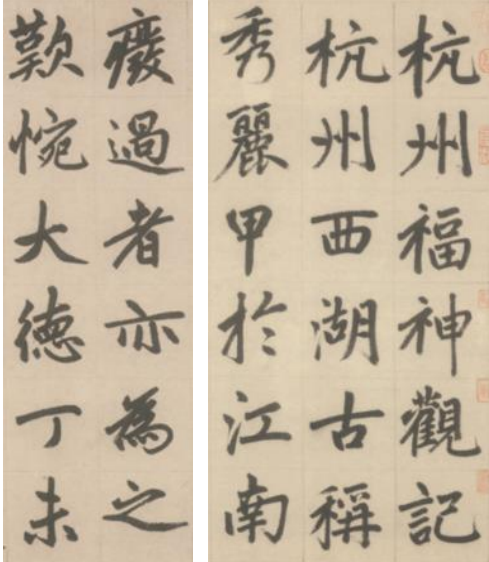


趙孟頫 杭州福神觀記 1320	柳公權 神策軍碑 843	顏真卿 麻姑仙壇記 771
		

圖 3-26 趙孟頫與顏柳碑銘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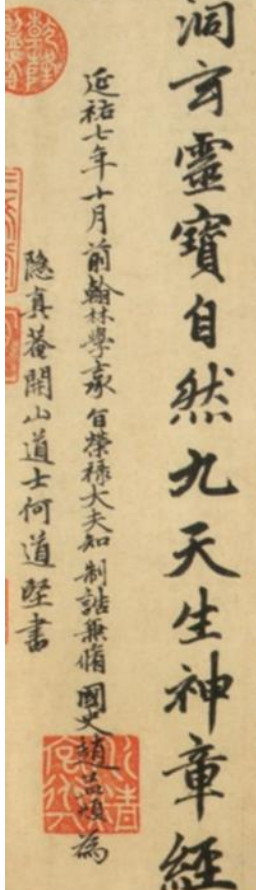
1315 續千字文	1318 跋快雪時晴帖	1319 洛神賦	1320 神章經
			

圖 3-27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1292 空相寺碑	c.1303 三門記	1309-10 妙巖寺記	1316 膽巴碑	c.1319 福神觀記
				
1294 濟陽廟學記	1304 義田記	1309-10 玄武殿碑	1315 御服碑	c.1318 崇福寺記
				

圖 3-28 趙孟頫碑銘楷書五期變化


1329 北道教碑	1338 許熙載碑
	

圖 3-29 茅紹之集字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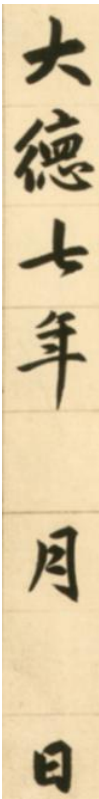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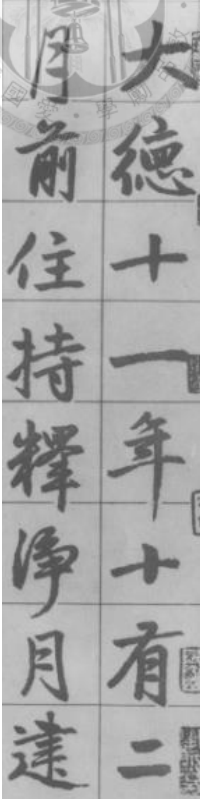



1304 義田記 年款	c.1303 三門記	1303 三清殿記 年款	1308 松江寶雲寺記 碑刻	1308 松江寶雲寺記 墨跡
				
	1303 三清殿記			
				
	c.1308 張繼祖 墓誌銘			
				

圖 3-30 他人補填及趙孟頫補寫年款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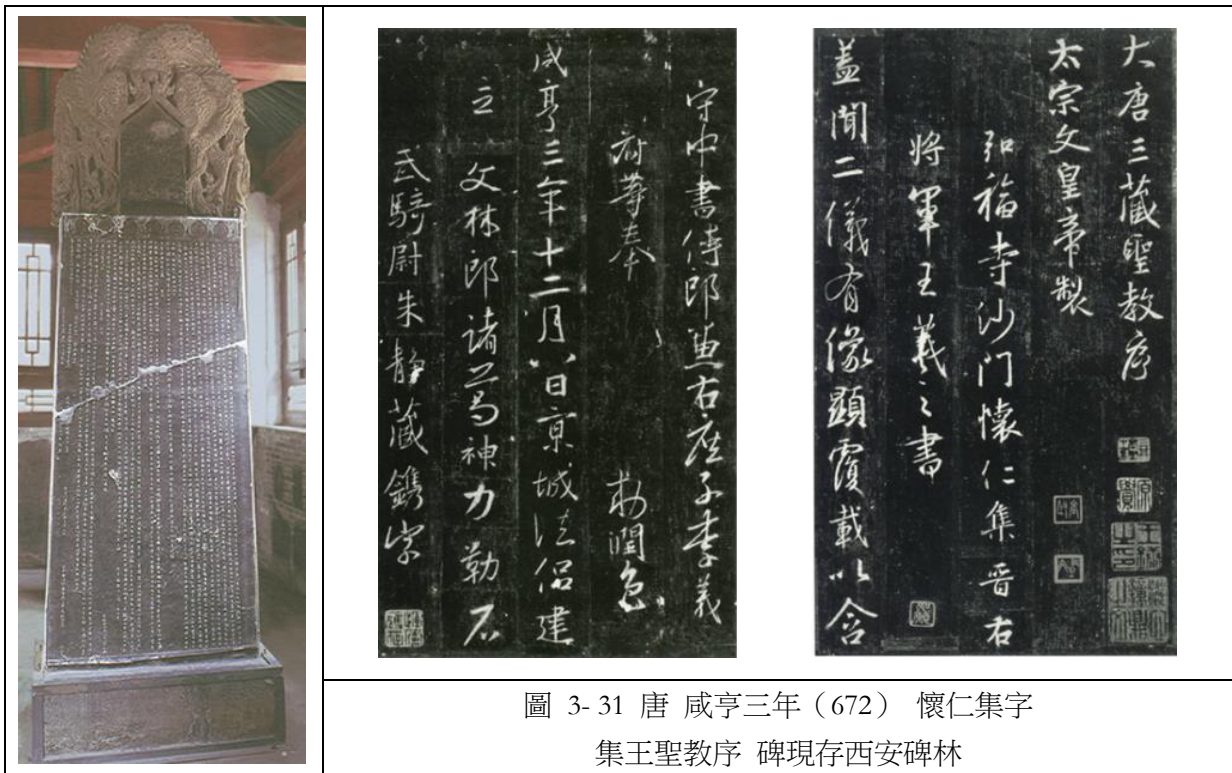


圖 3-31 唐 咸亨三年（672）懷仁集字
集王聖教序 碑現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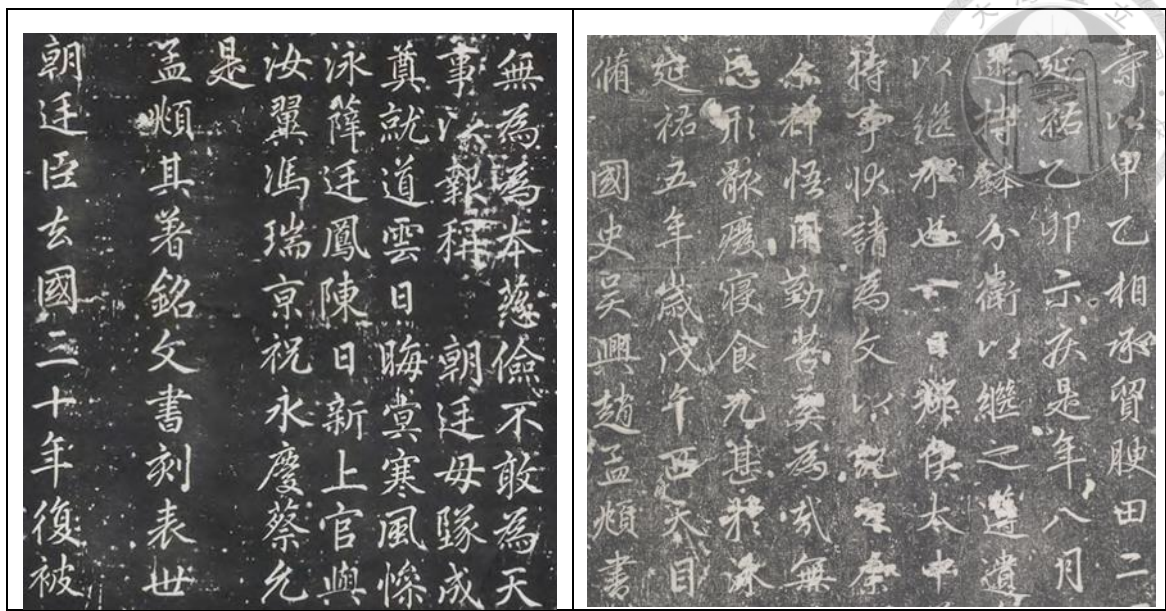


圖 3-32 北道教碑與崇福寺記比較

<p>1309 趙孟頫書丹 珊竹公神道 碑銘</p>	<p>1312 鄧文原書丹 皇元重建 南鎮廟碑</p>	<p>1329 〔集趙字〕 北道教碑</p>	<p>1333 〔冒名虞集 書、實為集 趙字〕 姚天福 神道碑</p>	<p>1336 潘迪書丹 加封孔子詔</p>	<p>1338 集趙字 許熙載 神道碑</p>	<p>1338 集趙字 彰德路儒學 營修記</p>
						

圖 3-33 茅紹之歷年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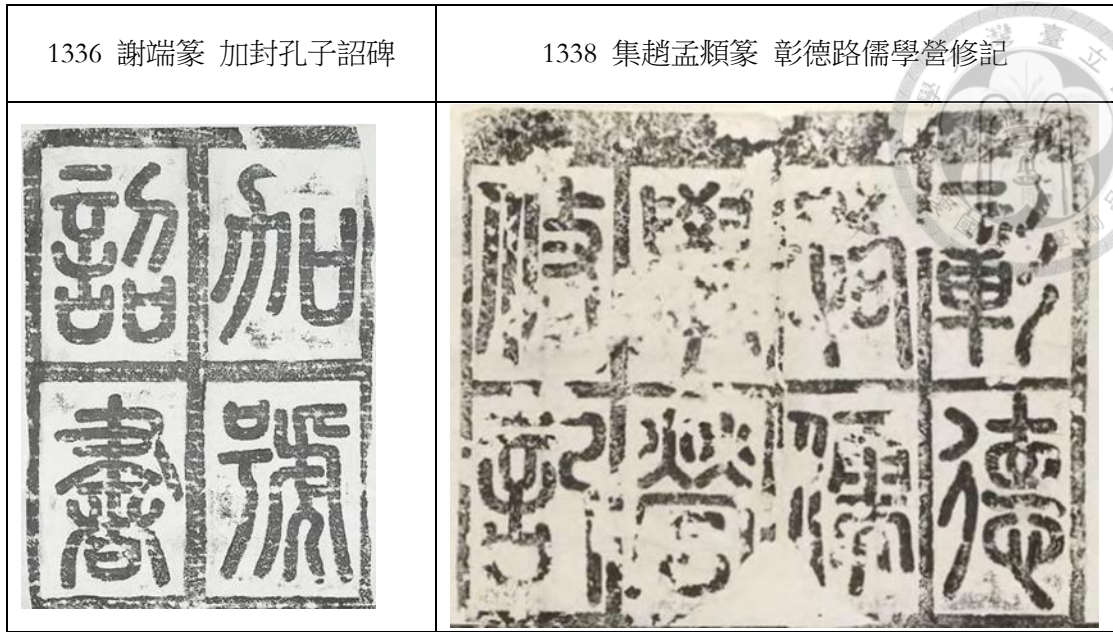


圖 3-34 茅紹之陽刻篆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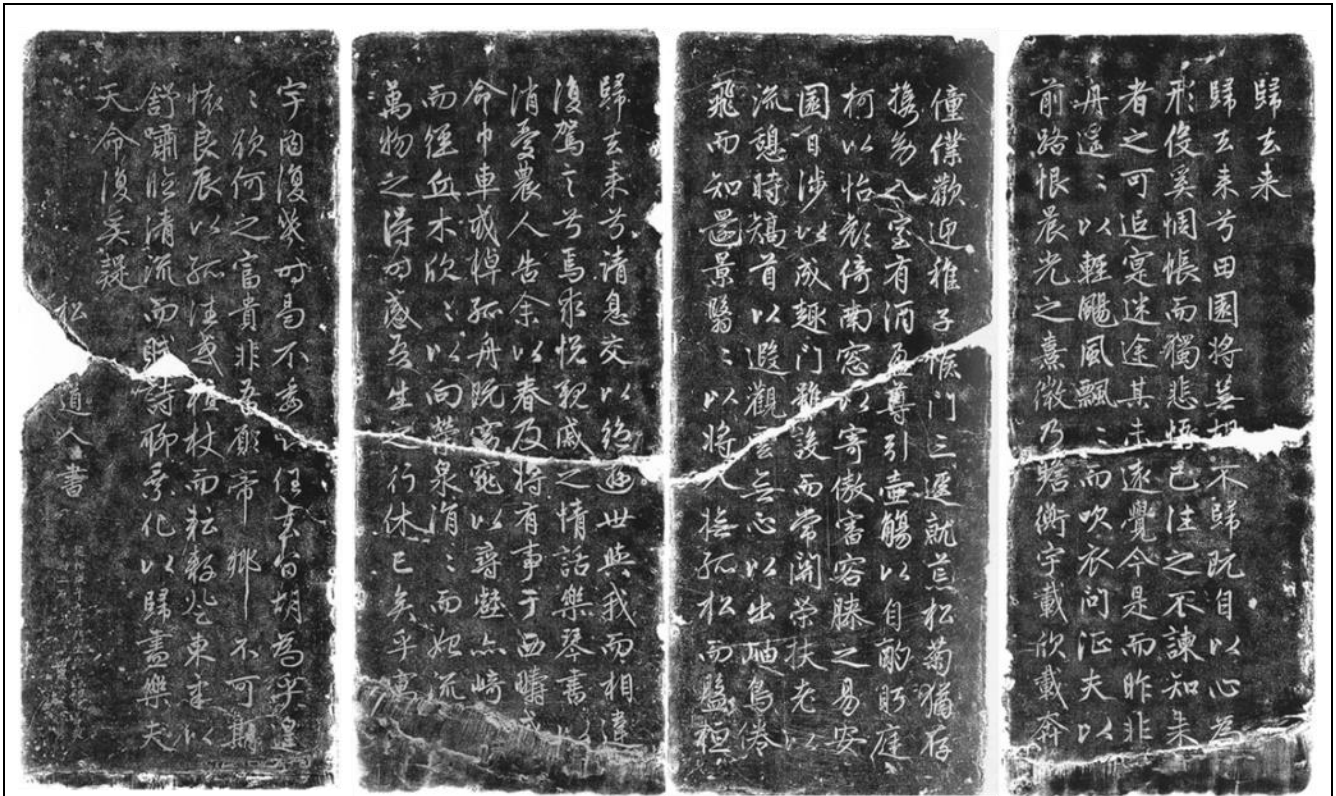


圖 3-35 元 趙孟頫 歸去來辭 延祐戊午（1318）摹勒上石 原碑現已遷至明代王錫爵故居



圖 3-36 元 趙孟頫 送友人李愿歸盤谷序 皇慶元年（1312）

原碑現已遷至明代王錫爵故居



圖 3-37 明萬曆年間（1573-1619）偽造 趙孟頫撰并書 崑山州重建海甯禪寺碑

高 148、寬 70 公分 原碑今存江蘇太倉弇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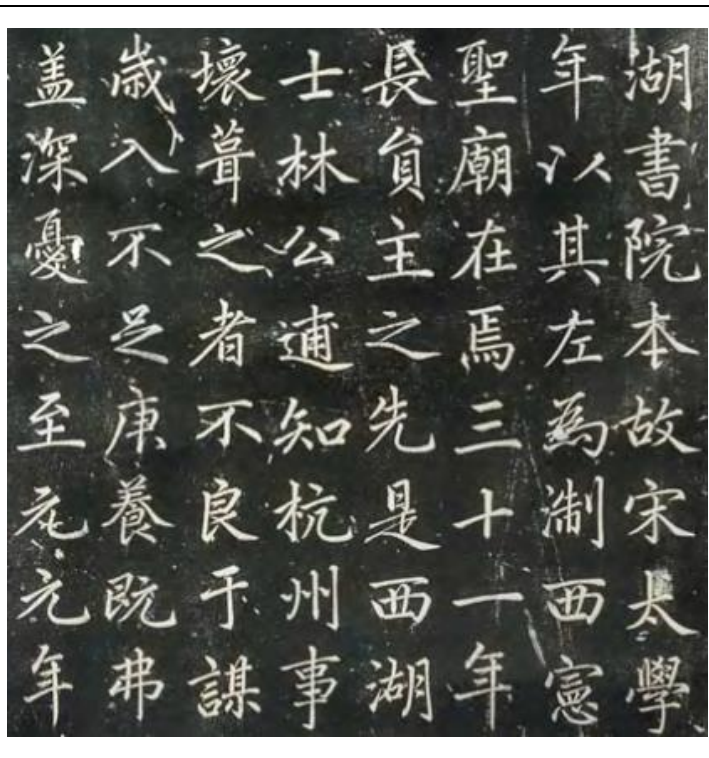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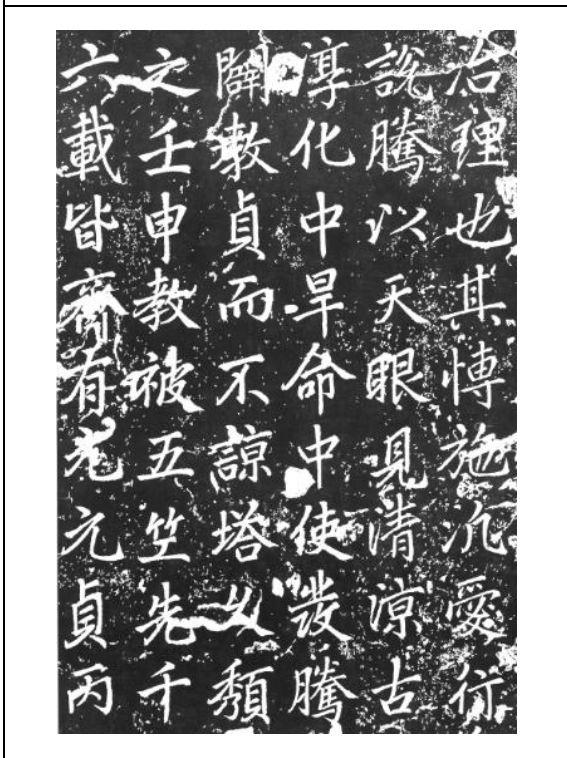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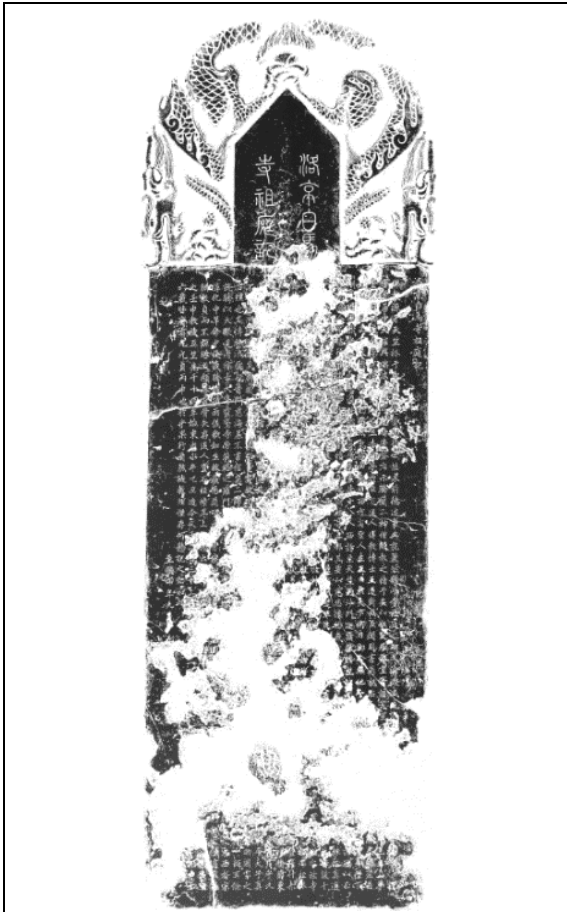


圖 3-38 元 佚名書 洛京白馬寺祖庭記
至順四年（1333）洛陽白馬寺

圖 3-39 元 佚名書 西湖書院重修大成殿記
後至元二年（1336）杭州孔廟

圖 3-40 趙孟頫篆額

		
<p>c.1287 鮮于府君墓銘 浙江杭州</p>	<p>1293 墓誌銘 山東濟南</p>	<p>1293 利津縣新脩廟學記 山東利津</p>
		
<p>1296 重脩城隍廟碑 河北涿州</p>	<p>1303 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三門記 江蘇蘇州</p>	<p>c.1307 貞節堂記 河北柏鄉</p>
		
<p>c.1308 張繼祖 墓誌銘 山東東昌</p>	<p>1308 重建留珠蘭若記 江蘇吳江</p>	<p>1309 常熟知州盧侯生祠記 江蘇常熟</p>

		
<p>1309-1310 湖州妙嚴寺記 浙江湖州</p>	<p>1309-1310 佑聖觀重建玄武殿碑 浙江杭州</p>	
		
<p>1312 崇國寺崇教大師 演公碑 北京</p>	<p>1312-1313 蔚州楊氏先塋碑 河北蔚縣</p>	<p>1310 平江路崑山淮雲院記 江蘇崑山</p>
		
<p>1313 大都路都總管府 碑陰記 北京</p>	<p>1317 柏鄉尹張君德政碑 河北柏鄉</p>	<p>1316 帝師膽巴碑 北京</p>



1318 追封楚國夫人徐君碑
江西南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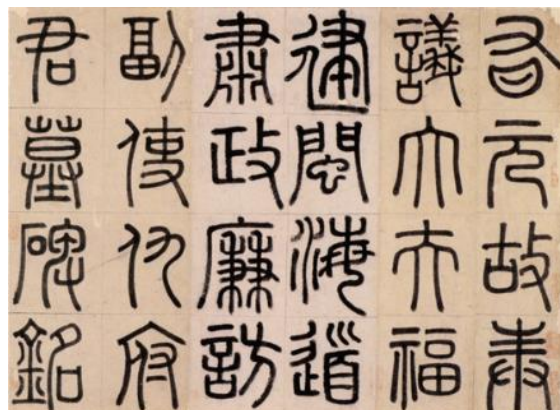
1317 聖主本命長生祝延碑
河北正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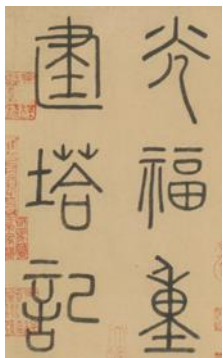
1315-1316 孔治墓碑 山東曲阜



c.1317 長明燈記 河南延津



1319 仇鏐墓碑 北京 中間兩行係後人補書



1321 光福重建塔記 江蘇吳縣



1320 重建浮海觀音殿記 江蘇江陰



c.1319 杭州福神觀記 浙江杭州



1322
長春道院記
上海松江



1319
敕賜三茅山
崇禧萬壽宮記
江蘇句容

<p>姚庸篆 孔思誠墓碑 (孔克欽等立)</p>	<p>趙孟頫書 孔治墓碑 (孔思誠立)</p>
------------------------------	-----------------------------



圖 3-41 後至元三年 (1337)
東野瑀墓碑 山東曲阜
高 181、寬 65 公分

圖 3-42 孔治、孔思誠墓碑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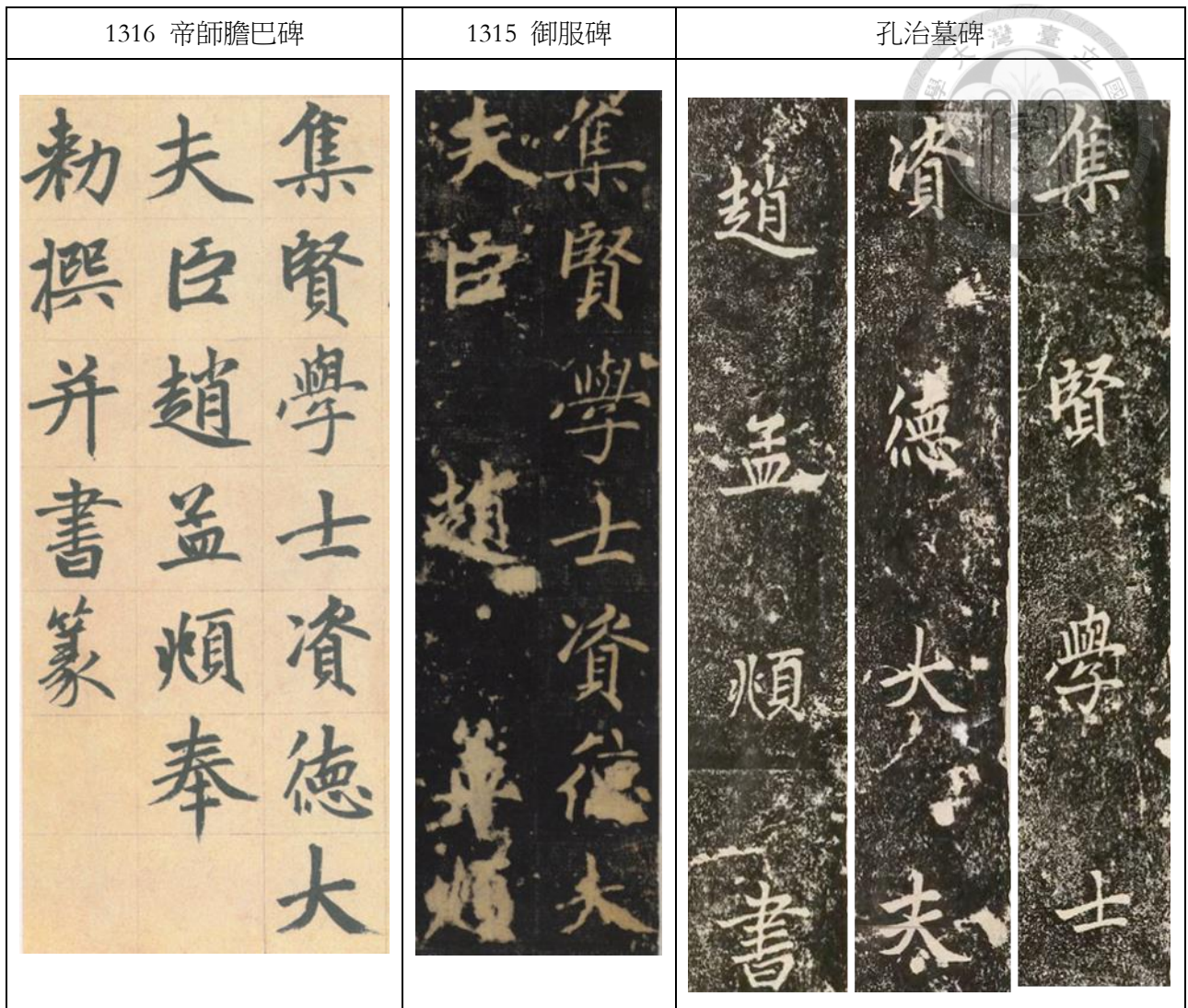


圖 3-43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官銜比較



圖 3-44 碑額樣式比較

圖 3-45 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三門記篆額比較







			<p>玄妙觀重脩三清殿記</p>
<p>「晉府書畫之印」</p>		<p>「晉府圖書」半印</p>	
			<p>玄妙觀重脩三門記</p>
<p>「晉府書畫之印」</p>		<p>「晉府圖書」半印</p>	



圖 3-46 郭貫篆額

		
<p>1314 裕公碑 河南登封 趙孟頫書丹</p>	<p>1314 投龍簡記 河南濟源 趙孟頫書丹</p>	<p>1307 劉賡書丹</p>
		
<p>1319 明公塔銘 河北邢臺 趙孟頫書丹</p>	<p>1317 何瑋神道碑 河北易縣 趙孟頫書丹</p>	<p>1314 敕賜伊川書院碑 河南嵩縣 趙孟頫書丹</p>
		
<p>1332 道嵩道行碑</p>	<p>1328 張思字神道碑 河南鞏縣 張珪書丹</p>	<p>1324 趙郡賈氏先塋碑 河北柏鄉 劉賡書丹</p>



圖 4-1 元 康里夔 楊載墓誌銘 泰定二年（1325） 浙江餘杭

大元故奉國上將軍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廣東道宣慰使都元
帥劉公神道碑銘
翰林待制儒林
郎兼國史院編
脩官虞集撰并書
元帥諱垓字仲寬河
南鄧州穰縣人故驃
騎衛上將軍中書左
丞淮西等路行中書
省事贈龍虎衛上將
軍中書右丞武敏劉
公整之第五子也武
敏先事宋仕至右領
軍衛上將軍東川觀
察使瀘州安撫使大
有戰功威名畫守江
之策上下數千里間
要害阨塞深淺遠近
緩急之勢備禦屯戰
之宜舟騎糧草之數
纖悉不遺而專制跋
扈之臣內外共為疑
沮發憤率所統十五
州官吏籍瀘州戶十
數萬自歸于我
世祖皇帝悉獻其策
上受之及丞相忠武
王以重兵渡江取宋
武收而大夏易以元

圖 4-2 元 虞集 劉垓神道碑 至治二年（1322）上海博物館藏 局部

知衡州路總管府事
大元至正五年歲在己酉
十二月庚戌朔十五日甲
子教門脩撰玄學講師張
天雨書

不出一肆以廉直聞
識者躋之至治二年
使來告曰威將刻石
神道敢請銘集嘗待
罪太史見武敏世家
未嘗不歎其謀略奇

大開元宮台僊閣記
開元再造之四年觀制粗
備方丈始作重屋于清風
堂之故基為楹三間上下
四簷猶以方柱可環以行
乃十二月庚申吉釐稅事
竟升負棟之果時看空皎
如初日朗耀其下始有未
鶴之亭雙鶴文鳴若命語
信而雷至丹頂之族類浮
空至者凡十七輩窺窺其
上良久乃去真人玄覽翁
願謂弟子張天雨曰目觀
斯瑞子蓋有以名之天雨
遂請名之曰台僊之閣以
書事紀實寫明日衡州道
守忽公適來真人以閣名
請記公欣然告曰作室貴
得其名作文貴得其意伯
老雨於文學者能棄筆直
寫吾意則斯文可立就天
雨於是濡蒙潔紙則聆雅
命公從容陳其曰意是閣
也前拱閣殿後臨玄圃錢

也前拱閣殿後臨玄圃錢
湖縹其襟帶吳岫屹其前
覺虛明真境高而不危一
郡蘭闈之巨皆順而覽是
為一宮之主且真人高率
重墜羽儀斯道仙乎山
中之相而位則次乎三台
之座者矣故有台化之翕
衆人翕贊若覽志揮而下
僊人翕贊若覽德輝而下
夫豈區區哉蓋由琴心之
疊以和台和將見諸福之
物方來而未艾以之名閣
不亦宜乎公之意如此謹
錄以為台仙閣記公名忽
都達也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同
知衡州路總管府事
大元至正五年歲在己酉
十二月庚戌朔十五日甲
子教門脩撰玄學講師張
天雨書

圖 4-3 元 張雨 大開元宮台僊閣記 至正五年（1345）上海博物館藏



圖 4-4
傳 唐 李邕
(疑元末人)
出師表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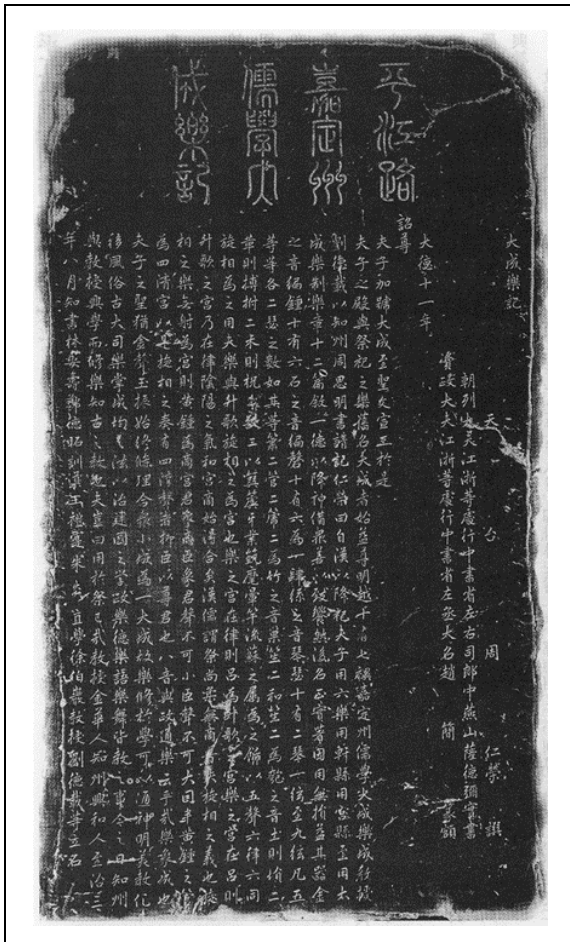


圖 4-5 元 薩德彌實 平江路嘉定州儒學大成樂記 至治三年（1323） 上海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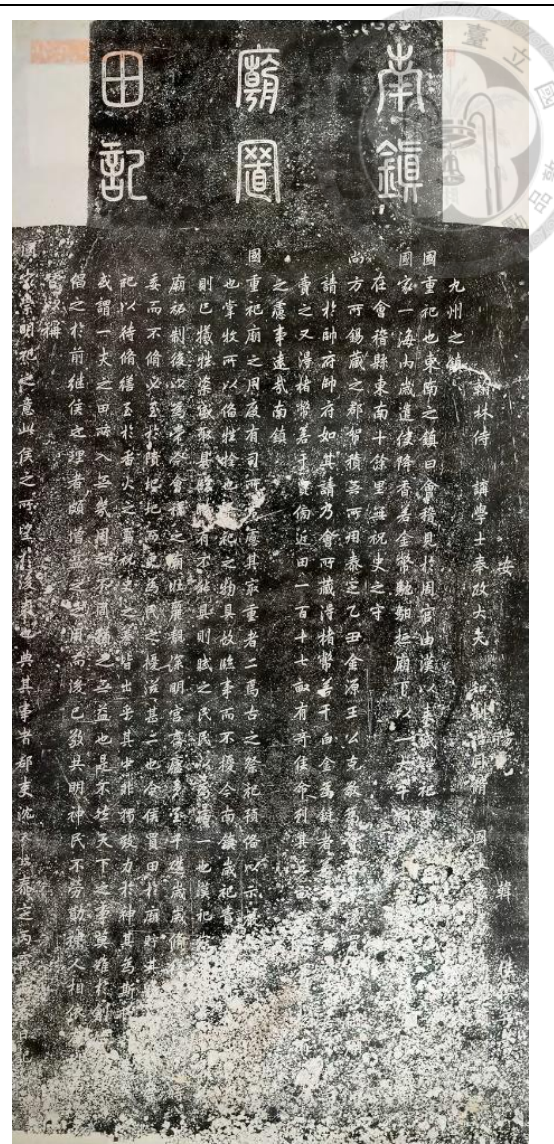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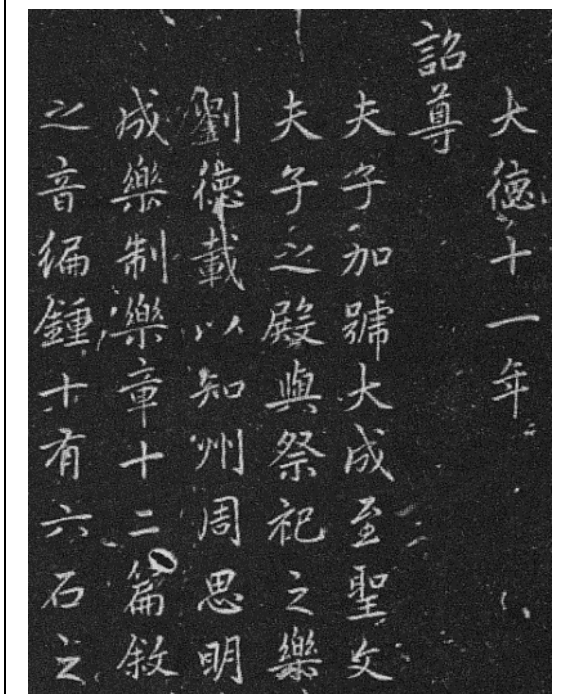


圖 4-6 元 韓性 南鎮廟置田記 泰定丙寅（1326） 浙江紹興





朝列大夫侍御史石珪書
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

集仙宮倒插竹
公宮然於林... 流芳幾百年
... 玄真子

陝西都轉運鹽使司新作孔子廟記
大德三年... 石

使司新作孔子廟記
賢學士太中大夫盧
文館大學士榮祿大
千家鄜術昭望州而
劉公紹慶實揔漕事
成厥功為禮殿重檐
位著如禮置講堂殿
郡廟學之冠六十子
其勤且德於是鄉厚

清風時來撼勁節琅
歲寒不改君子操天
古往今來世罕異箇
佇看化龍應有日子
我來援筆記盛事硯
揮毫落帑非凡比為

圖 4-7 元 石珪 陝西都轉運鹽使司新作孔子廟記 大德三年（1299）山西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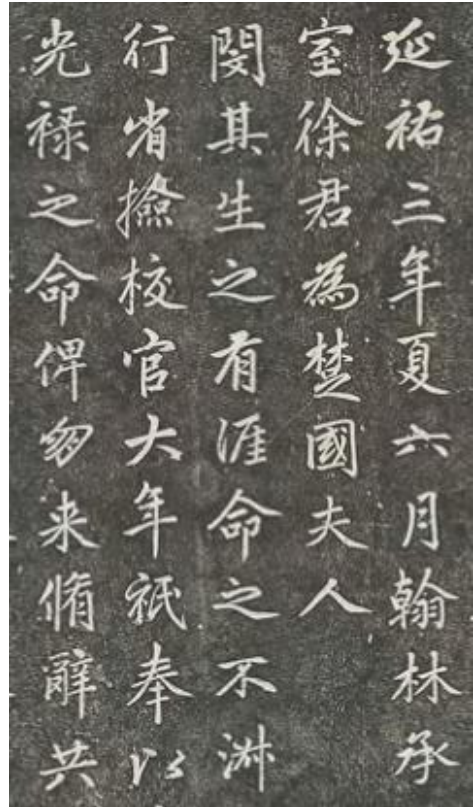
圖 4-8 元 佚名書 集仙宮倒插竹玄真子詩 約皇慶元年（c.1312）上海嘉定



圖 4-9 元 佚名書 丁景恭填諱 □恂墓誌銘
延祐甲寅（1314）蘇州博物館藏



圖 4-10 元 賈奎 追封楚國夫人徐君碑
延祐五年（1318）江西南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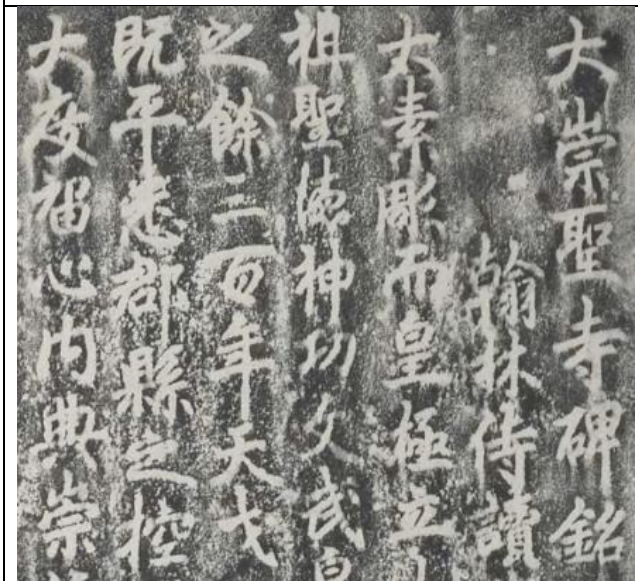


圖 4-11 元 僧圓護 崇聖寺碑
泰定二年（1325） 雲南大理



圖 4-12 元 佚名書 代祀南鎮記
元統三年（1335） 浙江紹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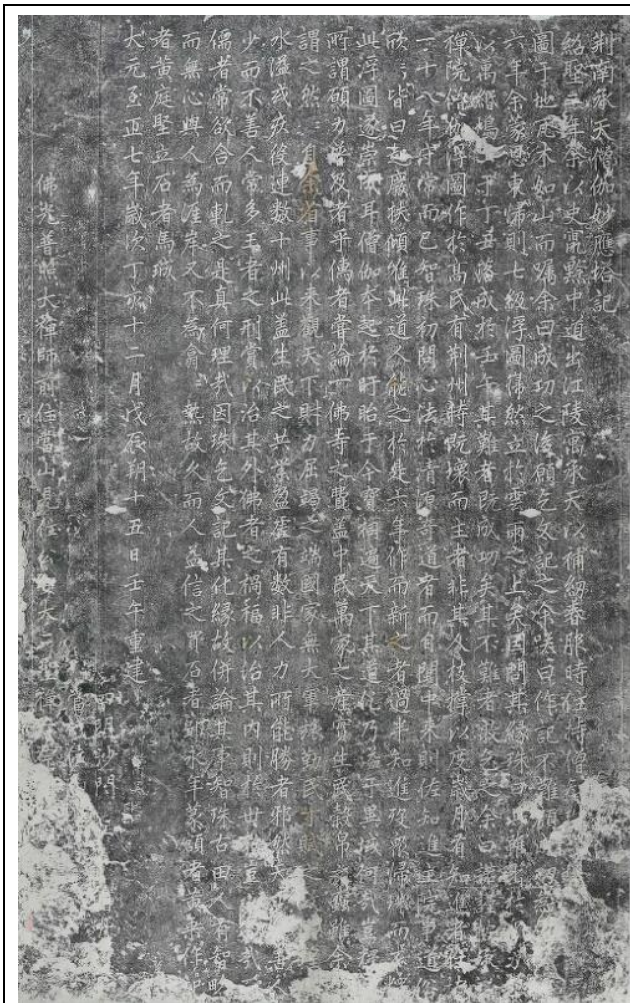


圖 4-13 元 釋士瑩 荆南承天禪院叢蘭精舍記
至正七年（1347） 湖北荊州



圖 4-14 元 釋士瑩 荆南承天僧伽妙應塔記
至正八年（1348） 湖北江陵

道出江陵寓承
田成功之後願
浮圖蕩然立於
於壬午其難者
有荊州時既壞
初問心法於清

臨辨羅季能以荆
天院以黃太史重
章致仕還荆而蘭
鳥之夢藻思日新
夏呂王亦能操觚
湘中之寶荆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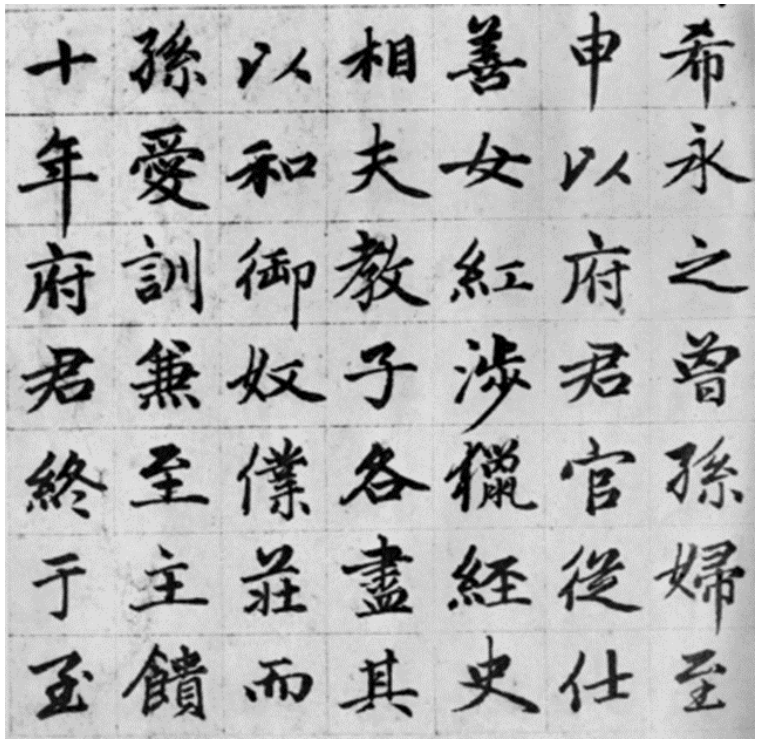
圖 4-15 元 趙雍 義田記 庚午歲（1330）書、至正庚寅（1350）刻 蘇州碑刻博物館藏



圖 4-16 元 趙雍 湖州路重修府治記 至正六年（1346） 浙江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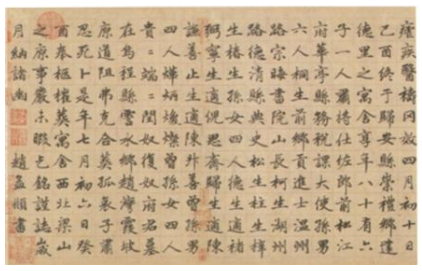
←↑ 圖 4-17 元 趙雍 青山詩 四川大學博物館藏 局部



←↑



圖 4-18
元 舊題趙孟頫 趙肅書母衛宜人 墓誌 至正二十三年 (13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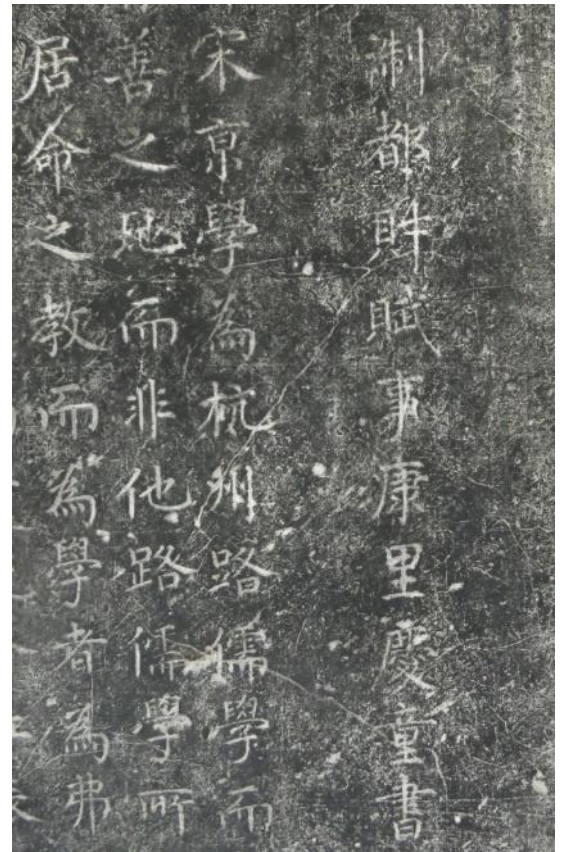


圖 4-19 元 林鏞 杭州路重建廟學記
至正二十四年（1364）杭州孔廟 碑額已失

圖 4-20 元 康里慶童 杭州路重建廟學碑
至正十五年（1355）杭州孔廟



↑圖 4-21-a 全碑

↓圖 4-21-d 下載局部



圖
4-21-
b
碑額



圖
4-21-
c

上載
詔書
局部



←圖 4-21-e
邊欄

圖 4-21 元 紹興路加封孔子碑 1310 浙江紹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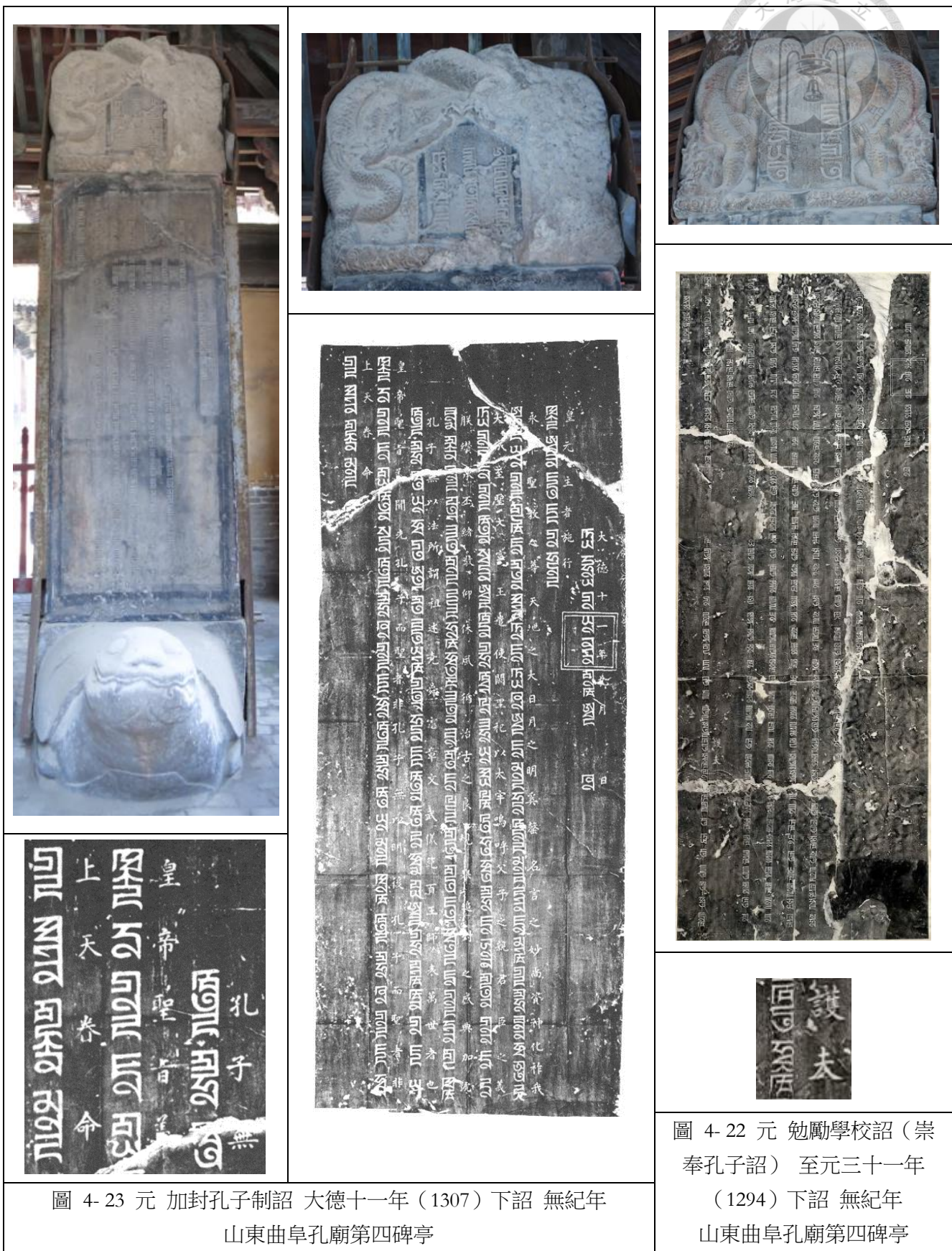


圖 4-23 元 加封孔子制詔 大德十一年（1307）下詔 無紀年
山東曲阜孔廟第四碑亭

圖 4-22 元 勉勵學校詔（崇奉孔子詔）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下詔 無紀年
山東曲阜孔廟第四碑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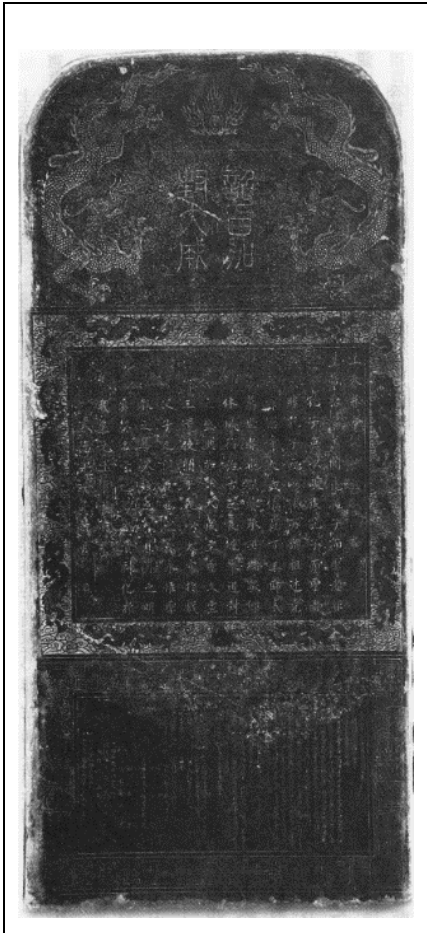


圖 4-24-a 全碑拓片



圖 4-24-b 碑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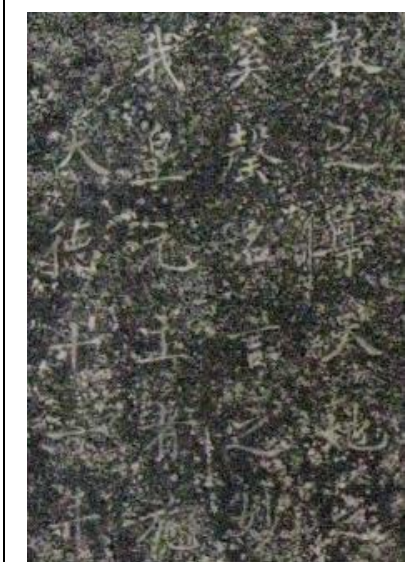


圖 4-24-d 上截詔書局部



圖 4-24-c 上截詔書

圖 4-24 元 平江路嘉定州加封孔子碑 至大三年（1310） 上海嘉定孔廟



圖 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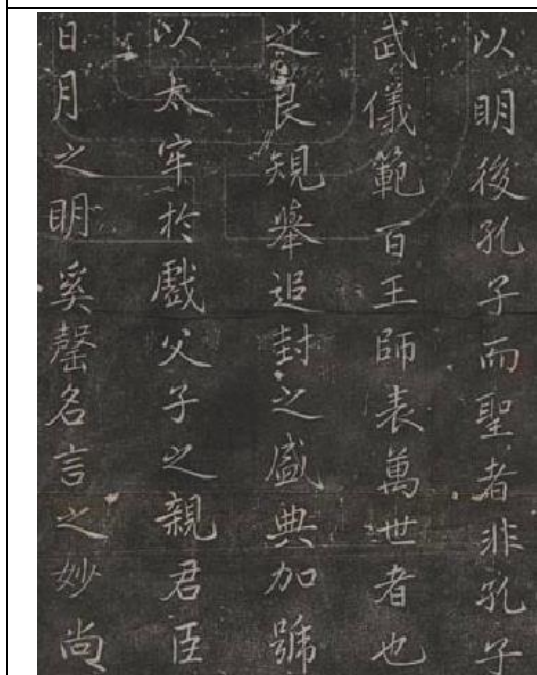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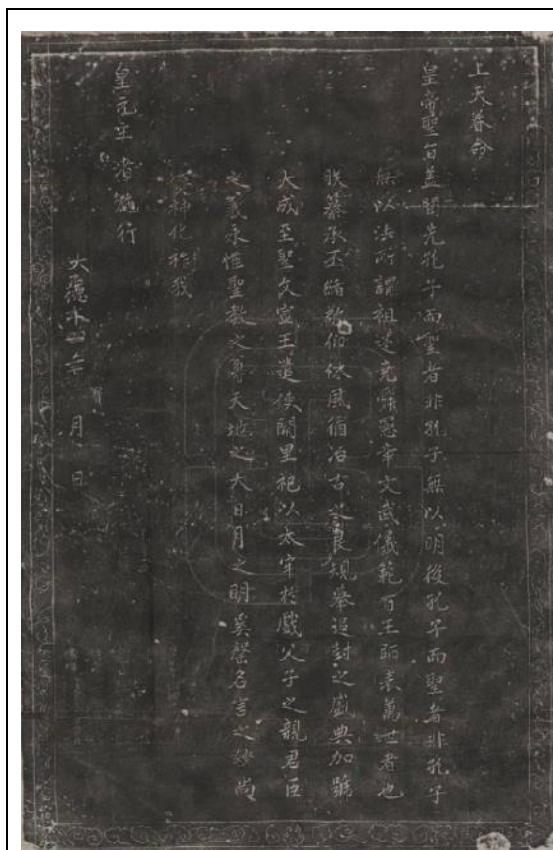


圖 4-26 元 加封孔子碑
至大三年 (1310) 江蘇丹陽
拓本縱 127、橫 82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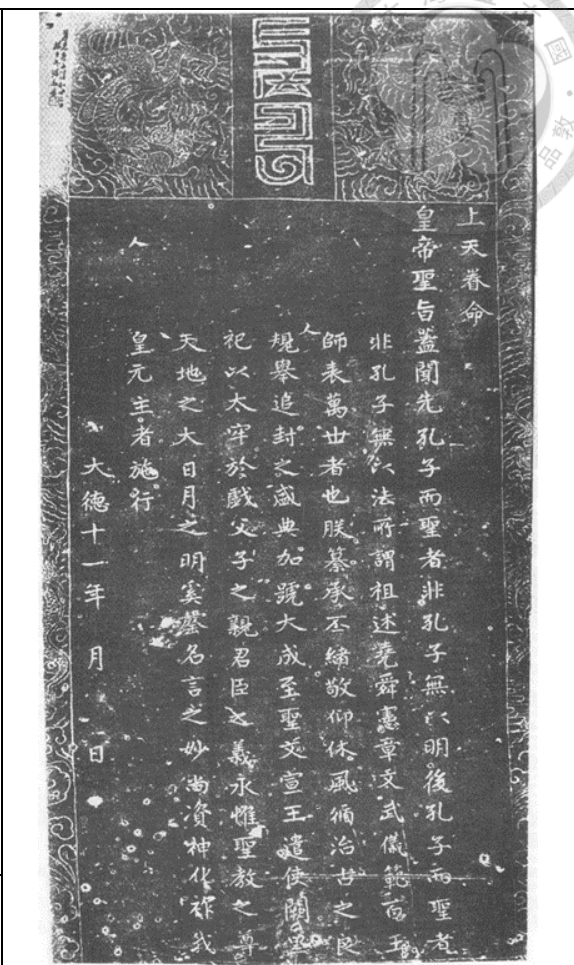


圖 4-27 元 加封孔子碑 無紀年 江蘇無錫
拓本縱 137.2、橫 63.5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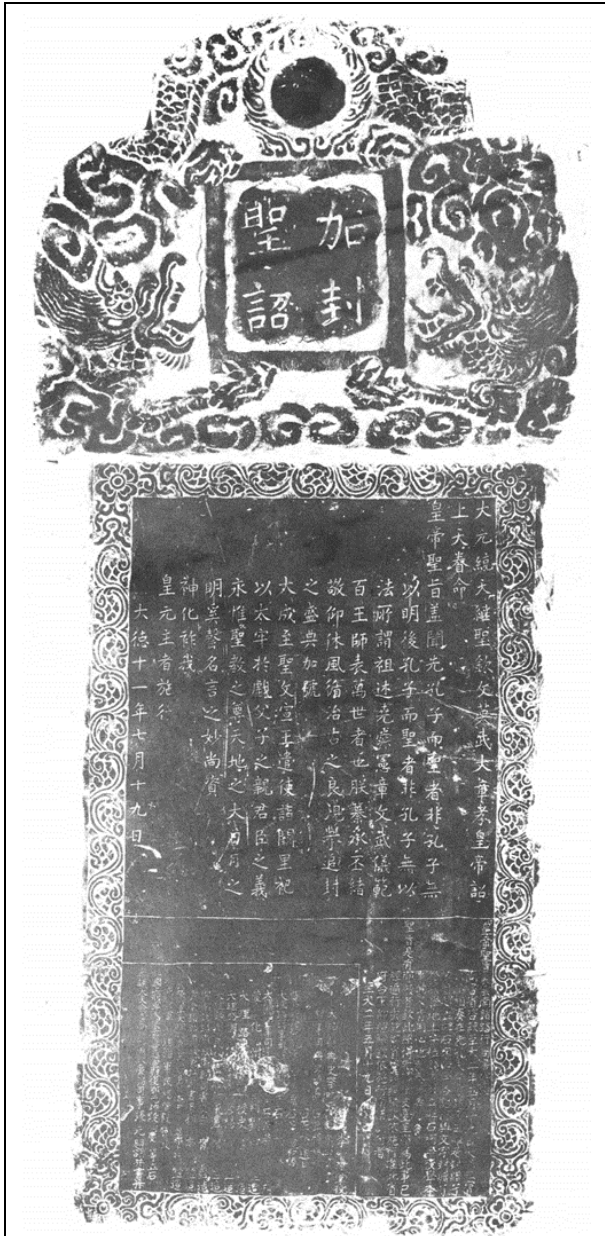


圖 4-28 江浙行省加封孔子制詔碑分布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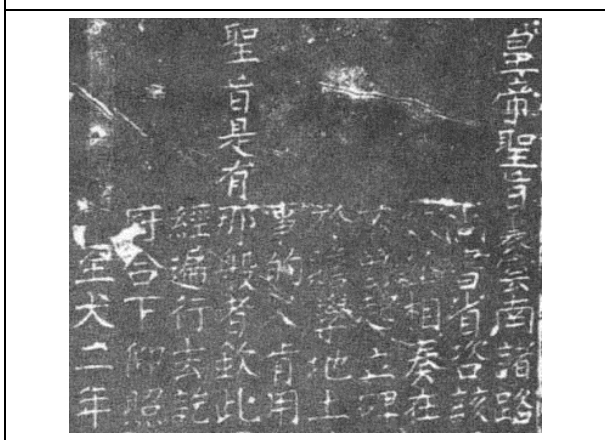


圖 4-29 元 加封孔子碑
至大二年（1309）雲南大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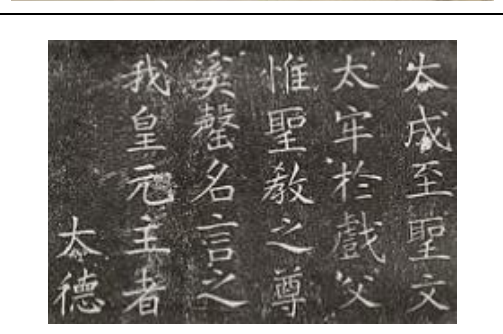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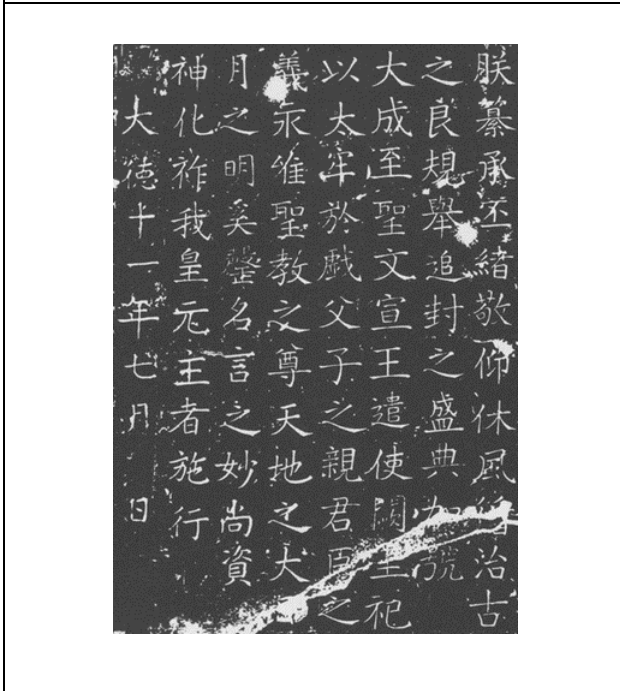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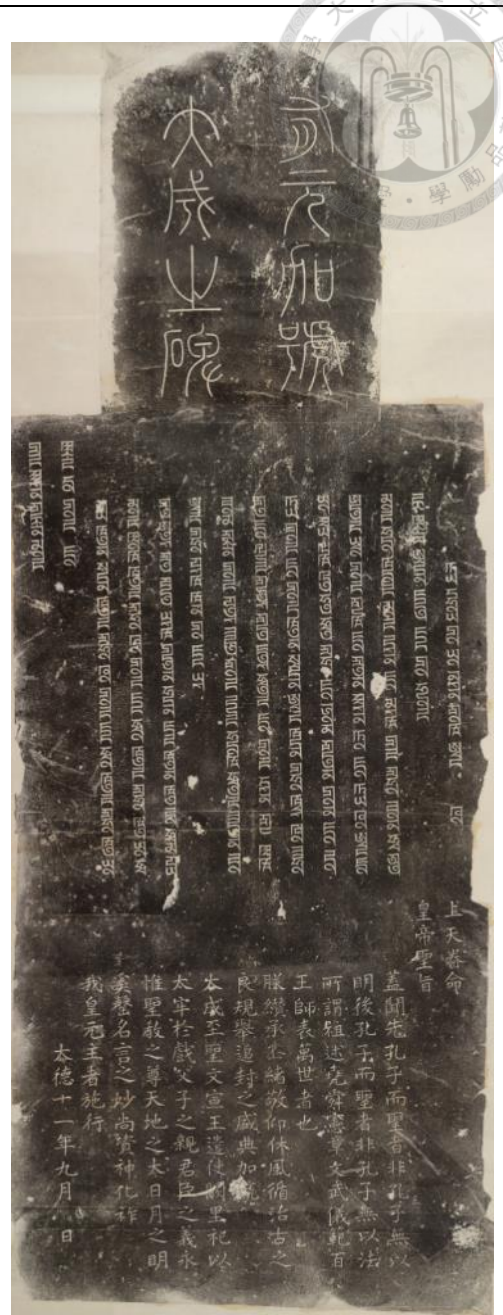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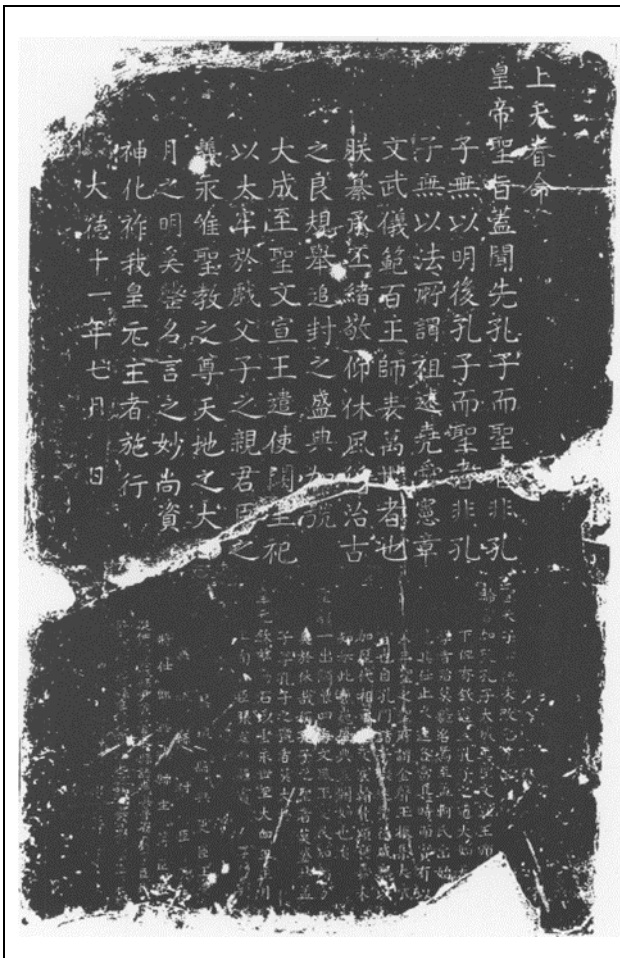


圖 4-30 元 加封孔子碑
至大四年 (1311) 山西翼城

圖 4-31 元 加封孔子碑 無紀年
河北定縣

山東曲阜	轉寫	河北定縣	轉寫	《蒙古字韻》轉寫	八思巴文參考字母
	ɲian		ɲian	ɲian	
	h[e]iw		heiw	heiw	
	hɯuŋ		hɯuŋ	hɯuŋ	
	liɑŋ		liɑŋ	liɑŋ	
	geuè		giuè	geuè	

圖 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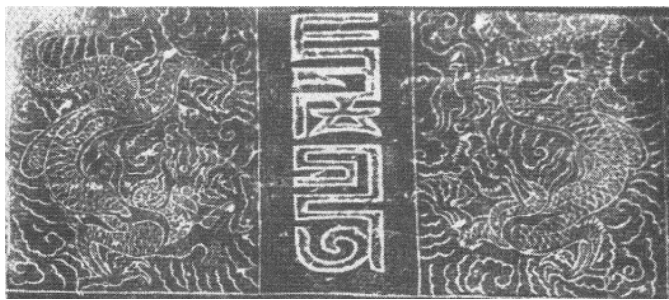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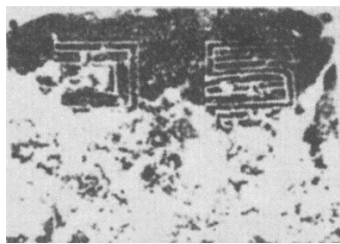

	
<p>“tay šin dži šin wun suen ‘uaŋ džew šeu” (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書) 無紀年 山東曲阜</p>	<p>“džew šeu” (詔書) 無紀年 江蘇無錫</p>
	
<p>“gia□džew□” (加□詔□) 1312 河南原武</p>	<p>“šin dži” (聖旨) 1316 廣西宜州</p>

圖 4-33 加封孔子碑八思巴字碑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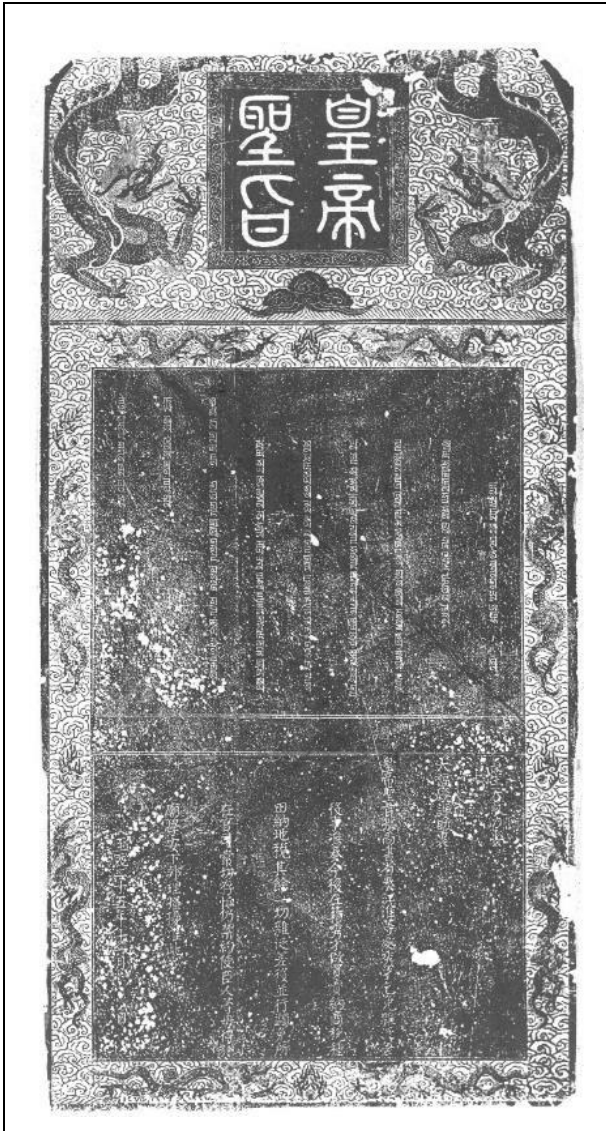


圖 4-34 元 儒學免稅役聖旨碑 至元二十五年 (1288) 下詔 無紀年 浙江紹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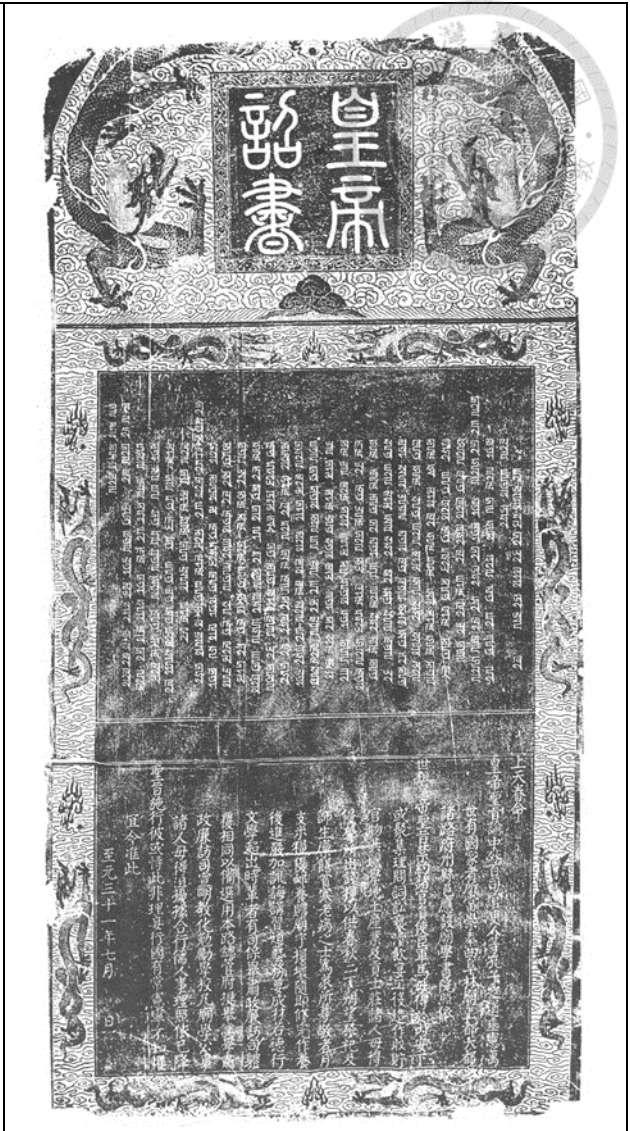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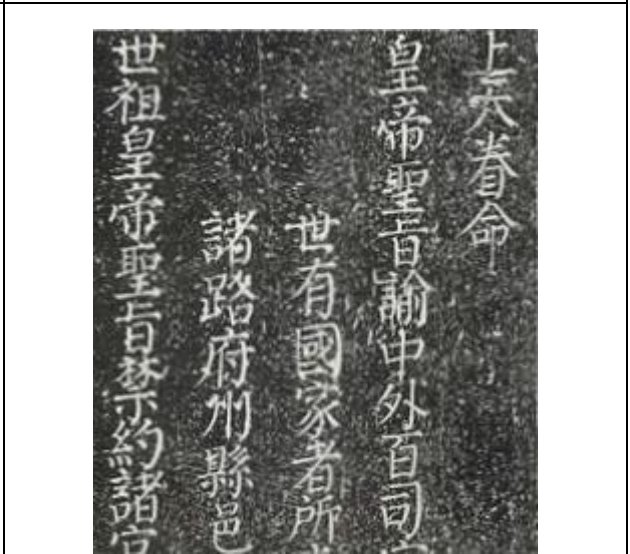


圖 4-35 元 勉勵學校詔 (崇奉孔子詔) 至元三十一年 (1294) 下詔 無紀年 浙江紹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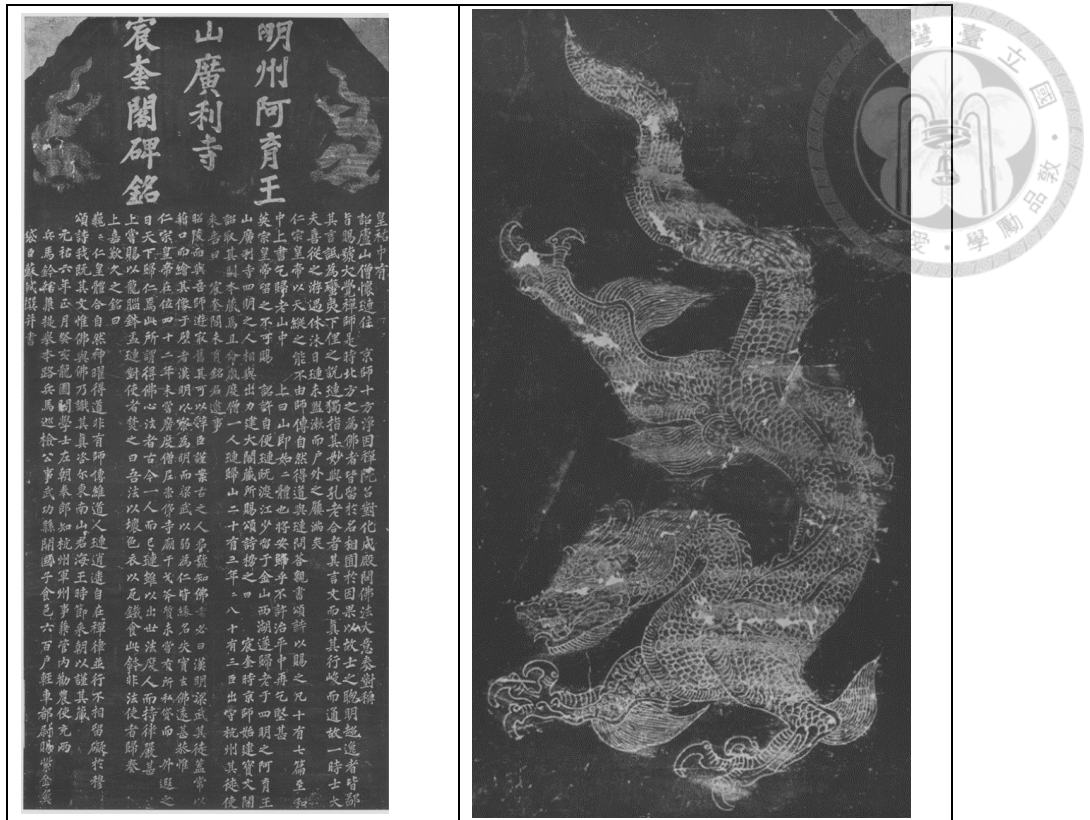


圖 4-36 北宋 蘇軾撰并書 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宸奎閣碑銘 元祐六年（1091）
浙江寧波 原碑久佚 宋拓孤本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圖 4-37 北宋 徽宗撰、蔡京書額 辟靡詔書碑額 1107 山東巨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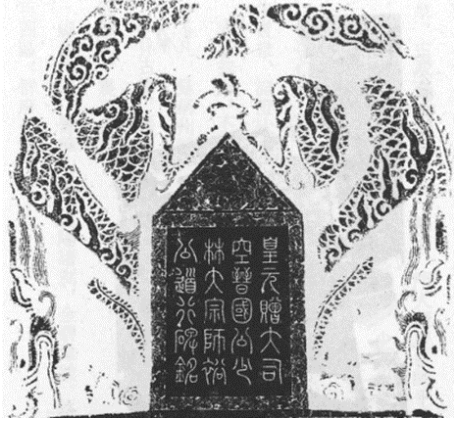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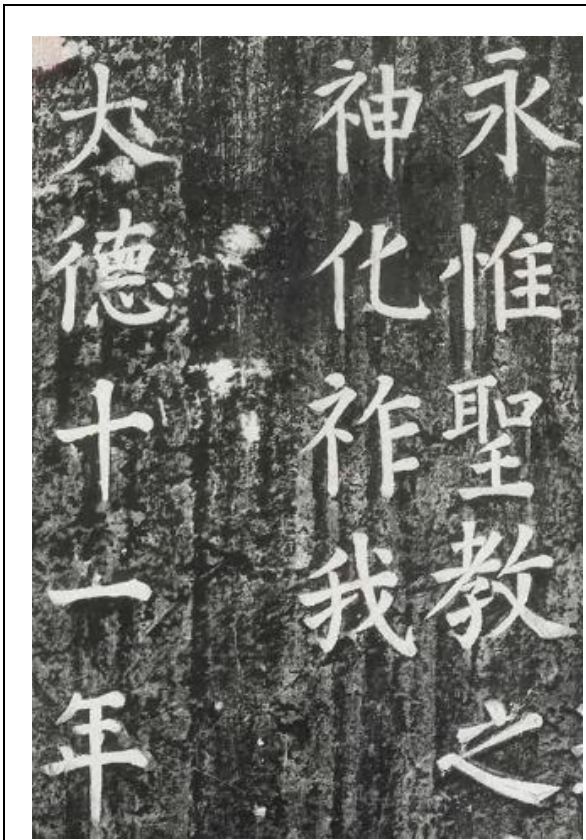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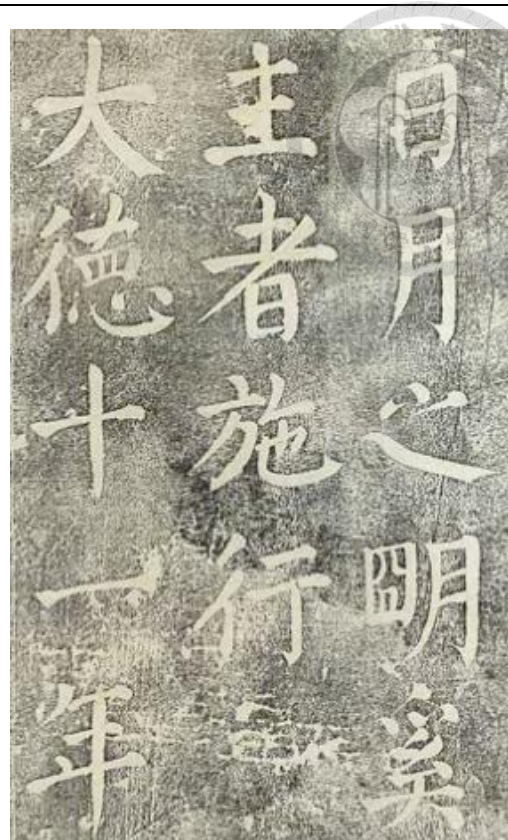
<p>山東曲阜 c.1307 加封孔子制詔</p>	<p>山東曲阜 c.1294 崇奉孔子詔</p>
	
<p>河南登封 1314 少林裕公碑</p>	<p>河南洛陽 1333 白馬寺祖庭記</p>
	
<p>北京東嶽廟 1329 張留孫碑（北道教碑）</p>	<p>北京國子監 1336 加封孔子制詔</p>
	

圖 4-38 北方流行螭首碑額樣式



碑陽



碑陽



碑陰



碑陰

圖 4-39 元 加封孔子碑 皇慶元年 (1312)
山東滕縣

圖 4-40 元 加封孔子碑 泰定改元 (1324)
河北石家莊 (直隸獲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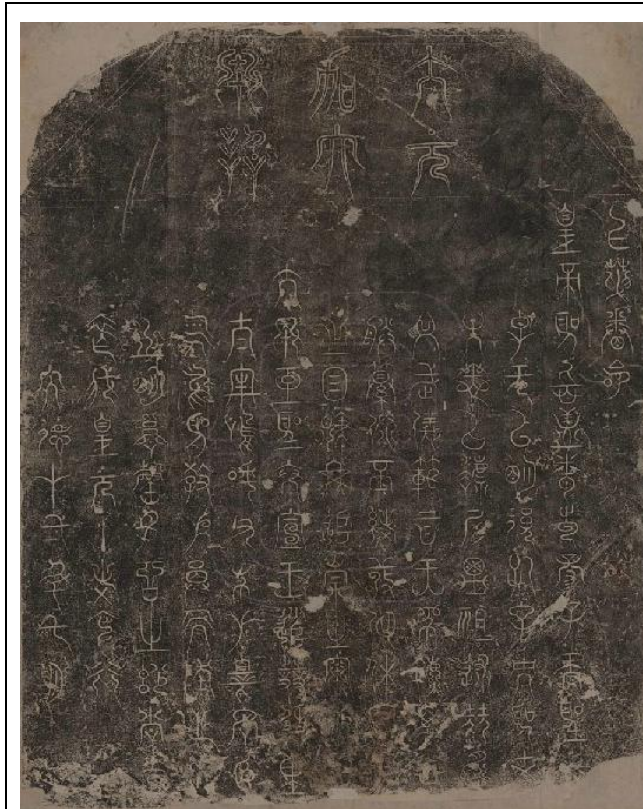


圖 4-41 元 加封孔子碑 無紀年
山東廣饒



圖 4-42 元 鄭守□書 加封孔子碑
延祐六年（1319） 河北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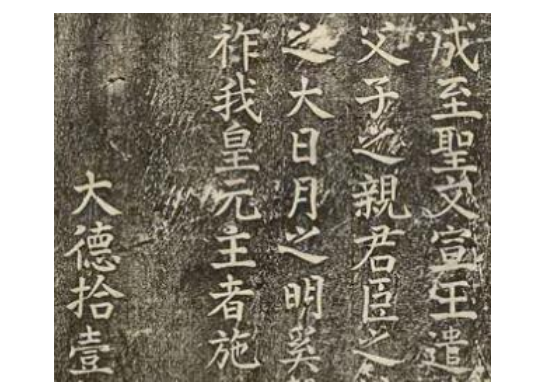




圖 4-44 元 揭傒斯書丹 加封孔子碑
後至元四年（1338） 河北蔚縣 碑額失拓



圖 4-43 元 揭傒斯 跋陸東之文賦
後至元四年（1338）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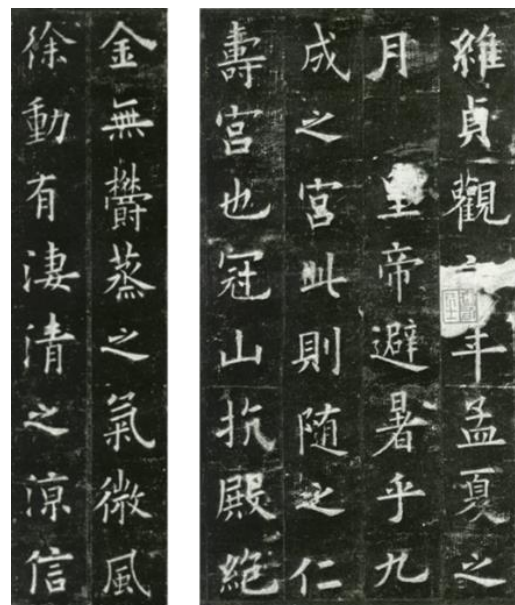


圖 4-45 唐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623） 陝西麟游 局部

圖版出處



圖版 壹-1 王靖憲主編，《中國碑刻全集·第6冊 唐 五代 宋 金 元》，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頁 424-457。

圖版 壹-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以下簡稱《北圖藏拓》），冊 48，頁 122。

圖版 壹-3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8，頁 127。

圖版 壹-4 山東博物館提供原石照片；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墓誌 4901。

圖版 壹-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1747。

圖版 貳-1 蕭山博物館整理，《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頁 1-4；筆者拍攝原碑照片。

圖版 貳-2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9冊 元 I》，圖 30。

圖版 貳-3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集，《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圖 81；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50，頁 150。

圖版 貳-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4304。

圖版 貳-5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8，頁 173。

圖版 貳-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鐵可父子墓和張弘綱墓〉，《考古學報》，1986 第 1 期，頁 110-111。

圖版 貳-7 大阪市立美術館、日本書芸院、上海博物館編，《中国書画名品図録》，大阪：中国書画名品展実行委員会，1994，圖 29。

圖版 參-1 王連起、郭斌編，《趙孟頫墨迹大觀》，圖 17；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2。

圖版 參-2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9冊 元 I》，圖 42。

圖版 參-3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45。

圖版 參-4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10513。

圖版 參-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4599。

圖版 參-6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集，《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エリオット.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圖 11。

圖版 參-7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9冊 元 I》，圖 48。

圖版 參-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4051。

圖版 肆-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16173-1。

圖版 肆-2 周景培提供原碑照片；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26。

- 圖版 肆-3 劉建華，〈趙孟頫書《蔚州楊氏先塋碑銘》考〉，頁 39、42；鄧慶平編錄、李新威主持訪拓，《蔚縣碑銘輯錄》，頁 598、600。
- 圖版 肆-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1815。
- 圖版 肆-5 黃明蘭、朱亮主編，《中國歷代名碑書法真跡》，北京：朝華出版社，2004，頁 1103。
- 圖版 肆-6 黃明蘭、朱亮主編，《中國歷代名碑書法真跡》，頁 1144。
- 圖版 肆-7 余華青、張廷皓主編，《陝西碑石精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 253。
- 圖版 肆-8 史雲征等主編，《河北柏鄉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38。
- 圖版 肆-9 傅紅展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5·元》，北京：故宮博物院，2013，圖版 19。
- 圖版 肆-10 筆者拍攝原碑照片；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96。
- 圖版 肆-11 李源河主編，《翰墨石影：河南省文史研究館館藏搨片精選》，揚州：廣陵書社，2003，頁 64。
- 圖版 肆-12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1344。
- 圖版 肆-13 羅振玉輯，《趙文敏公虞文靖公法書二種》，頁 1245-1253。
- 圖版 肆-1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山西碑碣》，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 279。
- 圖版 伍-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4253。
- 圖版 伍-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89。
- 圖版 伍-3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集，《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圖 82。
- 圖版 伍-4 傅紅展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5·元》，圖版 1。
- 圖版 伍-5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84。
- 圖版 伍-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19242-1、19242-2。
- 圖版 伍-7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9 冊 元 I》，圖 78。
- 圖版 陸-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123；筆者拍攝原碑照片。
- 圖版 陸-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山西碑碣》，頁 294-299。
- 圖版 陸-3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194。
- 圖版 陸-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12564。
- 圖 1-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2。

- 圖 1-2 下三彌中郎等編，《書道全集·中國第 11 卷·宋 II》，圖 10。
- 圖 1-3 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頁 69。
- 圖 1-4 http://ori.hangzhou.com.cn/ornews/content/2014-10/13/content_5481759_2.htm
- 圖 1-5 米沢嘉圃、中田勇次郎著，《原色日本の美術・28・請来美術（絵画・書）》，東京：小学館，1971，頁 199。
- 圖 1-6 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124。
- 圖 1-7 何傳馨等編，《宋蔡襄墨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68-70。
- 圖 1-8 米沢嘉圃、中田勇次郎著，《原色日本の美術・28・請来美術（絵画・書）》，頁 198。
- 圖 1-9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23。
- 圖 1-10 大阪市立美術館、日本書芸院、上海博物館編，《中国書画名品図録》，圖 3。
- 圖 1-11 下三彌中郎等編，《書道全集·中國第 11 卷·宋 II》，頁 148。
- 圖 1-12 李偉鵬編，《李孝同碑》，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
- 圖 1-13 筆者製。
- 圖 1-14 王同順，《鎮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書法研究》，頁 237。
- 圖 1-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藏品編號 06216。
- 圖 1-16 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歷代碑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50。
- 圖 1-17 馬兆祥主編，《碑銘擷英》，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頁 27。
- 圖 1-18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5。
- 圖 1-19 衢州市博物館編著，《衢州墓誌碑刻集錄》，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26。
- 圖 1-20 何傳馨等編，《唐褚遂良墨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4。
- 圖 1-2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40。
- 圖 1-2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22。
- 圖 1-23 米沢嘉圃、中田勇次郎著，《原色日本の美術・28・請来美術（絵画・書）》，頁 132。
- 圖 1-2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6606。
- 圖 1-25 王亦旻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4·宋》，北京：故宮博物院，2012，頁 230。

- 圖 1-26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11004。
- 圖 1-27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32。
- 圖 1-28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09。
- 圖 1-29 <http://wap.polypm.com.cn/bigpic.php?ArtCode=art5052283971>
- 圖 1-30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30。
- 圖 1-3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10。
- 圖 1-32 馮幼衡，〈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頁 117。
- 圖 1-33 筆者製。
- 圖 1-34 樊軍，〈南宋「吳挺碑」碑文校注〉，《華岡文科學報》，1993，19 期，頁 116。
- 圖 1-35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128。
- 圖 1-36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25-26。
- 圖 1-37 王連起主編，《宋代書法》，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頁 208-209。
- 圖 1-38 筆者製。
- 圖 1-39 馬兆祥主編，《碑銘擷英：鄞州碑碣精品集》，頁 29。
- 圖 1-40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46。
- 圖 1-41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35。
- 圖 1-42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32。
- 圖 1-43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78。
- 圖 1-44 桂海碑林博物館編，《桂林石刻擷珍》，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頁 50-51。
- 圖 1-45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80。
- 圖 1-46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31。
- 圖 1-4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86f93e01011jue.html
- 圖 1-48 東京国立博物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編，《尚意競艷：宋時代の書》，東京：台東区芸術文化財団，2012，頁 5-6。
- 圖 1-49 章國慶編，《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頁 192。
- 圖 1-50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54。
- 圖 1-5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24。
- 圖 1-5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38，頁 169。



- 圖 1-53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57。
- 圖 1-54 馮幼衡，〈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頁 117。
- 圖 1-55 下三彌中郎等編，《書道全集·中國第 11 卷·宋 II》，圖 64。
- 圖 1-56 <http://www.bjdips.com/gwh/result.aspx?ID=GWH-23206>
- 圖 1-57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47。
- 圖 1-58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3，頁 148。
- 圖 1-59 劉剛主編，《湖湘碑刻》，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頁 142。
- 圖 1-60 湖南省文物事業管理局、祁陽縣浯溪文物管理處編，《浯溪碑林》，長沙：湖南省美術出版社，1992，頁 54。
- 圖 1-61 啓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 10 冊·宋 忠義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38。
- 圖 1-62 陶勇清主編，《廬山歷代石刻》，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0，頁 38。
- 圖 1-63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6262。
- 圖 1-64 馬兆祥主編，《碑銘擷英：鄞州碑碣精品集》，頁 32、34。
- 圖 1-65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40。
- 圖 1-66 伏見冲敬解說，《梁貝義淵蕭愴碑》，東京：二玄社，1972。
- 圖 1-67 鄭嘉勵、梁曉華編，《麗水宋元墓誌集錄》，頁 22。
- 圖 1-68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23。
- 圖 1-69 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頁 34。
- 圖 1-70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集，《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圖 78。
- 圖 1-7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126。
- 圖 1-72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10473。
- 圖 1-73 鄭嘉勵、梁曉華編，《麗水宋元墓誌集錄》，頁 89。
- 圖 1-74 何傳馨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書畫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圖版 I-17；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頁 41。
- 圖 1-75 陶淵旻，〈《宋故萬一直閣李君壙誌》考〉，頁 93。
- 圖 1-76 馬兆祥主編，《碑銘擷英：鄞州碑碣精品集》，頁 42。
- 圖 1-77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117。
- 圖 1-78 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頁 70-71。



- 圖 1-79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8751。
- 圖 1-80 楊仁愷主編，《隋唐五代書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圖 33。
- 圖 1-81 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圖版 48。
- 圖 1-82 馬兆祥主編，《碑銘擷英：鄞州碑碣精品集》，頁 48。
- 圖 1-83 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嘉定博物館編，《嘉定碑刻集》，頁 201。
- 圖 1-84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29。
- 圖 1-85 中國文物研究所、常熟博物館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江蘇·壹·常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38。
- 圖 1-86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顧專 586、587。
- 圖 1-87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4，頁 129。
- 圖 1-88 常盤大定、関野貞著，《支那文化史蹟·第三輯》，東京：法藏館，1939-1941，圖版 III-11。
- 圖 1-89 伏見冲敬解說，《隋丁道護啓法寺碑》，東京：二玄社，1962。
- 圖 2-1 鄭嘉勵、梁曉華編，《麗水宋元墓誌集錄》，頁 148。
- 圖 2-2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臺北，曉園出版社，1991，第 7 冊，頁 29。
- 圖 2-3 應征主編，《鐫石印痕：環太湖歷史碑刻拓片精萃》，頁 37。
- 圖 2-4 筆者製。
- 圖 2-5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3593。
- 圖 2-6 筆者製。
- 圖 2-7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10 冊 元 II》，圖 66。
- 圖 2-8 王連起主編，《元代書法》，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圖 39。
- 圖 2-9 柴培良、趙燕君主編，《歸去來兮：趙孟頫書畫珍品回家展特輯》，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圖版 36。
- 圖 2-10 蔡玫芬主編，《精彩一百：國寶總動員》，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178。
- 圖 2-11 傅紅展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5·元》，圖版 16。
- 圖 2-12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djvu/bei/gen0085a.djvu>
- 圖 2-13 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頁 240-243。
- 圖 2-14 王連起主編，《元代書法》，圖 17。

圖 2-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1916。

圖 2-16 陳葆真主編，《樂山堂藏古代書畫》，臺北：樂山堂，2006，頁 54。

圖 2-17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1454。

圖 2-18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50，頁 134。

圖 2-19 啓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第 12 冊·宋 姑孰帖·宋 松桂堂帖·元 樂善堂帖》，頁 187、192-194。

圖 2-20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北京 8355；筆者拍攝原碑照片。

圖 2-21 筆者製。

圖 2-22 (清)繆荃孫編，《江蘇金石志》，卷 21，頁 7a。

圖 2-23 筆者製。

圖 2-24 王暢責任編輯，《張從申李玄靖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6-7。

圖 2-25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正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3，下冊，頁 3-6。

圖 3-1 東京國立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朝日新聞社編，《法書至尊：中日古代書法珍品特集》，上海：上海博物館，2006，圖版 18。

圖 3-2 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頁 77。

圖 3-3 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海外藏中國法書集·1·日本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頁 21。

圖 3-4~圖 3-8 筆者製。

圖 3-9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9 冊 元 I》，圖 11。

圖 3-10~圖 3-11、圖 3-14~圖 3-15、圖 3-17~圖 3-18 筆者製。

圖 3-12 《宋拓李邕嶽麓寺碑》，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8。

圖 3-13 三井文庫編，《聽水閣旧藏碑拓名帖撰：新町三井家》，東京：三井文庫，1998，頁 78-79。

圖 3-16 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海外藏中國法書集·1·日本卷》，頁 18-20、26-39。

圖 3-19 傅紅展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5·元》，圖版 17。

圖 3-20 傅紅展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5·元》，圖版 13。

圖 3-21 Shane McCausland, Zhao Mengfu: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 p.101.

圖 3-22 筆者製。

圖 3-23 傅紅展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書法編·5·元》，圖版 21。



圖 3-24~圖 3-30 筆者製。

圖 3-31 三井文庫編，《聽水閣旧藏碑拓名帖撰：新町三井家》，頁 42-43；西安碑林博物館編，《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39。

圖 3-32~圖 3-34 筆者製。

圖 3-35 太倉博物館編，《太倉文物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06-107。

圖 3-36 太倉博物館編，《太倉文物精華》，頁 108-109。

圖 3-37 筆者拍攝照片。

圖 3-38 黃明蘭、朱亮編，《洛陽名碑集釋》，北京：朝華出版社，2003，頁 354-355。

圖 3-39 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頁 293；筆者拍攝照片。

圖 3-40~圖 3-46 筆者製。

圖 4-1 胡海帆、湯燕編，《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1996-201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圖 188。

圖 4-2 大阪市立美術館、日本書芸院、上海博物館編，《中国書画名品図録》，圖 33。

圖 4-3 王連起主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10 冊 元 II》，圖 90。

圖 4-4 李天鳴、林天人主編，《捲起千堆雪：赤壁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版 I-27。

圖 4-5 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嘉定博物館編，《嘉定碑刻集》，頁 213。

圖 4-6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109。

圖 4-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1941。

圖 4-8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18。

圖 4-9 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歷代碑誌》，頁 66。

圖 4-10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65。

圖 4-1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106。

圖 4-1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165。

圖 4-13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50，頁 34。

圖 4-14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50，頁 36。

圖 4-15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50，頁 69；筆者拍攝照片。

圖 4-16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50，頁 24。

圖 4-17 四川大學博物館編，《四川大學博物館藏品集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頁 104。



圖 4-18 《元趙肅書母衛宜人墓誌》，臺北：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出版委員會印行，1961，

圖 4-19 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頁 300；筆者拍攝照片。

圖 4-20 杜正賢主編，《杭州孔廟》，頁 296；筆者拍攝照片。

圖 4-2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編號 01849。

圖 4-22 羅常培、蔡美彪編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頁 39；筆者拍攝照片。

圖 4-23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8，頁 192；筆者拍攝照片。

圖 4-24 王映文提供原碑照片；嘉定博物館編，《嘉定碑刻集》，頁 207。

圖 4-25、圖 4-28、圖 4-32、圖 4-33、圖 4-38 筆者製。

圖 4-26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6817。

圖 4-27 羅常培、蔡美彪編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頁 55。

圖 4-29 楊世鈺、張樹芳主編，《大理叢書·1·金石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49。

圖 4-3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山西碑碣》，頁 272。

圖 4-31 羅常培、蔡美彪編著，《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頁 42。

圖 4-34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8，頁 110。

圖 4-35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8，頁 136。

圖 4-36 伏見冲敬解說，《宋蘇東坡宸奎閣碑》，東京：二玄社，1962。

圖 4-37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6640。

圖 4-39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796；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9，頁 17。

圖 4-40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b/94/79.html>

圖 4-41 中國國圖「碑帖菁華」網站索取號各地 1341。

圖 4-42 楊衛東、黃涿生主編，《涿州貞石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頁 34。

圖 4-43 何傳馨等編，《晉唐法書名蹟》，頁 240。

圖 4-44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圖藏拓》，冊 48，頁 190。

圖 4-45 三井文庫編，《聽水閣旧藏碑拓名帖撰：新町三井家》，頁 55。

